环球经纬

芦笛 著

目录

中美关系

“一衣带水”

中东风云

中美关系

“以夷制华”论

“以夷制夷”据说是李鸿章的天才发明。当年列强环伺，以中国之积弱，这也就是政治家们惟一能够想出来的外交战略。这一招还真管用，中国没有变成殖民地，倒不是如中共所说的是义和团那群匪徒的功劳，而是“九国公约”一类东西保了驾。地方太大，谁吞下去都要改变世界战略均势，不如将那儿变成一个缓冲带，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彼此相安无事。

为列强包围毕竟是近代的事，咱们正宗的国粹是“以华制华”。一部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就是一部内斗史。环顾全球，从没有哪个国家象咱们这样，历史上充满了如此惊心动魄、规模宏大、周期性大发作的互相砍杀、血肉横飞的壮丽场景。洋毛子想发财是爬上木船漂洋过海去天涯海角抢。咱们想速成致富是关起门来“均贫富”闹共产。从别人锅里捞肉总比自己养猪来得简便快捷、立竿见影。谁说咱中国人不是世上最聪明的民族？巧兔儿专吃窝边草！

当然，西方的冲击也难免给咱们的旧套路带来新思维。“驱万物为我所用”从来是老祖宗们的抱负。洋毛子们虽陋居教化之外，却也忝为万物之一。“洋为中用”的结果，就产生了“以夷制华”的崭新战略。

说是新战略，毕竟也曾有郭子仪、石敬唐等先贤用过，老杜诗云：“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说的就是郭子仪借回纥之兵来平定安史之乱的事。但这一英明战略的大规模实施仍然只是近代的事。

当年国父孙中山为了倒袁，竟不惜认贼作父，让日本人作“国祖”，和他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十一条”。只可惜他以在野之身，只开得出空头支票，白白卖了一回身，却如晴雯一般“枉担了虚名”，换不来日本人的一枪一弹。好在夷人多的是，此处不买爷，自有买爷处。处处不买爷，爷去挣卢布。有志者事竟成，国父大人终于抱上了越飞、加仑将军、鲍罗廷等人的毛粗腿。他派蒋介石到莫斯科，请主子从外蒙发兵直捣北京。可惜俄国人怕引起列强公愤，谢绝了盛情邀请，不然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早就在二十年代问世了。尽管如此，俄夷仍慷慨解囊，数百万金卢布滚滚而来，使惶惶如丧家之犬

的孙大空头总统总算有了一块栖身之地。俄夷更帮助他以俄国模式组党建军，使空头大元帅总算有了一只自己的党军。

英雄所见略同，当年干这种下作勾当的，又何止国父一人。冯玉祥、盛世才等辈，谁没喝过罗宋汤？当时的军阀中，只有吴佩孚拒绝了俄国的拉拢。他控制的北京政府坚持以俄国交还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和外蒙作为外交上承认苏俄政府的前提。既然不愿“以夷制华”，那就只有等着让识时务的俊杰来制了。这样的俊杰滔滔遍天下，其中最高手就是咱们那顶天立地、空前绝后、“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最最最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话来说，是苏俄为了打破列强封锁，在中国人为制造出来的早产怪物。根据他的回忆，毛泽东曾在中共“三大”期间对他说，决定中国的前途的不是什么群众组织，而是军事实力。要救中国，惟一的希望是俄国的军事干涉。国共分裂后，中共成了俄国在中国惟一的以金卢布豢养的别动队，由苏俄“红救会”开工资、发经费。1929年，国民政府试图收回由俄国控制的东北中东铁路，搜查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苏联领事馆，查获大量苏俄颠覆中国政府的罪证，为此与苏联断交。为了“教训”中国，斯大林派出红军入侵东北，并命令中共加剧颠覆中央政府的活动，宣称：“中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这就是中共“立三路线”的由来。伟大领袖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名篇也是在这一“以夷制华”的历史背景下写出来的。第五次“反围剿”，中央红军实际上由共产国际顾问德国夷人李德指挥。此夷连华语都不会说，对华女却一往情深，须由我党供应内宠。大概修练“房中术”泄了一点元阳，他的“夷威”不知怎么竟没有镇住同样由德国夷顾问指点的蒋委员长，导致红军节节败退，不得不突围逃出江西。

红军突围后狼奔豕突，损伤惨重，十停人马去了九停。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伟大舵把挺身出来挽救革命挽救党。他从李德手中夺过兵权，想率残匪到西南一隅落草。但等到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又英明地提出在川康一带根本无法立足，惟一的出路是北上向苏联挺进，在新疆或内蒙的中苏或中蒙边境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由俄国主子出钱出枪帮助中共问鼎中原。可惜张国焘对“以夷制华”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不想北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伟大舵把于是毅然与他分手，带着几千人马北上。到了甘肃南部的哈达铺才从报上得知陕北有块刘志丹、高岗建的根据地可以立足。到了陕北之后他

才知道日本开始全面威胁华北，便灵机一动将万里逃命的“战略转移”称为“北上抗日”。抗日抗到毫无敌踪的陕北去，与如今的爱国壮士们的安全的中文“网上抗日”堪称异曲同工。但不管怎么说，伟大领袖北上投奔苏联、“以夷制华”的英明举措，不仅把我党从灭顶之灾中救了出来，而且为我党日后把自己打扮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奠定了基础。

“以夷制华”不但是我党赖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法宝，它还是党内斗争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当年王明、博古几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只因为巴结上了斯大林的亲信米夫，回到上海就成了钦差大臣，轻而易举地把大老们打下去，自己成了临时中央的头子。毛泽东虽是建党大老之一，在米夫派当道时却连政治局委员都没份。要不是共产国际曾数次来电嘉奖他在武装斗争与农民革命中的功劳，他肯定也得象瞿秋白、毛泽覃那样给留在中央苏区，借国军之手干掉，轮不到后来安享万寿无疆了。

对这套把戏，伟大舵主本人当然更是行家里手。他的兵权明明是从李德手中夺过来的，可他后来在与张国焘摊牌时，竟高明到把李德当成是斯大林支持他的人证，把个夷鬼当成了能驱百邪的姜太公。后来他之所以能够彻底击败王明，终于爬上总舵把的宝座，靠“枪指挥党”当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靠任弼时、王稼祥替他在莫斯科游说，最终说动斯大林下旨确立他的中共领袖地位，其他同志才从此断了争风吃醋的念头。

整个抗战，在伟大领袖高瞻远瞩的安排下，变成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以夷制华”行动。共军游而不击，专门在敌后真空地带招兵买马，放手让日夷痛歼国军。如阎锡山所说：“八路越抗越肥，我们越抗越瘦”。共军从当年的两万多人，变成了百万雄师，而国军精锐尽失，士气低下。抗战行将结束，伟大舵把电令各路军头准备内战，迅速抢占战略要地，并准备城市暴动。万事俱备之时，俄夷主子却变了卦，日本投降后三个月，苏联就和国府签订了友好条约。一夜之间，国府成了主子的盟友，这内战是说什么也打不得了。毛只得下令取消开战计划，万般无奈地前往重庆去谈判。作法自毙，“以夷制华”这次制到了自己头上。

眼看与蒋介石争天下的美梦从此破灭，伟大领袖几乎精神崩溃，卧病不起。不料天无绝人之路，美国国会的孤立主义老毛病发作，不愿美国陷在中国内战中，杜鲁门于是派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争端。伟大领袖闻讯后霍然而愈，

他盛赞杜鲁门此举为中美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声称中国从此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在他眼中，老蒋与老美的关系就如同他和斯大林的关系一般，现在有老美作主，老蒋不敢不同意组成联合政府，而他就能“到联合政府里去做官”。皇帝做不成，当官总算是“慰情聊胜无”。可惜美夷非俄夷，老蒋不是孙大炮更不是王明，无往而不胜的“以夷制华”竟然再次失灵。惟一的收获是留下了毛发明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个口号，让他在二十年后用来反诬刘少奇的“投降主义”。

好在美苏冷战不久就爆发了，斯大林不再反对中国内战。靠着俄夷转赠的东三省和关东夷军的全部装备撑腰，他老人家总算进了京城。登极伊始，他就忙不迭地跑去莫斯科朝见，一头扎在父皇怀里撒娇。一句“我这个人历来受排挤”，倾诉了多少在偏心老爸手下讨生活的委屈与烦恼！可惜父皇只是拍拍儿子的脑袋夸了声“胜利者是不受裁判的”，对他那“想要点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的请求却佯佯不睬。斯大林不仅不想和国府断交，甚至连外长周恩来都不许来莫斯科。儿皇帝再发牢骚，父皇大人就乾脆把他晾在别墅里不见天日。这次又是夷人救了驾，因为西方媒介盛传毛被软禁，斯大林才突然改变态度，将周恩来招来，与国府断交，放给中共一点贷款，换来的是俄国在中国保留旅顺港军事基地，继续拥有东北的中东铁路和在新疆的采矿特权。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停止了他的帝国主义政策，放弃了在华军事基地和别的特权，并开始对华的大规模无私援助。从儿子升级为兄弟，他老人家心中反倒不自在起来，一心想夺过国际共运总舵主的交椅，为此踢开夷先生另搞一套，弄出个伟大的三年饥荒来饿死几千万人。治国的成就如此伟大，纵是纣王转世，恐怕也难钳悠悠众口，免去千秋骂名。

然而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锦囊中又岂能没有妙计？要化险为夷，先得“引华恨夷”。伟大领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一招顺水推舟，轻轻巧巧地便把这段烂木梢推到了夷人头上。他科学地发现饿肚子不是因为没东西吃，却是因为苏修夷人卡住了华人的脖子造成了吞咽困难。他再进一步把绝大部份夷国分封为“帝修反”，让华夏成为“沧海横流”中独立不倒的中流砥柱。新时代呼唤新战略，“以夷制华”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如今的战略成了“煽华恨夷为表，以夷制华为里”的绝妙把戏。

这一招果然其效若神。几千万人命就此赖到万恶的夷鬼头上，他老人家反倒成了不畏强暴、横眉冷对“反华大合唱”和“美帝新月形包围圈”的民族英雄。在一片楚歌声中，同志们从地上爬了起来，掩埋好饿死的同伴，揩乾净嘴角的野菜糊糊，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紧紧地团结在伟大统帅麾下，心中充满了为拯救全人类而慷慨赴死的悲壮感，更为往昔的“东亚病夫”如今竟魔术般地成了“世界革命中心”而飘飘欲仙。从来没有过哪个皇帝糟害死这么多人，也从来没有哪个皇帝受到这么多子民的衷心崇拜与爱戴。“以夷制华”运用得如此出神入化，端的是古今惟此一人！

更妙的是这“曲线以夷制华”成了党内斗争中威力无穷的打神鞭。比起当年那种不远万里到俄京去游说、“为了打鬼，借助锺馗”、靠夷皇来扫平政敌的笨办法，它更加名正言顺、更加功效如神、更加充满爱国主义的崇高精神。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挨上了这家伙非死即伤。彭德怀以为他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国防部长，有资格“为人民鼓与呼”，胆敢对“大跃进”品头评足，可一旦被诬为“里通外国”，立刻就“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刘少奇以为他是“第一线”的一把手、钦定的接班人，有资格主持制订“后十条”指导“四清运动”，但一旦王光美被诬为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的特务，照样得冤死狱中；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伟大舵把竟网开一面，让他从容逸去，就是因为他深知在搞了这么多年的“煽华恨夷”之后，要去投奔夷鬼做汉奸，那才真是死不如生。

自伟大领袖仙逝，中共再也找不到一个有点出息的战略家。然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光他老人家留下的“曲线以夷制华”这一条高招，就够后来人吃喝一辈子的。在我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就是孙悟空脑后的救命毫毛。八九“民运”的惊涛骇浪虽然靠血洗京城勉强镇压下去，党却失去了民心，内部矛盾重重，险象环生。当此之时，幸亏总设计师祭起老毛留下的法宝，再度把伟大的中国人民领入了美帝的新月形包围圈。“置之死地而后生”，英明的中国人民一旦认识到民主是美帝为了肢解中国布下的圈套后，不由得挥去额上的冷汗，叫一声：“好险！几乎没有步了前苏联、南斯拉夫的后尘！幸亏党再次救了我们！”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如今谁还胆敢强辩中美之间其实并无国家利益的冲突、中美之争只是意识形态之争的话，谁就得象老芦一样伸长脖子等着“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可笑的是所谓“民运人士”们

至今还参不透玄关，还在抄袭中共当年“直线以夷制华”的老谱，想请各位夷爷制裁中国。这种以直线对曲线的拙劣战法，其高下不问成败可知。

先舵主毛公留下的法宝说来简单，却是万应灵丹，妙用无穷。绝大多数大陆人民反对台独，就是“错把杭州当汴州”，以为独立后的台湾不是变成美国的第五十一州，就是成了日本的南海道。朱总理在记招会上进入角色竟然到了悲歌慷慨的地步，引“义勇军进行曲”来表明收复“失地”的决心，似乎台湾至今还在让红毛鬼占着。如今，国人走火入魔已到这个程度：你要是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就要说：“台湾独立了就成了该打的外国。”你问：“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答：“独立就是来煎我。”你说：“捆绑不成夫妻。”他答：“那是婚姻法，国际法保障我合法强暴的权利。”对这种魔症，纵是扁鹊华陀再生也束手无策。

然而“曲线以夷制华”用于镇住境内华人固然灵光，拿来解决台湾问题只会把自己逼到不打就成卖国贼的死角。为中共计，要想兼顾面子和里子，只有来点“直线以夷制华”，央求美国夷爷制住台湾的华人不让他们独立。据《多维网》半月前的消息，政府已经在这么干了。果真如此的话，虽然不免要让满腔热血的爱国好汉们灰溜溜一阵子，却真是苍生的福音。祖国的统一竟得让夷鬼来保证，说来虽然丢人，可谁又让咱们这个丑陋的民族至今还让“夷夏大防”的情结缠到颠三倒四、魂不附体呢？

2000 年 4 月 16 日

————————————————————————————————

【注】本文引用史实主要取自 Short 所著《Mao：a life》和 Salisbury 著《The Long March：an untold story》和《The new emperors》等书。

代华莱士答愚夫

敬爱的江总和华莱士的谈话发表后，有位“愚夫”先生深觉不满，特地写了一篇《拟江泽民答华莱士》，令其弟子广为张贴。此文在网上流行甚广，许多网民甚至误以为真是江的谈话。愚夫先生为什么要这麽做呢？他说：

> “对付美国新闻界最好的办法是拿出知识、雄辩和机智。绝不按他们的游戏规则办。下面的‘拟江泽民答华莱士’基本站在江泽民的立场，并不代表本人的政治倾向，里面包含了一些传闻，目的是要证明，这个采访完全可以做到更有知识、更雄辩和更机智。”

所以，看来愚先生是想证明伟大祖国的国家元首是弱智。果然，愚先生见此文引起轰动，乐不可支，又拿出来贴了一次，这次是将江的实答与他的代答并列在一起，“方显出英雄本色”。他肆意嘲笑了敬爱的江总一番，说江是扬州人养出来的“瘦马”，云云。

江总的肥瘦问题，不在我的兴趣之内。愚先生是否有“彼可取而代之”的万丈雄心，更不是我所关心的。我为之骇怪的，是他推销的“对付美国新闻界最好的办法”。他的示范果然充满了“知识、雄辩和机智”，不幸的是少了一点东西——良心。读了他才气横溢的作品，我觉得，连真实的江总也要比他虚拟出来的那位多点良心。是江总而不是愚夫那样的人做领袖，实在是咱们的福气。

本人没有什麽知识，并不雄辩，更不机智，只不过是个网上低手而已，所以不揣冒昧地写这篇《代华莱士答愚夫》，目的是要证明：光靠知识、雄辩和机智并不能横行天下。不遵守文明世界游戏规则的“文字超限战”，或许可以哄哄俗眼，哗众取宠，愚弄人民，但最终只能给我们这个善于文过饰非的民族带来更多更新的耻辱。

下面凡真的华莱士的问题以“华”出之，愚夫拟作的江泽民的答话一律改为以“愚”出之，而我代华莱士答愚夫的话以“芦”出之。愚夫有的拟江答太

长，为读者便于阅读，将其分段配以芦拟华答。由真华莱士的每个问题引出的愚、芦交锋为一大段落，段落间以符号“＊”分开，以免读者混淆。

＊＊＊＊＊＊＊＊＊＊＊＊＊＊＊＊＊＊＊＊＊＊

华：最近贵国官方英文《中国日报》（China Daily）有一则报导，标题说美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你是否认为美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

愚：我没有看过这篇文章，不知道你转述的是否准确。既使准确，我也不知道文章的立论是泛泛而谈还是就一件事得出的引论。不过我有一个感觉，中国媒体和你们美国媒体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用简单的概念描述复杂的事物，并且一哄而起，这在中国被称为“炒概念”。尽管我们不断要求他们要和政府保持一致，但我知道他们真实的目的和你们一样，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

至于美国是不是威胁世界和平，我不想下简单的结论而是想提供一些事实。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除美国之外其他所有国家的军费开支，美国拥有可以把地球毁灭几次的核武库和同时可以在任何地区进行两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美国是周边政治环境最好的大国，周边国家对美国构不成任何威胁，而所谓构成威胁的国家离美国十万八千里。

常识会使我们想，如果美国不想控制世界，它保有这么强大的武装力量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些钱去帮助美国国内的穷人和帮助穷国发展经济呢？很可惜，在这些方面欧洲是表率而美国不是，尽管它富有的多。如果美国以武力做后盾力图控制世界，而其他国家的人民不想接受这种没有协商和讨论余地的控制，或者如你们经常提到的那个词，没有民主的控制，那么，这种武力是不是会构成对其他国家人民的一种威胁呢？我想，对这个问题你自己会作出判断，如果你象你经常声称的那样有正义感的话。

芦：我同意你对美国军备力量的观察，不过不同意你“美国以武力做后盾力图控制世界”的指控。你能给我一个支持你的指控的证据吗？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了西德与日本，这些国家后来是否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当时整个西欧都是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美元从战后萧条中熬过来的，我们还把他们的企业家请到美国来加以训练，教会他们组织美国式的高效率大生产，使这些国家

迅速重新站立在自己的双足上，如今它们反倒成了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请问，如果我们想“控制世界”，我们为什麼不采用俄国人对付卫星国的办法？

我想您也知道，美国原来是殖民地国家，对殖民主义有本能的反感。一次世界大战中，威尔逊总统首次提出“民族自决”原则。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总统反对丘吉尔与斯大林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作法。我们还让夏威夷和菲律宾的人民投票决定他们究竟是愿意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留下来还是独立出去。如果说我们现在已改变了传统作法的话，那麼请您说说，现在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是被美国控制的傀儡政权统治？

美国军备力量不成比例的强大，我想这里面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它的国际责任决定的。自由世界已经长期习惯于依赖美国的保护，很不情愿把钱花在无利可图的国防上。如今虽然共产邪恶力量已经基本崩溃，但世界还远远不是安宁的，发生在科威特、非洲和前南斯拉夫的悲剧就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文明世界需要一个“警察”来维持人道与秩序，美国因为它的国力和历史原因承担了这个角色。据我所知，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并不是你们中国人发明的。如果美国真是象你说的那麼一个妖魔，欧洲人为什麼会对美国的霸权百依百顺？

第二个原因是中东存在着某些痞子国家。它们历来“不按游戏规则办”，是什麼事都做得出来的“超限战”专家。由於苏联解体，核武器落入这些国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战区导弹防御”就是为了对付这一潜在威胁而提出来的。

最后一个原因，坦率地说，是普通美国人感到共产主义的威胁仍然存在。自由企业精神是美国的立国基础，美国人民是共产主义的天敌。在他们心目中，“共产主义”就是邪恶、侵略、扩张的同义语。中国作为世上仅存的共党大国，不可避免地要刺激美国人民，引起他们的反感和警惕，不管这些感情有多少现实依据。这就是改善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所在。

据我所知，中国现在从主席先生以下，没有任何人再相信共产主义，你们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实行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亦即早期的血腥资本主义。我不明白一个人为什麼要坚持打着他不相信的旗号，其唯一效果只是引起文明世界的反感与敌意、损害自己的民族利益。如果贵党真是您所说“三个代表”，为什麼不公开宣布放弃共产主义呢？民族主义既已成了贵党唯一的意识形态支

柱，贵党何不改名为“中国民族主义党”？这样似乎也符合你们的孔夫子“正名”的教导。

＊＊＊＊＊＊＊＊＊＊＊＊＊＊＊＊＊＊＊＊＊＊＊＊＊＊＊

华：高尔或布希将在您的国家主席任内成为美国总统。如果他们现在正在看这个节目，您对未来中美关系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

愚：无论他们谁当选我都祝贺他，并希望在他的任内中美两国人民通过更多的交流、沟通和理解向着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的方向前进。我本人也希望成为他们的好朋友。

华：所以，您对两党竞选阵营都捐钱？

愚：我们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不需要花钱去买别人的支持。我们也没有这种习惯，花钱贿买政治家这种习惯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

芦：在国内，你们确实没有这个习惯。你们的宪法就把坚持和巩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独裁暴力机器当成立国的原则。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你们的政策到你们的政权的存在，需要的都不是人民而是暴力的支持。关於故主席的这一教导，我想全世界的人民都在 1989 年夏季在电视屏幕上充分地领会了。至于枪杆子用不上的地方，我想你们还是会使用在国内“买官”的习惯的。不知主席先生能否澄清一下最近台湾爆出来的贿买陈水扁的丑闻？

＊＊＊＊＊＊＊＊＊＊＊＊＊＊＊＊＊＊＊＊＊＊＊＊＊＊

华：主席先生，您如何形容今日的中美关系？

愚：我们之间的关系有风有雨，甚至有乌云。但是，有时雨过天晴。我们都希望双方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华：这听起来真像是政客的言谈。不够坦白。

愚：政治家，或者如你所说，政客，经常不能非常坦率地讲话的一个原因，是不希望成为你们制造浅薄的轰动新闻而大赚其钱的工具。我知道，克林顿总统挣的比你少得多，我也很清楚，我比我们国家新闻界的那些名人挣的也少得多。我们不希望由于我们的缘故使你们更富有而显得我们贫穷。

当然，我和你们国家你所说的那些政客不能坦率讲话的主要理由是责任。在这个缺乏理解的世界上，政治家的真实的话经常会引起他并不希望发生的很严重的后果。政治家必须考虑他的话带来的可能的后果。这一点不象你们。你们“媒客”说话只考虑是不是能给你们带来更大的利益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这是职业的不同。所以，是政治家的责任，而不是你所说的政客的油滑使我们那样说话。

芦：金钱当然是推动西方社会包括媒体在内运转的一个有力杠杆。不过我们的社会运作机制，使得这种力量的指向大致是健康的。揭发水门事件的记者或许是为了名利，但他们的工作使得人民能够更有效地监督政府，也使得政客们在撒谎前更小心地掂量一下后果。您不觉得一个被利欲薰心的“媒客”们日夜窥探着的政府，比您那种藏在深宫中的诡秘政府更符合人民的利益吗？

我想敝国的政客们一定会无限羡慕贵国的政治家们，因为他们可以胡作非为而没有任何责任。已故毛主席发动“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民却屁事没有，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刻，所有的报纸还在欢呼“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我想知道的是，您们既没有任何民意的压力，为什麽还要造出个谎言机器来系统地、全面地欺骗人民？从“美国入侵北韩”，到“特大丰收”，直到 1989 年的“一小撮坏人”的“反革命暴动”，你们什麽时候说过一句真话？为了维持独裁统治，必须无耻撒谎，这大概就是您理解的“政治家的责任”吧？

＊＊＊＊＊＊＊＊＊＊＊＊＊＊＊＊＊＊＊＊＊＊＊＊＊＊＊＊

华：您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主要共党独裁者。

愚：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您见过任期届满就退休的独裁者吗？

芦：当然见过，提拔您的邓小平不就是一位吗？难道您还指望我相信一个退休老人用自己的退休金“南巡”，一路发指示，让中央形成文件，在全国雷厉风行地传达和执行，并遵照他“谁不改革谁下台”的命令仓促罢免几位鼓吹“姓社”的官员？希望您的“退休”这次能符合你们的孔夫子的“正名”的传统，不要被证明是又一个出於“政治家责任”的谎言。

＊＊＊＊＊＊＊＊＊＊＊＊＊＊＊＊＊＊＊＊＊＊＊＊＊＊＊＊

华：独裁者是指强行压制者，无论对象是新闻自由、宗教自由，或私人企业自由。现在您有点开始接近了。父亲知道的最清楚。如果你挡你父亲的路，父亲就会教训你。

愚：你说到宗教自由，我告诉你，那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不是你们的。在你们的祖先在欧洲进行宗教战争和利用宗教裁判所杀人的时候，中国就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建议你到北京的各种宗教场所去看看，在天主教的南堂、北堂，在西四和王府井的基督教教堂，在白云观，在雍和宫，在遍布北京佛教庙宇，那里人多得可以用“摩肩接踵”这个成语来形容了。如果象你所说我们在压制宗教自由，那里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甚至建筑都应该被拆了。可是所有这些场所都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除了宗教组织用信徒捐的钱修缮外，政府也每年拨出大量经费进行保护，难道我们愚蠢到花钱保护我们要压制的东西吗？

芦：您说得很对，中国人民直到 1949 年一直享有高度的宗教自由，可惜的是，从那以后中国人民就丧失了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一切自由。共党刚执政就大肆屠杀“一贯道”，枪毙、监禁了大量的天主教徒，到五十年代后期就关闭了基本全部寺院，强迫让僧侣还俗。文革中无数的寺庙被破坏、幸存的极少数僧侣被毒打、监禁、羞辱。后毛时代贵党实行改革开放，外国人大量涌入。很明显，继续执行以前的野蛮政策会影响贵党的“开明”形象，因此你们作了重大的策略修正，但这只是表象的。象贵党那种极权政党，本质上就决定了它决不会容许独立的信仰权威存在，这就是你们为什麽镇压法轮功的根本原因，也是你们为什麽逮捕天主教地下教会神职人员的原因。世上只有贵国一国，其天主教的主教是由官方组织而不是梵蒂冈任命的。有历史价值的庙宇被当成文物加以保护，这和一个政权是否容忍宗教组织完全是两回事，您却有本事把两者混为一谈，看来您这匹马也瘦得可以。

愚：至于法轮功，如果它只是锻炼身体、休身养性，我们不会取缔它。它已经存在好几年了，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但是，当一位科学家在一家地方性报纸发表了一篇批评它的文章，它就组织人来围攻政府，他们想通过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来封别人的嘴。是谁在压制言论自由呢？不是我们，是法轮功。

一个企图制造政治混乱来打击科学家和科学观点的组织理所当然引起政府的警惕，我们开始通过司法程序调查它，这才发现问题远比我们想的严重。这

是一个受骗子控制的组织，它的首脑告诉人们有了病不要去看病，你知道没有任何正经的宗教阻止人们去看病。他还散布世界末日论，在人们心中制造恐慌。他靠散布谎言聚敛钱财，跑到美国去买房买车，过起富翁的生活，难道所谓美国梦都是这么做的吗？中国的法制还很不健全，人民的法律意识不强，如果那些受骗而失去亲人的家庭早些运用法律来讨回公道，我们绝不会让他在美国享福，他应该被绳之以法，他聚敛来的财富应该用来赔偿那些家庭。

芦：看来您又在出於“政治家的责任”撒“合理”的谎，而且又一次炫耀了您那瘦马的排骨。民间组织可以“压制言论自由”，而静坐示威竟然成了“围攻政府”！先不说“它的首脑告诉人们有了病不要去看病”是不是事实，就算是，难道这就成了镇压的理由？敝国的“耶和华见证人”不许教徒接受输血，是否我们也该把他们关起来毒打？就算法轮功“是一个受骗子控制的组织”，“讨回公道”也是受害人的事，政府有什麼权利去越俎代庖？“世界末日论”是《圣经》的一个重要内容，难道基督教就该因为“制造恐慌”被禁止？前段时间贵国有个辛旗先生主张用原子弹、中子弹攻击台湾，有位“潜望”先生主张豁出四五亿人命和敝国打核大战，对这种真正制造恐慌之徒，您又准备怎麼惩罚？

不过您倒是说了句真话：“如果它只是锻炼身体、休（修）身养性，我们不会取缔它”，间接承认了镇压它是因为你们把它看作对现政权构成潜在挑战的民间权威。

愚：法轮功提醒了中国政府，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这个巨大转折时期，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骗子，他们有的打着经济的旗号，有的打着宗教、政治或其他什么旗号，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聚敛财富，过他们靠智慧和劳动永远也过不上的豪华生活。政府在保证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还应该时刻警惕这些骗子，不能让骗子横行，否则政府就无法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失职。

中国政府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确有失职，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正在改变。当然，在具体做法上我们要吸取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教训，他们的做法造成无辜人员和信徒的死亡。我们希望能早点而不是已经造成无辜人员死亡后再解决，我们主要通过教育和引导，对触犯法律者用法律手段解决。我知道，绝大

多数法轮功信徒都是一辈子老老实实的人，他们老实但有点固执，不容易转弯。我们有耐心，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骗子只有那一个人。

芦：您总算承认了您的政府自认为是中国人民的“父亲”，有绝对的权力去解释什麼是“骗子”、界定什麼是“真正的宗教信仰”、严厉镇压一切不符合你们的心意的个人和组织。我很知道您们的“教育和引导”是怎麽回事，更知道背上“加入非法组织”的罪名对那些“一辈子老老实实的人”意味着何种灾难！而且您还在这儿责怪美、日政府不去尽“父亲”的责任！让您遗憾的是，民主国家的人民没谁把政府当爹，不认为它可以随便去践踏人权。政府不过是“三权分立”中的一个分枝，没有能力管它管不着的事。连这种常识都要我教导您，看来您的主席真容易做。

奇怪的是您这匹马越来越瘦了，不知道您再说下去会不会瘦到在空气中消失。您说“真正的骗子只有那一个人”，莫非迄今被抓、被判的都不是骗子？那麽他们又是为什麽给抓起来的呢？

愚：让我们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美国的媒体没有进行任何深入调查就妄下结论，指责我们这不对、那不对，教训我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是谁想当父亲教训别人呢？我们都当过年青人，我们年青的时候，父亲们总是这样说：你看，我们多成功，而且我的朋友也很成功，所以你应该走我们的路，照我们的样去做。我们对父亲的这些教训总是很反感，我们总在想，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走另外一条路呢？

我们承认，在建设现代国家上美国有资格当父亲，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建设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尽管如此，美国也没有权力教训别的国家，特别是用打屁股的方式去教训别人。还不仅仅在于这会产生逆反心理，更重要的是，上帝没有给你们这个权力，何况中国不是美国的儿子。我们有权力走自己的路，也许我们会犯很多错误，但是犯错误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权力。

芦：不调查就妄下结论正是贵党的优良传统，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和贵党的许多老革命家不就是这麽冤死的吗？贵党在镇压法轮功中践踏法律之粗暴，任何局外人只需看一眼就一目了然。一个子弟当然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去吸毒、作土匪或是强奸犯。可这样就免不得别人要说三道四。贵党也曾干涉过别人的内政，我记得你们曾抗议南非的种族政权。今天的世界已经融为一个整

体，贵党这样胡作非为下去，中国迟早有一天要大乱，我们不愿意看到全球被中国难民淹没，这又有什麽奇怪的呢？

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主席，您竟然会承认“美国有资格当父亲”！难道您认为我们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对中国人民表示关怀和声援是想让您作儿皇帝？为什麽国际社会关心中国人民竟会让您那麽反感？中国人民直到今天还需要这种关怀，这本身就意味着您的渎职，所以您不能不恼羞成怒，是不是？

作为国家主席，您竟然连“权力”和“权利”都分不清楚。这也不奇怪，您关心的就只是您的权力，不是人民的权利，所以您会狂妄到认为上帝给了您去犯那种饿死几千万人的错误的权力。谁要是说您没有权力害死中国人，谁就是教训您（对不起，据说是“教训中国”，我忘了“朕即国家”的恒等式），您就要欺骗、煽动全国人民来跟整个国际社会对抗，根本不顾国家利益，甚至不惜把国家引入战争。这就是上帝给您的权力，是不是？

愚：许多喜欢教训中国的美国人忘记了美国的历史。做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只有 50 年的历史，而美国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美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上写上“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话，但他自己却终身蓄奴，他对理想和现实想得很清楚。我们和你们一样并不认为他是个伪君子。美国的开国宪法根本没有人权条款，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把国家的团结和稳定摆在第一位。林肯在南北战争前力图用保留奴隶制做筹码换取南方取消独立行动，维护国家统一，显然，林肯的原则是明确的，就是统一大于人权。美国独立 100 多年后，妇女才获得选举权，190 年后，也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才开始取消种族隔离，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美国不同种族的人是不在一起居住的，他们表面客客气气，却远没有融为一体。

芦：象您这样只有“权力”概念的超级瘦马来穿凿美国的历史，自然要笑话百出。而且您似乎连中国历史都不熟悉。您说：“做（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只有 50 年的历史”，如此说来，中国从 1949 年开始就是现代国家了，那你们为什麽还要搞什麽“现代化”运动呢？据我的理解，所谓“现代”就是“西方”的同义语。从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现代化早在晚清宪政运动时就开始了，而在三十年代，国府立法的完备就远远超过了贵国今天的水平。是贵党摧毁了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进步，剥夺了人民的一切自由

——哪怕那仅仅是留长发、穿裙子的自由。只是在最近二十年内，贵国才开始缓慢地向“解放”前恢复，而且那还不是出自贵党的主动。

人权这个词是近年来才广泛使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前没有这种东西。如果您对美国早期国会通过的一系列重大法案有点起码的了解，您就会知道它们规定的人民权利到现在中国人民也无幸享受，而那还是两百多年前的事！您污辱美国的国父们，胡说“他们把国家的团结和稳定摆在第一位”，除了暴露您的无知与无耻外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光辉。真要象您说的那样，他们都该是大英的忠诚子民，还闹什麽独立？！

杰弗逊蓄奴有什麽奇怪的？那个时代的人根本就不把黑人看作是人，就象古希腊、罗马的民主社会不把奴隶看作人一样。这是伟人的时代限制。但没有“人人生而平等”的格言鼓励，也就没有后来的民权运动。您对林肯的污蔑甚至违反了马克思的教导。就是因为林肯这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当选，才引起了南部的脱离。当然，林肯曾一度动摇过，想牺牲原则换取国家统一。但林肯这个“工人阶级的伟大儿子”（这是马克思的评语，而马是认为“工人无祖国”的）之所以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而被全世界人民纪念至今，决不是因为他捍卫了祖国统一，而是因为他废除了奴隶制。如果维持国家统一也可以是伟大功绩，请问贵国的秦始皇和德国的希特勒为何不被人民纪念？请问贵党当年又为何要推翻维护国家统一的国民政府？

要消除种族间的偏见是极度困难的，这就是非洲美国人的人权改善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历程的原因。美国政府是民选政府，它只能靠通过法案来保证少数民族的人权，无法象贵国政府那样给人民洗脑。即使如此，艾森豪威尔还是下令使用军队强行打破种族隔离，实行黑白合校。据我所知，中国官员们似乎和子民是一个种族，然而您刚才的话好像否认了这个事实。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是自比杰弗逊，而把中国人民比作您家的黑奴？如果您不是这个意思，请问倒底又是什麽原因，使您的政府顽固坚持剥夺同种的中国人民的起码人权？

愚：通过份析美国历史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在美国政治家和媒体中达成一种广泛的共识，这个共识贯穿了两个原则：一个是，他们认识到，象民主、人权、自由这些东西和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思考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改变它需要有耐心，有时间，需要水到渠成。另一个是，

在国家的独立、统一、稳定、团结和人们的民主、人权、自由要求之间应该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不能让过激的要求损害国家利益，同时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逐步地、有耐心地改变人们的政治环境。

有一个电视剧叫“南北乱世情”，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这个台拍的，里面有个有钱的白人妇女嫁给了一个黑奴，在当时这种行为很激进，毫无疑问，这个妇女是个人权斗士，然而作者把她描绘成一个歇斯底里，这代表了美国一种很普遍的看法。美国的政治家和媒体小心翼翼地不让激进的思想和行为损害美国渐进的改革过程，为什么他们能达成这种默契呢？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美国社会状况进行了大量研究、分析。美国是一个很好的靠知识而不是靠口号和激情改造社会的范例。在这方面中国需要很好的向美国学习。

芦：您的“分析”既然全是造谣，您“学到”的那“很多东西”也就不必再谈了。看来您最瘦的地方还是您的脑子，它让您连两分钟前说过的话都没本事记住。您刚刚才说敝国媒体为了金钱什麽事都能干，现在又说他们和政治家“小心翼翼地达成默契”！一会儿唯利是图毫无责任感，一会儿又充满责任心顾全大局，“媒客”们究竟是什麽样的人，您能不能先打定主意再开口？

您说不能让过激的要求损害国家利益，1989 年的学生们不过是在要求他们四十年前曾经拥有过的东西，这倒底有什麽过激的？在贵党执政前，中国人民享受了几千年的迁移自由，国家并没有因此而进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贵党现在把这个起码的人权还给人民，让 12 亿农民不再是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中国是不是就会立刻大乱？

社会当然不能靠口号和激情改造，不过贵国正是世上实行“口号治国”的唯一国家。从“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到今天的战争歇斯底里，您的政府从来都是靠煽动愚民的廉价激情来维持统治。看来您这马也有不瘦的地方，那就是脸皮。

愚：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另一面。50 年代美国政府主导了麦卡锡主义，大肆迫害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麦克阿瑟将军镇压二战老兵。警察镇压反对越战学生，并且开枪打死了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策动政变，支持那些地地道道的军事独裁和君主独裁政权，他们还把毒品运回国内引诱非裔美国人贩毒。由于美国的这些行为死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是个小数目。

我们很奇怪，美国不是自称人权斗士吗？为什么你们一面骂我们独裁，一面又支持那些真正的独裁者屠杀本国人民呢？在美国政府这样做时，美国媒体的正义感跑到哪儿去了呢？我知道有 4 个秘密，今天我只说一个，这就是美国媒体希望美国在国际社会里充当“父亲”或“教父”的角色。我们没听话，所以我们挨了板子。阿连德虽然是民主选举的总统，但不听你们的话，所以你们要推翻他。俄罗斯虽然按照你们的要求民主化了，但你们怕它当另一个“父亲”或“教父”，抢夺你们的位置，所以你们支持俄罗斯分裂，支持北约东扩。相反，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塞拉西、皮诺切特听你们的话，不管他多独裁，杀了多少人，你们照样给钱给枪给顾问。这就是美国的逻辑。所以，是你们不是我们在充当父亲的角色，而且希望一直充当下去。

芦：看来您的脸皮厚度已经等於头的半径，一个屠杀或害死了几千万本国公民的政府居然指责起美国的人权问题来了。麦卡锡主义当然是美国历史上的污点，但第一，它的出现有“国际大气候”，当时苏联把整个东欧变成了卫星国，中国和几个亚洲国家也都赤化了，共产恶魔的疯狂扩张吓坏了美国人民，而希斯、罗森堡案件揭露了苏联间谍已经深入到美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心脏，把政府最高层的绝密和原子弹的绝密都盗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麦卡锡式的 paranoia 是很自然的。第二，它并不是“政府主导”的，麦不过是个参议员，政府是被动地因应国会和舆论界的压力。您连政府和国会都分不清，也算是难得糊涂。第三，它之所以丑恶，是和美国的正常民主政治相比，与贵党的恐怖统治比起来，那真象天鹅绒一般柔和。“麦卡锡法案”毕竟是经正常民主程序通过的。

贵党上台之初，故党主席就指示：“必须杀掉一批人，不杀政权不能稳固”，为此，你们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屠杀了上百万的“恶霸”、“地主”和“反革命”。这些人绝大多数什麼罪都没犯，只不过是或是生活比较富裕，或是在被贵党推翻的民选政府和国军中任过职，或参加过什麼“反动会道门”（如一贯道）而已。以后贵党每年至少搞一次运动，全部被杀、整死和饿死的人，如果尸体头尾相连排起来至少可以绕地球一周（注：地球周长约四千多万米）！就这样的屠民政府，还有脸去指责别人“独裁”、“杀人”！

我承认，美国人民和政府犯了错误。他们不懂东方人的心理和历史，对共党的邪恶没有足够的认识。因为讨厌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他们在国共内战中

没有给国府足够的支持。当时美国派往中国的官员如史迪威、谢伟思等人无一不被中共的“廉洁”、“民主”的假面具欺骗。就是这些人的声音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使宋美龄在内战紧急关头到美国求援却碰了一鼻子灰。是中国大陆沦陷后出现的那地狱场景，才让我们认识到不能搞“民主浪漫主义”，当一个国家面临赤祸威胁时，哪怕是独裁政府我们也要支持，这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事实证明这是对的，例如你刚才说的蒋介石，就是他的政府实现了台湾奇迹，他的继任人采取措施逐步实行了民主，使台湾成为大陆人民艳羡的对象。又如你刚才说的李承晚，如果我们不支持他，让金日成统一了朝鲜，今天朝鲜人民又会怎样？我们在印度支那失败了，结果全世界有目共睹：无数越南难民投奔怒海，几乎半数柬埔寨人民被屠杀！为了向世界输出革命，你们不但残杀同胞，还把灾难波及到邻国去。由於你们的行为死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而且除了你们自己，谁也没法知道，不过我猜加上贵国同胞恐怕不会少于五千万！

＊＊＊＊＊＊＊＊＊＊＊＊＊＊＊＊＊＊＊＊＊＊＊＊＊＊＊

华：您知道吗？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拦住坦克车那张照片时，我就知道中国的独裁是什么意思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象徵，让中国的独裁打进我的心底。您做学生时曾经在上海示威。

愚：不错。

华：那是国民党时代，「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您当时是这样吧。

愚：不错。

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说什么，也是「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吧。

愚：天安门事件是个复杂的事情，不象您说的那么简单。事实上，当年的所谓“民主派”在美国也正反思当年的事情，许多内幕被揭露出来，一些在背后操纵学生的人现形了。还有许多内幕没有被揭露出来，比如说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学生领袖能够弃他们的主张和他们的跟从者于不顾，先一步离开天安广场，并在几天内就顺利出国。世界上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在被你们称为专制独裁的中国组织这样畅通的管道运人比货物还方便？我想，这道算数题并不复杂。所以，在天安门事件背后的大背景被揭露出来之前，全面评价天安门事件还为时过早。

你刚才说广场上的人“要自由、要民主”，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背后的人的真实想法可能是“要美国、要英国”。这可不是随口乱说，在背后操纵学生的方励之夫妇一贯主张中国应重新变成殖民地，让外国人来统治。你看，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个区别，我们主张自由、民主是为了把外国的侵略势力、支配势力赶出中国，让中国人自己当家做主，让中国人在世界上能够平等地和外国交往。而他们主张的自由、民主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危险，就是自由民主没要到，倒把外国的侵略势力、支配势力请了回来，让中国的历史在原地转圈。

芦：这儿您再一次显示了只有超级瘦脑马才有的惊人的逻辑混乱。您一面说“全面评价天安门事件还为时过早”，一面又指控该事件是被汉奸们操纵的，这是不是说您的评价是片面的，不过是“没有调查就妄下结论”的又一次表现？您暗示是美国人把那些汉奸弄出国的，这道“算数（术）题”我怎麽也算不明白，除非假设您的国家已经被我们控制，起码是我们的特务已经渗透了整个中国。您这不是向全世界表明您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麽？或者您的政府行使主权的能力已至少被我们的特务部份地颠覆了？如果没有人民和官员们的普遍同情和掩护，这些“汉奸”能轻易逃出你们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罗网麽？

您说方励之夫妇“一贯主张中国应重新变成殖民地，让外国人来统治”，还说“这可不是随口乱说”（顺便说一句，我还从来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是殖民地，谢谢主席先生开的历史课），您能出示起码证据吗？就算方夫妇真是汉奸，这就是您的政府出动正规军去屠杀人民的理由麽？既然那不过是一小撮汉奸的阴谋，顶多派一连武警就可以把他们逮捕了，有什麽必要去滥杀无辜？既然这些人都犯了叛国罪，您又证据确凿（您说不是随口乱说），那麽只要把他们的罪证公布出来，不劳政府派人去逮捕，恐怕他们就要被愤怒的人民打成肉酱！难道北京街上那百万民众都迫不及待地想做亡国奴？

愚：天安门事件后紧接着发生了苏联和东欧的巨变，被广场的学生们热烈欢呼的戈尔巴乔夫却被本国的人民唾弃。前苏联的民主和私有化带来的是什么呢？少数金融寡头攫取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他们通过暗箱操作来操纵政治和经济，这不过是在民主外衣下的另一种独裁。国民经济在 10 年里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三分之二，倒退回 1917 年的水平，前苏联人民 80 年的辛劳都一风吹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寿命大幅缩短，国家分裂，内战频

仍，国际地位下降，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就象我说的，美国和英国真的回来了，他们已经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他们并不因为俄罗斯民主了，就对她笑脸相迎，他们利用俄罗斯的虚弱步步紧迫，不断制造事端，一会儿是车臣，一会儿是科索沃，天晓得明天还有什么，他们不把俄罗斯彻底搞分裂是绝不会罢手的。前苏联人民失去的所有这一切难道就为了换取一张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选票吗？

芦：我真希望普京总统和俄国人民能听到您对您的准盟国的肆意污蔑和对俄美关系的无耻挑拨。我更希望您的轻率评论不要引起国际纠纷。您的消息实在惊人，俄国竟“倒退回 1917 年的水平”！莫斯科现在是不是又点上了煤气灯？我建议您到小学里恶补一下地理：科索沃既不在俄国境内，也不与之相邻。同为斯拉夫国家的捷克是赞成北约轰炸新南盟的，其总统还欢呼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人道而进行的战争。我建议您跟他交换一下看法，想办法把他“再教育”过来。至于车臣战争是美国人的阴谋的惊人发现，我建议您和俄国的内务部长分享这一重大情报。据我所知，俄国人从来没有作出类似发现，您的这个情报一定会受到他们的欢迎。不过您也许会说他们都是方励之一类的美国间谍，所以故意隐瞒住美国人的阴谋。也难怪，您的“政治家责任”逼着您撒谎撒到准盟国头上，您以为他们会为此给您一个响吻，多卖给您几架苏－27 吗？

您说的“美国和英国真的回来了”让我大惑不解，贵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就是死乞白赖地苦苦哀求“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吗？贵党的《人民日报》还把勾引外国资本家美称为“筑巢引凤”，听上去跟妓女拉客似的。连没有什麽高科技可言的牙膏和洗衣粉，现在都请外国人来生产。您能举出历史上有哪一个中国政府干出过类似的事来吗？中国历史上有哪一个阶段，外国的资本输入达到现在的万分之一的水平？“引进外资”在中国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被当作评价各级官员政绩的标准，在俄国却成了天大的灾难，真不知道您那超级瘦脑怎麽来圆这个谎。

俄国的灾难是原来的共产制度的罪恶，决不是实行民主带来的。世上由专制变为民主而保持繁荣昌盛的国家比比皆是：德国、日本、南韩、台湾、西班牙…这些国家有哪一个象俄国那样？斯大林发明的极权体系，不但窒息了体系内的一切生机，哺育出民族间的深仇大恨，而且使得一切挣扎出这个陷阱的努

力都徒劳无功。迄今为止，除了东德由西德养起来，还没有哪个前共党国家挣扎出那个泥沼，成功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这究竟是民主的罪恶还是共党的罪恶？

愚：相反，这 10 年里，中国的经济翻了一番，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教授指出，最好的衡量人民幸福程度的指标就是人均寿命，因为人民的营养水平、医疗水平、社会安定和政治满意程度最终都会体现在人均寿命中。中国的人均寿命和美国已经非常接近，都是 70 多岁，而前苏联在这 10 年里人均寿命却下降了十几岁，退到了 50 几岁。就连为俄罗斯设计私有化道路的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都承认，前苏联的道路是失败的。

我们的发展不仅比前苏联地区好，也比印度好。包括美国专家在内的国际专家经常对比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度除政治制度外在其他各方面都很相似，具有可比性，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国发展道路比印度更好、更有效，这其中包括印度的前总理和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这位经济学家是专门研究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是关于发展问题的一个权威学者。

前几年我们的一位记者采访了美国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约有八、九位吧，他们都赞扬了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其中包括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持不同经济观点的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然而，我们的成绩，包括美国专家、教授、知识分子在内的国际专家对中国的评价并没有在美国的媒体中得到正面的反映，我们听到的是指责、指责、再指责。为什么呢？

芦：前苏联的道路或许是失败的，但它只证明了斯大林的发明难倒了天下奇才，并不证明您的道路会成功。贵国的经济繁荣是大量的外资涌入刺激出来的。和俄国不同，贵国有大量富有的华侨华人分布在港、澳、台和东南亚，形成了一个“大中华经济圈”，贵国的起飞就是靠这些地区提供原始资本。因为经济繁荣的假象，你们以为可以无限推延政治改革，其实只是储蓄来日的大难而已。目前贵国大部份国有企业已被洋货彻底冲垮，失业工人数目已逾千万。沿海剥削内地、城市剥削农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就算是在发达地区，您们走的也是四小龙走过的路，搞的是劳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很快就会因饱和而失去增长势头。由於平均国民教育素质低下，你们不可能象四

小龙那样顺利地完成技术转型，注定要长期充当外国的剥削对象。持续多年的萧条说明了你们的增长已经到了峰顶。

更严重的是因为你们不搞政治改革，使权钱转化变得机构化、制度化了。党国机器的腐败无论从深度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也超过当代任何一个国家。人民的忍耐已经接近爆发点。而且，由於你们死抱着过时的帝国主义观念不放，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与当地民族互相仇恨已经到了不能不清算的程度。如果你们不迅速改弦易辙，我敢断言，中国以后的民族仇杀必将让前南斯拉夫、车臣瞠乎其後！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一个国家，它面临的危机是如此深重，而从上到下又是如此举国昏昏，醉生梦死！如果您对中国的历史稍有点了解，就该知道这是典型的王朝末年的景观：全面腐败，全民道德堕落、深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虚假的经济繁荣…现在就差那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你们据说正准备打台湾！　您说的那些诺贝尔奖获主对中国的好评我不了解，但愿它们不是您出於“政治家责任”而造出来的谎言——刚才的谈话已一再证明了您的“责任心”是何等强烈。我想说的是：中国复杂的政经形势，决不是一个对东方政治毫无了解的西方人（不管他有多高的智商）可以窥见万一的。而且，你们历来是愚弄外国人的老手，从斯诺、史迪威、谢伟思，直到六、七十年代西方那些歌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左派教授们，哪一个没上你们的当？

关於中印的比较，我想说的是，印度在独立后犯的一个致命错误，是被苏联和中国的高增长吸引，不搞自由资本主义而去建设所谓的社会主义。尼赫鲁不懂得，中苏早期那种高增长，只有在一个剥夺了人民一切权利、控制了国家一切资源的极权政体下才能实现，它决不会出现在一个模仿英国的民主国家中。民主制度并不能使国家富裕，富国的唯一道路是实行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实行了几十年的民主社会主义，使印度既不能强迫性地动员国家的人力物力，又扼杀了人民的自由创业精神，这就是民主的印度落在极权的中国后面的根本原因。

愚：很快，我们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个秘密，两年前，我在和克林顿总统会谈时曾经明确表示，如果美国不插手台湾问题，让中国统一能够和平顺利的进行，我们就能集中力量于内部，我向他保证，如果美国这样做了，我们就将加快民主进程。我们达成了默契。

但是，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美国人出尔反尔不守信用使我们的总理在美国受羞辱，美国飞机轰炸了我们的大使馆，李登辉跳出来气极败坏地挑起两岸争端，美国要建立针对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日本加快了军备步伐并且准备和美国一起插手台湾事务，李宏志从美国跑回来组织围攻政府，美国国内在妖魔化中国，说中国如何如何威胁美国，把李文和事件、贿选事件统统栽在中国政府的身上。

中国的国内局势和周边环境突然恶化，特别是，一个由美国支持的日本右翼势力极力主张的“岛链”的雏形正在浮现，它将彻底封死中国的出海口，扼住中国的脖子，迫使中国肢解，就象李登辉主张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在极短时间内集束式发生了，难道我们幼稚到会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

所以，是谁真正反对和破坏中国的民主呢？是那些不希望中国稳定、富裕、强大的势力，是那些不希望中国通过美国式的渐进改革道路逐渐变得强大的势力，是那些希望中国通过前苏联的激进改革道路走向分裂和衰弱的势力。

我们明白了，存在一个势力集团，他们不受美国所谓民主政治的约束，他们是美国政治中隐蔽的一极，我们把它称为“第六级”。他们在美国历史中通过加强中央权力，对外扩张和冷战中极度膨胀起来。华盛顿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都曾警告美国人民警惕这个势力集团的存在。由于他们打着美国国家利益的旗号，可以不受法律控制，并且掌握庞大的秘密和血腥手段，从而拥有巨大的能量。他们使金牧师和肯尼迪总统的刺杀案无法真相大白，使肯尼迪家族的人不断神秘死亡，他们可以让总统和新闻界闭嘴，因为他们掌握着大量这些人的隐私材料，其中可能也包括你，华莱士先生。许多美国总统的回忆录都证实了这个集团的可怖，象美国电影导演斯通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力图探索其中的真相，但他们肯定会白费力气。

我们明白了，我们无法通过讨好他们使他们放弃敌视态度。他们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以保住他们的饭碗，获得更多的经费，有成就感，获得提升和让别人害怕他们。他们已经习惯于过陷害别人使自己得到满足的生活了，美国财政部部长萨默斯把这称为“滞后效应”。李文和案中的那个情报官不是承认了他是为获得经费和有成绩而陷害李文和的吗？

“六、四”之后，通过前苏联的教训和中国自己的经验，在中国政府、中国知识分子、学生和人民中终于形成了初步的共识，这就是中国不能走前苏联

的路，中国要坚持渐进改革的道路。我们在经济上正在推行股份制，开放市场和加入 WTO；在政治上正在推乡村和城市街道的直选，在人民取得经验后，我们将在县一级进行直选。我们正在加强打击腐败的力度，加强法制建设。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我们需要不断的改革和改进。我们也并不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民主的美国总是恃强凌弱。在我们和你们之间有许多灰度，我们需要寻找最佳点来确立我们制度的基点。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各种存在过的制度模型，各种中国制度可能的演进方向和路程，发现人民群众的许多新创造，把所有这些进行对比、排序，以便找到一个最好的目标和路径。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在我们有了确定的结果之前，我们将坚持现有的制度方式，以保证稳定和持续的改革。

我们和当年的学生们达成共识的一个最好的说明就是，大多数当年在广场的学生，他们到美国留学以后，脱离了中国的政治环境以后，反而离开了那些所谓的民主派。他们和我一样保有一份对那些不切实际的人的同情，同时把他们看成电视剧里那个妇女一样的歇斯底里。海外民主派已经彻底垮了，虽然他们有美国和台湾金钱的支撑，但是 10 年里他们拿不出一点象样的东西，他们没有那个能耐，他们还象 10 年前一样只能靠喊口号过日子，而别人都在成熟都在前进。你看，10 年后，当我们重新看天安门事件时，难道这不是一条很现实的依据吗？

芦：对您这番宏论，我好有一比，用美国俗话来说就是“屎打中了风扇”，这四处飞溅的屎，每一点都需要一个清洁工花上半天时间来清除。很明显，如果要逐条驳斥您的高论，我的话就得有您的四、五倍长，恐怕观众不会有那个耐心。所以只能说说您那个“第六极”。

首先是您的伟大发现惊呆了我：从前苏联垮台、朱熔基受辱、南斯拉夫炸馆、日本加快军备步伐直到李登辉甚至李洪志跳出来，这一切原来都是美国的什麽“第六极”在后头一手策划操纵的、旨在肢解中国的大阴谋。要在如此广泛的时空内，操纵从本国到盟国的政府以及国会，到打入敌国的特工、奸细乃至人民，直到李洪志那样的无名之辈（原来谁都不知道此人，就连您也是在中南海示威后才听说的，是吗？），光是计划、组织、安排、调度、协调这样宏大的计划，恐怕连超级电脑“深蓝”也不能胜任！更别说那需要投进去多少金

钱和人力了。我想知道的是，这笔巨资是谁出？是联邦政府的预算开销，还是“第六极”自掏腰包？资本家唯利是图，无利不干，他们投入如此庞大的资金，预期的回报是什麽？难道中国大乱，难民淹没全球反而能使他们获利？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又怎麽办？

我原来说您的脑子瘦，这话不对，请您原谅。您刚刚证明了您的想象力是何等丰富，苗条的不是脑子而是良心。象您这样把好来坞惊险片当成生活现实并严肃认真地宣讲，恐怕该去精神病院看看。有种精神病叫“迫害妄想狂”，患者以为全世界都在串通一气，设下了一个无比复杂而且无所不在的大阴谋来摆布他。我想您刚才这段话可以作为经典病例收入精神病教科书。

其次是那个“第六极”的隐身问题。在一个透明的民主国家里，连总统的拉链都由亿万双眼睛盯着，请问这个秘密组织又是怎样逃过人民和 FBI 的眼睛的？他们是怎样控制美国的政界和媒体的？是通过李大师的“气场”，还是用好来坞电影中的外星人的“钻灵魂”战术？肯尼迪总统是秘密丑事最多的总统，其家族也一样，要使他们就范，使用威胁不就行了，何必使用暗杀？难道所有“媒客”都有丑事捏在他们手里，美国人都象中国人想象的那样道德败坏？

第三是您居然承认您想讨好这个犯罪组织而未能如愿。不过您的话实在没法让我明白。我先以为该组织是一个超越于政府之上的无所不能的“势力集团”，但您又说：“我们明白了，我们无法通过讨好他们使他们放弃敌视态度。他们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以保住他们的饭碗，获得更多的经费，有成就感，获得提升和让别人害怕他们。”可见该集团受雇于他人，有饭碗和经费的问题。请问，雇佣这万能的、至高无上的“第六极”的雇主又是谁呢？您的病态想象决定了上帝头上还有上帝，直到无穷。

第四是这个超级犯罪集团似乎是一群象您那样的“瘦脑马”组成的，专干自相矛盾的事，他们一面妄想削弱、颠覆、肢解中国这个敌人，一面却又“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以保住他们的饭碗”！

最后，我觉得中国人民应该感谢“第六极”挽救了中国。您看，您和克林顿总统达成了秘密协议，准备在中国实行民主，而按照您刚才引用俄国和印度的例子所作的长篇说明，那其实就是毁灭中国的意思。幸亏这“第六极”出来

横插一杠子，使中国无法民主化，也就没法毁灭了。所以，我觉得全体中国人都该给他们写封感谢信。

＊＊＊＊＊＊＊＊＊＊＊＊＊＊＊＊＊＊＊＊＊＊＊＊＊＊＊＊＊

华：您佩不佩服这名青年的勇气？那个青年的心，他的勇气。那个独自站在那里对抗坦克车的人。

愚：我知道西方媒体很喜欢这张照片，你们想找到一个象征，却不想知道那个象征后面的东西。你说到那个青年的勇气，我来告诉你你所谓的勇气是什么。

这个青年从小就从父母、老师和社会那里了解到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他绝不相信子弟兵的坦克车会从他身上压过去。更何况他的想法在那张照片之前被很多人很长时间证实着。大约有 20 多天里，持枪军队的军车被阻，枪械被抢走，士兵们被围困在车内，在大热天里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世界上还有任何其他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但是这个青年清楚的知道，他面对的正是这样一只军队。

正象你们的录像拍到的那样，坦克车果然停下来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青却束手无策，这倒底说明了什么？是象你们解释的那样说明了这个青年的勇敢，还是说明了这只军队根本就不愿意也不可能去伤害人民？如果这个青年面对的是国民党军队或是美国军队，他还敢单枪匹马地站在坦克车队前面吗？我敢保让，他不会这样蠢，他会去参加革命，使他的勇敢产生更有价值的效果，就象我们当年做的那样。

刚才我的助理抗议你拿出这张照片，我很遗憾。他很蠢。我们宣传部门的那些人也很蠢。他们看不出这张照片的真实含意，他们花了很多钱却净做蠢事。我们的对外宣传部门挤满了没有脑子的翻译机器，但我毫无办法。

芦：西方媒体是很喜欢这张照片，因为它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中国人民并不都是任人屠宰的奴才和奴隶，他们在愤怒之极会以血肉之身去挑战那个钢铁怪物。第二，正如布什总统在当时指出的，他在那辆停下来的坦克驾驶员身上看到了希望，不是所有的共军士兵都会昧着良心服从命令向人民开枪。

那个青年当然完全知道他面临的是什麽危险。头天早上坦克才在六部口冲入人群，压死压伤好几个无辜的学生市民。在西单留下的那个被坦克压成的

“大照片”，事过多日才被铲去。就在那个愤怒的青年迎着坦克冲上去前一天，手无寸铁的民众在北京饭店门口无言地聚集，默默地朝着封锁广场东端的士兵走上去，等到跨过了某条看不见的界线，士兵们就突然向他们开枪，让他们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里。这样的场景重复了几次，每一次都在全世界的电视机上实况播放。我想，就是这种冷血的屠杀，使那位青年愤怒到忘记了危险。

贵党军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在世界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如此。当年苏军开上了界河中的七里沁岛，贵党组织民兵用大木棒去围殴苏方的坦克和装甲车。面对异国的暴民，人家都没有干出贵党军对自己的同胞干出来的事。莫斯科的左派政变中不过有两三个青年死于事故，政变头领们就吓破了胆，自动向戈尔巴乔夫投降。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个政府干过贵政府干的事。段祺瑞执政府不过打死了两个学生，鲁迅就将“三一八”称为“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三十年代学生冲进南京政府外交部毒打部长，国民党政府只抓了几个人就让愤怒的舆论迫得政府首脑引咎辞职。如果您稍微知道点现代中国史或者是您的助手那样的“没脑子的机器”，您大概就不会这样自作聪明地越描越黑。

不过您刚才说的有一粒真理（a grain of truth）在里面。六四屠杀造成如此惨痛的人命损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民天真地相信政府几十年的欺骗宣传，以为“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不会对他们下那种怯懦而残暴的毒手。我想，以后人民是不会再干六四那样的蠢事了。

愚：我们相信，这个青年和绝大多数学生一样是真诚的，他们要求的反腐败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政府和大多数学生之间没有根本份歧，政府要做的是把有良好愿望的学生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背后的有险恶用心的操纵者区别开来，因为，就象我说过的，真正的骗子只是极少数人。很可惜，当时的政府没能做到这一点，於是悲剧发生了。

当时的政府和包括这个青年在内的真诚的学生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都忘了群众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除了大部份好人之外，还有一些犯罪份子和潜在的犯罪份子。如果让这些人得到机会，形势将更加混乱。后来的情况正是这样。由于包括这个青年在内的学生阻止军队达几个小时，而且是在夜间，犯罪份子有机会制造燃烧瓶并利用前些天抢走的武器武力进攻军队。这样，整个事

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你不可能阻止军队面对自己的战友被屠杀而不还手，然而军队在还手时分不清他面对的是学生还是犯罪份子。

中国政府在领导中国进行巨大变革时，没有预料到会遇到大规模抗议事件。我们低估了国外势力利用中国形势的能量，高估了我们人民面对巨大变化的耐受力。社会巨变重新分配了利益关系，一部人暂时的不满甚至强烈不满是正常的。例如，放开农产品物价虽然使农民获益，却使消费这些农产品的城市居民、工人、学生降低了生活水平；价格双轨制使掌握物资流通的人获益而使其他人不满。天安门事件正是城市人对价格转轨的不满背景中产生的。这以后我们认识到，在涉及利益重组的改革措施上，我们需要更加小心；我们还要准备好必要的警力和装备，以准备应付人们的不满。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严励惩治腐败，以使人民对我们改革的公正性有信心。

芦：您这里无非是又重复了一番当年中国政府无耻的弥天大谎，污蔑被屠杀的人民进行了“反革命暴乱”。中国政府的勇气实在让我们西方人无法了解：整个事件从头到尾是在全世界的电视荧光屏上展开的，而他们还有本事硬要说六四是“一小撮暴徒”制造的“暴乱”！您的政府要比前任稍微聪明些，所以改口说是“风波”，想让人民尽快忘记这桩丑事，那几个“共和国卫士”也悄悄收起来了。我必须承认，贵政府这种作法是聪明的，因为中国人民健忘，而且在中国，人命从来不算回事。现在您从贵政府的立场上大幅度倒退，只能证明您的马脑（非玛瑙）比他们的瘦到不可比拟。

不过，您还是间接地承认因为要镇压“极少数人”，你们就派出正规军，动用坦克、装甲车血洗京城。我记得，中国政府当年的发言人袁木当年向全世界承认，被杀的人中有“一部分被误伤的好人”。我想知道的是，十年过去了，你们为这些被误杀、误伤的好人做了什麼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抚恤家属的工作？

****

华：天安门事件过后一个月，您写了一篇演讲稿，其中写道：「贪腐在中国成长。如果所有党政机构都利用权势谋求物质利益，那跟光天化日之下抢夺老百姓有什么不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是抗议您提到的贪腐。所以，他们显然对您和您的政党产生了一些影响。

愚：89 年时，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腐败问题。有些腐败钻了改革措施的空子，处在法律的边缘；有些是体制问题，靠处理人无法解决；有些腐败隐藏很深，找不到证据。以后我们认识到，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制度、体制改革和法律手段双管齐下。我们正在压缩政府的规模，实行政企分开，在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外贸体制改革以及加入 WTO，这样，我们的经济活动将更加规范。在必要的经济监管部门制定了规则。同时开展以打击走私和处理大案要案为重点的法律行动。但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解决腐败的成本很高，经济转型期的腐败是普遍问题，我们必须有长期与腐败做斗争的准备。

芦：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办法就是开放党禁报禁，实行民主，但这样一来，您和贵党就免不了要下台。不说您的绝大部份部下，就连您自己，恐怕都要象韩国的前总统那样因贪污罪入狱。我了解您的苦衷，不会逼您太甚。

＊＊＊＊＊＊＊＊＊＊＊＊＊＊＊＊＊＊＊＊＊＊＊＊＊＊＊＊＊

华：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我们认为个人自由与新闻自由有关连。您为何担心新闻自由？

愚：在美国，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死了，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和猜测，使这个女孩的父母蒙受了巨大的和额外的精神痛苦。是谁给媒体权力在法律判决之前制造痛苦以满足另一些人不正常的心理并使自己大赚其钱呢？是“新闻自由”。

美国有一个长着大下巴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在中国女足和美国女足比赛前一天的节目中，在中国女足步出旅馆的画面上搞了一些身穿黑衣上写“阴毛”两字的人。是谁给了这个家伙随便侮辱别人的权力？是“新闻自由”。

美国媒体在报道警察带走古巴男孩埃连时刊登了一张警察用枪指着男孩的照片，可是据现场目击者说，枪根本没指向男孩，是由于拍摄角度，使照片产生了这种效果，结果产生了一场风波。是谁给了媒体这种歪曲事实的权力呢？是“新闻自由”。

西方媒体道听途说，硬说科索沃发生了种族大屠杀，引致北约军队的侵略。事后北约军队到处寻找，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大屠杀，把各种原因死亡的尸体加在一起也没有北约军队轰炸杀死的人多。是谁给了媒体这种造谣杀人的权力呢？是“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不过是新闻界为使自己不受任何限制地攫取利润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图腾，仅此而已。只不过新闻界利用自己能控制人们思想的特殊权力不断炒作，硬是把说了一千遍的谎言变成了真理。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商业自由”和“新闻自由”一样也是一种图腾，从亚当•斯密说看不见的手可以摆平一切以后，商业自由成了凛然不可侵犯的原则。后来人们发现，自由竞争会引致合谋和垄断，会侵犯消费者利益，必须对商业自由加以限制。在美国这个最倡导自由经济的国家，在政府里成立了一大堆监管商业的部门，总数有 10 万人之多。在社会上成立了各种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组织。事实上，美国是经济监管最严格、最好的国家，对此我们非常赞赏。我们正在学习美国的监管体制来改造我们的政府部门。

新闻、媒体也是企业，它们不是非赢利组织，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企业。新闻是这些企业制造的产品，它们想用新闻这个产品去赚钱，它们就有充分的动机弄虚做假、以次充好、串谋合谋、唯利是图。凭什么新闻这个产品的质量就可以不受监管、不受控制呢？在新闻质量和新闻消费者之间不是一样存在一个信息非对称问题吗？看来，美国这个先进国家还没有想出监管新闻这种产品的好办法来，就象你们在 30 年代以前对商业自由那样，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必要匆匆忙忙去抄袭你们呢？还是等你创造出更好的经验后，我们再去学习吧。

至于个人自由，任何人的绝对自由都是对别人的限制。美国南部有个工厂，白种工人在车上画着南方联邦的旗帜，非裔工人向厂方提出抗议，厂方不让这些车进厂门，白种工人又抗议他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侵害。倒底谁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力呢？双方都有就会产生冲突，一方有，另一方就会受到限制。

有一个人烧了美国国旗，地方法院要起诉他，最高法院认为这个人无罪，因为他有言论自由的权力。而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不干了，他们要立法使这个人有罪。倒底谁说的对呢？

所谓言论自由，本质上是一个博奕论难题，没有正确的解，所以要用民主集中制来限制它。民主就是多数原则，是用多数人的自由限制少数人的自由。集中是由多数人的代表来行使多数权力，本质上是多数人中的少数人限制多数人的自由。之所以个人自由必须受到限制，是因为还存在一个效率原则。所以在一个社会中，效率和公正不可偏废，当效率和公正相抵触时，必须实行效率

优先原则，这就是历史的逻辑，或者称为历史悖论。看来华莱士先生不太懂历史和哲学，我就不多说了。

芦：您说了那麽一大通，无非是说：第一，西方新闻界是戈培尔的谣言机器。第二，新闻自由是是金钱驱使的魔鬼，不受任何势力的制衡。第三，新闻自由是西方人发明的。第四，新闻自由有助于实现社会公正，但妨碍社会效率。当二者冲突时，必须取效率而舍公正。

关於第一点，我只想说，把新闻媒体变成国家控制下的谎言机器，这是列宁、斯大林的发明，后来为纳粹德国学习采用，戈培尔还总结出了为您现在还在津津乐道的“谣言重复一千次就成真理”的“名言”。可惜这种现象只会出现在共党或纳粹统治的极权社会中（顺便说一句，敝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说：共产主义离法西斯只有一步。我以为他说倒了，是法西斯离共产主义只有一步）。民主社会的根本原理是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在民主国家中，没有一个控制所有媒体的“宣传部”，各大报、电视台都是独立经营的，哪怕就是您那如上帝般神通广大的“第六极”也没法控制。

第二点我已经说过了，金钱当然是驱动西方社会运作的原始动力，但我们社会的设计，保证了新闻自由的主要指向是健康的。何况“媒客”们还受职业道德的约束。如果一个记者被发现作假，他立刻就身败名裂，事业从此断送。当年《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录音带被走私到西方，译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了赫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场合所作的讲话录音带，与录音带上讲话人的声音、口气反复比较，证实了那确实是赫的自述，这才动手整理翻译它。各媒体机构间是互相独立、互相竞争的，作伪很容易就被别人发现，暴露出来得不偿失。就算您刚才说的那些个别例子都是事实，它们不是都让媒体揭发出来了麽？而在您的国家，如果毛主席不死，今天的中学生不是还得背诵“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大法宝”，欢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有谁有能力、有胆量去披露那些伟大运动的真相？

我同意，西方媒体有时为了营利，将镜头对准有轰动价值的普通人，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但这种情况是少见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新闻价值。媒体的焦点始终聚集在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家身上，因为绝大多数顾客最想知道的，还是他们花钱雇佣的公仆是否在滥用纳税人的钱。我想，这就是您

害怕新闻自由的最大原因，因为中国人民一旦有了这种自由，您和您的手下就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地疯狂掠夺人民的财产了。

关於第三点，我想说的是，尽管贵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年，然而封建帝王从来就没有设立一个由“中宣部”操作的庞大的国营谣言机器。人民一直享有高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只是由言者自己根据孔夫子的教导来自律言行。1949 年以前，中国绝大多数报刊、出版物、电台都是私营的，政府只能实行有限的检查，无法控制它们的运作。所以，言论自由并不是西方人发明的，是贵党剥夺了人民的这个最重大的自由。

至于最后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想您是对的：公正和邪恶的“效率”确实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贵国有新闻自由，贵党就不可能在执政之初高效率地杀了上百万无辜的地主和“反革命”；不可能为金日成火中取栗，让中国高效率地成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敌人；不可能高效率地整肃百万“右派”；不可能高效率地破坏资源发动“大跃进”，高效率地饿死几千万人；不可能高效率地发动文革，迫害了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八分之一国民；也不可能保障今天无数贪官污吏高效率地疯狂掠夺国有财产。贵党已故毛主席说过：“如果办一份报，专登黑暗面，不出半年（共产党）肯定垮台。”我看他倒是比您诚实得多。

愚：中国共产党打败有强大外国势力支持的国民党，是因为人民支持我们，就是说多数选择了我们。所以我们执政是有民主基础的。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干预，中国还处于分裂状况，内战状况，中国的国家政治还无法进入现代国家的常态运行。一旦中国完成统一，结束内战，中国的民主就指日可待了。所以，是美国阻碍和干扰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并且把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

我把对克林顿总统说的话再对你并通过你向美国公众说一遍：请还给我们统一以让我们早日获得民主和自由吧，恳求你们了。

芦：关於您的“民主基础”，我记得贵国有个芦笛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评论：

“那个由共产国际特派员马林一手策划成立、领袖由斯大林指定、靠金卢布支撑、在东北沦陷国难当头时武装暴动、分裂国家、以挑动日本入侵‘保卫苏联’、靠日本‘皇军’上台、执政后向邻国大量赠送国土、现在又把亿万人民血汗化为私产逃出国外的汉奸党，有什麼脸来谈民族大义！”

如果把这儿的“民族大义”换成“民主基础”，我觉得也很合适，不知您感想如何？

您说：“由于美国的干预，中国还处于分裂状况，内战状况，中国的国家政治还无法进入现代国家的常态运行。一旦中国完成统一，结束内战，中国的民主就指日可待了。”原来，中国不是个常态国家，是因为内战没有结束，这大概就是您们发动从“镇反”直到“文革”那些数不清的残民运动，现在还在系统地、全面地、广泛地、深入地掠夺国有资产的原因吧？我不明白的是，时刻生活在被大陆入侵的巨大阴影中的台湾，怎麼又会早就成了常态国家，近年又成功实现社会转型，加了民主国家的行列呢？这是不是“由於美国的干预”？

至于您说“美国阻碍和干扰了中国的民主自由”，我看您的苗条脑让您又一次胡言乱语起来了。您刚才举俄国的例子，证明民主是美国颠覆、破坏、肢解中国的毒计，举印度的例子证明民主是贫穷的根源，现在又说我们“阻碍和干扰了中国的民主自由”！您能不能先想清楚再开口？当然我这是强人所难，您的纤纤细脑实在是不克重荷，对此我深表同情。

最后想说的是，据我所知，中国人民目前并不要求民主，也不要求结束贵党的一党专政，他们的要求很可怜——根除贪污，实现起码的社会公正。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得恢复新闻自由，使贵政府的黑箱操作有可能暴露在人民的监督之下。请把被贵党剥夺的、人民在 1949 年以前享有的极有限的人权和自由还给人民吧，恳求您了。

2000年10月15日

漫议911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美国人民的反应——又一次珍珠港

西方有个笑话：一个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落到了一群强盗手中。强盗头子发了善心，允许他们在被处死之前最后作件事。英国人说他最后的心愿是写份遗嘱，于是强盗们给他提供了桌椅纸笔，让他安安静静地写那无懈可击的遗嘱；法国人说他临死前想再和女朋友恩爱一番，于是便和那姑娘钻入树林深处胡天胡帝去了；美国人却站着不动。强盗头子问他的心愿是什么，他说，他别的不想，只想让强盗头子在他的屁股上猛踢一脚。强盗头子被他这奇怪的心愿逗得哈哈大笑，便让他转过身去，在他屁股上使劲踢了一脚。老美挨了这一脚后，转身取出藏在身上的冲锋枪来，把强盗们通通打死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听到枪声，跑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见此情景便问那老美：他既然身上藏着武器，当初为什么不开枪，要乖乖做人家的俘虏？老美大惑不解地搔搔头，说：他们又没伤害我，我怎么能平白无故打死人呢？我之所以要强盗在我屁股上踢那么一脚，就是为了要取得报复的道义资格。这么明显的事，你们怎么就看不出来？

这当然只是个笑话，但它却生动地勾了老美民族性的轮廓。美国介入二战前，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国会，孤立主义思潮压倒一切。百姓普遍认为，一次大战时，欧洲人自己弄出大乱子来，跑来求他们救命，等他们花了无数金钱，牺牲了许多性命，把欧洲从毁灭中救了出来，最后却什么好处也没捞到。英法当初答应理想主义者威尔逊总统的那些事如成立国联、同意殖民地民族自决等，最后全变成了英法剥夺德国本部领土和海外殖民地、肢解奥匈帝国的无耻把戏，就连欠下美国的巨额战争债务也赖了不还。如今他们的欧洲堂兄弟故伎重演，又一次弄出大祸来，想让他们再次狗爬楼梯上猫当，没门！所有的美国人中，只有罗斯福总统看出美国必须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介入大战。为了违背民意把这个民主国家拉入战争，他使出种种诡计，求德国人在山姆大叔屁股上猛

踢一脚。最后这一脚总算由日本人代踢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舆论一夜之间就转了向。无耻偷袭激怒了所有的美国人。整个国家团结在总统麾下，短期内就以空前的决心与热情将国家建成了世上第一强大的战争机器。

比起曾统治了全世界达一世纪的英国堂兄弟来，老美这后起之秀来当世界领袖，免不得处处露出幼稚。英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老谋深算，很少受意识形态干扰，更没有英雄主义冲动。在所有西方国家中，英国是第一个承认国际政治现实、承认“新”中国的。法国人和美国人先后在越南打得焦头烂额，老英却有本事镇压了同为我党支持的马共游击队，体面地撤出了马来半岛。比起来，老美的外交却时时流露出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色彩来。为了抵御共产主义在全球的疯狂扩张，他们不但介入与国家利益无关的韩战和越战，而且竟会去为一个扶不起来的南越腐败政权流血拼命，甚至为此把全民族拖到自信濒于崩溃的边缘。这种打抱不平不成、自己反而成了恶棍的英雄主义蠢事，他们的英国堂兄弟是杀了头也不会干出来的。

正因为这英雄主义，去踢老美后臀的人便有祸了。闯祸的人不明白一般美国人的心理，那就是他们心目中“good”和“evil”的概念如同孩子一般强烈。在很大程度上，普通老美是让好来坞浅薄文化喂养出来的大孩子。在他们心目中，美国就是世上的“goody” ，从共产国家到中东恐怖分子们统统都是“baddies” ，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依斯特伍德和施瓦辛格。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 911事件都描足了这个神话形象。偷袭的手段越卑鄙，便越能衬托出对手的邪恶和自身的高尚。在这种情况下，报复不仅仅是为死难者报仇，更成了粉碎邪恶势力对开放的自由的美国生活方式的挑战。用不着政府洗脑，一般公民会自动地把该事件上纲上线到“两种命运的决战”的高度而支持这十字军圣战。恐怖活动不但不会在民众中造成恐慌，反而只会在激起国民普遍同仇敌忾的心理的同时，刺激出人民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巨大自豪感。当年越共之所以能在美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战活动，取得了第二战场的伟大胜利，全靠他们吃透了老美的民族性，在美国人民面前把自己装成无辜牺牲品，把老美政府成功地涂抹成“baddy” ，从而抽去了美大侠的道义脊梁。和这些老前辈比起来，中东恐怖分子们专干相反的事，实在是愚蠢透顶。

因此，老美的反应是可以预言的：他们一定会使出肯尼迪总统当年的牛劲来，“在一切地方抵御侵略，保卫自由”，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把反对恐怖主义的圣战进行到底。 9月14日，美国两院一致同意授权总统为此发动战争。愚蠢的小布什事过数日才赶到纽约现场去，这事本来应该引起民众普遍不满，然而民意测验结果却表明民众对他的普遍支持，说明老百姓如同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一样，将总统看成三军总司令，一致团结在他的麾下共同对敌。在如此高昂的民气面前，任何总统都不能让选民丢脸。而且，全世界都在看着文明世界领袖。所以，从普通百姓到总统，没有一个美国人丢得起这个脸。而如果巨人山姆叔认起真来，她能造出多大的奇迹来是难以想象的。

当年苏联在空间竞赛中抢在前面，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为了向全世界证明“西风压倒东风”，老美动用巨大的资源、高科技和人力进行“阿波罗工程”，不仅抢在苏联人前头登了月，而且像弄出瘾来似的干了一次又一次，让全世界在那空前的奇迹前叹为观止。历史上大概再也不会有哪个国家去花费这么多的钱，动员这么浩大的科技队伍，把分散于全国的电脑第一次连接成网，为的却只不过是证明自由制度胜过了共产独裁制度。鉴古知今，这次中东恐怖主义分子踢的那几脚无比卑鄙的“撩阴腿”，会引出老美什么样的反应不难想象。想用滥杀平民、毁坏民用财产的办法去吓得老美放弃世界领袖的责任或是改变他们的开放的、自由的生活方式，无异于缘木求鱼。

二、中国的反应——隔岸观火的狂喜

同样，中国的反应也早就可以从中国人的民族性中推导出来，不必等到事后才来惊叹。五十年来，我党一直在孜孜不倦进行着的社会改造的系统工程，就是坚决、彻底、全部、乾净地清除本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与良知。如今，历时十多年的万恶的“民族主义”洗脑运动，终于完成了中华民族彻底堕落的最后一笔。

在这个丧德之邦的公民特别是青年公民心目中，这个世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为了成为强权，没有什么手段是不可以使出来的，也没有什么人命是不可以牺牲的。正是这种不顾一切代价变成强国的偏执心理，使得人民将一个害死了几千万人民的屠夫捧成大救星；也正是这种偏执心理，使得人民原谅、认

同、甚至歌颂一个动用正规军、使用坦克和装甲车疯狂屠杀本国人民的血腥政权；还是这种偏执心理，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一致震惊痛悼美国的数千无辜死难者的同时，居然能够高标独调，丧心病狂地幸灾乐祸，在网上毫无心肝地欢呼恐怖主义的伟大胜利！

那些为同胞毫无心肝的表现而痛心疾首的少数中国人可能没想到，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寒；天良丧尽，岂是一朝之功？如果一个民族能如此迅速地忘掉那种头戴钢盔的士兵排成方阵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的血腥场面，如果一个民族能够哺育出写书论述“超限战”的战略家，如果一个民族能热昏到鼓吹用中子弹、原子弹去滥炸台湾同胞，如果一个民族能堕落到把台湾地震看成是上天对李登辉的惩罚，如果一个民族能郑重其事地讨论和美国打核大战的光辉前景，那么，据说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的美国死了几千无辜平民，我们又怎么能指望这个邪恶民族有什么健康反应呢？如果那样，那才真是“反常”！

西方人当然不懂此中奥妙。某电视节目主持人对中国政府的反应大惑不解。他说，只要看看全球的电视，除了伊拉克，没有那个国家不为这个惨剧痛心，不但俄国总统表示同意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惩罚恐怖主义分子，就连阿拉法特也公开谴责此类活动，唯独中国的电视上若无其事。他说，据说世贸中心有17个中国人的办公室，而且纽约有很大的华人社区，这次肯定也有中国人遇难，然而中国政府却浑若无事。这种反应，令西方人实在难以索解。他不知道，不但咱们的政府从来不拿百姓的性命当回事，就连人民也从来不拿它当回事。比起印尼、越南排华时的大屠杀和大迫害，这次世贸中心死了几个中国人又算什么呢？只要能让老美丢脸，就算大楼里死的全是中国人，也值！

就是这种视人命为粪土、尊“国威”如天神的病态心理，使朝野一致沉浸在幸灾乐祸的狂喜之中。朝野的区别，只在于后者的狂喜是公开的，前者则是偷着乐。我猜，政府大概通过外交部发言人的方式，例行公事地说了几句“遗憾”、“谴责”的话语，但私下的反应是不难猜出来的——一个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不惜大量制造本国公民死亡的下流政府，岂会真为“敌国”公民丧生遗憾？相反，军方大概还受到这次恐怖行动的鼓舞与启示，正在彻夜研究这先进经验，总结出未来“超限战”的新战法来。的确，一小撮亡命徒，靠着几把折刀，就能让头号超级大国瘫痪下来，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有效、更经济、更致命的“超限战”战术么？伟大领袖早就教导过我们：“你打你的，我打我

的。”文明世界规定的那些道德原则，从来就是为了缚住弱国的手脚而设计出来的。弱国反击强国的欺压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按他们的游戏规则办事，这一点，愚夫先生早就在《拟江泽民答华莱士》中揭示了。

上面说的决非危言耸听。主宰共军的“战略思想”，就是伟大舵把在党的八大和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大会上多次阐明了的“军事痞子主义”。他说，只要能打倒帝国主义，换来社会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全世界人民哪怕死得只剩三分之一也是值得的。这个光辉的战略思想已在人民心目中牢牢地生了根。朝野一致认定老美娇生惯养，贪生怕死，命比谁都值钱。因此，咱们要发挥轻贱人命的优良传统，发挥自己的优势来克敌制胜。只要敢于豁出几亿人的性命去和老美打核大战，老美就会吓得缩回去，听任咱们为所欲为。换言之，在中国，“有生力量”如同物质力量，人民的数量就如同洲际核导弹的数目一样，居然成了一种战略吓阻力量！如果战争吓阻不住，真的打起来了，以中国的虚弱，要想取胜，看来还真只有靠中东痞子们发明的“超限战”。军头们既然志在打败美帝野心狼，这次“超限战”的光辉战例，就一定会被他们当成经典教材而加以仔细钻研。

可悲的是，实行这种无耻的痞子主义，据说竟是为了实现中华腾飞的崇高目标。更可悲的是，堂堂13亿人的大国，举国上下竟没谁有心肝看出它的惨无人道，也没谁有足够的理智发现国家其实正在走向深渊。

三、走不出的强国噩梦

国际社会奉行的行为准则，和一个文明社会也差不多。一个文明社会中充满着激烈的竞争。你如想发财，就得战胜这剧烈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个权力集团刻意压迫穷人，不许他们发财。你要发财可以，但必须遵守游戏规则，不能不择手段，这就是文明世界的通则。战前的日本和德国不明白这一点，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妄图用武力推翻原来的秩序，结果引来文明世界的合力惩罚，几乎弄到亡国灭种。人家从此学了乖，以后便改用和平手段，遵守文明规则，顺利地发家致富。前苏联不承认这种游戏规则，自立门户，建立了一个反文明世界和文明世界分庭抗礼，一度成功地变成了世上第一军事强国。但违反人类本性的人工杰作，在到达顶点后仍免不得崩溃于旦夕之间。这些例

子，无比雄辩地说明了这个世界并不是中国人眼中那个有强权而无公理的强盗窝。无论拥有怎样强大的武力，野蛮国家决不可能战胜整个文明世界。文明比武力更强大，这就是二十世纪向全人类反复揭示了的真理。

然而弱智之邦的国民们似乎没谁看得见那写在上个世纪历史每一页上的事实。现代中国人的梦想，仍然还是一个半世纪前的“富国强兵”。本来，有着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前车之鉴，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应该能看出怎样去圆这世纪之梦，那就是走前西德和日本走过的和平道路，把野蛮的祖国逐渐改造为一个文明国家，在实行与世界文明接轨的同时让国家富裕起来。

不幸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咱们被老大哥拉进了那个反文明世界。更倒楣的是，尽管举国上下再没有0.001个人相信那套布尔什特（bullshit），当局为了维持统治，在全世界人民唾弃了共产主义后还抱臭守脏，在老大哥倒下去后义不容辞地出来串演“共产恶魔”的头号反角，毫无必要地把自己弄成了自由世界公敌。中美关系因六四惨案恶化后，政府不思改弦更张，采取措施逐步向民主国家和平演变，籍此根本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对外关系，却靠煽动民族主义的逆流饮鸩止渴，将美国树为民族假想敌，以此来骗取人民支持。如此倒行逆施再加上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便成了恶性互动，关系越弄越僵。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国民眼中，打破这僵局的办法，不是对症下药，却是去走当年德国人、日本人和苏联人走过的路，想赶快让国家强大起来，去压倒美国那个世界霸权。举国13亿人，谁都痛恨老美处处和中国作对，却没谁看出老美其实是代表整个文明世界，只不过因为人家国力强大，被欧洲国家选作维持秩序的警察而已。而警察之所以要和咱们过不去，不是嫉恨咱们开车，而是因为咱们不遵守交通规则，在单行线上开对头车，在文明世界多次战胜了野蛮国家后还要学失败者们的样，走那条走不通的死路。这样，中美关系就真的变成了好来坞电影上的“good”和“evil”的斗争，在其中咱们心甘情愿地扮演了那个“baddy” 的角色并感到巨大的自豪与快慰。

可笑亦复可悲的是，咱们连扮演那个角色的智力、体力和胆气都没有。论智力和体力，咱们不但没有前苏联那种强大的重工业基础，就连个像样的军事科研队伍都没有。当年德国人有本事发明V－1、V－2导弹，苏联人能造出最先进的坦克和武装直升飞机，就连日本人都能造出在太平洋上空横行一时的零式飞机，咱们造出了什么？整个国防工业的基础是老大哥50年代帮着建立起来

的。所谓科研就是把人家的米格机改个“歼”的系列名字，把人家的T 系列坦克改个“59式”之类的名字。要靠武力称雄，咱们连起码的硬件软件都没有，唯一的办法是向外国采购。这种泥足军事强国，老芦还从没在历史书上见过。论胆量，咱们的勇气和良心腐败程度成反比。咱们的确是世上第一轻贱人命的民族，不过那轻贱的是别人的性命，不是自己的。就是打着灯笼火把找遍900万方土地的每一平方寸，你也找不出几个敢驾着波音机去撞人家大楼的亡命徒。

因此，说到底，咱们的痞子主义只是嘴上的。无论是作军事超级大国还是进行“超限战”的伟大设想，都只不过是战略家们的白日梦。在今日中国，找不到过去的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帝国墙基，也找不到伊斯兰国家那些狂热战士。如果派别动队去美国搞破坏，最可能的结果，是那些人一到目的地就钻进中餐馆去打工挣硬通货。

四、悲观的中美关系前景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911 事件为未来中美关系投下的巨大阴影。一方面，新时代的珍珠港事件激怒了山姆大叔，他们一定要拿出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来进行反对恐怖主义的圣战。谁要胆敢出来在这场圣战中横插一杠子，一定要被他们视为敌人而加以报复。聪明的俄国人看出了这一点，普京总统马上就出来为这场就要打响的战争开绿灯，只是小心地提醒老美打击敌人必须“准确”。另一方面，咱们的伟大祖国正以一贯的难以置信的愚蠢倒行逆施，拼命往那个“baddy” 的角色里头钻，拉都拉不住地要在“共产恶魔”的光辉形象之上，再自行套上一重“痞子流氓”的圣洁光环。

官方的冷漠反应已经惹恼了国际文明社会，中文网上那些丧心病狂的欢呼更是不可逆转地涂黑了咱们的国际形象。中文并不是只有张香玉大师才懂的宇宙语，各大国都有研究中国事务的专家。可惜那些人不像老芦，熟悉国人的下作肚肠。人家震骇的不但是中国人的毫无心肝，更是那些壮士们的豪情胜慨。他们不知道咱们只是嘴上的豪杰，却只会视假为真，以为那块风水宝地上住的全是视死如归的英雄。这后果便是傻子也能料想得到：西方实行专家治国，各

大国的对华政策基本是靠那些不是很通的“中国通”来出谋划策决定的。壮士们胡作非为过嘴瘾不打紧，最终却要害得中国变成国际孤儿。

就算中文网上的鸦鸣雀噪被人家忽略了，官方刻下奉行的僵硬政策也迟早要导致咱们和老美撞车。911 事件一定会坚定老美保卫自己家园的决心，战区防御导弹计划一定会加快进行。这计划一旦完成，就意味着中国失去了核讹诈的手段，再不能用攻击洛杉矶来吓阻老美干预咱们武力“解放”台湾。这反过来就会刺激中国下定决心走前苏联的死路，反过去又会助长老美的敌意。这种恶性互动的最终结果，不是擦枪走火，陷中国人民于万劫不复的核毁灭灾难，就是使脆弱的中国经济让军备竞赛轻易地拖垮而导致人民革命，再次陷神州大地于几十年来一次的疯狂的自相残杀。

其实，眼下就有场迫在眉睫的外交危机。看来老美是肯定要进攻阿富汗了。对此，不但俄国总统已经公开表示赞同，巴基斯坦也已同意让多国部队借道去打那场歼灭教友的圣战。中国的反应会是什么呢？以我对国人和政府的理解，我的预测是政府一定会谴责老美侵略一个主权国家。世上所有的大国中，大概只会有中国对流氓土匪表示同情，反而去谴责打击流氓活动的国际警察。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蠢到干出这种事来，未来的中美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作为中国人，我的心情无比沉重，因为我知道，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告别野蛮、步入文明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未来中国的希望，全在于大多数中国人翻然猛醒，意识到咱们现在正在干着认友为敌、颠覆自己的国家的蠢事。干这蠢事伤不了人家一根毫毛，却只会把自己打进九幽十八狱。用不着美国的军事报复，只要文明世界掐断了中国现代化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咱们立马就得咽气。和民主国家不同，中国的安定团结是当局用钱向百姓买来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脐带，和老美结仇就等于切脐自杀。哪一天经济停止增长甚至崩溃，那一天也就是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开始全面崩溃之时。20 世纪已经目击了世上最后一个伟大帝国——苏联帝国的崩溃，也许，本世纪将看到世上最后一个腐朽帝国的愚蠢自杀。

2001 年 9 月 16 日

就《漫议》文答网友质疑

老芦《漫议》贴出后，奇先生写了篇文章驳斥。大概因为我“好斗”的臭名昭著，奇先生一再表示他是“十足真金的芦迷”，并非我的“宿敌”，今天又见他说文中有“失敬之处”，要我原谅。这么一来，我倒非得答复不可了。

> 一，自己设计想象出对方的邪恶自己再来骂。
>
> 如这一段：“就是这种视人命为粪土、尊“国威”如天神的病态心理，使朝野一致沉浸在幸灾乐祸的狂喜之中。朝野的区别，只在于后者的狂喜是公开的，前者则是偷着乐。（芦按：引文太长，下略）
>
> 这一段将老共骂得“狗头喷血”，却没有建立在任何事实基础上，只是用“我猜”“军方大概正在”这样纯粹的猜想来作为依据，这样的骂法恐怕可以把任何人骂成十恶不赦的恶棍。尤为可笑的是，互联网上的一个匿名的野帖竟然也成了他骂老共的依据。

先生言之有理，可惜是用开放自由国家的尺度去衡量极权制度。在那种封闭国家，官方的真实态度从来是包裹在重重伪装中的。要想知道政府的真正意图，从各国的对华事务专家到老芦，只能根据对这个政权的理性认识来作“guesswork”。 如果要根据官方声明来判断真实情况，则大饥荒当然是“特大丰收”（或后来的“困难时期”）。难道因为没有死亡人口的可靠统计数字，我们就得去接受官方说法，像方舟子那样把旨在查明真相的志士骂个狗血淋头？

凭我对我党几十年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我敢说自己的猜测绝对不会离真相太远。而且，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的真实反应是什么，重要的是老外眼中我们的反应如何。楼下有份《中央日报》翻译的 《华尔街日报》 文章，奇先生不妨去看看，马上就可以看出老芦的预言是何等准确。人家不是白痴，老芦看出来的，人家也看出来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列在了幸灾乐祸国家的榜上前几名。我写《漫议》时根本就没见到那篇文章，后来才震骇于自己料事如神，中

文网络上的爱国贼们真的再一次坑害了国家。好汉们的狂喜是我事先就料准了的。

二，以极少数人的言行作为依据骂大多数人，前几天已经有很多的人指出过，互联网上的多数不能表明中国人的多数。即使不考虑这一点，以互联网作为标本，以下这一段也是极为可笑的：

“如果一个民族能如此迅速地忘掉那种头戴钢盔的士兵排成方阵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的血腥场面，如果一个民族能够哺育出写书论述‘超限战’的战略家，如果一个民族能热昏到鼓吹用中子弹、原子弹去滥炸台湾同胞，如果一个民族能堕落到把台湾地震看成是上天对李登辉的惩罚，如果一个民族能郑重其事地讨论和美国打核大战的光辉前景，那么，据说是中国的头号敌人的美国死了几千无辜平民，我们又怎么能指望这个邪恶民族有什么健康反应呢？如果那样，那才真是‘反常’！”

任何一个熟悉中文网的人都可以作证，“鼓吹用中子弹、原子弹去滥炸台湾同胞”“把台湾地震看成是上天对李登辉的惩罚”“郑重其事地讨论和美国打核大战”这些都是中文网上的极少数，而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没有极端分子，没有说疯话的人呢，即以美国而论，没有叫嚣杀光异教徒，赶走黄种人的人么？没有主张同性恋者都该死的人么？超限战只是中国出版的众多军事著作中的一部而已，中国政府从未将它作为军事指导思想，怎么就能以此判定中国邪恶呢？

先生这儿的错误，是又一次以自由国家的多元舆论来揣摩猜测咱们那个高度“舆论一律”的国家，其水平连50年代的胡风先生都不如。凡是陆胞都知道我党对舆论的操纵和控制简直到了点水不漏的地步，任何偏离“主旋律”的异见马上就会遭到无情镇压。因此，无论是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国可以说不》，还是《超限战》的出笼，就算不代表了“主旋律”，也一定是统治集团内部某个派系的声音。只有天真如孩童的人才会把这些玩意和西方的自由言论等同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老芦假定中文网上的声音代表了官方指挥协调的“主旋律”的概率，要远比奇先生武断的假定那只代表“极少数人”的概率高到不可胜计。而且楼下老虫转贴的老灰的文章已经足以为我的文章作证明了，就算是

他的取样方法值得商榷，也足见一斑，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完全支持他的调查结果。

被奇先生斥为“极为可笑”的那段话，内含逻辑如钢铁一般，我实在看不出它的推理方式可笑在何处。台湾大地震的时候我正在国内，当时举国欢欣如狂，奔走相告，说那是上天给李登辉的惩罚，上至高官，下到我当年的工人弟兄，一开口就是“活该！”“看他们还敢独立么？！”连这种天灾，政府都要拿来无耻地作统战文章，通过红十字会给了点援助，开口闭口就是“祖国的关怀”，让我看了报纸只想吐！如果我是“呆胞”，饿死了也不吃这嗟来之食！

关于鼓吹核大战，我想奇先生大概是不大看报。去年官方的研究所辛旗先生出来说要用中子弹原子弹轰炸台湾，大致同一时期，军头熊光楷警告美国如果干涉，中国就要用核弹攻击洛杉矶，还畅谈老美没有战斗经验，不是我们的对手。前段时间南京军区司令又公开对外国记者表示：帝国主义随便开一两艘炮艇到中国领海内作威作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如果介入台湾问题，就要冒和中国打核战争的危险（大意）。外国分析此军头的发言是得到中央批准了的。这是我党第一次公开撕毁“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赤裸裸地对美国进行核讹诈。

三, 抹黑对方然后再来骂

> 谁都知道中国在89之后的外交政策是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等28字方针，并没有在国际上强出头，前南战争爆发后，俄罗斯总理在飞机上当即掉头，而老朱却到美国去消气，可以说低调得很，而芦文中却说“当局为了维持统治，在全世界人民唾弃了共产主义后还抱臭守脏，在老大哥倒下去后义不容辞地出来串演‘共产恶魔’的头号反角，毫无必要地把自己弄成了自由世界公敌。”这不是颠倒黑白是什么？

奇先生的黑白观念似乎有点像摄影负片。我同意，邓公的英明就在那28字方针上，可惜不够彻底。要真正韬光养晦，先把臭名昭著的“共产党”三个字改成“社会民主党”，把“人民共和国”那“人民”字样去了，把国旗改成民国早期的五色旗，再修改宪法，把那“四个坚持”去了，公开宣布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这些事，无损于民族利益的一根毫毛，也不会给国内的现实带来任何变化，但马上就能大幅度改善国际形象，再不会在普通老美心目中扮演

那个“共产恶魔”，而且也有利消除台湾人民的反感与疑惧，促成统一大业。如此惠而不费的事，咱们就是宁死也不愿作，不知奇先生对此有何解释？

更严重的是自邓公仙逝，现政权正日益背离他的方针，在北约轰炸新南盟后和战犯米洛塞维奇穿连裆裤，代南保管在美国被冻结的财产，甚至有可能一度将老米藏在使馆中，这才导致老美去炸馆 （根据美国报纸转载的英国《卫报》独家新闻）。这难道还是“不当头”？

> 四，把常态说成邪恶再来骂，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什么样的准备都得作，国防准备是重要的一环。外交上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有唱白脸的，也得有唱红脸的。比如美国的核弹是世界上最多的，足够摧毁全世界，而且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情况下多次放风要用核弹，而解密的文件显示，他们并不是威胁而已，而是在扎扎实实地考虑各种方案，只是最后被否决了而已。前些时还有消息，说美国准备用一两千枚核弹对准中国。比起这些，中国的那20几枚核弹算得了什么呢？而且中国是唯一公开承诺不道先使核武器的国家。可芦笛却以中国的核准备作为罪证，这实在是很站不住脚的。
>
> “但愿”各位的叫好是“出于善良”的情绪激动，以致无法理性地作出判断。

这段话，说明先生似乎根本没看懂我那篇文章的主旨，把我的担心当成了“骂”。一个国家当然需要国防，不过中国毫无必要去主动与老美为敌。这么干只会毁灭自己。我那篇文章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中国得救的希望，在于维持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因为文明世界是咱们资金、技术、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来源。自己主动去切断那个脐带，瘐毙的不是母体而是婴儿。中美的纠葛，基本上是意识形态上的争吵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只要我们扔掉那个意识形态僵尸，逐步实行西方的先进社会制度，中美关系立刻便会柳暗花明，那据说是对着中国的导弹也就用不着对着咱们了。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舍此不由，却只是因为统治集团怕党天下不保，全民族便陪上去和世界第一强国顶牛。就算人家不来打你，军备竞赛拖也拖死了咱们这匹外强中干的瘦牛，前苏联就是例子，奇先生难道没看见？

最后希望以后奇先生和其他有类似态度的同志先看明白本人的文章再加以批驳，谢谢！

2001年9月18日

问世间，德是何物？

作博士后时有幸结识了一位名教授。早在上大学时，我就在教科书上学习过他的理论，无限崇拜敬仰热爱忠于这位伟大导师拎袖痛甩剁手。等到聊起闲天来，我却无任惊奇地发现老头竟然是个天真善良的小孩子。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这世上之所以有如此多的麻烦，完全是因为不同文明的人以为自己的文明是最优越的，想把它强加到别人头上去。据他说，白种人当年殖民五洲，就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最优秀，想用这套去改造他们认为落后的民族；而德国之所以要打两次世界大战，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自以为是“主子种族”，想统治全世界。因此，世界历史上的一切麻烦，全出于当事人一念之差。如果大家放弃了这种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别人的优秀的错觉，那就立臻太平盛世。

如此幼稚的话，竟然会从一个成年人、而且是科学界耆宿的嘴里说出来，简直让我没法相信。好在西方不兴论资排辈。于是我这无名小辈便叫着他的小名，和他开始舌战。我告诉他：无论是老牌殖民者还是德国鬼子，驱使他们到处去打仗的根本动机是利益的诱惑，并非只是个信念问题。他的天真，让我实在无话可说。

这大概是老头一生中第一次被人说成是“naive” （天真），他激动起来，然而仍然风度翩翩地和我展开激辩。争了半天，他说空口无凭，第二天让我看铁的证据。第一个回合于是结束。我想他也就是说说而已。没承想次日他真的抱了一摞古色古香的精装书来，都是德国人在一战前写的。他打开书，找到事前做好记号的地方，边念边翻译成英文，以证明德国人就是认为他们是主子种族，理当统治世界。我不懂德文，听他念的倒也抑扬顿挫，十分悦耳，对他翻译的忠实程度也毫不怀疑——谁会怀疑一个天真而认真的大孩子撒谎呢？

老头又念又翻，一段又一段，一本又一本，最后把书放在桌上，得意地看看我，却懊丧地发现我无动于衷。我告诉他：德国人之所以要发明那些荒谬理

论，最根本的动机还是追求利益，那些语录不过是肮脏利欲的理论包装而已。他以为那是终极原因，是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

老头当然不会听我的。我俩吵了半天，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他懊丧地说："我没法说服你，你讲的那套完全是马列主义，官方的propaganda（注：此词似乎不等于咱们的"宣传"，指的是欺骗宣传）。"

我说："我不是马列主义者，不过我坚定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马列主义说的就是真理。Propaganda也可以是真理，是不是？"

说到这一步，就再没讨论赖以进行的共同立场了。老头只好鸣金收兵，无限懊丧地摇了白发苍苍的头，对着我这死不悔改的邪教徒叹了口气。

发现自己在本行以外比著名的科学家高明，着实让我得意了一阵。然而过后，我不断地反刍这次辩论，不断地问自己：在中国，恐怕连在初中生中里都找不到像老头那样天真的人，然而这对于咱们这个民族来说，到底是幸还是不幸？

在《毒眼》中我说过，列宁主义的基本假定，就是"人性恶"，超阶级的道德和良知根本就不存在，在阶级社会中，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都是阶级利益。凡符合某个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事，在那个阶级看来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相反，所以对于无产阶级是道德的事，在资产阶级眼中就是不道德的。

对这个道理的详细论证，已经由林思云先生《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给出了。在我看来，那篇文章似乎只是重复了咱们从幼儿园起就让人提着脖子往里填的货色。这说来也不奇怪，一个人要想摆脱自幼接受的那套思维方式，真是谈何容易！这一点，看看图雅的某些杂文便可一目了然。

当然不能说这种理论一点真理都没有。如果马列主义全是谎话，它在世上也就不会有过这么多的信徒。该主义的特点，在于它抓住了某些现象加以夸大，提升出一个"普遍真理"，为人们对真实世界的理解提供一种貌似有理、容易把握、而又极度偏激的超简化图景，因此它对幼稚的民族或人群特别有感召力。

其实，一个成熟的人，只要有在那种制度下生活过的第一手经验，立刻就能看出这种道义观是颠覆一切文明社会的高效炸药。它最明显、最直接的社会效果，就是导致全民道德的沦丧。如果我们否定有一个超越于阶级之上的行为

规范，强调道德对于某个阶级利益（在林先生那儿变成了民族利益）的附着，强调道德准则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性，如果我们将这种理论推到底，就只能得出“道德只是掩盖巧取豪夺的遮羞布”的必然结论。这种理论成为国教多年之后，国家便必然要变成每个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的那个丧德之邦。

因此，说到底，“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不过是把“这个世上只有强权，没有公理”（注：这儿所谓“公理”，说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一切民族、一切阶级的普遍的道德准则）的赤裸裸表述，改成了一个文绉绉的“文学绕口令”而已。遗憾的是，国人中颇多这种绕口令的爱好者。最近李希光志士提出要重新定义“恐怖主义”，无非也就是“他们的恐怖主义≠我们的恐怖主义”。这种理论，与世上有剥削就认为应该偷盗抢劫的“理论”在本质上并无不同，本来应该只有反社会分子鼓吹，却居然会从咱们的知识分子嘴中说出来，实在是让人遗憾。

然而这世上真的就是只有强权，没有公理么？世上当然有强权，只有那位善良天真如孩童的老教授，才会以为“这世上只有信念，没有利欲。只有公理，没有强权。”但是如果我们走到另一个极端去，因为满目尽是强权，就否定了世上有公理这种东西，则比那位老教授要糟到不可胜计。

这道理是明摆着的：老教授的糊涂，是善良的糊涂，而否定公理存在的糊涂，是邪恶的糊涂。如果一个社会尽是老教授那样的人，那个国家就庶几近于君子国。而如果人人奉行“他们的正义≠我们的正义”的教义，那个社会就只能是一个邪恶群体。极而言之，如果大家都相信“警察和失主的正义≠窃贼和强盗的正义”，这世上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最起码的文明社会，大家还是趁早卷铺盖，回到老祖宗钻出来的丛林中去是正经。

也许，咱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剧，是没有老教授那样善良而糊涂的理想主义者，有的只是太多太多的聪明人。

如今世上一件颇有讽刺意味的事，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合流。在欧洲，凡是新纳粹运动猖獗之处，多是前共产国家，这并非偶合。这两种反文明的意识形态有共同基础，那就是认为世上只有强权而无公理，崇拜暴力而否定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不管是西方的版本，还是咱们老祖宗孟子同志的民本主义，都是缔结一切文明社会的纽带。它虽不是什么自然科学的定律，只能算

是个社会契约式的公设，但人类如果要想文明地活下去，就得采用这个公设。推翻它就是打掉一切文明的墙基。这里没有什么“他们”“我们”之说，除非你认为“他们”死得越多越好，为此目的，就是把“我们”的性命搭进去也是“正义”的。这种杀人理论在文革中有过大规模的血腥实践，似乎再无在此批判的必要。

也许，两种外表不同的国教内里如出一辙，就是网上竟有这么多的爱国志士忘记国仇、忘了那成千上万倒在日本皇军屠刀下的无数同胞、出来为林文喝彩的原因。某些中国人竟然忘恩负义到谴责当年救“我们”于水火的盟国，赞美“他们”神风突击队的“英雄”，真不知道那上千万倒在中华大地上的英灵泉下有知，听见这些不肖子孙的爱国言论，会有何感想！

这里想请教林先生：你说“他们的正义不是我们的正义”时，那个“他们”似乎不但指今天的美国，也包括二战时的美国。倘如此，“我们”又是指谁呢？如果是指日本，我倒是能理解这句话，因为受害人和执法者的正义常为罪犯否认。但如果也同时指中国，则我就怎么也不懂了：莫非中日当时是盟国？如果那“我们”指的是日本，“他们”指的是美国和中国，那你是不是说，咱们当年和美国结盟，竟是与魔鬼联姻，去压迫正义的天使？

林文中为日军翻案、谴责美军的那些说道，似乎不是什么新鲜货。日本军国主义余孽一直这么在说。唯一的区别，就是过去林先生是转述人家的观点，这次是作为自己的一家之言而已。这些说道，其实不必用文学手法娓娓道来，几句话就能说清楚：日本人在二战中干的事，无非是抄袭老牌殖民者如英法干过的那套。可英法干了是英雄，日本人干了就是罪犯，这里难道有什么公理可言？难道不是种族歧视？难道不是成王败寇？日本和美国打起来，完全是老美的错。用原子弹滥炸平民的老美是英雄，偷袭珍珠港军舰的日军反倒成了罪犯，世上难道还有比这不公平的事？他们的正义，当然不是我们的正义。如果我们战胜了，那是非就完全颠倒过来了，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正义”二字的虚伪？

这个问题，我过去和林先生辩论过，实在是懒得再说。谁也不否认日本是学英法殖民者的样，不过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没有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的约束，这后起之秀干出来的暴行让老牌殖民者骑火箭也追不上。关于这一

点，请林先生去读读李光耀的回忆录，看看那些既被英国人也被日本人统治过的国家的人民的体会如何。

英法统治世界几近一个世纪，到处攻城掠地，建立帝国，掠夺殖民地资源，当然犯下了许多罪行。但这儿首先有一个质的区别：人家从来没搞过奥斯威辛，从来没搞过三光，从来没搞过南京大屠杀，从来没搞过细菌战。正如我在《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中说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把两面刃。一方面，它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灾难，另一方面，它也带来先进的文明和价值观。这个事实，就连西方过去那些谴责帝国主义最力的自由知识分子们现在也承认了。而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给交战国带去的只有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atrocities。就是为此，国际上才设立了战犯审判法庭，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二次世界大战当然是正义战胜邪恶，日本和德国不仅是战败国，更是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桩上的战争罪犯。同为轴心国的意大利没犯过德日两国那样的罪行，也就相应得到了宽大处理。光这一事实就证明了二战并不是成王败寇的弱肉强食。林先生如果想推翻这一历史的铁案，恐怕也得证明英美中也干过类似德日干过的事，或者一个由德日领导的世界要比今天的世界更人道。他如果有胆量正视起码的事实就不能否认，所有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加在一起，也不及日本那个正义天使的万分之一。当年他们日本人平白无故地打上门来，将我们沉入无边血海，美国人路见不平，慷慨伸出援手，与他们日本人展开殊死搏斗，对我们中国人如此深恩，不啻再造！每个稍有天良的中国人都不能忘记这个事实。这个事实不是伟光正欺骗宣传捏造出来的，是从小父母告诉我的，并为我日后的大量阅读证实。

林先生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是日本奋起抗暴，可惜他忘记了介绍美国“压迫”日本的史实。1940年，美国对日本实行部分禁运、1941年实行全面禁运，解禁条件是日本停止对中国的侵略，从中国撤出，恢复9．18 事变前的状态。在日本人看来，这当然是蛮不讲理的压迫，是“他们的正义”而不是“我们的正义”，所以“有压迫就要有反抗”，去偷袭珍珠港就是正义的复仇。不过在我看来，这禁运也者，无非是禁止国内的商人和日本人作生意。要说压迫，似乎是老美的政府压迫本国商人，要反抗好像也是他们的事。日本不过是美国的贸易对象而已。“他们”不和“我们”做买卖就是压迫“我们”，“我们”就

要反抗，就要去炸“他们”的太平洋舰队，这种“我们的正义”，我实在是搞勿灵清是怎么回事，看起来倒真像他们强盗的逻辑。

老牌殖民者和日本这后起之臭的又一个质的区别，是西方人知道忏悔，而日本人不知道。在我访问英国期间，曾和许多英国学者谈到过中英历史上的纠葛。有很多次是人家主动跟我谈起的，一开口就谴责鸦片战争，说那开了武装贩毒的先河，是他们民族的奇耻大辱。请注意，人家可不是战败国，国家元首更没给抓到国际法庭上去作被告，根本就没有作这种忏悔的压力。而且鸦片战争和日本人干的那些事比起来，真可说是九牛一毛。老芦没去过日本，不知道日本学者是否也有这种精神。不过我遇到过的日本访问学者从来就没谁说过这样的话。从林先生的文章里看得出来，日本人至今还在把自己看成是“被压迫者”，想来受苦受难的牺牲者没什么必要忏悔吧。

在《决不忏悔》中，我说：

> “道歉不是一个空洞的姿态，而是承认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过、而且还会有许许多多的血污、肮脏和丑恶，但毕竟有人道、正义和公理在。
>
> “‘于无声处听惊雷’，日本人顽固地拒绝向被他们杀害、强奸、掠夺、残害的千百万中国人民道歉悔罪，而且甚至将个别这样作的老兵送上法庭，比惊雷还响亮地向世界宣告了这个民族的毫无知耻之心。”

如今林先生的这篇文章，为这段话做了最详尽的注脚。受英美影响的留学人员成了人道主义者，而受日本影响的林先生则写出那样的文章。从这当中，似乎倒的确可以看出“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只不过那两个人称代词在这儿好像当作“文明”和“野蛮”解。日本人的成功，看来主要还是物质文明上的。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这个前现代化国家记取。

为了证明“我们的正义”不是“他们的正义”，林先生不惜使用了远东军事法庭上为战犯们辩护的律师们没有使用过、也决不会使用的诡辩手法。据说，偷袭珍珠港的日军炸的是军事目标，而轰炸东京的美军是滥炸平民百姓，前者高尚，后者卑鄙。这说法听来倒也振振有词，可惜林先生忘记了以下事实：

第一，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军事目标是因，东京挨炸是果。日本不去发动侵略战争，自己的平民也就不会有伤亡，因此，说到底，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自己害死了他们的平民。倒果为因，抹杀日本平民被杀的根本原因，把侵略者说

成是受害人，把反击侵略者的受害人说成是施暴者，这种“我们的正义”背后藏着的对人类理性和良知的嘲笑和侮辱，老芦自长眼睫毛来还没见过。

第二，日本是二战中首创滥炸平民先例的国家。远在抗战爆发前的淞沪抗战中，日机就滥炸了上海闸北，在七七事变后更是滥炸毫无空防的中国内地城市。在这点上，日本人比德国人都不如。老德在二战起后，开头的轰炸仅限于军事目标。后来德国空军夜袭英国时，有架轰炸机判断目标失误，误炸了伦敦，引起英国大规模报复，轰炸了柏林，这才使双方的轰炸升级到民事目标上去。

第三，既然是偷袭，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必须把所有的打击力量都放在对方的军事目标上，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反击能力，保证自己此后能为所欲为。因此，日人偷袭珍珠港时将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在轰炸太平洋舰队上，不是什么仁慈，而是侵略战争决定了的军事需要。只有白痴，才会以轰炸对方的民事目标的方式去挑起与一个强国的战争。到战争后期，美国牢牢掌握了制空权与制海权，日本人只有挨炸的份。就算力量对比反过来，当时的飞机也没本事飞到美洲大陆去滥炸美国的民事目标。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但凡力所能及，日本人什么残酷的事干不出来？要知道这一点，请林先生去看看虎口余生的英国战俘写的回忆录，看看日军是怎样滥杀和虐待战俘，又有多少人毁灭在修筑缅甸的“死亡之路”上。

为了结束战争，老美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这事一直让日本人抓住，拿来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这种无耻的说法，就连我们的政府当年也随声附和，实在是中国人的耻辱。持这种态度的人忘记了几个事实：首先，日本人挨原子弹是自作孽，不可活——你不先去打人家，后来怎么会有这种事？其次，倒在中古发明出来的原始的“大和魂”下的无辜的中国平民和战俘，不知要比死在先进武器原子弹下的人要多多少倍。只是“我们”的人死了就是白死，从此被同胞遗忘，连个准确的数目都说不上来。“他们”的人死了就嚷得全世界皆知，嚷了56年还没完没了。这种“我们”和“他们”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倒真是“我们”洗不去的耻辱。第三，日本是首创细菌战的无耻国家。连这种事都干得出来，请问世上还有什么事是他们干不出来的？如果是他们而不是老美发明了原子弹，就算没本事扔到美国去，重庆和昆明肯定是要扔的。最后，原子弹在结束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救了全日本人民。日本政府虽然野

蛮，却还没有野蛮到中国政府的地步，还知道拿自己的人民的性命当回事。原子弹显示出来的空前的杀伤力吓坏了天皇。他这才决定绕过军方，直接上电台去作全国广播，宣布投降。日本人从来没有投降的传统，在美军攻下南洋诸岛时，全体军民总是“全员玉碎”，不是切腹就是蹈海。在战争后期，军方一直在鼓吹和计划“竹枪防御”、“一亿玉碎”。如果不动用原子弹，日本不是战至最后一人，就是全国自杀。这一点已成国际学者的共识。因此，使用原子弹不仅救了大量盟军士兵的性命，而且救了无数日本人的性命。日本人拿这事作文章，只说明这个卑鄙下流无耻龌龊肮脏只配千刀万剐的下三滥民族的忘恩负义！说起来，老美真是不该扔那玩意，能让这地球上少了一个最最最最无耻下贱不要脸不知好歹毫无心肝疯狂嗜血背恩反噬的禽兽民族，再牺牲些盟国的军民也是值得的！这才是“我们的正义”！

写到这里激动起来，情难自已地写下了最后这段丧失理性的话。不过，明知是错，我也不想删去，目的是想让林先生看看，这段话正是“我们”中国人应用“他们”日本人的那个正义观得出的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我想，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大概都能看出这种观念的荒谬与危险，哪怕就是“他们”阵营中的人也罢。

很明显，林先生的这种“相对正义”观，实质是“无正义观”，连人类最起码的是非观都不承认。这本是个常识问题，在这上头花时间争论，实在是今日中国人的悲哀。

连古人都知道，人类要组成社会共同生活，就得在成员中达成共识，对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定下一个不因人而异的统一的是非标准来。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谁先动手打人谁就没理，挨打者有权自卫还击，哪怕把对方打死了，也只是防卫过度，不是蓄意杀人。

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谁先动手谁没理，挨打一方有权还击，因为反击不光是复仇，更是保卫自己。既然是战争，就很难避免反击过度的事。挨打一方总是倾向于“宜将剩勇追穷寇”，生怕除恶不尽，让对方喘息之气后卷土重来。打到后来双方让仇恨迷住了心窍，就什么事都干出来了。因此，就是正义的一方也常常犯下暴行。二战中盟军用凝固汽油弹滥炸德国汉堡，大火延烧数日，无数平民死难。更恶劣的是滥炸德累斯顿。该城本是德国的文化名城，一如英国的牛津、剑桥，日本的京都、奈良（顺便说一句，据我所知，是中国学

者劝阻了对东方文化一窍不通的美军轰炸日本这两个城市。“解放”前中国学者的襟怀，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党文化养大的后辈愧死！）。盟军原来一直没有轰炸该城，德国人也认定该城不会被炸，不但毫未设下防空力量，而且大量难民都跑到那儿去躲避空袭。不料盟军最后却大举轰炸该城，不仅让无数古建筑、艺术品等无价之珍灰飞烟灭，而且使大量无辜平民冤枉丧生。这两件事一直沉重地压在盟国知识分子们的良心上，本人看过的西方出的谈二战的书籍、电视文献片等，无不同声谴责这两桩战争罪行。

此外，苏军在打出国境后，一路抢掠奸淫，连波兰、南斯拉夫这些国家都不放过，进入德国境内尤甚。这些罪行也一直为西方谴责，只是从未见过俄国人出来说句话。

正义一方犯的罪行当然要谴责，而且要引以为将来的鉴戒，但不能因为正义一方也干出邪恶的事来，就索性连起码的是非都一笔抹杀。和日本人完全不同，大多数德国人并不因为盟军这些暴行就认为自己是受害人。在德国期间，我发现，和德国学者谈起二战是最不礼貌的事，因为那会使对方无比难堪。在内心深处，人家将元首和他的狂热追随者们干出来的好事当成了全民族的滔天大罪和洗不掉的耻辱。

在《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中，我说：

> “凡是战争，就有暴行，正义一方也不例外，因为谁也无法戴着丝绒手套杀人。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屠杀平民的记录，但国际学者一致同意它缩短了战争，使更多的人特别是日本人民免于死亡。美国在韩战期间轰炸北韩水库大坝，使大量无辜平民尽为鱼鳖，但战争制止了北韩和中国的侵略，使南韩今天变成繁荣富强的国家，使半数朝鲜人民免成饿殍。美国在越南撒下‘橙色剂’，毁掉了数千亩热带丛林，制造了大批畸胎，但越战的正义性已经为遍布全球的越南船民与发生在柬埔寨的大屠杀证明。以中国军队的某些暴行，甚至用花园口炸堤来否定抗战的正义性是站不住脚的，这些灾难与侵略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是日寇的侵略引出来的。”

因此，全面说来，判断是非，不仅得看谁是侵略者，谁是自卫者，还得看双方行为的客观效果。在这里，所谓“动机”是无足轻重的。我过去和人争论

时就说过：历史不问动机，历史只看效果。伟大领袖发动大跃进是为了国家强大，但不能因此就说那不是一桩害死了几千万人民的空前罪行。

令人惊奇的是，林先生不接受人类普遍的善恶感和是非观，却独辟蹊径，以“内心的纯洁”和勇气来作为判断标准。因为神风突击队员的壮烈捐躯、劫机撞楼者视死如归，他就竟然把这些人和好来坞电影上的英雄等同起来，将这些罪犯说成是“为人类献身的英雄”！林先生居然会看不见，那个英雄撞的是无生命的陨石，舍的是自己之身，救的是全人类，而神风突击队员虽然勇敢，献身的却是法西斯杀人越货、征服世界的事业。至于恐怖分子分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是去救人，而是去杀人，为此不但强迫同机乘客和自己一起去死，而且杀害了六千多与中东纠葛毫无相干的无辜平民，是双重的犯罪。文明人决不会问出他们和为人类献身的英雄“难道又有什么区别吗”的问题来。我真想知道，如果林先生坐在那张飞机上，在飞机撞上大楼前的那一瞬间，看着大楼里那一张张因极度恐惧而扭曲的绝望的脸，他是否还看不出那个区别，还要由衷地赞美那些“为人类献身的英雄”？

论动机的“纯洁”，大概谁也比不上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军中那些狂热的志士们，然而就是这些“纯洁”的罪犯虔诚相信日耳曼人是世上最优秀的主子种族，为了实现元首的伟大理想，把几百万犹太人送进焚尸炉，甚至秘密处死害了精神病或智障的日耳曼同胞，一边“纯洁”地杀人，一边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净化人类。一种教义越邪恶，信仰它的人越狂热、越虔诚、越愿意无私舍身殉教，带给人类的灾难也就越大。这本是被从纳粹党卫军、日本少壮军人直到中国红卫兵反复揭示了的真理，殊不知林先生在21世纪还会来搞犯罪行为的“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地赞扬神风突击队员那些瘟神！

论勇敢，西方经常有些罪犯跑到学校或其他公共场所去，用枪把能打死的人全打死然后吞枪自杀。莫非这些人在林先生眼中也是“为人类献身的英雄”？林先生在日本，不妨去和奥姆真理教的受害者们宣讲一番“我们的正义”。

林先生盛赞英雄本·拉登，将其称为保卫祖国的英雄。这似乎只说明了他放弃了“言必有据”的原则去信口开海。他在中东开挖的海，网友已经指出了一角。限于篇幅，这里只随便说说拉登。

此公原是中情局组织的在阿富汗打俄国人的“国际纵队”英雄。后来和老美闹翻，与阿以冲突并无直接关系。苏联垮后，冷战结束。老美对阿富汗失去兴趣，将旧盟友巴基斯坦和它庇护下的“国际纵队”弃之如敝屐（过河拆桥，抛弃盟友是老美一贯的毛病，尼克松总统曾多次抨击过。所以说起来，在这事上老美也有一定责任）。拉登被主子抛弃，对老美无比失望。但他最后和老美翻脸，主要还是海湾战争。据说此事根本改变了他这个人。在他眼中，老美是西方邪恶势力的代表，用电视、电影、麦当劳、可口可乐这些糖衣炮弹去腐蚀伊斯兰文明，而一切接纳西方文化的阿拉伯国家都是叛教者。很明显，他这套和霍梅尼的原教旨主义很相似，时至21世纪还主张国家倒退到中世纪时代去。为了用“圣战”抵抗现代文明这个纯洁目的，他成了国际恐怖组织的魁首，先后策划指挥过93年发生的纽约世贸中心爆炸案、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和索马里的一系列恐怖活动。因为证据落在老美手里，老美曾用巡航导弹攻击过他在阿富汗的秘密基地。

拉登不仅是因企图颠覆祖国政府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叛徒，而且是叛教者。他曾明令手下的恐怖主义英雄们只管杀美国人，不管是军人还是百姓都不必区分。因此，他直接违犯了伊斯兰教义。伊斯兰教中一条重要教义是主张“圣战”，但先知穆罕默德为这圣战作出了一系列严格而详尽的人道规定。他不许杀死妇女、老人、伤员、俘虏和平民，不许毁坏财产，甚至连树都不许砍。所以，把拉登这样一个伊斯兰教叛徒领导的恐怖活动，称为保卫伊斯兰文明的圣战，是对伊斯兰教及其创立者穆罕默德的侮辱。911 事件发生后，世界各地的穆民（包括拉登的同父异母兄弟）和许多伊斯兰教国家政府都出来谴责，林先生这个非穆民倒出来大唱英雄主义赞歌，连“恐怖主义分子”这个称号都不许别人用，据说用了就是为“主子的正义”摇旗呐喊的奴才！这种“奴隶的正义”，在我看来倒是货真价实的罪犯的“正义”。

我早就从林先生过去的文章中看出，在内心深处，他其实笃信青少年时代被人家强行塞进大脑去的布尔什特主义（bullshitism）。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爱信奉什么主义，是个人的神圣权利。这次真正让我震惊的，是用最卑鄙的手段滥杀无辜的罪犯在他眼中竟然成了“为人类献身的英雄”，说明将人类分为只能拼个你死我活的“主子”和“奴隶”两大阶级的邪教，可以让咱们的良知

堕落到何等地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先生此文极有价值，因为它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咱们的“毒眼”是怎么装上去的。

咱们当年接受的那套教育，其实是教唆你怎样从世上的一切行动中看出邪恶的动机来。据说，在布尔什特统治之前，人类的一切文明活动背后都藏着不可告人的卑劣动机。“主子阶级”无论干出来什么事，一律都是唯利是图的罪恶活动，就连林肯解放黑奴也决非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为了给北方资本家解决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历史上唯一的好人除了布尔什特们，便是义和团之类杀人越货的匪徒。就连这些好同志也并非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自动变好，是给主子们的压迫逼迫出来的。无产阶级立志解放全人类，并不是全人类值得解放，而是非此不足以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罢了。就连这种最高理想，也是建立在一种策略考虑上，别的事也就不必谈了。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俄国进口来的邪恶国教，使全国人民都成了只看得见利的小人。在我们心目中，世上只有和我们一样的伪君子，真小人。举凡世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第一本能就是看见伪君子们肚子里的男盗女娼。如果谁不接受这种“唯利主义”世界观，立刻就要被人讥笑为天真或愚蠢。

这种唯利主义世界观当然有一眼眼道理，逐利毕竟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动机。除此之外，人性中还有许多邪恶因素，诸如贪婪、嫉妒、仇恨和潜在的杀人破坏欲等等。正因为人性中有这一面，世上才会有没完没了的战争和各种各样的罪行。

但遗憾的是咱们却忽略了人性中高尚的那一面，而正是这一面才推动了人类的进化，决定了人类能有个光明的前途。人类和动物不同，有善恶观和正义感。在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上，这种善恶观和正义感起的作用决不下牟利欲。就是从这儿滋生出一系列的先进价值观念诸如自由、民主、人权，就是这些观念驱使志士们献身于从解放黑奴到谴责和防止侵略的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正义事业中。这些努力当然无法防止战争，甚至也不能消除战争造成的灾难。但几千年来，志士仁人们一直在前仆后继地设法缩小这些灾难。就是为此，文明世界才有了一系列优待战俘、禁止生物战、化学战等人道公约。

否认人性的这个光明面，把古人和现代西方国家的一切行为统统谴责为唯利是图的罪恶，把一切人类进步都说成是奴隶反抗斗争的结果，是对复杂的人

类生活的超简化式的歪曲。它根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战胜国的知识分子们要谴责盟军当年犯下的战争罪行，不能解释英国学者们为什么要向我谴责鸦片战争，不能解释美国为什么要在1957年压英法从埃及撤兵，也不能解释老美为什么要向索马里派兵，更不能解释北约为什么要把自己卷进南斯拉夫那个欧洲的火药桶里去，而斯拉夫国家捷克总统为什么还要出来盛赞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道义而进行的战争。

如今网民们大义凛然地谴责老美即将向阿富汗采取的军事行动，把那说成是老美侵略占领全世界的战略意图之一。我也不赞成老美对阿富汗发动常规战争，但这些人的说道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他们忘了或根本不知道，老美如果真想控制那个地方，当初苏联垮杆后趁虚而入就行了。真要那样干了，他们如今也用不着去打拉登了。“毒眼”让国人把老美虚构成一个无恶不作的世界霸主（林先生的所谓“主子”），却又说不出世上有哪个国家是人家的殖民地，有哪国政府是“满洲国”式的傀儡政权，这其中反映出来的普遍智力和道德的双重堕落的严重程度，实在是让人伤心！

人类活动的动机是无比复杂的。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老教授，大多数正常人都是既喻于义，又喻于利的普通同志。哪怕是亚圣孟子，也不曾因为提倡吃“熊掌”（仁义）而否定了“鱼”（利益）的存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让人们在符合道义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便舍鱼而取熊掌。这就是孟子同志传下来的正义观，也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共识。二战以来西方国家的活动，基本上做到了熊掌和鱼的统一。英美抗击纳粹和日本，当然首先是因为德日称霸世界的野心威胁到了他们的国家利益，但同时也因为丘吉尔、罗斯福看到了“他们的正义”中隐含的和直露的反文明的邪恶。联合国军打海湾战争，保证西方能源不被萨达姆独占当然是主要动机，但制裁侵略的考虑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我们因为这些活动中有利害考虑的因素在内就否定了它们的正义性，迟早得像林先生那样去讴歌神风突击队和杀人不眨眼的罪犯，再往下堕落一尺，咱们就得去写《奥斯维辛赞》、《“三光”颂》、《记731部队那些纯洁的天使们》、《看我们的正义如何粉碎他们的正义——记神勇皇军攻克支那国都》了。

2001年9月21-23日

我们的过错和他们的过错

911 事件暴露了第三世界中许多人对美国的仇恨。某些中东痞子国家不必说，在咱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也有许多人为数千无辜平民死难而欢欣雀跃。就连以敢于反潮流著称的网上写手林思云先生，也先后推出了《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以及《穿草鞋的文明和穿皮鞋的文明》等雄文，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证明“造反有理”和美帝国主义的罪有应得。这些同志似乎没有认识到，真实的老美和他们心目中的那个野心狼相距十万八千里，在许多情况下，老美其实是好心不得好报。

一、老美并不是世界霸主

在许多国人心目中，老美就是世界霸主，是想吃小羊儿的大灰狼。可惜这些同志却忘了，如今这世上就没有一个国家是老美的殖民地，也没有哪个政府是被老美控制的傀儡政权。二战以来，老美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入侵哪个国家。相反，二战以来，老美在世界上一直代表先进的、文明的势力，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做出了无从估量的巨大贡献。

先说二战。美国参战，对文明世界战胜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邪恶政权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方面，中国特别欠老美的情。稍有良心的人都得承认，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内陆大部分领土，包括所有的沿海发达地区都已沦陷。当时中国伤亡惨重，国脉如丝，在国际上孤独无援，濒临绝境。此时幸亏美国干涉，压日本退出中国全境，才导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老美这么做，固然主要是因为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侵犯到他们自身的利益，但也是出于人家从国父们那儿一代代传下来的信念。更重要的是，老美的行动在客观上起到了助弱抗强、打抱不平的作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大后方人民欣喜若狂，如同绝处逢生，其后又对来华助战的美军人员充满了感激之心，以致“老美顶好”成了当时的童谣。不意后世竟有不肖子孙，因

为老美有自身的利害考虑就否定人家参战的正义性，甚至把老美当成比日本还坏的魔鬼！这种忘恩负义的颠倒思维方式，真不知道泉下的父祖辈得知会怎么想。

二战以后也是这样。抗共援韩和抗共援越都是应人家政府的邀请，为了抵抗东风吹、战鼓擂而干出来的有义无利的“蠢”事。老美死人流血，从虎口中救下了南韩，却并没有把它变成殖民地。今日的南韩比起北韩来如同天堂比地狱。在南越老美给打败了，其结果是太平洋里漂满了越南船民，几乎半数柬埔寨人民进了万人冢。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谁是正义的一方。

海湾战争是联合国军打的，老美不过是其中的主力。战争的结果是解放了为侵略者萨达姆吞并的科威特，防止世界上的大部分能源落在一个痞子国家手里。老美流血流汗，并没有为自己挣来一个州，只是做了大家都沾光的好事而已——如果主要能源让伊拉克垄断起来，油价高涨，势必要导致70年代那样的能源危机，引起全世界物价疯涨，受害的决不仅仅是美国一国。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乱提油价，造成世界能源危机，当时的中国政府出来欢呼，最后才发现，由此引起的世界物价全面上涨损害到中东产油国之外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就连中国也不例外。

轰炸新南盟完全是人道主义的救援行动，目的是压下那儿的种族之间的大屠杀。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南斯拉夫是多民族聚居的著名的巴尔干火药桶，种族冲突曾经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前南斯拉夫的种族间战争让欧洲国家辗转不安，生怕家门口的地雷爆炸再次引出大祸来。而且，“血浓于水”的原理永远成立。看着白人邻居突然自相残杀，在欧洲国家人民心目中引起来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要远远超过旁观天涯海角的黄人或黑人的类似惨剧。更何况难民已经遍布西欧，从科索沃跑出来的阿族难民简直就挤满了意大利。在这种情况下，北约国家才恭请老美大哥上阵去拉架。隔着个大洋，老美本来可以如元龙高卧，哪怕是牛顶死马、马踢死牛也和他们毫不相干，所以对此事毫不如英国小兄弟那么热心。轰炸当然炸死了一些无辜平民，但如果不让老米缩手，无辜平民不知要死出多少倍去。干这事，除了拯救了大量的塞族和阿族人民，无论是老美还是北约都没捞到任何好处。硬要从中看出老美的狼子野心来，这眼光似乎也太玄妙了些。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老美对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有过重大贡献。和英法老牌殖民地国家不同，老美作为前殖民地国家，对传统的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作法一向反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首先提出了“住民自决”的原则，提倡宗主国允许殖民地国家投票自己决定是否独立。在此原则指导下，老美在二战后终于让唯一的两块殖民地夏威夷和菲律宾投票决定归宿，结果夏威夷成了美国的一个州，菲律宾成了独立国家。二战快结束时，丘吉尔忙着和斯大林划分欧洲势力范围，美国人对此很反感。战后老英打得财政破产，再也当不了世界霸主，老美趁机压英国放殖民地独立。主要在这种压力下，大英帝国才以空前的速度崩解，成了今天这种列国林立的局面。

老美对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还是他们把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规则强加给了西方世界。二战前，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以邻为壑，高筑关税壁垒，形成恶性竞争，在20年代和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中互相坑害，最终导致希特勒上台，引起世界大战。老美当了西方世界领袖就把这壁垒强行拆除，把他们国内那套自由贸易定成西方的通则。当时所有的西方国家都财政破产，国内不时骚乱，日日生活在斯大林坦克全面入侵的阴影下，全靠马歇尔计划的参汤吊命，当然只有听山姆大叔的，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贸易体，也就是现在咱们要入的那个“世”。从此天下暂时太平，至少迄今为止，二战前那种贸易战还没演出来过。

当然，“人不为利，谁肯早起？”老美干这些事，虽是信念使然，主要还是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一个拆除了关税壁垒的西欧，当然会使老美的商人做梦都要笑醒。但正如历史证明了的，老美干的这件事使西欧迅速从灰烬中站了起来，最后变成了一个和老美竞争的强大经济实体，说明这是欧美两利的，这也是中国现在想入世的原因。

爱国者们可能不知道，民族主义其实不是咱们的传统。直到近代为止，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从来就没有形成过欧洲那样的民族国家。这玩意整个是从欧洲进口来的洋货。如果老美真是我党宣传中的那个世界霸主，按理说，最先咽不下这口恶气的就是欧洲国家。

举例来说，老英统治世界几达百年，民族主义和尚武精神并世无双。当年希特勒横扫欧陆，占领了整个西欧。老英狼狈溃回英伦三岛，财政破产，弹尽粮绝。当时苏联和德国订了和约，差一眼眼就在轴心国的盟约上签字划押。而

孤立主义在美国处压倒地位，老百姓根本就不想去趟欧洲的浑水。任何一个理智的民族，在那种绝望情况下都会放弃抵抗。希特勒私心窃慕英国，根本就没有入侵英国的计划（海狮计划是后来匆匆制订的），想和英国讲和，为此派出副元首赫斯去秘密谈判。殊不知老英就是不低这个头，把赫斯关起来，宣言将战至最后一人。如此强悍的民族，怎么可能甘心乖乖听从老美的指挥棒呢？光从这一点上看，那个“美国霸主”的神话形象就难以成立。

的确，在民族主义发源地欧洲，反美声浪反而最弱。反美声浪最高的，还是原来从无国家观念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绝大多数是二战后才独立的，连个传统国界都没有，现在那笔直的国界是按经纬线画的。然而就是这些国家成了反美尖兵，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许多同志立刻就要说，那还用问，白人的种族歧视嘛。这世界从来就分为主子和奴隶两个世界，主子联合起来压迫奴隶，有什么可奇怪的？

这种“阶级斗争理论”根本无法解释这个事实：过去的主要国际战争全发生在白人国家之间。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都是在欧洲。如果美国真是新时代的霸主，不等第三世界反抗，白人之间立刻就会先打个你死我活。就算是老美国力强大，单个国家无法与之匹敌，那欧盟的综合实力并不亚于老美，平均发达程度或有过之。方今之世，能和老美决一雌雄的还只有欧盟。如果说以前是苏联的威胁使得他们被迫结成同盟，如今苏联已垮，该是出来反抗霸主的压迫之时了。为什么人家不但不反抗，反而不管出了什么事都要把老美推到前头去替他们当警察？

事实是，如今的世界不再是二战前的世界。过去西方国家之所以大打出手，是因为彼此以邻为壑，德国货要拿到大英帝国属下的所有殖民地（占世界领土四分之一）去卖，就得付沉重的关税，想去买原材料也是如此。如今老美推倒了那关税壁垒，整个西方成了个开放世界，原料和产品自由流通，再也不必靠武力去抢了。老美虽是世界领袖，却只有责任，没有特权，更包不了二奶，和“关”里的众兄弟一样凭本事费厄泼赖。这种“霸主”，有谁会去反抗？

因此，硬要说老美是“世界霸主”，起码在西方世界是不成立的。如果同志们懂点逻辑，就得修改那理论，把那头衔转赠给整个西方世界，也就是说，那是一个集体的霸主，发达国家联合欺压不发达国家。因此，咱们反抗世界霸

权，看来得跟整个西方作对才名正言顺，回到毛泽东时代去“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

可惜这个理论还是说不通，因为发达国家并没不准别人进入他们的俱乐部。论不发达，谁也比不上战后的西德和日本，整个国家都给炸回了石器时代。然而如今德国是欧洲实力最强的国家，日本是世上第二经济大国。咱们熟悉的四小龙原来统统是不发达国家（地区），无论是香港还是新加坡都远远比不上旧上海，可照样发达起来了。就说咱们中国，这些年发起来还不是全靠向发达国家开放？改革开放不过搞了二十来年，咱们就变成了世界第五贸易大国。不靠人家“压迫”，同志们家里的大件从哪里来？

更重要的是，这些后起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并不是以牺牲国家主权换来的，韩、新、台没有一个不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举个小小的例子：90年代有个美国青年去新加坡旅游，闲极无聊，破坏了人家的小汽车，当场给人抓住。按当地的严刑重罚，该在背上打六鞭。消息传到美国，举国震惊，总统赶紧跟新加坡领导通话求情。既是总统来讲情，人家卖了点面子，不过只是减半施刑。眼睁睁看着自家的公民受野蛮肉刑，老美那庞然大物就是拿一个人口仅两百万的城市小国毫无办法。

仅此一端就彻底推翻了把世界分为“主子”和“奴隶”两极的荒谬理论。据我所知，新加坡人民好像并没有揭竿而起，去炸老美的大楼，才争来了主权的独立。所以，所谓“世界霸主”的理论，根本就不能成立，完全是凭空编造出来的。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哪个富国强国不许别人发财。第三世界的反美思潮的出现，还得到别的地方去找原因。

其实从欧洲对美国的态度中就不难看出这个原因来。老美和西欧的文明同源，社会制度基本相同，具有同样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观念。因此，老美和他们之间基本没有文明上的冲突。而当老美和不同文明背景下的国家打交道时，麻烦就来了。在我看，这就是老美出力不讨好，好心不得好报的基本原因。换言之，老美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冲突，主要还是一种文明上而不是利害关系上的冲突。在我看来，这种文明上的冲突，双方都有责任。

二、我们的过错

“奴隶”们的过错，是使用猜疑、敌对的眼光去看一种本质上是扩张的先进文明。老美的那套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在许多落后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看来，是一种腐蚀、颠覆他们的固有文明的糖衣炮弹。在这方面，伊朗的例子特别有代表性。

当年老美和伊朗的关系特别好。巴列维国王在老美的影响下采取了开明的西化政策，使国家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但这个现代化过程却触怒了阿訇们，因为这些变化，如妇女解放，不带面罩上街，青年人喝酒抽烟，追求享乐等等，和《可兰经》的原始教义完全抵触。在老美看来，这些变化是时代带来的进步。西方世界本身就背叛了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还像中世纪那样搞政教合一，更没谁原封不动地执行《圣经》上的过时指示（例如摩西曾规定礼拜天不许工作，否则要用乱石活活砸死）。然而在阿訇们看来，这是老美颠覆伊斯兰文明的罪恶阴谋。于是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下的原教旨主义者发动革命，把伊朗一度变成一个以《可兰经》代替现代法律治国的政教合一的古代国家，接着又卷入八年的两伊战争，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大批人民死于战祸。

在某些同志心目中，伊朗革命大概是一曲悲壮的反美英雄史诗，和咱们的义和团也差不多。不同的是当年拳匪百万之众围攻各国使馆几十天，死人无算还是打不下来，人家伊朗的大学生们轻而易举地就攻进了美国使馆，把全部人员押作人质，让老美把巴列维交出来。幸亏老巴及时地病死了，人质才得到释放。因此，伊朗的反美革命的确得到了伟大胜利，只是我实在弄不懂那对普通人民是福还是祸。难道让国家一头栽进无穷的灾难里，为的只不过是把美国佬赶出去，好让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女人都得戴上面罩，不许上学，不许到清真寺去作礼拜（据说世上进过清真寺的唯一女性是去埃及作国事访问的撒切尔夫人），人民没有电影、录像可看，不许饮酒，不能抽烟，更不能喝可乐，小偷们给抓住了就得砍去一只手？何况老美并没有强迫伊朗人民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只是青年人抵抗不了他们带来的糖衣炮弹的诱惑罢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把亲西方的国王推翻后，和老美断交，把国门关起来，去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就完了，何必去违反国际公法，践踏外交豁免权？

说到底，外来文明就算是腐蚀伊斯兰文明的糖衣炮弹，那炮弹似乎也是对着阿訇和富人们的，好像炸不到老百姓头上去——就算全国男人个个都养得起

四个老婆，也找不到那么多的女人来娶，更不用说看不到好来坞电影录像，对苦了一天的穷汉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开怀的事。穷汉们跟着阿訇造美国佬的反，其实是上了他们的当，最后的受害人其实是自己。

从某个角度上来看，中国的反美思潮与此也颇相似。咱们当然没有一群阿訇在那儿管着不许大家喝酒抽烟看老美的电影，可惜有一个政治阿訇阶级讨厌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洋货。他们当然有理由痛恨这些东西，因为引进这些洋玩意最终要导致“亡党亡国”，让他们失去能在其中为所欲为的天堂。但对普通百姓来说，虽说这些玩意的确不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它们好像不是什么引起恐惧的理由，既不会伤害咱们的尊严，也不会损害咱们的切身利益。否则大家又何必一窝蜂地往国外跑，莫非是去找苦吃、找气受不成？台湾人学了老美的样，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也没见人家损失了什么主权或民族尊严，变成了洋主子的奴才，或是全国大乱。既然如此，普通百姓又有什么理由对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如此反感？咱们对老美如此刻骨仇恨，其实也是上了政治阿訇们的当，以为老美对那些人的指责是对民族的侮辱，捍卫他们的私利便是捍卫国家利益，而阿訇们倒行逆施给国家带来的灾难都是鬼子的过错。

可惜，咱们的政治阿訇们忘了解释：既然要抵制洋货，那么俄国货和德国货似乎也该在抵制之列。既然大家现在谁都不相信布尔什特主义，修改一下宪法把那四个坚持去了，再把那个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又有什么不可以的？这样做似乎不存在什么丧失民族尊严的问题，因为那些玩意全是从德国俄国进口来的，并不曾写在《四书五经》上。办这件事也不需要草民百姓掏一分钱，但却能立刻使咱们的国际形象得到大幅度改善，省得让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西方普通人老是以为咱们还是当年那个“共产恶魔”，却不知道咱们如今的社会福利连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都比不上。人家那儿有全民免费医疗和全民免费教育，咱们有什么？还算是什么社会主义？请同志们务必告诉我，这些事为什么就是不能办？它们不就是个徒有虚名的称号吗？难道是贾二爷脖子上那块石头，必须“莫失莫忘，仙寿恒昌”？或者是宝姐姐的金锁，必须“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光从这点上看，就能看出我党是不是他们自吹的三个大婊，而他们代表的“民族主义”又是何等见不得人的东西。

国人猜忌老美的另一个重大心理原因是传统造成的。西方和东方的一个重大差别，是鬼子认为人是不完美的，承认并尊重人性，因此并不讳言“利

益”；东方人则除了孟子这个好同志外，一般都认为只有小人才谈“利”，“利”与“义”似乎是不相容的。所以咱们一听到老美开口闭口“美国的利益”，就一致认定这家伙肯定是想让咱们作亡国奴的野心狼，浑忘了这“利”和“义”完全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换言之，老美的利益也可以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这两者并不见得就是水火不相容的。二次世界大战中，老美的利益也就是中国的利益，所以咱们才结成盟国一起打日本。如今老美的利益也是咱们的利益，所以咱们才筑巢引凤，请人家的资本家来剥削咱们，帮助咱们腾飞。当然，国与国之间也免不得有利害冲突，但纵观大势，我实在看不出西方文明的影响对中国百姓是什么大灾大难。所谓“文明的冲突”，似乎根本不是什么“对抗性矛盾”，根本不会损害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完全没必要用对抗、甚至恐怖主义或战争的手段去解决。

三、他们的过错

老美的过错，是过分热心地向全世界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念。这说来也是人之常情。到落后山村去落户的城里人，总是看不上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嫌人家不讲卫生，一辈子就只洗三次澡：生下来、结婚前、死后各一次，身上的油泥跟穿山甲似的，连皮肤在哪儿都看不见。下乡知青总是有意无意地想去改变人家这种落后的生活方式：劝人家早上起来刷刷牙，饭前便后要洗手，干完活后烧点热水擦擦身…等等。说这些话，当然可以算“资产阶级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不过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动机在里面。但如果你不知进退，讲多了这种话，人家迟早要觉得你这城市佬穷讲究，嫌脏恨穷什么都不满意，看不起咱们乡下人。

中共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和上面这个例子相似。他们在那儿造的孽，有许多是强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弄出来的。说起来，我党的动机还是纯正的：看不上人家求神拜佛“搞迷信活动”，觉得那是受剥削阶级的愚弄，认定人家的风俗习惯野蛮原始，文化落后，不懂科学，等等，等等。为了帮人家“一步进入社会主义”，他们便用暴力去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直到民怨沸腾，各民族离心离德而后快。其实，中共自执政以

来，向少数民族地区倾倒了无数金钱，内地哪个省也不曾受过西藏那样的优待，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花钱买来了仇人。

第三世界人民对老美的敌视，在某种意义上颇类似于少数民族对汉人的敌视。不同之处是中共搞的那套连汉人都吃不消，而老美的态度要比我党温和得多。人家从来也没用暴力去强迫改变哪个落后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演过大会批斗、游街示众、砸庙烧经那些威武雄壮的活剧，靠的是糖衣炮弹——可口可乐、麦当劳加好来坞的大嘴美人计，撒在全世界各地的金钱要比中共撒在西藏的多出不知几万倍。饶是这么着，还是仇人满天下。何也？他们忘了，你跟人家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种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异族怀有猜忌心理是人之常情。哪怕你出于帮助对方的好意，先进民（种）族对落后民（种）族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优越心理，引出来的仇恨要比城乡之间大一万倍。

上面这三个例子，除了范围和程度上的差别外，我看不出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三者都是先进生活方式与落后生活方式的冲突。这种冲突是难以妥协的，总得以一方屈服告终，这便是“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的道理。无论下乡知青的“再教育”如何彻底，没谁会放弃刷牙的习惯，也没谁想去研究不刷牙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同样地，老美的困境，是一种自觉优越先进的文明拒绝理解另一种文明而造成的。换言之，老美的傲慢是娘胎里带出来的。

问题是，下乡知青不想钻研不刷牙的道理没关系，因为他们并不是老乡们的责任保健牙医。哪怕全村人的牙烂光了，也影响不到知青们的铁嘴钢牙上去。而老美的处境可就不一样了。例如上面说的伊朗，人家在巴列维国王时代有大量的投资放在那儿，老巴倒了不仅伊朗人民要倒楣，老美的商人也得大大亏本，这里面的利害是共同的。所以，无论人家不刷牙在老美眼中是何等无道理，他们还是得屏住呼吸，把头探到人家嘴里去看个明白才行。

然而老美就是死也不懂这个道理。抗战时，老美派史迪威将军来华，作中国战区参谋长（司令是蒋介石）。这位仁兄丝毫不懂中国人的口腔卫生习惯，不知道腐败从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马上就被他见所未见的贪污腐败吓得目瞪口呆，又为国军高级将领愚蠢无能，士兵濒于冻馁，导致部队一触即溃而万分颓丧。当由他充任顾问、由廖耀湘率领的赴缅远征军被英国友军抛弃陷于绝境时，他的幻灭达到了顶点。作为一个典型的开拓型的美国人，他实在无法

理解东方人无所作为的消极心态。因此，他想撇开廖耀湘和蒋介石，去训练出一只军队，由他指挥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最优秀的中国士兵（这是他对中国士兵的评价，尽管他对中国的高级军官充满鄙视），和日本人痛痛快快地打一场。这在他完全是职业军人的进取精神使然，但在中国人眼中却犯了大忌。在咱们这块土地上，“拥兵”和“自重”从来是联在一起的。廖耀湘密报了老蒋，老蒋从此便对这个“帝国主义分子”（老蒋自己的话）深恶痛绝。尽管在他的策划下，廖军打回了云南，创下了世界史上孤军完全靠空投补充给养，成功地突出绝境的纪录，老蒋却对他这个参谋长“虚以委蛇”（老蒋原话），言不听计不从，让他的挫折感与日俱增，郁闷欲狂。

就在此时他遇到了好总理。这位不懂东方文化的傻鬼子马上就被人家玩弄于股掌之上。针对他想训练指挥中国士兵和日军血战一场的私衷，好总理居然拍着胸脯说：如果史将军如愿以偿，他愿在将军的麾下作一名普通士兵！于是史将军便去质问老蒋：老美以“租借法案”送来的大量军火为什么不分给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最后他居然去向罗斯福献策，请罗动员老蒋把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因为蒋指挥下的中国军队根本就不打日本人。老罗傻傻地真去跟老蒋说了，逼得老蒋给老罗下最后通牒：立刻撤回老史，否则他就要和日本单独媾和。老罗吓得赶快把老史召回，派魏德迈来接替。

这个例子，再典型不过地说明了两种文明的冲突和老美因为无知表现出来的傲慢：在老史的故乡，军队只是作战的职业队伍，根本不是私人资本。指挥权只和战争相关，与政权毫无关系。然而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你去要老蒋的队伍，便是要人家的命根。更何况你是个非我族类的洋鬼子，就算老蒋愿意，他也没这个胆把权杖交给你。这么干对民族自尊心的打击，比向日本人投降还要严重。而且，老史只想打日本，他却做梦也没想到，到抗战后期，国共两党知道大势已定，谁也不愿再去和日本人拼消耗，大家看的是胜利后摘桃的下一步棋。以老美那种直来直去的思维，来钻东方人的弯弯绕，又岂能不碰壁？

不幸的是史将军并非孤立的个例。老美派到中国来的那些官员，几乎没一个不对国府的独裁、贪污深恶痛绝，没一个不被中共的“廉洁”、“民主”欺骗。这些人回国便实话实说，在国务院乃至整个政界形成强大的舆论。因此，马歇尔调处失败后，美国便撒手不管中国的事。内战危急时蒋宋美龄跑到美国

去秦庭哭师也没要来老美的一分钱。白崇禧将军曾在内战还未爆发时就看出了美国的态度，慨叹老美不懂中国国情，用他们那一套行不通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人和事，结果反而害了中国。这的确是真知灼见。

神州陆沉后，在麦卡锡主义影响下，“丢失中国”便成了历任美国政府必须尽力避免的一种历史罪责。为此老美先后卷进韩战和越战中去。每一次都遇到类似的难题：所扶助的政府实在是腐败无能。为了打赢战争，老美便只有效法当年的史将军，推开东道主，挽挽袖子自己上，甚至干出用政变搞掉南越总统吴庭艳的丑事来。在第三世界人民的心目中，这些行为是不折不扣的世界霸主行径，却不知道老美干出这种事来，实在也有说不出的苦衷。

因此，要化解这文明的冲突，恐怕还得靠双方互相调整。落后一方必须放弃自卑情结造成的“毒眼”，将老美那个野心狼还原为一个喜欢代人刷牙的莽撞知青。先进一方则应处处照顾人家脆弱的自尊心，不要动不动就指责人家牙垢满口太恶心，更不能随便把牙刷乱伸到人家嘴里去胡刷一气，以免刷得人家牙龈大出血，反而成了仇人。既然共同活在这地球村里，刷牙当然还是得普及，不过这事得让人家主动意识到必要性才行。遗憾的是，老美似乎没看到这一点。911 事发，举国震惊气愤，却没有因此引起深沉的反思，想想世上既有仇美分子干出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来，是不是该自己反省一番。如果老美还这样稀里糊涂地混下去，未来还会有更多的911。

2001年11月2日

中美关系又起波澜

911事件发生后，我应网友要求，写了篇《漫议911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其中我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作了错误的悲观预言，当即被网友在私人通信中指出。他说得有理有据，让老芦心悦诚服。这种预言错误，只会让我心花怒放，因为不仅预期的灾难没有发生，而且政府远比我想象的成熟和理智。不过那篇文章还作了下面这个预言：

> “911 事件一定会坚定老美保卫自己家园的决心，战区防御导弹计划一定会加快进行。这计划一旦完成，就意味着中国失去了核讹诈的手段，再不能用攻击洛杉矶来吓阻老美干预咱们武力‘解放’台湾。这反过来就会刺激中国下定决心走前苏联的死路，反过去又会助长老美的敌意。这种恶性互动的最终结果，不是擦枪走火，陷中国人民于万劫不复的核毁灭灾难，就是使脆弱的中国经济让军备竞赛轻易地拖垮而导致人民革命，再次陷神州大地于几十年来一次的疯狂的自相残杀。”

这预言却不幸而言中。布什总统前两天宣布，美国退出三十多年前和苏联签订的限制战略核导弹条约，着手实施导弹防御计划，保卫美国国土不受恐怖分子用偷来或买来的核弹袭击。布什为此已和俄国总统普京前后磋商过四次，保证此举只是为了应付恐怖主义的挑战，而不是针对俄国的。不仅如此，他还在普京访美时，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发展不受总统任期制约的良好的长程俄美关系。普京总统在布什声明退约的当天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称美国此举是个错误，但并不会威胁到俄国的安全。的确，俄美关系一直良好，是夥伴而非敌人，俄国人也真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但中国却不同。而布什知道向俄国人交底，偏偏却忽略了中国政府，大概是以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实力缺缺，无足轻重吧。这不能不说是小布的一个重大错误。总之，美国此举，虽然毫未影响中国的安全，但却给中美关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甚至可能影响到未来中国的走向。

我那个预言，其实有一半是抄袭外国评论家的。911 事件前，美国媒体曾讨论过战区导弹防御计划。有的观察家指出，此事必然恶化中美关系。中国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前提，是用核弹袭击美国西部的前景镇住老美，使他们在中共动武时不敢轻举妄动。如今老美搞起反导弹网来，等于炼就金钟罩铁布衫，这个战略前提也就不存在了。有鉴于此，共军一定会修改战略，把瞄准美国的导弹改为瞄准周边的美国盟国如日本、南韩和台湾。但这样一来必然会引起那些国家和老美的强烈反弹，使局部局势趋于紧张，使中美关系恶化，从而刺激中国走上发展军备的传统强权国家的道路，而这无论对世界和平而言，还是对中国人民自身的福祉而言，都不是什么佳音。

我觉得那个鬼子说得极有道理。当然，我更关心的不是世界和平，而是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现在正处在发展中国家的起飞阶段，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此时最致命的诱惑，就是步历史上那些后进国家诸如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后尘，走传统的强权国家道路，靠穷兵渎武的军国主义去抢世界大饼。在某些愚昧的中国人眼中，这似乎是一条金光大道，其实只是高效自杀术。姑不说咱们是道地的纸老虎，积弱成痨，离阎王爷只隔一层纸，就算咱们有人家德国人的军事天才、纪律性与高效率，苏联人的科技和工业，日本人的宁死不屈，那便怎么样？要走那条路，百分之百的前景是，不等咱们有了威胁世界和平的能力，自家那百病丛生的腐败畸形经济就给军备竞赛拖垮，全国陷于内战的血海中。

我想，现在在中南海当家的那群人，不是毛周那样的理想主义革命家，更不是网上这些神志不清的愤青们，而是受过良好教育、有现代知识的实用主义政客，何去何从大概心中有数。真去和老美顶牛，走疯狂扩军备战的死路，这里头的愚蠢他们可能会看得出来，就算看不出来，想来也不会有那个胆子和气魄。因此，我最大的忧虑，还是敬爱的党中央怎么对付这个他们一手哺育出来的福伦肯思坦。

说起来，老美练自己的金钟罩，本来也不会威胁到中国头上来。无奈咱们和俄国人不同，有个台湾问题。美国不反对两岸和平统一，但反对中共武力“解放”台湾。共军上次放“空包弹”吓唬台湾同胞，台海局势紧张，老美曾特地派出航空母舰去威慑，让中共恨得牙痒痒的，却让台湾人民以及老芦这个陆产汉奸松了一口气。作为在大一统观念下长大的大陆人，我内心希望两岸统

一，但决不同意以所谓“民族大义”的名义，用武力去滥杀同胞。不幸的是，不但迷信枪杆子万能的中共不会这么想，而且连受他们蛊惑的大多数国人也不这么想，于是这就成了横亘在中美之间的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这个问题的出现，只说明了伟光正那钻牛角尖的伟大的愚蠢。本来，现代化是大事，统一台湾是小事。可敬爱的党中央却连这点眼光都没有。咱们的当务之急，是把国民经济、生产关系理顺了，把国家建设好。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台湾的经济纽带，使两岸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共同体，在两岸政治、经济、生活水平差距逐渐消除后，水到渠成地实现统一。

这个和平统一战略，不但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我党的利益。中共最杰出的政治家邓公就看到了这一点。他给我党定下来的方略中，只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没有统一这一条，表现了该同志的政治智慧。80年代，港督麦理浩因为97逼近，访华时准备和老邓谈香港归宿问题。外交部官员数次暗示他不要在会见邓小平时提此事，其实是向他暗示中共无意在97以后收回香港，只想维持现状。但此公生长于英国那种契约社会，不懂东方人以暗示和心领神会达成默契的交流方式，傻不拉几地愣是在面见老邓时提了出来。你这么挑明了说，人家作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当然要明确表态。就这样，中共硬是给英国人逼得收回了香港。老麦干出这种蠢事来，让英国人一直骂到97年[1]。

这段轶事，充分表明了我党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者”。在他们心目中，一党私利就是民族利益，这其实就是咱们那举国如狂的“民族主义”的正确解读。可惜的是，民众却不作如此解读，于是台湾问题便在“爱国主义”的非理性喧嚣中越放越大，最后便成了为我党奋力举起，又狠狠砸在我党脚背上的巨石。

这里的困境明摆着：你既然号称“三个代表”，又收回了港、澳，收回台湾当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但人家台湾人怕你的共产制度，不愿和你统一，你便只能施之以暴力。可惜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纸老虎，哪怕人家没有老美帮忙，动起武来也未见得稳操胜算，闹不好还要触发国内的危机引起大乱。除了那些野心勃勃的军人，政治局里恐怕没谁看不出这点来。敬爱的江总前年接见美国《时代》杂志记者时，就曾无比坦白地陈述了国内的重重危机，说明我党现任

[1] 此事由英国媒体披露，为许家屯回忆录证实。

掌门确是明白人。于是我党便面临着自己一手弄出来的麻烦：打不得，可又不能不喊打，否则人民不答应。但是这种戏作得越凶，国际形象也就越糟，中美关系也就越恶化。只怕到后来，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央要变得里外不是人：不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眼中是侵略成性的共产恶魔，就连在勤劳勇敢聪明的中华民族心目中也要变成懦夫软蛋卖国贼，更可怕的前景，是某个军界强人趁机哗众取宠，起来挑战甚至推翻文官政府，弄出老芦在《2093年》中描绘的大祸来。

此话并非过虑。老芦曾在网上看到某大军区司令对台湾问题的强硬表态，暗示如果美国干涉台湾问题，中国就要动用核武器。一个军人（而且才是个军区司令），居然妄言国事，而且作出如此赤裸裸的国际核讹诈，这真是在文明世界中见不到的咄咄怪事。我当时看了那份东西，忍不住要为敬爱的江总觉得气短。

由此可见，再把这“民族主义”当成第五项坚持，对我党来说实在不是什么什么好事。它只会逼着我党干出一桩又一桩蠢事来。当初老美在南斯拉夫炸馆，政府不由分说便一口咬死人家是故意的，封死了自己下台的余地，在弄得国内群情激愤后，却又只能不了了之，将这“国耻”悄悄咽了，在国内外大大地自行丢了一次脸。没多久，台湾大选，敬爱的朱总又去召开记者招待会，大谈《义勇军进行曲》听后感，畅谈“收复失地”的决心，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如果阿扁当选，我党这次就要来真格的了。这番做作，连见多识广的老芦都给蒙了，吓得连夜写反战文章。最后却又不了了之，连我这个反战人士都为政府难为情，唉！

为我党计，这里不揣冒昧向北京诸公进言，将“民族主义”定为取代马列主义毛思想的新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实在是弊多利少，后患无穷。这样闹下去，贵党恐怕要玩火自焚，作法自毙。光从咱们这个论坛上就看得出来：元昊、决战、周星池那些危险的异教徒，就是我党宣传的乳汁养大的。莫非要等到这些人成了气候，才像镇压法轮功那样痛下杀手？正本清源，防患未然才是正道。

我党本来是个无知的农民痞子党，对国际大事、西方社会心理、政治运作一无所知。大家只知道毛的大跃进和文革祸国殃民，却常常忘了毛周在外交领

域中从来没作过一桩非蠢事，其愚蠢的程度决不亚于内政，弄得咱们成了孤零零的“世界革命中心”。

如今我党的那张无知痞子皮总算脱得差不多了，比起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陈外长来，钱外长算是中共第一个比较称职的外交官，不过比起当年的国民党来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三、四十年代国府外交上的辉煌且不去说，光看看“解放”后人家的表现就够了：以一个弹丸小岛，居然成功地煽动老美，把具有八亿人民的大陆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凡二十多年！这其间，“院外游说集团”的功不可没。可我党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明白过来美国政治是如何运作的，更谈不上去组织这么样的一个集团，以此来改善中美关系。不懂这也倒罢了，却还把李希光、刘康那种专门在靠挑拨中美关系邀宠的民族败类奉为上宾，好像老百姓让那些豪杰煽起对美国的盲目仇恨来，中美关系的难题便可以迎刃而解似的！

总而言之，中美关系里有几个现实，我们不能不面对：第一，中国要实行现代化，必须靠老美拉一把。中美关系搞砸了，中国经济必然垮杆，而我党就会被暴力革命推翻。因此，美国可以得罪中国，中国惹不起美国。要报仇，且等中国的国力赶上了美国再说。一面煽动民间仇恨，一面又不敢和老美真的翻脸，只会将统治者自己的军，让自己一次次丢脸，最后还会弄出大祸来。第二，老美是铁了心要练金钟罩了，连俄国人都拦不住，中国更没戏。第三，老美不会反对台海两岸和平统一，但决不会同意中共武力犯台。共军的核威慑战略将随金钟罩的建成而作废，又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替代战略，武力“解放”台湾行将成为泡影。第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没有实行军国主义的能力。走传统的强权国家道路，去和美国对抗，只会导致经济瓦解，全国大乱。

基于以上现实，我觉得我党应该把精力放到和平统一上来。对内应该给那所谓“民族主义”宣传逐渐降温，起码要降到不至于再催生那些从左面给我党捣乱的豪杰们的安全程度，对外应该学习国府经验，建立一个游说集团，以此来扎扎实实地解决中美关系中的难题。

2001年12月17日

濒于恶化的中美关系

最近中美关系波澜横生，令人忧心如焚。

小布什这个糊涂总统一上任，我就不看好。果然，他不但没有尼公克松的政治家（statesman）的才能与魄力，就连乃翁的平庸都没有。还没去打阿穷汉，他老弟就放出话去，一定要抓到本拉登，死活不论。没几天国防部长却又出来说，要抓拉登，如同乾草堆里寻针，简直就是给波士一耳光。的确，打阿穷汉打到现在，连根灯毛都没抓着。

最近此公又在国际上大放厥词，不但把中东那几个痞子国家打成“邪恶轴心”，而且在接见英国《独立电视新闻》的记者时居然说萨达姆必须下台，好像他是全世界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而世界各国元首都是他的下属，想请谁走路就走路似的。在他的默许下，以色列大打出手，最近居然连阿拉法特的官邸都攻占了。如此缺乏政治智慧和战略远见的总统，在美国历史上大概连胡佛都比不上。

这些说起来还是小事。最让我恼火的，是五角钱大楼居然泄露出如果中共进攻台湾，美国就要动用核武器的机密情报。我不知道老美是怎么想的。80年代，里根政府曾泄露“星球大战”的假情报，以军备竞赛的负担拖垮苏联。如果现在小布什真是如外国观察家所猜测的那样，是师法这一故智来搞垮今日中国那“共产恶魔”，则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如果美国还真有兴趣在中国发财，而且不想承担中国垮后淹没全世界的难民洪水，则此举之荒谬愚蠢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凡是稍微知道共党心理的人都知道，我党命可以不要，面子是不能不讲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你要搞核讹诈可以，在两国峰会时关在门后悄悄威吓，只让懂英文的老江同志听见。如今这么“大鸣大放”，让敬爱的江总脸往哪儿藏去？人家原来就算是亲美派，这下也得挺起胸来作反美尖兵了。中国再不济，毕竟人口占了世界四分之一；江总再不济，好歹是个大国之君。这下闹得朝野皆知，哪怕是天生软蛋也得充硬汉子了，不然何以安抚下面那些咄咄逼

人的丘八爷？就算节度使们个个是铁杆老保，光那群“知识”分子义和团鼓噪也受不了。须知在伟大领袖的熏陶下，中国人民是世上唯一不怕核大战的民族，以为天上下核弹雨，跟农民们往庄稼上喷农药也无太大区别。

即此一端，就能看出西方人对东方人心态的隔膜。而老芦早就说过，这是老美的优越心理造成的。不过咱们的老祖宗孙子（这年头有人爱作老子，却无人爱作孙子，不知何故）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话的精神大概可以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用伟大领袖的话来说，乃是管小道理的大道理。你拿西方人乃至苏联人的心理来套中国那套，不免失之千里，不但救不了台湾，恐怕还要人为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不幸的是，老美的傲慢似乎已经不可救药了。本来911事起，我想着这下应该给老美当头一棒，让他们反思一下为什么世上会有人恨他们恨成这样。不料最后的结果是政府更加沿着“good vs evil”的黑白两分法奋勇前进，以为凭先进的科技和强大的国力便能所向无敌。然而你这“善良与邪恶”的判断并不如美元一般，是流行全世界的硬通货。人家阿拉法特就说，以色列那套也是有组织的恐怖主义。那位英国电视记者以此问小布什，此公居然什么话都答不上来。

大前年回国，我这个铁杆汉奸曾和家人吵起来。对方坚持说，民主社会有两党制是对的，但国际社会也得有个“两党制”，不能让老美一家独大。过去有苏联抗衡老美。现在老修垮了，让老美在世界舞台上惟我独尊，这国际政治也就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了。我当时和家人争得面红耳赤，但后来想想此说还是有一定道理。说来滑稽，苏联的迅速垮杆，使老美朝野顿时牛气了许多，老百姓那让好来坞电影铸就的简单头脑越愈坚信伟大领袖的教导：“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根本就无法想象、更无法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相信的是“我们的正义”，不是“他们的正义”。

这么蛮干下去，最后只会逼出个“国际反对党”——世界反美统一战线来。其实，老美打阿穷汉太顺利并非什么好事，只会助长朝野普遍“can do”的超人错觉来。如果老美挟战胜余威，再去打伊拉克，则不但evil国家们要作困兽之斗，第三世界的独裁国家也要国国自危。新近敬爱的江总故意作个颜色给老美看，出访老美点名的邪恶国家，公开向世界表明“他们的正义不是我们的正义”，次敬爱的李总更是在日本大骂美国是“霸权国家”、“一边国家”

（大概次敬爱的李总用的《新华字典》是特制的，老芦不知道这“一边国家”是什么意思），让东道主几乎下不了台。这样搞下去，中美之间的恶性互动只怕要越演越烈，而承担无能的政治家们作出来的孽的受害人，还是中美两国的升斗小民。

从老美那边来说，他们必须学会与奉行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和睦相处。现实不是好来坞劣质电影，good并不总是战胜evil。当年死了百万人也没打下个区区越共来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再这么蛮干下去，老美恐怕要成孤家寡人。最近的欧洲各大国民意测验表明，所有的国家的人民的大多数都反对打伊拉克，就连美国最忠实的小喽罗英国也有51%的人反对。“国际反邪恶统一战线”很不可能组成，而“国际反美统一战线”我看倒是呼之欲出。就算是搞垮了几个邪恶国家，那其实也只会是战术上的胜利、战略上的失败。更何况如果中国被老美的假情报拖垮了，那结果跟苏联解体根本就不一样。中国大地只会淹没在内战的血海里，而这无疑将为以人道主义精神为立国基础的美国增加了无力胜任的善后负担。

从中国这边来说，朝野恐怕还是要学会点现实主义，少在国际上充大拿，管隔壁闲事。政府应该发挥独裁政权封锁信息的高效能，“御敌于国门之外”，把老美泄露出来的动用核武条件点水不漏地阻断在国境线外。我早就在《中美关系又起波澜》中说过，武力“解放”台湾是不可能的了，趁早还是另想高招，用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经济纽带把台湾捆死，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先把国家建设得跟老美差不多，再去和人家比谁的核肌肉发达，否则无论君民，都是找死不拣日子。

从海外学人来说，我觉得，有良心的华人应该停止这种“仇美－亲美”的无聊吵闹，为改善中美关系扎扎实实地作点事。历史赋予我们的特殊使命，是让咱们在这特殊的位置上为母国和归化国效劳，架起中外了解的文化桥梁，疏通两国人民之间的隔膜与误会，促进中美和平友好的气氛，这才是真正对得起母国与归化国人民的行为。具体说来，我觉得建立一个类似由杰出外交家蒋宋美龄女士建立的“院外援华集团”，来向美国朝野解释中国的真实国情与意向，促进中美亲善，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2002 年 4 月 6 日

美伊之战似有利于中国进步

刚才在楼下看见某网友大作，说美伊之战必然导致中国人对民主失望，所以有害于中国民主进程，云云。我不太同意，在此不揣冒昧，略作评点。

最主要的感觉还是作者对二次湾战的副作用的估计似乎太严重。犬儒主义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压倒一切的现实，老美失去道德榜样作用，在我看来当然会有一定影响，但似乎不是那么严重。因为政府宣传，普通知识分子早就对老美深具幻灭感了。上次南斯拉夫炸馆，我在国内的亲属无不破口大骂美帝国主义，何必要等到现在才来幻灭？

而且，痛恨美帝并不等于否定民主。例如我家的人就跟我说，民主靠的是制衡，所以国内要有两个党，国际也要有两个阵营才妥。过去有苏联制衡，老美还不敢一意孤行，现在则唯美独尊了。这种状况不正常，国际也得有民主才行，云云。这话当然非常有道理，只是他们不知道，民主从来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只适用于国内而不适用于国际社会。大英是最早的民主国家，但二战以前从来是搞强权外交，在一战后表现特别恶劣。巴黎和会中，民主的美、英、法干出那种丑事来，似乎也没有导致全世界人民对民主丧失信心，阻碍了后来那些民主国家的产生。

其实幻灭是不成熟的表现，对个人和民族来说都是如此，而这就是中国人何以特别容易幻灭的缘故——因为咱们太不成熟。咱们容易对民主产生幻灭，主要是对它的实质没有足够了解，在潜意识甚至显意识中把它当成了一种尽善尽美的制度。其实民主从来不是善。民主的大英直到上世纪初都是世上最邪恶的国家，去中国武装贩毒卖大烟不必说，他们还曾经把俘虏的印度武装起义志士绑在大炮口，发炮轰成肉酱。这种事似乎连萨达姆也干不出来。老美虽然在国际上干的坏事不多，但也不是什么纯洁天使，照样搞阴谋诡计，东京湾事件就是证明，推翻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就更不必说了。

就连在国内，民主政治也是一种肮脏的东西。肯尼迪总统大概是人望最高的总统吧，可他那总统完全是作弊弄到的。最近披露的资料表明他和尼克松在

1960年竞选时，曾与黑手党勾结在几个洲的选举中作弊，因此“以少胜多”而胜出。我看过两本肯传，每次都恶心得几乎看不下去：由他爹雇枪手为他写书，以后又活动普利策奖，连他的肝病造成的黄疸，都要说成是当年在太平洋战争中害了恶性疟疾的结果，以便让选民盲目崇拜他那个战斗英雄……

尼克松就更不用说了，当初约翰逊总统正和北越谈判结束战争，如果成功，则尼克松根本就无当选希望。于是尼克松便通过陈纳德遗孀私下与阮文绍接触，告诉他反对和谈，等他上台后，一定倾全力支持南越政权把战争打到底。这秘密活动被FBI监听到，报告了约翰逊，约翰逊召见尼克松，尼一口保证决不会为了党派政治利益牺牲国家利益，但照样搞那些阴谋诡计。阮文绍相信了他，约翰逊的和平计划于是破产，尼以微弱多数当选。尼的阴谋活动被约翰逊完全掌握了，但他以国家为重，没有把此事捅出去，只是会见了当选总统，亮出了FBI 的窃听内容，警告他不得破坏和平计划，让更多的美国士兵枉死异域。尼吓得半死，此后一直想把约翰逊掌握的黑材料偷出来，曾派人非法潜入存放那材料的研究所，连最后导致他黯然下台的水门事件，其实也是那事引出来的：尼想知道约翰逊是否把那黑材料捅给了民主党。

说这些当然扯远了，我只是想说，民主在中国是否能实现，不在于是否有个完美的道德榜样在鼓舞咱们奋勇前进，而在于中国的生活方式是否进步到让大多数国民都变成具有强烈的自身权利意识的个人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可能遭受的道义破产其实并不重要，而犬儒主义则恰恰具有这种进步作用，这话我已经讲过多次了，不敢再重复，免得读者不耐烦。

相反，因为小布什极不明智地使用武力进攻一个阿拉伯国家，成功地把美国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公敌，中东从此多事，而老美必然穷于应付反恐。自苏联垮杆后，中国作为世上的最后一个共党大国，理所当然地要变成美国的第一号敌人，变成人家围堵遏制的对象。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不仅要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极大打击，而且将为共党利用所谓“爱国主义”煽起反美仇外思潮提供充分的弹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将导致政府大幅度左转，造成国人普遍的仇美心理，进而殃及人民对民主的信仰。这才是妨碍中国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大灾难。

的确，911事件前的中美关系，处处呈现了那种恶性迹象，让我忧心如捣。这也就是老芦当初出来痛批仇美思潮、甚至为此大骂主张亲日反美的林思云的根本原因。幸亏911两声巨响，改变了世界外交格局。中美关系改善有了希望，美国不会再把中国当成第一号敌人了。所以说，是中东回回救了咱们，全国人民应该每人都跟本拉登写封感谢信。

如今小布什胡闹一气，把一场国际反恐战争变成了两大文明的冲突，而美国变成了这场冲突的尖兵。这在我看来对中美关系只会有利。中国的民意从来是由政府塑造的，中美如果成了准盟国，一般百姓对老美的好感自然与日俱增，回归到80年代的蜜月中去。其实那时中美之所以能眉来眼去，靠的全是苏联老大哥在那儿为咱们作顶风墙，特别是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两国而共同抵制奥运会。所以，说起来中国人还真有福气，去了苏联又来了回回，免去了咱们作出头椽子的灾难。

当然，这里面也有利有弊，美国陷入中东冲突，无暇再管中国闲事，无法再向过去那样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或许会鼓励中国政府放手迫害人民，但全面来看，还是利大于弊。

综上所述，我觉得那位网友该论有失偏颇，似不能成立。

2003年3月23日

再谈良好中美关系为中国进步所必需

我在《美国侵伊战争是为了民主事业么》一文中质疑了余大郎“美国对伊战争失败则中国民主化将后退百年”之说，他回帖赐教，我不敢不答。只是我不懂文言文，在坛子里一见文言就跃跃欲呕。前者屡见有人用“浮一大白”的说道，却连那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腾笑天下尚欣欣然有自得状，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 查余文，仅谓“老美对伊一战如不幸而败，中国民主化将后 延百年”。你缘何据此推论出“中美关系越差便越有利于中 国民主化”的妙论？难道是“只要美国失败，中美关系就越 好”（不知何人的原定理）的逆向归谬？看来，“中美关系 好”，是要靠老美向专制投降，而非中共政权向民主制靠拢。 这是哪家的“关系好”？是否又谄”？

我看文章很随便很粗，如果理解错了你的意思，请原谅。我的感觉是，如果美国战败，一则长了专制政权威风，灭了民主强国志气，令中国有恃无恐；二则老美必然灰心丧气，向孤立主义回归，不问世事，不会再管中共闲事；三则老美卷在中东事务中，必以中共为事实盟国，诸方面导致中美官方关系好转。因此，可以推出：“老美战败必然导致中美关系好转”。从这个分析出发，我便自然得出：

> 老美战败必然导致中美关系好转，
>
> 余大郎认为老美战败将使中国民主化将推迟百年，
>
> 因此，他一定认为中国民主化与中美修好不兼容。

如果这推理是错误的，请赐告何处错了。

这里还想指出你此帖暴露出来的一个概念错误：“中美关系好”，并不意味着“美国向专制政权投降”，只有美国这种幼稚国家，才会搞意识形态外交，不会象日本那样搞“政经分离”。立国与作人不同，基础并不是道德而是现实利益。

中美关系好必然有利中国进步，这点我已经在拙文中详细论述了。你不同意，欢迎逐段痛驳之。美国拒绝“向专制投降”30年，大陆越发黑暗，自尼克

松“放弃原则向专制投降”后，大陆才开始进步起来，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仁兄这种感性分析无法成立。

> 公既谓美被伊战拖住是大好事，故尽口水绵力以助“太平拖”；公既谬批余，则又可推知确确实实如假包换是主张“中　美关系好”的。如此便可推出阁下暗含“只要美国失败，中美关系就越好”　的大前提，“中美关系好，就是老美抱专制政权大腿”　的小前提，则逻辑结论只能是“中美关系越好，中国民主越　化不了”。

你这逻辑，绕得我昏天黑地，比文言还难懂。我看还是解释一下自己吧。这思路似乎不能用三段论来作简单整理，笼统说一下吧。

我的感觉是，中国的进步（能不能民主化另说，那是谁也保证不了的）有赖于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良好的中美关系”不能用“阶级分析”进行“一分为二”，说谁抱谁的粗腿，这似乎是幼儿园小同志才兴讲究的名堂。既然是外交，自然就有个双向妥协的问题，差别只在于谁让步多一点罢了。美国不是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不存在丧权辱国外交的可能，说老美会向中共投降，简直是开玩笑。上次中国入世，究竟是谁让步多？

换言之，破坏中美关系，将妨碍中国进步，促进中美关系，则有利于中国进步。因此，如果我们真有志于中国进步，就要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中美关系。

这就是我的思考的大前提。对这个大前提我已经作了充分论证，这里不再重复。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才痛恨那些怂恿唆使老美去制裁专制政体的民运人士和“爱美国贼”。如中共建“国”头30年的历史经验表明，这种意识形态外交不但没有达到目的，而且适得其反。

因此，我认为，中东与美国关系紧张，有利于中美关系。美国相对欧洲比较幼稚，该国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外交传统。出自对共产主义的天然憎恨，本来苏联垮台后，中国当仁不让地成了老美的头号敌人。这种情况必然导致中美关系恶化，导致国内死硬派得道，促使国家大幅度倒退。幸亏中东回回出来替中国顶了灾。老美既然通过进军伊拉克，向全球穆斯林宣了战，此后要抱中国粗腿之处正多，这在我看来无论对中国的经济起飞还是政治进步都是一个福音。

或许民运人士和“爱美国贼”会为老美“丧失原则、与专制政权妥协”而痛心疾首，但在我看来，老美接受专制政权这种国际现实并与之来往，只会消除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美国已有的敌意，促进中国正在发生的与国际文明社会接

轨的过程，促进中国生活方式的西化，使大量的西方先进价值观念进入中国并对人民起到潜移默化作用，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进步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攻伊无论是胜是败，其实都只会有利于中美关系。会有影响的阶段其实是攻不攻伊。如果不攻，则中美关系还有可能因为意识形态冲突恶化，一旦开始攻击后，老美便踏上不归路了，只有硬着头皮干到底。不管是赢是输，他们此后都麻烦无穷，顾不得去和中国作对，引起国民恶感，造成恶性互动，妨碍中国进步了。

民运人士和“爱美国贼”的一个共同错误是直线思维（＝没有思维）。 他们陷在朴素的阶级感情里出不来，只希望老美和专制作对，以为那就是战胜专制的唯一途径。其实专制政权越逼越反动，越逼越帮死硬派的忙，拆改革派的台，反之亦反。

其实，本人反战，倒不完全是人道主义使然，主要还是从现实政治的功利主义分析得出来的结论。从美国的利益来看，攻伊绝对是个策略错误，无论打赢打败都也只会让美国陷在麻烦中出不来。如果打败了（可能性极低），则美国国际威信扫地，政府也得下台，又要再受越战那样的心理重创；打赢了，则全世界回回从此以美国为敌国。用英前外相昨天的说法是从此“生活在对西方仇恨的遗产中”。因此，我这次反对美国打伊拉克，和三年前反对大陆打台湾的心理动因都差不多，一则是人道主义，再则是策略考虑。我反对大陆打台湾是为大陆着想的多，反对美国打伊拉克是为美国着想的多。

这里或许可以看出我的双重标准两面性来。作为海外华人，我在感情上觉得美国打伊拉克是坑害自己的愚蠢错误，反对此蠢事是因为爱护美国。但在理智上，我知道老美陷入中东马蜂窝对中国有利，所以又为老美有此蠢举而为母国庆幸。更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此次举动极为得体。说明那个痞子国家正在成熟，精英们已经基本取代了农村无知痞子。现在全世界都举行反战示威，唯独中国没有，令人高兴。可笑的是某些“爱美国贼”吹灰找裂缝无所不用其极，连“打死”、“丧生”这种细微用词差别都要刨出来作一通“文章”，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扯远了，再扯回来吧。我的立场已如上述，是很矛盾的，明白了这点，你下面那段难解的文言问题似乎也就不用回答了：

公既谓美被伊战拖住是大好事，故尽口水绵力以助“太平拖　”；公既谬批余，则又可推知确确实实如假包换是主张“中　美关系好”的。　如此便可推出阁下暗含“只要美国失败，中美关系就越好”　的大前提，“中美关系好，就是老美抱专制政权大腿”　的小前提，则逻辑结论只能是“中美关系越好，中国民主越化不了”。

2003年3月30日

一年一度九一一

犹记两年前，我抱病去出差，从车上收音机里听到那消息，当下就把车停了下来，震惊过后，便久久沉浸在担忧中。虽然身在异国，但遇事总免不得往对中国的影响上去想，这已经成了我的思维习惯。我本能地知道，一定会有大量国人为此幸灾乐祸，伤害美国人民的感情。更糟的是，中国政府很有可能把这视为浑水摸鱼的良机，情不自禁地出来当那个世界反美统一战线的头。倘若真如此，则一定是对改革开放的重大打击。

一周后回来上网，所见果然证实了我的担忧。甚至连林思云都写出那著名的《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穿草鞋的文明和穿皮鞋的文明》来，为国内仇美思潮火上加油。激愤之下，我抱病和他在网上大战，说了许多尖锐的话，写出来的文字大失水平。

那阵子网上着实热闹。网人易往崇写了篇《屁股决定脑袋》，被人誉为是论述该事件最冷静、最理智、最有水平之作。我却看不出那玩意的好处来。倒是另外一位网友邑水寒先生寥寥数语的短帖打动了我。记得他说，中国政府应该抓住这良机，和美国政府改善关系。

两年后看来，应该说这是在当时的喧嚣中，网人说出来的最有水平、最有见地的一句话。这当然也是我的希望，但刻舟求剑成了习惯，思考时常用毛共那套去揣测现代中共，因此我根本就不认为中国政客有那智力水平。记得我在事后不久写的《难以涉过的愤怒的河》中，对中美政府都作了警告：

> “最大的策略错误，还在于华盛顿似乎没有看到这场‘圣战’的非战争本质，仍然想以其拿手的强国思考方式来处理这无比复杂的难题，想以正规军队打一场正规战争来迅速解决问题。如果政府真的出此下策，或许会有助于安抚取悦选民于一时，但最终不但不能根除或至少严厉打击世界范围内的恐怖活动，反而遗患无穷。战争难免伤害无辜平民，不但会剥夺世界人民原有的对老美的同情，使美国完成从无辜受害人到施暴者的形象转化，而且刺激阿拉伯世界原来已够浓厚的反美情

绪，更会诱惑某些国家如中国情不自禁地加入到这种反美统一战线中去充当领袖，使本来就已紧张的中美关系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幸运的是，这预言在美国一方倒真不折不扣地实现了，在中国一方却完全落空。作为骨子里的中国人，历史的这种发展，不能不让我为中国额手称庆。

两年后的今天，世贸双楼尘埃落定，悲剧的历史意义已经凸现：自从那一天后，这世界再不是原来的那个世界了。历史于此拐了弯，本来看上去会落到中国头上的厄运，让咱们幸运地躲过去了。

自“苏东波”之后，世界大势的走向，不能不让人忧心如捣：老大哥垮了，只剩老美一强独大，中国失去了过去的外交回旋空间，再也无法躲在老修的大树下乘凉。在这种情况下，偏偏中共还择恶而固执，明明彻底背叛了马列毛主义，却非要挂毛头卖邓肉，披着那张名不副实的共党婊子皮，好像要故意引起文明世界憎恶似的。弄得不知就里的老美把中国当成了意识形态仇敌。

干出如此蠢事来，中共还不改弦易辙，反倒祭起“民族主义”这专门坑害自己的法宝，制造出无数“爱国贼”来。这些人和伪民运人士以及大批“爱美国贼”日日在网上恶吵，毒化了中美民间感情，损害了对中国生死攸关的中美关系。凡长眼睛和脑袋的人都看得出来，中国代替前苏联作美国的头号敌人，已经是指顾间事，呼之欲出了。

幸亏911两声巨响，给咱们送来了喘息空间。更值得庆幸的是，中美两国政府的智力水平此消彼长。小布什那白痴倒行逆施，尽干蠢事；江胡倒很谨慎精明，毛式愚蠢错误一桩都没犯。幸亏这愚智双管齐下，中美关系才转危为安。

小布什那蠢货之蠢，让人真想不明白老美是怎么把这种宝贝选上去的。正如我在那时写的时评中指出的，911事件一出，他不待出示证据，立刻就宣布缉拿本拉登，首开在国际社会中由行政元首公开践踏法治的滥觞，更宣布反恐斗争是一场“十字军圣战”，不必要地引起穆斯林的反感。更可笑地是他居然说什么“我要本拉登，死活不论。”当时我就指出：要抓老本，比大海里寻针还难。话说得这么满，将来抓不到，何颜以对选民？

果然如此。三天前，阿拉伯国家电视台上播放了本拉灯的最近录像，据专家分析，那大概是今年5月份拍摄的。老本此举，无异于给小布一个重重的耳光。为了抓老本，老美先后入侵了两个国家，杀人无算，最后元凶仍然鸿飞冥冥。世界历史上大概还没有过这种荒唐事。

最混帐的还是，布什政府居然利用911事件激起来的美国人民义愤，来实现以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为代表的鹰派的帝国野心，为此不顾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反对，以武力代替外交，悍然入侵伊拉克。此举端为美国在近现代史上从事的第一场非正义战争。布什政府背叛美国国父的教导，违反美国人民憎恨殖民主义的优秀传统，践踏由罗斯福、杜鲁门总统倡导并主持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开创了两个民主的成员国带头违反国际社会民主原则，用武力推翻另一成员国政府，甚至悬赏缉拿该国国家领导人的恶劣先例，为此把美国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桩上，造成自由世界的严重分裂，更引起第三世界人民对民主制度的幻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美侵伊战争，很快就被证明不过是以谎言为幌子的对中东资源的赤裸裸掠夺。所谓“伊拉克私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现已证明完全是谎言，也没有证据证明前伊拉克政府直接卷入911事件。这两条一戳穿，则美国完全失去了发动战争的理由。在占领了伊拉克后，美国宣布接管人家的油田和卖油收入的支配权，声称要对伊拉克实行私有化，向以美国为主的国际财团出售油田，并进而宣布将让中东成为自由贸易区，就完全暴露了这场被哈美人士吹捧为“正义惩罚邪恶”的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肮脏把戏。

本来，以美国举世无双的强大国力，要继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之后，建立一个世界大帝国并非不可能。而且，从普通百姓的角度来讲，生活在外来的民主帝国统治下，恐怕比生活在本国独裁者的蹂躏之下要写意得多。要明白这一点，甚至不需到非洲去研究那些黑国家在大英帝国崩溃后过的是什么日子，只需看看香港就够了。

问题是百姓从来不会这么想。如果说19世纪初欧洲民族主义还在萌芽状态时，西班牙人民就宁愿生活本国封建帝王统治下，被教会重重盘剥，也不愿意变成解放了的公民，生活在拿破仑强加给他们的国王之下，为此奋起抗暴，前仆后继，将全国化成了让拿破仑“大军”（Grand Army）流血流到几乎虚脱的溃疡，那么，在民族主义已经普遍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立国基础的今天，拉斯姆非尔德等人还要作这种“惜亚历山大，略输文彩，尤利凯撒，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波拿巴特，只识集中使大炮”的帝国梦，则实在是吃错了药。

美国侵伊战争伊始，我就预言，老美从此趟进了无底血河。用敝乡的土话来说，便是“剃光了脑壳请马蜂叮”。虽然伊拉克的不堪一击让我跌破了眼

镜，但我从来就不相信老美能在那儿愚公移山，把伊斯兰世界改造成个民主天地。把胡桑那个世俗政府推倒了，从他封了的葫芦里放出什叶派魔鬼来，正是制造无数个霍梅尼式的疯子的终南捷径。以如此短视手段去人为制造“民主”，只说明拉姆等人那与傲慢媲美的无知。

更何况老美比不得当年的大英，人家当年建立大帝国，靠的不但是第三世界国家毫无民族国家观念，更是本国不怕死人的尚武传统。如今的民主国家可比不得上世纪，不但人道主义深入人心，而且媒体把战祸引进了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当年民主的大英把印度起义者绑在大炮上轰得粉身碎骨，民主法兰西在越南枭首示众恐吓民众，这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根本就没法以直观的形式暴露在本国人民面前，如今老美还有这条件么？而且，娇嫩的老美，究竟死得起多少人？剽悍尚武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绅士，是从小在私立学校里用鞭子训练出来的，现在有哪个民主国家的学校还在搞体罚？

正是这种观念上和生活方式上的进步，使得世界永远告别了维多利亚时代，“民主”和“帝国”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两桩事，而妄图重温帝国旧梦的野心家们就只能扮演小丑角色。也正是这个原因，老美当年还能在越战中苦撑将近十年，而现在伊战告“捷”才几个月，老美就开始吃不住劲了。战前老美鹰派牛气十足，把整个世界毫不放在眼里，傲慢扬言别的国家不参加，就美国一国去打他们也不在乎。如今他们却改了口气，求联合国介入伊拉克重建。布什上周电视演说中，说重建伊拉克需要几十亿美元。老美如今想把这财政负担转嫁给别的列强。可这难免是一厢情愿。欧洲政治家就说：好事都让美国人占了，却要让别人花钱，天下哪有这种便宜事？

就连英国那忠实走狗也陷入巨大麻烦。为了战前武检的事，英国政府被BBC指责误导公众，为此不但逼死了一个顶尖的武器科学家，而且国防部长看来也得下台，就连布莱尔也岌岌可危。几天前英国宣布再度向伊拉克增兵，国民立刻大哗。民调显示70%的人反对再向该国派兵。为了抢夺石油，英美政府都陷进了麻烦中。

问题还在于，陷入这马蜂窝容易，摆脱它就难了，因为已经有了大量的人命、金钱和面子的投资。无论两布是否垮台，继任政府都不得不背上那包袱，中东从此将成为两国的心病，恐怕比当年的越南还要更严重。

而这就是中国政府的外交生存空间。老美越是被中东回回们弄得焦头烂额，世界局势就越对中国的发展有利。至少，咱们再也不用担心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和遏制对象了。不仅如此，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那一票的价值很大，完全是奇货可居，可以随时敲诈老美那金元帝国一把。总之，中国政府应该抓住这良机，不说效法英国人和日本人的榜样，处处和老美默契配合，成为美国的事实盟国，也应学习冷战时代的南斯拉夫、中苏交恶时代的罗马尼亚、朝鲜和越南，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争着给好处。

令人庆幸的是，911事件后，中国政府不但没像我原来担心的那样，去作那莫名其妙的反美统一战线首领，反倒趁机发（外）国难财，利用国际反恐情绪高涨的良机，成功地把“东突厥共和国”等组织列入了世界恐怖组织的名单，得以与美国交换情报，沉重地打击了新疆分裂主义分子的犯罪活动。美国侵伊战争爆发时，中国只是发了个不痛不痒的政府声明。鲍威尔访华时因得到中国默许，面对电视镜头露出来的那种欣慰之色，连盲人都能看出来。总而言之，值此关键性的历史时刻，中国外交是出人意外的出色，可圈可点。

说起来，这也是中国从痞子政府转为精英政府的标志之一。一般人熟知的只是毛共内政的一塌糊涂，却常常忽略了那时的外交领域中的一系列灾难，根本就不亚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意识形态外交＋帝王心态外交”的结果，是一个弱国把自己弄成全世界的仇敌，这种奇迹也只有毛泽东才创造得出来。

客观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该从钱其琛入长外交部算起。从那以后，愚昧的中共领袖总算开始知道所谓外交，无非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趋利避害，唯一的指导原则就是国家利益。在这里，“利”就是唯一的“义”，就是最高层次的道德。无论哪个现代国家都是这么做，“道义”不过是一种包装而已。要明白这一点，只需看看布什政府为何不打比伊拉克邪恶一万倍、而且确实对世界安全构成核威胁的北韩就够了。

中共的外交成绩当然值得表扬鼓励，但也应该予以棒喝。这里想提醒中共政府的是：

第一，再披着“共产党”那张婊子皮，实在是有百害无一利，在文明世界中始终是天然的魔鬼形象。这张皮早就该脱下来了。建议贵党从速改名，越快越好。哪怕今天就改，全国人民也决不会有谁感到惊奇：连资本家都可以入

党，贵党ＴＭＤ还算什么共产党啊？难道《共产党宣言》不是规定“剥夺剥夺者”，而是请剥夺者来入党？一面嚷嚷“与国际接轨”，一面死不肯脱那神憎鬼厌的大灰狼皮，这演的究竟是哪一出？

第二，千万别趁着老美心无旁骛的时候又去肆无忌惮地镇压异议人士，闹出人权丑闻来。干这种天怒人怨的事，不光要引起整个自由世界的反感和憎恶，而且只会激化内部矛盾，最终要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爆发出来。现在老共干们也死得差不多了，应该是抛弃那些陈腐教条，埋葬仇恨，逐步实行民族和解与民主改革，在宽松自由环境下实现长治久安的时候了。

总而言之，中国给文明世界留下来的的魔鬼形象，不是西方反华势力“妖魔化”宣传的结果，而是既往中共奉行反文明、反人道的邪教的必然结果。要想彻底改变这种形象，改善对外关系，从而给中国经济不断注入活力，就得彻底抛弃那邪教，逐渐把中国改造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这才是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中共的党派利益的大业，希望中共好自为之，不要错失被历史从晚清君主和先总统蒋公那儿无情夺去的良机。

2003年9月11日

核俱乐部又添新成员

最近北韩宣称拥有原子弹。此事为东亚局势增添了许多变数，也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新挑战。

据马悲鸣说，北韩此举是美国逼出来的，能够保护北韩的安全。如果当初傻大木这么干了，说不定也就不会“亡国”了。此说得到若干网友赞同。

愚以为，马此说一如既往地是直线简单思维。核武器能否保卫国家安全，我个人深表怀疑，曾经写在《中国的原子弹是福音还是祸根》一文中。这玩意的最大毛病是杀伤力太强，所以容易引起对方的恐慌反应，反倒刺激对方先发制人，动用外科手术割除隐患。指望以个把粗制原子弹镇住连牙齿都镀了铀的超级强国老美，恐怕近乎儿戏。

而且，北韩和伊拉克的情势根本不同。老美去打伊拉克，“推翻独裁”不过是个借口。伊拉克之错，错在处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位置上，满地下又尽是黑色金子。真相今日已大白于天下，所谓“ＷＭＤ”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侵略借口。所以，如果傻大木当初真的强项，去发展核武，正好成全了老美动手的借口，只怕死之更速。

北韩却根本不是这样，那国家穷死了，没什么资源，引不动老美的胃口。最重要的是，北韩和中国紧挨着，攻击该国必然引起中国强烈反弹，这种苦头老美已经在韩战和越战中吃过两次了。当初越战最激烈之时，老美也没敢轰炸越南与中国相邻的三个“省”（大概相当于咱们的县或专区吧）。那时越南空军基地根本就设在中国境内，在中国境内起飞，出去和美机交战，一吃苦头立刻就飞回中国境内来，而老美飞行员受了严令，绝对不许飞越北纬19度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机逃掉。中国还出动了大量高炮部队，协助北越空防。这些情况老美全知道，但哑巴吃黄连，从来不敢谴责，否则挑明了就非得和中苏摊牌不可，弄到不开战就无法下台的地步。

如今苏联虽然垮了，但跟一个13亿人的大国进行全面战争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所以，其实北韩根本就没有必要发展原子弹，无论与中国邦交如何，它其实都是安全的。

我想，金正日不会不知道这些，他不顾人民饿得眼睛发蓝，穷兵黩武，搜刮民脂民膏去发展原子弹，其实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强国防，而是有复杂的心理动机，颇类似当初中国发展独立的核武器。

有时我想想，禁不住暗自失笑，觉得中国处处步老大哥后尘。当初老大哥全心全意帮助咱们建设国家，给了巨大援助，可咱们恩将仇报，和人家闹翻了。此后咱们学习老大哥，去无私援助阿尔巴尼亚和越南，同样让人家恩将仇报了一回，跟越南甚至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与60年代末期中苏边境冲突一模一样。

如今这北韩核弹，简直就是中国故事的逼真翻版，就连两国的国内国际形势都一模一样。当时中国内外交困，国际上极度孤立，和所有的邻国都闹翻了，在国际上完全是战争贩子的下流形象，国内则哀鸿遍野，饿死了几千万人。如今北韩又何尝不如此？对外是十足的痞子国家形象，内部则人民饿死了快一半。就在这种情况下还去斥巨资发展核武器，共党领袖当真是一脉相通的丧尽天良。

从这惊人的相似之中，似乎可以窥见金正日的心态。当初中国发展原子弹，根本就不是什么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毛的动机是两重的：第一，他觉得被老美小看了，腰里没有硬货，人家不拿你当回事。第二，他对赫鲁晓夫的“三和一少”极度不满，认为老赫背叛了马列，不讲同志义气，和美帝勾结。所以，尽管苏联承诺对保护中国，他仍然要执意去造出自己的原子弹，主要目的乃是“争气”，让苏联难堪难堪。

这其实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苏联并不愿意采取毛那样的激进态度，和美国彻底搞僵。而且，核武器这种玩意，没有的国家非常想有，有的国家非常害怕别人拥有——因为知道那玩意的厉害，尤其害怕它落在毛那样的激进极端分子手中，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轻易使用这种可怕的灭门凶器。

这就是当初老大哥毁约的原因。他们倒不是怕中国用这玩意去对付自己——谁也没那能力预见到后来双方会真的闹到了这种地步，而是怕毛那种极端分子对印度或是台湾胡乱使用这可怕的凶器。毛不怕核战争、对人命轻忽到令人

发指的地步可是世界闻名的——1957年他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大会上的发言，十多年后勃列日涅夫还在各种外交场合反复引用。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

今日中朝关系，恰好是当年中苏关系的重演。中国如今扮演的是老修的角色：希望和美国搞好关系，很怕激进的金正日干出不负责任的烂事来，给中国惹祸，为中美关系带来危机。而金正日自中国和南韩建交那天起便恨死了中国，认定中国是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的修正主义国家。

所以，依我这票友的管窥蠡测，小金这一招，无非是当年老毛的故伎重演：给美国个颜色，给中国个难堪，把自己吹胀（所谓“争气”），好让美国对自己有三分重视，同时告诉中国，北韩的命运操在他们自己手上，不会变成中国送给老美的见面礼。

由此可知，北韩有了核武器，中美双方的态度其实是一致的，都非常恼怒，又拿小金没办法。

这在我看来倒可以是对中国非常有利的一件事，因为它可能有利于改善中美关系。

我已经多次强调指出过，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发展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有利于我党维护统治。其实，中国的外交部应该改为“美交部”，把对美关系当成纲来抓，一切都应该围绕着维护并改善中美关系作文章，第一件该作的事就是清洗前朝遗老、红卫兵革命“外交家”痞子李部长，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一级的官员出任外长。

至于北韩拥有核弹这事，我看倒可以变成一件好事，因为它给中国领导多了一个和老美讨价还价的筹码。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当然不能是毫无现代文明常识、专出国际土相、腾笑万邦的痞子李外长）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和美国频繁磋商，密切配合，化解此事造成的朝鲜半岛危机，在这过程中改善和美国以及南韩的关系。换言之，中国应该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什么狗屁意识形态出发，去处理这个烫山芋。为了国家利益，该出卖谁就毫不犹豫地出卖谁，该抛弃谁就毫不犹豫地抛弃谁，这才是为国为民负责的国务家。

总而言之，北韩此举，根本就与该国安全无关，也不可能对世界格局起到任何影响，唯一的作用，就是人为造成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这其实是治国无能的大独裁者的拿手好戏：因为没本事富国强兵，如日本甚至南韩台湾那样以经

济实力换来国际地位，从毛泽东到傻大木到金正日那些不甘寂寞的独夫民贼，便只有靠人为制造国际危机来引起国际注意，这就是他们“提高国际地位”的可怜方式，其实只值得怜悯。

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此事对中国来说是一把两面刃，为中国外交出了个既带来难得的潜在机遇而又充满危机的难题。如果中共当局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与外交技巧，则它可以变成促进中美关系改善的一大契机，但如果处理不慎，则可能会给中美关系造成重大伤害，希望中共当局认清局势，好自为之。

2005年2月12日

国人怎么会这么丧心病狂？

昨天看见有人转来个帖子，说什么中共向老美叫板，那意思是，如果老美介入台海之争，则大陆就要动用核武器攻击中国，老美必然大量死人，还是谋定而后动，不要轻易趟进这浑水去为妙。那战争叫嚣据说有官方背景，杨成武是该机构的什么顾问。

此类叫嚣不是第一次了，2000年台海危机，共军军头熊光楷就直接这么嚷嚷过，要老美担心大陆的核武器袭击洛杉矶。大战略家辛旗走的更远，居然威胁要用核武器轰击台湾，对“炎黄子孙”实行种族灭绝。

这些疯狂叫嚣让我骇然的，不是如今的中共当局竟然有本事忘记当初毛共一再对世界作出的“决不首先动用核武器”的承诺，而是国人那令人绝望的普遍反应。如果没有变态的民意基础，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也不会一再进行这种赤裸裸的核讹诈。

任何一个长脑袋的人都能看出来那伟大战略的灭绝人性，说穿了就是一句话：中国不怕死人，而老美怕死人，所以，中国不怕核大战，而老美非怕不可。这就是咱们的“战略优势”，也就是咱们对老美进行核讹诈的全部“物质基础”。

很明显，国人普遍认同了这种无耻理论。记得几年前《彼岸》作者邀请我作该杂志作家，特地给我寄来几本刊物，上面有篇文字是鬼子写的。他在大陆访问，骇然发现国人的一个共识是，中国人太多了，人命不值钱，不怕打仗。战争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其实是一种好事，有助于解脱这人口压力。

这种普遍想法大概就是那无耻战略的民意基础吧。令我绝望的是，大陆13亿人中，怎么就没谁想到下面这些问题：

一、真要打仗，首当其冲的就是百姓，死的只会是百姓，而那死神并不会如你所愿，只会降临到别人头上去而放过你全家。

二、死人可是再具体不过的事，如果轮到你的亲友和你本人，那惨痛损失可不是虚幻的“国威”可以弥补的。

三、为了“收回”中共从未领有过的区区一个台湾，犯得上去打核大战么？那没把握的“得”与实实在在的“失”相比，到底是个什么比例？就算真把老美打败了，可大陆和台湾也被核灾难毁灭得一塌糊涂了，到底有何乐趣可言阿？能算“胜利”么？

四、就连传统社会的帝王也还讲究所谓“爱民如子”，如今我党我军制定的国策竟然是以不惜牺牲大量人民为赌博资本，和老美比赛谁对伤亡无动于衷，指望以此吓得老美不敢动手！这种丧尽天良的政客到底是什么东西阿？为什么就不会引起民众的愤怒，以致他们有恃无恐，一玩再玩这把戏，简直是玩出瘾来了？

国人的愚昧与对人命的冷漠，简直让人伤心绝望。“老美怕死人，咱们不怕”竟然成了对方的虚弱和耻辱，咱们的强大与光荣！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2005年2月22日

如果中美交战，中共会一触即溃么?

刚才看见网友跟贴，重申中美友好合作的重要性，我当然完全支持，本人上网的一大目的就是鼓吹中美友好，但前景未见乐观。

布什总统那个白痴，受了原居苏联、后来到了以色列的某作家的 P 书影响，坚定地相信可以靠刺刀布民主道，和老殖民主义者如出一辙。如今伊拉克选举似乎表面奏效，他和他的白痴同志们的底气便更足了。所以，不能排除老美这边的正义冲动发作。

真不敢打的其实是中共，他们知道自己的虚弱。因此，我同意你的说法，那瞎咋呼的成分很大，但问题在于胡中央是否能永远控制住野心勃勃的军头。这类咋呼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政治信号。

至于中美交战的前途如何，我可没你那么乐观。你说现代中共领袖不如毛，所以中美如果交战，不会重演朝鲜战争，一触即溃可能性很大，此话貌似有理，其实考虑并不全面。

朝鲜战争中国之所以能打个平手，靠的是美国政府“有限战争”的概念，怕把苏联拉进来演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不是老毛有什么了不起。

现在这因素没有了，可中国的国防实力也不是当年那熊样了，虽然士气没法和 50 年前比，可现代武器特别是核潜艇还是有的，跟伊拉克完全是两回事。老美要开战，不能不从最坏角度着眼，而这就是中共无耻战略的出发点：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如同当初入侵越南苏联没敢动手一样。那咋呼其实也有心理战作用：老美越相信中共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则动手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不过，这无耻战略并非中共独创，当初傻大木的战略就是这个，后来怎么样了尼？不但没镇住老美，反而促成了自己的垮台。所以，奉劝北京当局还是少玩火为妙。

那如果中美真开战，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胡中央对地方和军队的控制力。在这里，人民的作用是不足齿数的，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胡中央真能始终控制住全局，中共不因内讧倾覆，则美国必然损伤惨重，休想重复

万里长驱直捣巴格达的奇迹。就算控制不住，中共仓促垮台，那也不能排除野心勃勃的军头对美国和台湾乱扔核武器，须知中国有了核潜艇，而那就是所谓“第二次打击能力”。如果美国真挨上一记，那就算彻底毁灭了中国也是犯不上的。

这些老美心中有数，所以，我认为，中美之间虽然有爆发战争的危险，但可能性不大。至于中美友好则难矣乎哉。除非中共改弦易辙，大幅度进行政治改革，公开宣布放弃马列和共产主义，则中美永远不可能形成亲密夥伴。这道理很简单，当年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苏联，所以需要中国那事实盟国，现在人家成了一国独大，中国的利用价值也就基本丧失了。无情的现实人家早在 6 年前和李希光等人的电视座谈上讲明了：如今是中国有求于美国，不是美国有求于中国，美国可以断绝和中国的关系，而中国断绝了和美国的关系就是割脐自杀。

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希望胡中央看到这点，趁早放明白些，从此乖乖伏低做小，拿出当年巴结上司的积极分子团干部的精神来，巴结美国这个世界领导。

2005 年 2 月 22 日

请中央从速惩办野心军人朱成虎

7月14日，中共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以“个人身份”发出赤裸裸的战争叫嚣，扬言如果美军干预我党对台军事行动，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那么中国将对美国动用核武器。他还声称，美国要准备好几百座美国城市被中国毁灭，而中国则准备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被毁灭。

这种怪事居然会发生在为我党严密控制下的中国，当真是令人震骇到失语的程度。很明显，所谓“以个人身份发表谈话”完全是欲盖弥彰的笑话——朱作出的那些威胁不仅涉及到中国的全球战略，而且甚至说出了准备牺牲西安以东的全部地区的话来，难道普通公民未经中央授权或起码得到军队某些强人的支持，就竟敢作出这种国际保证？难道中国的核电钮谁都可以上去乱按一气？

任何理智健全的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政治立场，都能立即看出，朱某这种毫不负责的丧心病狂的胡言乱语，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极度恶劣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影响，涂黑了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辉形象，其罪恶简直是罄竹难书。

众所周知，1964年，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功时，中国政府就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永远不会首先动用核武器。此后中国政府又在多种国际场合多次重复了这一庄严承诺，世界人民对此耳熟能详。

如今这犯了失心风的朱将军却出来通过西方记者告诉全世界人民：原来，中国政府过去作出的庄严承诺其实不过是放P，无非是在不具备核攻击力时唱的高调而已，一旦具有了这种能力便立刻露出好战的狰狞面目来了。

难道中央竟能忍受朱将军如此明目张胆地和过去的中央政府唱反调？莫非是中央已经决定背叛毛泽东、周恩来等已故老革命家的决定，借朱将军之口向国际社会宣布自己改变了中国政府的一贯方针？或者，毛周等人在世时曾有秘密遗嘱，让后继领导在羽翼丰满时便甘冒全世界之大不韪，率先动用核武器攻击美国，杀死亿万无辜的美国人民，并把十多亿中国人民也贴进去？

这就是朱某人第一桩大罪：他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共中央已经偷偷改变了前辈作出的庄严国际承诺，中国这种国家完全是豺狼之邦、痞子之国，毫无国际信誉可言，只配为文明世界唾弃。

朱某人的第二桩大罪乃是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现在完全控制在好战分子手中，而这些人丧心病狂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法西斯老前辈。

查世界现代史，还从未有过哪个国家的领导人，遑论是不得过问政治的军人，发出过类似战争叫嚣，更没有谁曾进行过这种赤裸裸的核讹诈。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直把自己装扮成和平天使，在公开演说中从来鼓吹“和平”，除了在私下谈判中威胁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外，从未蠢到在国际场合作出这种露骨威胁。美苏两国在冷战最高峰期间，哪怕是在著名的加勒比海导弹危机中，也从未用全面核战威胁过对方，遑论具体规划核破坏的壮丽情景。朱将军实在是开创世界野蛮史、愚昧史、丧心病狂史的第一人。

21世纪的世界是文明的世界，人类早在上世纪60年代便摆脱了早期的幼稚“核崇拜”，认识到核战争的可怕灾难，开始唾弃核武器了。在这种文明世纪，还以全面核大战作为推行外交政策的后盾，扬言不惜牺牲绝大部分无辜的中美两国人民，主动把这种难以思议的巨大灾难强加到中美两国和周边国家，不仅将因此造成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额人口丧生，而且使中美两国大部分地区以及周边地区因进入“核冬天”而成为无人区。这种威胁只能让所有的文明人毛发倒竖，唾弃中共那个野蛮政权，只能使中国成为国际孤儿，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仇共势力集团争取舆论援助。朱某的大罪，思之令人切齿痛恨，让人不能不怀疑此人是外国特务，蓄意以此败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国际上孤立中国。

朱某的第三项大罪，乃是告诉中国大陆人民，中国政府乃是丧心病狂、视人民为草芥、以河山为粪土的窃国自肥、师心自用的冷血独夫民贼，所谓“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等等，全是天下最无耻、最廉价的谎言。

请问胡主席、温总理，朱将军发此狂言，是否得到两位首肯？莫非中央真的决定为了争区区台湾一地，为了所谓“大一统”的帝王尊严，竟然准备牺牲西安以东的全部中国的膏腴地区，坐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化为焦炭，上10亿人民化作轻烟？如果中央真的作出了这种决定，那世上难道还有比中央更丧尽天良的政治集团？如果中央不曾作出这种决定，那到底是党内或军内高

层的谁人授意朱将军如此放肆地挑拨党群关系，败坏中央在人民中的形象，让他们不寒而栗，从内心唾弃这种祸国殃民、杀人如麻的匪党？

朱某的第四条大罪，乃是告诉台湾人民，由胡主席运筹帷幄于前、亲自主导于后的和平统一运动，乃是欺骗麻痹台湾人民的笑脸攻势，我党在国共两党会谈公报中作出的一系列重大让步，统统是毫无诚意的谎言。如果说我党为了统一竟然能不惜牺牲中国本部的所有地区和人民，那么和这种豺狼党谈判还能有什么好结果？被这种不惜屠杀绝大多数百姓的土匪政府统一，还能有什么好下场？可惜全世界华人欢庆两岸关系终于取得历史性突破未及数月，这连毛邓都未能取得的重大成就，便被朱某人一席话颠覆摧毁无余。从胡主席直到最底层的工作人员为此付出的所有心血与汗水，为此一朝空抛虚掷。朱某人破坏两岸关系的神通，简直比陈水扁还要大！

朱某的第五条大罪，乃是向全世界宣告，我党根本控制不住野心勃勃的军人，无论是胡主席还是温总理，其实都是奈何不得那些大司马、大司空的汉献帝。所谓“第四代领导核心”，完全是在武夫胯下苟延残喘的傀儡政权。

在文明世界中，军人从来不得过问政治，更无权妄言国事，代政府宣布政策、方针和战略。军人乃绝对服从文官政府指挥的职业队伍，是战是和，统统由政府而非军人决定。在战前，军人只能为文官政府决策时提供咨询和职业建议，无权对战和大计置喙。在文官政府决定开战后，军人只负责在文官政府的领导下，竭尽全力取得胜利，无权违反政府的任何命令。韩战期间，美军名将麦克阿瑟因对抗文官政府被杜鲁门解职，极大地震动了视麦帅为天神的日本朝野。越战期间，约翰逊政府甚至连美军攻击的战术目标都作了明确限制，而美军从未敢违反过。

不仅西方文明社会如此，中国传统社会也如此。中国历史上除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期，每个统一的王朝，在涉及战事时，从来都是经廷臣辩论后，再由皇帝作出最后决定。除了混乱时期，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什么军人敢出来代皇帝发言，向国内外人民宣布朝廷的根本大计。

奇怪的是，在中共建立的据说是人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下，军人干政的怪事却多次发生。2000年台海危机期间，先有什么战略研究所的辛旗出来代表政府宣布对台战略，扬言要用中子弹轰击台湾，“打烂了重建”，后又有军队高

级将领对美国实行核讹诈，扬言要用核导弹袭击洛杉矶。此后从来不见中央政府出来表态，更未见这些哗众取宠分子受到公开整肃。

如今朱某竟然效法江青，通过西方记者胡说八道。他比江青走得更远，完全成了当世之董卓，居然代国家政府宣布全球战略与方针，赤裸裸地侵入国际政治领域。如此野蛮奇迹，举世并无二例，堪入《吉尼斯大全》。如此怪事层出不穷，而且从未得到过清算，不能不让草民疑团塞胸，怀疑今日中央到底是谁当家。为什么连个什么国防大学的区区院长那种名不见经传的丘八，都敢视中央如无物，底气竟然这么粗，得意忘形竟然到了如此程度，代胡温或政府发言人对国际社会奢谈起庙谟大计来了？

或许，中央是有意放朱这类小丑出来唱红脸，虚声恫吓，说文官政府不便说的话，再由文官政府出来唱白脸，实行“革命的两手”，收“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效？

苟如此，则我认为中央完全打错了算盘。这种“红白脸游戏”极度危险，其实是玩火自焚。它不但会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中央无力控制属下武夫的软弱感觉，而且导致无知愚民误以为“文奸武忠”，使那些哗众取宠的军人野心家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变成“革命硬骨头”、“民族英雄”，而老成谋国之士则成了李鸿章式的传统“卖国奸臣”，由此而诱导、刺激、助长某些军人野心家的狼子野心，使得他们日后为廉价声名所惑，情不自禁地出来与中央分庭抗礼，甚至抢夺中央领导权。

在这方面，我已经写了篇政治寓言小说《当中国取代美国成了世界龙头老大——公元2093年中国大事记》，建议政治局把它印刷成册，分发给所有的成员作为必读的经典教科书。

综上所述，朱成虎将军妄言国事，蓄意败坏中国国际形象，离间中美、中台关系，离间党群关系和地区民族关系，已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为了挽回他胡言乱语给中国利益造成的巨大损失，中央必须立即壮士断腕，公开惩治朱成虎，将朱军法从事，并向全世界人民通报处分，以谢天下，以释群疑，以立权威，以慰民心，以儆效尤。

与此同时，强烈建议胡锦涛主席行使中央军委主席职权，召开军委会议，作出明确立法，严格禁止军队将领妄言国事，违者以军法从事，绝不手软姑

息。非如此，则中国永远不会变成文明国家，而第四代领导核心也终难免“胯夫”之讥。

2005年7月16日

朱成虎事件反映出来的难以思议的全民愚昧

刚才进来看了拙文引起的反应，不能不再度为那惊天动地的全民愚昧废然长叹。有位网友名曰“书海废人”，老芦可别号“愚海废人”，面对眼前的茫茫愚海徒唤奈何，“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早反复说过了：在政治问题上，倒共派与拥共派（指的是观点分类，与人品无关，并非褒贬，更非敌我或甚至“神魔”划分）针锋相对，根本就没有个共同的价值观作为共识，只有功利分析是共同的。因此，要使自己的文字有说服力，就只能作两派都能接受的功利分析，搞道义批判什么意思都没有。而大众常看不见，两派貌似针锋相对，其实双方利益交叉之处之多，往往远远超出他们看得到的。

所以，本人写政论，很少作“清流”们拿手的“良心秀”，从来只作功利分析，无论是抨击共匪还是美帝，都重在指出他们的策略失误，对我党的抨击尤其如此。本人早已声明，愿作“布衣帝王师”，而要让那些未能远谋的肉食者听进去，就只能指出他们是何其愚蠢而不是痛骂何等反动。哪怕是从操作上来说，写这种文字也是最容易不过的：世上再没有比所谓政治家更愚蠢的异类生物了，中国政治家尤其如此，无论哪派都这样。

昨晚贴的那文字就是如此，它从五个方面指出了朱将军胡言乱语给中国国家利益造成的重大损失，根本就没有作任何道德批判，更没有扣什么文革式帽子。请那些肾上腺比较发达的同志再去看一遍，学着写个段落大意出来，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

无奈我们的同志连小学的基本功都忘记了（或从未学过，待考），笑我“愤老”者有之，指我为扣帽子的文革专案人员有之，以致有的网友实在看不下去，出来解释说，老芦不过是指出朱将军的胡作非为造成的巨大外交灾难而已，那完全是对我党苦心经营50年的国际公关形象的粗暴谋杀，其恶劣后果只有老毛在57年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堪与比美，云云。

尽管他作了解释，爱国同志们还是看不见那最明显的东西。我只好在这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朱将军那个讲话，就如同某些网人在此坛的表演，其客观效果就只有一个，引起大众恶心，不但唾弃他们本人，更连他们的信仰以及捍卫的事业都无比反感。区别只在于后者的活动只限于中文网，朱某是在国际领域活动罢了。难道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自行妖魔化不成？难道使得中国成了人见人嫌的妖怪，竟然是爱国行为？中国人的脑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何如此特别？

不过有了解释后，好歹总算有人开始从策略上着眼分析了，说什么核武器本来就是用来讹诈对方的，讹诈一下又有何不可，云云。

这种昏话，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朝野共识，我早已就此问题多次教训过我党了，可惜他们就是蠢到听不进去。

当然，所谓“战略威慑”，其实就是“讹诈”说得好听点而已。可惜阿，所谓“盗亦有道”，这武器怎么用是有讲究的，并非是痞子就可以无师自通。美国在50年代就成立了若干战略研究所，专门发展战略威慑理论，其中最著名者就是所谓ＭＡＤ，我已经在旧作《中国的原子弹，是光荣还是耻辱，是福音还是祸根》中介绍过了。在美苏冷战中，老美多次使用这手迫使苏联屈服，例如在加勒比海导弹危机中令赫鲁晓夫当着全世界的面，灰溜溜地从古巴撤出导弹；在70年代迫使苏联放弃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核打击的计划；后来又迫使苏联在中东危机中让步，等等。

可惜同样性质的事，蠢货与常人作起来就截然不同。1996年台湾大选，我党又是演习，又是放“空包弹”，企图吓阻李登辉当选，结果是帮他拉选票，让他顺利地当了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2000年我党又施黔驴旧技，由朱总理出面召开记招会，恐吓台湾人民，不许人家选阿扁，这结果是使本来无望当选的阿扁以微弱多数胜出。

这种蠢事，在人类历史上还真难见到。而我党似乎就是干出了瘾来，接连干了两次。您说该党是不是惊天动地的蠢党？如今的中国人，无论是哪党哪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似乎成了共同专业，您说中国是不是弱智之邦？如果不用愚蠢解释，那就只能用阴谋论来解释了。这么说，原来下令发射空包弹的江核心和召开记招会的朱总理，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台湾间谍？

请楼下那些爱国同志解释解释，为何我党两次讹诈反倒事与愿违，成了坑害自家的专业户呢？

这道理非常简单，基辛格早在《核武器和外交政策》的经典著作中指出了：

“只有当自己确有决心和能力将威胁付诸实施，而对方也相信自己确有这种决心和能力时，威胁才能奏效。”

怕有人不懂，我再用大白话解释一下：那就是说，要让人家屈服，首先你自己必须敢做到、也能做到你说出来的话，而对方也相信你真的敢作能做，这才会起作用，否则就只是虚声恫吓，用鬼话来说就是bluffing，唯一的作用就是让对方鄙视笑话。上文所述两例就是最好的说明：台湾人根本不相信我党会因为他们选了李或陈就敢去打台湾，而事实证明了人家一点也没弄错，我党就是不敢，反倒让自己成了笑柄。

已故无产阶级老马屁家、人民的好总理就深通这个道理。1967年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给英国下最后通牒，结果人家理都不理。好总理非常生气，在群众集会上说：最后通牒哪能随便下？必须是作好准备，若对方拒绝通牒就立即出兵，这才能维护国威，否则只会让我们自己丢脸。他还说，中共“建国”以来只下过一次最后通牒，那就是限期让印军从其在中锡边境内中方一侧修建的据点中撤回去，中方作好了足够的动武准备才下通牒。结果期限没满，印军就吓得撤走了，云云。

再说一遍：威胁乃是强权外交中司空见惯的事，但世上最笨的威胁，乃是自己并无胆子或能力去兑现那威胁，却一厢情愿地指望对方被自己的大话吓破胆，就此乖乖屈服。此乃威胁之大忌。文革造反派和江朱二总就接连犯了这大忌。

如果同志们明白了这蠢党愚民死也不明白的最简单道理，那就请同志们说说看：无论是朱将军还是胡中央，抑或是共军内的任何强人，自己相信那些屁话么？有那尿脬、有那能力兑现那威胁么？Never！那么，作出这种惊天动地恐吓还有什么用处？无非是把自己变成惊天动地的小丑而已，是不是？

那位仇共同志说了：我党是灭绝人性的匪党，他们根本不管人民死活，绝对作得出来。

没错，可真要把中国的膏腴地区彻底毁灭了，让其他地区也成了无法生存的地区，就算那政权不垮台，做统治者还有何乐趣可言？中国本是我党为所欲为、穷奢极欲的大宅子，世上哪有蠢到自己放火烧毁宅院、烧死奴隶和牲口的土财主？这种事我党当然干得出来，但只会如傻大木放火烧科威特油田一样，绝对只会在大位不保、走投无路之际，才会出于绝望孤注一掷，如我在《公元2093年中国大事记》中描写的那样。

更何况任何一个头没被碓打晕的人都能看出朱将军脑袋已经彻底错乱，居然会闹出“美国几百个城市”和“西安以东的全部中国城市”的惊天动地的笑话来。

连外行都知道，要用核导弹攻击美国几百个城市，那首先必须有几百个处于待命状态的核弹头。假定中国已经掌握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技术，并已用多弹头洲际导弹装备部队，那起码也得有上百个洲际导弹。这上百个洲际导弹还得同时发射才行，请问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有这本事么？有控制协调不同地区的陆基发射井和核潜艇的导弹同时发射的庞大的全国电脑网么？笑话！

记得2000年CIA透露，南京空军只有本事让5架飞机同时升空作战，多了就照应不过来，说明共军一个军区，连美国一艘航母都不如。当然，那是5年前的事，您可以说咱们在过去5年中突飞猛进了。但现在咱们谈的是从陆地和水下同时发射上百枚多弹头洲际导弹，每个导弹携带起码3枚弹头，自万里之外，同时分袭预定好了的数百个美国城市，请诸位去想想咱们有无这种本事吧。

如果不是一股脑儿扔过去，而是先扔几枚，得，那你就再没可能扔存货了。只要美国的三个城市被袭击，人家就会立刻把所有的存货兜底扔过来，将整个中国从地图上抹去，哪还会乖乖地按照朱将军吩咐，只炸西安以东地区？

您说朱将军正常么？您说拥护他的爱国同志们正常么？难道我党好日子不过，花花银子不搂，漂漂小蜜不养，会去自行亡国灭种，把自己也炸到九霄云外去？老美再蠢，也不至于相信这种疯子的话吧？

这么说，人家只会一笑置之，疯子的话无伤大雅？

非也。人家才不会管你疯子作将军，只会抓住这你自行殷勤送货上门的七寸猛捏。

粗知老美政界的同志都知道，美国乃是西方最右的国家，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势不两立，历来是世界反共尖兵，国内政界一直有雄厚的反共势力。中美

关系之所以难改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共死也不肯抛弃共产主义羊头，毫无必要地“猪鼻子插葱——装象”，自愿去作老美的意识形态敌人。

以前中美关系主要还是意识形态冲突，现在随着中国崛起，美国隐隐地感到其在远东的利益受到威胁，近年来朝野一直在谈论“遏制中国”。为了确保美国在亚洲盟国中的影响，老美一直在搞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战区导弹防御”（英文缩写是中国国骂ＴＭＤ），而这正是导致中美、中日、中台关系紧张的一个主要症结。

如今朱将军这些疯话，对那些右派政客来说如同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从此有了推销自己宣传的有力借口。人家才不会管那些威胁是何等空洞，而美国人民也不会动脑筋去想其中有无可操作性（正如本坛左中右网友无一人去考虑那些问题一般），于是保守派便能以此作为绝佳宣传材料，去说服美国人民，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集团，迫使美国政府压制唯利是图的资本家，让他们放弃或减少在中国的商务活动。与此同时，美国还可以用朱将军这些疯话去吓唬日本和中国其他邻国，与他们形成所谓“集体安全体系”，等等，等等。

不难看出，如此一来，受累的还不只是中美关系，中国的全盘外交格局都要受挫。奈何天不佑德，天祸华夏，有了个美日台特嫌痞子外长李爆牙还不够，现在又从哪儿冒出个万国特嫌朱疯子！两人的专业都是向天吐痰，最后点点全落到中国人民头上去。

鲁迅在《头发的故事》中说：“你们口中没有毒牙，却在额头上写上‘蝮蛇’二字，引来乞丐的打杀。”这习惯似乎成了国症，无论是我党领袖还是鼓吹暴力革命、“人民起义”的“民运”领袖乃至轮子，统统害了这毛病。蠢到这种惊天动地的地步还毫无自知之明，还要以为自己的三韬六略胜过了鬼谷子！

2005年7月17日

再评关于“核导弹袭击美国数百个城市”的意淫梦话

刚才看见苗仁网友说：

> “中共能达到美洲的核导弹都是洲际弹道导弹。
>
> 就是说，预先定好纬度经度放出去后，画个抛物线，加上一些轨道修正
> 落到目标。
>
> 说形象一些，主要原理与大炮发射并无本质区别(多点姿态控制，和方向修正），发射后，不用控制也根本无法控制。
>
> 另外，战略洲际导弹，都是预先有一套目标的地址。只要一个电话(或信号)，后面的工作就是输入数据，等倒计时便了。不需要什么联网的。
>
> 为了保证各作战单位能独立完成任务，只要最终攻击命令一下，各自自行执行程序。具体动作，无需中心控制部分。原因显而易见：万一中心给摧毁，也能保证攻击成功。
>
> 所以，只要有足够的导弹，而且核弹头能小得足够装入导弹，有马马虎虎的精度，不用担心有没有能力控制发射后导弹。既无法控制，也不需控制。
>
> 即使是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也不需地面控制。只是中共好像没有这玩艺。”

这些知识我其实不是不知道。只是因为限于文章篇幅，没有细讲而已。既然他提起，那就干脆科普一下吧。

导弹有两种，都是德国人发明的，一种是所谓“巡航导弹”，其前身是德国人的V－1，另一种是弹道导弹，前身是V－2。巡航导弹是自己寻找目标，一般以全球定位系统控制飞行，不断根据反馈信号调整自己的位置，命中精度很高，中国住南领馆被炸就是那玩意，但体积小，一般只是战术导弹，主要靠超低空飞行突防，咱们现在谈的这战略打击根本就与之无关。

战略导弹就是老苗说的那个原理，跟扔石头一样，先瞄准好了扔出去，靠惯性命中目标。70年代以后，美苏发展出所谓“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技术，那就是，先用强力火箭将母弹头送出大气层，如此即可在无空气阻力的情况下靠惯性飞行，极大地增加飞行距离，等到母弹头重返大气层之后，再依程序解离释放子弹头，使之以几十倍音速攻击各自目标，如此则一枚导弹起了数枚的作用。

据报导，中国去年试射成功一枚多弹头导弹，但那不过是中程导弹，并非重返大气层的分导导弹。而且，多弹头的一种原始形式是所谓“集束式”，原理跟霰弹枪一样，并不能分别命中多个目标，只是弹着点分散而已。外电报导的那次中国多弹头实验似乎就是这种集束式。其目的是突破美国意在保护台湾的战区导弹防御，根本不是袭击美国本土。

据外国专家分析，中国洲际弹道导弹要在二三年内才能换装成多弹头，四五年后才能由核潜艇发射，只有到那时，美国本土的城市才会处于中国多弹头洲际导弹威胁之下。

现在我们假定中国已经换装完毕，那又怎么样？我说的那个问题照样存在。

陆基战略导弹发射，无非是两种方式：固定发射或游动发射。前者比较原始，因为容易被第一次打击摧毁，因此苏美后来都改用游动发射了，而这就需要大型电脑的协调。前面已经说过，弹道导弹全靠轨道事先计算的非常准确。如果改动了发射位置，又要重新计算，没有大型电脑网络根本就难以思议。

这里还有个严重问题：别以为老美会傻傻地等你先动手。世上只有中国蠢人，才会因愚昧无知而不怕核大战，文明人无不怕得要死，老美尤其怕。君不见好来坞拍了多少中东痞子用核弹袭击美国的烂电影？如今朱将军代表全国人民抓屎糊脸，好人不做，宣布自己是中东恐怖分子那样毫无顾忌的痞子，难道人家就会一点不提防？

侵伊战争期间，美国在伊拉克上空聚集了几十个卫星。如果台海形势紧张，只怕人家起码要弄百把个卫星在中国上空监视，连村夫在野外出恭都看得一清二楚。临到要发射时，基地周围活动频繁，人家早在与苏联对峙时就把这套总结成专门学问了。中国有几个发射井，位置在哪儿，恐怕早就成了五角大楼内部公用常识了。到时你若有异动，只怕发射井的盖还没打开，人家就先发

制人进行第一次打击，拔了你的毒牙。难道中国已经先进到了前苏联70年代水平，100多枚多弹头洲际导弹全是游动发射而不靠固定发射井？

挨了第一次打击，给拔了毒牙，那还可以靠核潜艇报复不是？可惜阿，中国的核潜艇噪音大得要死，消音技术一直无法过关，随便看哪本外国军事杂志都能看到这一点。无线电波无法在水下传播，所以水下侦察全靠声纳。老美的声纳技术全世界第一流，潜艇消音技术也第一流，中国的核潜艇根本就无法接近美国，而由核潜艇发射的导弹距离总是有限的，那还指望报复个啥？就算有本事发射出去，人家美国本土早就让经营了20多年的反导弹系统团团围住了，您还指望去蹭下人家的油皮来？

总而言之，朱将军胡喷一气，只证明中国国防大学的堂堂院长连起码军事常识都没有。连前苏联科技那么发达的国家都败在老美手下，被核军备竞赛把超级大国活活拖垮了，也只有中共痞子才会蠢到见了棺材也不知道掉泪，还要沿着那条死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往深渊里扎。

我早就说过了，中国有核武器，不是光荣而是耻辱，不是福音而是祸根。这道理再简单不过：《天龙八部》上有个游坦之，他爹是武功高手，但不让他学武，因为他资质不行，如果学了点三脚猫功夫，不但不足以防身，反而会引来大祸。一旦和真会武功的人动手，人家听说他是游家子弟，以为有什么大能耐，一出手就毫不留情往死里打，反倒送了卿卿性命。这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正在干的蠢事，所谓“烧香引出鬼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刚才见网友转贴说朱疯子因泄露机密被约谈审查，竟然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出来喝彩，说那表演一气呵成，真高，云云。

当真是太平洋再深也有底，人类的愚蠢没有底。我已经在昨天那帖子中说得清清楚楚：如果中国人有点起码神智，只会为党中央那牺牲10亿人和几百万方公里土地的灭绝人性的伟大战略计划吓得浑身冰冷，从此再不会对这种兽党抱任何幻想。君不见仇共派抓住了这难得的宣传弹药上窜下跳，跟吃了炮药一般兴奋？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不出来辟谣，竟然还承认那是国家机密，他们果然作了这种令人发指的冷血计划！

我从来相信中国乃是被上帝诅咒过的土地，而核武器就是魔鬼送来送中国人上西天的法宝，现在更是确凿无移地坚信这一点了。不过，如此惊天动地愚昧的民族，似乎也没有多少理由生存下去，您说是不是？

2005年7月17日

再次呼吁中央从速严惩国贼，以定民心

——兼答鲁肃网友

谢谢各位网友在技术问题上的指正，有的同志说得很对，纠缠技术问题没什么意思。再总结一下我的意思吧，希望这次大家能看懂：

1、中国根本没有能力用核弹袭击美国的几百个城市。楼下已经有帖说，据五角大楼情报，中国只有四五十个洲际导弹，而且还是单弹头的。哪怕不考虑同时发射的难题，所谓“几百个城市”也是意淫梦话。

2、中共领导根本没有那尿泡下此狠心兑现威胁，使自己亡国灭种。这种烂事，我党只会在穷途末路狗急跳墙时有可能作出来，但决不会因为要“解放”台湾就会去自杀，还让全国陪他们殉葬。

3、所以，任何人都看得出来这不过是虚声恫吓，根本起不到威慑作用，唯一的作用就是破坏中国的国际公关形象，破坏中美中台中日关系，为“中国威胁”论提供生动证明，挑拨党群关系和地区民族关系，毫无必要地引起国内人民恐慌，等等，等等。我已经在第一个帖子里讲得非常明白了。朱完全是万国特嫌，应当立即整肃。

这么简单的意思，难道爱国愤青、中、老就是看不懂？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说了。

下面答鲁肃。你在楼下问：

“老芦，别生气，我请教你个问题

你说：

‘当真是太平洋再深也有底，人类的愚蠢没有底。我已经在昨天那帖子中说得清清楚楚：如果中国人有点起码神智，只会为党中央那牺牲10亿人和几百万方公里土地的灭绝人性的伟大战略计划吓得浑身冰冷，从此再不会对这种兽党抱任何幻想。’

那如何又让人指望‘民主恩赐’呢？相信这恩赐是避免灾难的理论按照你现在的说法又该如何评价呢？

声明，提这个问题，并不是要说明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多谢请教，我怎么会生气呢？相反，我知道以你的理解力，在简单问题上出这种疑问非常自然，很高兴能有机会替你疗愚。

关于“民主恩赐”论，我已经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论证过了。如果你看懂了那篇经典著作和你现在提到的拙文，就不会闹出这种智力笑话来了。

“民主恩赐”论我就不再重复了，建议你再去学习一遍。这里只想提醒你，我那文字不过是指出用传统斗争的方式根本不可能实现民主，并未说民主可以在中国实现，遑论是由统治者恩赐。许多人智力低下，无法理解该文无比明白的意思，光看懂了标题就来嚷嚷，对此我实在是腻透了。在你之前已经有古迷、北京小左、林思云、余大郎等人作过类似文章，我已作过无数次解释，不想再重复。

这些人中，唯一表现正常的只有余大郎，记得以前他一直以此诋毁我，我一直懒得理他，最后忍无可忍，便贴出有关文字，请他自己去看。他从此哑口无言，再不提此事了。可见他过去根本没看那文章就信口嚷嚷，但理解力还是正常的。你的情况则和他不同，我相信你是攻读过那篇文字的，所以还是个理解力问题。其实理解力低下也还是可以改进的，最好的办法还是我上次给你提的那个建议，先去看本为中学生编写的逻辑教科书，扎扎实实地从头补起，不要再满足于“思而不学”。

现在假定（pure hypothesis, for argument's sake）我确实认为中共会将民主恩赐给人民，那么，这一主张也与你的引文毫无矛盾。恕我直言，你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专从毫无破绽之处看出“矛盾”来的本事，倒很像高寒。不过高是个文盲，这种错误可以原谅，你以科技大高才生之身闹出这种智力笑话来，似乎就有些说不过去了，你说呢？

谁都看得出来，我那话是指朱成虎愚不可及，才会说出这种意淫疯话来，让全国人民对我党寒心到了极点，而中央如果真如网上传闻说的那样，以“泄露机密”罪将其拘留审查，那就更是蠢上加蠢。但这只是指出党中央没有想到作此愚蠢讹诈的副作用，并不是说他们真有计划准备牺牲西安以东的全部中国精华地区。相反，我已经在上面第二条里说明了，他们并不会为了个台湾就干这种事，只会在面临灭亡时有此可能，那也只是一种可能，并不是必然的。

这就是我为何引用鲁迅“没有毒牙却要装出毒蛇的模样来”：无论是对国内还是国外，我党都毫无必要地装了一次假恶人，当真是蠢到了极点。如果朱某披露的是中共在遭到美国全面入侵（如美国入侵伊拉克那样，旨在推翻政权）的应急计划，则那还有可信性，现在则完全是疯子的胡言乱语。以疯子胡言乱语来判定中国政府丧尽天良，根本没有和平长入民主社会的可能，这就是只有你才会闹出来的笑话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的疑问其实是为我那文字提供了生动具体的论据——它代表了典型的愚民反应：百姓不问虚实，不明就里，听了疯子的胡言乱语，便认定中央当真那么狠毒，对和平改革丧失了信心，使我党彻底丧失民心，导致政府和人民毫无必要的感情对立，为改革开放制造人为障碍，破坏安定团结。这种万国特嫌如不从速重惩，则以你为代表的愚民反应势必越演越烈，不知伊于胡底。为此，我再次强烈呼吁中央快刀斩乱麻，立即处分万国特嫌朱疯子，以安民心，以释群疑，以慰舆情。

2005年7月18日

试析朱成虎狂言的官方背景

——驳所谓“朱将军有个人言论自由”论

刚才看见网友说，朱将军有个人言论自由，犹如刘亚洲有权在网上发表自己的军政主张一样。

那么，朱疯子那些疯话，到底能不能当成个人言论看待，如同刘亚洲在网上的文章一样？

成年人都该看出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吧？刘谈的完全是他个人主张，例如军队应该怎么建设管理，中国对外政策应该怎么样，打台湾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等等。那种文字，和老芦以及任何一位网人写的毫无差别，绝对是提出个人主张，希望中央采纳，是不是？

但朱疯子却完全不同，他在会见西方记者时，披露了共军的战略计划，那就是如果美国干预台海战事，共军就要用核弹攻击美国，毁灭美国几百个城市，而中国也准备牺牲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

这完全不是什么个人主张，而是具体而微的战争计划，请问世上有谁能以个人身份作出这种全球性的战略计划来？请记住，那可不是常见的网络愤青在网上胡言乱语，而是共军将领郑而重之向西方记者披露的。它和刘将军那些网文的本质差别，该是盲人都能看得出来的吧？

所以，对“朱计划”的准确定性，应该是“以个人身份披露的官方信息”。谁敢否认这定性？如果他披露的不是官方信息，那就是造谣惑众，请问官方发言人是否曾表态朱是造谣？

这儿唯一可以讨论的，就是他披露的官方信息到底是真实情报，还是意在迷惑对方的假情报(disinformation）。最经典的假情报例子，就是老美抛出的旨在瘐毙苏联的“星球大战”战略计划。

我个人判断，朱计划乃是共党抛出来的假情报，意在恫吓老美，指望藉此防止他们武力介入台海武装冲突。但它和里根的欺骗完全不一样。老里的欺骗讹诈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满足了我昨天说的那前提：苏联完全相信老美有此决心、有此技术、也有此金钱。

记得电视曾采访过前苏联某将军，该同志说，他们当时完全信以为真，为此感到绝望，说美国人实在太厉害了。他们硬着头皮和对方竞赛，已经精疲力竭，再也熬不下去了，实指望核军备竞赛能到此止步，没成想老美又更上一层楼，而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个技术，也没有那财力，却不知道老美完全是吓唬他们，到今天也没那技术。于是就连军内最强硬的鹰派，至此也都灰心丧气。“不能再和美国竞赛下去”成了党内军内高层共识，戈巴乔夫的改革也才有了基础，云云。

但朱疯子发布的假情报却绝对不会起到这作用，因为太无可信度，与明心网友的鸡瘟恐吓以及明慧网上的“诋毁大法遭雷劈”等恐吓毫无差别，徒惹人笑而已。我党蠢就蠢在看不出这点来，反倒以为可以用事后抵赖混过去。此乃我党惯伎。有的网友早指出这点来了：指使暴民或下属捣乱，等到外国抗议时立刻又矢口抵赖具有官方背景，说那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自由，政府未便干涉，等等。

世上也只有愚而诈的痞子才会如此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还自以为得计。如今世上名声最臭的国家，除了“邪恶轴心”之外，就是我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想指望外人相信在那种极权国家中，暴民未经政府批准就敢去砸使领馆，或是共军某将领未经上司授意就敢约见西方记者，“以个人身份”披露共军战略计划，那未免将文明人的智力估计得太低太低。

所以，问题不是尔等想象的那么简单，可以用“外交部发言人已表态那是个人意见”就能搪塞过去。不管你自己怎么抵赖，关键是看受到警告的一方到底怎么接收那信号。人家可不会天真到以为那真是个人胡言乱语。的确，是人都看得出来，没有高层授意，朱疯子绝对不敢胡言乱语，除非他不要脑袋了。唯一可以讨论的，就是泄露那种假情报到底是得到胡温首肯，还是出自军界强人授意。

就是后一点最令人担忧。我早在旧作中反复说了，现代专制制度的内在缺陷是“权威逐代递减律”，最头痛的是文官政府难以控制军队。看过我的《公元2093年中国大事记》的读者都该记得，眼下朱疯子的表演，与我在那里作的预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文官政府表现理性克制，而军界强人通过媒体作“民族英雄秀”，最终导致双方公开摊牌，以核内战告终。

共党内幕草民自然无从知晓，但也有耐人寻味的蛛丝马迹。1999年熊光楷将军扬言以核弹袭击美国洛杉矶；2000年具有军方背景的辛旗扬言用中子弹攻击台湾；眼下朱疯子又出来跳梁。这种军人妄言国事、公开对外界宣布强硬方针的怪事，在领袖牢牢掌握了军队的毛邓时代从未出过。毛邓时代即使是要对外作出威胁，那也从来是由党国领袖出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周恩来约见印度大使，通知他联合国军如果越过三八线，则中共就要出兵。又如70年代末期老邓访美归来，扬言要“教训越南”。我党执政头40年内，从无军队将领敢出来如此放肆的先例。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朱的讲话有明显的官方背景，而未获胡温首肯，由军界野心家授意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为了让政府从容下台，从这史无前例的外交灾难中摆脱出来，我至今写的一系列帖子，都指朱是毫不负责、妄言国事、造谣惑众的疯子，要求中央从速惩治，那意思就是撇清他和中央的关系，让中央将此事件归结于个别野心军人的造谣惑众，将朱抛出来作他们的替罪羊，如此即可迅速摆脱被动，从自家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不料如此明显的用意，有人还不能理解，以为我是指责政府，唉。

中央究竟对此事如何处理，其实成了个猜测内部权力斗争的窗口：如果朱被迅速整肃，则说明胡温还能镇得住那夥丘八。如果朱安然无事，则说明军界强人在党内高层决策圈扮演了强硬角色。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最后想劝告党中央：诸位完全不明白老美的德行。911事件后，我曾讲了个笑话，重复于下：

一夥海盗袭击了一艘船，把一夥乘客掳掠到岛上去，准备处死。在行刑前，强盗头子大发慈悲，同意满足每个人死前的最后一个心愿。一位法国人说他最后愿望乃是和女朋友再作一次爱。强盗头目慨然应允，于是那家伙便和女朋友钻入树丛，胡天胡帝去了；一位英国人说他想个家人留份遗嘱，公平分割他的财产，这愿望也得到满足，于是他便坐到一旁，聚精会神地写遗嘱去了。等到问到一位美国乘客时，那人说他死前的愿望，便是想让那强盗头子在他的屁股上猛踢一脚，接着就把身子转了过去，用屁股对着强盗头子。强盗头子哈哈大笑，便飞腿猛踢了一脚。那老美跌倒在地，爬了起来，从怀里掏出袖珍冲锋枪，一梭子把所有的强盗都打死了。英国人和法国人闻声赶来，见此情景大为诧异，问那美国人既然有枪，何不早用？那老美困惑地问：人家又没先动

手，我有什么理由打死他们？我之所以请那强盗头子踢我一脚，就是为了取得自卫的道义资格阿！

这笑话是珍珠港事变后编出来的，说的是老美的民族性，当然极大地美化了他们，但也有许多真实成分在内。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前，孤立主义在美国压倒一切。但事变在旦夕之间彻底改变了老美的态度，全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短期内便把美国变成了史无前例的庞大的“民主兵工厂”，并两线作战，同时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动武，两处获胜。

这教训就是，不要效法黔驴，撂两下蹄子，就指望吓倒美国那真老虎。别以为人家珍惜人命，就以为那是什么7寸。当初傻大木就是错打了这算盘，劝我党不要重蹈覆辙。空洞的威胁是吓不倒武装到牙齿的老美的。请我党扪心自问，到底有无勇气实践朱计划？如果没有，那就少干这种对自己的脚背放枪的蠢事。民族主义这把火迟早要烧到我党头上，让军界野心家如虎添翼，凭空获得民心拥护与道义资源，当真是愚不可及。

为了使我党明白我一再述说的简单道理，我在此推荐林思云的某篇文章。记得他曾介绍过，日本人出的旅游小册子曾劝想到日本旅游的日人放心，不要被中国人的大话吓倒，只管去中国旅游，非常安全，因为中国人和中东回回不一样，后者是来真格的，而中国人只有一张嘴，以网上爱国愤青为典型代表。连日本旅行社都能看穿咱们是何等怯懦的纸老虎，难道美国养了那么多中国通统统是尸位素餐？更何况朱计划的智力含量实在太低：早在70年代，美国的核导弹便已覆盖苏联全境，朱却悍然出来充当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一厢情愿地将“西安以东”划成美国势力范围，是不是也太搞笑了些？

2005年7月18日

百姓蠢过政府

昨天使用了“全民愚昧”一词，当即便引起反弹。落英网友出来好言相劝，劝我慎用这种表述。他大概不知道，我早在《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中作过解释，那指的是一般倾向，并非一网打尽。就总体而言，敝民族确实是一个非常愚昧的民族，该文作了有力论证。请怀疑这结论的读者去阅读那篇文字，我懒得再解释了。

这民族愚昧当然是后天造成的，乃是统治者的过错。中共的愚民野蛮统治造出来的奇观，就是腿子比政府更激进，更会假戏真做做到弄假成真的地步。

就拿朱疯子这番小丑演出来说吧，任何长脑袋的人看了那讲话，都只会觉得愤怒而不是害怕。道理我已经反复说过了：那完全是疯话，借我党个胆子，他们也不敢真这么干。只有在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时，我党才勇气百倍，豪情无限，但奋起抗暴，抵抗比自己更强大的势力的胆子是绝对不会有的。这道理丝毫不难明白：长达半个世纪的人工选择，已经把中国彻底改造成了马屁之邦，而党国领袖就是毫无脊梁骨的超级马屁精。

请大家回忆一下国内的干部遴选机制，那绝对是“汰强留弱、奖怯罚勇”。从小学开始，大家受的训练，就是如何见风使舵，投靠强权，欺负弱小，浮上水，抱粗腿。谁要如小芦一般天生强项，则立刻要遭到集体合力修理，直到自尊心被彻底摧毁，最后一丝反抗的念头都被扫除得干干净净为止。

在这种负筛选机制下建立起来的干部队伍，必然是世上最无原则、最无羞耻心与自尊自爱心、最无胆量的大大小小马屁精。谁若是不具有这些必要属性，立刻就要得罪上级，被无情淘汰出去。因此，如果小胡同志不是那种唾面自干的圣人，他绝对不可能爬到权力最顶峰。当然，这不是说他就真没有勇气，那得看是在什么场合。例如在西藏铁腕镇压一群吃斋念佛的喇嘛那种有胜无败、绝对安全的场合，则他一定是豪勇无比，虽则还要戴上钢盔。

在我党的言传身教下，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学会了这套，那就是我在《丑陋的大陆人》中指出的：

“说到底，‘自大’建立在‘合群’的基础上，‘勇敢’建立在‘安全’的盘算上，‘流血’建立在别人的动脉上。”

这就是中国式“勇敢”的实质。无论是倒共派还是拥共派，美腿子还是党腿子，统统如此，概莫能外。但凡他们勇敢献身之时，那献的身必然是他人之身，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所谓“麻雀请客请到谷堆上”是也。

当初老芦出来反对“民运”美腿鼓动暴力革命，写出了《重释“民主恩赐”论》，立刻就被骂为“奴才”、“胆小鬼”、。现在老芦出来痛骂祸国殃民的朱疯子，爱国同志又出来笑骂“软脚蟹”、“吓得魂不附体的酸秀才”。这两派简直相似到了极处，骂人都是那些话：爱国贼们骂我“奴帅”，汉奸们骂我“奴笛”。双方的胆子都大得不得了，可惜流血全ＴＭＤ建立在他人的动脉上。这种“胆子”越大，人味也就越少。

前两天说起李教主闯关，我说，当今中国，根本就没有好人善士，没有信徒志士，更没有好汉勇士，只有戏子、骗子和傻子。无论左中右，有的只是一张嘴，脑子和胆囊是没有的。确乎如此，过去“民运”好汉在此坛演“气节”戏演砸了锅，现在轮到爱国英雄们来运气亮膘显骨气了。山外青山楼外楼，网上大秀几时休？

更可笑的是决战一类至死不悟的走火入魔角色。这类人根本不知道如今的中国是个什么世界。未来中国第一不会变成法西斯国家，第二不会变成中东痞子国家。何也？在我党的亲切教导培养下，全民族都害了无胆症。超级马屁精领导的懦夫之邦绝对没有“奋起抗暴，捍卫民族尊严”的胆子，更不敢真打核大战。只有当众说大话、演大戏，背后使小钱、陪小心的能耐。无论是民运领袖还是轮子教主都不敢回国闯关，党国领袖的胆量难道还会大过他们不成？笑话！

这说到底就是为何朱疯子的烂秀让我七窍生烟，不是给吓的，是给气的：明摆着没有那个肚，偏要装着去喝那碗醋，反倒给人家蓄意遏制中国提供绝佳弹药，这世上还有比这更蠢的蠢才么？

当然有，就是那些为这种无耻戏子捧场的观众们。这些人蠢到看不出来，如果一个人听到中国政府准备牺牲10亿人，毁灭全中国还不吓得灵魂出窍，那就不叫有勇气，那叫没心肝，其实没有什么光荣的。连这点都蠢到悟不出来，您说难道还不是百姓蠢过政府？

2005年7月18日

为爱国文盲翻译余大郎对朱成虎事件的评述

楼下余大郎苦口婆心，试图说服愚民，对方茫然不懂，可笑者一；他和我一样，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可笑者二；不知道“不想听的人比聋子还聋，不想看的人比瞎子还瞎”，可笑者三；不知道对方是毫无文字理解力的文盲，却咬文嚼字，明珠暗投，可笑者四；有志疗愚，花许多时间写文字，却立志不让人看懂，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可笑者五也。

不过其实这也是五十步笑百步。老芦上网快6年，著作等身，至今已经心灰意懒，当真是“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中国之全民愚蠢，不是个别清醒者可以改变的，早在30多年前，我在文革期间就痛感过这一点了，觉得邪恶并不可怕，可怕的其实是愚昧。30多年后江山依旧，人民依旧，还是那德行，又何必至今痴心不死？有那功夫，不如干点正事去。

所以，起码关于朱将军引出来的公案，我是再不会说第二句话了。不过念余大郎辛苦一场，还是帮他翻译一下。当然，我也知道，哪怕是明白晓畅，愚民照样不会理睬——人家脑子里有先天的闸门，专门选择性地封锁阻断一切不入耳的话。你纵然有让顽石点头的雄辩功夫，也决难指望说服这些人。

废话少说，下面就是余大郎的酸文以及芦译：

“提上来答灶糟昏君和自诩百姓(咕芦)‘不喜何忧’之问”

【芦评】此文主旨，乃是说明爱党同志其实是在害党，反复说明朱的胡言乱语对党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害。而爱党同志竟然蠢到连这都看不出来。

“昭昭若昏问:

‘那老美国也太软了吧，因为(天蓬将军)一句话就爬在地上又哭又闹吗?’

答:此‘会哭的孩子多吃奶’之策也,从此师出有名,盍不顺竿爬?蠢不可及之问.下去!

【芦译】答：美国不是软，是那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右派势力从此抓住这个借口，顺着朱将军送给他们的杆子爬上去，名正言顺地推行反华政策。

"咱老百姓真(自诩)问:

'逻辑不通：我们爱国"蠢民"蠢了一回，你们爱美"智民"不喜何忧？这忧愤来自哪里？'

答:咕芦是泛爱众,效大乘,有心成佛.俺是光明胜阿罗汉情商高.忧愤来自博爱,见尔等在恶地狱乐不思善,不禁悲自心起骂从口出.

虽然,天蓬喷水高老庄小蝼罗活蹦乱跳本是千载难逢大好事:

1,利于国内亿万真老百姓'趁火打官,与风同舞';

2,利于米国消灭专制'国家恐怖主义'师出有名;

3,利于来日审判灭绝戈培尔及徒子徒孙;

4,利于发鸡瘟功者免究刑责,密告FBI者免受同胞道义质难......"

【芦译】（吹我的话就不译出了），我（余大郎）的忧愤来自博爱，看到尔等在地狱里欢欣鼓舞，忍不住悲从中来，要大骂出口，因为你们竟然看不出，从党派私利来说，朱这跳梁小丑其实是帮了反共势力大忙。如果我只从推翻共党的角度看，只会把朱小丑这万国特嫌一手制造出来的灾难看成是千载难逢的大好事，因为：

1、它有利于帮助国内亿万人民识破共党的凶残，从此再不对我党抱任何希望和幻想，只会起来推翻这穷凶恶极、视10亿人命为粪土的血腥政权。

2、它有利于日后美国以"消灭国家恐怖主义"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出兵侵略中国。

3、它有利于在共党垮台后，审判那些不惜实行种族灭绝的中共法西斯分子。

4、它使法轮功那些'鸡瘟"、"雷劈"恐吓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解脱了向FBI密告同胞者的罪责，使得大众再也无法从道义上指责那夥下三烂。

"但,我侪既立志当菩萨,自要解放一切乐在地狱者.

固然,爱国贼当炮灰或兔死G烹本咎自取.但我佛慈悲,于心不忍.更何况尔等盲动后果是我大汉种族灭绝?故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图口水浇灭法西斯邪火于预谋阶段,此所以咕芦军要冒唾沫雨救尔等也.救法是:先遍地投羞辱骂山门大鸟蛋,'芦杆净水,遍洒三千'.待漫坛爱国贼人在蛋黄浆稀汁中昏厥后,再一一抢救灌米魂汤!"

【芦译】尽管朱小丑的疯话完全是为反共大业提供无比珍贵的弹药，但我们不光从党派私利考虑问题，而是具有博大的对全民的人道关怀。所以，尽管爱国贼愿当炮灰，或是甘当党腿，日后让我党兔死狗烹，本是你们咎由自取，但我们实在不忍心看着你们这样愚蠢胡闹下去，更何况你们胡闹一气只会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使中国毫无必要地去冒种族灭绝的风险，所以才以菩萨手段施霹雳手段，先用大骂震昏你们，再苦口婆心细讲道理，俾尔等迷途知返，从深渊边缘挣扎回来。

【芦评】这最后一段话，只说明余大郎盲目的革命乐观主义。小芦在文革中最深切的体会就是：在铺天盖地而来的全民愚昧狂澜之前，个人是何等的无能为力。这种感觉此后多次袭上心田：在1986年的学运中，在1989年的“风波”中，在2000年台海危机中，以及现在。

还是那句话：中国是上帝诅咒过的土地，核武器就是撒但送来灭亡中国人的利器，中国人在大饥荒中节衣缩食省下来造出来的灭门凶器，决不会落到外国土壤上，只会自产自销，朵朵蘑菇云终将在核内战中在神州大地上竞相怒放。此乃中国两千年“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优良传统必然的最高归宿。

其实朱将军的表演，说穿了，也是“出口转内销”。他恐吓的其实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南海。连这点都看不出来，也真够笨得可以。

2005 年 7 月 20 日

什么是帝国主义？

昨见马悲鸣和林思云的新作出来，题目似乎是什么《二次世界大战毕竟是帝国主义战争》，不觉哑然失笑：这两位的昏话越出越奇了，当真不知伊于胡底。

凡是习惯清晰思维的同志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二位说话有点不清不楚，什么叫“帝国主义战争”？我还真没听说过，想必是要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吧。当然，我懒得去看那烂文字，只是望题生义，不过除了这解释外，似乎找不出其他说道来。

这话从林思云嘴里出来，原不足怪，早介绍过了，他上网的唯一使命，就是来为他的伟大祖国日本翻案的。既然二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那当然也就没有是非可言，不管哪个参战国，是中是日是美，统统都是坏水。硬要说有是非，无非也是“他们的正义”，并非“我们的正义”，乃是“胜利者的审判”的结果，用下贱支那人的古话来说，便是“成王败寇”。

当时我便接连问了马悲鸣一系列初等问题：什么是帝国主义？中国和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么？如果是，两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表现在哪里？如今世界所处的时代是否还是帝国主义时代？如果不是，请问后帝国主义时代从何时开始？是否与二战有关？是否与美国在战后成了超级大国有关？

这些问题，他自然一如既往地答不出来，不但现在答不出来，将来也永远答不出来，这也倒不足奇，因为许多国人对什么是“帝国主义”，脑子里从来是一桶浆糊。他和林思云的出类拔萃之处，乃是竟然会忘记无论是中国还是波兰都根本不是什么帝国主义国家，而二战发端无论是从日本侵华还是从德国入侵波兰算起，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入侵落后国家。从日本和德国那面看，当然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可从受害国这边看过去还硬要说这种话，那就绝对只能是丧心病狂的日本爱国贼的绝活了。

这当然是他二位的个人问题，不过问题还不限于这两位胡话兼谎话大师。咱们白作了一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许多人竟然至今连“帝国主义”的概念都拎勿清，需要老芦来“政普”，当真没劲。

所谓帝国主义政策，就是强国使用武力征服弱国，将其化为殖民地，或是迫使弱国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获得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特权的外交政策。

必须指出，这儿的“平等”指的是“形式上的平等”，而所谓“不平等条约”就是连形式上的平等都没有做到，公开用条约形式保证了强国对弱国的单向特权。

苏联和国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例如苏联通过条约迫使中国放弃它原来一直承认的中国对外蒙的主权，掠取了中东铁路和旅大港。这连形式上的平等都没有：中国并不能去强迫苏联同意哈萨克斯坦或吉尔吉斯独立，也无权获得西伯利亚铁路以及海参威。这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外交。

相比之下，中美在同期签订的《中美通商条约》就完全做到了“形式上的平等”，条约赋予双方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在对方境内经商的权利，双方的船只都可以驶入对方的内河，等等。

如老毛抨击的，这当然没有做到“实质上的平等”，他已经说了，中国连资本和远洋船队都没有，条约赋予中国的权利岂非一纸空文？

但我也说了，“做不到”和“不许你做”有实质不同。前者只能怪你自己无出息，而后者就是欺负人。如果条约赋予了你那权利，则机会总是在那儿。如果中国不打内战，恐怕早就在 50 年代进军美国市场了。但无论中国变得多么强大富裕，都绝对没希望去和苏联联合管理西伯利亚大铁路，或是租借海参威，更别说让哈萨克斯坦独立了。

从这个条约上便可看出老美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区别来。老美的外交其实是他们的内政的延长，那原则就是“机会均等，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不许谁把那机会垄断起来，而是敞开了让大家凭本事竞争。他们不但在国内搞这套，在国外也来这套，最讨厌的就是强国划分势力范围，把第三世界国家变成帝国的一部分，用高高的关税壁垒把该地区圈起来，垄断该地区贸易，让其他国家的人无法分肥。

老美原来是殖民地国家出身，又以自由贸易立国，自然对这套经典帝国主义作法非常反感。二战末期，丘吉尔和斯大林忙着搞经典帝国主义那套，划分势力范围，引起了罗斯福的极大反感。到了二战后，老美变成了两极世界的一级，而整个欧洲都破产了，必须仰承山姆大叔的援助才能活下去，于是老美便趁机强行推倒各国的关税壁垒，又千方百计搞垮了大英帝国，甚至在英法出兵收回苏伊士运河时带头反对，世界才最终从帝国主义时代进入了后帝国主义时代。

因此，我认为，“形式上平等与否”才是真正的鉴别帝国主义的指标。如果某个国家以“形式上的平等”为外交原则，则无论该国如何强大，都不能称之为帝国主义国家。

可惜许多国人被我党长达几十年的反美宣传误导，动辄就说“美帝国主义”。他们似乎也能振振有词：美国不是在世界上有那么多军事基地么？这难道不是标准的帝国主义作法？

此话不假，可这世界上美国军事基地最多的国家，竟然是英国。在冷战高峰，该国所有的美国军事基地竟然高达 26 个之多。有帝国主义国家，自然也得有殖民地和它成双成对才成，难道您能根据这一点，便把英国判为殖民地？咱们爱国底气再足，恐怕也不敢说这话吧？

可惜英国政府和大部分人民（当然不包括左派）都认为美国有军事基地在那儿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为他们提供了免费保护，使得他们可以削减国防预算。

老美虽然在历史上也有过两块殖民地：夏威夷和菲律宾（后者是美西战争的“战利品”，后来两殖民地住民自决，夏威夷人民选择加入美国，菲律宾人民则选择独立），在历史上也对墨西哥、古巴等中南美弱邻欺压备至，但在美洲以外的国际舞台上，他们和经典帝国主义国家不同，感兴趣的不是掠夺弱国的领土和获得政治军事经济特权，追求的从来是机会均等的自由贸易。那机会均等是双向的，他们要求享受最惠国待遇，同时也给对方同样待遇。

历史证明，这种形式上的公正，相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形式上的不平等而言，是极大的进步。我已经在《我们的过错和他们的过错》中说过，马歇尔计划使得美国能够在欧洲倾销剩余产品，促进了美国经济繁荣，同时又拯救了垂死的西欧，使得后者逃脱了灭亡于斯大林的坦克入侵和内部共党骚乱的厄运。

更难得的是，老美居然把西欧的资本家和管理人员统统请到美国去，训练他们掌握自己那套大规模社会化生产，使得西欧在二战废墟中迅速复兴。

不难想见，如果二战后世界还处于帝国主义时代，老美用苏联人那套办法对付西德、日本，那么这两个国家就绝对不会有卷土重来的希望，而亚洲的弱国穷国小国或地区诸如南韩、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也就绝对没有希望挤入富国行列。

这一套的先进，其实连我党现在都承认了。老邓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打破自己的封闭，加入老美建立起来的平等互利的全球贸易体系。《人民日报海外版》甚至不惜使用青楼语言，将引进外资称为“筑巢引凤”，其猴急之心跃然纸上，连我都为他们觉得太不顾体面了些。

有趣的是，日本人当初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被中国视为国耻，而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借款给中国的。据说那是“资本输入”，按列宁的说法，乃是帝国主义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腐朽垂死垄断的资本主义阶段）的特殊侵略方式。那为何中国现在又迫不及待、磕头如捣蒜地跪求人家来进行“经济侵略”了呢？

那答案再简单不过，日本人的钱不是好拿的，它附加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毫无形式上的平等可言，而老美现在搞的这套全球一体化则实现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形式上的平等。它不但为富国的剩余资本提供了出路，也为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原始资本，乃是我党梦想的“共同富裕”的道路。

介绍这些最简单的烂常识，是想告诉日本爱国贼和中国爱国贼们：世上还是有“正义”与“不义”、“先进”与“反动”之分的，而这所谓“道义”，其实来自于“功利”，也就是“双方受益即正义”。坚持“他们的正义不是我们的正义”的毛教阶级论，必然要沦为“成王败寇”的江共版或日本右派版的现代马基雅维里主义。世间真正的正义，就是“他们的正义”与“我们的正义”的重合点，而人类能指望的最好的公正，也就是“形式上的公正”，亦即权利和机会均等。

2005 年 10 月 20 日

北韩是套牢了中国的烂股票

因为北韩核武风波，有两位网友提出了极为中肯的建议，两人都主张联合美国制裁北韩，不过具体措施不同，前者主张维持朝鲜分裂，但在北韩建立中国的傀儡政权，后者主张联合国际社会，由南韩统一朝鲜。

这些建议的出现，证明了许多网友已经彻底摒弃了共党发明的祸国殃民的意识形态外交思维定式，能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维护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或共党私利出发筹划国事，比李大牙部长高明何止万倍，令人无限欣慰。唯一可以商榷的，就是建议的可行性。令人无奈的是，这些建议之所以不可行，恰是共党昏庸统治造成的。

其实我早说过了，无论是北韩还是越南，走的都是当年中国的路，对中国的态度和毛对赫鲁晓夫的一模一样，都是恩将仇报；怀有的情结一模一样，都是猜疑“老大哥”为了和美国改善关系出卖自己；使用的捣乱手法也一模一样，那就是蓄意挑起国际紧张局势，引发美国的严重关切，以孩子撒泼打滚的方式引起大人注意，以此为自己那被人轻忽的屈辱感寻求心理补偿，使得大国之间出现难题，当年中苏就是这样闹翻的。

须知国际外交从来是大国的游戏，联合国设置安理会就是最生动的证明。要挤入这大国俱乐部，比大陆“农转非”还难。已进入该俱乐部的国家意见无论怎样分歧，仍有共同底线，那就是让世界事务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起码不要让小国引起的危机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这就是中苏分裂的基本原因之一。

苏联在二战前一直被排除在这大国俱乐部之外，战后才因西方再也不能忽视其实力而挤了进去。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区别，是他知道核武器的威力，生怕“一粒火星引发核大战”，因局部冲突导致苏美核大战，毁灭了全世界。这担忧非常合理——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小小的塞尔维亚触发的，后来的加勒比海危机也几乎引发苏美全面核对抗。因此，从全人类哪怕是从中国利益来看，苏联适当约束己方不必要的挑衅行为，缓和国际局势，是完全应该的。

但毛看问题的方式却和他完全不一样。在他领导下，中国愚不可及地卷入韩战，被国际文明视为公敌，从此被关在联合国门外，对世界大事毫无发言权，就连普通成员国的投票权都没有，被国际社会彻底“晾干”。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何种应对战略，体现了领袖的心态是否健全。

对老邓那种心理比较健康的同志而言，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审时量力，“韬光养晦”，不动声色地“和平崛起”。但对毛那种志大才疏、眼高手低、野心勃勃想当全世界的领袖的同志来说，没有比被人故意无视更恶劣的侮辱了。所以他必然要使出“对着干”的短期行为来——你既然装做看不见我，我就大吵大闹让你再也无法装下去。这逆反心理最后竟然延烧到中国的恩公赫鲁晓夫身上去，雄辩地证明共党从来不遵守“点菜律”，谁出钱就咬谁的手：赫鲁晓夫出钱挨了毛泽东的咬，毛泽东出钱挨了金日成、黎笋、霍查的咬，当真是天道好还，毫厘不爽。

毛泽东使用的痞子战术，和如今小金玩的一模一样，那就是专门在苏美关系改善时出来制造局部紧张局势，那目的其实不是发动战争，而是效法被大人忽略的顽童，以满地撒泼打滚大哭大闹引起注意。当年炮轰金门，根本也就不是什么内战延伸，而是故意在苏美关系有所缓和时出来给苏联出难题，用鬼子的话来说，毛泽东完全是take calculated risk，事前就严格规定若对方增援，“只打蒋舰，不打美舰”，他比谁都害怕弄假成真，卷入和美国的直接冲突。所以，“炮击金门”完全是作戏，目的是吸引苏美眼球，提醒他们中国的存在，告诉美国人苏联不能控制中国，警告苏联人不得为了讨好美国出卖自己。

可惜赫鲁晓夫不明白这种弱者心理，对此非常恼怒，他当然有道理——中苏本是盟国，条约规定中国受到侵略苏联必须出兵，而中国竟然擅自发动可能触发中美战争的炮战，事前竟然不跟苏联打声招呼。他再也忍不住恼怒，便在中共建政10周年的宴会上含沙射影地教训中国同志，“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中国同志自然非常恼怒，痞子也自然有痞子的“道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炮击金门完全是我们的内部问题，凭什么要事前请示你？至于此举可能触发中美战争，苏联因此被迫卷入战火，痞子们是绝对看不见的。

中苏关系从此日益恶化，最终竟然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苏联终于作了史无前例的冤大头——这世上还从来没有将核机密、导弹机密和其他军事技术无

限制转让的无私援助。以英美那种历史上形成的“同志加兄弟”关系，美国也从未向英国转让核技术。英国科学家对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出了大力，可后来美国却封锁氢弹技术，英国人只好独立研发。可赫鲁晓夫对中国的要求就居然也就百依百顺，帮助中国发展出了核武器和导弹，可最后这些玩意却用来对付苏联自己。世人只知痛恨越南人忘恩负义，却想不起来毛子的冤大头功练得比咱们娴熟一万倍。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这些别国见不到的特殊问题，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早在《恩仇系列》中讲过了，马克思否认民族，只讲阶级，因此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先天具有“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后，该矛盾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

具体来说，原教旨彻底抹煞了两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冲突，规定中苏是阶级弟兄，苏联必须无条件援助中国。这结果，就是援助一方无论如何倾囊相助，受援一方都只会认为那是应该的，不但不会感激，反而还会在对方稍有难色时就起怨恨之心，认为对方背叛了马列主义。

这就是中苏破裂、中越破裂、中阿破裂、中朝破裂的基本理论原因。其间中朝和中越关系最典型不过地凸显了“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的冲突”。

朝鲜和越南在历史上多次被中国侵略，却从来没有受过俄国的害，因此，两国党魁在得国之后，一直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猜忌戒备提防心理，生怕中国吞并了他们。

金日成谋划入侵南韩，按斯大林规定亚洲共运归中国党管理，但他就是有本事背着中国去和斯大林秘密策划。为了把中国彻底蒙在鼓里，连军火都特地用海运，不走穿过中国的近路中东铁路，以致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竟然是从西方通讯上得知消息的。

不仅如此，中国驻朝大使就任初期，金日成拒不接见，让大使只能见到低级官员，行动还受到严密监控。直到美帝在仁川登陆，金日成面临亡国，还不愿意中国派大军过去，而是指望中国派出部队由他们指挥。直到彭德怀带兵出去后，两家还为这指挥权闹得不亦乐乎。后来是斯大林发现朝鲜人和苏联顾问根本不能打，下旨支持中国同志才算了结了这官司。

战争结束后，美军还留在南韩，金日成便忙不迭地烧香送鬼，欢送志愿军回国。中苏破裂后，这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就在金日成心中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从意识形态而言，他那斯大林主义者其实认同中国，但从民族利益而言，他认定苏联才是可靠盟友，因此在这两端之间犹豫徘徊，最初半心半意地站在中国一边，还和中共发过联合声明谴责“现代修正主义”，但即使此时他也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以便从两边获得援助（这一套越南人用得最精，巧妙地使中苏双方为了证明自己才是正宗马列而竞相援助自己）。

意识形态的认同，并不妨碍金日成出于反对“事大主义”的“主体思想”需要，全面篡改历史，彻底抹去中国参战史实。记得文革后期放过描写韩战的北韩电影，其中绝口不提志愿军，给观众的印象就是那战争从头到尾是北韩人自己打的。志愿军上百万将士的鲜血就这么白流了。

中国文革初期，中朝的“意识形态婚姻”一度破裂，以党内资产阶级为主要敌人的毛思想比金思想还左，导致他一度反水，攻击毛泽东是“左倾机会主义”。中国官方媒体虽然没有直接反击，但受四人帮影响的红卫兵宣传品则回敬以“朝修”。但金日成毕竟有考虑民族利益的务实的一面，后来又和中国修复了关系，继续从中苏双方获得巨额援助。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乃是对正宗马列明目张胆的背叛，当然要激怒金日成，朝鲜劳动党因此公开攻击中国是修正主义。在中国承认了南韩之后，中朝关系就跌落到了最低点。如果不是苏联垮了，北韩失去了最强有力的盟国，则中国必然要成为北韩的双重仇敌：意识形态敌人和民族世仇。苏联垮杆并中断一切对外的“兄弟援助”，使得欧洲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诸如朝鲜、越南、外蒙、古巴等骤然失去了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最强大的盟友，顿时显得极度孤立与脆弱。

正因为此，这些国家才“勉从虎穴暂栖身”，“咬住仇恨强咽下”，为了维持政权，低首下心和北京修好。就连金胖子也别无选择，只好闭眼不看中国同志无耻背叛阶级弟兄，和他的阶级敌人南韩伪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若不是苏联老大哥再不存在了，这种奇耻大辱他是绝无可能咽下去的。

如果明白这些最起码的史实，则立刻可以看出今日小金与北京完全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权益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 or marriage of

expedience）。他对美帝主要是怨恨，对中国则是仇恨。提防“唇齿相依”的中国，恐怕要远胜于提防远在大洋彼岸的老美。

这不是说中国对北韩一点影响都没有，上面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中国的影响力乃是北韩的极度孤立造成的。如今唯一愿意理睬并援助那流氓政权的国家只有中国，所以小金不得不效法勾践事仇。但这种关系并非互利关系，而是类似讹诈关系，不但基础非常脆弱，而且每次动用就要引来对方的怨恨。因此，中国的处境非常困难，稍有不慎就要两面不是人，比当年赫鲁晓夫所处的困境更甚百倍。

小金在那儿吵闹，只会不断刺激日本和美国。两国都要求中国管束朝鲜，可惜中国力不从心，并不能如意控制小金。于是便处于动辄得咎的地步：不管即招致对方怨恨，管则招致小金怨恨，最后只能两面不是人，恶化中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而我已经说过了，良好的中美关系乃是共党政权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幸福线，只有以阿随为首的曲线倒共分子才唯恐中美关系不恶化，不破裂。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两位网友的分析非常正确，从中国的国家利益着眼，北韩乃是必须迅速割除的毒瘤，但我党绝不会这么干，次要原因当然是北韩是中国不断投入大量资金买来的烂股票，弃之不甘，但主要原因还是意识形态上的。

须知我党虽然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思想，但意识形态上的惯性思维却牢不可破，那特点就是仍将共党国家视为手足兄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冷战思维定式依然存在。这就是罗马尼亚齐奥赛斯裤被处决何以在中共高层中引起了巨大震动。简言之，这世上任何一家独裁政权垮台，都要使中共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就连傻大木垮台都这样，遑论当年的同门弟兄北韩政权。

这种病态心理常人无从理解，但确实存在。因此，这两位网友的建议虽然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但不符合我党的病态心理，因而也就不符合中国国情，毫无可行性。在这个问题上无解，北韩乃是中共永远无法脱手，永远只能往里贴钱的烂股票。和其他国政问题一样，无解乃是我党在全面背叛马列毛主义后还要顽固地继承毛共政权留下来的沉重包袱造成的。

2006年10月9日

西方为何对中国采用双重标准？

网友先后转贴了几篇西方著名政客和政论作家评论中国的文章，包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好评在内，触动了我早就有的感觉，那就是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与对前苏联很不一样，采取了明显的双重标准。国内的御用学者和愤青们如果不是那么无知，就不该指责西方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把西方描绘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大灰狼，因为这离真实实在太遥远了。

因为自幼接受的教育，我和其他老帮菜一样，终生无法摆脱“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兴趣取向，到西方后看得最多的英语读物还是现代史书籍，诸如苏联史、二战史、纳粹史、斯大林传、希特勒传，以及一切能找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特别是毛传。我早就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比对苏联宽容多了。八年前初上网，我就在《人命轻于草芥，社稷重似泰山》中指出：

> “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民一直在与政府斗争，争取个人自由，限制政府的权力。所谓宪法，就是人民订出来管束政府的条条。在国家强盛与个人自由不可兼得之时，就舍鱼而取熊掌。这就是为什么纳粹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在西方先进国家引起本能厌恶的原因。尽管斯大林从未干过‘大跃进’、‘人民公社’那样的富于天才想象力的蠢事，而领导人民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的全面入侵，把帝国的版图扩充到了东起千岛群岛，西至外喀尔巴阡的史无前例的广度，其势力包括十一个卫星国，但因为他剥夺了人民自由，害死了两千万苏联人，没有一个西方传记作者原谅过他。毛的功劳不足他的百分之一，血债却至少两倍于他，在西方却至今不乏拍马之徒。对二者的评价对比如此强烈，惟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内心深处认为东方人与西方人不同，人命实在算不得回事，可以四舍五入三七开。”

事实的确如此，作为大独裁者，毛泽东无论是拥有的权力还是执政的年月（执政 27 年），都并不逊于斯大林（作为最高领袖执政 29 年），比希特勒则远远过之（执政 12 年），然而他的政绩与两人相比则判若云泥。

希特勒废除了不平等的凡尔赛和约，把德国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收复了失地，统一了欧洲的德语民族，洗雪了德国在一战后蒙受的羞辱，恢复了德国的强国地位与尊严，在二战中只用了五周时间便全面击败英法联军，命令法国政府代表在一战德国战败后签订停战协定的同一地点（貢比涅森林中的福煦车厢内）签订停战协定，此后又令德军在巴黎举行盛大入城式。德军严格按照一战后法军举行的胜利阅兵式的路线进入巴黎，炫耀了德军盛大的军威，使法国蒙受了空前的羞辱。

斯大林则如丘吉尔所说，对内把俄国从一个“仅有犁杖”的农业国变成了数一数二的工业强国，对外则成了全世界的共产党教皇，不但结束了苏联在国际上的空前孤立，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东欧诸国以及庞大的中国纳入帝国势力范围，使得他直接和间接统治的人民数量占了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毛泽东则在当政后无论在外交内政上都绝对服从斯大林指挥，完全彻底地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服务，因而断送了民国政府自建立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外交努力获得的成果，使得中国在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后再度与苏联签订不平等条约，主动建议以条约方式肯定外蒙独立，使中国“三北”直接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的“合资公司”在当地拥有矿产开发权；苏联政府更在东北拥有军事基地、战略铁路；苏联专家还拥有治外法权；更严重的是中国实行“一边倒”并介入韩战，与文明世界为敌并把自己毫无必要地捆在苏联的战车上，招致国际上的空前孤立，被关在联合国门外几达 30 年，因此丧失了二战获得的大国强国地位，沦落到连印度都不如（这是中共资深外交家何方先生的客观评价）。在内政上毛泽东则在斯大林死后标新立异，发明了“三面红旗”，弄出个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来，使得国家遭到了比抗战还惨烈的损失，工农业全面崩溃；在刚刚缓过气来后又把全国投入空前的动乱。直到他死后大众才得安宁，国家也才获得了一线生机，真正应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古话。似乎可以说，毛泽东是上帝专门派下来惩罚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他拥有的巨大权力乃是国民切腹自杀的好快刀。

然而奇怪的是，西方舆论特别是传记作者们对毛却网开一面。我看过的希特勒和斯大林传记的作者，没谁不对传主深恶痛绝。在西方，这俩人似乎成了“evil”的同义语，而毛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改革开放前西方出的毛传多有歌功颂德者，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遭受过的苦难虽然传到了西方，但传记作者诸

如索尔兹伯里仍然笔下留情。即使是张戎出的毛传，好像也只是把毛写成了个魔鬼化身。除了黎安友曾在李志绥回忆录序言中指出毛的“令人难以思议的愚蠢”外，至今无人指出，毛的最大的问题不是邪恶而是惊天动地的愚昧。他之所以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苦难，正是因为他代表着几千年痞子反智主义传统的积淀与结晶。苏联和中国都发生过大饥荒，但苏联发生的饥荒是斯大林冷静设计的结果，目的是要让反抗集体化的农民们投降，为此他命令格伯乌抢走农民的种子粮，并在国外大量抛售谷物。而毛虽然也抢走了农民的种子粮，也在国外大量抛售谷物，却是因为他蠢到相信了一亩地能产几十万斤粮，农民的粮食多到吃不完。两人的动机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我为何反复说愚蠢比邪恶更可怕，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愚昧而不是邪恶。中国最多的是蠢人而不是坏人。一个白痴被全民奉为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这事实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永远无从洗去的奇耻大辱。

这或许就是西方学者对毛网开一面的原因吧。毕竟，愚蠢造成的苦难，似乎总比冷静谋杀更可以原谅些。

然而这似乎并不能解释西方对后毛中国的态度。六四明摆着就是冷血谋杀而非愚昧杀人。西方当初也曾震惊了一番，但正如我在事发时预见到的那样，没多久那愤怒就忘怀了。不仅如此，前段英国某政客还说，那种事英国人自己也干过，人头税引起的暴乱就是一例。

将英国的人头税骚乱（poll tax riots）与六四相比，真是神来之笔。凡政客都无耻，无论东西方全如此。无耻就是作政客的前提。

1990 年 3 月 31 日，因撒切尔政府征收人头税的政策，英国人民在伦敦特拉费尔格广场（Trafalgar Square）举行抗议集会，和平示威随即恶化为伦敦上世纪最恶劣的骚乱（这是 BBC 的评语：“the worst riots seen in the city for a century”）。抗议者们用砖块和易拉罐攻击警察，推翻并点燃了警车和其他小车，并在广场旁边的建筑物纵火，用石块和木棍殴打前来救火的消防队员，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一共有 113 人受伤，其中包括 45 名警员，此外尚有 20 匹警马受伤。警方逮捕了 340 名涉嫌暴徒。但无一人死亡，大多数被捕者都因证据不足释放了，没听说过有谁给判了重刑。

而在英国某些政客口中，据说这就是英国的“六四”！

这位政客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不但为屠夫辩护，而且侮辱了八九学运的参加者。如所周知，八九学运与四五运动完全不同，比后者更和平理性。硬要说是暴乱，只怕四五运动更像些，如老毛指出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他还没指出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事。而八九民运自始至终从无任何暴力冲突，只有世上最不要脸的人才会造谣说那是"反革命暴乱"。如果中国人有朝一日真能在天安门广场干出英国示威者在特拉菲尔格广场上干的事来，还能获得类似的依法处理，则中国人民也就真的站起来了，真正获得了与西方公民平等的地位。

由此不难洞见西方对中国采用与对前苏联不同的双重标准的原因，那就是种族歧视。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本来就是个乌烟瘴气的野蛮国家，不能用文明世界的标准去衡量。因此，只要谁能让中国的外表发生点变化，他们当然要喜出望外。至于那变化需要什么人命作代价，那从来是在西方视野之外的。二战期间美国大兵们见识了日本神风特攻队，说："Those rice-eating people are different from us. Their lives are so cheap that they don't give a damn if they just go and kill themselves."（那些食米族跟咱们不一样。他们的命不值钱，根本不在乎去自杀）。

这其实也就是西方对中国人的一般态度。可悲的是，就连大多数中国人自己都这么看，并不认为中国人也配享受鬼子的人权和自由。既然咱们自己都这么看，还能责怪鬼子使用双重标准，不拿咱们当人看么？

昨天我在老万的转帖之后跟贴指出，中国做到了前苏联没能做到的事，通过和平竞赛向西方证明了极权制度的优越性，赢得了许多西方政治家的由衷倾慕。这话其实没说完整。我想，即使是前苏联做到了咱们今天这个样子，绝大多数西方政治家也会对之深恶痛绝。那原因很简单，无论是被希特勒杀害的犹太人，还是被斯大林枪毙的无数俄国人，都是白人，与杀害黄人和黑人是两回事，"血浓于水"永远成立。论屠杀比例，波尔布特实行种族灭绝（genocide）的本事谁也比不上，可在西方，他从来就不如米罗塞维奇吸引眼球。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解释西方何以会对先总统蒋公如此苛求，对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们却又无比宽容。蒋介石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英雄，领导中国首次在近代史上赢得对外战争的完胜，收复了沦丧半个世纪的台湾与 14 年

的满洲，首次废除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除苏联外强加给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一切租界。然而没有哪个西方政客对他什么好印象。据说是因为他的政权贪污腐败。然而若要比这个，国民党哪是共产党的对手？为什么鬼子如此憎恶国府，却对我党更胜百倍的腐败视而不见？当年美国人造谣说宋子文把美援揣进腰包，甚至要调查他的帐户，为何如今无数中共高官把国有资产化公为私转逃到美国去却无人调查?

所以，看来在种族偏见之外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自身利益考虑使然。老蒋吃亏在于他和吴佩孚一样，都是民族主义者，而我党就没有这些迂腐的道义束缚，因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做到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政权。我党国际统战的辉煌胜利，证明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正义”是不可收买的。

2008年8月29日

看来美国真要有个黑人总统了

麦肯因为形势严峻，无法规避共和党的责任，竟然把选战化为人身攻击，可谓犯了致命错误，正派选民不会喜 欢这种踢裆抠眼，何况他过去还宣称他不搞 negative campaign（负面竞选），这下不正好向选民证明他出尔反尔，不可信任么？那培林更扯淡，竟然说奥巴马不爱美国，与恐怖分子勾勾搭搭，这种人身 攻击只会进一步倒了大众胃口。因此，看来无论南方居民对非洲美国人有何看法，奥巴马入主白宫的可能性都相当大，起码比原来高多了。

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奥巴马，觉得整个是个哗众取宠的主，根本没什么治国方略，更合适的职务乃是去作推销商。倒是希腊瑞还有点水平，可惜反而被他击 败，真是邪了门了。若希腊瑞作总统，必然是又一个撒切尔夫人，而现在处于危机状态的美国正需要那种铁腕领导人。比起奥巴马来，麦肯反倒成了好货色了，真是 莫名其妙。

美国总统候选人素质逐年下降，当真是王小二过年，连布什那种白痴都竟然在白宫里足足坐了八年，世上还能有谁不配作美国总统？据说李鸿章当年曾说， 这世上最容易做的事就是做官，如果一个人笨到连官都不会做，那真是不可救药的笨蛋了。自打出了个小布什，这话应该改为“美国总统”了。

冰岛刚刚宣布全国财政破产，欧洲今日股市大跌，德英法都遭受重创，美国政府救市方案出台后毫未增加大众信心，华尔街股市仍然一片狼藉，日后是否有 效还在未定之天。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世界领袖美国连个 decent 的总统候选人都推不出来，这世界到底是出了什么岔子，莫非美国再也无法出产富兰克林・罗斯福那种人物？就是出个肯尼迪那种角儿也行啊。

2008 年 10 月 7 日

金融风暴中的“竞选州长”

华尔街打喷嚏，全世界就害流感，欧洲首当其冲。最先壮烈牺牲的是冰岛，全国业已财政破产，政府无力支持倒闭银行，便索性赖账。此举引起英国政府抗议，扬言为保障英国储户的存款，将对冰岛采取法律行动。据说这烂账已由北欧富国挪威扛了起来，也不知道这承诺能否兑现。

英国本身也在麻烦里，甚至比美国更糟糕 。政府今日推出比美国更伟大的救市计划，总额高达 4 千亿英镑，加上过去通过的 1 千亿，共是 5 千亿镑，按现行比价折合成美元，当为 9 千亿美元。据说高达该国 GDP 的 1/3，平均每个公民必须承担 1.6 万英镑。这些钱主要用来为银行注资，对大银行进行部分国有化，其实也就是由纳税人背上他们的负资产。这与共产的武装抢劫名称类似，实质相反。这就是欧洲社会主义的弊病：从来不见金融“产业”的 CEO 们与百姓分享他们的花红，债务却要全国纳税人帮着扛。真 TND 见鬼了。

英式民主政治运作与美国不同，凡是首相宣布的法案都已经由国会通过，不会再遭到否决。国会如同在战时一样，停止了两派打闹，一致通过了该背时法案。据说是该国的希望全在于银行，若不救“the City”（伦敦金融区），则全国就要跟着沉没，因此无论是资本家的乏走狗还是伪社会主义好汉（现在当家的工党其实也是资本家的乏走狗，撒切尔主义已成全民遗产），都一致同意拯救银行，以苟延残喘。

除此之外，英国还和欧盟、美国等一道，由中央银行人为调低了利率。据报道现在世界上已有 6 家央行这么做。但这毫无意思，盖民间银行并不会跟着降。华尔街有人说这非但无益反而有损。帕尔森今日还宣布，很快就会有若干金融机构倒闭。

英国的命运，证实了我前两天作出的预言，该国因为抛弃实业，转向金融“产业”，其经济结构远比美国畸形，因此更弱不禁风，更不堪一击。老明那伪经济学家还出来援引亚当斯密的经典论述，证明投机倒把买空卖空是所谓“社会分工”，因此，西方负责投机倒把，东方负责生产财富，效益才能最优化。看看这就是投机倒把的好处。

须知英国并没有美国的次贷烂事，如今却陷在了更大的灾难里。该国幅员还没有加利福尼亚州大（24 万 vs 41 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美国的 1/6，GDP 仅为美国 1/5，竟然有本事推出个比美国还雄伟的救市计划来，势必压断国民经济以及国民的全部脊梁。

如果说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共和党的 deregulation（解除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加上华尔街的 fraudulent practice（欺诈经营）造成的，那么请问英国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形成的啊？这难道不能说明我指出的病因一点都不错：金融“产业”造成了资产虚幻价格与真实价值的极度偏离，而全球化的“国际分工”给资本家挣来的快钱容易钱更促进了两者的分离，并助长了他们的万事如意的幻觉？

拿破仑当年的名言是：英国是个 shop-keepers（商店老板）的国家，此话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英国人都知道（其实原话是“英国是一个由 shop-keepers 组成的 oligarchy［寡头统治］的国家”）。如今的英国则成了个夏洛克的国家（关于此公的 CV，请参看莎士比亚的学术论文《威尼斯商人》）。假设这种国家能永远兴旺发达下去，乃是对人类常识的直接否定。

英国人爱怎么过日子当然是他们的选择，问题在于美国人该怎么收拾布什政府弄出来的烂账。我仔细听取了奥巴马与麦肯的第二次总统候选辩论。这一次似乎还有点内容。尽管麦肯不错过每个机会踢裆抠眼抛档案，让我屡屡想起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更时时炫耀他的从军经历，并一口一个“我的朋友们”，试图装出个“老爸爸”的慈祥模样来，但两造毕竟还是谈了内政外交方针。

听老卖的意思，他是要拿那救市的钱去托住房市。这何以能使经济起死回生，我这迟钝的脑筋实在想不出来。他的推理很奇特，据说，穷鬼们有地方住便能振兴经济，然而那些人若能为振兴经济作贡献，当初恐怕也就不会去借次贷了。凡是有点信誉、有稳定收入的人，有谁会去借那种烂账？所以我看，他真正的意图其实是把华尔街富鬼保出来，让烂债券不要一垮到底，让押入重金的富鬼们不至于血本无归。

倒是奥巴马的用钱方式还有点道理，他提出的是让 20-30 万年收入的中小企业免税（这儿我有点犯迷糊，tax cut 说的到底是免税还是减税？他有时又说不增中小企业主的税，所以看来不是免税而是不再增税），让这些人的生意兴隆起来，以此带动整个经济复苏。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管理，而麦

肯竟然无一字提到根除这祸根的大问题，更不敢面对奥巴马指责当初他就是deregulation 的拥护者。

外交政策的辩论就更不用说了。就整个辩论而言，麦肯只有一次回答问题时显得比奥巴马更机智，那就是关于俄国是否“邪恶帝国”的问题。除此之外，他除了显摆自己辉煌的经历与丰富的政治经验，大拍美国人民的马屁，歌颂他们如何如何伟大之外，就什么也没讲出来。这种人选上去，必然又是一个小布什（如果世上还可能有和布什一般蠢的人的话）。

据 CNN 调查结果，54%的受试者认为奥巴马赢得了辩论，只有 30%持相反意见，多数（54 vs 43）受试者认为奥巴马将是一个更强的领袖。看来我的感觉与多数美国佬一致。奥巴马上台的机会越来越高，麦肯踢裆抠眼撒石灰，只怕未必能帮他什么忙。须知大众现在惶惶不可终日，哪怕就是盗跖也顾不得了，谁能说动大家自己有回春妙手，大众就会把他选上去。

可惜世上有的是春药，却没有回春药。过去华尔街吃多了春药，这疑难杂症可不是能轻易医好的。须知这与 30 年代大萧条不同，并不是生产过剩危机，而是金融危机蔓延到整个经济生活中去，造成衰退（recession）甚至萧条（depression）。我的感觉还是那个，根治之策是调整经济结构，废除全球化的“劳动分工”，并彻底整顿金融秩序，从根本上防止金融泡沫出现。然而第一，没有几个伪经济学家会同意这主张；第二，即使形成全社会共识，恐怕谁也无法设计出一种能防止价格远离价值的金融“产业”来，消除它本身固有的泡沫性质；第三，就算做到了前两条，那也不是速效方。

因此，未来两三年内的光景大概十分黯淡。我劝同志们趁萧条尚未正式光临，尚有消费能力时及时行乐，学习某网友去猛吃龙虾。刻下我正在研究埃及的旅游路线，可惜那国家太下流，不但需要申请签证，而且还故意设置了许多障碍。

2008 年 10 月 9 日

美国大选预测

虽在病中，我还是坚持看了最后一次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实况，越看越觉得跟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无异。这次两造倒不怎么竞相侮辱攻击对方了，但到底该怎么解决目前的严重危机，谁也没说出个道道来，关心的主要还是怎么给对方使绊子。

只见麦肯突出奇兵，从袖筒里掏出个“Joe the Plumber”（“乔那管子工”），说奥巴马在竞选运动中会见他时，扬言要共他的产（“spread the wealth around”），还说奥巴马的减税政策就是针对他那种一天工作十几小时的辛苦同志的，甚至当场呼唤道，乔，你如果也在看电视，请看奥巴马就是想共你的产。竞选搞成这种下流样，真是让人开眼了。

奥巴马给打了个冷不防，支吾了半天也没答出什么话来。麦肯还质问奥与 Acorn 舞弊的事，奥也没能怎么说清楚。过后才有人去查了出来，原来那“乔大叔”（此乃盟国首脑为斯大林取的诨名，我这儿只是搞笑。那“管子工乔”其实相当年轻，并非大叔）连个营业执照都没有，而且还欠税。奥巴马才在今日反击，说有哪个管子工的年收入能有 25 万（这是他提出的免税杠杠）？麦肯随即指责奥巴马侮辱选民，当真是乌烟瘴气。

有网友说，美国人民素质甚低，就吃这一套 mud fling （甩污泥），上次 Kerry 就是这么让小布什结果了的。我这美国不通对此深感怀疑，盖上次麦肯与培林竞相甩污泥立见神效，RCP 民意测验显示麦肯的支持率迅速下跌，当然，这民调虽然是综合 13 家的结果，很可能仍然是共产党伪造的，盖奥巴马如麦肯指控的那样乃是共党分子，而美国的媒体据说都已经被共党控制，就连总统候选人辩论现场转播都是他们伪造的，咱们现在需要的是麦卡锡出来拯救美国，拯救自由世界。

正因为甩污泥弄巧成拙，麦肯才改弦易辙，今日竟然还与奥巴马比赛了一番“幽默”，以表示他们并不是只知道踢裆抠眼。即使如此，若干选民仍然对候选人不满，为共党控制的 CNN 今日采访了某位尚未打定主意的选民，他表示

现在经济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而两造只热衷于互相攻讦，并没有说出什么具体解决办法来，所以他还得等着看，云云。

话说回来，竞选搞成这烂样，也怪不得双方，盖谁也拿不出起死回生的妙法来。无论谁上去，美国人民面临的都是艰难岁月，减税不过是伟大的空话：那吓死人的外债且不说，政府救市的七千亿美元的窟窿又由谁来填？还不是只有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是靠滥发债券，就是靠开动印钞机。随便走哪条路，美国人民都得承担这重荷，奢谈什么 Change We Need（我们需要改革）？除了互相攻击，两位候选人还能有什么话可说？

顺便说一下，我看有人至今还在为白痴布什辩护，我看你还是省省吧——难道你就没看电视？君不见麦肯最热衷的就是撇清他和布什的关系，说他从来是布什祸国政策的坚定反对人，在辩论中甚至告诉奥巴马说，他不是布什，如果奥巴马想与布什竞选，应该四年前出来，云云。如果布什是什么好同志，他何必避之若蛇蝎？

据共党控制的 ABC 公布的民调结果，73%的受试者认为布什执政一塌糊涂，其声望甚至比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之后还要低。而据共党控制的 HNN 的民调，61%的历史学家认为布什乃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的总统。当然这些人都被共党控制了，不过我想 FOX 还不至于篡改总统辩论实况转播吧。这就请你根据他们的可靠报道，查一下麦肯是否把布什当成了票房毒药，好伐？

布什名望竟然低于公开欺骗人民的尼克松，这一事实证明了美国人民不愧为有眼力的人民。尼克松当然是个什么下作事都能干出来的恶棍，但他仍不失为伟大的国务家。本人最佩服的是 1972 年 5 月，此公不顾其竞选诺言，无视连任必需的讨好选民，悍然下令恢复轰炸北越并对海防布雷，迫使北越回到巴黎谈判桌上去，总算压对方达成了停火协议。

遗憾的是，美国今日就连这种有胆气、有魄力、敢赌一把的恶棍都找不出来作总统候选人了。自肯公、尼公长逝之后，美国便再无国务家，有的只是小丑与白痴。

最后发表本人的预测：我猜这次美国大选结果，是奥巴马以微弱多数胜出，因为多数微弱，可能会如 8 年前那样，因计票结果发生争吵，而麦肯未必会如戈尔那种正派绅士，为顾全大局而认输。这是可能性最大的结局。

可能性次高的结果，就是奥巴马赢得了所谓 popular vote（选民票），而麦肯赢得所谓 electoral vote（选举人票）。换言之，因为美国愚蠢的选举法，奥巴马可能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其获得的选举人票却低于麦肯，使得后者得以进入白宫。

这当然是瞎猜，不过历史证明我的直觉很准。2000 年、2008 年台湾大选我都猜中了，2004 年本来也猜中了，可惜为陈水扁肚皮中枪打破。2004 年美国大选我也猜对了。当然，这并不能保证我这次再度猜中。

2008 年 10 月 18 日

修正预测：

上次我发布选举结果预测，说最大的可能是奥巴马以微弱多数胜出。次高的可能是奥获得更多选民票，而麦肯获得更多的选举人票，因而当选。现在我看形势有点变化，看来小奥赢定了，虽然不是 landslide 的大胜，但也不会是微弱多数，而且选民票与选举人票都要高于麦肯。不信请大家去看 RCP 关于选举人票的统计。

2008 年 10 月 24 日

"一衣带水"

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

——由赵无眠先生的大作想到的

《多维新闻网》最近推出了赵无眠先生力作《百年功罪》的一部份《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该文对近现代中日关系特别是抗日战争作了大胆的探讨。如所周知，由于国人普遍的仇日情结，这个话题从来是无比敏感的。赵先生却敢于面对民族的丑恶面，假想日本征服中国，将其与当年满清灭明相比较。为此，赵先生被爱国志士们当成了"人类公敌"。这种猛烈讨伐，似乎从反面证明了赵先生此作在突破思想禁区上的重大意义。

遗憾的是，从《多维网》连载的那几段来看，该文其实只是文学家的议论，不能算是严格的学术著作。不用说跟西方的同类著作相比，就是与同为《多维网》连载的《天葬》相比也黯然失色。若干重大的论题其实只是建立在先入为主的主观认定而非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这里谨就连载诸节中的几个明显问题，就教于赵先生。

如果日本并不想"战胜"中国

赵先生文章题目使用的"战胜"一词比较含混，准其上下文意，似非"击败"，而是"征服"、"并吞"之意，此处沿用原意。

赵先生看来是赞成中日合并的，但问题是当年中日双方主观上是否存在这样的要求。诚如赵先生所言，孙中山是第一个热衷于鼓吹中日"同文同种"、应组成联邦的中国"政治家"。据国民党元老张群披露，孙中山的亲日态度是国民党内形成阵容庞大的亲日派的根本原因，汪精卫最终投日与此也不无关系。但这只是孙氏及其部份党徒的一厢情愿的狂想，它似乎从来就没有得到日本统治集团的回应。日本征服全中国的计划，迄今只有一个已被证明是苏俄伪造的所谓"田中奏折"。正因为如此，孙氏才不得不倒向苏俄，效法石敬唐里通外国，靠卢布俄械来征服全国。如果日本早有吞并中国的野心，孙中山就是

最好的工具。孙氏曾派蒋介石赴俄密谈，请求苏俄将库伦（今外蒙首都乌兰巴托）作为他的基地，由俄国人出钱出枪组建训练军队，帮助他征服全国。如果他向来为之一往情深的日本“同胞”愿意提供类似的帮助，很难想象他会断然拒绝。

芦沟桥事变前，日军似无征服全中国的野心与相应计划。该事变不是偶发就是中共谍报人员的杰作（后者更有可能，因为中共及其主子苏俄是中日全面战争的惟一受益者）。事变爆发后，日军的缺乏战略与长远战争目标，与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辉煌表现（特别是长途奔袭马来半岛，迫降十几万英军的战略实施）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战争要打倒什么地步，达到什么目标，日军完全心中无数，没有一个通盘筹划。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被动地因应事态发展，似乎总是在等待中国政府屈服，开始和谈。中方不屈服就增一点兵力，打下一点地方，还不屈服就再增兵，打下更多的地方。地方占得越多，日方就越觉得不能放弃，与国府的秘密谈判中开出的条款就越令后者不能接受。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最终就到了日方不知所措，不得不停下来与华军处于不战不和的状况。日本侵华战争很像中国后来的对印度和越南的“教训”战争，惟一区别在于后者的战略意图明确，达到“教训”目的后就迅速撤兵。正因为没有明确的战略意图，日军才将有限的教训变成了无限的纠缠，深陷在侵略军应该竭力避免的持久战中。

以上对日方企图的分析，符合抗战的以下特点：一、它在日本方面，从来就不是一场全面战争（total war），更象是类似越战的局部战争，日方从未象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那样全力以赴，倾巢而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更从中国战区抽出大量兵力，将主要作战任务交由伪军承担。二、战争采取逐步升级的形式，日军的攻击在战略上完全是随机的，虽然可以达到局部的一时的战术目的，但并不服务于一个统一的战略构想。最高的战略目标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八一三”京沪决战打了个日军冷不防就是明证。日军如果想全面征服中国，首都应该是攻击的首选目标。三、战争迁延不决，长期处于不战不和状况。战场类似围棋局，从来就没有一条明确的战线。四、日方从未象经营伪满和台湾那样，把沦陷区当成帝国的一部份，实施有效的管理和建设，而采取“以战养战”、烧杀掠夺的短期行为。

所以，与其说是日军败于拙劣的战略，莫如说是败于根本没有战略，连“摸着石头过河”都谈不上，因为他们连是否应该摸过河去、摸到哪里为止都始终心中无数。志在征服的侵略者都知道倾全力捕捉、击溃、围歼对方主力，在最短时间内粉碎对方有组织的抵抗而速战速决。如果日本真是处心积虑地想灭亡中国，李宗仁能想到的，他们不可能想不到。毕竟，那是常识范围内的东西。当年满清灭明，后来的中共征服全国，都遵循了大致类似的进军路线。日军的战斗力，较后来的共军何止强过十倍。如果“小米加步枪”的共军能在短短三年内征服全国，日军又何尝不能用更短的时间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但他们从来就不曾作过这样的努力。于是日军就陷入了一个滑稽的怪圈，一方面，他们确确实实是在中国作战并为深陷泥塘而苦恼不堪；另一方面，他们又根本没有一个战争目的，没有“战胜”中国的决心与计划。

如果日本根本就不曾打算“战胜”中国，“假如日本战胜中国”的虚拟就毫无意义。

“战胜”中国的客观可行性

毛泽东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后，世界上的事就连在一起了，想分也分不开。”抗战爆发时，中国已不是元灭宋、清灭明时的孤立世界，而是列强利益达到平衡的缓冲带。鉴于中国的幅员、人力、资源、战略位置以及日本人特有的经济建设能力，从苏俄到英美，没有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会坐视日本吞下中国、变成世界头号强国。这就是从李鸿章开始的“以夷治夷”的弱国外交的地缘政治基础。蒋介石决心以弱敌强，在表面上看来毫无希望的情形下抗战到底，最终领导全国赢得全面胜利，从而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因为他以其高度的政治智慧（尼克松语）看到了这一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至今为中国的某些论者认为是日本突然发疯而袭击美国。他们不知道战争爆发以前美国已经给日本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放弃九一八以来侵占的中国领土，退回到鸭绿江以南；要么美国对日实行全面禁运。日本的汽油百分之九十来自于美国，美国禁运无异于解除日本武装。只要中国坚持抗战，日本与英美交战就是迟早的事。而只要有美国作为中国的盟国，日本的败局就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连山本五十六都心中雪亮。

即使日本一开始就下定决心灭亡中国，而且也成功地在短期内占领了中国本部，中国的抵抗运动也决不会停止。正如《抗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一书的精辟分析，中国人过去一向没有现代的国家民族观念，是西方人自鸦片战争开始用坚船利炮把民族主义这个现代观念强行灌输给中国人。这种民族的觉醒历时一个世纪，经过五四运动的催化，在抗战爆发前后达到高峰，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成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规模空前的救亡图存运动，郭沫若《洪波曲》中描写的献金狂潮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中国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这样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数百万知识分子辗转数千里的大迁徙。在这种沸腾的民气面前，国民政府一定会坚持到底。如果中国本部被占领，他们会搬迁到边远省份如西昌、青海甚至西藏去，如果全国被占领，他们会象永历皇帝那样流亡到缅甸或印度支那去。只要坚持下去，美国迟早要下那个哀的美敦书。罗斯福不能容忍日本坐大，使正与纳粹苦战的英国与苏联腹背受敌，而日本鬼子的睾丸捏在山姆大叔的手里。最后的结局其实不会有什么两样。

因此，李宗仁假设的那个前景其实绝无实现的可能。日本大本营内部本来分为“北进”与“南下”两派，北进派主张进犯苏联，一度占优势，日苏关系为此极为紧张。斯大林为将祸水引入中国，唆使中共利用高涨的民族主义，强化反日宣传，开展抗日学生运动“逼蒋抗日”，最后更制造芦沟桥事变，剥夺了国府最后的退让空间，导致全面抗战爆发。而在外蒙张鼓峰、哈勒欣湖战役后，朱可夫指挥的苏军全歼入侵日军，北进派逐渐失势，同时日军被苏、中共成功地引入中国，更无暇北顾，为此跟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从此再不作北进之想。即使日本按李宗仁的方略征服了中国，要大举出击苏联也是不可能的。作为军事强国，日本是道地的泥足巨人，缺乏起码的战争物资——石油，它并不能从当时的中国或西伯利亚获得，只能到南洋去抢。只要美国拧死龙头，日本就面临着或者投降，或者冒险与英美一战的抉择，而前面已说过，美国决不会坐视日本在苏联背后捅上一刀。虽然面对国内压倒一切的孤立主义情绪，罗斯福不敢冒选民之大不韪与德国开战，但扭紧龙头，遏制轴心国之一的侵略野心的事却是做之无碍的。

因此，日本即使有心，事实上也无法全面征服中国，将其收入日本帝国的版图。在某种意义上，山姆大叔成了中国的守护神。这是我们今天那些不知历史，忘恩负义的反美爱国志士们应该铭记在心的一个历史事实。

春秋无义战？

在共产党国家，政府不仅是控制一切的统治者，还要代替教会作为惟一的精神导师。由于奉行“大公无私”的反人性的教义，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们不可避免地都要变成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无所不在的虚伪与丑恶，使在这种国家长大的人倾向于彻底否定道义的存在，将“公理”、“道德”、“正义”视为掩盖肮脏企图的谎言。中共现今的反美宣传引起海内外爱国者们的巨大呼应，其根本原因，是它描绘的那个横行霸道的美国妖魔的形象与他们的思维定势一拍即合。

赵先生在此方面似乎亦未能免俗。他把战争完全看成是毫无正义可言、无从作道德判断的东西。当然，在某些方面他确实言之成理。盟国反对纳粹，却联合了比纳粹只有更糟的苏联。纳粹虽被消灭，人类却有三分之一从此生活在共产制度的铁蹄下。中国的情况也正如蒋介石所说的那样：“中国如亡于日本，我们还可作亡国奴，如亡于共产党，我们连亡国奴都做不成。”然而就是他饮鸩止渴，与他视为“心脏病”的中共结盟，去对付他称之为“皮肤病”的日本人。如果中国亡于日本，且不说今天的日本帝国成了世界第一，“支那省”的“皇民”们也早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光是可以避免的灾难就值得我们庆幸：说大的，不会有一百万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帽子在炼狱中煎熬数十年，不会有三四千万人死于大饥荒，不会有近一亿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牵连，自然资源不会受到疯狂的破坏性的掠夺，生态环境不会被污染殆尽，传统道德伦理也不会彻底沦丧；说小的，北京城墙不会被拆去，杭州的岳坟不会被铲平，而无数的名画墨宝珍本秘笈也不会在“破四旧”中灰飞烟灭。

这么说，难道我们当初做错了？正如赵先生说，清朝是中国最有出息的朝代，而明朝大概要算中国最腐烂的时代。当年抗清的史可法等人岂不成了抗拒王师的土匪？

从国家利益来看，英国更不应该抵抗纳粹。与日本不同，希特勒的战略意图在他执政前就明明白白地写在《我的奋斗》里，他想的是东进斯拉夫国家，消灭那儿的“亚人类”而扩张亚利安人的“生存空间”。对于英国他从来是私心倾慕，从来也不想与之为敌而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两线作战的覆辙。他的领土野心对英法帝国其实毫无妨碍，但当他入侵波兰，东进的道路终于打开之时，英法却在毫无可能保卫波兰的情况下向德宣战。等到法国被征服，希特勒仍然盼望与英国媾和，让他能心无旁骛地对付俄国熊。但英国在毫无取胜希望，财政面临破产的情况下仍然骡子脾气发作，发誓与纳粹周旋到底。虽然最终惨胜，但因此失掉了大帝国，连自己的国民都得靠“马歇尔法案”养活，从此由超级大国沦为美国的小喽罗。

如果英国政治家有足够的远见卓识，或者有斯大林式的邪恶心术，他们就应该袖手旁观，坐视苏德两大恶魔拼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时再出来收拾残局。那时不但大英帝国毫发无损，盎格鲁－撒克逊的骑士们还会作为解放者而受到全人类的欢呼。可是一手导致大英帝国没落、苏俄帝国勃兴的邱吉尔，却至今被英国人奉为英雄。

英国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政治家不是只懂利害关系一种算法语言的电脑，他们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动物。他们手中也没有预见未来的水晶球，在许多情况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邱吉尔联苏反德的原因他已向英国人民解释得清清楚楚，在他看来，两者同为威胁人类文明的邪魔，但纳粹更强大因而更危险，所以必须联合一个魔鬼反对另一个魔鬼。象希特勒一样，他因为苏芬战争中苏联暴露出来的脆弱而低估了苏联的实力，以为它会很快垮掉从而使纳粹更加强大，更没有料到战后的苏联会强大到足以席卷全欧。更重要的是，由既往的辉煌武功陶铸出来的英国民族的骄傲，决定了他们不会轻易向胜利者低头。在这里，感情的因素远远压倒了现实利益的考量。

尽管蒋介石理智上知道共产主义的危险，也明知中国抗战准备不足，但他在感情上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日军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的咄咄气势，迟早要让他的愤怒达到一个压倒理智的临界点，驱使他在扩军备战计划完成之前进行抗战。作为一个深受儒家薰陶的政治家，西安事变使他信守对中共作出的口头承诺，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明智国策（同样的迂阔使国府在抗战胜利后无视中共的疯狂扩军而大肆裁军）。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时代狂

潮，他既不能象中共那样全面控制舆论，又不能象中共那样动用坦克和装甲车，疯狂屠杀那些被中共煽动起来的青年爱国者。“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既已成了时代最强音，安内攘外的战略部署也就窒碍难行。如果蒋的英明战略能够不受阻碍地实施，中国能在清除匪祸与完成组建、训练德械师的计划后再与日寇决战，我们就决不会作出如此惨痛的民族牺牲，整个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千古之恨，是蒋先生的大错，更是从张学良到当年热血青年爱国者们的滔天大罪。

不管怎么说，无论日军的企图是全面征服还是“教训”、“惩罚”，无论抵抗导致了何等空前的民族灾难，无论屈服可能换来何等美好的前景，奋起抗暴，是一个民族有血气的表现，也是它的神圣权利。除非甘心作日本的附庸，要作一个独立国家，中国就不能不与日本一战。战争是由日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可避免，中国当时的领袖能做的，就是尽量推迟爆发时间，使中国能在更有利的情况下与日本较量，虽然由于某个土匪逆种的破坏和中共间谍的奸谋，以及众多青年爱国者们的里应外合，我们未能做到这一点而酿成大错，但这并不意味着根本就不该进行抗战。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事业，如果否定了这一点，我们就失去了建立文明社会的基本公设。抗战导致了中共的崛起，导致了 49 年后的亘古未见的民族浩劫，但这完全是入侵者的罪行而不是抵抗者的过错。

凡是战争，就有暴行，正义一方也不例外，因为谁也无法戴着丝绒手套杀人。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屠杀平民的纪录，但国际学者一致同意它缩短了战争，使更多的人特别是日本人民免于死亡。美国在韩战期间轰炸北韩水库大坝，使大量无辜平民尽为鱼鳖，但战争制止了北韩和中国的侵略，使南韩今天变成繁荣富强的国家，使半数朝鲜人民免成饿殍。美国在越南撒下“橙色剂”，毁掉了数千亩热带丛林，制造了大批畸胎，但越战的正义性已经为遍布全球的越南船民与发生在柬埔寨的大屠杀证明。以中国军队的某些暴行，甚至用花园口炸堤来否定抗战的正义性是站不住脚的，这些灾难与侵略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是日寇的侵略引出来的。

如果日本没有入侵中国

谴责日本的战争罪行在海内外华人中可谓异口同声，但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忘了最重要的一条。关于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们可以去看都人先生的《近代中日关系漫谈》（《枫华园》）作者在该文中根据中国三十年代时的实况，假想了抗战推迟四、五年后爆发的今天的中国。如果将那个假想图景与今日中国相比，就不难发现日本人对全体中国人乃至对我们的子孙后代犯下的最大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战争夺去了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灿烂未来，使我们至今在泥泞中挣扎而看不到国家强盛的希望。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的十年建国（1927－1937），是中国现代化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政治上，国府按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实行旨在最终实行民主宪政的“训政”的开明专制。蒋介石按学者治国的儒家传统，延请大量归国学者做官，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与国际接轨的现代文明政府。国家立法之完备与先进，中共政权至今望尘莫及。经济上，国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开矿建厂，修路造桥，实行财政改革，发行了币值坚挺的法币，成功地整顿了混乱的金融秩序，抑制了通货膨胀，保持了健康良好的国家金融状态，国民经济产值的增长率连年超过日本。在国防建设上，政府聘请德国顾问，兴办军事院校，建立军火工业，购买德国枪械，组建包括空、海军的现代化国防军。教育科研方面，国府继承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建立了大批的大中小学，创办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社会生活中人民享有除政治自由之外的一切自由。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唤来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绚丽的时期，胡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梁实秋、周作人、徐志摩、张爱玲等文化巨人如繁星满天。直到九十年代，还有老翻译家慨叹重要的西方名著都是抗战前翻译出来的，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吃二三十年代的老本。

这一切举世瞩目的成就都是在国府实际只统治着东南数省，几乎每天都在内战之中度过的情况下实现的。可以想象，如果国府能够按蒋公的建国方略，逐步根绝赤祸，削平桂、冯、阎、奉等各路军阀，真正混一海内，使全国的潜力发挥出来后将是什么模样！如果这个现代化过程不被打断，今天中国的每个省都会象台湾一样发达，中国也早就成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民主国家。然而暴日祸华夏，使蒋公最后只能在一叶小岛上展其治国雄才。

日寇的入侵，使被铁壁合围困在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的陕北一隅、随时准备向苏联逃窜、总数仅二万余的共军绝处逢生。他们靠国难起家，在芦沟桥事变后一夜之间如恶性肿瘤扩散全国，在抗战期间避免与日寇交战，专门占领敌后真空地带，热衷于吃掉国军和各种杂牌军，在抗战结束后从苏军手上获得八十万关东军的全副装备，收编了满洲国和南京伪政府的数十万伪军、国军退役人员甚至土匪武装，击败了被抗战耗尽元气的国军，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反动、最黑暗、最专制、最残暴的政权。倒在这个政权之下的中国人，其数目远远超过鸦片战争以来死于一切外敌入侵的总人数。这笔血债虽然是中共欠下的，但归根到底还是日寇入侵造成的。

今天，中国表面上一片歌舞升平的太平气象，其实只不过是末世之前的回光返照，大崩溃大灾难的前夜。如同《红楼梦》上所言，表面上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其实内囊已经尽上来了。人口爆炸已经濒临土地耐受的极限，而自然资源已经被掠夺殆尽。新疆、西藏的民族矛盾一触即发，百万法轮功徒、亿万“盲流”、千万失业大军随时都可能揭竿而起。最可怕的是空气中洋溢着的那种金瓶梅式的腐烂气息，经过三十年的以仇恨立国，二十年的以钱为纲，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堕落为要钱不要脸、心黑手辣、坑蒙拐骗无所不为的毫无道德操守的动物。砍掉的森林可以重种，污染的长江可以变清，但世道人心一旦如泥石流般崩溃就再也无法收拾。看来，日本人当年从我们这儿夺去的光荣与梦想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世界上还有比这难以宽恕的祸及子孙万代的战争罪行吗？日本人不只杀掉了上千万的中国人，糟踏了无数良家妇女，毁掉了不计其数的财产，他们更谋杀了中国的未来。

关于别的谬误

赵文中还有若干以主观认定为事实的较小的谬误。限于篇幅只能扼要谈谈。

首先是那个人名谜，“苏武”，“共工”都有，独独没有“蒋干”。关于“苏武”究竟在日本投降中起了多大作用，何碧先生在《抗战·百年恩仇·民族主义》（《华夏文摘》）中谈过，此处不赘。要想说的是，日本占领东北十四年，把“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的东北变成了重工业基地，苏军占领东北不

到一年，走时又把东北还原成“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除了铁路和厂房无法搬走，能抢的都抢了，能奸的都奸了。然而中共还在东北的城市里到处为兽军立下丰碑，在小学教科书里告诉孩子们鞍钢遭受的破坏是日本人干的！

至于“共工”，据赵先生说那是中国最能打的部队，或许如此，但它可能是中国最不愿打日本人的队伍。本人在共产党中国长大，熟悉党史，但共军在八年中打的仗，搜刮枯肠就只能想起平型关，夜袭阳明堡机场以及百团大战，后者还是违反毛的意图，“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将日军从国民党战场上吸引过来”的不该发生的错误。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看看《我的父亲邓小平》，比较一下其中精彩纷呈的“解放战争”与无话可说的抗战部份。

其次是关于鸦片战争的史实。作者说，英国为了征服中国，不惜靠贩毒（大意）。据我所知，英国从来就没有一个“征服中国”的战略构想和系统计划。贩毒是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干的，不是政府行为。道光皇帝的错误，是他不采用林则徐关于禁止鸦片贸易但保护正当贸易的建议，下令全面禁止与英国贸易，以示天威，而施膺惩。此举一方面让英国政府觉得丢了面子，另一方面又使正当商人和鸦片贩子站在一起向政府施加压力。英国国会下院经辩论后以微弱多数决定对中国开战，“教训”中国，这就是鸦片战争的缘起。

另外一个问题是作者对于日本军队的评价。据他说，战后盟国还允许德国保留军队，但不准日本有军队，因为它实在太厉害了（大意）。关于此事的历史原因我不清楚，但日本军队肯定不是世上最厉害的军队，它的海军、空军（按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分属于陆海军）都远非美军对手，太平洋战争后期制海权、制空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美军手中。至于陆军，评论苏日在外蒙武装冲突的军事史家都同意它在指挥、火力、装甲程度、机动能力等方面都远非苏军之敌，这就是苏军在该役中获得“完胜”的原因。战后日本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德国为四国共占，立刻就变成了美苏冷战的前沿，而日本由美国独占。我猜或许这就是日本未能保留军队的原因。究竟真相如何，尚待识者有以教之。

赵先生文章中还有一个明显的内在逻辑矛盾，就是作者一面赞成民族融合，认为它不仅使中国的版图扩大，也给中国带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朝代——清朝；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民族融合使中华民族部份丧失了汉唐的辉煌文化传统。这里还不仅是个逻辑混乱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民族融合始于晋代“五胡乱华”终于隋朝，但它并没有妨碍气象恢宏的唐代文化的出现，相

反，唐代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它对异族文化的包容性。如果没有外来文化输入，我们今天的“国乐”里就没有压阵的二胡、笛子和琵琶，且不说家里连把“胡床”或“交椅”都没有，客人来了还得跪在席子上接待。

最后一个问题是赵先生根据元灭宋、清灭明的例子，类推出中国如被日本吞并后，日本将被同化，汉唐文明将会得到发扬光大。他在这里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以往那些游牧民族根本就是没有自己的文明的野蛮人，在征服中国后他们除了接受汉文化外别无选择。日本是一个有自己的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将日本文明误认作汉文明，其偏差似乎并不比将日文当成中文那样小。要想知道中国被日本征服后能否保留自己的文化，看看光复前的台湾就够了。如果中国真变成了日本帝国的一部份，今天我就得早起拜过“天照大神”后，再到电脑前用流利的母语日文打出文章与“桥本无眠君”辩论。文明有高下强弱之分，世代定居东南亚的华人顽强地保留了自己的“部落文明”，而旅居欧美的第二代华人无一不变成皮黄心白的“香蕉”就是证明。如果华夏文明强过日本文明，它就不会在惨胜日本五十年后还派出大量的“遣日使”去向人家学习。

重要的启示

尽管有着以上明显谬误，赵文的意义却是不容抹杀的。它第一次冲破了国人的精神自闭，逼着我们去正视自己不想看的事实。文章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立论，而在于它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我看来，重要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侵略是否有二重性，侵略者在干坏事之余是否也带来了先进的文明？第二，民族是否有优劣之分，有的民族如中华民族是否有自我完善、甚至治理自己的能力？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英国殖民主义者为自己的侵略行径提出的辩护理由之一，是殖民地人民尚未长大成熟，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需要他们越俎代庖，帮当地人民管理建设自己的国家，待到他们长大成人后，“教师”就功成身退，据说他们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这么做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驱使殖民者的是金钱而非菩萨心肠。但笔者曾到过某些非洲国家，发现那儿的所有现代文明建筑，哪怕小到街道照明灯，都是前殖民者留下来的。独立这么多年来，赢得自由的人民除了破坏似乎什么也没干。与独立前相比，当地居民的生活只有更

糟，取代法治的是贪污腐败，取代和平与秩序的是内战与骚乱。很明显，这一切不能用殖民者撤离前的挑拨（如最为我们的爱国者津津乐道的印巴分治）与持续下来的西方剥削来解释，因为除了当地的统治者，谁也无法从那种悲惨状况中获利，国际社会反而要花费大量金钱来救济，更不用说正是西方剥削导致了今天中国的经济繁荣。

中国人当然不存在不能管理自己的问题，鬼子们还在茹毛饮血时，我们就已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我们毕竟不能回避赵先生谈到的难堪事实："解放"三十年后，东北仍然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除了多出来一个大庆油田，笑傲天下的还是日本人建的鞍钢、抚顺和丰满水电站。"解放"五十年后，东北还是全国铁路网最密集的地方。更令人难堪的是，大多数香港人民和台湾人民都不愿意回到祖国怀抱。在香港，热心拥护回归的人是资本家，但他们的动机已被某著名大亨在报上说得清清楚楚：回归中国有如少女被强暴，既然无从抵抗，干脆就别抵抗，乐得享受享受。此话虽然粗鄙，却一言道破实质。中国如今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活脱就象一个恶棍行将对少女施暴。祖国对自己的人民包括那些海外的爱国者们如此缺乏吸引力，以致对同胞拥抱的抵抗甚至超过了对异族的抵抗，这实在是全民族的悲哀。

在我看来，如果硬要说社会发展有什么规律的话，大概只有一个"社会热力学定律"。根据热力学，一个封闭系统如果不与外界发生能量交换，总要达到熵值最高的稳态。类似地，一个孤立的文明不会如马克思断言的那样持续不断的发展，它达到一定水平、处于某种稳态后就要停滞不前。证之人类有过的文明，此论惟一的例外只是欧洲文明。这是因为欧洲因为地形破碎，从内陆出海极为便利，而且从来处于列国并立、互相竞争的不稳态中，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多元开放系统。这个系统内的各民族始终处于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状态中，养成了勇于开拓，勇于冒险，善于学习，善于"拿来"的精神。欧洲文明之所以能"大爆炸"而弥漫全球，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宋朝以降，中国文明在各方面一直在走下坡路，这不是蛮族入侵的结果，而是一个封闭系统的必然归宿。这种文明的全面退化不仅存在在文学艺术和天文历算之中，就连无所不在的"大屋顶"上都反映出来：明清时代的无理增加自重的"一梁五斗"取代了以前合理美观的"一梁三斗"。封闭的中国有时也被迫对外开放而在政治上获得活力，例如满族的朴实尚武取代了汉人的

腐化怯懦后给中国带来历史上最有为、最廉洁的朝代。但由于蛮族自身文化落后，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贡献。缺乏交流使中国文化失去了西方文化那种生生不已的势头，使“德”“赛”二先生无法在中国产生。对于中国历史上从无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这一事实，一般人不会持异议，但没有一个爱国者会同意契诃夫“中国是一个没有科学的国家”的观察，似乎前者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只有后者才是奇耻大辱。最为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李约瑟的发现，但中国古代“科学”需要学者们来发掘才能重见天日，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科学。科学是建于实证上的、与教育相结合的、不断深化扩张的一种理论体系的实体，不是口口相传的、用来造赵州桥或者铸大钟的技术。进士、举人、秀才们学的是怎样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怎样四舍五入开平方。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里找不到科学的位置，对维持静止的社会稳态，它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反驳者们立刻就要说，假以时日，中国凭自身发展，迟早也要进到资本主义社会。此论无法解释为什么玛雅文明之古老不下于中华文明，但直到灭绝或消失前玛雅人仍未作出人类最重要的发明——车轮。同样，它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人类起源于非洲，而那儿的人直到近代还生活在丛林里。

文明的落后不见得是坏事。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制度毕竟是最适于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如非洲的丛林是野人们的乐园一样。麻烦在于帝国主义的问世使得一切文明都成了开放系统，被迫互作比较与竞争而立即显出高下强弱之别。如同当年北中国的游牧文化比不过华夏文明一样，我们引为自豪的“五千年”文明在西洋文明前黯然失色。与后者相比，我们在近代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与非洲丛林里的野人们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

西洋文明的入侵是一把两面刃，一方面，它使我们蒙羞受辱，一方面，它又给我们带来了德先生赛先生这些中国本土上长不出来的东西。只知憎恨帝国主义侵略的人不妨想想这个事实：尽管中国至今没有实行法治，至少今天的平民再不会被投入“站笼”，贪官污吏的皮也不会给剥下来，填进稻草挂在县政府的大堂里。

面对强势文明的威胁，弱势文明的应对方式有三种：一、象日本人那样，按西方模式改造自己的国家，吸纳先进的西方文明，将侵略者视为先生，把被侵略化为革新固有文明的动力，从而加入先进文明。二、以“赤道雕弓”“椰

林匕首”去“射虎屠龙”，被先进文明征服。三、象中国那样，一方面，从维新党人直到先总统蒋公的一小撮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们一直在试图“走日本人的路”；另一方面，广大的爱国贼们又总是迷醉于以往那个灿烂的文明，总是不甘心让洋人“乱我中华制度，变我中华冠裳”，让西洋文明登堂入室，反客为主，总是梦想将西洋文明逐出国门，靠据说是无比优越的华夏文明去称雄世界。两种势力反复缠斗，就演成了无休无止的内乱与政策振荡，毫无意义地耗尽民族的元气，使我们既不能象日本那样迅速自强，又不能象被征服的香港、台湾那样从殖民者那儿获得为经济起飞所必需的法治。在三种应对方式中，它实在是最祸国殃民的一种。

毛泽东曾精辟地解释了爱国贼们拒绝学习西方的理由是因为“先生老是要打学生”。因为被打，或是仅仅因为猜疑先生要打，我们就拒绝学习，在“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壮语豪言中寻求安慰，甚至铤而走险，用祖传的硬气功去打先生的马克辛重机枪，一次又一次地糟踏了历史慷慨赐予我们的机会。

纵观近代史，我们曾有过几度辉煌，每次成功都是向先生学习的结果，而每次流产几乎都是爱国者们中途拒绝学习造成的。第一次是晚清的改革，但正当国家经济开始繁荣，政治上摇摇晃晃地走向君主立宪之时，义和团的天兵天将们却给改革致命的一击。第二次是先总统蒋公的“十年建国”，迄今为止它仍然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因为它将中国儒家的优秀传统和西方的先进文明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次现代化运动虽然主要因为日本入侵而中断，但正如前文指出，如果不是爱国贼们促使战争提前爆发，我们在剿灭共党、战胜日本后再重新开始，仍然来得及在今天成为世上最富最民主的国家。第三次是“解放”后的“一五计划”期间，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中我们初步建立了重工业体系，虽然找错了先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好歹还是可以变成一个工业国。但毛泽东看不上苏联先生，以为他的土八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另搞一套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崩溃。第四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半心半意地学习西方，虽然学习内容还未超出晚清的水平，但已造出了爱国者们为之自豪不已的经济奇迹。可惜正如俗话所说：“小得大不得，大得了不得”。口袋里一旦有了几个钱我们就烧得慌。爱国者们有眼就是看不见如今的中国实在是国脉如丝，大祸将至，惟恐灾难来之不速，今天想打台湾，明天管科索沃的闲事，甚至跃跃欲试要与美国进行“超限战”！这样胡闹下去，二十一世纪将目击世上最后一个大

帝国的崩解，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难民潮。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似乎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以往的错误，祸一次闯得比一次大，“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难道我们真的要死九次吗？

就在我们折腾得起劲的时候，日本、台湾、南韩、西德不以美国的武力庇护为耻，不怕吃了美援的“嗟来之食”“肚子要痛”，不怕“美帝亡我之心未死”，不怕沦为美国的一个州，终于实现了真正的经济奇迹。我们却仍然是一个世纪前的那个东亚病夫，惟一的变化是病得更加难以救药。看着眼前滔滔遍天下的爱国壮士们，令人不能不怀疑：也许中国人就是没有能力建立现代国家，必须由某个异族来管理？

2000 年 2 月 28 日

为什么要了解日本

中国人为什么要了解日本？这理由多得简直说不清。

首先，日本是中国的一个强大的邻国，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玉皇大帝他老人家大概不会派夸娥家的少爷下凡，象当年搬走太行、王屋二山那样把日本搬到加勒比海去。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两个强邻挤在一起一般没什么好事。战国时代的老祖宗就知道"远交近攻"的道理。美国在历史上基本没有损害过中国的利益，但它欺压隔壁的墨西哥却无微不至。中国的不幸，在于它跟两大强国——俄罗斯和日本紧紧挤在一起。以人口比例来算，中日都是资源小国。如今中国大陆上的石油已经挖得几乎山穷水尽，以我们那种"浪费王国"的消耗速率，六十年代被王铁人扔到太平洋里的"贫油国"的帽子，咱们迟早又得捡回来乖乖戴上。陆上的油挖完了，只有到海上去，但要上那儿就得迎头撞上老倭那个巡海夜叉。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争端只是大戏开场前的一声清笛。

更糟糕的是，中国和日本是感情上势不两立的敌国。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仇恨，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谁敢说日本人其实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就得横下一条心，准备象林思云先生那样豁出去做千夫所指、万众唾弃的"汉奸"和"日奴"。

客观地说（当然只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仇日情绪的中国人所能做到的最大"客观度"），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日本，远因在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下场不同，首先是因为纳粹战败时冷战尚未开锣，美苏蜜月尚未破裂，再加上美国国内犹太人的强大势力，使得纳粹的暴行大白于天下，战犯们统统授首。巴顿将军只是因为主张利用纳粹军队去打苏联，就闹到被解职的地步。而日本投降时冷战已经开始，苏联在东北、朝鲜趁火打劫，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满州和北韩，神州陆沉正要开始。所有这一切，加上苏联势力在东欧的急剧扩张，使得日本成了反苏反共的第一线。取战略守势（所谓"围堵"）的老美给苏联人吓坏了，自然要姑息包庇日本战犯。他们不仅使大批战犯逃脱了审判，而且使

军国主义从未受到彻底清算。战犯岸信介居然能在五十年代出任首相，而且军国主义余孽竟可长期盘踞政坛，形成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这种情况在西德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以上事实，老美如今也供认不讳。老芦看过一部电视文献片就详细披露他们当年怎样把日本的细菌战机密捂了下来。

另一方面，中国由于国共争端，双方竞相讨好日本，把当年的敌人当作"统战对象"。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几十年来的头号敌人都是同胞，当年的国仇自然顾不上去清算。我们不仅没有像以色列那样几十年如一日、追遍天涯海角去捉拿凶手归案，甚至还有意无意地掩盖日本的战争罪行。中共出于对"大日本皇军"（毛泽东原话）客观上帮助他们上台的感激之心，甚至捏造出"中日人民传统友谊"的神话，不是帮着日本去谴责原爆的"罪行"，就是鼓励日本去向苏联争"北方领土"。为了一党私利反美，竟然堕落到不惜谴责当年最主要的盟国、中国的救命恩人的"战争罪行"的地步，这种事也只有中共这种毫无原则、只讲"策略"（权术和诡计的代名词）的政党才做得出来。于是，数千万死难者的血迹，就这样在政治家的伟大战略部署里轻轻抹去，成了再也难以捕捉追觅的幻像蜃影。

然而那史无前例的深重的民族创伤却不是谎言的薄薄油膏可以抚平的。等到中共稍稍放松舆论控制，当年被强压下的血海深仇便立即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随着全民从三十年的催眠术中醒过来，我们就免不得要捡回昨天的仇恨。为了维系统治，中共使用了民族主义这个万能法宝，原意是拿来推搪专门在中国"人权"上做文章的老美，不是针对在人权问题上从来装作天聋地哑的老倭。可惜，民族主义的核心其实是仇恨，而仇恨一经煽起就再也难以控制它的流向了。

为此火上加油的是日本政治家们惊人的短视和日本人民那无以伦比的刚愎。上次敬爱的国家领导人布帆东去访苍鹰。刚刚对韩国道了歉的日本却一点面子都不讲，就是不给咱们想要的东西。领导人扔下了一个没签字的公报不说，唐外长还竟然宣布代民间免去索赔。挨了耳光还送礼，这德行又如何让对方看得上？

经过这番史上罕见的折冲樽俎，老芦此生大概永远也没指望看到老倭道歉了。而老倭越不道歉，我们就越要靠"外交部声明"、报刊社论去不疼不痒地骚扰对方，以此来应付海内外华人沸腾的怨恨。然而越是从事这种恼人而不吓

人的“麻雀战”，我们就越是惹恼日本的普通民众而让政客们看穿贵州驴儿的虚弱，强项而有恃无恐的老倭也就越不道歉。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中日迟早要从感情上的敌国变成事实上的敌国，不管双方的政治家们的主观意图怎样。

因此，中日之间的怨仇就象一个脓包，当年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而用麻醉药膏覆盖起来。过后双方政府又因为惊人的鼠目寸光，采取“无为无不为”的“不治之治”的医疗方针，使它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出头的机会而长得越来越大，最终要变成要命的败血症。如果中国人有点以色列人的骨气并稍微知道点人命的价值，如果日本人有三分德国人的眼光、心胸和基督徒的忏悔情怀，中日之间不是不可能象法德、以德那样算清宿怨而达成民族和解的。历史和民族特性使亚洲两个伟大的黄种民族一次又一次地失去和解机会，这不能不说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悲哀。

使中日怨仇难以消解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用以认识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是根本错误的。改革开放前，我们笃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在国际上搞“亲不亲，阶级分”，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放大到国际舞台上去，以为凡教友即亲兄弟，而亲兄弟之间只有绵绵无尽的恩爱。这种“意识形态外交”违背了起码的市井常识——连老百姓都知道的“亲兄弟，明算账”的浅显道理，我们的政治家们却不知道。这也难怪，为地缘政治决定的民族利益冲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之外的。

否认了民族矛盾，它并不会就此消失，反而只会使摩擦逐渐累积而变成难以消弥的剧烈冲突。由于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这种非阶级冲突，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对方革出教门，以宣称对方是叛徒来维护学说的完整，而这么一来就封死了妥协折冲的余地——否则我们自己也要变成同流合污的叛徒了。就是为此，当年我们那些“胞波”、“兄弟”、“同志加兄弟”等等，后来没有一个不变成“反动派”（印度、缅甸、印尼等）“霸权主义”（越南）、“修正主义”（苏联、东欧诸国、古巴等）的。一个国家曾和世上这么多国家闹翻，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外交史上的奇迹，其实只不过是常识对蔑视它的人们的惩罚而已。

这种荒谬的思维方式还发明了一种“人民至上”论。根据这个理论，人民是决不会错的。两个国家可以打得你死我活，然而据说人民却总是友好的。如果是侵略战争，则侵略国家的人民一定什么责任都没有，该负责的只是统治阶

级中那一小撮战争贩子，是他们违背民意悍然把战争的灾难强加在两国人民头上。所以，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谈不上谁欠谁的。

用这种理论来考量，伟大领袖当年拒绝日本社会党和田中首相的非正式道歉是完全正确的。的确，既然日本人民只是受害者，有罪的只是当初那些发动战争的战犯，现在的日本又不是那些人当家，还道什么歉呢？同理，既然日本人民也承受了深重的灾难，我们还要他们赔什么钱呢？

这种理论之荒谬，似乎用不着多说了。七十年代许多国家跟中国建交，每次“两报一刊”专发的社论中都要盛赞该国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歌颂两国人民之间那历史悠久的友谊。有的国家老芦连听都没听说过，想来连当年的郑和老公公做梦也不曾梦见过，然而据说我们却早就和该国的人民如胶似漆了，这真是从何说起！老芦出国有年，也曾去了几个国家，至今没有考证出这“两国人民的友谊”究竟是天地间的什么怪兽。倒是“两国人民间的仇恨”还不费劳思：眼下就摆着十二亿中国人民对“倭猪”们的仇恨。比起那由个别“崇唐媚外”的留学生晁衡和倔如骡子的传教士鉴真代表的虚无飘渺的“友谊”来，这仇恨倒真是伸手即触、炙手可热。

然而我们的外交政策却愣是建筑在这种虚无飘渺的东西上。当年伟大领袖说：“寄大的希望于日本人民和美国人民。”大概就是出于这种“希望”，我们“向前看”，慨然免去了战争赔款，指望着这友谊是双向的，人家日后会用同等的慷慨来回报我们。可惜你丧失常识，人家没有丧失常识，指望着日本人民无师自通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把中国人民当成亲骨肉，这希望未免也大得豁了边。

“九州铸铁终成错”，历史上大概难以找到恶果如此多重、影响如此深远的类似的外交灾难。如果说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没能象清算纳粹那样清算日本人的战争罪行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一次的错误实在是不可原谅。倘若我们坚持向日本索赔，即使我们没能象犹太人那样惩罚了凶手，至少当年的损失得到了部份补偿，创巨痛深的民族心理也就不至于象后来那么失衡。而且，“施恩望报”是人类的天性，哪怕否认“人性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摆脱不了这个毛病，何况还有“友谊”那个“大的希望”值在那儿摆着。以后向日本人要贷款、买彩电时，我们就免不得时时记起当年己方的慷慨，指望人家就算不暗贴我们、给点优惠，至少不要如此针锋相对、缁铢必争。如果对方不如我们期待

的那样感恩图报，我们就免不得气不打一处来。可惜，对方却绝对不能理解我们的心事。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真是不可理喻的怪物：当初是你不要赔款，又不是我赖帐。既然你不要，这事到此了结，跟以后的银钱来往有什么相干？动不动就拿勾销了的旧债来讹人，是不是要咱们一辈子都得见人矮三分？这样，当年的慷慨反而成了促成民族误解的触媒，使两国关系蒙上了难以消除的阴影。

说来可悲，类似的错误，咱们是犯了又犯。建国之初，印度是少数承认中国的非共国家之一。那时“中印友好”、“中国印度是兄弟”的呼声响彻云天。在一片“友谊”声中，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越界向北推进，进入他们历史上从未占领过的传统边界以北、“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在五十年代后期抵达麦氏线。当时中国政府为了“友谊”默不作声，甚至在印军占领西藏宗教圣地达旺、驱逐当地居民和僧侣时，咱们也全当不知道，把整个东段九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暗贴给了印度兄弟。可惜这却未能买静求安。在印度人看来，中国默不作声就是情虚理怯，默认了麦氏线的合法，所以在西段当然也要“收复失地”。不幸的是西段内恰有新藏公路穿过，那是控制西藏的战略公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人民的好总理因此不得不和印度兄弟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我们的底线很简单：第一，东段就送给你们了，但西段有战略公路，实难割爱，还请高抬贵手。用总理的话来说：“我们在东段让步，你们在西段让步，好不好？”第二，“麦克马洪线”太难听，是英国殖民者对中国人民的污辱，所以，我们可以在东段按麦线划界，但最好将该线改称为“实际控制线”。

本来，印度白得了个从未领有过的东段，已经是捡了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了，然而咱们的友谊该兄弟就是不能理解——人家从英国人那儿学会了契约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不懂咱们的“儿子兵法”：你既然同意在东段按麦线划界，说明你承认该线合法。同样的原则当然应该应用于西段。只因为你在那儿非法修建了战略公路，就要咱们放弃合法领土，天下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事？至于改名的要求就更是无理。麦线是咱们的法理依据。改成不明不白的“实际控制线”，到底谁算侵略？难道世上可以不讲法律、条约，凭实力去“实际控制”就成？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兄弟成了反动派，革命派和反动派大打出手，把反动派打得鼠窜回平原。然而失地尽复之后，咱们又按“儿子兵法”撤回“实际控制线”来，听任印军卷土重来，在那儿移民设邦，将其化为永久领土。赢了后撤，当时确实是震惊世界。不过人家倒没有为咱们的高风亮节感动得五体投地，却一致认定中国是侵略者——世上没有谁能弄明白咱们那实在难懂的“儿子兵法”，却只会以小人之心度“儿子”之腹：你不是侵略者，怎么会心虚地逃回去？更严重的是，此仗被印度全国视为国耻，该反动派从此放弃“不结盟”国策，穷兵黩武（印度原来基本没什么军备）、卧薪尝胆地要“收复失地”尽雪国耻。老芦乃至儿子和孙子的有生之年，恐怕都看不出中印如何解开边界问题这个死结。如果当初“亲兄弟，明算账”，御兄弟于国门之外，何来后来这么多孽障？[1]

改革开放以来，咱们的外交有了长足的进步，“儿子兵法”是丢了许多了。然而党文化却已经成了一种民族思维定势，不是可以轻易摆脱的。“友谊”的神话至今牢不可破，而对某国“友谊”的单相思的破灭，使我们在打量世界时始而含情脉脉，继而困惑迷惘，再而大失所望，终而七窍生烟。我们不知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却常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我们指望人家无缘无故地爱我们，则这指望难免最终要化作无缘无故的恨。国人从七、八十年代对老美的一厢情热，变成了满腔憎恶甚至仇恨，这种幼稚的民族心理应该说是原因之一。如今我们似乎又爱上了俄国人，进入了下一轮“因爱生恨周期”的初级阶段。

当然，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决不是无缘无故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情绪里也确有无缘无故的非理性成份在内。就是这种非理性的东西放大了有道理的怨恨，并妨碍了仇恨的化解。我们不知道或是不肯承认：不仅日本人民（不光是一小撮统治者，而是整个民族）过去对不起我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难以饶恕、不可忘怀的罪行，而且作为两个挤在一起的邻国，我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将是千丝万缕的。因此，两国人民之间决不会有什么轻易的友谊。处理不好，我们就会变成再次性命相扑的仇敌。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把脓包

[1] 本文所述中印冲突始末取自马克斯维尔《印度对华战争》（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Pantheon Books, 1970）一书。该书在大陆文禁最严的七十年代初在大陆出版，作者（英国人）并被邀请至大陆访问，说明官方认可该书陈述的事实。

割开，使日本人民当年的战争罪行尽可能得到清算，使中国人民的心态失衡尽可能得到矫正。而且，在处理两国关系时，我们一定要充份估计到它的复杂性，一定要基于对两国的民族利益的实际考量，一定要把旧债和新交易分开，决不可随便放弃民族利益，也不要指望人家会象咱们一样随便放弃民族利益。

很明显，要作到这一点，最起码的前提就是我们对人家的国情民俗、民族心理特点和思维方式有点了解。要是我们当年对“兄弟”们的内心世界稍有所知，也就决不会干出那些花了无数血汗钱，作了无数次冤大头，还买了一大群仇人的蠢事。

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了解日本、学习日本，是在中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途径。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苦苦折腾了一个半世纪，其目的就是要使中国象西方一样富强，寻回往昔的光荣。这个如此难圆的中国梦被总结为“现代化”。可笑的是，一般中国人都认同这个口号，却又拒不承认这个口号默认的两个现实：第一，迄今中国仍不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第二，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西化，因为“现代”实际上是“西方”的同义语。因此，“现代化”实际上和“与国际（＝西方）接轨”一样，都是遮遮掩掩的“西化”口号。这种遮掩固然满足了中国人那举世无双的虚荣心，然而模糊了一个为十几亿人民所追求的战略目标。

光从我们故意模糊自己的目标、以及全体人民可以去奋力追求一个暧昧不明的目标这两个事实来看，就可以看出本民族的智力堕落到了何种地步。当然，反驳者们会说，我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四个现代化，亦即只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等有限方面实行西化。然而，姑不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被祖宗早就试过而证明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就算是所谓“中学”，如今又在哪里呢？当今中国的社会、国家、政党的组织模式，无一不是西化的结果，只是这些东西于今已经被西方人抛弃而已。中国人在社会科学上的发明能力，早已萎缩了两千年。从《天演论》到《资本论》，那些曾在中国掀起狂涛的政治学说，有哪一个是咱们的创见？我们除了热热人家的冷饭，剽窃点残汤剩水，民族的大脑究竟有哪个瞬间闪过一星天才的灵感，想出自己的东西？要在政治上“回归传统”，我能想得出的去处就是孟老夫子的“井田制”和老子那“小国寡民”的“桃花源”。难道我们还要钻进洞里冬眠，象北韩一样“不

知有汉，无论魏晋”？世上竟会有这么多的生灵膜拜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端的是对上帝赐给人类的大脑的一种侮辱！

倒是孙中山和毛泽东反而还比徒子徒孙们直率些。孙说，国民革命必须“以俄为师”，毛云：“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都坦承中国人想不出自己的路来，得靠人家指点。不幸的是这条路一走几十年，杀人盈野，伏尸亿万，其结果是使中国堕入更深的黑暗。世上从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这样，为了“富国强兵”这个有限得可怜的目标，吃了这么多的苦头，经历了如许深重的苦难。然而在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后，一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泥淖中彷徨，至今寻不见一点光亮，看不到一丝希望，找不出一条踏实的路途，甚至打不定主意该怎么办！有的只是群情汹汹，众口嘈嘈，或跳着脚操鬼子的娘，或按着“汉奸”的头往地下撞，或身居海外华屋怂恿草民革命，或隔着大洋主张对同胞甩原子弹……呜呼！吾族何幸，蒙上天恩赐这口百年浓痰，吐不出，咽不下，塞住了心窍，呛晕了神智，憋出了那无穷无尽长篇连载的羊角疯之发癫发昏章！

我们失败的凄惨，反衬出日本人的辉煌。人家从来就没有遇上咱们的“鬼打墙”。我们那解不开、剪不断、理还乱的死结，在人家那儿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当年咱们可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同时，老美的炮舰也去东瀛叩关。我们在“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上按杨白劳的手印时，人家也得忍受“领事裁判权”的羞辱。可我们挨了痛打，只会缩回蜗居去，刨出祖先的封诰来自慰，人家却开关延敌，不仅连未来的首相都去“洋插队”，而且有勇气扔掉“民族尊严”，喊出“脱亚入欧”的口号。明治维新后不过十多年，人家就打败了人口、资源、GDP 、军事实力占绝对优势的中国。甲午战争后不过十年，人家就打败庞然大物俄罗斯，开创了黄人战胜白人的首次记录，挤进了列强俱乐部，成了其中唯一的有色人种成员。二次世界大战，人家南下马来半岛，骑自行车穿过据说是不可逾越的丛林，乘舢舨在军舰无法靠岸的海滩登陆，如神兵天降出现在号称不可突破的英军防线后方，迫降十几万英军，造成了邱吉尔所说的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靠着三个最强大的白人国家和世上最大的黄人国家的合力，加上原子弹那杀伤力空前的秘密武器，国际社会才勉强把这个魔鬼收入净瓶。然而三十年后，人家又象火中凤凰，从灰烬中崛起，换一种方式征服世界，让满世界跑着丰田车，家家看着索尼大彩电！

比起咱们来，人家有什么呢？一亿多人挤在那个蕞尔小岛上，有的只是地震、海啸、火山和硫磺温泉。以如此微薄的家底，在如此短暂的时段内，从一个封建割据的落后国家一步登天变成现代超级强国，这么急剧的社会转型，其间竟未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阵痛和脱节，如此平和，如此顺利，既没有咱们的大砍大斫，血肉横飞，又没有权贵中饱私囊，贫富两极分化。这样的奇迹，不要说是在前现代国家见所未见，就是全球也并无二例！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中日两民族之间，到底是什么性格上的差别，决定了咱们下场如此迥异？就算是咱们除了刺探隔壁的丑闻之外对外界毫无好奇心，为了过去吃过的那无数苦头，为了咱们这个不成器的民族的未来，恐怕也得琢磨琢磨人家成功的诀窍吧？

可惜，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智力为自己谋划出路，在原谅自己找借口时，咱们却是天资非凡。当年小小芦学历史，问老师为什么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老师说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再问为什么行不通，答曰帝国主义不让。小小芦深觉有理，虽则仍不明白帝国主义为何要偏爱小日本。等到小小芦变成小芦，读史时惊讶地发现原来帝国主义爱的是光绪，讨厌的是老佛爷，这一下再怎么也想不明白了：光绪爷不是改良派的领袖么？帝国主义不让咱们改良，为何又不准老佛爷废了他，甚至希望他当家，以致激起拳乱？

可笑的是，这套连青少年都骗不了的饰词，如今却还在咱们知识分子中大行其道。犹记当初网上有位壮士竟以日本没有资源、引不动帝国主义的胃口为理由，来科学地解释日本改良成功的秘密。如此看来，咱们要让目下的改革成功，还得使出“焦土政策”的绝后计，先将咱们的“地大物博”自行毁去，才能使本民族“置之死地而后生”。当年献身改革事业的先贤们竟然见不及此，可惜啊可惜！

很在国内流行过一阵子的另一种说法是所谓“新儒学主义”，据说日本鬼子的发迹，还是沾了孔老二的光。可惜在老芦看来，这种说法实在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和当年咱们说西洋鬼子的“千里镜”、“自行船”是“得见中国古书”偷去的发明没有什么区别。既然老孔有这个能耐，“同光中兴”时他老人家何不大显神威振兴中华？却让日本的盗版孔来“劣币淘汰良币”！

还有一种心态是对小日本的鄙视。据说日本人只会抄袭，从无创新能力。当初学咱们，现在学西洋，你既然会学，我又何尝不会学？“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哪有不学老师学徒弟的道理？

比起“回归传统”论来，此论是极大的进步，可惜论者没有看到，改良主义在中国所以行不通，是因为咱们只有造反作乱的能力，没有学习改良的能力。要想学西方，咱们先得去学这个学习能力，而要论学习与应用，世上再也没有哪个民族比得上咱们看不上的小日本。

把西洋文明成套地连根搬过来移植在自己的土壤上，不仅让移植物在本土上顺利成活并茁壮成长，而且与传统文明中的精粹相得益彰，既不使强龙压死地头蛇，又不让地头蛇吓跑强龙，更不让“龙蛇斗”引起社会动荡，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小日本正是制造这种奇迹的专业户。当年他们学中国引入文字就是个绝佳例子，汉语是单音节语言而日语是多音节语言。按理说，与汉语配套的一字一声的中文和日语是格格不入，南辕北辙，毫无应用的余地。考虑到本地语言的顽固性和引入外来的崭新的概念、语汇和发音的艰难，日本人面临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他们就是有本事把中文移植过去加以改造，一直使用到今天，还创作出大量美不胜收的俳句与和歌。等到后来“脱亚入欧”，人家又能利用已有的汉字造出大量反映西方复杂生活概念的词汇，反而回馈到中国去形成我们“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真是如同能化作绕指柔的百炼精钢！

日本人的机灵、弹性和应变能力，不仅和咱们那杖策蹒跚的天朝上国的僵硬、死板、麻木和惰性形成了鲜明对照，就连西洋鬼子也赞不绝口。二战后，日本在瓦砾场中抱住用原子弹炸他们的老美的粗腿，甚至抢在西欧之前从战难中迅速恢复。七十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无限抬高油价造成能源危机，日本人洞烛机先，迅速设计和推出省油轿车，使反应迟缓的老美的福特车在国际市场上溃不成军。八十年代老美逼得日元升了值，老倭们竟然想出“出口老人”这种怪招，让退休老人挟着坚挺的日元去国外养老！

最主要的是，日本在过去的千百年内一直和中国共享类似的东方文化背景，是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西化的最好的学习榜样。研究日本在西化中遇到的困难和克服的经过，研究他们如何用和平的手段去化解急剧繁荣的并发症，诸如

权钱转化、官商勾结、贫富分化等等问题，是我们避开社会危机引发社会革命的现代化陷阱的必备的一课。

总而言之，要西化中国，我们就得学习日本人的学习能力、调整自己适应外界的应变能力、以及化解社会危机、预防处理改革本身造成弊病的改良能力。一句话：中国要西化，必须以日为师。走日本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2000 年 8 月 13 日

玉碎与瓦全

咱们中国人的脑袋，如同开汽车时的那只右脚，见到红灯就立即踩煞车，见到绿灯就踩油门。这里没有思考的余裕，也用不着思考。这个怡红快绿的世界是如此清晰与一目了然，只须使用训练出来的条件反射即可从容应付。而什么是红，什么是绿，那绝对是事物的客观属性与绝对真理，没有怀疑和推敲的余地。如果有人红绿不辨，或是以红为绿，那是他不幸生成了色盲。

大陆人恨台独，除了“大一统”情结使然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是仇日情结的折射。咱们这个民族，对倒楣蛋从来是无比鄙视的。中国人骂人，动不动就是：“你瞎了！”“你聋了！”“你哑了！”“大麻子”、“三寸丁”之类，一直是咱们克敌制胜的千年法宝。连伟大领袖讥笑“右倾机会主义者”，也要把他们比作“一摇一摆走路”的“小脚女人”。根据张戎的《鸿》，当年东北人民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了山河重光，迎来了亲人中央军，万没想到对方一开口却是：“你们这些亡国奴！”类似地，当年陈仪带去接收的那帮丘八，对台湾那些“亡国奴”也无比蔑视，终于激起了“二二八”民变。“亡国奴”们不懂，有一部分人可以让咱们鄙视，这其实是一种极开心极痛快的事，它能极大地提高我们的自信与自尊，让我们的现实生活变得不那么悲惨。至于他们当初是否愿作亡国奴，怎么做的亡国奴，这“国”是怎么亡的，跟咱们这些“非奴”有没有相干，那是“红绿灯”以外的问题，不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如同我们骂“四眼狗”时从来不会想想该“狗”是否愿意长“四眼”、而多长一对“眼睛”是否又真的使他丧失了做人的资格一样。

台湾光复五十五年了。半个世纪的悠悠岁月，似乎还没有完全冲淡我们对“亡国奴”们的蔑视。就连对台湾内部的“省籍矛盾”，我也免不得时时要疑心有这玩意儿在其中作祟。偏偏台独分子们又不识起倒，专拣大陆人的痛处戳。中国人恨李登辉，始于他和司马辽太郎的谈话。的确，哪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听了“我二十岁以前也是日本人”（大意）、“台湾的悲哀”之类的话不气炸了肺？而吕秀莲在“终战日”跑到日本去感谢日本当年并吞了台湾，更是

让我们切齿衔骨至今。不瞒列位说，就是老芦，当时听到那些屁话也着实愤怒了一阵子，到如今仍然余怒未消。

不过，为了摆脱“红绿灯”的条件反射，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压下最初的正义冲动，将自己放到对方的位置上，从对方的角度来想问题。这么一想，疑惑就出来了。众所周知，李登辉是台湾的第一个民选总统，以过半选票当选，而陈吕配也以四成选票当选。这几个民族败类，为什么竟会有过半或近半的台湾人民支持呢？这么多（远非我党最热爱的数字“一小撮”）的台湾人不愿做人而宁愿做奴，拥戴一个感谢日本而讨厌祖国的副总统，这种怪现象该怎么解释？莫非所谓“人”者其实并不是完全的人，而所谓“奴”者也不见得真个就是奴，而那“感谢”也者，也确有一定的理由？

于是就沿着这条路想下去找理由，直找得我冷汗涔涔：如果当初台湾没有沦陷，留在祖国那温暖的大家庭里，他们又会有些什么好果子吃？晚清的义和团、辛亥革命引发的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十年内战、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半个世纪里，咱们这温暖的大家庭就没有一天断过枪声。据我所知，放枪和过年放鞭炮略有区别，枪声响过后常常会有死尸留下来需要埋葬，比较麻烦一点。就算放枪等于放鞭炮，把钱都拿去买了“霸王鞭”，又怎么能在1935年就能修起35个水力火力发电站，建成纵横交错的岛内的公路铁路网，使55％的耕地变为水浇田？更不用说那1944年就达到的92.5％的小学入学率了[1]。如果台湾没沦陷而且被咱们“解放”了，说不定如今咱们还得吁请更老牌的亡国奴港澳同胞慷慨解囊，赞助岛内的“希望工程”，好让村里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呢！

如此看来，老吕的“感谢”，从她的角度上来说似乎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即使碍于面子“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按：“不答应”有一个似乎也就够了，“一万个不答应”是否要比“一个不答应”更“不答应”些，这个问题老芦无能解决，还盼高级政工师们指教），好像也得在心灵深处羡慕一番，赞一声：“丫们的运气真好！”的确，台湾人躲过了神州大地上历时半世纪的的疯狂屠杀，决不是老李说的什么“悲哀”，而是运气好、点子

[1] 关于台湾建设的统计数字引自秦可峰《台湾的历史与“台独”的由来》，原文载《枫华园》。

高。在这点上，他们甚至比超老牌的亡国奴港澳同胞还幸运——后者还得接纳那些在大饥荒中如潮水般涌入的“表叔”们，弄得生存空间无比的逼仄。

行文到此，自己也吓了一跳：我这不是在鼓吹“亡国幸运”的加料的汉奸理论吗？照这个歪理推下去，岂不是要得出当初父辈们坚持抗战是铸下了大错的结论？如果当年卢沟桥枪一响，全国人民只当那是过年放鞭炮，家家“开了大门迎太君，太君来了没暴君”，把亲人大日本皇军一个个往屋里让，鸡蛋、花生的请他们米西米西，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人人争做良心大大的好的良民，在我日的领导下改天换地，全国岂不就处处成了像东北和台湾那样的发达地区？我日再不济，搞建设是确有两下子的，至少不会像我党那样乱来，发明出那么些说不尽道不完的祸国殃民的天才把戏来。惟一的不痛快，就是咱们得接受异族的统治。不过，根据我党马祖宗的理论，无产阶级其实是没有祖国的，决不能剥夺他们没有的东西。一样是给人扛活，主子是姓党还是姓日其实也没有什么相干，有相干的是看谁给的金票多。君不见如今最爱国的人都在海外，此无他，洋主子给的金票多故也。

要驳倒这个谬论，就得看到某种既在金票之外、也在马列主义之外的东西。而这个东西，环球就咱们这一家讲得最多，也就是“气节”、“节操”、“骨气”、“民族尊严”等等。圣贤们有“士可杀而不可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等无数教导，而民间也有“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不蒸馍馍也要争口气”“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等明白浅近的比方。用这个观点去考量，我们立刻就能发现亡国奴们的可鄙：哪怕他们锦衣玉食，富甲王侯，却缺了做人最最要紧的东西，用《红灯记》中李玉和的话来说，他们不过是一群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而已。

这么一想，我立即心里无比舒泰。惟一残存的疑惑，是这个“民族尊严”究竟是不是个绝对的、无限的东西，它究竟有没有个“弹性限度”，而超过这个限度，就是钢丝也得给拉断。记得当年阿尔巴尼亚被老大哥革出教门，阿劳动党中央发表了掷地有声的庄严声明：“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民宁愿吃草根树皮过日子，也决不向你们（指老大哥）乞讨！”当时看了只觉得满腔热血都已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一颗心飞到了亚得里亚海边的山鹰之国。可惜好景不

长，二十多年后，我却又无比懊丧地在电视上看到山鹰们纷纷飞出国境，化作了国际丐帮。

宋明理学的最大的毛病，是它把一种相对的道德准则泛化和绝对化，把只有极少数坚忍卓绝的志士才能做到的理想道德境界，变成了全民必须凛遵毋违的行为规范。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这种教义最终只能造出一个伪善的社会来。所以，并不是那些挖空心思跑到海外投靠洋主子后却奢谈起“爱国”来的主动亡国奴们天生特别虚伪，是他们所受的教育把他们变成了这个样子。

其实，在不同的程度上，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双重人格。我相信，那些惨死在多佛的国际丐帮，当初在国内开会发言时，一定都能大义凛然地声讨李登辉、吕秀莲。这种感情的流露绝对是自然的，和他们那秘密出逃的计划并行不悖。这其实毫不足奇——在内心深处，咱们早就把“国家”、“民族”这些观念和“本人”分开了，国万万不可亡，个人则一定要亡命天涯，去做金票大大的有的主动亡国奴。党的再教育再怎么威力无穷也压制不了人性，只能扭曲它而已。您要是在大饥荒年代唤起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三代贫农，问他是愿意饿死在伟大祖国还是活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恐怕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脊梁骨。论气节，咱们炎黄子孙恐怕比不上日本人。当年南太平洋中那些小岛上的全体军民或切腹或蹈海，这种事在咱们的二十四史中似乎只有田横手下的那一小撮同志干过。可就这么一个宁折不弯的民族，最后也没有真正“一亿玉碎”，就连天神的非婚生子天皇陛下也含羞忍辱地去天天向麦帅请安，如同光绪叩见老佛爷一样。

所以，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教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变成一种大规模推行的国策。如果一个政治家或政党在全民范围内推行这种东西，就必然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我们当然要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在横遭强敌侵略之时当然应该奋起抗暴，但一个逼着人民在“玉碎”和“瓦全”之间作选择的政府，本身就是没有天良、应该下台的政府。如果一个政府利用“民族气节”来转移和冲淡人民对内政腐败的注意，拿它来当做唤起人民的愚忠的万应灵丹，它就是世上最不知耻的政府。真正的耻辱，不在那些被动或主动当“亡国奴”的人们，而在于让他们变成“亡国奴”的社会环境。是这种环境使得人民活在异族统治下竟然比活在“自己人”统治下还更幸福些。“二二八”民变居然会发生，台湾居然会有人感谢日本的统治，感谢日本人的吕秀莲居然会当上

副总统，多佛居然会死了这么多“主动亡国奴”，而老芦居然会在五十多年后怀疑本民族圣战的合理性，这一切一切都是本民族最大的耻辱和悲哀！

什么时候我们能像西方人和日本人那样，不再面临“玉碎”与“瓦全”的选择，什么时候我们也就真正地有了民族尊严。

2000年8月6日

仇恨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据伟大领袖的小蜜张玉凤同志回忆，他老人家垂暮之年看了部电影《难忘的战斗》。当看到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市民的夹道欢迎时，他先是忍不住抹眼泪，继则大放悲声，引得所有在场的人都嚎啕大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到底是什么打动了这个马上天子，竟让这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铁血人物激动得不能自已而老泪纵横？

是他那自己一手营造出来的奇迹。当初井岗山那千来号人、七八百条枪竟会发展为数百万大军，铁流滚滚，杀气腾腾，如狂飙，似疾雨，农奴戟从白山黑水卷到黎族村寨，五星旗自两淮三湘插进傣家竹楼。不管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如何，都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人间奇迹。

是什么促成了这奇迹？是林副统帅说的“精神原子弹”。这精神原子弹的核炸药是什么？是仇恨。“两军相逢勇者胜”，除了战略战术的高下、武器装备的优劣之外，军队士气高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所谓士气的核心，就是仇恨。林副统帅对我军建军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他在东北发明了“两忆三查”的新式整军运动。就是这种忆苦运动，使憨厚的农家子弟化作了战场上怒吼的雄狮。

因为这仇恨造成的空前奇迹，伟大领袖从此迷信上了精神原子弹。这位马上得天下的万岁爷在马上治天下，把中国建成了世上独一无二的以仇恨立国的国家。“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了根本国策，仇恨被当成美德，残忍被视为坚强，在“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的战歌声中，全民族向着一个又一个国内外的假想敌冲锋，练就了“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铁石心肠。

这大概算得上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人类一切宗教、伦理、道德的核心就是一个“爱”字，而一切社会赖以组成的纽带，也就是这个“爱”字。如果将仇恨作为民族内聚力的源泉，则社会迟早要变成关着一群斗鸡的笼子，最后只剩下满笼鸡毛，遍地鲜血，而这正是他老人家撒手西归时中国的模样。他

老人家那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超级大脑忘记了一个小小的事实：原子弹只是一种大规模杀人武器，而精神原子弹释放出来的只是巨大的兽性与破坏力。

尽管邓小平在伟大领袖逝世后仅两年多就毅然宣布停止“阶级斗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却已经化作了民族魂。当年有首歌唱道：“大江南北留下了您的身影，五湖四海回响着您的声音。“它说的的确是事实。如今放眼神州，何处不可见他老人家那魁梧的幽灵？听听网上高论，何时不可闻那绕梁不绝如缕的余音？在伟大领袖的言传身教下，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更善于破坏一个新世界。“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坏已经成了我们的本能冲动，仇恨则是咱们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国际纠纷的良方。就连咱们那根深蒂固的仇日情怀，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拜他老人家之赐？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日本人欠下的累累血债深恶痛绝，因他们对往日的罪行拒不低头而气愤难平。然而我却又禁不住常常想：咱们如此仇恨“倭猪”们，到底有什么实际意义？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网上有人说，咱们要灭了倭国。这种豪言壮语，早在抗战军兴时就有人发过。根据叶圣陶的文章，当年曾有爱国志士贴出大标语，道是：“剿灭倭国！”“杀到东京去！”这口号的确是气壮山河，令人想起李逵的“杀到东京去夺了鸟位”的远大抱负。不过时代到了今天，想必我们大多数人已经长大成人，不会再把这种“大刀向鬼子们的坦克砍去”的儿语当回事。咱们现在的抱负，不是灭了谁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窝里反起来、自己灭了自己的问题。

因此，看来我们恨日本人，是因为他们拒不认罪，而我们仇日，就是要达到让他们低头的目的。然而这是不是说，如果我们的仇恨多一些，日本人认罪的可能性就大一些，推诿的余地也就小一些，反之，如果我们越不怎么仇恨他们，他们赖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在逻辑上说得过去么？如果两国处于交战状态，仇恨的强弱当然影响士气的高低，从而影响战争的结局。然而据我所知，目前两国之间似乎并不处于战争状态。相反，中国的经济建设，仰赖于日本那位大财东的正多。无论人民怎样憎恨“倭猪”，逼着政府去为此打仗的可能性比和老美翻脸的可能性还小得多——不管怎样，“倭猪”们从不对中国的人权说三道四。

既然咱们不大可能逼着政府去为咱们灭了倭国，给咱们报仇雪恨，那么光是仇恨一通，好像并不能就此吓倒了“倭猪”们。恰恰相反，仇恨总是互相传染、互相感应的。天下未有被人痛恨而不恨人者。“倭”们并不真的是“猪”，人家和咱们一样五官俱全，你道人家不知道咱们的心事么？被咱们如此仇恨，就是泥人也有个土性儿。要老倭一面恨我们，一面又向咱们赔罪，这可能吗？他们不道歉还恨咱们，咱们就自然更恨他们，如此恨来恨去，真要成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了。两个国家挤在一起，离不能离，断不能断，打不能打，和不能和，彼此越来越仇恨，这“长恨歌”越唱越响，越唱越没个完，似乎总不是个办法吧？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政治智慧来解开这个死结？

退一步说，让我们假设“倭猪”们让我们的仇恨吓得屁滚尿流，乖乖认了错，赔了钱，那又怎样？我们的仇恨会不会就此烟消云散？我看难说。不管老倭们怎样低眉顺眼，伏低做小，如同大相国寺的泼皮见了鲁智深一般“扁扁的伏”，恐怕总还要有那么一些人“虽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而且说不定反倒要怅然若失起来。何以故？我们已经如此习惯于仇恨这种“精神食粮”，它已成了我们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心理需要。我们恨过从慈禧到蒋介石那一切人民公敌卖国贼，恨过从美帝、苏修直到越南霸权主义那一切敌国，恨过从刘文彩、黄世仁、“黑六类”直到李登辉、陈水扁那一切阶级敌人……。如果某天忽然实现世界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再也找不到某种人或事来仇恨，咱们恐怕要像做不了官的孔老二一样惶惶如也，那骤然的失重感，恐怕会让我们再也难以把握人生！

如拙作《为什么要了解日本》所说，我们对日本人的仇恨和反感，基本上是一种义愤，但我们的仇恨竟如此强烈，不能不说其中含有不正常的因素。扪心自问，我们的仇日情怀中有没有嫉恨的成分？我们看他们时，像不像那只教会了老虎十八般武艺而被徒弟赶到树上的猫，或是那个被隔壁的暴发户买走祖传良田的破落户？再往深处想想，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自己那如此不对称的爱与恨？如果我们仇日真是因为曾有那么多的同胞被他们杀害和糟踏，而并非因为这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仇恨异族的理由，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我们对烈士、对死难者的漠不关心，对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如此残忍？

仇恨是一把两面刃，无论是义愤还是嫉恨，它们都是会伤害自己的反常心态。如果我们的仇日情怀得不到化解而越演越烈，它迟早要变成祸根。初中语文中有篇古文是这样描述“匹夫之怒”的：“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脱了帽子光着脚用头撞地），而我们最擅长的就是这种“以头抢地”的匹夫之怒。几十年撞下来，咱们的三魂七魄已经去了两魂六魄，再撞下去只怕要魂归离恨天，上兜率宫里接着恨去。

美国有人写了本《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政治预言小说，说的是中国大乱，日本人借口保护日资，派兵在山东登陆，某个新军阀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充当“民族英雄”，以核弹攻击日本，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老实说，老芦看了这本书后只吓得冷汗直冒。莫说人家危言耸听，不信请去大陆作个民意调查，看看有多少人反对对着东京甩核弹！世上再也没有哪个民族像咱们这样轻贱人命，像咱们这样对核战争毫不在乎（这也是拜伟大领袖之赐）。中国未来不乱则已，若乱的话，那深不可测的中日仇恨必是祸胎，野心家们不去利用这巨大的政治资源才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上利用仇外情绪实现个人目的的野心家，曾经给民族带来了比异族入侵还要深重的灾难。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我们的仇日情怀是为来日预酿大难，似乎也不是毫无根据。

如此说来，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此忍气吞声，不管人家过去怎么作贱咱们，现在又如何坚不认错、洋洋得意，咱们都得“相逢一笑泯恩仇”？不是这么说。我这里想说的，是盲目的“抽象”的仇恨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把我们引向灾难。如果我们真是忘不了九泉之下那死不瞑目的千万同胞，就不能光知道升虚火，发高烧，在未来让更多的同胞含恨奔向泉路；我们如果真是那么拿死人当回事，最起码得确凿地知道当初死了多少人，是怎么死的，死者姓甚名谁；要控诉日本鬼子的战争罪行，我们首先得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坏事，在哪儿干的，有什么证据；我们痛恨日本人死不认错，首先得弄明白人家一般民众是怎么想的，我们该怎样去说服他们。右派又有些什么借口，我们当如何用铁的证据去驳倒他们；如果我们的政府既不想彻底开罪日本财东，心里却又对旧债愤愤不平，就应该停止包办民意，将政府外交与民间交涉分开，放手让当年的受害人索赔，使人民和政府的心态或多或少恢复平衡；最主要的是，我们如果真拿当年那空前的国耻当回事，与其像某作家热衷于“抵制日货”那一类浅

薄的煽情，莫如向国内的长虹集团学习，先以日为师，学会了人家的本事后造出大批物美价廉的电视机来将日货逐出市场。一句话：只要中国成了强大的国家，何愁讨不还昨日的公道！有工夫去以头抢地，不如还是将这头好好留着，用在正经用途上。

三十年代在南京，数百名中国平民乖乖地排着队跪在地下，耐心地等着十来个鬼子的“大和魂”斩向自己的颈间；四十年代在奥斯维辛，千百名犹太人秩序井然地健步走进毒气室。一个民族竟会演出这种荒谬绝伦的悲剧，不能不说是该民族极大的耻辱。然而人家犹太民族知耻，痛定思痛，痛极生智，痛极生勇，发愤立国，硬是在强敌包围的大漠中建立和保卫了自己的家园。不知道我们这个永远不会吸取教训的民族，会不会从这个榜样里得到某种仇恨之外的启迪？

2000 年 8 月 18 日

我们的逻辑和他们的逻辑

今日看见林思云先生回应某网友的帖子，非常反感，遂不断提醒自己已经说过不再纠缠此事，随便写了个跟帖了事。但晚上躺下去实在是睡不着，此时已经三点多，乾脆不顾腰痛起来写这个帖子。反正下周我病休，慢慢养不迟。对此文的批评，我也知道，他决不会服气，更不会听取，我早就发现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此能力。所以这个帖子还是给中立读者们看的。

林奸是我在网上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也是他的热心读者。我的感觉是，他写东西注重收集事实（尽管充满了倾向性），但思维不敢恭维，因此比较适合写叙事作品，而不适合写议论文。更糟的是，他的作品似乎反映了一种不择手段美化日本人强烈的 obsession（偏执）。 他似乎认为二战时代的日本人是给战胜者们妖魔化了，一有机会便想出来为他们打抱不平。这似乎就是他的作品的最主要特点，而这种预设的感情立场使得他的作品的客观性大打折扣。

除了这个亲日偏执情结之外，他的文章似乎什么特殊的地方都没有，既无自由思想，更无独立见解，有的只是当年积下的那些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共产党救了农民”、“阶级斗争理论”直到“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的毛思想（还不是原装马列主义）的腐恶 （如果说得太过份，请林奸原谅我心直口快）。

911 事件后林先生出来写的玩意似乎就最充分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点。本来，就连小学生也能分清恐怖分子与那个舍身炸无生命的陨石的英雄的区别。不需要任何教育，任何一个正常人（不包括国内那些为莫名其妙的的仇恨迷住了心窍的愚民），都不会把逼着同机乘客与自己一道去害死六千人看成是“为人类献身的英雄”（大概那人类是“我们的人类”吧）。就连恐怖主义祖宗北爱尔兰的新芬党党魁都出来谴责干出这件事的恐怖分子，伟大祖国的政府就更不用说了，林先生却比这些人更左，大声歌颂起那些英雄来！

很明显，硬要说一个博士看不出那连五岁孩童都能看出的区别，无疑是对林先生的智力的一种侮辱。唯一的替代解释就是他的 obsession 使他失去了客观

判断是非的能力。日本右派从来鼓吹他们是率领亚洲黄人把白人赶出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进攻美国是弱者奋起反抗强者。林先生看来也持类似观点，把日本当作被“他们”美国压迫的“我们”。因此，任何东西只要跟“弱者反抗强者”莫名其妙地沾上边（当然那只是在病态联想里），立刻就要引起他感情上的认同，他就要情不自禁地出来欢呼，也忍不住要趁机出来翻二战的案。这里，为恐怖分子欢呼只是表面文章，为日人翻案才是隐藏着的主题。也许，这在他其实是一种身不由己的 obsession ，如中风魔似地无法控制。

爱相信什么当然是神圣人权，老芦无权指责。说句心底话，一个人能如此执着于自己的信念，有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还真让我佩服，这说到底也就是我当初和他这样一个观点完全相反的人交朋友的原因。但这儿有一条想提醒林奸：宣扬自己的信条使的手段要光明正大，不能使用诡辩手法。

这里得讲点往事：去年六月间，林先生在《多维观点》上发了一篇《六四留给我们的教训》，隐晦地指责六四是暴乱。迟延昆先生当即写了一篇愤怒的文章，把他用的诡辩手段一条条列出来，说他太不磊落。我那时非常袒护林先生，但看了老迟的文章也无话可说，因为人家说的一点都不错。於是只好写了篇文章，说一般人写文章思路并不见得总是严密的，林文多半是无心之过，不该随便往坏处想人家。老迟看了也就作罢。

然而这一年半下来，不管哪次林先生和别人（包括跟我自己）的辩论，他似乎都要非使诡辩这一招不可。这种事看多了，就忍不住要引起我的“毒眼”发作，怀疑他并不是他思维粗疏，而是刻意为之。转过来想想，林先生似乎也有苦衷：要去天使化一个妖魔，本来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作此非常之事，当然只能用此非常的手段。或许，在林先生心目中，逻辑也有两种：我们的和他们的，各有各的解释。倘真如此，这篇文章就算我白写。但如果林先生认为人类还是有共同的思维方式的话，则请他看看我在下面信手拈来的几个诡辩例子，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先生的常用诡辩手法，是违反逻辑学上的同一律，对不同证词使用不同标准。凡“我们日本人”说的都是真的，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明，凡“他们支那人”或“他们美国人”说的都是假的，统统是宣传。

当年他在《多维》上为“百人斩”翻案时就全靠这把戏。“百人斩”是日军的一个军士，南京大屠杀的凶犯之一。据林介绍，当时南京处决该犯的根据，是日本人自己的报纸登出来的报道，说该犯用军刀一天之内就砍死了百多名“支那人”。而该犯死前写了鸣冤词，说自己其实没干过那样的事，报纸那条消息是捏造出来鼓舞士气。这自白书由林先生翻译成中文，登在《多维》上。这似乎就是林先生为该犯辩护的唯一依据。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世上没有哪个罪犯不说他是冤枉的，如果这种一面之词可以当成证据，则世上也不必有法庭了。在毫无旁证支持罪犯自辩的情况下，就武断认定他说的是真话，这种辩护法，似乎只反映了林先生在理智上的贫穷和感情上的丰富。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日军有什么必要捏造那个报道？林有什么证据证明那是捏造的？既然是捏造，该犯当时为什么不出来澄清，要到被处决前才出来呼冤？

退一万步说，就算那报道是捏造的，那么日军为何捏造这种东西来鼓舞士气？既然用原始的军刀能在一天内杀百多人，当然这被杀者不是平民就是战俘。以捏造出来的榜样鼓励将士去放手滥杀平民战俘，这“我们皇军”究竟是什么样的兽军还用得着说吗？林先生就算洗清了百人斩，似乎却把“我们皇军”涂得更黑，可怜无补费精神。

真实的情况是，日本在二战中以野蛮虐杀战俘臭名昭著，比德国人尤胜。德国参加了日内瓦公约，在西线基本遵守公约，但在东线则滥杀虐待红军战俘，因为苏联不是签字国。而日本人则不管什么国家的战俘都滥杀，著名的缅甸的“死亡之路”就是证明。这屠杀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用“大和魂”斩首。我在“他们的西方”图书馆里找到的书，都说日军秉承武士道传统，以斩俘虏之首为激励士气的重要手段。据许多英军战俘生还者说，让日军军官去斩被俘英军军官的首，在日军军人看来是一种荣誉，跟咱们戴大红花似的。被斩的军官级别越高，施刑者的荣誉也就越大。

令林先生遗憾的是，在这事上，不光是“他们支那人和英美人”那么说，“我们日本人”有的也那么说。

本人看过一部纪念 VJ 日的电视文献片，上面有个日本老兵生动地回忆了当年老兵们怎么向他们那些新兵示范用军刀斩跪着的战俘和平民的首。轮到他自己砍的时候，他害怕了，让老兵们笑话“东京新兵真没用”。后来他练出了胆

量，先后这么杀死了一百多个中国人。难道说“我们日本人”也会撒谎？那人都七八十岁了，离死不远还撒谎，大概不符合人之常情吧？难道还求哗众取宠不成？照我这个“他们支那人”的一员的迟钝脑筋想来，死前忏悔，求个良心安宁才是人之常情。不知我这“他们的正义”在林先生看来是否是“我们的歪义”？

而且，这位日军老兵为什么不受到军队表彰？人家可是真杀了一百多人的啊！实例不取却去捏造出个莫须有的“百人斩”来树为榜样，这说得通么？这里唯一能成立的解释，是“百人斩”确有其事，因为他创下了一天斩杀百多人的一般人难以达到的纪录，充分表现出皇军的神勇，才受到了表彰，而那位老兵杀人虽多，却是几年下来累计的数额，渺小到不值一提。

我不懂的是，对中方出示的过硬证据（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敌军自己的报道更过硬的证据来），林先生不屑一顾；对举世公认的日本军队野蛮屠杀战俘平民的传统，林先生也不屑一顾；对那个日本老兵的忏悔坦白，林先生还是不屑一顾，而对罪犯喊了两声冤枉，林先生便如获至宝，把几句空口无凭的话当成了翻案的铁据，这种对证据的高选择性，似乎只说明了林先生认定了“他们的证据不是我们的证据”。既然如此，林先生还何必到中文网上来说教呢？“我们日本人”和“他们支那人”既然不是同一种生物，又有什么共同语言？

林先生这种严格区分“他们”和“我们”、对不同人群使用不同标准的诡辩方法在答某网友的帖子里得到了又一次表现。某网友那个帖子，既有“他们支那人”又有“我们日本人”的证词。林先生对“我们日本飞行员”的话表示了奇怪的沉默，却说中国人的口头证词靠不住。这里林先生的天平向“我们”那边偏斜得实在是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力（当然，是“他们人类”，不是“我们人类”）：据他说，口头证言一律不算数，只有照片才能作准！因此，没有照片，你就不能说日本飞机滥炸了中国城市！

为了证明口头证言不算数，林先生又采用了进一步的诡辩手法。据说，他曾去调查一次冰雹的规模，而有人竟然说下的雹子有南瓜大。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结论就是：口头证言根本当不得真。

这种论证方式，实在让人啼笑皆非。首先，除了白痴或是“我们日本人”，我相信在十三亿“他们支那人”中，绝对找不到有谁出来作这样荒唐的证言。以这种愚人节笑话作论据，似乎只能让人怀疑这故事是林先生编出来

的。就算那是真事，林先生不把那当成玩笑，似乎也太违反天理人情。再退一步说：就算人家是一本正经地作出这种荒唐证词，那也只能说明证人的智力有问题，根本就不能说明那事没发生。哪怕就算是所有的目击者对冰雹的尺寸无从达成共识，那也只是个量上的差别，根本就不能由此导致对下过冰雹一事的本质上的怀疑。再退一万步说，就算所有的证人都撒了谎，那也只是一个个例，并不能由此就飞跃到一般性结论，认定口头证词毫无价值，只有照片才有法律意义。既然如此，法庭还传唤证人干什么？无论是在“我们的日本法庭上”和“他们的西方法庭上”，似乎都没有彻底否定口头证词的法律价值吧？

根据一个愚人节笑话，就一般性地否认口头证词的法律价值，更由此否认日军曾经轰炸过中国的民事目标，这种逻辑上的笑话居然会发生在一个网上高手身上，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感情蒙住了理智。偏执的感情，使得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论证”时不择手段。其实，凡是有点常识的人都可以立刻看出：一般人的口头证词在轰炸规模上绝对不可能一致而且准确，如果真是这样那才是可疑的。但这决不意味着根本就没有发生那样的事。不需要有多聪明就能立即看出，“五脏六腑给炸到墙上去沾着”这种描述，根本就不是没见过这种事的人可以凭空想象出来的。在照相术根本没有普及时要中国那样一种落后国家去提供照片，完全是为了翻案而故意去将“他们支那人”的军。如果这种翻案手法有任何价值，则我们也可以否认秦始皇存在过了，因为没有他的照片。

林先生诡辩的第二个常见手段，是故意忽略比较对象的本质差别，把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两件事拉来作不伦不类的类比，由此得出无比荒谬的结论。这里的著名例子我已经指出过，即将杀人炸大楼的罪犯和舍身炸陨石的英雄莫名其妙地相提并论。下面再随便给两个这样的例子：

例一：我在驳斥林先生的文章中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军事目标是因，东京挨炸是果。日本不去发动侵略战争，自己的平民也就不会有伤亡，因此，说到底，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自己害死了他们的平民”。林先生把这段话改了一下，扯到 911 事件上，说恐怖分子炸大楼是美国政府逼迫出来的，“因此，说到底，是美国民主主义政府害死了他们的平民”。

这种诡辩手法都会使出来，实在对辩论对手和读者们的智力是一种侮辱。请问林先生，美国政府向谁发动了侵略战争？侵入了哪个国家？又偷袭了哪家的珍珠港？

例二：在同一篇文章里，我引用国际学者的共识，指出原子弹的使用提前结束了战争，不仅救了无数盟国军民，更救下了无数日本人民，使日本幸免于“一亿玉碎”的全国自杀。

林先生要批驳我这个观点，体面的作法（当然只是“他们的体面”），就是证明如果美军不使用原子弹，照样可以让日本人在 8.15 投降。为了证明这一点，林先生就得向读者证明当时的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在该日投降并获得军方的一致同意，军方也没有“竹枪防御”和全国自杀的计划。

可林先生却不幸使用了在我这个“他们支那人”眼中是极不体面的“驳论”方法。他说：如果原子弹能结束战争，那你就对阿富汗扔上几颗核弹好了，看能不能结束战争。

这种诡辩方法隐含的对论敌的智力的侮辱，不能不又一次让我目瞪口呆。我说的那话，是根据日本彼适彼地的特殊情况而得出的结论，诸如民族宁死不降的传统、为死硬狂热的军人全面控制的国家机器，等等。林先生却风马牛不相及地扯到情况完全不同的阿富汗上头去。美阿之间又不是血战了几年的国家，抓本拉登又不是一场强国之间的全面战争（total war）。他这里的诡辩，不但把我说的“原子弹提前结束了二战”的特定说法歪曲成“原子弹能结束一切战争”的普遍说法，而且把美日之间的常规战争和镇压恐怖组织的警察行动故意混了起来，

除了诡辩，林先生还善于捏造事实。他笔下的日军似乎跟土八路一般穷。和美国比起来，日本当然穷，但也决不可能穷到他说的那个程度。林先生忘了，英、美、日当年定下来的军舰比额是多少，而日本人撕毁了那个协议，短期内就使联合舰队的实力达到和老美太平洋舰队相匹敌的程度。珍珠港事变后，日本联合舰队成了太平洋上唯一能称雄的强大势力，老美完全是靠幸存的航空母舰和日寇周旋。在东南亚，英国皇家空军那笨重的野牛式只有挨先进的零式飞机痛打的份。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一共有二十多艘航空母舰被击沉，而今天中国连一艘航母都没有（当然标准不同了），这难道就是那个可怜兮兮的军事弱国？

林先生的“我们日本人”情结，甚至能使他歪曲历史到硬要说战前日本实行的是民主制度！我还真没见过这种非民选的“民主国家”，最后连个装模作样的国会都没有，更别提议会政党了。而且，就在老芦指出这个事实后，林先生还是不愿承认他说错了。这倒真有“我们日本人”宁肯切腹自杀也不认输的作风。

另外还要请教林先生：各国何时在日内瓦签订过“禁止一切具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的公约？在我的印象里，似乎只签订过具体的禁止某种武器诸如细菌战、使用达姆弹、使用芥子气等一个个的公约，并没有你说的那么一个公约，能否把该条约的有关条文寄来我看看？谢谢！就算是有这么个条约，日本是签字国吗？如果日本不是签字国，它有什么权利去要求对方恪守公约呢？

上面这些例子只是九牛一毛。别的文章不说，光是在他那著名的《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文中，恐怕每段话都是诡辩的例子。当然，对林先生来说，这只是“他们的逻辑”，不是“我们的逻辑”。根据这种“我们的逻辑”，诡辩也就成了雄辩。不过在我这个只懂“他们的逻辑”的人看来，那或许是雄辩的，不过似乎不怎么体面。靠这种滔滔雄辩在网上博得满堂彩，似乎只证明了中国人在道德和智力上的双重堕落，而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2001 年 10 月 1 日

我看“支那”

早就想写这篇文字，可惜西乞术先生那旁征博引、细针密线的全面考证文字一出来，我这百分之一瓶醋便似乎再没必要多嘴。但下来想了想，觉得还是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简短说两句。

首先就是这个用语到底是不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一种严重侮辱。当然是侮辱。某个语词是否构成侮辱，看的不是那语词的来源如何，原意是什么，也不能由语词的发出者来判定，必须根据那话语的历史背景、主要由接受人的感觉、结合发出者的动机来决定。

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谁能解释为何 Japanese 不是侮辱，Japs 就是侮辱？Chinese 不是侮辱，Chinaman， Chink 就是侮辱？Negro 不是侮辱，而 Nigger 就是严重侮辱？如果我们离开历史背景和说话人的动机，光从字面上考证，便一辈子也争论不出个名堂来。

例如 Chinamen 在美国是严重侮辱，但在英国就根本不是什么侮辱。我在英国时，有同事用这个词称呼我，几乎让我揍了。等我情绪平静下来后，他才反复跟我解释，在他们，用这个词跟 Frenchmen、Englishmen 一样，根本没有侮辱的意思。

后来我才知道，Chinamen 之所以在美国变成一种辱称，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其时美国开发西部，对华工非常歧视，还专门制定了限制中国人入境的法律，该法律一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取消。在那个时期，白人用无限鄙夷的口气使用这个词，当然在中国人看来就成了不能容忍的污辱。因此，那个词的使用，因为和历史上中国人的屈辱联系在一起，就此变成了辱称。但在英国并没有这么一段历史，自然那儿的人使用的 Chinamen 也就不带有那特定的历史涵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立刻就可以看出“支那”是对中国人的最严重的侮辱，因为这个词的广泛使用正和中国近现代史上蒙受的最大的欺凌与侮辱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的日本人说这个词时，无不是用一种最轻蔑的语气。在他们心目

中，“支那”就意味者腐败、昏庸、颟顸，“支那人”代表着愚昧、怯弱、猪狗一般的劣等民族。

在我看来，这就是鉴别某词是否为侮辱的基本条件：历史背景、说话人的态度动机、以及涉及对象的感受。任何文明人都知道，交谈的起码礼貌就是不让对方觉得难受。如果对方对某种用语反感，你还要坚持，那就完全是蓄意侮辱。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老驴”这个词。朋友这么叫我（如老非、五骆驼都叫过），恨我的人也这么叫我（如刀客）。朋友使用时我只觉得亲热，但恨我的人使用这个词只会引起我的愤怒。我为此还举报过刀客，只是被当时狐假虎威、肆意弄权的斑竹包庇下来了。但我如果去举报老非或骆驼，只怕该去看心理大夫。

这里面的简单道理，恐怕是成年人都明白：同样一个词，朋友使用是和我开玩笑，完全是善意的，但恨我的人用它就完全是恶意的辱骂。效果上的本质差别完全取决于对方有无恶意和自己的感受。而这感受恐怕不能用“是否具有强者心态”来简单判定。

再举个简单例子：我经常管吾家小芦叫“狗东西”，甚至在网上提到他时也这么写，但我如果用此词去称呼王司令和高寒，立刻就是违反坛规的严重侮辱。这里面的简单道理昭如日月：在前一场合，那个词其实是一种爱称；在后一场合，那完全是下流辱骂。

现在来说咱们为什么会讨论起“支那”这个词来。据我所知，这词首先是网人酒摄使用起来，作为侮辱和激怒网友的一种手段的。其恶意丝毫不难判明：“支那”是个外文词汇，并非中文词汇。在正常情况下，咱们谁都不会想起来使用那个外文词汇而不用从小就渗透在血液里的“中国”。因此，如果谁用中文写作还反常地特地使用那词汇，必定是知道它会引起中国读者的愤怒，故意用它来挑衅刺激中国读者。在蒙受这种蓄意侮辱后还不强烈反弹，恐怕是懦夫而不是强者的心态。而挑衅者在事后以巧言伪说百般为自己洗刷，只证明这些人是敢作不敢当的懦夫，如此而已。

酒摄等人使用这个词汇来挑衅侮辱网友，其实是政治立场决定的，针对的对象是所谓“爱国贼”。类似的经历我也曾有过，当初我因为反战和批判民族性，被国内“爱国者”百般糟蹋侮辱。气愤之下，我使用了许多过激的刺激话

语，例如“愚昧绝伦的中华民族”等等。整个《马屁之邦》的写作，就完全是不堪爱国者们侮辱的愤激之作。

但即使在那种时刻，尽管我个人蒙受的侮辱根本就不是酒摄可以梦见的，我也从没使用过“支那”这种恶劣的种族歧视话语。这里的道理很简单：我和他的内心世界有天壤之别。我是“恨铁不成钢”，他却是“耻为中国人”。

这当然是个人的感情取向，属于神圣人权。但你既然耻为中国人，似乎就没有必要在中文网上和咱们这些劣等生物打堆，否则就有蓄意侮辱众人之嫌。这话其实我也和那无耻纠缠我多年的那女色狼说过，无奈丝毫没有作用。这就是让人不能不鄙视这种人的原因：她一方面以作中国人为耻，以和白人睡觉为攀龙附凤；另一方面却要靠中文牟利，用中文写下滥小说在国内卖大钱，而且因为自己是西洋文盲，无法整合进人家的文化生活中去，还不得不找个华人作文化面首以解文化饥渴。中国出了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往井里吐痰的脏东西，倒确实是一种奇耻大辱。

2004 年 3 月 27 日

日军为什么在二战中这么残暴？

今天见到网友和思云就此事辩论，看得我稀里糊涂的，也没怎么明白。好在看过点有关的电视文献片，有部片子就是专门讨论这问题的，所以可以凭模糊印象来说两句。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确定，日本军队是否确实残暴？

这似乎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二战中的日军和德军不同，德军讲究普鲁士军人的职业道德，一般不介入屠杀平民的勾当，那乃是盖世太保的绝活。至少基本在西线如此，我记得只有党卫军王牌部队在比利时某个村庄搞过这种烂事。当然在东线就一塌糊涂了，不过那似乎因素很多，“斯拉夫人是亚人类”的种族宣传是一条，苏联没参加日内瓦公约是又一条，俄国人抵抗之野蛮残暴是另一条，战线后的游击战猖獗也是一条。当时德军最怕的就是作俘虏，给抓住了必然是在毒刑折磨之后，挖眼割生殖器处死。说到底，世上最可怕的战争是两个极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什么人道规矩都不讲究。

但日军特别残暴可是国际上有口皆碑，赖不了的。中国人从来不知道真正尊重死者，纪念国耻，所以对日军的兽行从头到尾都是模模糊糊。但鬼子可就不同了，人家一笔笔记得非常清楚。令人气短的是，就连我写此文，都得靠引用鬼子的报导来证明日军那比野兽更甚的凶恶残暴。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南洋俘获了将近 20 万大英帝国军人（包括澳大利亚士兵），这些人根本就没像在西线被德军俘虏的盟军军人一样，享受日内瓦公约保障的基本人权，不是被驱赶去进行死亡长征，因饥饿、疾病、营养不良、过度劳累而被活活折磨死，就是被发去劳改，在缅甸修建“死亡铁路”，稍有触犯看守之处，立刻就被抓出来，逼迫下跪后用大和魂斩首。据说按日本武士道传统，让军人斩俘虏的头是对该军人的一种表彰，被斩首的人官阶越高，刽子手的荣誉也就越高。

具体的统计数字我记不得了，大概是战争结束时活下来的人不到三分之一吧。如此残暴的军队，对中国人那个“劣等民族”能干出什么事来不难想见。

我记得看过的一部文献片中就有老兵们口述，说他们在中国是怎么杀人的。一老兵说，他开头也不敢杀人，后来被老兵笑话，说你们这些东京来的新兵真没用，让我杀给你看，于是就演示了怎么砍中国人的头。在这种传帮带之下，他不久也就练得胆大了，一共杀了 400 多平民的头。另一位老兵说，他们当时管中国人叫 chankoro，那意思就是畜生一类的亚人类，随便你怎么处置都不过份。还有一个老兵回忆，他们到了某地，轮奸了一位妇女后，没按惯例将她杀了，却把她带着随部队走，一有时间就又轮奸她，三四天后，那位女的给糟蹋得再也走不动了，妨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她带着个吃奶的孩子，某军曹就把她的孩子夺了下来，扔下路边的悬崖去，那女的立刻就跳下悬崖自杀了。这事一直压在他良心上，云云。

另外一部片子则是英国人回忆日本占领香港后的兽行。某医院是教会医院，不但门口高挂红十字会旗帜，就连屋顶也涂上了醒目的红十字。按理说在空中决不会忽略，但日军飞机就是故意扫射轰炸该医院，造成大量伤亡。日军占领香港后，竟然冲入该医院，把所有的男性集中起来，带到医院后面的一个小山头上，逐一枪毙后踢入水沟。唯一的幸存者见事不妙，立刻装死自己栽进水沟去。饶是如此，日军还一一补枪，他挨了一枪昏迷过去，到天黑才苏醒过来，悄悄爬下山去，得以逃生。人家那可是在现场讲述的，那水沟至今还在，镜头还展示了他在何处受伤，死亡的又是谁谁。

另外一位当年的女护士则回忆她们如何被日军轮奸。老太太以典型的英国人轻描淡写的口气说道：“一个完了又是一个，最后我都不知道是多少个了，那情景可不是那么愉快……”然而从她的面容上，便瞎子也能看出那是何等不堪回首的噩梦。

所以，日军的残暴，恐怕是一个不容否认的铁的事实。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日军何以如此残暴？影片也作了自己的解答，我这里不过是转述而已。

据影片介绍，日军在一战期间的表现极端文明。在亚洲战场上俘虏的德国军人，一律享受了优厚待遇。他们不但不受虐待，丰衣足食，而且还能开音乐会，举办体育比赛等等。那待遇之好，使得战俘们对日本深怀好感，许多人在战争结束获释后竟然不想回德国，就此留在日本，开商店的开商店，作啤酒的作啤酒，据说德国啤酒就是这么引进日本去的。

但在一战后，日本朝野的态度却突然改变了，用思云的“协和语”来说，便是“军国主义暴走”（这“暴走”倒也生动）。这里面的原因，据影片作者的分析，乃是日本自尊心受挫使然。

此前日本非常崇拜欧洲文明，发誓要脱亚入欧，加入白人俱乐部。不料首先在限制军备会议上受挫，在巴黎和会结束后继开的裁军会议上，列强分配给日本海军的舰队比例似乎是最小的，挫败了日本效法英国成为海上强国的梦想。最大的打击还是满洲事变。在日本看来，他们入侵中国东北，无非是效法英法殖民者的榜样，可白人却实行双重标准，自己干可以，别人干就不行。国联以 42 票对 1 票通过决议，谴责日本侵略，要求日本退出东北。

这无异于国际社会给日本一个有力的耳光。于是日本外相面带微笑地宣布退出国联，引起全会愕然，回国去却受到国民的狂热欢呼，一致赞扬他干得好。在这欢呼声中，其实不难读出日本人的辛酸：全国奋发图强几十年，拼命要挤进欧洲文明世界中去，最后却让人家逼得从第一个世界性的国家组织中退了出来。

就是这种刺激，使日本的自卑情结大发作，从此不再把欧洲视为师傅，要走出自己的强国之路来，也就是伟大领袖后来搞的那一套。其实伟大领袖完全是热日本的冷饭，尽管他因为无知没认识到这点，但中国面临的难题和日本当年的也差不多：自己国际地位低下，被白人国家看不起，财力物力实在有限，只好“打破常规，反对爬行主义”，搞自己的一套，特别强调“主观能动性”，提倡“人的因素第一”，用“精神原子弹”去创造只有金钱才能创造出来的奇迹，最后的极端就是“神风特攻队”，用人体携带的炸弹去打败美国人的工业实力。

在这种大背景下，日本推出了大量的仇外宣传，特别强调民族自尊心，吹嘘大和民族乃是世上最优秀的民族，跟咱们当年也差不多。影片还剪辑了一段当时日本拍的故事片，非常有意思：

一位奶油小生扮演某个欧化了的日本艺术家，在某咖啡馆里顾盼自怜地弹着曼陀铃，另一硬汉派演员（高仓健他爷爷？）进来，不小心踩在某女士脚上，赶快道歉了一声。那奶油小生却不饶，说这还不够，让我作个文明的样子给你看看，于是便跪了下去，以兰花指掏出手绢来，温柔地在小姐的脚背上擦

拭。高仓健他爷爷大怒，一把把那小生揪了起来，怒斥曰：这是日本，不是欧洲，你这没男子气的奴才滚回欧洲去！当场就博得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声喝彩。

于此似乎可以窥见日本军国主义“暴走”的心理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效法强者被拒，导致自卑情结侵略性发作，不但自我膨胀，而且将西方文明当成虚伪的做作彻底抛弃，代之以野蛮的兽性，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气魄。

随着日本疯狂扩军备战，这种暴走当然就更汹涌澎湃一泻千里了。看过《啊！海军》的同志大概都还记得所谓的江田岛精神。日军训练士官或士兵的方法极度野蛮，完全是用肉刑来锻炼出官兵的 brutality 来。有个老兵回忆道，他刚入伍时天天挨打，打完了就给罚在大雨里站着，或是举枪多少次。如果哪天例外没挨打，就连他自己都觉得惊奇。

这套方法当然可以训练出强悍的体魄和顽强的斗志来，但也使得官兵习惯了残暴，将狠毒当成生活方式，养成心狠手辣的作风。再加上日本人特别讲究集体主义，特别强调上下尊卑，个人服从集体。个性长期被社会压制之后，一旦到了无法无天的战场上，自然就要狂暴发泄出来，演成普遍的大规模的集体兽行。

在我看来，这确实能够解释日军超过一切其他军队的空前绝后的残暴。此文的写作目的倒不完全是揭露日军战争罪行，还在于提醒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似之处，或许比我们认识到的要多。在日本历史上发生过的烂事，未见得就不会发生在将来的中国。

2004 年 4 月 3 日

如果没有日本……

罗雀门网友给我出了这个捉狭题，让我在所谓“没有航标的河流”中漂流，因此特别有吸引力。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事，越想越觉得题目之大之难。

科研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某个因素除去，看有什么影响，以此来确定该因素的作用。老罗这命题作文其实就是这种方法，由此可以探索日本在近代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影响。不过这还不是一般的“理想实验”，因为推测根本就无从以实验检验，只能是虚拟悬想。不但需要想象力，而且需要掌握大量的历史知识，才不至落入异想天开。很明显，这完全超出了本人的学识与才力。这里只能随便说两句，算是勉强交卷吧，当然只能是引玉之砖，专候留日大贤们补正。

一、日本对近代中国政局的影响

众所周知，鬼子们在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后，咱们采用的是鸵鸟御敌之计，亦即死不承认人家的文明比自己的先进，甚至不承认人家是文明人，所恃者无非奇技淫巧而已，就连那奇技淫巧都还是“得见中国古书”偷去的。后来逼不得已搞洋务运动，实行“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根本思路还是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买枪不如造枪”，只想把人家的军火工业引进来而已。

促使中国在根本战略上发生转向、承认西方文明先进的契机，还是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不过是个蕞尔小国，从来都是蛮夷之地，历来不在天朝上国眼中。然而人家不过学了西洋鬼子十来年，立刻就能把天朝打得一败涂地，其割地之多、赔款之巨，耻辱之深，为我大清立国以来所仅见。这给朝野带来的震撼简直是空前的。

因此，似乎可以说，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史，而日本因为地理关系，居然成了西方文明的前锋，向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明传统

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最终导致传统社会完全解体，中华民族逸出了持续两千年的惯性轨道，至今还找不着北。这当然不光是日本一国的功劳，但日本的先锋打击和刺激作用似乎也是无从否认的。

如所周知，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给急于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以重大的心理刺激，它更刺激出了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康在写给皇帝的密折中就多次鼓励皇帝远学俄国彼得大帝，近学日本的明治天皇，毅然变法图强。不仅如此，康后面的“智囊团”其实是一夥急于作中国老师的日本人，最后事败后他也是避入日本使馆，可见日本不但是推动百日维新运动的强大刺激源，而且直接卷入了这个运动的策划中。

因此似乎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特别是如果没有甲午战争的惨败，则似乎也就不会有百日维新，起码它不会来得这么快。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先进性的认识决不会以如此直观、如此生动、如此惨痛的方式得到骤然提升。日本的存在作为强刺激源，迫使少数先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认清了自己在环球中的劣等位置，由此引出了日后的一系列社会动荡。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百日维新没有如此发生，中国会变成什么样？这的确很难悬想。我猜，帝后的矛盾就不会那么尖锐，而光绪大概也就不会被废黜。苟如此，则很可能就不会有拳匪之乱。

谁都知道，慈禧之所以丧失理智，让拳匪大举进京，“扶清灭洋”，甚至最后向万国宣战，完全是因为她和光绪的关系闹得很僵，而鬼子们听信了康有为等人在海外造的单向舆论（这倒颇有点像今天“民运”人士和中共的关系。只怪大清太颟顸，丝毫不知海外公关，以致鬼子能听到的话全是康梁的宣传，误以为光绪代表开明，而慈禧代表愚顽），老是要干涉中国内政，保护光绪不受慈禧迫害，最后导致慈禧相信了端亲王伪造的让她归政于光绪的最后通牒，这才孤注一掷，狗急跳墙，下诏向万国宣战。

庚子拳乱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它促成了朝廷的改革决心，另一方面巨额赔款造成民穷财尽，为革命惨祸铺下了温床。如果没有此严重事变，则大概也不会有辛亥丑剧出台。

总而言之，如果没有日本，则不会有过激早产的百日维新，也就不会有帝后翻脸。如果帝后不失和，则慈禧不会急于立“大阿哥”，光绪也不至于早死（近年发现的大内医疗档案说光绪皇帝如红楼梦瑞大叔一样，是害“痨病”死

的，并非慈禧谋杀。但如果他不被慈禧软禁，则也不至于郁郁不乐，终至英年早卒），而光绪如果不死，则辛亥丑剧即使发生，也不会因为中枢乏人导致权威瘫痪，只会被迅速平定。

日本的存在对中国政局演变的影响还不止此。如所周知，晚清后来实行新政，办新军，主要人材全部是日本人训练出来的，而这些人全是革命乱党。那时的日本成了专门收容中国革命乱党的垃圾库，右派组织黑龙会更怀叵测祸心，赞助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事业，帮助他组建同盟会。如果没有日本，则乱党们未见得能找到个如此方便的狡兔之窟，而中国也不会那么顺利地实行军事改革，成功组建新军——送士官生到西洋去，费用可是要昂贵多了。

因此，如果没有日本，则整个中国近代史恐怕都要改写。

但那会是什么样？当然只能有乱猜一气。 我的猜想是，天朝将会昏昏沉沉地混下去。一直混到欧战爆发、苏俄革命成功。此后中国因为其地理位置，必然会引致苏俄大举渗透，从而引起西方反弹。或许，这种两面夹击会推动中国缓慢地发生变化。但由于中国人的冥顽不灵，那结果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国人没有和平改革的能力，所以恐怕最后我大清还是要被革命或“农民起义”推翻，但共党是否能成功则大成疑问。

另一个可能就是，由于中国人举世无双的麻木迟钝和惊人的耐受力，我大清悠悠地活了下来，直至今天，基本保留了传统社会的面貌，成为第三世界中对鬼子来说最具有异国情趣的旅游胜地。

当然，这可能性非常之小。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后，世界上的事就连成一气了，想分也分不开。”“香格里拉”们的悲剧就是，鬼子们只会在毁灭它们之后才觉得可惜。从“香民”这面来讲，咱们的永恒悲哀，是不具备融入先进文明的能力，这我早就在旧作《落后文明的悲哀》中讲过了。所以，无论日本是否存在，中国的悲剧是早就注定了的：面对一种本质上是扩张、征服、吞并的强势文明，咱们的反应只有两种：一曰麻木瘫痪，二曰举刀自残。日本的存在，无非是把咱们从第一种状态强行推入第二种状态而已。

上节推出后，老罗跟帖作了补正，说如果没有日本，则中国的东北早就落入俄国手中了，中国恐怕成了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吾其被发左衽操俄语乎”。

老罗说的当然是事实。沙俄对中国一直怀有领土野心，是近代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记得 60 年代末期“打倒苏修新沙皇”那阵，政府第一次向百姓披露了俄国从中国抢走上百万方公里土地的史实。让我到现在也想不通的是，中国失去了相当于两个法国的面积的领土，却根本不是战败的结果。除了康熙时代抚远大将军韦小宝指挥的清俄边境反击战之外，中国在近代和俄国根本就没有交过战。

世界历史上似乎还从未见过如此不战而得人之土的咄咄怪事。当然，希特勒也曾不战而得捷克斯洛伐克之苏台德地区，但人家毕竟还是把捷克总统叫了去，威胁他要轰炸布拉格，而此时英法早已出卖了捷克，所以捷克别无选择，只能屈从，哪像清俄之间不但不是交战国，反而是盟国关系！

这混帐史实之所以发生，在我看来，李中堂不能辞其咎。他“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轴心，就是“联俄制日”，以俄国为盟国，抗衡与英国结盟的日本，对俄百般姑息迁就，让人家谈笑于樽俎之间，轻取大片河山。奇怪的是近年评价李鸿章的文字却鲜有数落他这一重大失误的。

更严重的是，庚子拳乱时，俄国趁机挥军进入中国东北，盘踞了我大清太祖龙兴之地，就此赖着不走，要待日俄战争后才不得不撤出。这就是何以日本人认为他们从俄国人手中“解放”了满洲，在那儿有特殊权益。直到如今，日本右派还在这么说。

所以，如果没有日本，恐怕东北早就不姓清了。但问题是，上文早已说过，如果没有日本，则拳乱未必会发生，而中国也未必会和俄国结盟，所以，东北是否会落入俄国手中还得另说。

在我看来，有没有日本，恐怕东北都保不住。当时在朝廷心目中的最大敌人是英法而不是俄国，所以，以俄为盟恐怕是必然的。再说，俄国是中国的邻国，扩张起来非常方便，无论你是陪笑明送也好，是战败割地也好，恐怕结果都没什么两样。

所以，如果没有日本，恐怕也就是老罗说的那么回事罢。到欧战爆发时，恐怕东北早就成了俄土。等到布党上台，更会大力向中国扩张，只怕整个北中国都要被吞并。

西方当然不会坐视共产党人的扩张。问题是，战后德国成了欧洲的热点，希特勒崛起后，英法都给完全吸引住了，未见得再有余力管东方的闲事，因

此，保护南中国人民不受共党奴役的神圣责任，就历史地落到了山姆叔的肩上。

如此一来，国际政治力量就得重新组合。如所周知，日本人对二战的最大贡献，就是把老美拉下了水。我在旧作中多次提过，二战前美国人民中孤立主义压倒一切，战争贩子罗斯福在竞选演说中铁嘴钢牙地答应选民，他一定不会把国家拖入战争。而希特勒早就识破了他多次挑衅的意图，一直克制自己，不但默认美国军舰为英国商船在大西洋上护航，而且严令潜艇部队不得回击美舰挑衅。如果日本人不帮助老罗解决这难题，他未见得就能如愿以偿，欺骗人民卷入欧战。

然而希特勒东进“争取生存空间”的战略却早就写在《我的奋斗》里了。所以，苏德战争一定会爆发。如果没有美国作为“民主国家兵工厂”卷进来，则苏联未必能挺下来。如果苏联垮了，则美国必然会进入中国，以遏制希特勒的东进势头。如果苏联赢了，老美也会进入中国，以遏制挟战胜余威向亚洲扩张的斯大林。须知人民总是短视的，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潮，必然会在德国或苏联扩张到一定规模时被打破，到时被吓坏了的美国人民定会要求政府出兵，保护他们在远东的利益。

如此一来，我辈南方人倒有福了，让他们北方人“被发左衽操俄语”去。中国其实早该实行南北朝，让南方抛弃一贯野蛮落后的北方，咱们“理发右衽操英语，游人只合江南老”去，嘿嘿。

以上当然是胡说八道。历史无法虚拟，因为偶然事件实在太多。历史是随机写出来的，可变量实在太多太多，比气象变化还复杂，根本就不可能把所有的因素控制下来复制。只有科盲才会相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种直线史观。

二、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如所周知，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就是发明了“以字造词”的下流把戏。

现代爱国者们不知道，凡是旧白话文（如《红楼梦》、《老残游记》）中没有的、反映现代生活的双音词，统统都是后来“人造”出来的。首先是日本

人搞这种名堂，用现有汉字造出了大量的词汇，然后中国人才接上，搞出了个什么“新文化运动”来。

要学习外国文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介绍异国文明中特有的一系列概念。要知道东西方文明水平之悬殊，只需比较一下新旧白话文中的词汇就够了。

例如本节使用的许多词汇，“文化”、“影响”、“生活”、“运动”、“水平”、“概念”、“思维”，古书中就丝毫没有，更别说“精神”、“物质”、“主观”、“客观”、“绝对”、“相对”、“抽象”、“革命”、“改良”、“共和”、“社会”、“主义”、“共产党”、“干部”、“无（资）产”、“阶级”、“资本”、“机器”、“机械”、“物理”、“化学”、“生物”、“植物”、“动物”、“地质”、“冶金”……等等，等等。

您能想象现代人能不使用这些概念进行思维么？恐怕连祖国西南山区的苦聪、阿佤同胞都做不到这点。再是被发左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话，人家总还是知道的吧？由此可见，被现代爱国者们吹到了天上去的老祖宗们，其思维是何等的粗疏寡陋简单，完全是谈不上有多少文化的原始人（就连这“原始”也是后来造出来的！）。

由此可以想象先辈学习外来文明时面临的困窘：一下子接触到传统文化中根本就没有的无数新概念，就算苦苦记住了那蹩嘴的发音，意思却全然不明白，因为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可以用作解释的凭籍，那尴尬恐怕不下于小学生去旁听大学的讲座。

日本人的本事，就是凭空制造出个可以让你抓拿掏摸的凭籍，这法子很简单：或是假借中国古文中原有的词汇如“革命”、“共和”，或使用汉字为单元，造出一系列的双音词来，以原有字汇意思作为初学者的猜测线索。例如“免疫”这词，只要明白“免”和“疫”这两字的意思，谁都能望文生义，猜测出“免除疾病”的意思来。

这法子当然流弊无穷，对此我已经在一系列谈论文字的旧作中抨击过了，但它却是利用旧有文化引入新文明的最有效、最简便、最迅速、最利于普及、也最有生命力的方式。在一个急于引进并迎头赶上先进文明国家，它实在是一种天才发明。

的确，这种下烂把戏因为符合中文的结构特点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晚清，日本人发明的新名词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令人目不遐接。据说张之洞烦透了，乃下令限制使用新名词，不料此令一下，人家却告诉他，就连那命令中使用的“名词”二字也是新名词。等到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开始使用译音引入西洋概念，炮制出什么“布尔乔亚”、“安那其”、“苏维埃”、“烟士披里纯”来，却丝毫没有生命力，甚至还闹出“白狗子抓苏维埃”的笑话来。到今天咱们还是在日本人发明的框架里折腾，每日挖山不止，生造“激光”、“信息”、“电传”、“传真”等新词汇来。

离开这些现代语汇，中国根本就谈不上现代化，由此可见日本人发明的下滥把戏对中国引入西洋文明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那么，如果日本人不想出这一手，咱们能否有这本事自家发明出来？

我看大可怀疑。中国人引进异国文明不是第一次，此前印度文明也曾大规模地引入过，佛经的翻译就是其表现。但除了少量利用现有概念（如“道”）外，主要还是靠音译（如“涅般”、“菩萨”、“佛”等），只有少量词汇使用了意译（如“轮回”、“大乘”）。因此，既往证据不支持中国人会使用日本方式引入西方概念，更可能的还是使用佛经翻译方式，即意译简单名词（诸如“火车”、“汽车”、“飞机”、“铁路”），而音译复杂概念（如“安那其主义”、“布尔乔亚”、“普罗塔尼亚”等）。

如此一来，则可以预期的结果就是：西方文明的普及速度大为减慢，但理解就相当准确，只限于少数精英，无法做到“使广大人民都知道”，如同佛教传入中国一般，要花许多时间才能为士大夫们掌握，到最后广大愚民也就只知道“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而已。

倘如此，则中国倒可免了那些“民主革命”和“共产革命”的折腾，起码民众不会被在短期内被煽惑起来，而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就不会闹出“雇农是农村的无产阶级”、“什么天赋人权？我看是人赋人权。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的千古笑话来。

如果第一节的假想成真，则今日中国分为“苏北”、“美南”，他们北方佬“被发左衽操俄语”，咱们南方佬“理发右衽操英语”，如同我家小芦一样，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分子”，什么是“原子”，要说出英文来他才知道那

是什么玩意。那又有什么关系？语言本来就只是一种工具，只要好使，管它是谁发明的，只有法国人才会把它当成民族骄傲。

日本的存在不但改铸了中国的语言文字，而且恐怕还影响了中国的现代文学。我注意到一个事实：但凡激进的文人全是日本训练出来的，如鲁迅、郭沫若、胡风等人，而留学英美的文人就比较温和，如林语堂、胡适等人。我曾请教过日本友人中村一先生这是什么原因，他答曰 20 年代社会主义思潮曾经在日本“暴走”过。不管是什么原因，起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通过日本传到中国，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铸造出了中国的左翼文学传统。如果没有日本，或许胡适、林语堂辈要在中国文化上留下更深刻的影响，如今咱们的文化恐怕要更温柔敦厚些，特别是在“理发右衽操英语”的南蛮子之中更是如此吧。

此文大概是我写过的最不满意的文字，可见老芦就是不能写命题作文，尚望剃头不衽操日语的中蛮子罗雀门以后不要再捉弄洒家。

2004 年 4 月 20－22 日

“神风特攻队”到底是光荣还是耻辱？

前见某网友出来深情礼赞“神风特攻队”，心里颇不是滋味。

其实他不是这么做的第一人，思云早就在旧作中歌颂过多次了，我记得其名篇《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上就有这调调。不仅如此，五年前我还没认识他那阵，便在“多维”上看过他的《九一八事件和中国的应对》（不敢保证题目是否记对了）后面那段“两点反思”中就说，尽管日本人是侵略者，但那些少壮军人的内心世界却比抵抗他们的中国军人更纯洁，云云。

老芦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乃是仇日派。不过，和大多数国人不一样，我能跳出一己恩仇，客观理智地分析问题，所以才能写出《仇恨将把我们领向何方》那样的文字，指出愚昧的仇日情绪可能给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害，更在小说《当中国取代美国成了世界的龙头老大》中，预言了民间仇日情绪被党内野心家利用造成的灾难。

所以，我相信自己来谈这问题的态度还是客观冷静的，并不是司空见惯的愤青发泄。

话说当年我在“说道”论坛时，和一位日本友人中村一先生玩得很熟，他刚来“说道”时介绍自己，说日本人里中文写得那么好的就两个人，一个是他，一个是过去常在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上撰文的新井一二三，云云。

一桑的中文确实好，不但比那位新井女士的好，甚至比老芦的还好，比网上常见的“爱国”文盲、“国学专家”们就更不用说了。不过，他那“只有两名”说似乎也不对。在他之前，我就曾看到过一个日本人用流利的中文写的文章，那家伙的名字似乎叫什么“长谷川信彦”。

记得长谷川那帖子很在网上流行了一阵子，完全是右派那套，其基本内容也就是某网友后来当成自己的发现加以宣讲的那些：中国人（其实是指汉族）是个劣等民族，虽然在远古时期创造了灿烂文明，但早就被野蛮人诸如蒙古人、满洲人等等污染了人种，反倒是日本人得了真传，所以，是日本而不是中国人才是中华文明的真正传人。

这种屁话都能说出来，只能暴露日本右派对中华文明的彻底无知。可惜日本的遣唐使来早了，没把胡人发明的椅子学回去，所以至今还在跟螃蟹似的跪在席子上。胡人发明的乐器如笛子、琵琶以及葡萄酒等等就更别提了。

奇怪的是，本坛某些土法西斯分子兼国学盲却是这种滥调的鼓吹者，而且据说这就叫“爱国”，不能抨击，否则就是网上流氓行为，必须沉痛谢罪，最好切腹自杀。当然这是题外话，按下不表。

我记忆最深的是，那位长谷川之所以如此看不起中国人，乃是因为他在中国留学期间看多了中国人的丑态。最让他鄙视的是，他满怀敬意地跟某人说起邱少云“烈士”的英勇事迹（他没记住邱某的名字，只是转述了邱的事迹），却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会大笑，笑完了说：“那阵子的人特别傻，现在再不会有这种傻瓜了。”

这话在长某心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负面印象，应该是他认定中国人是劣等种族的重要因素之一。他那剧烈情绪反应也影响了我，自从我看了他那文字后，至今尚在思索他的震惊、气愤和蔑视是否有点道理。

的确，不能否认的是，那位中国人说的就是事实：“那阵子的人特别傻，现在再不会有这种傻瓜了。”但您说，这到底是中国人的进步，还是退步？

从纯美学的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一种可耻的退步。人对自己不能作到的事，总有一种由衷的敬佩，这就是神风特攻队引人持续崇敬的原因。这种心情当然可以理解，不过愚以为不过是一种幼稚情怀而已，因为崇拜者忘记了来龙去脉，却把“内心的纯洁无私”那一段截取下来加以膜拜，其实是非常可笑的。

例如最简单的问题便是：好，足下既然崇拜神风特攻队，那么，回回们的自杀炸弹也是值得崇拜的了，难道那不是类似的英勇壮烈的自我牺牲，以牺牲一己来驱逐入侵的外来文明？

思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在这方面他倒是相当的一以贯之，而某网友恐怕要诡辩，扯出许多废话来证明日本人与回回的行为外表相似，实质不同。例如他可以说，回回们干那事是为了天堂里的 77 名处女，而日本人可不是为那个。

可惜，留日大贤大概可以证明，干那事的日本人也相信自己会得到永生，我看过的一部文献片就特地拍摄了他们魂归何处，那是在典型的盆景式的日本天地中的某个大庙里。

所以，便说下大天来，神风特攻队，在本质上就是人肉炸弹，和回回们现在热衷干的烂事毫无区别。您若要歌颂日本人，恐怕也得歌颂回回才行，未可厚此薄彼，免贻双重标准之讥。

问题还不止此。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斯大林最恨在战场上投降的人。他认为将士的天职就是战死沙场，凡投降者都是叛徒，必须痛加惩罚。苏联红军在战争早期被俘虏了几百万人，被纳粹折磨死了三分之二，剩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的同志历经重重折磨活了下来，这些人在战争后期被盟军从集中营中救了出来，被遣送回国，不料一回去便给投入古拉格，连立下大功的间谍集团“红色乐队”都不例外。直到赫鲁晓夫掌了权，那些人才给陆续放了出来。

有鉴于此，后来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便提出在自愿基础上遣返战俘，免得再弄出个良心负担来。后来回国的战俘，都是自愿要求回来的，许多人还参加了战俘营暴动，应该说是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但回来后照样遭受了几十年的迫害。比起要求去台湾的那些前战友们来，其待遇当真是地狱与天堂之别。

于此也可看出痞子党和士绅党的心地上的本质差别：痞子从来疑神疑鬼，绝对没有信任人的肚量，而士绅们宽宏大量，通情达理。

这种做法之不人道，大概是没有争议的了罢？哪怕是神风特攻队最铁杆的崇拜者，恐怕也不会歌颂这种无耻行径，是不是？大概全世界只有与众不同、高出国人三万筹的马悲鸣不以为然。他当初就说过，军队在遇到强敌时明知不敌，还是不能逃走，而应该“拼死抵抗”，坐待人家全歼，“这样的军队才最值得尊敬”（您能相信世上有这种脑袋么？耶稣阿！）。

但如果我们要谴责这种作法，则也该谴责神风特攻队了，因为那是按同一前提推下来的：“战死光荣，幸存可耻”，是不是阿？比起来，共党还比日本军阀人道得多，人家只是把降兵们关了起来，并没有逼迫他们去自杀。

那位说话了：不对！神风特攻队是自愿送死的，并无强迫情事，所以是光荣的！

真是自愿的么？

所谓“自愿”，应该是西方这种自愿，也就是资讯敞开，让你能接触到各种信息，在独立思考基础上作出自由选择。请问，无论是用肉体去挡住机枪眼的黄继光，还是日本的人肉炸弹们，可曾享受过一毫微秒的思想自由？

而且，真的没有强迫么？

这些人忘了或是不知道，东方社会是一种集体主义社会，盛行的是为孟德斯鸠早就总结批判过的最可怕的“民间羞辱法”。在这种社会中，个人的行为受到集体时时刻刻的严密监视和评价，但凡出头椽子一律被残暴地削短。这种集体社会犹如格林童话中某老妖婆的床，如果你比床长，腿就得给砍去，如果你比床短，就要用强力把你的身躯拉长。

换言之，这种社会中根本没有个体的价值观，荣辱观完全是共享的。您要是在众人眼里成了胆小鬼，光大众那鄙视的眼光就能无情地杀死你。在这种社会中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意志”可言，所有的“踊跃报名”的把戏，完全是在无形的舆论压力下作出来的无奈选择。对这点，老芦早就在 30 多年前“自愿报名”下乡时最痛切不过地体验到了。

其实西方媒体对那些幸存下来的神风特攻队员的采访早就泄露了此中消息。记得有位飞行员说，上峰规定在撞击敌舰的那一秒钟必须大叫：“天皇帮宰！”但许多人其实都是叫“妈妈！”他自从报名参加神风特攻队后，常常一个人悄悄跑到野外去，痛哭失声，连连呼唤“妈妈”，云云。

最让人毛发倒竖的是，某位飞行员几次报名，都被上峰拒绝了，原因是他结了婚，有了三个孩子。后来他太太听说此事，便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再从容自尽，好断了丈夫的挂念，让他能如愿以偿，变成人肉炸弹。这之后果然她丈夫的长官便批准了他的申请，于是该同志就此壮烈殉国。

这是人能干得出来的事么？这种灭绝人伦的现像居然会在一个国家出现，到底是那个民族的无上光荣，还是永久的耻辱？

为西方普遍谴责的希特勒的一条罪行，就是他在毫无取胜希望时还拒绝向盟军投降，毫无必要地导致无数人命和财产的损失。“打得过就尽一切努力打，打不过就赶快逃，逃不了陷入绝境后就干脆投降”，这就是西方军队的作战原则，完全符合人家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饶是如此，也没听说人家的尚武精神比野蛮的日本人弱到了哪儿去。

可惜东方的传统（或更准确地说，是日本人的传统以及共党阵营的传统）却反了过来，于是才会出现神风特攻队、“竹枪抗战”、“一亿玉碎”的荒唐景象。这些疯狂挣扎，只体现了东方人对人命的极度轻贱，从本质上来说与帝王用活人为自己殉葬并无二致，是野蛮而不是文明，是耻辱而不是光荣。如果一个社会把这种无耻烂事通过强制洗脑搞成了大规模的民众“自发行为”，那就更是可悲到无话可说了。

2004 年 9 月 6 日

就日本认罪问题与网友商榷

刚才看了某网友的帖子，觉得若干说法似乎有问题。谨此质疑，就教于留日大贤。

他说：

> “小道消息传毛泽东当面感谢中曾根，我倒不以为有这么回事，不过那情绪和态度的确传神。 ”

毛感谢日本人侵略中国并非小道消息，确有其事，而且是两次作出。第一次是 1964 年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作出的。讲话全文收集在文革期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的内部讲话和指示集）中。我记得是人家向中国道歉，毛却说，不要道歉了，我们还得感谢大日本皇军侵略了我们，全靠你们侵略了中国，我们才能教育全国人民，解放了全中国，云云。该讲话曾由思云根据日方记录译为中文。虽然意思大致相同，但语气却完全变了味。

第二次是 1970 年在中日建交时，对来访的日本贪污首相田中角荣作出的。田中对毛道歉，毛又拒绝，反而感谢人家的侵略。李大夫的回忆录里曾披露了此事。

> “日本这个国家和特别，文化奇特，不中不西。人民团结勤劳，却又缺乏主见和独立精神。就象一窝忙忙碌碌的蚂蚁，聚集财富，精心工作，却总是缺乏领导气质和道德高度。可能这和他们自古生活在海岛有关，眼界狭小也就带不来心胸的宽阔。”

缺乏道德高度大概是宗教使然，缺乏领导野心则未必。同样生活在海岛的还有英国人，人家的眼界和心胸可一点也不狭窄。我看还是人文传统造成的区别。

> “德日的战争暴行其实有本质的区别。德国更加系统化，他们有一整套民族优越的理论和制度，完全是上下一心，自以为真理的去自觉执行着。”

不对。日本当时同样举国信奉纳粹那套种族主义，坚信自己是神的后裔，是理当统治世界的主子种族，在犯罪时同样和纳粹一样“自以为真理的自觉执行着”。

不仅如此，日本是现今世界上唯一一个种族主义喧嚣甚嚣尘上的发达国家。不仅前首相中曾根曾笑话美国种族不纯，含有大量劣等黑人和南美人，引起美国愤怒抗议，后来的某首相又自吹日本是“神国”，而且我遇到的好几个日本访问学者，都大言不惭地自承是种族主义者，甚至就连在旅日华人写的东西中都能闻出那股气味来。这在西方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

我看中日一个共同毛病，就是自卑情结实在太深重了。在许多日本人心目中，白人不但是优秀种族，而且形成了一个欺负压迫黄人的犯罪集团。受此影响，某些留日大贤以为现在的西方如同纳粹德国，黄人处处受歧视。我以前就曾试图说服某位留日学者，西方并不是敏感的日人向他描绘的那样，连黄人进商店都还要被白人白眼相看。

总而言之，与日本访问学者和留日华人打交道的结果，是让我坚信日本根本算不得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它的先进不过是皮相的，所谓“东学为体，西学为用”，大概永远也摆脱不了种族主义那种下三滥。

> “单看德国给尤太民族带来的毁灭性伤害，其效率远远高于日本。日本占领下的亚洲各国，基本没有发生种族灭绝的惨祸。日本的战争暴行多出自中下层军人的自发。军事研究造就证明了这种自发的暴行是对士气的巨大打击。日军战斗力也的确受到自己军人滥施暴力的影响。”

不对，日本人杀的人比起纳粹来只多不少。托国共两党的福，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被捂下去了，但他们在南洋干的烂事，人家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并没有“相逢一笑泯恩仇”。

日本人在二战期间，先在海上炸沉了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后又以奇兵越过设在马来半岛的英军防线，从海上登陆并穿越据说是无法穿过的热带丛林，抄了英军后路，直逼新加坡，迫降了几十万英、澳、纽军，造成了邱吉尔在下院承认的“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这些战俘先被押上“死亡之旅”，后又被送去缅甸修筑“死亡铁路”，活下来的连 1／3 都不到。这种残忍，丝毫不逊于纳粹。

日本人的确没有搞种族灭绝。但那是他们的理论决定的。日本人的理论是“亚洲应该是亚洲人的亚洲”，其实也就是“亚洲是日本人的亚洲”，因为他们就是当仁不让的命该统治亚洲人的主子种族，应该由他们发动全亚洲的民族解放圣战，把白人驱逐出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套理论居然在今日的留日华人中有信徒！在他们的心目中，最大的历史悲剧，不是日本无故侵略了中国，而是中国没有乖乖臣服，在太阳旗的指引下把白人驱赶出去。在此再次建议持有此种观点的同志去看看李光耀的回忆录。

说日军残暴影响了士气也不对。其实，用有组织的暴行培养官兵的凶悍，乃是皇军保持作战力的一个绝招。

> “因此，德国反省战争暴行是从反省纳粹的种族论入手，从理论上推翻它，唤回被狂热理想主义覆盖的人性。许多德国人被美军压着参观尤太死亡营，那悲惨的场面往往瞬间就可以摧毁德国百姓心中对纳粹的信仰。而日本没有系统的法西斯理论，忠君思想来自远古，是其文化的根基。加上日本被保留了天皇制度，对战争的批判本身就矛盾重重。以二战后暂时的国际形势和美国的压力，根本无法撼动日本人对于天皇的崇敬和对所谓社稷的忠诚。日本自我批判的阻力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 德国之所以得到原谅在于纳粹并非是德国文化的必然产物，它本身是历史阶段的一种需要，理论是人造的，不是历史形成的。他们清算起来省事的很，基本上可以推到几个人的头上去，人民罪恶感容易激发。大家都可以立即认错，诚恳道歉。
>
> 日本正好相反，军国主义主要是利用忠君思想，混杂忠孝，重义等传统价值观，人民容易陷入疯狂境地。罪恶感无法被激发，大家都从心底里认为自己没错，所以道歉也就免谈。
>
> 德国认罪态度要好于日本十倍也是这个道理。就象同样智力的人比赛数学，却一个做算术，一个做微积分，还硬是要按时间长短来衡量，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比较。日本战争反省做的的确不够，可这只能怪日本文化介入战争太深，与其他关系到不是很大。 ”

这里似乎过于简化了历史。愚以为，德日国民态度天差地别的原因很多很复杂。

首先当然是人文传统。好歹德国文化是基督教文明的一部份，由此形成的国民心态当然与日本那种未开化的国民不同，德国人毕竟还有基督教的忏悔情怀。

说纳粹理论是无源之水也不对。理论虽然是人造的，可它总是在人文土壤中长出来的。早在纳粹出现前，一战期间就有人鼓吹过种族主义。更不用说希特勒的“理论”备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唯意志论”、“超人理论”的影响了。

德日两民族的共同点，在我看来是“攻击性的自卑情结发作”。作为欧洲文明发展的后来者，德国人对英、法怀有某种程度自卑，因此需要捏造神话来提高自己的出身，例如自称是 Vikings 的后裔，所谓 Vikings 其实是北欧海盗，但德国人说他们是外星人后裔，甚至认为西藏人也是他们的远房亲戚。在纳粹赞助下，德国人种学家、考古学家作了大量这类伪科学研究，甚至还派人到西藏去考察。

日本人的自卑情结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们的文明完全是从洋鬼子那儿学来的。但德意志民族确实是个伟大民族，为世界贡献了大量伟大的哲学家、音乐家、诗人和科学家，而日本人对世界文明毫无贡献，连中国人都不如。所以，德日两国人民的自卑情怀有程度上的强烈差别，由此决定了他们认错器量的大小迥异。须知忏悔其实是一种能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不但要看道德素质，还要看那人的胸怀如何。

其次是美国的包庇纵容。德国投降时美苏冷战还未爆发，纳粹主义在德国得到了全面清算（包括法律上的追究、组织上清洗、理论上的批判和感性上的宣传），而日本投降时美苏已成事实敌国。为了防御苏联的扩张，利用日本去作反苏前哨，鼠目寸光的美国佬包庇了日本战犯，掩盖了他们的战争罪行，甚至接管了细菌战的研究，为此封存了所有的秘密档案。如此胡作非为，不仅使“日本退伍军人协会”那样的战犯组织幸存下来，使得右派始终是政坛上实力雄厚的政治势力，而且使得普通日本公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军人犯了什么罪行。

信手打出，未及思索，欢迎留日大贤饱和轰炸，消除我根深蒂固的成见。谢谢！

2004 年 10 月 2 日

日本右派是正常政治派别么？

说是不看思云为日本战争罪行开脱辩护的文字，却还是不可避免地看到了，那便是在楼下云儿批驳他的帖子中。记得那里面引了思云的话，说日本是民主国家，右派有权示威，政府无权镇压，云云。

这话从表面上看来一点错都没有。据章诒和回忆，她父亲章伯钧在戴上右派帽子后曾无限感慨地说：在西方，政治上左中右分派无非是政治利益决定的观点不同，根本不是什么正义邪恶的分野，更不是什么敌我关系，哪国国会都有各派代表。我看到这段时，只觉得百感交集，为中国人政治上的无知无比懊丧，以致“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竟然成了“罪犯”的代名词。

但日本右派是这么回事么？不见得吧。

众所周知，西方盟军在攻入德国后，在自己占领的地区（也就是后来合并而成的西德）进行了深入的“去纳粹化运动”，那和咱们在国内司空见惯的各种“清查运动”也没什么两样，只是手段不同。咱们是无法无天乱来一气，导致冤狱遍于国中；人家则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来，没有什么冤案发生。但目的是类似的：在思想上清除某个政治党派的影响，在组织上查清重要人员并加以制裁，以使该党派奉行的政治信仰从此臭不可闻，再没有市场，也使得新政权不被该党派的余孽渗透控制。

为此目的，盟军采用了以下手段：

一、舆论攻势。通过媒体宣传，开办“阶级教育展览馆”等手段，彻底暴露纳粹的罪行。德国所有的公民都被组织起来，到纳粹办的集中营内参观。著名的达豪、奥斯维辛等灭绝营内的实况被拍成电影，所有德国公民特别是战俘都被迫观看。

这一招非常有效。此前德国人民特别是军人根本就不服气，认为二战不过是正常的国际战争，只是他们不幸打败了而已。但自从参观了那些“阶级教育展览”之后，无不备受震动，开始认识到德意志民族向全人类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二、组织清查。凡是所有的战俘都通过严格的层层审查，假扮为普通士兵的纳粹重要官员都被查了出来，交付法庭审判。凡重要的纳粹分子一律不得参加新成立的德国政权，保障了健康的德国民主政权的成立。

三、法律惩办。凡是被俘的重要纳粹官员都交送法律审判并根据其罪行加以惩办。凡是在逃的罪犯都加以无限期通缉，没有什么“追诉时效”一说。

这些措施彻底搞臭了纳粹，强迫德国人民认识到了他们是全民族犯罪的参与者，促使了民族良心发现与道德新生，这就是德国人普遍知道悔罪，态度和日本人完全不一样的根本原因所在。德国政坛上当然有右派，例如基督教民主党人就是长期执政的右派，以 50 年代的总理阿登纳为代表，但那确实是政见分野，不仅在组织上不是纳粹遗孽（阿登纳本人是反纳粹志士），而且从来不认同纳粹主张，更不敢为纳粹翻案。如果哪个德国政治家敢失口说出日本右派政客们的口头禅来，立刻就是政治自杀。

比起德国人来，日本人犯的罪行只有更严重，可类似的“去军国主义”运动却没有在日本展开。这就是两国人民和政府对既往战争罪行态度截然不同的原因。

这本是时代悲剧。当时美苏两国已经从盟友变为敌人，冷战已经打响，北韩落入共党之手，神州开始陆沉，日本变成了抵御共产主义扩张的第一线。当此之时，美国人以固有的实用主义哲学指导其外交战略，决定包庇日本战争罪行和日本战犯，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以便迅速稳固反共第一线阵地。

为此，盟国虽然在东京搞了战犯审判，但没有像在德国那样，向日本人民全面暴露他们的全民罪恶，强迫他们正视自己的罪行，迫使其良心发现，也未在组织上全面清洗军国主义分子，甚至还有意隐瞒日本战争罪行，最典型的表现便是接管了细菌战研究的全部档案材料，自己接过去研究，将日本这一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隐瞒得点水不漏。这一事实连美国人自己现在都承认了。

这结果，便是日本军国主义从未在理论上得到严肃批判，日本全民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从未得到充分揭露，日本人民从未经历过德国人民那样的良心发现与道德重生，而除了几个头面战犯被惩办之外，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被全面包庇下来，成立了“日本退伍军人会”那罪犯组织，在政坛上扮演举重轻重的角色，甚至连战犯岸信介都能堂而皇之地在 50 年代担任日本首相。一个国家在

对人类犯下滔天大罪后居然毫发无伤地逃脱了，完全是沾了国际共党势力疯狂扩张以及美国人鼠目寸光的光。

因此，在日本政坛上从来举足轻重的右派势力，根本就不是类似西德或其他任何民主国家的政治派别，乃是逃过了惩罚的罪犯以及受他们愚弄的人。这个罪犯派别的存在，完全是时代的错误。任何生活在真正民主国家的人都知道，西方民主自由不是无限的，没有哪个文明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会允许法西斯主义者自由发言，遑论形成影响国策决定的政治势力。

可悲的是，日本右派那个罪犯派别不但没有被惩罚，被清算，反而成了日本政界不可忽视、不能得罪的可怕实力，代表了相当比例的民意，以致多位日本首相屈从于这种民意压力，不得不对之采取绥靖态度，甚至不顾邻国的强烈反感，为迎合讨好这种民意表态发言，翻二次世界大战的案，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发周边国家的抗议风潮，毒化了日本邦交。

结束这种不正常局面的作法是纠正历史悲剧，针对美国人的历史错误，把日本的全民罪行公之于全世界。这就是张女士所做的事。对此，不但每个中国人都该感激，就是真正爱护日本的日本公民不说是效法她的行为，也该知道心怀感激。因为您若真正爱日本，就该对罪犯言论当道的不正常局面痛心疾首，决不会有反过来为罪犯打抱不平，生怕世界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要您来代为传播，以此激怒被害诸国人民，结下永难化解的仇恨。

这就是我为何无法理解思云和许多日本在住的中国人到底是中了什么邪。

拿我自己来说吧，我长期英国在住，对该国人民佩服到五体投地，认为该民族乃是对人类贡献最大的民族之一。而且，我在那儿有许许多多非常要好的朋友，对该国感情至为深厚，但这丝毫不妨碍我对该国的独立客观批判。我可以嘲笑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暴露出来的腐败和怯懦，但我决不会否认鸦片战争是英国帝国主义者犯下的可耻武装贩毒罪行。不仅如此，当初在此坛和茉莉女士辩论时，我还列举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干的大量令人发指的烂事（诸如将起义者捆绑在大炮口上然后再开炮），用以证明民主国家照样会作恶。

然而让我失望的是，我很少在日本在住的同志中看到这种独立客观的态度。看到的只是典型的“为亲者讳”，思云并非唯一代表，记得此坛就有人把蒙古入侵日本算成是中国人的历史罪恶，以此为日本侵华开脱。

当然，思云毕竟是最杰出的在日华人代表。从我看过的他的文字来判断，迄今为止他在网上有关中日关系的说道，似乎毫无原创性，根本不是什么独立思考的结果，而是全面系统地原版照贩日本右派的言论，包括否认南京大屠杀，强调日本有足够理由占领满洲，认为日本人入侵中国无非是重复西方列强干过的事，认为日本人应该领导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驱逐白人，等等，等等。

很难想象哪个犹太人会去干出类似的事来，去引用纳粹言论否定奥斯维辛的存在。同样无法想象，哪个波兰人或前苏联人认为德国人有理由去入侵他们的国家。

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早在 5 年前我和不平打架时就说过了，介绍日本右派言论，对咱们来说很必要。过去我们不知道罪犯们是怎么为自己辩护的，有了思云转达，咱们以后起码可以做到知己知彼，去下一番苦功，针锋相对地粉碎对方的谬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思云可以说是有大功于本民族，虽然他的本意并非如此，但动机并不重要。

不过，光是传达右派的自辩倒毫无问题，问题还是我说的那个：不能用指鹿为马、强词夺理的手法来为人家辩护，那样只能让天下人齿冷。例如以“南瓜大的雹子”来否认日本人滥炸中国大城市，就绝对是网络史上空前绝后的笑话与丑话。

我不知道思云能否看见这篇文字，更没有把握他看了是不是会生我的气，但有一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他绝对听不进去，因为这不是什么新鲜话，早在 3 年前就说过了。我只想重申我的态度：替日本罪犯辩护，这目的本身决非罪行，也不是什么错误，但手段非常重要，如果做不到实事求是而是不惜一切手段达到目的，那就绝对是错误，无论从道义还是功利的角度看都如此。

有鉴于此，我想给思云提个诚挚的建议：以后你再替日本罪犯辩护时，请一定先把论点论据琢磨得点水不漏再给大家端上来，被人批驳时千万不要强词夺理，使用诡辩，偷换概念，捏造事实，那样做不但达不到原定目的，更无助于化解中日世仇，只会火上加油，同时还让你在天下人面前信誉扫地。

苦口良言，望君记取，临书依依，不尽深意。

2004 年 11 月 22 日

也说中国人为何要求日本道歉

网友哈老怪说，中国人之所以要求日本道歉，乃是心理不平衡，这不平衡的原因无非是两条，第一，日本不是中国打败的；第二，日本人远比咱们有出息，财大气粗，所以咱们心里当然不自在。这两条合在一起就是那“不平衡”，非得让人家道歉了，体现出该“练死”的“小日本”确实低咱们一头，这平衡才能恢复。

老怪说的当然有点道理，有点很深刻的道理，有点非常耐人寻味的道理。不过，似乎不完全是他说的这么回事。

用法国来对比立刻就可以发现这理论站不住脚。众所周知，德国不是法国打败的。比起中国来，法国在二战期间的表现要更窝囊一万倍。法国只是在早期抵抗过德国，但立刻就投降了，维希政权不但听任德国占领法国的大片地区，而且还在北非与英国交战，而该政府可是获得大部分法国人民拥护的。诺曼地登陆前，流亡海外坚持抵抗的戴高乐被人民一致谴责为法奸。法国解放完全是靠盟军的武力，戴高乐不过是率领了一点象征性的部队进入巴黎而已。

法德差距虽然没有中日那么大，但德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日子比法国人好过多了，这大概老怪最清楚吧。

可从来就没听说法国人纠缠着德国人要求道歉。相反，两国关系大概是自立国以来史无前例的好，您说“怪理论”站得住脚站不住脚？

老怪说的很有道理，中国人对日本人主要还是个心理不平衡的问题。但这不平衡的因素很多，嫉妒的成分当然存在，但不是唯一的因素。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还是“Justice has not been done”（正义没有得到伸张）的普遍感觉。

苏联人不要求德国道歉（其实这不是事实，苏德建交公报上首先就是这条，只是人家没有闹成全民运动而已），那是因为人家没有咱们这个“正义尚未伸张”的感觉。相反，苏联红军打入德国后，把可以找到的女性全都奸了，所有的机器都抢了，东德给炸成了一片瓦砾场，纳粹官员绞死的绞死，坐牢的

坐牢，接下来又把东波兰并入苏联，把普鲁士的土地挖了一大块拿去赔波兰，让波兰全国从东向西平移了两百公里。做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气不顺的？

法国虽然没这么狗皮倒灶，但一枪没放还白捡了个“战胜国”，不但把亚尔萨斯－洛林再度割让回来，还长期派兵占领西德和柏林的三分之一。比起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的投入来，这产出也该够让他们气顺了吧？

最主要的还是德国人的态度。纳粹战争罪行、特别是对犹太人实行的种族灭绝罪行在全世界曝光后，德国全民在世界面前给打断了精神的脊梁骨，那沉痛悔罪的态度，让哪怕是态度最激烈的复仇主义者见到也要消了气。

日本人这么做了么？

中国虽非战胜日本的主力，却是参战最早、受害最烈、牺牲最大、最有资格要求日本赔偿损失的国家。然而在日本投降后，唯一的报酬就是收回了本来就是咱们的领土——台湾，此外一无所获。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毁灭了不计其数的财产，最后国共两党却为了打击对方，争相豁免战争赔款，您让百姓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去？

最可气的还是我反复说的那条：日本的战争罪犯基本没有得到惩罚，日本的战争罪行基本没在全世界范围内披露。不但美国处于冷战需要包庇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就连国共两党都为了打击国内政敌竞相媚日，比赛谁更能包庇纵容民族世仇，甚至国土争端都有本事装聋作哑，连民间索赔、保钓运动都有本事压制。上次日本天皇去访问中国，中共居然把那些民间索赔志士控制起来，让他们无法前去示威。这种丢脸烂事，也只有那个下贱烂污卖国政府才干得出来。

某网友问我 50、60 年代中国人对日本战争罪行是否有所了解，问得我只有苦笑。中国政府的外交从来是为内政服务的，而中国的关键内政只有一个：镇压政敌，维持统治。教育和宣传从来是围绕着这个中心目的的。

50 年代宣传涉及到的外国基本只有两家：苏联老大哥和美国野心狼。前者是上帝，是祖宗，是洋爸爸，“老大哥”，“亲爱的父亲斯大林”，后者是魔鬼，是孙子，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建国”之后不久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类似“去纳粹化运动”的“去英美化”。所有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都必须自我“吕正操”娘，沉痛检讨英美的罪恶影响和“亲美、崇美、恐美”思想。

在 60 年代，洋爸爸、老大哥逐渐变成了“苏修新沙皇”、“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最终在 70 年代初取代美帝变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但宣传焦点还是这两家外国。日本根本就连配角都不算，唯一的用途便是充当哈老怪的师兄丁老怪（参见金庸《天龙八部》）手中的“腐尸毒”。

换言之，日本是我党用来妖魔化国内外政敌的化装油彩。对国内政敌（哪怕是该敌已经被赶下海也罢），日本人据说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后台——所谓“敌（日）、伪（汪）、顽（国府）合流”。主要反面角色还是蒋介石。

我作为“杂学旁收”、兴趣广博的中学生，对八年抗战的了解就下面这么些：

一、唯一抗战的军队就是 8 路军和新 4 军，抗击着日军武力的百分之五十八，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请看朱德《论解放区战场》）。

二、八年抗战，中国军队只打了这么几个仗：平型关战役、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百团大战。

三、八年中，蒋介石似乎就干了两件事：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淹死了无数人民；跑到峨嵋山享福，然后下山摘桃子。

四、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是日本战败关键。在很长时间内，我都不知道美国原来也是交战国而且是主要交战国。第一次知道美国原来也是交战国，乃是在高中时看了许立群编的历史书（不是教科书），上面提到“美国在日本投降前夕扔下两颗原子弹，以此骗取功劳”的短短的一句话。此前虽然在不同场合看到“太平洋战争”一语，但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因为从来没有解释介绍。该词出现时多半是说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战线拉长，兵力单薄，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如何如何趁机反攻、收复失地云云。

在妖魔化外敌时，日本的主要用途先是抹黑美国，后抹黑苏联。50 年代报上提到日本，似乎只有这么几条内容：美国扶植日本战犯岸信介；美国日本安保条约是针对中国人民的战争同盟；日本人民奋起反抗美国侵略（我到现在还记得《人民画报》上的日本示威群众打出的标语：“米原子动力潜舰寄港阻”，其中夹杂的假名当然略而不计）；日本人民沉痛追悼被丧心病狂的美帝用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疯狂屠杀了的无辜平民。

60 年代，除了“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歌颂虚构出来的“中日友谊”之外，日本从中国报纸上消失了很长时间，后期才出现。当时日本只有一件唯此

为大的事，便是向苏修新沙皇索回北方四岛。这P事被政府反复地大剂量地高密度地重复，以致于那拗口的地名竟然成了我的永久记忆：国后，齿舞、择促、色丹。

这就是一个50、60年代接受中小学教育的人获得的有关日本的全部信息，其中没有国府领导的所有重大战役包括台儿庄大捷，没有赴缅远征军的浴血苦战，也没有只言片语的对日本战争罪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披露和谴责。本人这方面的信息，全是从家长那儿获得的。是他们从小培养了我的仇日情怀。我在60年代后期开始觉醒，在地下读书运动中获得的信息，证明他们的教育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苦主与老美的合力包庇，使日本战争罪犯根本没有得到惩罚，战争罪行没有得到清算，战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苦难从未得到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还不知感激，还要疯狂翻案，就连某些中国人也跟着说什么“日本以将士鲜血从俄国人手中抢回了满洲，所以当然有权进入满洲”、“日本入侵中国大陆无非是重复西方列强干过的事”、“日本人领导的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正义不但没有得到伸张，罪犯还如此嚣张，请问天下有哪个受害人能咽下这口气去？道歉乃是最低的要求了。

在我看来，中日民族仇恨是中国政府（包括国共两党政府）夥同日本全民酿造出来的苦酒，责任在中国卖国政府和日本人民身上，赖不到中国人民头上来。这毛病如果不根治，必然在日后要形成大患，再度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别忘了，中国是于今世上拥有核武器的唯一野蛮国家。核武器很可能在未来变成某个政治大流氓迎合暴民复仇心理、“练死小日本”的哗众取宠工具。

不幸的是，似乎没有哪个中国人有那眼光看到这一点，而许多在日华人通过为日本右派呐喊，正在为这仇恨火上加油。这才是最可悲的事，因为他们与居住其他国家的海外华人不同，是中日交恶首当其冲的受害人。不过这也不是在日华人特有的毛病，不遗余力地煽起国人对所在国的仇恨，似乎就是咱们这些海外赤佬的共同使命。比起可恶的美国帮来，可怜的日本帮算是好多了。

2004年11月24日

共军不如皇军

昨天今天一直在看网友在坛子里贴出来的珍贵历史照片，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强烈震撼。

最恐怖的当然是那两张晚清对犯人实行凌迟极刑的照片，一位受害者是所谓“淫妇”，另外一位看不出性别来，似乎也是女的，但面孔不像，下身似乎也给割去了，所以无法判断。不过如果是男的，那只会是犯了谋反大罪，而这并不常见，何况似乎不会被割乳房。所以，大概还是个女的，或许她疼得不可能再像女性了吧。

不管性别如何，两幅极度野蛮的照片都让我全身心剧烈颤抖，每看到那被割去乳房的胸上赤裸裸的白骨，我都只想哭，实在无法相信世间竟有如此惨不忍睹之事，而且那还是照相术已经发明并传入中国的晚清！

最令人绝望的还是旁观者的热心。那第二幅图上，居然有位老者伸手去受害人身上接什么东西。他显然不是行刑的刽子手之一，因为凌迟一般只有一个主刀者。或许，他就是鲁迅描写的华老拴吧。

那些全身心投入的旁观者为什么就不会难受呢？难道他们竟然不知道那受尽折磨的是同类？连牛马看见同类被屠宰都会掉眼泪，他们怎么就连这点最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就算他们坚信“万恶淫为首”，“淫妇”就是该处死，那总用不着让人家死前还遭受如此恐怖的折磨吧？那究竟有什么意义？难道是为了公众娱乐？

另外一张照片则是日军残暴杀人的证据，近景是大约上百个被斩下来的头颅，排成整整齐齐的方阵，其中居然有孩子的头。一个日本兵意气风发地坐在方阵的远方，周围则是 “处变不惊”、熙来攘往的平民。

我非常怀疑那照片的真实性，怀疑它是组合出来的——我实在无法想象，有哪个过路人目睹那种惨景，还会无动于衷如斯。

但问题是似乎就是有许多这种泰然自若的同志，那凌迟极刑的热心观众不就是这种人么？

另一张照片似乎也支持这一点：几个因战争失明的盲童拉着胡琴沿街卖艺，而几位军人和路人面带笑容地欣赏着，似乎那是非常可笑的情景。

怪不得许多国人对核大战毫无所谓，怪不得国人对共军头和民间“战略家”们对美国和台湾进行核讹诈毫无反感。

中国需要人道主义。在进口民主自由等西货之先，这是最需要进口的玩意。不在中国建立起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中国便永远无法变成现代文明国家。

还有两幅照片则令我深深羞惭，那是大日本皇军在云岗石窟和孟子庙前贴出的保护告示。那告示是日文写的，显然是针对日本占领军官兵发布的命令。从里面的汉字里，可以猜出那命令的口气非常强烈，意思大概是如果违反军令，定将严惩不贷。保护云岗石窟的那个命令似乎还讲到，那地方是全球著名的宝贵文化遗产，因此绝对不许冒犯。

您当然可以说那是宣传。不假，人家拍那照片就是为了美化自己的公关形象。可您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当然是杀人放火，作恶多端，但人家似乎没有破坏中国的文化遗产，而是留给中国人自己去干。记得文革期间红卫兵小报上曾经登出头头谭厚兰给伟大领袖的报捷电，说是他们到曲阜造了孔老二的反，砸了孔庙孔林，把孔子的尸骨刨出来游街示众，云云。

这就是中国式的伟大胜利，跟凌迟被当成威力强大的伦理学宣传一样富有中国特色。

类似地，日本人保护了历代帝王包括孙文的陵寝。而且，蒋介石坚持抗战到底，可小日本并没像后来我党那样，去奉化把他的祖坟掘了。文强将军在回忆录里痛诉祖坟被刨，那其实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敝人的祖坟也给犁成了水田，而先父并非率军抵抗“解放” 军的“战犯”，不过是政治面目清白如洗的平民而已。更何况连前国母宋庆龄的祖坟都未能幸免，文将军还有什么想不通的？

所以，在这点上，共军确实不如皇军，起码人家没干过这种烂事，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

这当然不是美化日本侵华战争。我的意思很简单：有一说一，有二是二。如果日军确有比共产党更文明、更人道的地方，就不能因为侵华战争的反动性

就抹杀这一事实。这就是超越政治立场的求实精神，也就是咱们从来没有过而眼下最需要的伽利略、布鲁诺式的“舍命求真”。

不学会这种求实态度，则历史永远只会是胡适说的“任人打扮的百依百顺的小姑娘”，由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利益随意修改重写，把所有的坏事都赖到外国人头上去，靠煽起仇外情绪来转移人民对自己胡作非为的注意，那么，挖祖坟、炸陵墓、毁寺庙的烂事便永远不会断根。

2005 年 3 月 11 日

日军就是比中共更人道

——简答网友批评

谢谢若思和战争与和平两位网友在拙文《共军不如皇军》后跟帖批评，拙文能有两位如此充满理性的高水平的同志批评，当真是我难得的荣幸。

下面先答若思：

你说得很对，日军毫不人道，但请注意，我那是相对而言的。我说的是日本人在对待文化遗产和尊重国人的风俗方面，比中共更人道、更文明得多，那似乎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吧？这并非说他们真的人道、真的文明，而是说与中共相比，人家确实更人道、更文明。这两者意思完全不一样，是不是阿？

另外，愚以为你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也比较单一了些。难道人道主义只有爱惜生命这么一个狭窄的内涵？难道掘祖坟之类的烂事不是对人道主义的粗暴践踏？客观地说，祖坟无非是一堆土，祖先的遗骨也毫无什么实际意义，但掘坟辱尸，对活人的感情的伤害是难以言状的。难道从未干过这种烂事的日军不比中共更人道？ （再说一遍，请注意那是比较级。）

类似的道理也适用于日军保护孔孟的庙宇。在唯物主义者看来，那当然是毫无意义的死东西，但对千千万万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那是圣地。把它们捣毁了，还把老孔的尸骨拿来游街，难道不是对大批传统知识分子的感情的粗暴侮辱与伤害？在这点上，日军与共党究竟是谁更文明、更人道些？

哪怕就是比杀人越货搞破坏，日军也远远比不上我党。请问到底是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多，还是我党害死的中国人多？

而且，日军好像从没干过打土豪、分田地、斗资本家、煽动暴民抢劫人家的财产的烂事吧？没有干过“红八月”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冲入守法公民的家，非法囚禁吊打主人，掘地三尺大肆抢劫私有财产的烂事吧？

你说日本人保护中国文化遗产，其实是为他们自己保留，此说颇成问题。

首先，我已经在《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中论证过，日本并无并吞中国本部（即除了东北的其他地域）的野心和计划。其次，与德国人相比，日

本人在这方面确实值得肯定。纳粹掠夺了法国和其他占领国家的文化艺术精品，运回国内，斯大林也犯下过这种罪行，日本人似乎没干过类似的烂事。第三，大陆沦共后，全国成了党天下，一切成了党产，为什么中共还要破坏自己的财产呢？第四，我历来主张，评价历史事件时，动机无足论，否则毛发动饿死几千万中国人的大跃进也是善举了。

当然：日军没抢走中国文化精品，兴许不是不想，而是蒋公把它们统统运走了。不过，那只是国有精品。日军起码没像共酋康生那样，利用红卫兵抢劫民间文物古玩，也没像孙殿英那样，炸开东陵抢国宝。

下面答老战：

你的批评很中肯，我那文章其实是看那些照片的凌乱杂感，并不是有意写下的布局严谨、论证有序的政论。所以前半段是抒发对凌迟极刑和国人残忍式的麻木的感慨的，后半段是谴责中共破坏文化遗产、践踏传统民俗不遗余力、连日本人都不如。彼此之间其实并无多少相干，原来想用个“观后感”之类的题目，后来干脆取了那么个题目，无非是因为感受比较强烈，而且那题目比较吸引眼球而已。怪不得你会觉得那论证混乱。其实谁都知道，前半截说的乃是晚清的事，跟我党什么相干？

你说的我不完全同意，我党是中国背时传统的最大发扬继承者，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中国固有的痞子反文化传统，把它推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但那并非中国传统的全部，起码不代表士绅文化。所以，将党文化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失偏颇的。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把一切坏传统都归咎于我党。

再次谢谢两位批评。

2005 年 3 月 12 日

从朝拜靖国神庙是否属于文明表现

说到独知的“真善”观

网上所谓好文，依区区愚见，倒不一定是说出了你的心里话，而是让你在看过之后还会去琢磨半天。这就是我肯定马悲鸣文章的基本理由。哪怕他说的全是昏话，也常会提出一些你从未想过的怪问题，让你过后去想半天。这就是所谓“启发性”，其实不一定是正面的。

今早看了若思好文，一直在想他提出的那个问题。若思说，日本人确实没有破坏中国人的陵寝，但那不过是文化差别所致。日本人和咱们不同，第一不兴造死人的反，把挖孔坟看成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芦按，这是我本人的发挥）；第二不兴株连到无辜死人头上去。如果要把这看成是文明表现，那靖国神社又该怎么看待？

我当时没多想，便痛苦地承认了那确实是文明表现：尊重为国战死者，追思感念死者以生命为后人作出的贡献，当然是文明表现。西方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这点。人家的烈士陵园四季鲜花不断，以致成了风景点。而且，人家每年都要纪念那些死难烈士。每逢此时，我就不胜痛苦、不胜羞惭地想起故乡被彻底铲除了的抗日烈士墓，杭州的岳坟就更不用说了。

日本人的靖国神社其实和这传统一致，当然也就只能说成是文明表现，无论作出这结论感情上有多痛苦。这就是我当时跟贴时的想法。

但下来一想，不对阿！如果靖国神社供奉的只是为国牺牲的将士，则还能说得过去。但问题是，那里面供奉的还有战犯，例如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死刑的东条英机。供奉罪犯的“神庙”，便说下大天来也免不得邪恶。

所以，我那匆忙的结论里，其实隐含着两个概念上的混乱：不连坐到死人头上去，并不等于可以崇拜罪犯；追思感怀卫国牺牲的烈士，并不等于承认为本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犯就是这种人。

如果弄明白了这两点，问题便豁然开朗：建立并朝拜靖国神社本身并不错，错是错在供奉了战犯。

问题是这豁然开朗似乎也不长久：何谓“战犯”？如果轴心国打赢了，那东条还会是战犯么？只怕靖国神庙要盖到中国去，而少先队员们还要在那里举行入队宣誓呢！

那岂不是“有强权无公理”了？

当然不是这样。如果轴心国打赢了，他们当然不会再是战犯。但那不过是暂时的。历史上不乏征服了几乎整个已知文明世界的帝王，但历史毕竟不是那些人写下来的，起码在西方不是如此。更何况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战犯是通过公平审判，基于大量铁的事实证据作出的判决，这铁案根本就不可翻。

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是“强权妨碍了公正”。例如英美法可以明火执仗地纪念自家的战死者，而德国人却从来不敢举行类似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人家还能修建烈士陵墓。可二战结束后却一直不敢这么作，只是到了前两年，才修了个低调的纪念碑。那根本就不敢是什么耸入云霄的玩意，不过是个纳粹战士戴的钢盔扣在一个低矮的坟墓状的平台上而已。让我看了心怀悱恻，联想起被我党镇压的“反革命家属”偷偷摸摸地纪念自己的亲人。

您说，按上面两条文明标准来衡量，盟国是否也太过分了些？第一，不株连无辜死者，那难道死于盟军轰炸的平民、不堪苏军强奸集体投河自杀的妇女也是战犯？为什么就不能给人家建个纪念碑呢？这应该是存者对殁者可做的最起码的事吧？第二，应该纪念卫国牺牲的烈士。难道所有的战死的德军都参与了侵略战争，里面就没有在盟军攻入德境后才拿起枪来保卫祖国的爱国者？

可见“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这句话，虽然不能完全成立，但还是有点道理的，起码在短期内如此。那主要涵义其实是：“价值观念常常是强有力者制订的，所谓‘善恶是非’观尤其如此。”

正因为此，我才历来主张学习西方舍命求真的人文主义传统，扬弃国人对“善”这个人言言殊的价值观的迷恋追求，坚信“世上绝对没有偏离真实的‘善’，离开‘真’则绝对无‘善’可言”。

若思赞同这一观点，并提出光是超越政治立场去追求真还不够，民族立场也在应该超越之列。其实我早就说过了，“真”是客观事实，是超越于一切主观意识形态的，这里面当然也就包括民族立场。例如 50 年代北韩入侵南韩乃是客观事实。论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对战争正义性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完

全是您的天赋人权，但如果连这一基本事实都要抹杀，那就绝对谈不上“善”了。

若思还认为取这种态度是检验知识分子独立性的最关键的一条标准。我完全同意，如今这“独立”似乎成了个好字眼，以致闹出许多“民运”垃圾都厕身“独立作家”之列的笑话来。其实那些人完全是以政治立场作为价值观，乃是世上最没有独立性的政治动物。

不幸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从来就不鼓励这种独立求真的立场。孔子本人就是提倡“‘真’必须无条件地为‘善’服务”的开山祖师。他编辑《春秋》，竟然用主观价值判断去部勒历史真实，在叙述历史事件时，使用了一系列含有强烈褒贬意义的动词去代替中性词。例如“杀”这个词是个中性词，而“弑”就绝对是贬义词，乃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的同义语。为后人盛赞的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使用的“微言大义”，无非就是用褒义、贬义词去取代中性词，使得事实陈述变成了价值判断，用现代观点看其实完全是遗祸两千年的反动主张与实践。

更恶劣的是孔子本人居然带头主张“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提倡出于主观价值观念去有意撒谎。这套烂污把戏，恐怕再是国学的铁杆捍卫者，也无法证明其合理性吧？

这一套到了我党手上便发展成了“阶级论”。据说，世上没有超阶级的真理，当然也就没有超阶级的真实。因此，客观事实不能超越阶级立场存在，乃是为后者决定的。此论一出，世上便再没什么“客观”可言了，当然也就不会再有什么“独知”一说。

这就是中文网上出现的两类“积极分子”的社会原因。在老芦那个《共军不如皇军》后跟贴大骂或大赞者，就是这些积极分子的代表。两类人貌似针锋相对，其实都是党妈妈教育出来的好孩子，区别只在于政治阵营的归属相反而已。

所以，在亲共积极分子看来，哪怕日军真的有那么一丁点强过共党的地方，也必须根据“民族大义”坚决否认。而在倒共积极分子看来，如果共党真的强过日本人，从“反共大义”出发，也绝对不能承认。如果有人敢出来有一是一，有二说二，那就绝对只能是禽兽，起码也是陷在“祖坟被掘”的私人恩怨“圈圈”里出不来的庸人。

作为天生的落后分子，我历来讨厌这些积极分子。因为本人信奉西方民主自由，便特别讨厌那些砸了民主自由招牌的“民主积极分子”。这些人的共同特征，便是比鬼子还“左”。不但不承认英美侵伊战争的非正义性，就连美军虐俘以及关塔那摩集中营的丑闻都有本事洗刷抵赖，让人看了连隔夜食都要吐出来。

而这正是彭定康令人佩服之处。在老战推荐的那个 BBC 节目中，共方官方代表以及若干发言听众都提出了美军虐俘丑闻，指责西方强国实行双重标准。当此之时，老彭并没有像国产积极分子那样出来文过饰非，没有指出东西方普遍人权状况的天差地别，也没像小布总统那样指出，能让这些丑闻暴露出来，正是西方民主制优越性的表现（这其实说的也是事实），而是坦承如果要指责对方违犯人权，先得对自己严格实行一重标准，把自己的屁股先擦干净之后，才有这么做的道义资格。

这才是不惜一切政治代价求真的表现。不必说政客们，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哪天作到了他那个地步，则中国也就真成了文明社会，而知识分子们也才真正具备了独立性。

2005 年 3 月 13 日

中国外交的日本新冲击

最近网上为了日本加入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一事议论纷纷，据说国内还掀起了百万网人签名运动，而且获得了官方首肯，外交部发言人说那不是“反日情绪”云云。如此大事，老芦免不得应网友之请，发点票友议论。

一、日本变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本人上网，就是专讲包括连自己也不想听的大实话，此话尤其如此。但无论咱们感情如何，如果理智地正视现实，就会发现日本、德国变成常任理事国成员乃是迟早的事。

联合国从成立那天起，便是大国俱乐部，五个战胜国高踞其他成员国之上，不仅是类似美国大法官那种终身职务，根本不是选举出来的，而且具有一票否决权。世上不平等之事，莫此为甚。

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其时苏东阵营还未出现，苏联觉得自己的盟国占有的席位太少，为了安抚苏联，英美便同意将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算成成员国，于是苏联一国便有了三票。70 年代联合国同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中华民国，苏联一家伙就投了三张赞成票。投赞成票的还有老牌修正主义国家南斯拉夫。须知那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取代美国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人家还这么干，让小芦看了报纸后暗自佩服人家毕竟还是讲原则的，不像后来中国什么原则都不讲，为了惩罚与台湾建交的某国，竟然动用否决权否决对该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按下不表。

总而言之，联合国表面是个国际民主组织，但成员国之间根本就无什么政治上的平等可言，倒有点像个私人企业，谁的贡献大，谁说的话就更有份量，这似乎才符合资本主义世界的按贡献分配原则。

现有的五个常任理事，无非是沾了战胜国的光，中国尤其如此。如果不是抗战，则就凭咱们的国力，要想那位子根本就没希望。当初能进去，大半靠了

无数阵亡将士的鲜血以及先总统罗斯福公和继任的杜鲁门公的提携，小半则靠了咱们臃肿虚弱的块头。

出于同样的历史原因，过去的强国如德国和日本都给人为地挡在外面了。这在开头倒没什么，可惜人家就是有本事，来了个凤凰涅磐，两国都卷土重来，在国际上重新充起大财东来。

这样一来就凸显了该组织的不合理。成员国的贡献是由金钱投入量决定的。不但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维持日常运转需要经费，而且组织的各种活动诸如派出维和部队、武器检查、人道救济等等全需要成员国掏腰包。中国历年掏的钱不但远远比不上其他常任理事国，而且也比不上其他富国（例如所谓Ｇ8——可不是网上骂人话）包括日本和德国。

这就形成了一种贡献与权力不成比例的状态，鬼子对此已啧有烦言。我多次在美国《时代》杂志上看到攻击中国的文字，说论贡献中国最小，还毫无原则，出于私怨乱用否决权（上述那否决国际人道援助就是我从该杂志上看来的），云云。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和德国不但动不动慷慨解囊，而且积极履行配合联合国的决议，当然要获得良好的国际观感。须知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为数并不是很多，人家并没有咱们的世仇，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反对理由。更何况日本以其雄厚财力，已经成了国际社会不容藐视的大国。记得 90 年代英国和日本发生贸易冲突，英国使节前往东京教训日本，不料对方却反唇相稽，说英国早就没落了，别以为自己还是昨天那个大国，没有资格教训日本，云云。由此可见人家信心满满，如果日本成心和联合国作对，起码要使联合国失去一个强大的财政支柱。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国际社会中，日本象征着昨天的罪恶，而中国代表着今日的罪恶。中国的国际形象实在不敢恭维，丑得根本没法跟日本比，只能看着伊朗、北韩等国聊以自慰（但愿这些国家别再垮了，让中国失去难得的“陪衬人”），只是国人普遍不知道，还以为咱们比西施王嫱还美。因此，中国若要反对，不但缺乏经济实力的奥援，也唤不起多少国际同情（东南亚前受害国家除外）。

从这些角度来看，日本进安理会乃是迟早的事。说句让同胞刻骨衔恨的话：他们被挡在外面 50 多年，已经是很难得的奇迹了，这种好事不可能永远持

续下去。例如不知道日本战争罪行的国家人民就会认为：难道 50 多年的惩罚还不够？

二、中国政府对日本的真正态度

中共其实从来不恨日本，恨的是美国。这原因很简单：美国外交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专门找中国的人权岔子，而日本是经济动物，没有西方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一门心思只想在中国发财，根本不管中国人死活。六四之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对中国进行制裁，日本是最勉强的，谴责中国的声音也最微弱，解禁也最早，而且始终没有接纳政治难民，跟台湾也差不多。

我党的外交是以本党划线，日本人如此包庇中国政府，又岂能不领情？当年战犯昭和天皇毙命，英国查尔斯王子原定访问日本，闻讯后立即改变行程，改为访问东南亚国家，而咱们却特地派出外长钱其琛去万里奔丧作孝子，当真是对战犯一往情深。后来平成天皇访华，政府还特地把那些主持民间索赔的仁人志士抓起来流放出北京，生怕他们去示威，也从不支持民间保钓运动，从来只限于发几个不痛不痒的外交部声明。

有的网友说，民间的仇日情绪是政府煽起来的，谬之极矣。我早向青年网友介绍过，我出国以前，我党历来只讲“阶级仇”，不讲民族恨，所有的仇恨宣传都是对着国民政府以及对中国有恩的前盟邦美国。日本鬼子只在文艺作品中扮演漫画角色，其功能主要是衬托国民党如何“卖国”。日本人究竟在中国犯下过什么罪行，谁都不清楚。连我这个有阅读狂的同志都两眼一抹黑，只是从父辈那儿受到感性教育而已。官方媒体从来只充满“世代友好，一衣带水”之类的无耻谎言。

刻下甚嚣尘上的仇日思潮，其实是中共为了巩固自己统治掀起的仇外思潮的副产品，根本不是原设计产物。原设计是针对老美而不是日本鬼子的。可惜仇恨一经煽起，便再也无法控制走向。中共的媚日外交并没有彻底抹去国民的记忆，而自动放弃赔偿更加深了国民的心态失衡。有趣的是，人民的这种失衡心态又感染了统治者，于是我党或多或少落入了“施恩望报反成仇”的处境中，对日本颇怀怨怼，但这和仇美心态相比，似乎有质的差别。

不管怎样，对日本申请加入常任理事国一事，我党决不会乐观其成。哪怕是傻如我党，也看得出此举必然改变中日两国的对比，以后中日之间不再是“常任理事国对普通成员国”的不平等关系，变成大国俱乐部的平起平坐的成员了。这如同过去的穷邻居变成了和你出入同一富人俱乐部的阔人一样，那心理怎么也难得平衡。

三、中国政府的可能应对

由某网友今日提供、经留日大仙翻译的信息判断，中国政府如果想反对，可以在修改联合国宪章时投否决票，即可釜底抽薪，断送东瀛春梦。

但很明显，中国政府不会采此对策——使用否决权一般必须非常慎重，何况此举必然引起强烈反响。如果大多数成员国赞成日本进入安理会，而中国动用了否决权阻断普遍民意，那反弹必然十分强烈，中国犯不上去干这种得不偿失的犯众怒的蠢事。

从官方目前透露的信息来判断，其实政府已经决意放弃抵抗，某发言人声称根据宪章，中国无法阻止此事发生，其实就已泄露了官方意图。不过，官方不大可能直截了当放弃抵抗，只会采用一贯的“婆娘外交”，亦即采取以下步骤：

A、不直接提此事，但通过媒体和官方声明抨击日本右派的翻案行为，捎带提一下钓鱼岛，目的是用市井婆娘指鸡骂狗的曲折方式，向日本宣示心中的不快。

B、默认和纵容一定程度上的民众抗议，对不会直接引发动乱的网上签名活动睁眼闭眼，目的是打“民意牌”，让日本人看看“中国人民的力量”。但这一定会处于严格控制之下。

C、在联合国修改宪章以及投票选举日本为常任理事国时投弃权票，听任日本进入安理会。

我无法估计的，只是政府还会不会有个“D”，也就是通过这让步换取日方经济让步。不过如果是李肇星作外长，他那类人猿的脑袋未必会想到这上头去。

中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对策，是他们自作孽不可活的结果。我早多次警告过政府，不要玩“民族主义”这把火，否则只会烧到自己头上来，重演 30 年代激进的民众与谨慎的政府对抗的悲剧。事情明摆着；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而且日本人迟早要进安理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有弊无利，还不如接受现实拉倒。

但如果真这么干，岂不是戳穿了“三个代表”的谎言，暴露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本相？闹半天，敢情只敢对一衣带水隔开的炎黄子孙台湾同胞发威阿？怎么专门跟英国鬼子倒着来？人家是自家人要独立从不镇压（北美除外），但如果外国打进来则绝对不轻饶（例如与阿根廷为福克兰大打出手），咱们则是钓鱼岛宁赠友邦，台湾岛不给家奴！

所以，戏么，还是要演一下的，一则向日本人宣泄一下弃妇情怀，一则让国人看看，政府已经尽到全力了，实在是无法违反宪章，须怪不得我党。

因此，消极贤甥担心国内会因此大闹，我看这可能性很低。国人讲究的是“安全爱国”，没有政府默许，一般是没那胆子去举行示威的，要不六四也就白开枪了。

四、我的建议

愚以为，搞那些“网上抗日”，什么意思都没有，默许或纵容暴民示威更是扯淡，这只会败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感，反倒刺激起日人的逆反心理。别以为可以赖到“公民言论自由，政府无从干涉”上去，人家知道您那儿是什么国家，还没傻到您想象的那地步呢。

话虽如此，我充分体谅政府苦衷——自家酿就的“爱国主义”苦酒，当然也只有自己喝下去。不过，以后趁早还是逐渐淡化“爱国主义”宣传，免得日后 backfire，在老百姓心目中再度制造“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的错觉，弄出个“逼共抗日”的闹剧来。

另外，此后拜托把民间和官方真的分开，例如民间索赔、保钓之类的活动，政府根本不宜骚扰阻拦压制，也好让百姓有个恢复心理平衡的机会。如果不是以前官方主动放弃索赔，此后又千方百计压制民间索赔，百姓的怨恨又何至于积压到今日不可收拾的地步？

至于如何处理日本进入安理会的问题，我的意思倒和中央一致：那反正是阻挡不住的，而且良好的中日关系确实为中国腾飞所需，但先总统蒋公有言：“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放弃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放弃。”政府如果真的以国家利益为念，就该利用此事，狠狠地敲小日本一竹竿。

最佳策略，莫过于在幕后交易，狮子大开口，用同意日本进入安理会来换取他们放弃对钓鱼岛的主权要求。这当然作不到，因为人家是民主国家，不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那样，可以背着人民任意拱手出让大好河山，所以，那不过是漫天要价。真正的要求，还是巨额经济援助。我党应该像活跃在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的车匪路霸学习，发扬那些人的豪勇，请日本鬼子捧上白花花的大把银子，乖乖交够买路钱，否则咱们就要动用否决权，在修改宪章时否决动议，让他们望着安理会大门干瞪眼，过尽千帆都不是，肠断东瀛洲。

2005 年 4 月 4 日

与网友讨论日本加入安理会问题

拙文《中国外交的日本新冲击》贴出，跛脚僧网友跟贴，作了非常精彩的纠正和补充。在此将两人的讨论整理如下：

芦笛：

既然日本进入安理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则还不如做个好人，放他们入内，但必须狠敲他们的竹竿，请他们交足买路钱。

跛脚僧：

（1）老僧在楼下介绍的日本“入常”的两个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其一、在联合国大会上有 2/3 的成员国投票赞成改宪（安南的 A 案）。此时常任理事国投的票毫无特殊分量，亦即如小安子所言，没什么否决权，仅是普通一票而已。其二，会后须有 2/3 成员国按本国的法律程序加以批准，其中必须包括五大国，缺一不可。

也就是说，中国是能够阻止日本“入常”的，但并非在投票时能够“一票枪毙”，而是以人大（？）“不批准”或者“批不准”的方式去阻止。

（2）在五大国之中，中国向联合国掏的腰包不算多，但也不算最少。现在的分摊是：俄 1%、中 2%、英法各 6%、美 22%。日则为 19.5%。

（3）日本在这件事上的战略是：撇开中国闹革命，多交友，广拉票，最后形成一种让你中国难于反对的局面。人家乖巧得很，朋友又多，根本就不跟你周旋。老芦“敲一笔”的如意算盘，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中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往往是以己度人、推己及人，在潜意识里以为对方的价值观、思想感情、行为方式跟自己一样。从“以德报怨”的老蒋、“把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与广大人民区分开来”的老毛、“把钓鱼岛留给子孙解决”的老邓，直到——哈哈——老芦在制定自己的对日方策时，有没有想到过人家大脑里的电路构造，有可能跟自己的不一样？

芦笛：

感谢你的纠正和补充，令我获得许多知识。

最后一段我严重同意，不过，老芦没犯类似错误阿。既然中国捏了七寸，他们怎么还可能撇开中国闹革命？就算不来找我们，难道中国不能主动上门去威吓？

跛脚僧：

现在再去讨好卖乖，人家不会领你的情。倒不如象韩国人那样硬气，人家反而还看得起你。再说对方连防守台湾、反对欧洲武器解禁的话都说出来了，一点也不含糊（“经济动物”反倒敢于坚持原则！），你还有什么好怕的？程序正义就是正义，程序范围内的事有什么不敢玩的？此时不动用常任特权，更待何时？恐怕第一个不理解的，就是日人自己。

依老跛之见，小胡书记其实面临着巨大的机遇。首先，如果民意、国会投票这类事早晚要放（哪怕是有限地放）的话，完全可以自此事始。只要掌握好分寸，事情不会失控。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利用此次国民党愿谈的良机，谋求实现民族和解。说句俗话，风物长宜放眼量。目标不应局限于什么五十年不独不战，最好是拿出气魄来，请国民党来大陆发展（是不是请咱老芦去做工作？）当然，这得同心协力、有步骤、有计划地去做。果能如此，国之大幸也。

梦话？也许是。一切都看他怎么想。

芦笛：

恩，老跛言之有理，日本人最看不起不战而降的对手，但极度尊重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军人，在张自忠遗体前和狼牙山山头对跳下去的五壮士隆重敬礼就是证明。确如你说，咱们是以己度人，以为人家会被自己的小恩小惠感动得涕泗纵横，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不过我仍然觉得，日本便进了理事会，那又便如何？其实无非是满足一下受挫的民族自尊心而已。日本和中国国民心理有个非常相似之处，那就是“日本梦”——被西方强国作为平等夥伴接受。我看这“常任理事梦”其实也和咱们的“申奥”差不多。

既然如此，何不利用他们这自卑情结发财？这比什么都实惠，是不是？

至于你的开关延敌战略，那完全是看错人了，小胡岂有这胆子去行此大险？由此引出的链式反应该怎么办？

让国民党进入大陆自由发展，甚至和中共自由竞选，我早在 5 年前就提出这建议了，根本就毫无可行性。国民党放开不要紧，其他政党怎么办？党天下还怎么维持？这玩意讲究的是“天衣无缝”，一旦绽了个裂缝，最终必然不可收拾。

请牢牢记住，胡主席是守成天子而不是创业英主，咱们能做到 50 年不和不战不统不独，两岸相安无事，大陆也别崩溃，台湾也别生事，那就是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保佑了。

2005 年 4 月 5 日

“暴民外交”可以休矣

什么是外交？

在我看来，所谓“外交”，就是“本国政府以最大限度追求实现国家民族利益为目的，去和外国政府进行一系列讨价还价的和平谈判。”

这其实是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放大。人类是逐利动物，在个体水平如此，群体水平也一样。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其实和农贸市场也毫无区别。两国利益有交叉也有冲突之处，外交官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发现、利用并扩大利益交叉点，建立一种共存共荣、互相获益的双边关系，在利益互相冲突之处则力争达成合理妥协，一方面尽可能避免自己吃亏，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避免己方占便宜太多，引起远期后患。

以此来看，似乎可以说，战争爆发就意味着外交失败，其实是万不得已的下策，可以说是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这就是西方政治家从来强调外交先行的缘故。一旦打仗，哪怕是大获全胜也只会是暂时的，远期必然后患无穷。当年普法战争的设计师是铁血宰相俾士麦，他知道德国要统一崛起，普法势在一战，但普鲁士大获全胜后，他竭力反对威廉一世欺人太甚，羞辱法国并大肆割地赔款，知道那必然会引起后患。可惜普王不听他的，果然，法国蒙羞受辱的结果，是最终演成两次世界大战，法国和德国其实都输了，谁也不是赢家。

日本侵华又何尝不如此？谁能说清中日两国哪家是赢家？所以，战争其实是国务家们无能的表现。有政治智慧的政治家必须是成功的外交家。

由上面的定义可以推出，外交本是政府的专业，和草根百姓毫无相干。老百姓上街示威，根本就不可能代替外交家们折冲樽俎。哪怕是白痴恐怕也能理解：不会因为您砸了几家外国商店，如义和团一样杀了几个二毛子，有利于己方的外交条约便会自动形成。

国际间的契约是两国政府签订的，而哪方占便宜多些不但取决于外交家们善于讨价还价的智慧，更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具体来说也就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是谁求谁”的供求关系。这道理恐怕连贫下中农同志

们都能明白：王老吉凉茶在冬天卖不出去，在夏天就大有市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就奇货可居，恐怕可以换来金条。

明白了这浅显道理后，再来看国际外交，则大家立刻就可以看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是谁求谁？不是美日求中国，而是中国求美日。原因很简单：人家有咱们起飞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只要这双方实力对比不改变，您就是发动 13 亿人民上街示威，把日本商店统统放火烧光，把一切疑似日寇的罗圈腿统统杀了，也绝对不会让对方乖乖投降，接受你的单方面要求。

“暴民外交”是怎么出现的？

暴民不是中国特色，西方也有。上街游行这种事，西方比中国还频繁。砸商店烧房子也不是咱们的国货。我记得 90 年代在英国，人民为了抗议人头税，在伦敦特拉法尔格广场大规模集会抗议，最后演成砸商店烧房子，警方出动大量警力镇压，最后导致许多人受伤被捕，全部经济损失高达几百万英镑。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未便苛责国内民众。考虑到参与人员之多，范围之广，应该说人民还是普遍克制了的。

西方人民更是时常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所以，中国现在发生的反日示威，说起来也不是中国特有的。

但发生在西方和中国的示威有两个本质差别：

首先，在西方，那是民众表达民意的一种方式，主要针对对象是本国政府而不是外国政府。哪怕是针对外国元首举行的示威，其实也是项庄舞剑，瞄准的是本国政府，因为百姓知道他们只能拿捏本国政府，对外国政府则鞭长莫及。所以，这种公开展示的民意压力可以导致政府修改有关政策，甚至导致政府更换，前段伊拉克战争导致西班牙政府大换班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其次，西方是自由世界，人民有充分机会淹没在各方面来的信息之中，凡是电视举行讨论，总是有针锋相对的双方同时出场，各自介绍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说，在举行游行示威前，人民能充分获得必需信息，全面了解真实情况，作出自己的判断。

在“新”中国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第一，人民游行示威不是针对本国政府而是针对外国政府的。这就非常奇怪了，堪称世界史上的独创。把暴民示威当成一种与对方讨价还价的外交筹码，这究竟有什么用处？请哪位爱国同志给大家讲讲，这种“外交民意牌”真有用处么？如果有，那到底是通过何种机制起作用？特别是西方政府都认定中国人民根本没有自由表达意志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人家相信您那“民意”是真实的，到底有没现实基础？

这就是我说的“暴民外交”的意思。把暴民作为一种外交资源加以开发，这的确是咱们的第五大发明，世界史上还真没见过。

第二，人民只能知道政府想让他们知道的事。由于民智低下、特别是所谓“知识分子”那惊天动地的愚蠢，即使在资讯自由的“旧”中国，人民也倾向于专听符合自己心意的信息，专受煽情而不是说理的宣传的蛊惑。这才会闹出30年代的“逼蒋抗日”的悲剧来，使得国家蒙受了巨大灾难。

要明白这一点并不困难。楼下老罗贴了日本友人甘草先生旨在解释中日误会的用心良苦的文字。国内网友老邑感慨道：其实这种文字在国内也不会给删除，为何不能在网上流传？莫非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他不知道，在咱们那个感情用事的民族中，心平气和的说理文字永远竞争不过火辣辣的煽情。

总而言之，愚以为，“暴民外交”乃是我党独创的玩意，其实是毛共“人民战争”思想在外交战场的延伸，是现代中共不得不接受的政治遗产。

暴民外交后患无穷

如上所述，暴民外交根本不能作为有效的政治武器投入外交战场，相反，它只会自伤。这苦头从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一员那天起咱们就开始吃了，一直吃了一个多世纪还没吃足。1900 年爆发的拳匪之乱就是最典型的暴民外交，拳匪“扶清灭洋”的英勇抗暴斗争，不但没吓倒鬼子，反倒让咱们每人头上摊到一两白银的赔款，这最后的结果便是在客观上“扶革灭清”，把革命乱党从葫芦里放了出来，足足扰乱了中国一个世纪才渐归正常。

30 年代的暴民外交也是如此，虽然严格地说，它算不得如今那种针对外国政府的暴民外交，而是针对本国政府的抗议活动（这就是令先总统蒋公最恼火之处，我记得他曾在日记中大骂，说怎么抗日抗到自己人头上了），但因为被

共党操纵，又是只知傻叫“杀到东京去”的愚民，便造成了无比惨痛的后果，让后人今天还在享受那些爱国愤青的余荫。

这就是我看到“抵制日货”的口号再度出现时感到无限悲凉的原因：一个世纪过去了，不但中日实力对比还是如当年一模一样，而且人民还是一模一样的愚蠢，似乎就光长年纪不长脑子，连最起码的道理都没法明白：如今日货的竞争能力根本就不是当年可比的。五四运动时，日货只能靠廉价在东亚有限地区出售，而如今可是高价风靡全球。如果当年抵制日货毫无结果，难道今天还会迫使小日本屈膝投降？

不仅如此，无论从外交还是内政上来看，暴民外交都只有百弊无一利，端的是后患无穷。

从外交来看，这类大规模示威只能恶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感，特别是如果出了砸商店、打人、烧房子的事更是如此。人家从来认定中国是专制国家，人民都是被操纵的，根本就不会相信你那是真实民意表达，只会认定独裁政府是幕后操纵者。

对日本就更是这样，它必然伤害日本人民感情，激起全民的逆反心理，壮大右派声威，却让主张中日亲善的左派为难，这结果便是导致人家的民选政府向右转，在对华外交中采取强硬立场，以此迎合民意。所以，在客观效果上，它只能拆中国自己的台。

最重要的是，暴民外交其实是剥夺自家的“道义资源”，人为去除日本人民对中国可能怀有的负罪感，等于自动放弃原来可以利用的一个“隐形外交筹码”。

这本是升斗小民都该明白的道理：如果某人过去对你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受到街道社区群众的一致谴责，此后人家开了个商店，你这个穷光蛋时时光临购货。如果你能巧妙地榨取这道义资源，利用对方的负疚心理，那就能不断地获得人家的优惠。但如果人家开头表示愿意赔偿，你故作大方说往事一风吹，不咎既往，过后又戟指大骂，痛说当初的斑斑血泪账，则只会让人家勃然大怒，原有的负罪心理烟消云散，反倒断然拒绝给你的优惠，看你能拿我怎么样？难道还会有井落到吊桶里的怪事不成？

请爱国同志们想想是不是我说的这回事？诸位上街声讨日寇，当然非常过瘾，问题是，那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到底是去逼政府对日宣战，抢回钓鱼岛，还是吓倒日本人，让该国政府就过去的罪行沉痛道歉？

如果是前者，这恐怕没什么希望吧？难道政府会听诸位的？莫非六四的枪白开了？如果是后者，难道这么骂下去就能骂出个道歉来？道歉是有罪一方悔罪心理的自然流露，骂是骂不出来的，相反，越让对方下不了台，真诚的道歉就越没指望。

请同志们千万不要误会，我这儿不是说日本人过去没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本人从少年时代起便因家庭教育是个死硬的仇日派。问题在于，光是仇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人家道歉不是这么个干法，咱们必须彻底调查清楚日本人的战争罪行，拿出具体的、不可辩驳的铁证来，再进行广泛的国际宣传，唤起国际社会同情，并由此巧妙地间接地促使日本人民的良心发现，力争形成民间的自发悔罪运动。

如果真做到这点，则我们根本不用施加任何压力就能让人家的民选政府自动道歉。不但如此，咱们什么口都不用开，以后在商务谈判讨价还价起来对方也不会那么理直气壮。

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政府下定决心，其次需要全民一代又一代的持之以恒的努力，下水磨功夫把被湮没、被忘却、被删除的历史一点点刨出来。比起上大街喊口号、烧房子、砸商店、打罗圈腿等壮烈行动来，这些活动当然不过瘾，不过，在我看来，那才是咱们能讨还公道的正确方式。

最重要的是，每个国人都该深以在 21 世纪还喊出“抵制日货”的口号为耻，要发愤图强，和平崛起，争取在本世纪末让日本人喊出“抵制华货”的口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就是不可缺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爱国志士们如今其实是在痛快淋漓、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地拆烂污，继承20、30、40 年代先辈的遗志，唱衰中国。

暴民外交的后患还不止此，最严重的恶果其实是内政上的。我这儿必须重申过去对政府的警告：煽动仇外思潮乃是最短视的政治自杀行为，它或许能解洋溢在党国领袖心头的三姑六婆式怨恨，但迟早要让人民弄假成真，剥夺政府进行务实外交所需的让步空间，诱导人民产生“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错觉，导致激进民众与“怯懦的政府”的对立，为本来就是危机四伏

的中国社会增加极大的动乱因素。为使党国领袖明白这点，建议政治局把芦笛所著政治小说《当中国成了世界龙头老大》当成学习教材。

暴民外交可以休矣，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必须与时俱进，抛弃“拜民教”一类毛共党文化政治遗产，学点起码的理性治国的本领。

2005年4月16日

中日交恶势必破坏“和平崛起”的爱国战略

什么是“爱国”？

“爱国”如今成了中国人争吵最厉害的一个话题，这在其他民族大概还从未有过。更荒谬的是，无论是哪派中国人，都根本说不清这“爱国”究竟是什么乌龙。“爱国”似乎成了人体肾上腺功能之一，衡量尺度似乎就是看谁的口号喊得最响、口水喷得最多。根据这一道理，刻下的反日示威，自然也就无可置疑地成了“爱国运动”。

其实说穿了非常简单：所谓“爱国”，就是“看到并力争全民的根本利益”。

以此定义分析，无论是中国政府，是拥共派，还是以所谓“民运”分子为代表的倒共派，全都不是爱国者而是害国者，从来就没看到并忠于全民的远期利益，其中热衷于“阶级分析”学说的毛共遗孽如“民运”垃圾者，甚至连世上有超阶级（包括统治者和人民在内）的全民利益都不承认。

同样地，以此定义出发，可以判定，胡中央提出的“和平崛起”口号，确实符合中国的全民远期利益，应该视为爱国战略。不幸的是，这只是口号而已。中共一如既往，并没有把自己向全民乃至全世界提出的战略口号，当成必须剑及履及的神圣誓言。刻下由官方默许的反日示威活动就是生动证明。

中日争端的真实原因与实质

在真正的爱国者看来，国际争端应该反映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中国政府真是爱国政府，就应该代表人民去向日本人争利益。如果为此与日本起了冲突，那起码还在动机上是无可指责的，可以批评的也就是外交专业水平。但以本人看来，似乎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已经有网友指出了，中日两国政府争端之起，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日本政府未就战争罪行向中国人民道歉谢罪，也不是为了修改教科书，更不是为了什么参拜靖国神社，而是新的日美安保条约含混地授权日本介入未来的台海战争。这才是真正惹恼了中国政府的大罪。

如此看来，如果日本政府修改了该条约，明确规定即使美国介入台海战事，日本也不参与，那么，眼下笼罩在中日两国上空的阴霾立刻就会云开雾散。为了这一目的，中国政府竟然不顾玩火自焚的巨大风险，效法慈禧太后老佛爷，以为“民心可用”，轻率地打出毫无实际意义的“民意”牌来。

这算什么狗屁“爱国”？中共作为抗日战争的唯一受益者，对中国人民遭受的巨大战祸，从来就不放在心上。因为担心自己与日寇勾结夹击国军的丑事暴露，中共从来压制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调查研究。对日本人占领了中国领土钓鱼岛，中共不但不敢去为全民据理力争，反倒压制民间保钓运动。真正事涉全民利益之时，中共从来噤若寒蝉。如今只因为日本人有可能妨碍中共的大一统迷梦，便不惜干出伤害全民利益的烂事来，蓄意破坏中日邦交！

说到底，中共的所谓“爱国”只有一条，便是“不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而所谓“中国内政”，也就是中共政府对人民以及“藩属”如台湾为所欲为的权力。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做到这条，对中共胡作非为眼开眼闭，则中国政府一定会牺牲全民利益去讨好笼络。

正因为过去日本人从不对中国人权问题说三道四，政府才会奢谈“中日友好”，压制民间索赔运动。无奈人家日本政府可是真正的爱国政府，出于日本的战略利益将美国奉为上司，并把“周边”的台湾看成了自己的战略利益所在，这才开罪了中国政府。如果台湾不存在，则哪怕日本吞并了钓鱼岛和东海、南海未被中共控制的广大海域，则中共政府也绝对不会吭一声气。

如果有哪位爱国同志不同意我这分析，那就请他上来给咱们讲讲，为何中国要主动放弃对未占领的南海诸岛周边的广大海域主权，竟然对周边国家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卖国建议？为何中共政府对争回钓鱼岛兴趣缺缺？须知那些海域含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中国乃是资源小国、人口大国，任何一个真正的爱国政府都只会把眼光放在那些地方，而不是为了统治者的面子去和邻居争闲气，还竟然为此把全民经济利益坑进去。

战争必然导致中国解体

我在楼下看见有的网友说什么“中日必有一战”，谬之极矣。

早在近五年前，我就在《为什么要了解日本》中指出，地缘政治决定了中日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利害冲突是千丝万缕的，两国之间绝对没有什么轻易的“友谊”可言。但那篇文字没有指出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的内容也彻底更新了。例如中东跟美国相距万里，但老美仍然要万里兴兵上那儿去抢夺能源控制权。这就是说，地理距离已经不再是构成两国利害冲突的唯一因素了。

另一个问题是，在现代国际环境中，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国际利益冲突乃是下下策。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科技发达造成的大规模毁灭武器出现，使得战争手段无法起到争夺世界或局部霸权的作用，只会让交战国两败俱伤。例如英国原是世界领袖，但在二战惨胜后全国经济崩溃，就此失去了世界大帝国，沦为美国的小走卒。

另一方面，由美国带头打破关税壁垒、实行自由贸易，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为没有军事实力的小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遇。不仅日本和西德在战后实现了这种和平崛起，就连毫无军事实力的亚洲四小龙特别是香港、新加坡也如此。

因此，同志们必须看到，以武力作为解决两国间利害冲突的手段，以建立军事基地作为本国经济利益保障，乃是早就过时了的地缘政治方略，当年德国日本想效法大英搞这套都碰了壁，何况是今日中国？

更何况中国的和平崛起对日本当然构成挑战，但也提供了无数商机，他们没有能力压制中国的崛起，却有一万条实际理由利用这种崛起。中日之间无法避免的冲突主要是资源争夺。除此之外，中日之间完全可以结成共存共荣、相互受益的战略夥伴。

我早在 5 年前写的反战系列中就多次反复强调指出，什么是纸老虎？中国就是纸老虎！当今中国社会危机四伏，危如累卵，根本就没有开疆拓土、建万世不拔之伟业的底气。对外兴兵绝对是中国政府的自杀行为，势必引起国家崩溃，政府被愤怒的人民推翻，少数民族地区分裂出去并出现前南斯拉夫那样的

“种族净化”。如果中共真想自杀，当然谁也拦不住，不过犯不上把全民拉进去作陪葬。

在此后论述台湾问题和民族问题的一系列文字中，我又指出，维持不统不独乃是符合中、美、台两岸三地的共同利益的最佳决策。以大陆而言，最聪明的战略便是尽量发展两岸关系，用经济纽带把台湾捆死在大陆上。这是民进党政府根本就无从防止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策。不久前大陆对台湾某商界巨头实行经济讹诈，逼使他改变了支持民进党的立场，就是这一战略取得成功的最有力证明。

不仅如此，我还多次指出，不统不独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他们绝对不会听任台湾取得名义独立。而只要美国不支持，台湾就绝对没本事悍然宣布独立。不久前台湾国防部长公开承认，如果没有美国全力支援，大陆若发动攻击，台湾顶多只能顶两周，等于坦承台湾独立完全得靠美国人鼎力相助。但老美绝对不会这么作。

所以，我党必须看穿，阿扁的独立秀只是“出口转内销”的国内党派政治诡计，根本没有现实可能，不过是借力打力，让中共那举世无双的冤大头倾举国之力帮助民运党赢得民心而已。奉劝中共停止庸人自扰，为人所愚。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人被人愚弄次把不难，如我党那样，在国际舞台上一辈子被人愚弄，绝对没本事愚弄人家，那才是最难最难的阿！

因此，从现实情况考虑，中共必须彻底放弃武力征服台湾的梦想，并打消全民这种梦想，争取在实现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就是全民包括我党必须追求的战略目标，任何偏离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政府行为都必须严加谴责。

由此看来，如今中共实行的“婆娘外交”不但毫无意义，而且只会破坏中日的经济合作关系，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蠢事。请问中国政府这么做，要达到什么目的？难道是迫使日本政府修改安保条约，发誓不介入台海之争？就算达到了这目的，你们有本事让老美也作出类似承诺么？难道没有日本协助，老美就不能军援台湾了？而如果有老美协助，速战速决就没了把握。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你们敢行此大险去打台湾，招致巨大人命财产损失和国际经济制裁，导致虚弱的经济垮杆，引起全国大乱，贵政府被军人野心家推翻？

总而言之，奉劝北京政府早日睁开眼睛看清国际大势，停止实行婆娘外交，罢免痞子外长，老老实实向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国府外交学习，实行“去痞子化”的痛苦改造过程，力争在本世纪中期达到专业水平。

2005 年 4 月 18 日

日本成功的客观因素

写了《某些在日华人的“智力软骨病”》，主旨是批评某些在日华人以歌颂日本军国主义的方式，煽起国人的仇日情绪，却引起了网友的误解。我不是要在日华人反日，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为国内反日情绪火上加油。就那么简单的意思，我说了又说，可还是有人不明白。最有趣的是某位网友，他以为大众我写那文字是要发泄我对日本的仇恨，所以看了第一节大惑不解，说那全是讲日本的好话，让我笑破了肚子。

苗仁说得很对，蓄意刺激国内愤青的人并非在华日人的全体，不能用网络这个很成问题的取样来作判断。可惜就算是少数人，捣起乱来的能量照样很大，造成的影响之恶劣不能以数量比例来估计。这就是我为何为个别愤青花这么多时间。

不过这看来也是痴心妄想，我唯一的武器就是事实和逻辑，而这一套对愤青根本就没作用。某日妇 konami 的答帖就再生动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人家不是来跟你讲理的，是来胡搅蛮缠的，自以为损人神功天下第一，连我“被老板炒了鱿鱼”都有脸拿来作“论据”。所以，看来还是不值得花时间。

另外一位网友的帖子我仔细看了，其实你说的那些我全知道，甚至还可以补充更多。

媚日同志的宣传主题，就是闭眼不看日本崛起的客观条件，硬要把那说成是日本民族优越性的证明，这一套跟我党否认苏联援助，编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神话毫无二致，看了让人特别恶心。其实就连我孩子都知道，极左和极右派的宣传乃是异曲同工。

日本崛起，当然内因是决定性因素，我从来也没否认过这点，相比之下确实衬托出了中国人的无能。但如果媚日到了连客观条件都要否定的话，那便只能让人恶心。

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该知道，前工业化国家要工业化，最头痛、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获得原始资本。没有这玩意，哪怕您民族再优越，再勒紧裤带苦干大

干也白搭。这就是为何毛时代“自力更生”一点鸟用处都没有，而老邓请外国人来投资立刻就见了效果。经过改革开放的人还不知道这最起码的道理，只怕是蠢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

我已经在旧帖里说过了，日本在二战前崛起的原始资本主要是靠战争掠夺来的。最关键的就是 1895 年甲午战争中国的赔款。日本人把那每一分都用在刀刃上，把其中相当部分用于教育。据说原来日本乡村最漂亮的建筑就是学校，而那就是用甲午赔款盖起来的。1900 年日本又参加八国联军，获得了中国赔款。1905 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虽然没有获得赔款，但抢到了在中国的南满铁路和俄国的萨哈林岛南半部（该岛原名库页岛，是中国领土，在中俄北京条约中丧失），同样发了战争财。只有无耻的媚日者才会否认这些事实。

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掠夺就更不用说了。日本人花了很大的力气经营东北，比花在韩国的力气大得多，把东北看成了日本的新边疆，为此动员许多日本人移民上那儿去“屯垦戍边”。日本人在那儿建起了当时亚洲最大的水电站小丰满，建起了鞍钢和抚顺煤矿，使东北成了日本帝国的重工业基地，为支持日本战争起到了极大作用。后来日本大本营还考虑过如果美国攻入日本本岛，他们就要转移到中国东北去继续抗战，只是苏联出兵东北才粉碎了他们这一打算。

日本更在南亚进行了疯狂掠夺。日本原来石油基本从美国进口，但后来美国宣布禁运，解禁条件是日本退出中国，恢复 918 事变前的状况，这才导致珍珠港事变发生。日本人发动战争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南下抢夺战略资源。在占领了马来亚、印度尼西亚之后，用于战争的橡胶和石油完全是从那儿掠夺去的。如果没有南洋，日本军队的燃料库存据说还不到一年的耗用量。

有趣的是，据说美国人去东北勘探过，早就发现了大庆储存着石油，但怕日本人下手，便宣称那个地方根本没有石油储藏。日本人就此信以为真，以为既然老美探过，大概真是不产油了，于是自己便没去勘探。思云从日本出版物上看到此事，为日本人大为扼腕，痛骂美国人老奸巨猾，日本人不是对手。他居然也就不想想，如果老美不撒谎，后来也就没有挟制日本的石油武器，日美关系也就不一定会破裂，太平洋战争也就不见得会发生。要靠中国独力苦撑，胜利希望实在渺茫。中国最后只能向日本投降，乖乖接受皇军领导，或许那就是他的希望吧？

如果历史如此发生，在我这大汉奸看来倒也没什么，无论是谁来统治都比我党强，这我早就反复说过了。可谓与思云不谋而合。不过出发点完全相反，我是出自对共党无比痛恨与鄙视的阶级感情，而认同我党崇高理想的思云却是出自日本民族的民族感情：）

战后日本经济破产，再度起飞的原因我已经说过了：完全是靠老美。因为神州陆沉，共党势力急剧扩张，吓坏了老美，美国便把日本当成了反共第一线，把原来要给中国的经济援助统统给了日本，此后韩战爆发，日本便成了老美的兵工厂、转运站、度假村，发了天大一笔战争横财。后来在越战时又发了一次。

此外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日本人和中国人似乎反了过来，中国人在个体水平上个个是厚颜无耻的马屁精，根本不知道“尊严”二字，但在国家水平上则特别讲究“骨气”与“尊严”气节。例如胡锦涛绝对是个马屁精，否则绝对爬不上去，但一旦他作了国家元首，突然就讲起“民族尊严”来了。当真是可笑之极。

日本人在个体水平上则假作谦恭，根本不敢张狂，否则就要遭到集体压制。但内心的羞耻感则很强烈，所以才会有引咎自杀的事。在国际关系上，他们非常精明，看准了美国是粗腿，便丝毫不讲什么气节去死死抱住，一抱就是 60 年，尝足了甜头。说老美是日本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似乎一点都不过分。过去半个多世纪，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国格，凡事都唯美首是瞻，所以才有日本右派写书，说“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这种话竟然成了书的标题，说明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完全彻底地成了老美附庸。

所以某网友说的日本人崇拜巴结强者，欺压弱者，一点都没说错。但我觉得这乃是人类通病，并非什么耻辱。中国早该干的就是学习日本，抱住美国那粗腿。靠美国发起来的国家实在太多了：台湾、南韩、西德、英国和欧洲许多国家都是靠美援度过了最艰难时代，迎来经济起飞的。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为什么只能让别人去发老美的财？

日本人抱住美腿的最直接好处是，它可以在老美的核保护伞的庇护下制定和平宪法，把国民财富全部用于建设而不用花费在军费上，更不必去和其他国家搞军备竞赛，而这就是拖垮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后来老美实在养不起

了，这才施加压力，让他们自己承担自己的防务。其实以日本人的精明，哪怕是中国崛起，他们只要能把责任推到老美头上去，就绝对舍不得自己去花钱。

卡卡说的其他问题我其实也知道。我强调的是日本人保存自己的文明的可贵。但我也知道日本同样面临丧失自己文明的危险。与台湾一样，日本在发生缓慢但确凿的“漂移”，越来越向美国靠近。日本年轻一代越来越像美国青年而不像上一辈，正在变成消费主义者而失去了前辈的苦干精神。看来美国生活方式注定要席卷全球，最后只剩下以浅薄的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一家。

这当然有利有弊。例如个人主义特别是物质主义泛滥会引起许多社会问题，但它也同样具有好的一面。我过去在《了解日本》论坛（后改名《说东道西》）就跟那些留日大贤说过：日本人强调集体主义，难免压制个人创造力。或许这就是日本只是个经济大国而不是文化大国的原因吧。的确，论科学和文化，日本人对世界的贡献和它的国力极度不成比例，迄今尚未产生世界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与艺术家，更没有创造出一个日本流派来，比 19 世纪的贫弱的俄国相差十万八千里。

兴许，集体主义只适用于模仿，却会扼杀创造力？从道理上说似乎是这样。创造从来是个人天马行空的结果，决无可能靠集体会战。

2005 年 6 月 20 日

“日军不怕死”现象再审视

刚才匆匆看了一眼，先感谢在日网友铮铮先生贴出的关于田中奏折的材料，非常精彩。我在此向大家推荐博讯“析世鉴”上的有关回忆录，那作者名字记不住了，他自称是台湾皇民，混进皇宫抄写了那奏折。有空我把那文字转贴过来吧。

另外还要对铮铮网友说一声，对不起，那“智力软骨病”打击面确实太大。不过我已经声明那并非涵盖所有人，说白了，它针对的就是我比较熟悉其主张的两位在华日人：林思云和 konami。

再说准确些，我觉得“智力软骨病”只适用于思云，因为思云是通过阅读和思考认同日本右派观点的，而 konami 则完全是日本愤青，她狂热的媚日仇华与“智力”两字毫不沾边，完全是出于“有奶便是娘”的狂热感情，只需去看看她对长崎事件的叙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据我个人的感觉，思云的问题主要还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所致。

谢谢思云赐教，此文先答后一帖，头一帖还没来得及看，但一定会答复。

总的感觉是，思云把“塑造机制”和“发生原因”混起来了。

日军特别不怕死，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现在英子说的似乎是，日军不怕死是军国主义洗脑造成的，而思云回答的似乎则是为什么日本需要军人不怕死。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两岔了。

其实，怕死是生物本能，非此不足以保存物种。要使生物人变成不怕死的社会人，唯一的手段就是用全社会的强大力量去洗脑，通用的办法就是以宣传去为社会成员人工塑造出强大的羞耻与荣誉感来，最常见的感召工具无非是国家、民族、主义、宗教等等。全社会从小就对公民进行反复的强化教育，让他们从小就认定，比起国家、民族、主义、宗教等等来，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为集体事业捐躯者最光荣，贪生怕死者最可耻。这种强化过程重复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塑造出不怕死的反常社会生物来。

这在我看来就是制造不怕死的社会生物的必经机制，俗称“洗脑”。非经洗脑，绝对无法压制人的生物本能。不管打的是军国主义旗帜也好，共产主义旗帜也好，宗教圣战旗帜也好，统统如此，概莫能外。

但要让后天洗脑彻底压倒先天本能毕竟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最成功的洗脑方式，还是向那些自愿送死者允诺“第二次生命”。而这就是日本人和中东回回干的事。根据西方报导，日本人曾经为神风特攻队队员指定了魂灵归国居住的寺庙，那电影上还拍出那个寺庙来。而回回大家都知道，乃是相信死后不但能进天国，而且有 77 个美女侍候。所以，要让洗脑真正取得完美的成功，离开欺骗是不行的。这就是为何信奉无神论的我党再怎么努力，也没法成批生产出神风特攻队和自杀炸弹来。

我反复在旧作里说了，人类总是有一种美学上的迷醉倾向，崇拜那些能作出自己作不到的业绩的英雄来。所以，许多人只知道盲目崇拜不怕死的好汉，却看不见烈士是怎么炼出来的，那其实是社会使用强力和欺骗手段强行塑造了个人意志，其实并没有什么光彩可言。

说起来也很无奈，一个国家要立国，自然免不了要搞这套，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如此。不过西方毕竟信奉的是个人主义，所以这套玩意没有在信奉集体主义的东方灵。区别似乎也就仅仅在这点上。

思云指出因为日本物质条件落后，所以必须用“人的因素”去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并指出凡是落后的国家都得这么干，这当然不错，但只是讲了“必要性”，并没有讲出这种“精神原子弹”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光明白这必要性，根本就无法解释为何今日中国仍然落后，却再也制造不出黄继光、邱少云那样的同志来了。那原因很简单——马教再也没有欺骗作用了。

光是讲必要性，思云看的也很不全面。最不该的便是钻进马悲鸣的隧道眼圈子中去：

> “评价一只军队的战斗力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武器装备；第二是士兵的‘士气’。所谓士气就是不怕死的精神，武器装备差，但士气高、不怕死的军队，往往能击败比自己强大很多倍的敌人。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都是依靠士兵的‘士气’取胜的。”

6 年前马悲鸣首倡此论，让我无情地讥笑得体无完肤，后来他便再不敢提了。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么说，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疯子便无敌于天下了，

是不是？疯子绝对不知道怕死，而美国武器天下第一流，两者结合在一起，试看天下谁能敌？

或许当初日本人就是这么想的吧，所以他们才打得一塌糊涂。在西方长期生活的人都知道，鬼子不光讲究“work hard”，更讲究“work smart”，并不提倡我党那痞子党特别崇拜的一把蛮力，更不会在台风袭击大堤时发动全体兵团战士跳下海去，用身躯保护大堤（怎么就没淹死那爆牙李外长？老天爷真没眼睛）。

可惜日本人就不懂这套，所以才会在珍珠港偷袭成功、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被毁、老美只剩下侥幸逃过的四艘航母、日本联合舰队占压倒优势时还在中途岛中伏，大败亏输。请注意，在当时，日本人的装备可是全面压倒了老美的。中途岛战役完全是典型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可它却不是“依靠士兵的‘士气’取胜的”，相反，它靠的是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杰出的指挥。

当时老尼判定，日本人下一个目标可能是中途岛。其时美国破译了日本密码，但日本人在电报中用代号（ “A 岛”）称呼中途岛，所以老尼无法判定那到底是否指的是中途岛。于是他便下令中途岛守军用明码发电，说该岛屿缺乏淡水，立刻便在窃听到的日军密码电报中看到下级向上级汇报，说“米军报告 A 岛缺乏淡水”，由此判定那果然是指中途岛。于是他便布下埋伏，专等日舰集群上钩，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大败南云中将那白痴。

最能反映日美两军的区别的，我看大概还是美国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让他们敢于打破常规，干出呆板的日军绝对想不到的事来。密歇尔接替尼米兹指挥后，曾毅然决定以航空母舰舰载飞机长途奔袭日军舰队，因为距离太远，飞机完成任务后返航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当时并没有全天候导航系统，老密于是毅然决定把舰队所有的灯都打开，为返航的飞机指路。据过来人回忆，那场景当真是终生难忘：刹那间，茫茫大海上灯火辉煌，在黝黑的夜空下，一艘艘航母变成了灯火通明的浮动机场，一架架战机从漆黑的天边钻出，在那浮动机场上降落……

这么干的高风险，谁都看得出来：二战通行的实践就是灯火管制。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无异于暴露自己的所在，请人家来尽情轰炸。但老密就是这么干

了，这在鬼话里称为 take calculated risk，而且漂亮地成功了，返航的飞机只有几架没有成功着陆。

这种事，日本人想得出来么？就是想出来，有那魄力干么？其实在袭击珍珠港之后，南云应该扩大战果，寻找美国航母并歼灭之。就算不这样，他也该发动原定要发动的下一波攻势，尽可能扩大已有战果。但他小家子气发作，因为美国航母去向不明，而联合舰队是日本人从牙齿上刮下来的金子打造的，他不能拿去冒险，所以自觉占了便宜后就提前返航了。正是这种小家子气，使得日本失去了突袭造成的战略优势，最后鸡飞蛋打，什么都没留下来。

这里面反映了东方思维的一种愚昧：强调“人的因素”，指望以不怕死的肉弹去弥补物质装备的不足，其实反映了“物质崇拜”的小农思想：表面上看不起物质力量，骨子里却重视物质远远超过了对人命的珍惜，这也算是一种“辩证法”吧。在这种“辩证法”指导下，人成了机器的奴隶而不是主人。当时世上最大的战列舰是日本造出来的，比德国战列舰“俾士麦”还大。可日本人一直没怎么舍得使用那家伙，让它保留到战争后期才毫无牺牲价值地被老美炸沉了。

正是这种小农拜物教，使得日本人连“飞行员比飞机重要”的常识都没有。在西方，抢救飞行员乃是最重要的一条，因为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是无价之宝，根本不可能从工厂里大规模生产出来，而日本人提倡“玉碎”，从来也就没像美国人那样发展出一整套救生系统来，再加上飞行员都以视死如归为最大光荣，于是打到后来便出现有飞机而没有飞行员的可笑局面，不得不训练半大孩子去作神风特攻队，因为那没多少技术含量——只要学会起飞，寻找目标，再瞄准军舰一头扎下去就是了。

轻视生命价值其实很愚蠢，使得日军该撤也不撤，丧失了休整生息、来日再与强敌决战的可能。有趣的是，马悲鸣竟然在网上公开主张这一套，说什么只有不顾后果“拼死抵抗”才最光荣。其实在西方，“He who fights and runs away, leaves to fight another day”的谚语家喻户晓。二战初期德军横扫欧陆，英军在千钧一发之际从敦克尔克逃回英国去，此事至今还被英国人当成是他们的民族骄傲大吹特吹。在西方，能从虎口中顺利逃出，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业绩，所以西方才会有许多“逃亡” 电影，最著名者大概是《胜利大逃亡》吧。

日本人在二战中奉行的小农拜物教，在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初在国内作研究生，使用外国进口的仪器简直难于上青天。那小农拜物教之盛行简直让你绝望。主管人的思路就是，因为那是宝贵的硬通货买来的，所以最好的使用方式就是尽量不用它，以免损坏了那宝贝。这和往地里埋金元宝的守财奴毫无区别。记得我曾经对不许我使用某仪器的技术员说，那仪器其实根本不用买，只需想象出有一个昂贵仪器放在那地方就行了，反正不用，是实体还是虚构究竟有何区别？

所以，许多人只看见日本人不怕死，以为日本败在美国手里完全是物质力量对比悬殊使然，我觉得这种想法即使不是大谬不然，也是非常浅薄。老美的优势不仅仅在于物质力量的雄厚，同样在于指战员富有创造精神和想象力。类似上文举的例子还很多，著名飞行家林白为太平洋舰队航空兵献计，极大地提高了飞机续航力，以及改装“空中堡垒”，使它能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去轰炸东京，然后再飞到中国大陆着陆，都是光辉的“人的因素”范例。不过那“人的因素”不光是傻傻的不怕死加一把蛮力，而是个人主义培育出来的天马行空。

至于思云那斩钉截铁的“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都是依靠士兵的‘士气’取胜的”的结论我就不再驳斥了，前些天咱们在这儿侃的汉尼拔坎尼之战以及韩信破赵之战都是反例。

2005 年 6 月 21 日

就“百人斩”诸问题答网友

刚才进来看了一下，先打开侯一岳网友的帖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真是思云说出来的话？却原来，远东军事法庭是美国人独家分店而不是国际法庭？思云竟然没听说过，出席该法庭的中国检察官曾经自己宣誓，如果不能让正义伸张，战犯伏法，他们就要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谢谢思云写出该文来，代我再雄辩不过地证明了我给你下的“智力软骨病”的诊断。有了侯先生的文章，我似乎不必再去看你的帖子作回复了。

楼下铮铮网友说，他佩服思云的求实态度，是啊，我当初器重他也是同一原因。可惜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用国内学习毛著那种态度来学习日本读物，看的还偏偏是日本右派读物，自己毫无批判而是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再来网上转述。因为日本右派的玩意比国内的宣传“求实”得多，所以很容易就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可惜看多了就发现那基本是宣传，只是比我党巧妙而已。

最糟糕的是他先入为主的倾向性。这我已经说过了，就是那为“百人斩”辩护问题。你现在也对那事提出质疑，可你的论点和思路和他的有本质区别。你是怀疑日本军刀的质量能否容许一天之内斩杀上百人，这才是真正的求实的科学态度，而他却是把罪犯的自辩翻译成中文，毫无论证地就一口咬死那说的只会是真话。这算什么律师？这种辩护真要拿到法庭上，只会造成所有出席者的大牙紧急脱落，是不是？

至于日本军刀能否胜任那个任务，我看你的论证毫不成立。所谓“热血”不过是 37 摄氏度，似乎不能融化钢铁，否则你也能融化体温表了。杀人时刀子与人体接触时间非常之短，并不是把刀浸泡在脂肪中，即使是浸泡在脂肪中，我也从未听说过脂肪能够溶解钢铁。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斩断骨骼时会不会把刀刃砍缺了。但日本军刀我可是见过许多把，我有个日本好友家里就挂满了这玩意，那钢质量之高，当真是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不认为它不能胜任这任务。本人是市井贫民窟长大的，从小就见惯了街上的屠户砍排骨，一天不知道

要砍多少，还真没发现这“不能胜任”的问题。而且，此类辩护的假定是杀人犯只有一把刀，用缺了就不能换，这能成立么？因此，想以钢材质量推翻原判决，似乎无法成立，虽然比起思云的辩护法算是个进步。

关于中途岛战役，谢谢铮铮的补充。其实我对该战役经过非常熟悉，早在 70 年代就从《第三帝国的兴亡》、《光荣与梦想》等书中看到了基本记述，后来在海外又看了许多次电视文献片和书籍。如果我记忆不错，该役老美出动了三艘航母，日方四艘。最致命的问题是，日方第一次空袭中途岛，飞机返航后，南云准备发动第二次空袭，为此让飞机装载空袭地面目标的炸弹。不料侦察机报告发现美国的约克城号一艘航母，南云立刻下令把炸弹卸下来，换上用于攻击航母的鱼雷，于是甲板上便乱得一塌糊涂，忙着卸炸弹，上鱼雷，此时美机已到，第一个中队的攻击无一命中目标，但接踵而至的三个中队（分别从三艘航母起飞）命中了三艘航母，顿时引起甲板上堆积如山的炸弹鱼雷爆炸，不到 20 分钟小日本的三艘王牌航母及其上的官兵就上西天去了。

此役老美只损失一艘航母（我记得就是那艘被发现的约克城），日方三艘，次日连剩下来的那艘也遭到重创。因为失去空中掩护，南云在犹豫很久后不得不下令取消原计划行动。在此之前，日方占压倒优势，在此之后，双方势均力敌，所以中途岛战役从来和苏军进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英军进行的北非战役一起列为二战转折点。

某网友说那是运气，不假，确有运气成分。但该战本身就是日军中伏，那还能有好事？另外，南云简直不可饶恕。最混帐的就是那个换炸弹的决定。其实在那种情况下岂能求万全？让装了炸弹的飞机迅速起飞，去炸发现了的约克城又会怎么样？美国航母和英国不同，乃是木甲板，比较容易着火。用炸弹照样能把它炸沉。如果飞机升空了，后来也就没有那巨大爆炸。

前文没提这些事，主要是觉得与论证无关。不过现在写出来，又觉得还是有助于证明“士气”不是唯一的“人的因素”，指挥更重要。日本海军根本没有将才，唯一只有一个山本，等他一死便再没人了。总的来说，整个日本陆海军都没有什么将军，连个能和麦克阿瑟相比的人都找不出来。

昨天那帖子有个小错：Dolittle 率领的轰炸日本的飞机不是四引擎的“空中堡垒”（B17），那玩意似乎无法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而是 B25 的双引擎轰炸机。其实那轰炸没有给日本造成什么损失，但其时正值珍珠港事变摧毁了美国

太平洋舰队主力，日军在南亚势如破竹地攻城略地，在那种黑暗的局面下，此举对美国军民士气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证明美国人有本事把战争打到为大海包围的日本本土上去。

东京博士网友，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我说的“忠诚”并没有民族主义的涵义。当然，这是我没写清楚。

我那文章主要强调的是日本人在面对西方先进文明入侵时采用的巧妙整合态度，使得文明入侵没有引起类似中国和中东那种社会动乱与传统价值彻底解体。这并不是说日本人就能坚守传统文明的阵地。但传统文明的丧失毕竟是一种和平演变式的逐渐蚕食，并没有引发中国或中东式的急剧爆炸，是不是？

我也知道今日日本越来越美国化了。而且，我更知道当代日本人民族主义观念很淡薄。这我过去在和若思讨论时就说过了：那是拜战争之赐。一个普遍的规律是，最反战的国家就是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如此，日本也如此，因为国民发现战争只能给他们带来灾难，更高明的办法是经济侵略（虽然他们未必意识到后面这点）。

国家观念的淡化在欧洲特别明显，我已经在旧作中介绍过，我认识的一个法国博士生连法国国歌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当我表示惊讶时，她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为什么要知道？又从来没听过。而且，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处？”说得我哑口无言，的确，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处？另外一个法国姑娘倒是知道马赛曲的名字，但不但不知道歌词，连曲都哼不全。方今之世，在发达国家，民间爱国主义思想最强烈的乃是美国，当真是不可救药。那种万人同唱国歌的情景，在欧洲绝对没有，在日本大概也不会有吧。

但我仍然觉得，“忠诚感”仍然是缔结日本社会的一个强烈纽带。老美或许对国家很忠诚，但如果你告诉他忠诚也同样适用于公司，则他只会认为你是疯子。跳槽在美国是再司空见惯不过的现象。不少人似乎老是处于一种 transit 状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一边干活一边找工作。这种情景，日本有么？

我上次提出的一个大胆假设，不知怎么留日大贤都错过了。我说，欧洲的福利社会主要是工人运动斗争来的，而日本的似乎是资本家恩赐的结果。此说当然是我这局外人的瞎蒙，但我至今没看见谁反驳。在我印象里，日本似乎没有什么成气候的工运，罢工导致某个行业瘫痪似乎还从未听说过。但日本工人

享受的福利似乎还比欧美强，起码终身雇用这条在欧美是越来越不可能了。难道这不是公司的恩赐？难道这不会唤起员工的忠诚感？

所以阿，懂经博士，侬个“忠诚是死语”，恐怕是豪断吧？

另外，集体主义价值观至今为日本奉行似乎也不能否认吧？我听我的日本朋友说，在日本公司工作，哪怕是干完活，没事了，也得赖在公司里不走，喝酒喝到差不多了才能醉醺醺地回家，否则太太就要觉得奇怪：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而同事也觉得你这人不合群。如果这是真的，则我实在难以想象这种“公司文化”能够培育出什么独往独来的个性来。

2005 年 6 月 22 日

就“百人斩”案再答网友

谢谢铮铮网友的进一步质疑。昨见东京博士跟帖批评，谓你拿我的年龄说事有失厚道，我欣赏并感谢老东的厚道，不过本人比较迟钝，并不觉得你那帖子对我构成什么冒犯。其实，我博得“老顽童”的诨名已经好几年了。老本是事实，孩子气犹存也是事实，陈述事实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的。

在此感谢你的批评并纠正你的一个误解：我并没什么学问。我在网上能有一席之地，根本就不是靠什么学问而是基于 common sense 的合理思维方法。因此，我的政论和杂文毫无学术价值，但基本没什么低级错误，一般是经得起推敲的，虽然写作非常草率，绝大多数都是急就章。所以，你所谓“为了继续给信翁施展学问的机会”的客气话，我看可以免了。

回答你的质疑之先，把旧作《我们的逻辑和他们的逻辑》的有关段落引出来，那是我批思云的文字，引用的目的是向不熟悉历史的同志介绍一下该案，并引出我的答辩出发点。那篇文字写得火气十足，幸亏思云没有计较。尽管如此，我觉得基本思路和论点是无懈可击的：

> “林先生的常用诡辩手法，是违反逻辑学上的同一律，对不同证词使用不同标 准。凡‘我们日本人’说的都是真的，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明，凡‘他们支那人’或‘他们美国人’说的都是假的，统统是宣传。
>
> 当年他在《多维》上为‘百人斩’翻案时就全靠这把戏。‘百人斩’是日军的一 个军士，南京大屠杀的凶犯之一。据林介绍，当时南京处决该犯的根据，是日本 人自己的报纸登出来的报道，说该犯用军刀一天之内就砍死了百多名‘支那 人’。而该犯死前写了鸣冤词，说自己其实没干过那样的事，报纸那条消息是捏 造出来鼓舞士气。这自白书由林先生翻译成中文，登在《多维》上。这似乎就是林先生为该犯辩护的唯一依据。
>
>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世上没有哪个罪犯不说他是冤枉的，如果这种一面之词可以当成证据，则世上也不必有法庭了。在毫无旁证支持罪

犯自辩的情况下，就武断认定他说的是真话，这种辩护法，似乎只反映了林先生在理智上的贫穷和感情上的丰富。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日军有什么必要捏造那个报道？林有什么证据证明那是捏造的？既然是捏造，该犯当时为什么不出来澄清，要到被处决前才出来呼冤？

退一万步说，就算那报道是捏造的，那么日军为何捏造这种东西来鼓舞士气？既然用原始的军刀能在一天内杀百多人，当然这被杀者不是平民就是战俘。以捏造出来的榜样鼓励将士去放手滥杀平民战俘，这‘我们皇军’究竟是什么样的兽军还用得着说吗？林先生就算洗清了百人斩，似乎却把‘我们皇军’涂得更黑，可怜无补费精神。

真实的情况是，日本没有参加日内瓦公约，在二战中以野蛮虐杀战俘臭名昭著，比德国人尤胜。德国参加了日内瓦公约，在西线基本遵守公约，但在东线则滥杀虐待红军战俘，因为苏联不是签字国。而日本人则不管什么国家的战俘都滥杀，著名的缅甸的‘死亡之路’就是证明。这屠杀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用‘大和魂’斩首。我在‘他们的西方’图书馆里找到的书，都说日军秉承武士道传统，以斩俘虏之首为激励士气的重要手段。据许多英军战俘生还者说，让日军军官去斩被俘英军军官的首，在日军军人看来是一种荣誉，跟咱们戴大红花似的。被斩的军官级别越高，施刑者的荣誉也就越大。

令林先生遗憾的是，在这事上，不光是‘他们支那人和英美人’那么说，‘我们日本人’有的也那么说。

本人看过一部纪念VJ日的电视文献片，上面有个日本老兵生动地回忆了当年老兵们怎么向他们那些新兵示范用军刀斩跪着的战俘和平民的首。轮到他自己砍的时候，他害怕了，让老兵们笑话‘东京新兵真没用’。后来他练出了胆量，先后这么杀死了一百多个中国人。难道说‘我们日本人’也会撒谎？那人都七八十岁了，离死不远还撒谎，大概不符合人之常‘吧？难道还求哗众取宠不成？照我这个‘他们支那人’的一员的迟钝脑筋想来，死前忏悔，求个良心安宁才是人之常情。不知我这‘他们的正义’在林先生看来是否是‘我们的歪义’？

而且，这位日军老兵为什么不受到军队表彰？人家可是真杀了一百多人的啊！实例不取却去捏造出个莫须有的‘百人斩’来树为榜样，这

说得通么？这里唯一能成立的解释，是‘百人斩’确有其事，因为他创下了一天斩杀百多人的一般人难以达到的纪录，充分表现出皇军的神勇，才受到了表彰，而那位老兵杀人虽多，却是几年下来累计的数额，渺小到不值一提。

我不懂的是，对中方出示的过硬证据（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敌军自己的报道更过硬的证据来），林先生不屑一顾；对举世公认的日本军队野蛮屠杀战俘平民的传统，林先生也不屑一顾；对那个日本老兵的忏悔坦白，林先生还是不屑一顾，而对罪犯喊了两声冤枉，林先生便如获至宝，把几句空口无凭的话当成了翻案的铁据，这种对证据的高选择性，似乎只说明了林先生认定了‘他们的证据不是我们的证据’。既然如此，林先生还何必到中文网上来说教呢？‘我们日本人’和‘他们支那人’既然不是同一种生物，又有什么共同语言？”

从上面的文字不难看出，要为“百人斩”翻案，最大的难题就是，那罪行是日本报纸报道的，记录了该犯自己的炫耀。我已经在上面说过了：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日军有什么必要捏造那个报道？林有什么证据证明那是捏造的？既然是捏造，该犯当时为什么不出来澄清，要到被处决前才出来呼冤？ ”

任何一个律师恐怕都先得回答这个问题吧？答完了还得回答我上面的问题：为什么东京的报纸竟然会把这种骇人听闻的兽行当成英雄事迹鼓吹？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当时的日本是什么样的野兽国家？

你能回答这些问题么，铮铮律师？

现在来正式看你的答辩，你说：

“为了继续给信翁施展学问的机会，我就继续狠狠地抛砖了。信翁说虽然有理， 但由此又引发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人为使用不当的情况下，日本刀是否会折断？信翁或许忘了庖丁解牛，熟能生巧的故事了，如果给庖丁随便一把杀牛刀，庖丁也能做出同样的事情来，但如果给当年的小芦或者俺一把削铁如泥韦小宝拿的那种匕首，恐怕也不能解的跟庖丁一样。同样道理，信翁提到了小时候看到的屠夫砍排骨的故事，虽然刀能胜任，但是否会因为人为使用的原因，同样的刀却砍不了一天的排骨呢？

而如此一来，是否还需论证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以前是屠夫出身，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二人的背景资料跟屠宰行业有关。

信翁的换刀论断则更不能成立，因为最初的报道中提到了向井的刀是‘関の孫六’，野田的刀是‘祖传无名宝刀’，均已翻了刃（见后面的最初报道）。

感觉信翁现在似乎只有两个思路来进行论证，第一个是论证‘关孙六’确实是‘吹毫即断、削铁如泥”，哪怕是韦小宝那样不学无术的人，也不会因为人为使用的原因在杀人过程中遭到损害。再一个需要论证向井和野田确实出身屠夫，才会如此游刃有余地砍杀百人....

再 push 一下，印象中宋哲元的大刀队一直认为日本刀薄而脆且容易折断，在奇袭喜峰口的时候，曾有多名日寇的连头带刀被大刀队砍断，（尽管日本刀各种各样，但不能否认这些被砍断的日本刀中难道没有一把‘关孙六’？）之后日本鬼子全都戴上铁护脖后才敢跟国军大刀队作战....“

并附上了有关证据：

“嗜血成性的向井敏明对《东京日日新闻》社（现日本《每日新闻》社的前身）的记者说：‘不知不觉中，我和野田都超出了一百人，好高兴啊！我的“关孙六”（日本刀名——编者注）是因为在劈一个家伙的时候，连他的钢盔和身躯都成了两片，因而刀刃受了点损伤。战争结束之后，我一定会把这把日本刀赠送给贵社。’12 月 13 日，《东京日日新闻》以‘“刀劈百人”的超记录／向井一〇六———一〇 五野田／两少尉更加延长赛程’为题，对这场血腥的杀人比赛作出了最新的报道。”

恕我直言，你这儿的思路颇混乱。请记住，嫌疑人已在事前毫无压力和必要性的情况下，作出了自愿口供，作为律师，你只能向法庭证明那么作在技术上毫无可能，而不能以偶然事故有可能妨碍他完成那英勇业绩来作为无罪证明。说简单点吧，如果某人被控杀人，你不能说：“你得先排除那天他因低血糖突然丧失了体力的可能性，否则只能撤回指控。”如果这么辩护，只怕会引起法庭所有人员大牙紧急脱落，是不是阿？

现在您向法庭提出“在人为使用不当的情况下，日本刀是否会折断”的问题，似乎就是这种性质。嫌疑人自己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他的军刀只是在劈第一个人时“刀刃受了点损伤”，而那还是钢盔造成的。你的这一问是否有点多余？

另外那“必须证明嫌疑人过去是屠夫”就完全是搞笑了。根据上文引用过的老兵证言，日本军队新兵受训就是用刀劈人。不仅如此，当年皇军跟后来的共军一样，非常重视拼刺刀、白刃战等技能训练，而且训练严苛到了恐怖程度，你现在却来说受过这种专业训练的人不知道怎么使用军刀，必须先去当屠户！

就连那庖丁解牛的典故你也用得毫不是地方，“解”不是“斩”，那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动作，一个是在关节间隙中割断软组织，靠的是刀锋锐利而非高速运动，另一个则是靠高速运动的刀子在受阻时释放的巨大冲量，不分青红皂白地斩断阻挡物。只要膂力足够，哪怕是刀刃卷了口，照样能劈开肉体。任何一个见过屠户砍排骨的人都不会以为那是什么高技术含量的活，无非是一把蛮力，谁去都能干。

至于引用喜峰口突袭的故事来证明日本军刀容易断似乎也没什么意思。你似乎忘记了那前提：那是钢刀与钢刀相撞击，不是肉体去挡钢刀。

综上所述，你的辩护毫不成立，建议在日华人组成辩护团，弄个像样点的玩意来出来，否则只有搞笑效果。

2005 年 6 月 23 日

中国抵抗日本入侵违反了国际公法？

刚才进来，看到思云的文字，啼笑皆非。

如果我理解不错，思云的思路是：

国际公法规定战斗员必须穿上制服，或佩戴醒目标志，以区别于平民。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即为犯法。

游击队员和恐怖分子都违反这一规定，所以都是犯法分子。两者没有区别。

因此，被游击队非法袭击的德军和日军“误杀”平民的罪责在于游击队，而不在于德军和日军。德军采用枪毙人质的办法报复，而皇军则人道得多，先要村民说出谁是游击队，再作惩罚。

总结论：中国和苏联犯法在先，无权指责人家的正规军滥杀平民。

请问思云，你是不是这个意思阿？如果我有误解之处，请指正，谢谢！

如果真是这个意思，那我真不明白当初你为何写出《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热情讴歌劫机撞毁世贸双塔的恐怖分子，当时你连“恐怖分子”都舍不得用，非常勉强地称之为“劫机犯”，现在却来指责中国的游击队，说他们是恐怖分子？

我早就不止一次地为你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惊叹过了，这次更令我瞠目结舌。某人赞你客观，真不知道他从哪儿看出来。其实你从来是以日之是非为是非，那民族感情之深厚，绝对不亚于国内愤青。你和那些人的唯一区别无非是你能高选择地使用资料，因而貌似振振有词，能哄过俗眼罢了。一个人读书不是为了独立思考，却竟然是为了言伪而辩，挖空心思、处心积虑地洗刷侵略者的罪行，不能不令人废然长叹！

任何一个客观的读者如果有点水平，立刻就能看出你鲜明的主观价值标准，那便是以民族划线，也就是“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不是同一个正义，只能采用我们的正义亦即皇军的正义，不能采用他们的正义亦即支那和美国的正义”：日本侵略中国是应该的，中国人决不该反抗，只该接受皇军领导，把

白人从亚洲赶出去，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如果抵抗，也只能用正规军抵抗，如果坚持游击战，就是恐怖活动，就是违反国际公法，皇军就有权滥杀平民，因为那些人不过是罪犯。而美国侵略伊拉克则绝对是侵略，人民有权使用任何手段抵抗，包括劫持了乘坐平民的民航班机，撞毁民事目标，导致几千无辜平民丧生，都是英雄业绩，必须由你出面大声喝彩，情难自已，接连写下好几篇文章歌颂，号召人民效法，是不是阿？

可惜你的客观标准太客观，成了尾巴分叉的“双尾蝎”了（说明，这是指你使用双重标准，不是用动物名称攻击你，请勿误会）。

首先，你故意忽略了是谁发动战争，犯了“破坏和平罪”和“普通战争罪”这最重要的一条。请问，如果贵国正规军不发动侵略战争，能引出游击战争来么？连先总统蒋公号召全民抵抗的文告都成了煽动恐怖主义活动，侵略无罪，抵抗犯法，这世上还能有什么是非黑白？

其次，请给出国际公法允许军队在受到化装为平民的游击队员袭击时有权滥杀无辜平民，不算犯下“违反人道罪”或 atrocity 的罪的有关条款，谢谢！

第三，“游击队＝恐怖分子”能成立么？游击队袭击皇军，与恐怖分子劫持民航飞机撞毁世贸双楼，导致无辜平民大批丧生是一回事么？请问 911 事件发生时，美国入侵了哪个国家？请问民事目标和军事目标有无区别？

第四，请出示南京大屠杀是游击战引出来的证据。据我所知，唐生智是仓皇弃守南京的，国府似乎事前并无应变计划，预定在首都陷落后发动全民游击战。如果你有独家史料，请拿出来与众分享，谢谢！

第五，请出示证据证明皇军真如我党廉价宣传电影上所说，滥杀平民之先，先作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请他们交出罪犯来。我曾在国内刊物上看到，皇军毫无道理地屠杀了河北某个村的全体逃难村民。与国内常见的一钱不值的烂宣传不同，那份材料可是给出时间地点人物姓名等翔实资料的，只是我记不住。该村保长率领全村男女老幼外出逃难，进入皇军的埋伏圈，全体被射杀。

第六，请先去看点欧战的材料再来露怯。我早说过了，德军在西线军纪很好，发动类似后来美军在伊拉克搞的 “攻心攻势”（win the hearts and minds），只是党卫军某部在比利时犯下滥杀某村平民的 atrocity 罪行，那也不过就是 10 来人，但人家谴责到如今，还在当地修建了博物馆，刻石立碑，告子

告孙。与此同时，西欧照样有抵抗运动，特别是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后，游击队活动更是极度活跃，可德军从来没在那儿干枪毙人质的烂事。

在东线可就完全是两回事。德军决不限于枪毙人质，而是实行三光。电视采访了某个参与其事的老军人，他微笑着回忆，他们当初怎么去扫荡俄国的农村，把老百姓赶出屋去（这大概要被思云理解为人道主义吧），把粮食统统抢走，然后放火把村庄烧光，把牲口烧死在圈里。当记者问他，俄国冬天那么冷，你烧了人家的房子，抢了人家的粮食，烧死人家的牲口，人家怎么活下去，不是要冻饿而死么？那家伙微笑道，俄国人和咱们不同，他们非常resourceful，总是有办法活下去的。

第七，“犯法”的绝不止先总统蒋公，邱吉尔最著名演说，就是“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街道作战，……我们决不投降！”为对付德国入侵，英国作了周密计划，包括将石油倾倒入海，放火将英吉利海峡变成腾腾火海，沿海滩施放毒气，并组织纵深各层次的抵抗，其中就包括了在村庄挖掘地道（还真的挖了），潜伏下特工或游击队员（都是平民志愿者），待德军占领后便出来骚扰袭击后方。

此外，交战双方都曾假扮对方军人，穿越战线到敌人后方去破坏捣乱。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英国派出“燕子”小分队，在挪威抵抗战士的配合下，炸毁了德国人设在那里的重水工厂。因设备未彻底毁坏，德国人修复后，把它们运回本国，英国特工又在当地人配合下，把装载设备的轮渡炸沉了。德国人则用缴获的美军武器制服装备操流利英语的特工，派到盟军后方去作杀手，吓得艾帅闭门不出，连电话都不敢接，精神崩溃，放弃指挥，几乎导致盟军瘫痪。此事被蒙哥马利写在他的回忆录里，其时艾克已作总统，和老蒙大大地闹了一餐（老艾根本不是什么军人，乃是个总经理人材，居然也会成了历史名将，其实只有德国和苏联有将才，连巴顿都不算什么，蒙哥马利就更不用说了）。

请问思云，这些算不算恐怖活动阿？吃了暗算的一方，该拿谁出气去？

第八，请证明强奸妇女也是游击恐怖活动引出来的自卫反击。

最后想说明，我并不赞成“人民战争”，认为那加重了人民的苦难，这话早在旧作中说过了。但是，那完全是侵略战争引出来的，强国不发动侵略战争，受害国当然就不会搞这一套。此中因果关系，是人都该一目了然。只有爱

国激情强烈到全面彻底压倒理智的同志如思云者，才会挖空心思想出这种巧言伪说，谴责受害国人民“犯法”。

谢谢思云此文再度帮我证实“智力软骨病”的诊断。

2005 年 6 月 26 日

笑看林思云再度紧跟日本右派中央

谢谢思云答复。你说：

> “大家可以看到，在 1907 年版的国际战争法中 ，没有关于发动战争 犯罪，即所谓‘破坏和平罪’的罪名。发动战争犯罪的‘破坏和平罪（Crimes against Peace）’，是 1945 年 6 月，美苏英法 4 国在英国伦敦 召开关于审判战犯问题的伦敦会议，才确定下来的战争犯罪。而东条英机等人在 1941 年发动战争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破坏和平罪’这个罪名呢。因此从纯法律的角度来看，‘破坏和平罪’是‘事后法’，给东条英机等人以‘事后法’判刑，是不公平的。”

正是中央领导的话，这里抄一下《中国新闻网》上的文章：

> “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 5 月 26 日大放厥词：‘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不是罪犯，甲级、乙级和丙级战犯都是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界定的’；‘甲级战犯所谓的反和平、反人类罪是占领军随心所 欲编造出来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是战胜者对战败者单方 的审判’，自民党总务会长久间章生也发表了类似言论。”

真是党的好孩子阿，跟中央跟得真紧。

同一文章指出：

“1946 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五条明确规定了‘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和“违反人道罪”三种战争罪行：（1）‘破坏 和平罪’指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一种经宣战或不经宣战之侵略 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或保证之战争，或参与上述任何 罪行之共同计划或阴谋。（2）‘战争犯罪’，指违反战争法规及战争 惯例之犯罪行为。（3）‘违反人道罪’，指战争发生前或战争进行中 之杀害、灭种、奴役、借暴力强迫迁居以及其他不人道行为，或基 于政治上或种族上之理由的迫害行为，这种迫害行为是作为完成或 共谋归于本法庭管辖的任

何罪状时所施行者，至于其是否违反犯罪 所在地的国内法，则在所不问。”

“远东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1946 年盟军最高统帅总部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中，列举了对日本 战争罪犯审判的法律依据：一是 1943 年 11 月的《开罗宣言》明确了 要惩办战争犯罪；二是 1945 年 7 月的《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投降 条件之一即所有战争罪犯均应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三是日本无条 件签署的投降书中明确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所列之条件’。”

所以阿，别怪人家是事后追溯，战争中就警告过了，日本既然无条件投降，就不能在投降半个多世纪后又追加条件，是不是？

感谢英子贴出来的有关资料，我看了大为震惊：原来我以为日本不是日内瓦公约签字国，不但我看过的所有英文书籍都这么说，就连英文网上所有有关“POW of the Japanese”的所有条目都这么说，但那资料显示，日本乃是海牙公约签字国，而该公约明确表示受日内瓦公约约束，并详细规定了对战俘必须给予人道待遇，可日本竟然签约不守约，干出不计其数的杀俘虐俘的罪行来。不知思云对此有何感想阿？

谢谢思云的答复，可惜我提了八个问题，你又使出避实击虚的老招数来，让我徒唤奈何。

现在来看你的回答吧：

“首先回答老信的几个常识性问题。老信说：『请给出国际公法允许军队在受到化装为平民的游击队员袭击时有权滥杀无辜平民，不算犯 下“违反人道罪”或 atrocity 的罪的有关条款』。

我要说明：我绝对反对军队随便滥杀平民，不管是什么借口。但是同时我也反对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利用对方军队不滥杀平民的人道主义， 军人化装成平民与敌军作战，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人肉盾牌”。如 果你用老百姓当你的‘人肉盾牌’去和敌军作战，那就违反人道主义 的精神。”

这就是典型的思云答辩作风，我那常识性问题的实质，是指出他歪曲引用该法为屠杀平民辩护，认为游击队才是犯法的，而皇军是误伤平民，是可以原谅的自卫反击，所以，我此问就是针对他的诡辩歪曲之处，请他指出那法律在何处规定游击队犯法，皇军可以为此滥杀平民。他滑如泥鳅，居然就来个“坚

决反对”搪塞过去，避免回答那实质性问题，即该法根本没有规定游击队非法，更未授权占领军为“自卫” 滥杀平民。却强调肉盾战术违反人道！

好啊，咱们就谈人道主义，请你在此明确表态：

1、“利用对方军队不滥杀平民的人道主义，军人化装成平民与敌军作战，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人肉盾牌’”，这里的“对方军队”是否是指日军？如果是，请给出证据来日军确实实行了“不滥杀平民的人道主义”，而国军则无耻地利用了人家这一点。请特别证明南京大屠杀乃是如此引发的，谢谢！

再重复一遍，请看清楚了：你的意思似乎是，其实日军讲究人道主义，不滥杀平民，国军利用了这点，用人民作肉盾，由此导致误伤平民。因此，这是抵抗方不讲人道主义，而非日军的错，是不是这个意思？请当着天下人明确表态好么，谢谢！

2、强奸妇女、三光、731 等等，是否也是中国无耻的“肉盾”战术引出来的自卫反击？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了，但你拒绝答复，请这次务必答复，谢谢！

3、用肉盾保护自己打击侵略者，导致人民遭受兽军疯狂报复，这固然不人道，我早就在旧作里指出过了，那时好像你还没发现这一条呢，好像咱俩这次辩论你才提出此论来，因此我免不得要暗自疑心其实你是抄袭我。不过，请问那是什么引出来的？如果日本没有发动侵略，那还会有这些事么？这里到底有无因果关系？换言之，发动侵略战争就算不算犯罪，那么，它是否违反人道主义？如果违反，比起肉盾战术来，它是否更不人道些？

4、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侵略中国不算犯罪，因为当时国际公法没有明确规定，倒是中国抵抗才是犯罪，因为海牙公约规定军人不许冒充平民，是不是这个意思阿？如果是，请指出海牙公约哪条哪款规定军人冒充平民属于犯罪行为，并授权受攻击者有权屠杀平民？这常识性问题上次早问了，请不要故伎重演，再来一次“我坚决反对”了事。再说一遍，此问是针对你曲解法律，指责游击队犯法，占领军无错的诡辩。所以请你不要规避实质，好么？

5、早在日本入侵满州时，国际社会就一致谴责日本侵略，要求日本撤出满州，你认为国联的决议有无国际公约性质，起码相当于海牙公约？毕竟，海牙公约也不过是国际公约而已。如果相当，那是否可以看成是破坏和平罪的事前法律依据？

6、你既然坚决反对肉盾战术，911 事件时为何又出来为恐怖分子欢呼？此后又一直为回回打抱不平？

倒是我这个不讲人道主义者（这种指控你也有本事作出，令人笑掉大牙。任何一个熟悉我的作品的读者都知道，老芦的文字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人道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从来立场一致，既强烈谴责 911 的犯罪分子，又抨击老美入侵伊拉克。在老美入侵后，我从来没谴责过回回针对军事目标的攻击，因为那是他们的正当反击权利。如果老美不入侵，就绝对不会引出这些灾难来。

> “我觉得中国文化中最缺少的就是‘人道主义’这个东西，中国人普遍缺少人道主义的概念。老信举出的几个例子，反过来也可以看 出中国与西方在人道主义精神方面的差别。 ”

那是，日本人似乎更甚，恕我直言，日本人中最不知道人道主义的就是你，只有你才会去歌颂 911 犯罪分子。

> “老信说：『邱吉尔最著名演说，就是“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街道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对比蒋介石的讲话，邱吉尔 讲话中没有说“英国男女老幼都有抗战的责任，英国全民皆兵。” 邱吉尔指的“海滩作战、街道作战”，那是军人去作战，不是人民 战争。”

这就是笑话了，你居然敢在日本讲英国的事，勇气可嘉阿。老邱说的那个“我们”，指的就是全体英国人民。怕你不懂，我还告诉你当时英国组织了由平民组建的地下抵抗力量，专等德军主力过去后便出来后方破坏捣乱，甚至为此挖了地道。你怎么就没看见？

英国打的是 total war，除了老弱病残儿童疏散到乡下去外，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了，遍布全国的观察哨就是老头们组成的，因为德机一旦进入英国境内后，雷达便无法跟踪了，全靠这些老头用肉眼观察报告。人家没打人民战争，无非是没有沦陷而已。但英国千方百计鼓励支持资助沦陷的西欧的人民战争，给了法国、挪威、南斯拉夫等国的游击队大量资助，铁托就是最著名的例子。空投到西欧去的英国特工，靠的就是“军民鱼水情”，全靠当地人掩护，以人民为无耻肉盾，那先后两次炸毁德国重水工厂都是这么实现的。老美也同样这么干，在越南训练、组织、武装胡志明的游击队，根本就不讲什么“林氏人道主义”。

“老信说：『此外，交战双方都曾假扮对方军人，穿越战线到敌人后方去破坏捣乱。』西方军队只是化装成对方的军人，并化装成平 民，这不违反人道主义，因为化装成对方军人不会引起误伤平民的问题。”

这算是你唯一可以诡辩脱身的一条，可惜阿，你忘记了，化装成对方军人之先，必须先化装成平民混进去，与地下抵抗运动接上头，在他们的帮助下再换上对方举人制服，发动突袭，英国人就是这么干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反倒是德国人没这么干，因为他们没有百姓支持。

“老信说：『你故意忽略了是谁发动战争，犯了“破坏和平罪”和“普通战争罪”这最重要的一条。』我感到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 发动战争不是犯罪。如果发动战争犯罪的话，那么美国发动伊拉克 战争，是不是犯了‘破坏和平罪’呢？”

好家伙，“发动战争不是犯罪”，光这句话就足以让你扬名天下，青史留名，彰显你的“人道主义情怀”，真是令人无法相信！

美国发动侵伊战争，当然是犯了破坏和平罪。只不过是人家国力强大，国际舆论虽然谴责，但无可奈何而已，正如当年日本入侵中国，国际舆论虽然谴责，但无可奈何而已。但不能因为罪犯没有被惩罚，便由此以空前的胆略和魄力，否定推翻国际法。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例如中国“教训越南”之战，就是典型的破坏和平罪。但至今没有受到惩罚。

下面的就懒得再批了，反正也没用，你大概是去错国家了，一辈子也不会明白“人道主义”是怎么回事，永远是“党云亦云，日云亦云”。在中文网上出名，真 cheap 阿！你害得我连在网上写作的心思都没了。

2005 年 6 月 26 日

笑看林思云如何证明日军讲人道主义

先更正前文错误,关于袭击挪威重水工厂，我记错了。下来仔细回忆了一下，过程似乎如此：英国特工小分队被空投到附近，特地穿上英军制服，潜入工厂放了炸弹，并留下告示说明是他们是英军，以免纳粹迁怒于当地人民。第二次炸沉轮渡则完全是便衣特工在抵抗运动的配合下干的。

英国人之所以那么干，乃是鉴于暗杀纳粹间谍头子海德里希后纳粹的报复行动。海德利希在捷克被刺身亡后，纳粹枪毙了大量人质。所以英国人此后便在炸重水工厂中吸取了教训，生怕重演悲剧。从这点上来说，确实反映了人家的人道情怀。

但正如我前文说的，英国不遗余力地支持纳粹占领区内的抵抗运动和游击战争，铁托率领的游击队就受到英美苏的三重资助。诺曼底登陆前，欧洲抵抗战士完全是英美的间谍，法国抵抗战士为登陆地点画下了详细地图，挪威抵抗战士则进行气象观察并把情况汇报给盟军。诺曼底登陆后，游击队在德军后方“扒飞车，搞机枪，撞火车，炸桥梁，打得那鬼子丧了胆”，绝对是实行“恐怖主义”，而英美就是鼓励组织资助支持这种“犯罪行为”的后台。在亚洲，美国人在印度支那，英国人在马来亚也同样支持当地游击队，用林思云的观点看来，那便是无耻使用肉盾战术，违反了战争法。

有趣的是“有风就顶”和思云在楼下对“日军实行人道主义”的论证。该二位同志的逻辑乃是：如果日本不讲人道主义，那么也就不会有人民战争，因此，可见日军确实讲究人道主义。

这就是日本逻辑，怪不得日本人至今没出什么思想家、哲学家、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呢。

德国在东线丝毫不讲人道主义，因为他们视斯拉夫为“亚人类”，这连他们自己都承认。在西线，镇压当地人民的事从来是盖世太保干的，正规军从来不卷入，觉得那有损于国防军的荣誉（那时的西方人很讲究荣誉，此乃君主时代传下来的传统，孟得斯鸠就曾说西方君主制的柱石就是荣誉，而东方专制的

柱石是恐怖），但在东线，正规军大规模卷入 atrocity，不但枪毙人质，而且下乡扫荡，实行三光。人家可从来没像日本人那样不但自己无耻抵赖，还教育留德华人出来为他们抵赖。所以，这似乎可以用作“标准件”了吧？按诸位的日本逻辑，德军的残暴应该能吓阻了游击队活动了吧？Never！

我在旧作中说过，电视文献片曾报道了苏联人民当时受的双重苦难：游击队来抢食物，德国鬼子也来抢食物，游击队动不动就指控谁谁通敌，抓起来枪毙，德国人也动不动就指控谁是游击队，抓起来枪毙。根据舒伦堡回忆录，斯大林甚至下令游击队（基本是格伯乌组织的）装扮成德军去烧杀抢掠，目的是激起沦陷区人民对德军的仇恨，起来反抗。这就是两个极权国家作战的情景，世上没比这更恐怖的事了。

但中国不是极权国家，蒋公是不会干这种事的，国军始终没学会如何和人民混在一起的艺术。八路军倒是此道专家。但那工作前提并不是指望敌人讲究人道主义，只有头被碓打晕了的人才会这么想。世上之所以有游击队，那原因再简单不过：不装成平民，你连接近对方的可能都没有，早就被人家打死了，还打什么对方？我装成平民，趁你不注意，走到面前一枪放倒你，立刻混入人群，跑得无影无踪。至于此后占领军是否报复平民，如何报复，who cares？这考虑就这么简单，只有哈日派才会由此发现日军的“人道主义”！看来哈气哈多了，会导致脑汁也给喷了出去。

思云的问题，是他的脑袋只有两样东西，党货和日货，胡乱地揉合在一起。对中日战争的情景，他脑子里只有日本右派宣传和我党那些烂电影，不管是哪家的，只要能用于美化日本人就使上，所以才会闹出引用《沙家浜》来证明皇军仁慈，用《平原作战》来证明日军并不滥杀平民，只是请他们交出游击队的笑话来。

因此，他根本不知道，不是所有的游击队都穿便衣。抗日战争是日本人发动的有史以来最愚蠢最无章法的战争，战线犬牙交错，完全是随机事件造成的，因此在敌后保留了大量的原来的正规国军，这些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游击队的辅助作用，但人家可是穿制服，由地方政府收税供应的。文强回忆录介绍了他到敌后和这些游击部队联络的事，那些人也是恐怖分子？

真正穿便衣的游击队，乃是我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但共军的特点，是“游而不击”，专门搞“摩擦”，吃掉国军和杂牌武装，扩大地盘。对日本人

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不来打我，则我绝对不去惹你，你要来扫荡，我就坚决反击，而且打得非常顽强。

正因为此，共军才能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埋伏了百万大军，日本人对此一无所察，只是到了后来，彭德怀自觉羽翼丰满，才敢发动百团大战。日本人这下子才发现原来鼻子下藏着这么大的部队，为此发动了清乡和扫荡，以在冀中平原发动的“五一大扫荡”最为著名，“三光政策”就是那时大规模使用出来的。

这根本不是什么“误伤平民”，那思路非常简单：共军是地头蛇，占领军两眼一抹黑，上哪儿去寻找对方主力并歼灭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水车干，让鱼饿死。有两种方法能达到这个目的，第一种是英国人在南非战争中发明出来的并由美国人在美西战争中发扬光大，那就是把人民和军队隔离开来，让人民集中居住在圈定地域，派兵守卫，圈内人发给良民证，圈外人一律当成敌人打死。如此一来则游击队失去依托，立刻就要饿死。日本人在东北搞“集村并屯”，非常成功，让杨靖宇将军饿得只能吃野草。后来美国人在越南搞“战略村”也是同一思路，可惜不成功，都让越共捣毁了。

抗战期间，日本人兵力严重不足，无法像经营东北那样搞集村并屯，所以只好采取第二种方式，那就是三光：把游击区的粮食统统抢了，把庄稼房子统统烧了，把人民统统杀了，游击队还能有什么给养？

这当然是游击战引出来的，例如五一大扫荡就是百团大战引出来的报复。但百团大战乃是破袭战，也就是平毁铁路，割断电话线，端掉由伪军守的孤立炮楼并平毁之，其实没杀几个鬼子。日军为此实行“人道主义”，根本不是什么思云利用党货编造出来的“自卫反击导致误伤革命群众”，而是想从根本上消灭游击队，为此不惜实行三光政策，想以此去车干池塘里的水。

所以阿，思云这些文章，只有搞笑作用。最搞笑的是他居然讲起他最不懂的玩意——人道主义来了，居然忘记了过去曾在此坛讴歌十月革命，说十月革命害死了那么多苏联人不过是“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我为此写了《两千万坛坛罐罐？》，指出十月革命不但害死了两千万苏联人，而且在全世界害死几亿人。可他就是听不进去，后来又出来歌颂祸国殃民害死无数百姓的大野心家孙文，骂袁伟时是“书生气，那“书生气”其实就是指人道情怀。但在为日军洗

刷罪行时，他又难得地想起人道主义这个词来了，那他的意思是不是还嫌日军太书生气阿？

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他的头脑混乱到这个地步，连袭击民事目标和军事目标都分不清，他可以讴歌袭击民事目标滥杀平民 911 的犯罪分子，却谴责袭击军事目标的游击队，说人家违反了战争法，而发动侵略战争的日军反倒不犯法，成了受害者了！

我这里再次给思云介绍点常识：在我看来，是否是恐怖主义，端看袭击目标是什么。如果是民事目标，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伤，那就是恐怖主义，911 事件和马德里火车站爆炸事件就是恐怖主义的经典范例。而如果袭击军事目标，不管使用什么手段，都不是恐怖主义。

如果用这个标准衡量，则二战盟军滥炸德国和日本城市（特别是东京大火，死亡人数超过了广岛长崎的总和），都是由正规军进行的恐怖活动。不但袭击目标、受害者范围和今天讲的恐怖主义完全一样，而且那目的也是一样的：以制造恐怖气氛和恐慌心理，摧垮对方的斗志。

这一套本是日本人和希特勒的发明。德国人首先在西班牙内战空袭马德里，制造恐慌，为此特地在斯图克轰炸机上装了汽笛，使之俯冲轰炸时发出令人魂飞魄散的凄厉啸声。但滥炸大城市的发明权还是为日本人所有。抗战爆发后，日本人在世界史上首创轰炸国际大都会的纪录，轰炸上海闸北的镜头曾登在全世界的报纸上，还有外国记者拍摄的新闻电影作证。这可是思云怎么也赖不了的，不信请你到日本图书馆去看看外国当年的报纸。此后纳粹在进攻波兰时也轰炸过华沙，极大地影响了士气。

可惜他们的国力不足以与盟军抗衡，两个国家都没有战略轰炸机，于是盟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时，他们便只有吞下自己酿的苦酒了。为了报复，日本人什么花招都想过来了，著名的“气球炸弹”就是尝试之一，用古狗随便一查就能在英文网上查到，请有兴趣的读者去自己看，我就不介绍了。此外他们还曾建造了两艘世上独一无二的潜艇，据说可以用作航母，准备用来轰炸美国，可还没用上就投降了。

说这些，是想帮助思云理清他永远整不明白概念，庶几日后少闹类似笑话。不过我知道这其实没用。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早说了：“偏见比无知离

真理更远。”思云所有的其实还不是偏见，乃是一种信仰，论实质与轮子的信仰毫无差别，都和理性没有什么相干。

2005 年 6 月 27 日

中日必再战

这次和思云辩论，至此一切都已了然于胸。

几天前我曾表示了困惑：为什么某些华人到了日本后，立刻就和右派一拍即合，水乳交融，不但唾弃母国前同胞，而且否认起战争罪行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连日本右派不敢说的话都有本事说出来？如今总算找到了答案，却原来，那是因为日本民族根本没有悔罪能力，而这恰与中国的背时传统相符，于是某些国人到那儿后自然得其所哉，本能地使出当年在国内学会的文过饰非、狡辩脱罪的童子功来了。

恍然大悟的同时，也觉得心头无比沉重：看来，在我有生之年，绝对无法看到中日算清历史旧账，改善邦交的那一天了。这原因很简单：日本人民绝对没有悔罪能力，而中国人民绝对咽不下那口气去，这对两国人民来说，都不是什么福音。

《菊花与军刀》上说，日本人只有羞耻感，没有罪恶感，前者是集体主义社会对个体的压力造成的。所以，一个人犯罪没关系，千万别让大众知道。如果大众不知道，则他绝对不会主动忏悔；如果大众知道了，加以谴责，他就会觉得丢了面子，再也没法活下去了，因此不胜羞愧而自杀。在这里，促使他自杀的原因并不是内心拷问，而是集体唾弃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

这就是羞耻感和罪恶感的本质区别：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前者是向外力认输，后者则是自我煎熬。这似乎是东西方文明最突出的差别。

从全民的角度来说，整个日本民族都这样：只向外力屈服。所以，当他们发现美国无论从哪方面都罩死他们时，自然会乖乖认罪，那其实不过是屈服，并非心服口服。如今自觉财大气粗，当然就不把中国的抗议放在眼里。除非国际社会联合施加压力，让他们自觉成了国际孤儿（这是他们最害怕的），否则绝对逼不出他们的道歉来。但即使道歉了又有何用？那不过是逼出来的，随时都会翻案。因此，中日之间的心结，我看永无打开之时，此乃日本民族性注定

的结局。这种民族永远也无法理解为何英国女王要向百年前与图图族之间爆发的战争向他们道歉，也无法理解克林顿总统为何要因黑奴贸易向非洲道歉。

思云这几天上的帖子就再生动具体不过地介绍了日本人的这个民族性。楼下那《有限的罪和无限的罪》堪称经典之作。在以思云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日本人（不敢说是全体，尽管日本人是奉行集体主义的社会，总会有白乌鸦吧）看来，罪行是一种能由金钱赎买的东西，类似商品交换。所以，犯下战争罪行没关系，“割地赔款”就是了，哪怕所谓“割地”乃是吐出原来抢去的赃物，而“赔款”则根本就没有兑现（当然这是下流中国政府的错。不过即使兑现，那也不过是赔偿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已）。干完了这些事，则罪犯便可心安理得。

这就是日本人的“罪与罚”观，可笑的是思云还要强奸西方文明，拉大旗作虎皮，愣把它说成西方人的罪罚观。其实，生活在西方的人都知道，对罪犯的惩罚为的是伸张正义，并不是为罪犯赎罪。某些罪行当然是可以赔偿的，例如盗窃、抢劫等。但许多罪行根本就是不可赎的，例如杀人或强奸，无论罪犯受到何等惩罚，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是再也无法弥补了。特别是杀人案更是如此，当法庭作出有罪判决后，电视新闻最常见的镜头就是，受害人家属热泪盈眶地对着镜头说：“Justice has been done. But nothing will bring him/her back.”（正义已经伸张，但它并不能让死者复生）。

的确，正义已经伸张，但倒在大和魂、三八大盖、歪把子、刺刀、病菌下的无数先烈，是再也无法复生了。

可这却在以思云为代表的日本右派的视野之外。他们认为，战犯已经伏法或坐牢，那罪过便已一次性交割，自己的良心就已经漂白了。东条英机辈似乎成了日本的耶稣，以自己上绞架为全民赎了罪，怪不得人家要把他供到神庙里去，还要把希特勒拉上，据说希特勒因为自杀，也就漂白了自己的良心，不再是罪人了。

这种昏话都能说出来，只能暴露论者对西方文明一无所知。谁都知道希特勒在西方有多臭，且不说那年年都有的纪念日，也不必说无数的书籍影视，光是电视历史频道，就有无数节目是专门制作出来对他进行“精神鞭尸”的。对他的自杀，西方无任何人理解为那是自行赎罪，却一致谴责他是个懦夫，犯下滔天罪行并把德国人民拖进灾难深渊后，不敢承担罪责，却以自杀逃避惩罚。

就连戈林也这样。此公被判绞刑，却在临刑前买通看守，吞下氰化钾自杀了。当时的所有新闻报导以及现在的电视文献片的解说员一致指责他欺骗了法庭，逃脱了罪有应得的惩罚，既狡猾又怯懦。

可在以思云为代表的日本人口中，“希特勒没有受审”这个事实不是他蓄意逃避惩罚的无耻行径造成的，反而被解释为“他已经以死赎罪，所以不再是战犯”！而且据说这还是西方人的解释！如果西方人知道日本右派竟会将这种无耻解释硬塞到他们嘴里去，真不知道人家会作什么反应。

我记得有部电视文献连续剧，题目是《纳粹：历史的教训》，最后那集结尾时，解说员沉痛地说：纳粹现象的出现，证明了人类能干出什么事情来（demonstrated what human beings were capable of），似乎也可以说，日本右派的存在及其在中文网上的活跃，证明了人类能干出什么事情来。

如果谁要是以为我太夸张，请到楼下看思云为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一系列辩护：日军没有违反战争法，反倒是游击队犯了战争法；日军实行人道主义，反倒是抵抗他们的游击队使用“肉盾战术”违反了人道主义；世上没有破坏和平罪，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不算犯罪；东京审判是事后法追溯，乃强加于人，毫无法律依据，等等，等等。

如果不是这些大作，我还真想不到，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竟然可以如此创造性地使用在“人工漂白良心”上。人类，当真可以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

不能不承认他的诡辩也有点滴真话在内。例如战前国际公法似乎确实没有 genocide（种族灭绝）这种罪名，因为此前没谁使用过焚尸炉来进行种族灭绝，也没有谁使用集中营的囚徒作冰冻实验，更没有谁把伤寒病菌打到“原木”身上去。莫非犯下这些滔天罪行的人就能因为没有先例而就此脱罪不成？

恐怕任何一个有点良心的人都不会同意吧？而这就是难题所在：所谓悔罪能力，就是俗话说的“良心”。一个没有悔罪能力的民族根本也就无所谓良心。而两个无良心的民族之间要化解历史旧怨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未来中日难免还有一战，愿上帝保佑不要在我有生之年发生。

2005 年 6 月 27 日

是日本而不是中国背信弃义、违反国际公法

本来说懒得和思云辩下去了，一点意思都没有，何况然然指责我扣帽子。所以昨天根本没有打开他的帖子看，也不准备看，但刚才醒了进来，看见有人向你致敬，好奇心起，又忍不住打开看了，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专门使用诡辩的思云，不能不驳。顺便祝贺你：获得偷笑的夸奖，真不容易阿，那可是前中国人难得的殊荣 。

你说：

> “老信同志自信有一双能看穿对方内心世界的‘隧道眼’，能推测出对方没有说出的话外音（笑）。”

那无非是说我捏造。兹将你的基本论点总结在下面，请仔细看看我有无歪曲之处并及时指出，谢谢！

一、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不犯法，“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是远东国际法庭凭战胜国身份强加给日本的“事后法”，无法律效力。

二、中国进行游击战争犯法。

三、日军实行人道主义，但游击队无耻利用人家的人道主义，使用肉盾战术，导致日军防卫过当，误伤百姓，罪责在游击队而不在皇军。游击队违反了人道主义。

这可不是什么“话外音”，我不过是简明重述而已。你的原话都在楼下，有目共睹，用不着我再去费事刨出贴上了吧？

针对以上第一条，我的答复是：

波茨坦宣言已经声明要惩罚日本战争犯罪，而日本投降文告中明确表示接受该条件，所以，根本不存在“事后追溯”问题。此外，国联成立的宗旨就是为了防止侵略战争，而日本入侵满州遭到绝大多数成员国通过的决议谴责，该决议具有国际公约性质，同样是判罪的法理依据。

我作此答复后，思云不便再抵赖下去，乃吞吞吐吐、忸忸怩怩地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在国际法庭上判为‘破坏和平罪’。”

这话说得真是艺术，那请问到底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否犯法？我看你似乎是想说：其实不犯法，那不过是国际法庭强加于人而已。是不是这个意思阿？请思云不要规避，坦率把心里话说出来，如果还坚持原来的观点，希望你明白说出。如果放弃了原观点，就请你痛痛快快地认个错，好么？如此玩弄语言技巧，没什么意思。

针对思云第二条，我的答复是：

国际战争法并未授予被占领军滥杀平民的权利。游击战争是欧洲和亚洲的普遍实践，英国不但自己准备在沦陷后进行游击战，而且大力支持欧洲沦陷区内的游击战，英美两家都在亚洲支持印度支那和马来亚的共产党游击队。

此条答复，思云根本没敢面对。他原来造谣说蒋介石煽动恐怖主义，我告诉他邱吉尔也这么做过。他曲解老邱的意思，硬要说那“我们”不是指“英国人民”而是指“我军”，我举出事实证明完全不是他说的这回事后，他并不认错，全当没这回事，于是蒋公便成了恐怖主义鼻祖。

这次他答复还进一步诬蔑：

> “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中国很少有普法教育，中国人大多没有法制概念，当年那些抗日游击队大概也不知道肉盾战术违法了国际法。”

现代法治是哪个国家发明的？英国。应该说人家该有法治观念了吧？那为什么英国不但在危急时刻准备在本土开展游击战，还在别国大肆支持当地的游击战呢？老美也这么作过，已经多次说了，胡志明的游击队就是他们一手武装训练的，那可绝对是穿便衣的。欧洲规模最大的游击队是铁托的，同样穿便衣，同样受到英美的大力资助。大概英美也“没有法制概念”，“不知道肉盾战术违法了国际法” ，是不是阿？为了公平，你似乎也得谴责英美大仙犯法吧？因为他们更恶劣，乃是教唆犯，罪犯的祸首。

思云回避了这些事实后，便觉得可以讥笑我了：

> “我相信老信的国际法常识，肯定比国内的普通老百姓多得多，但似乎仍还是属于需要接受普法教育的阶段。（这是个人看法，不敢保证正确）。 ”

是阿是阿，不但是我，而且是你口口声声吹到天上去的西方世界也得接受你的日本右派普法教育，因为从邱吉尔到老美到铁托到胡志明统统犯了法，而且，你最近发明出来的伟大的“赎罪说”，我看应当整合到西方法律中去，让人家修改教科书，否认希特勒是罪犯。系不系阿？

对他的第三条，我的答复是：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因，游击战是果。发动侵略战争比游击战更不人道。“游击战”和“人民战争”是两个概念。国军从未进行过人民战争，其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都是由滞留敌后的正规军进行的。人民战争是共军的专利，但他们并不打日本人而是打自己人，只有在受到进攻时才反击，唯一的主动出击是百团大战。日本人滥杀平民根本不是中国犯了“背信弃义罪”引出来的。此前的南京大屠杀完全是日军发泄兽性（即思云的“人道主义”），根本不是人民战争引出来的。后来实行三光政策也根本不是“防卫过当误伤平民”，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以人民为依托的共军。

他只敢答复我前两句话，从“游击战与人民战争是两个概念”之后一律视而不见，这就是他的典型辩论术。

前两句答复也完全是搞笑，关于因果关系，他说：

> “这个问题在西方的法庭上辩论的话，可以说‘不是’。因为如果按照严格的法律推理，中国对付日军的侵略，即可以使用‘肉盾’ 战术，也可以不用‘肉盾’战术而用其他的战术。‘肉盾’战术并 不是中国对抗日军侵略的唯一选择，所以日军发动侵略战争不是引 出‘肉盾’战术的必然原因。当然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法庭上辩论的 话，结论可能会是另外一回事。”

诚恳劝告思云：你既然丝毫不懂西方文明，就不要冒充“上帝代言人”，开口闭口以“西方怎么怎么说，中国怎么怎么说”，实行“我们的正义和他们的正义”那一套。跟你说白了：咱俩之间，我代表西方，你代表东方，请不要发生角色错位。这可不是指地域，而是指思维方式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把握。所以，每逢你开口“西方” 之时，便是爆笑之时，那“赎罪说”便是最生动证明。劝你还是不要把日本右派的话强行塞到人家嘴里去，拜托！

你作的这种辩护，只暴露了日本人根本不懂逻辑。因果关系是怎么回事，早在此坛辩论过了，于今网友不懂者，唯你一人而已。我不同意所谓“马奇定

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了系列文字，但没贴在此坛而贴在博讯。简单说来，在单一原因情况下，原因其实是结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可这两者的区别，你似乎永远整不明白，上次就搞过一次笑，这次又来露怯。

什么是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如果没有A就没有B，则A就是B的必要条件。如果有A必有B，则A就是B的充分条件。在单一原因情况下，必要条件就是原因。因此，艾滋病毒感染必是艾滋病发生的原因，因为没有艾滋病毒感染，绝对不会发生艾滋病，但艾滋病毒感染也不一定就引出艾滋病来，这该是人都能明白吧？

如果日本没有发动侵略战争，则当然不会有游击战包括人民战争。但即使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也不一定就会引出人民战争来，例如国府就从未进行过人民战争。所以，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前者当然是后者的发生原因。

这就是西方逻辑，“破坏和平罪”就是本着这逻辑定出来的。任何正常人（日本右派除外）都能明白这点：如果甲先动手打乙，哪怕是使光明正大的武功也罢，乙兜裆一脚，踢死了甲，闹到法庭去，那也只是防卫过当，并不是杀人罪。谁先动手谁无理，大概是人（日本右派除外）都能明白吧？正因为此，盟军在二战中照样犯了大量战争罪行，但没有被清算，为什么？因果关系使然。如果德国日本不发动侵略战争，自然也就不会有那些事。

最搞笑的还是专门玩弄诡辩的思云竟然指责我“强辩”，说什么：

> “于是老信就来了一个高明的强辩术：你不是说我违法吗？我指出你作的事情比我更违法，这样看你还说什么。所以老信提出了这个‘侵略战争和肉盾战术哪个更不人道’的问题。”

尽管早已见惯不惊，我仍然难以相信思云会如此缺乏起码的辩论 decency。明明是他在楼下赞同“有风就顶”，说什么日军实行了人道主义，而游击队利用人家的人道主义，无耻使用不人道的肉盾战术。我这才问他：假定你说的是真，游击战违反人道主义，那比起发动战争来，到底哪个更不人道？

请问思云，是不是我说的这回事？要不要我把你的原话贴出来？到底是谁强辩？

可现在在他口里，却成了我为规避这“犯法”问题，把争论扯到“人道主义”上去，以此指责我“强辩”！到底是谁先说争论法律没意思，要改谈人道

主义的？改谈人道又被我驳倒，于是便反咬一口，倒说我不敢谈法律改谈人道！天下有你这么辩论的么？

他的答复就更搞笑了：

> “其实‘侵略战争和肉盾战术哪个更不人道’的问题，是一个‘关公战秦琼’的问题，两者本来就没有可比性。日本发动侵略战争， 在国际法庭上判为‘破坏和平罪’。‘背信弃义罪’和‘破坏和平 罪’是两种不同的罪，因此无法比较哪个更不人道。”

这种笑话，只有不懂逻辑思维的日本人才会闹出来。原来，不同的罪是不可比的？所以，没有“轻罪”与“重罪”之分，谁要是硬要作此区分，就是“关公战秦琼”？

任何一个非日本右派的成年人都该明白，罪行有轻重之分，而所谓轻重，正是以违反人道的严重程度来划分的。所以，偷窃、抢劫、强奸、杀人诸罪根本不是什么不可比的，那罪行逐次递增，根据很简单，违反人道的程度逐次递增而已。

是人都明白的事，思云就是不明白，非要闹出这种惊天动地的笑话来。你说，日本右派和当年的红卫兵到底有什么区别？我看前者比后者还更无理性（对不起拉，再“关公战秦琼” 一次）！

我想，一个博士，哪怕是日本博士也罢，绝对不可能不懂成年人必备的常识。所以，这看来还是个深厚的民族感情问题。我说思云的媚日诡辩乃是类似轮子功的信仰，跟理性毫无关系，看来一点都没说错（笑，既是冷笑，也是苦笑，更是无可奈何的干笑）。

破坏和平罪确实和思云杜撰出来的“背信弃义罪”根本就不可比，因为前者罪孽实在太深重了，把侵略战争强加到别国头上去，导致受害国平民大量死于战祸，无数财产被毁灭，并为集体释放侵略军的破坏本能，创造出和平时代决不可能有的机会，所以，前者违反人道主义的严重程度，根本就不是后者可以比拟的。其间的差别，似乎比强奸杀人罪和小偷小摸的差别还要大。

争论这个问题，其实当真是关公战秦琼，何也？“中国游击队员犯了背信弃义罪”完全是思云捏造出来的。那国际公法上根本就没有指明该法是否适用于反侵略战争。发动侵略战争本身就是最大的背信弃义行为，在此情况下反击侵略者，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毫无“背信弃义”可言。

这当然是我根据人道主义精神作出的个人诠释，算不得数。如何理解，还是得根据已有案例。这就请思云给大家举出个案例来，证明国际法庭确实审判过你说的“背信弃义罪”，为此将游击队员送上绞架，行不行？

大家只知道犯了破坏和平罪的德国和纳粹罪犯被国际法庭送上了绞架，还没听说过国际法庭审理过“游击罪”，倒是纳粹和日本确实处决过游击队员，想来那就是你的法律根据，是不是阿？

所以，下面这段话，恰好说的是你自己：

> “如果根据中国的法律和惯例，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犯法的，中国游击队的肉盾战术是合法的，这点我想老信也没有疑问。如果老信 是根据中国的法律惯例来评论日军和中国游击队的战术合法性，我 对此毫无异议。不过我在前文中明确说明，我的讨论是基于《国际 战争法于国际惯例》条例来进行讨论的，当然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是不是在中国也适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就是思云的典型诡辩技巧，我从来也没有使用中国法律，从来是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例如举出英美支持游击战）辩论。只有他才敢否认远东国际法庭判决，说人家犯法。其实，他才是根据日本法律来判决日本没有犯破坏和平罪，并毅然判决中国游击战犯了所谓“背信弃义”罪。

我过去指出思云为了替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辩护，赤裸裸地（对不住然然，我又用形容词了，不过这似乎无法避免，要不请你帮我改稿吧）使用双重标准，专门高选择地挑出貌似对日本有利的“国际法”来替日本人辩护，谴责抵抗战士“背信弃义”。可惜阿，背信弃义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犯法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而思云本人完全知道这些事实

1922 年 2 月， 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九国签署所谓《九国公约》。该条约表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强调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与中国的门户开放。日本明明是签字国，但竟然在 1931 年悍然践踏国际公约，入侵满洲。1933 年，国联在审查了李顿博士调查报告后，一致通过决议，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谴责日本侵略，要求日本撤出。所有参与表决的成员国中，42 个国家投票赞成该决议，只有一票反对，那就是日本。日本尽管在表决前参与辩论，并参加了表决，但决议通过后竟然拒绝执行，反而悍然宣布退出国联。

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未见过如此卑鄙下流事：要么你不参加国联，不接受人家的约束，那就谁也没话说。最起码的，你总可以抵制投票，事前就宣称国联无权仲裁此类国际争端，一切决议无效，那虽然还是说不过去，好歹没有后来那么不要脸。现在日本人不但同意国联仲裁，而且出席大会并在会上与多国代表辩论，最后还参加投票，等到输了，却掀桌子不玩了。不仅如此，干出这种空前绝后的无耻下流烂事的松冈洋右回国时，却被日本人民当成英雄狂热地盛大欢迎，可见日本人是何等下流的种族！

请注意，无论是九国公约还是国联决议，都和那泛泛而谈的海牙公约不同，乃是国际社会为中日潜在或已发生的冲突作出的明确具体的法律性规定。这应该是更严格、更明确、更具体的法律约束，违反了这种具体法律约束，践踏自己作出的承诺，这才是世上最不要脸的背信弃义！你说是不是啊，思云？

请思云在此对大家表个态：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国联决议，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到底算不算犯法，到底算不算背信弃义，好么？

最后再次把我反复指出而为思云一再逃避逃避的事实拷贝在下面，恭请思云表态那是否属实。如果你连这些起码事实都不敢承认，却以共党烂宣传作为证据，一口咬死中国犯了“背信弃义罪”，那我也毫无办法，因为日本人的逻辑不是人类的逻辑，日本的法律不是人类的法律，这我还是能理解的。

“游击战”和“人民战争”是两个概念。国军从未进行过人民战争，其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都是由滞留敌后的正规军进行的。人民战争是共军的专利，但他们并不打日本人而是打自己人，只有在受到进攻时才反击，唯一的主动出击是百团大战。日本人滥杀平民根本不是中国犯了“背信弃义罪”引出来的。此前的南京大屠杀完全是日军发泄兽性（即思云的“人道主义”），根本不是人民战争引出来的。后来实行三光政策也不是“防卫过当误伤平民”，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以人民为依托的共军。

请思云不要再陶醉于虚构出来的“背信弃义罪”之中，先把基本事实澄清了再说，行不行？否则你和只知扣罪名，不知给证据的文革专案组有何区别？（阿也，我又“关公战秦琼”了！）

又及：

再教思云一点逻辑常识 ，就是那“不可比”的智力笑话。

所谓不可比，是把逻辑上毫无可比性的东西拿来互相比较，而这逻辑上没有可比性，乃是指比较对象没有共同之处，无法比较，例如谁要比较“沙漠”和“麻雀”这两个完全无共同属性的概念，那就是弱智笑话了。

“罪行不可比”论的笑话，只有你这位专攻日本逻辑的同志才能闹出来。谁都知道，如果罪行不可比较，则连量刑都无法作出了。所谓量刑就是对不同罪行严重性质的定量比较，由此给出故意杀人罪和绺窃罪的不同量刑来。

怎么样，思云，对此尖端问题，你是否觉得无法理解阿？

如果你理解了这尖端难题，则恐怕“破坏和平罪”与所谓“背信弃义罪”还是能比较的吧？是不是阿？所谓比较，就是对罪行严重程度的比较，而所谓罪行严重程度也就是违反人道的程度，这似乎不难理解吧？违反人道不一定构成犯罪，例如骂人就不是犯罪，但违反到一定程度就构成犯罪了，违反的越厉害，犯罪性质也就越严重，量刑也就越重。是不是阿？

由此看来，德国和日本犯下的破坏和平罪乃是最大的罪行，因为罪犯不但上了绞架，而且焚骨扬灰，而所谓“游击罪”则是你的独家发明，是不是阿？

这就是我为何告诉你不同罪行当然可以比较。但后来我又明确告诉你，你所谓“背信弃义罪”根本就无法和“破坏和平罪”比较。那似乎是自相矛盾了，是不是阿？

可惜不是这么回事，我说“可以比较”是针对你那“不同罪行不能比较”的笑话说的，而说“不可比较”乃是因为世上并没有“游击罪”，国际法庭也从未审判过这种案例，那完全是你杜撰出来的强加于人（特别是西方人）的“国际私法”。“重罪”与“无罪”当然无法比较。如果硬要比，那便是用极大的负数去跟零比，比值便是无穷大了，不过，零不能作分母，所以最后还是不能比。

以上尖端知识，希望你仔细学习，认真揣摩，或许最后会理解也未可知阿，祝你成功！

2005 年 6 月 29 日

评林思云毅然披露的“苏联出兵真相”

为了续写《从“皇军天下第一”说到中苏恩仇》一文方便，我把有关的预备知识转贴到了坛子里。那是国内专家沈志华教授严谨求实的考证作品，任何一个稍有文史学养的读者都能看出作者的功力来。

不意今日却见思云跟帖，以揭发“刘邓指示中国统计局作假”的无产阶级革命小将英雄气慨，出来断然宣称：

“老芦转贴所谓《苏联出兵东北真相》，根本不是什么真相，
而是假相。”

乖乖，吓死我了，那作者作了什么假？在何处作假？还是全部作假？如果是作假，那真相又是什么呢？

可惜，思云根本就没回答这些问题，只是写了下面的话：

> “苏联出兵东北真相的真相是什么呢？
>
> 当年罗斯福担心美国单独进攻日本伤亡太大，希望中国有气出兵，共同进攻日本。1943年11月，美国有意抛开苏联，与英国和中国在开罗举行了罗斯福、邱吉 尔和蒋介石的‘三巨头’会议。会上，罗斯福首先把中国捧为‘四强’之一，提出美国与中国共同出兵日本的作战计划，美国负责所有的武器和后勤支援，中国只要出人，共同进攻日本本土，罗斯福还特别提议把琉球诸岛和日本的九州岛交给中国，作为报偿。
>
> 可是蒋介石却拒绝了罗斯福共同进攻日本的提议，这个原因美国人都想不明白：蒋介石每每声称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的退败，是因为中国战费不够，武器不足，可是现在美国愿意为中国无偿提供最先进的武器，请中国军队去打日本复仇，怎么中国又拒绝了？
>
> 蒋介石为什么拒绝罗斯福建议的原因，至今也还是不太明白，不过后来蒋介石提出了‘以德报怨’理论，似乎说中国人不愿意去侵略日本，也就是‘以德报怨’。罗斯福没想到蒋介石如此怕日本，如此惧战，此后再

也不请蒋介石参加首脑会议了，当然也不再把中国当作‘四强’了。可是中国媒体却把开罗会议上给中国‘四强’ 的美称，一直流传下来。

正是因为中国不肯出兵，美国才请苏联出兵，这才是苏联出兵东北真相。 有人说国民党抗战的真的，如何英勇，真是叶公好龙笑话的近代版。中国人一天到晚喊着要打日本，要血债血还，可是真的有人愿意为我们出钱出武器，请我们去打日本的时候，中国人就像见到真龙的叶公，瘫到了。”

帽子扣这么大，支持的证据却这么薄弱，客观地说，这种“文章”，连文革小将的都不如。亏得前些天还有位留日同志出来说，思云的文章大有日风，因为日本人注重证据！原来这就是日本人的“论证”风格阿？领教了。

具有小学语文课教的总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那套本事的读者，想来都能看懂那篇论文（请注意，那是一本正经的学术论文，不是我辈在网上练的野狐禅）披露的真相起码有以下几点：

一、苏联本身就想出兵东北，目的是恢复沙皇在 1904 年被日本抢去的在东北的帝国主义特殊权益。与此同时，作者也介绍了蒋介石多次要求苏联出兵，被苏联拒绝，以及美国在著名的雅尔达会议期间要求苏联出兵的事实，丝毫没有隐瞒什么真相。

二、待到核爆后，苏联迫不及待地要出兵，原来斯大林是为出兵向中国提出一系列条件，否则不出兵，后来则是先出兵再强迫中方接受这些条件。

三、苏联以最小的代价收到了最大的效果，在东北遇到的抵抗微乎其微，但斩获无数，除了中苏条约割让的外蒙、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特权、租借旅顺港之外，还违反国际公法，把东北的矿山工厂当成战利品拆卸回国，并武装中共，导致了远东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以上三条真相，请问思云驳倒了哪条？“正是因为中国不肯出兵，美国才请苏联出兵，这才是苏联出兵东北真相”，请问这算是什么真相阿？跟那篇文章究竟有何关系？当真是连小学生都闹不出来的弱智笑话。如果思云的小学语文跟算术学得一样好，则也不至于看不懂人家的文字，还要出来奋勇义务搞笑。

更何况他披露的开罗会议当真是独家新闻，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看来的，不会是右派的造谣报刊吧？我劝思云，看历史书最好不要戴上有色眼镜，受强

烈的爱国激情驱使，专挑迎合自己胃口的右派读物看。那些东西倾向性太强，虽然能满足你的爱国激情而使你获得巨大快感，但其实靠不住。连我本人都上过当，那“苏联撕毁中立条约”就是我本人的痛苦教训，这话我是从日本右派文章中看来的，当下信以为真。不料前两天才在网上查到苏联外交部为 denouncing 该条约，在 1945 年 4 月间给日本外交部照会的原文。所以，说人家"撕毁条约"，似乎也不是那么回事。

还是来说开罗会议吧。据我所知，该会议是在 1943 年 11 月下旬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罗斯福并未如你所说，是“有意抛开苏联，与英国和中国在开罗举行了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的‘三巨头’会议”。真相是，当时苏联受苏日中立条约束缚，不便和对日作战三盟国共同开会发表公报。此外还有幕后原因，那就是蒋介石不愿和斯大林碰头，深知自己没有实力去和他交涉外蒙和满州等头痛问题。斯大林本人也不愿到会，理由是他忙于军事指挥，无法离开。

正因为此，会议便分成两段开，上半段由反日三盟国在开罗开，史称开罗会议，下半段由反德三盟国在德黑兰开，史称德黑兰会议，之所以要在伊朗开，乃是那儿离苏联不远，照顾斯大林指挥部队方便。

会上罗斯福似乎也没有“提出美国与中国共同出兵日本的作战计划，美国负责所有的武器和后勤支援，中国只要出人，共同进攻日本本土，罗斯福还特别提议把琉球诸岛和日本的九州岛交给中国，作为报偿。”我不知道他这是哪儿看来的。

据我所知，那时美军还在南洋诸岛上苦斗，连个轰炸日本本岛的空军基地都没有，而中国军队困在西南一隅，哪有什么条件谈进攻日本本土？思云别是做梦吧？

会议讨论的主要是战胜日本后的问题。罗斯福确实要求老蒋派兵，但那不是去攻击日本本土，而是在战胜日本后作为占领军。这本是罗斯福故意提拔中国的一个重要举措，本身就是巨大的荣誉，是对中国坚持抗战蒙受巨大牺牲的肯定，招致英国强烈反对，但老蒋烂泥敷不上墙，竟然不敢接受这种殊荣！

会议最重要的决定，还是战后把中国失去的领土诸如东北和台湾、澎湖等归还给中国。罗斯福几次主动向蒋提出，把琉球群岛归还给中国或中美共管，但老蒋却又烂泥敷不上墙，竟然不敢接受！导致罗斯福十分狐疑。其实老蒋无

非是因为琉球在历史上并未归属过中国版图，和朝鲜、越南一样，不过是个藩属国而已，没有历史根据，未免心虚胆怯，哪知道强权外交那一套！怪只怪中国从来没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过强迫战败者割地赔款的强国角色，所以只要能收回失土就喜出望外了。

思云说什么罗斯福还把日本九洲划给中国，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证据，大概是林家通讯社独家秘闻吧。

据我所知，上述领土分割，并不是罗斯福为引诱中国去打日本，特地布下的钓饵，而是作为战后远东政治格局再分配措施提出来的。罗的想法是，日本垮后，东亚必然出现权力真空，所以尽管中国是敷不上墙的烂泥，也要千方百计把她扶持成强国。因此，那领土分割并非阴谋论大家林思云想出来的钓饵，而中国也并非他描绘的那个重赏都无法买动的懦夫。

开罗会议确实讨论了中国出兵的问题，不过那跟攻击日本本土毫不相干，乃是缅甸战役。老蒋倒同意参战了，勉强的反而是英国。丘吉尔。丘吉尔为了维护英国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利益特别是在香港的权益，反对罗斯福把中国提升为四强，扮演远东霸主的角色，因此不愿意中国搅进缅甸战事，后来看老罗的面子，才勉强同意中国组成远征军参战。

开罗会议上老蒋确实犯了三个大错。前两个上面已经说了，就是不要琉球，以及不愿意战后派占领军占领日本，让习惯于强国外交的老罗给东方式思维弄得莫名其妙。第三个则是老蒋请老美提供十亿美元援助，此前美国已经给中国提供了 5 亿美元。罗斯福碍于面子，说他本人可以同意，但必须经过国会批准，老蒋不知道那是礼貌拒绝，还以为人家是独裁国家，总统可以一言而决。此后为了这 10 亿美元闹得不亦乐乎，加上史迪威事件，最终导致美国政界对老蒋深恶痛绝。当然，这是后话了。

总而言之，思云此文，不过是顽固地想证明他的永恒主题，或者说是他上网宣传的神圣使命：

一、支那不该抗战，抵抗日本是个极大的错误，应该跟随汪主席，乖乖接受优秀的大和民族领导，去和白人作战。

二、支那人根本不是皇军对手，完全是一群懦夫。

三、支那人根本也就没有进行抗战，所谓抗战是国共两党虚构出来的神话。

请问思云，我把你 6、7 年来想说而不敢痛快说出的话说了出来，是否冤枉了你阿？如有误解之处，敬请立即指出。不过，凭我对林思云思想的深刻理解，我深信你此刻只会有一种我把你在喉骨鲠掏出来的强烈快感，细不细阿？

思云这使命不可谓不大，可惜他志大才疏，才能和抱负绝对不成比例。此文就是最好例证。

例如他讥笑中国人叶公好龙，却忘记了老美也一样，为了避免自家子弟伤亡，不惜动员别人去上战场。为何同样的事，在老美就是英明伟大，在支那人就是怯懦胆小呢？

忍不住要请教思云，你热爱日本、崇拜大和优秀民族，我完全可以理解，但似乎不必对美中也实行如此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吧？莫非你见庙磕头，是外国菩萨就拜？我看不可能，你不是挺讨厌美国，认为黄人应该联合起来打白人么？所以，看来唯一的解释还是，你实在太鄙视讨厌支那了，所以不放过一切机会糟蹋下流的支那人。是不是阿？我实在不明白，对日本的敬爱，为何一定要伴随着对支那以及支那人的深仇大恨呢？你能否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一感情奥秘？

其实我是个头脑相当开明的同志，对上面我总结的你的终生宣传使命，我其实也不是全部反对，可以有保留地同意第一条和第二条的前半条。

我也认为，中国根本不是日本对手，靠一己之力无法战胜日本。倒不是下流支那人胆小怯懦不敢牺牲：国军伤亡的天文数字摆在那里，光看一眼国军将领殉国名单，谁要敢诬蔑国军胆小不抗日就是丧心病狂！

中国无法战胜日本的主客观因素，任何一个客观中立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

首先，中国长期内战，变成了一盘散沙，直到抗战爆发都没有真正统一起来，就连装备最强的中央军，和日军比起来也不堪一击，杂牌地方武装就更不用说了。国军完全是个派系无比复杂的大杂烩，和日军那种高度统一，士气旺盛，军令如山的职业作战队伍完全是两回事。更糟糕的是，不但地方杂牌之间、杂牌与嫡系之间同床异梦，更有国共之间势成水火的明争暗斗，外战并没有结束内战，只不过让它采用了曲折巧妙的方式进行。中国其实是在同时进行两条战线的战争。

第二，中日两国的国力相差万里。中国沿海发达地带陷落后，连军火生产都成问题。长期抗战导致全国经济破产，而日本则有中国东北、朝鲜和本土的安全巩固的大后方，保障了军火生产高速进行。

第三，中国军队无论是将帅、军官和士兵的作战技能、士气都远远不如日军。中国的将领，自蒋委员长以下，基本上是日本士官学校训练出来的低级军官，甚至是日本人的再传弟子（例如李宗仁乃是留日海龟办的广西陆军小学毕业生）。一点现代战争的粗浅入门知识都是从日本匆忙进口的，将领根本没有指挥大规模现代化战争的技能。中国士兵训练极差，待遇更糟，经常挨冻受饿，光体力都拼不过给养充足、训练有素、斗志顽强的日本士兵。

以上主要因素，决定了中国光凭一国之力无法战胜日本，但“打不过”并不等于“没有打”，哪怕是文盲都该能分清这两个不同概念，除非该文盲对支那仇恨熏心。

基于这些主客观因素，我个人也认为抗战爆发是个错误。我在昨天的帖子中，提出中国应该避战，挑拨日本人去打老毛子。下来想想，那虽然是上策，但其实没有多少可行性，最关键的一条是日本军队进入了华北，而且拒绝脱离接触，这就决定了摩擦不断，必定要“积小战为大战”，因局部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而爆发大战，这其实也就是抗战最终无法避免的根本原因。这其间斯大林和中共汉奸集团固然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但根本原因还是日军顽固存在于中国本部。

所以，看来可行的还是中策，那就是为汪主席开辟、为思云私心倾慕并引其失败为终生恨事的道路。不过我的方案略有不同，那就是，效法勾践，暂时臣服于日本，加入日本一直在拉拢中国参加的防共同盟，搁置东北问题，与日本结盟，然后怂恿日本去打苏联，一面加紧武装统一全国，剿灭赤匪，整军讲武，等到日苏两败俱伤，自己强大了，再反戈一击，收复东北和外蒙失地。

这条避战强国道路看来可行性比上策高多了。从日本方面来说，它表面上满足了倭国军阀追求的目的：让中国俯首帖耳接受他们的指导，但并不是彻底吞并中国。从中国方面来说，它其实是上策的修改，根本目的还是为了避战强国，只是表面比较屈辱一些而已，但可行性高多了。

实施该方略的最大困难，还在于国府本身。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是民族主义者，而后者是所谓“国际主义者”，因此，从主观感

情来说，要国民党人像中共效忠苏联一样臣服日本，从党人的主观感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个前提是，它需要国府铁腕镇压人民反抗，而这不幸是国府的一大弱点。如果是共产党则毫无这种顾虑，他们能把中国世仇苏联奉为祖宗，民众也就照样跟着呼喊："斯大林万岁！"

所以，想来想去，看来抗战都是无法避免的，命运决定了中国只能取那下策，走历史已经走过的那条路。从这点上来说，我和思云共有类似的遗憾：他是遗憾中国没有变成日本附庸，而我则遗憾中国变成了党天下，因此直到现在也没实现罗斯福的梦想，让中国成为取代日本的真正东亚强国。

2005 年 10 月 1 日

笑看林思云的日式先进“历史观”

> “读了《崇拜热爱日本似不必以鄙视丑化中国为代价——评思云毅然披露的‘苏联出兵真相’》一文。不禁想起中国老牌作家王猛写过一篇《坚硬的稀粥》，比喻老人的僵化思想。我不敢给老芦对号入座，只是希望老芦更新一些知识，不要发展成一锅坚硬的稀粥。”

别客气，已经对号入座就别再谦虚了，咱俩谁跟谁阿？

其实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老芦无非是痴长几岁，自问论头脑开放灵活，反应敏捷，记忆过人，精力充沛，这坛子里似乎还找不到对手，你就更别提了。老实跟你说，敝人的个人不幸与耻辱，便是不得不与你、老马以及大批连起码思维能力都没有的同志辩论，真晦气。

我过去确实希望你不要发展为坚硬的稀粥，后来才发现你早就是僵硬的化石了，高效炸药都崩不开，根本不存在“发展”问题。你的终生库存就两个：毛货与日货。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极右与极左怎么会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当然，这也是轱轳话了。

> “我说‘苏联出兵真相’的造假，指的是歪曲了苏联出兵的原因，造成人们产生错误的历史观。就像老说的那样：‘苏联本身就想出兵东北，目的是恢复沙皇在 1904 年被日本抢去的在东北的帝国主义特殊权益。’”

造假的似乎是你吧？你虚构了一个开罗会议，被我揭穿后至今不认错，连个交代都没有。一个成名高手干出如此丢脸的事来，怎么就不会羞愧尼？这好像成了你的职业习惯了，每逢你“打假”之日，便是自己造假之时，难道上次打“刘邓造假”时，你捏造证据和我的言论还不够多？这次更好，居然连历史上有名的国际会议内容都敢捏造，连日本九州都敢擅自割让给中国！

人家怎么歪曲了苏联出兵的原因了？难道苏联出兵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无私援助中国？人家列举了大量事实包括斯大林的话证明苏联对中国怀

有帝国主义野心，你有本事就把人家的论据驳倒了，靠文革大批判给人戴帽子，未免太下流。

更可笑的是，你自己在下文不是也承认苏联出兵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么？你怎么连自相矛盾都看不出来？

> “这种历史观是错误的。因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不管从什么道理来讲，中国都应该自己收回自己的领土。所谓‘蒋介石多次要求苏联出兵，被苏联拒绝’，真是笑话。中国人自己不肯流血，让苏联人流血，打走日本，然后再把夺回来的领土奉献给中国，那苏联人岂不是真成白痴了。”

这叫什么“历史观”？你知道这个名词的涵义么？拜托别搞笑了。

你这段话，完全暴露了你对当时的史实一无所知，所有的唯一知识都是从我昨天和马悲鸣的对话里看去的，这里无非是再度重复他跟我说过的话而已，真可怜，这就是日本历史学者！请注意，你是代表日本学者来此和中国人辩论的，这种无本生意做多了，只怕要砸了人家的牌子，以为日本学者都是你这样的文革小将，除了空洞的大帽子，便是编造历史事实。

据你的“历史观”，如果请求外国出兵，那就是卖国，所以，老蒋请苏联出兵，就是民族罪人。如此说来，北韩金日成、南韩李承晚、越南吴庭艳都是卖国贼了，是不是阿？邱吉尔自知靠自己一国之力根本打不赢德国，为此千方百计想把美国拉下水，请求中立的老美动用海军为他们横渡大西洋的商船护航，一直从美国东海岸送到英国家门口，也是卖国行为了？苏美都接受了大量的美援，远远超过了中国，那也是卖国行为？这种“历史观”倒实在先进之至，不是我这种坚硬的稀粥可以梦想的。

> “‘蒋介石多次要求苏联出兵’，那肯定要给苏联好处的，因为苏联人的血不能白流。雅尔塔会议以牺牲中国给苏联出兵“好处”，中国当时根本没敢说话，因为中国自己理亏。现在一些人（所谓历史勇士）开始勇敢了，说什么美国人不仗义。”

又在造谣了，什么叫中国根本没敢说话？你怎么连雅尔塔会议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那订立是密约，中国根本没参加，主要是邱吉尔和斯大林瓜分世界的名堂，罗斯福已经快死了，他虽然同意，但留下了个但书，说必须得到蒋主席同意。中国得知此事后，专门派了行政院长率领的代表团去苏联和毛子折冲

樽俎，后来核爆发生，苏联急不可耐地出了兵，造成既成事实，再反过来压中国接受那些条件。这些事那论文都介绍过，你怎么看不懂中文？

请求苏联出兵就意味着出卖国家利益，所以，老蒋请苏联出兵，就成了卖国贼，这就是你的“历史观”，那请问美国援助英国苏联中国以及后来的南韩南越，又掠夺了这些国家的什么国家利益？美国人的血不是白流了么？

你看看你，为了糟蹋中国，什么胡话都敢闭着眼睛昧着良心说出来。投敌叛国的汪逆成了民族英雄，领导抗战的蒋公却成了国贼。不去责备老毛子趁火打劫，却反过来责备中国不该实行国际统战，为自己争取最多的盟国。甚至认为老毛子趁火打劫是应该的，因为人家的血不能白流，那老美在韩国越南白流了那么多血又怎么说？

> “第一，中国在兵力上对日本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第二，美国无偿为中国提供先进武器，在武器上也具有对日军压倒性的优势。在人力和物力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没有道理打不败日军。”

这种笑话都闹出来，当真是海外奇谈，唯一的作用就是暴露了你根本不熟悉抗战史。

中国人力倒是对日本具有压倒性优势。可哪有你说的“美国无偿为中国提供先进武器，在武器上也具有对日军压倒性的优势”？据新大陆人网友提供的数据：“二战中，米国军援最多的是英国，大约 200 亿美元，苏俄 100 多亿美元，法国 15 亿美元，中国不到 10 亿美元”。中国在自己国境上开战，遭受惨重战祸八年之久，国民经济全面破产，所有的工业基地和出海口都丧失了，后来连中缅公路也给切断，唯一的外援只能靠驼峰航线空运，能运进多少重武器装备来？哪有你编造出来的“武器的压倒优势”？别说坦克，绝大多数国军连火炮都缺乏。

而且，就算装备了新式武器，那还有个训练部队的问题。除了“青年军”由知识青年组成外，中国士兵基本都是文盲，要熟练掌握美式武器和基本的作战技能，岂是咄嗟可办的？你和老马的共同思维障碍，乃是不可救药的隧道眼，以为军队就两条，“一条是装备好，一条是不怕死”，连官兵素质都看不见。日军官兵的作战技能包括战场指挥员的战术运用，士兵的战斗技术乃是举世公认的，岂是头脑愚钝单纯的尔等想象的那样，“农民＋美械”便无敌于天下？

最严重的问题，还是抗战的特殊性质乃是“战中战”。国军一直在两线作战，最大的问题不是日军，那反正是要完蛋的，更重要的是共党坐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抗战变成了日军为共军打天下。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怪事：日军在前面推进，八路跟在后面接收，战线越向西南推进，共党的地盘就越大。因为兵力缺乏，日本人的胜利完全是空洞的，取得的不过是战线的移动，而地盘完全给共军占去了，华北就是这么沦共的。国军已经吃够了这种苦头，当然要慎重开战，免得重复悲剧。

即使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国军仍然发动了反攻，思云为了丑化支那，不惜再度造谣：

> “1944 年到 1945 年，美军和苏军都在与德军和日军死拼，这时候蒋介石在干什么？如果蒋介石主动向日军发起进攻，失败了，这也有一个交待。问题是 1944 年到 1945 年间，蒋介石没有发起一次对日军的主动进攻，这就是蒋介石致命的错误。”

其实就连我转贴的沈教授那“造假”论文都指出了：

> “在中国战场，中国军队也开始进入全面反攻，华北、华中和华南广大敌后地区的日军已经基本上被逼退到铁路沿线和一些主要的公路线，5 月 18 日收复福州，5 月 27 日收复南宁，6 月 29 日收复柳州，7 月 28 日收复桂林。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中将对六个省巡视了十天之后说：‘迅速结束对日作战更为乐观了’。”

这是老美说的话，不会是编造吧？人家可是洋菩萨，不是下流支那人阿！其实此文还没提到中国赴缅远征军在此期配合英军，收复失地，迭克名城的史实。

> “本来那时日军已经成为末弩，中国的人海军队加上美式装备，打败日军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后来苏军没有费吹灰之力，就打垮的日本号称最精锐的关东军，也证明日军那时已经完全不行了。”

这里再次体现了思云毫无思维能力。关东军乃是个空壳子，毫无实力，这点就连那篇论文也详细介绍了。那文字没说的是，关东军原来的精华部队，统统抽调到南洋、日本本土、中国大陆上去了。部署在大陆的日军战斗力比关东军那空壳子强多了。如果使用了美械师，中国当然可以打败关东军，可惜阿，

思云的隧道眼居然看不见，国军离东北还有万里之遥，面对的是仍有强大实力的支那派遣军。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靠人海战术，以劣势的装备还与美军打了一个平手。如果蒋介石有一点胆量，在 1944 年或者 1945 年初，发起对日军的大反攻，来一个人海战术，再凭着优势的武器，赶走日军收回国土，应该说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如果是那样，中国不但可以自己解放和收回自己的领土，甚至还有可能把领土版图扩大一轮。这样一来，苏联也没有出兵东北的必要，外蒙古也不会独立，共产党自然也不会成为气候。那样的话，中国早就崛起了，不要等到现在再谈什么扬眉吐气的感觉。

1944 年到 1945 年，历史给了中国一个千年一遇的机会，却让蒋介石给糟蹋掉了。1944 年到 1945 年，蒋介石躲在四川保存实力，以为这样就能保住他的江山，结果躲过初一，没有躲过十五，还是把江山丢给中共了。　　提到抗战，无论在抗战前期还是在抗战后期，蒋介石的表现和所作所为，都谈不上什么民族英雄。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评判，把蒋介石归为民族的罪人，恐怕倒是更贴切一些，因为他误国太多，太甚。”

把抗战那种全面战争和韩战那种有限局部战争相提并论，确实体现了思云独特的“历史观”，一般人是绝对做不出来的。他居然看不见日美两国的本质差别。日本人不计较伤亡，而老美特别计价伤亡。美国在朝鲜的战略目的始终是有限的，那就是制止北韩侵略，并不像日寇那样，想全面制服中国，让中国变成附庸。所以，当遭受人员巨大伤亡之后、侵略又已经制止后，美国当然愿意停战。

另一个问题是，朝鲜幅员狭窄，战线的正面（此乃军事术语）很窄，决定了部队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山地崎岖，利于堑壕战，有利于劣势装备的守军。

这和中日战争是一回事么？将本质完全不一样的历史事件轻率对比，似乎是林马共同的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思维错乱特征。

国府亡国的原因很复杂，根本不是思云的直线思维理解的那个简单图景。老蒋保存实力，完全是高瞻远瞩，在毫无外援时怕亡国而浴血苦战，死拼到底，但在美国参战后知道日本败局已定，看到了战后最大的问题是消灭共匪，为此保存战略实力，一点错都没有。只有思云这类连起码常识都没有，更缺乏

起码思维能力同志，才会以红卫兵小将大无畏的气魄丑诋先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 “关于抗战的历史，强烈建议老芦读一读史迪威的回忆录（有中文版），这些我说的上述历史事实，他都提到了。”

嘿嘿，我早看了，不过是英文版。我说你根本不懂史学，不知道起码的治史功夫，说的就是这个。你的毛病，乃是看了一本书后，从此形成牢不可破的先入之见，认定那就是历史真相，全不知那只是一面之辞，必须参照多方面的证词，才能理出个比较贴进真实的脉络来。

史迪威的事我早在《我们的过错和他们的过错》里评论过了，不过我不建议，更不强烈建议你去学习我那旧作，因为你看了也不可能理解——列宁早说过：“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你的疑人偷斧情结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区区何人，岂敢指望撼动泰山？我只想告诉你一个最起码的常识：老史是被老蒋赶走的，哪怕是市井小民也知道，这种人说的话，必然有极大的倾向性。只有日本“学者”如你者，才会把一个人的叙述当成历时八年的抗战那种无比复杂浩繁的历史事件的全面真实记录。

最后想说，思云，你倒足了我的胃口，我不想再和你辩论了，因为你毫无起码学术道德观念，被人驳斥后从来不给答复。例如我昨天那帖子重点是指出你捏造史实，如此严重指控，你居然不但有本事置之不理，还要编造出更多的谎言来。你从来不敢像我这样把对方的文字拷下来逐条反驳。恕我直言，这种丝毫不讲 decency 的辩论对手，我非常看不起。所以以后你再说什么请只管说，我再不会犯打开尊帖的错误了。

2005 年 10 月 2 日

东京国际法庭是不是“胜利者的审判”？

本坛的优势是在日大侠颇多，给我这对日本文明缺乏认知的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补课机会。最近小国寡民先生和若思争论这靖国神社问题，又让我想起前段若思在此坛闯的祸。

那阵子他小人家写了篇文字抨击《联合报》某记者，我也没怎么注意，那意思似乎是该同志曲解了小泉那“大耳贼”（苗仁网友语录）讲话的意思。不料大汉子网友见了便肾上腺功能紧急亢进，以不懂日文之身出来指责若思。后者为了证明他没有曲解，便把那大耳贼的讲话原文贴出来，而且誓死拒绝翻译，以免“曲解”之嫌，让大众自己去看。

至此，阖坛男女老少除了日本大侠外，便被一股脑儿打进紫金葫芦里去了。有位出来帮若思讲话的在日同志更滑稽，居然贴出机器翻译的版本来，更是往那闷葫芦里头灌满了迷魂汤。我本人来回来去看了四五遍，看到后来连我都忘记了自己到底姓什么。

好在闹了那么一下，我原来毫不关心的人也朦胧明白了大耳贼的意思，在翻译机器震耳欲聋的噪音中，迷迷糊糊地听到一句什么：“日本法律没有战犯这种罪名，但因为日本投降时接受了盟国的条件，所以就接受了”。

赶紧强调一句：这是我排除了机器噪音，沙里淘金打捞出来的，不知是否曲解。如果哪位要以此指责，那我当仁不让，因为我并无直解能力，好在我还没浑到不懂日文还要指责人家曲解的地步。

假定大耳贼确实如是说，则我认为这话有一定道理。他其实是应和前段日本右派“胜利者的审判”之类的翻案鼓噪，不过比日本积极分子林思云先生实事求是多了。

早说过了，积极分子的特点就是比主子还“左”。前段日本右派翻二战的案，说那是胜利者的审判——过去国际法中根本没有“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等罪名，那是为纽伦堡审判度身定做的，所以是事后立法追溯，云云。

思云在国内养成“执行最高指示不过夜”的习惯，当然立即就出来传达红头文件。人家还只是为战犯翻案，说侵略无罪，还没敢指责中国抵抗犯法，他却立志作出超过上级领导的个人贡献，在“侵略无罪”之外再加上一条“抵抗犯法”，说游击队违反了国际法。所以，真正的罪犯，不是闯入他人家园烧杀抢掠的强盗，而是立志把强盗赶出去的抵抗战士。由此触发了我和他的大战。

要驳斥思云对游击战士的诬蔑，小菜一碟耳，老芦早在中学时代就练出了痛驳积极分子的童子功，那些人有的只是一钱不值的“赤胆忠心”，一点水平都没有。因此，凡是他们超出主子的个人发挥，必是弱智笑话，思云的“抵抗犯法”那条个人贡献也是如此，不费吹灰之力即能撕得雪片也似。

真正让我觉得最棘手的，还是思云的恩师们提出的“事后立法追溯”这一条。区区不才，素以“实行一重标准，舍命求真，决不为感情扭曲客观事实”为夙志，并多次指出“解放”前的左派诸如鲁迅以及西方若干左派的通病，就是因政治立场放弃实事求是的原则，犯了“舍真求善”的错误。但要坚持这个人信仰，势必就得承认思云的恩师们说的那一条确实是事实：二战以前，国际法中确实没有什么“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等条款。

我最后用来驳斥思云的理由，就是日本违反了当初一系列国际协议，包括它自己参加投票的国联的决议，这些协议同样有国际法性质。更重要的是，日本在投降时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而那上面可是毫不含糊地预警过要审判战犯的。日本人要么拒绝接受那条件，死战到底，真个“一亿玉碎”，要么就接受那条件，认罪伏法。在接受了那条件半世纪后再来翻案，是否也太不要脸了些？

这就是我说大耳贼那番话还比较实事求是的原因。他那“日本法律没有战犯”一说，从表面上看完全是Ｐ话：哪国法律中会有什么“破坏和平罪”？那本是在国际法领域中，东京审判是国际法庭审判，跟日本国内法庭判决有何相干？但他真正的意思还是右派说过的那个：原来的国际法中并无此类罪名。只是他作为首相，不敢公开说出而已。但他接下来的话：“因为日本投降时接受了盟国的条件，所以就接受了”，则似乎应该解读为：不管是否事后立法，咱们当年既然认下来了，现在就没理由以此翻案了。这就是我何以说他比思云那积极分子还要实事求是得多。

我和思云那场辩论照例是不了了之。思云虽然哑口无言，但我知道他绝不会服气，这在他本是宗教信仰问题，而宗教信仰乃是不可理喻的，指望思云放弃以诋毁侮辱受害人作为向强者效忠的人生方式，如同指望说服回回安拉并不存在一般可笑。

但和与他的其他辩论（诸如 911 后他歌颂恐怖份子，主张毛式暴力革命，歌颂十月革命和苏联极权制度，否定大饥荒曾经发生过等引起的我和他的几次激战）不一样，这次我"胜"得心里很不踏实，过后一直在想这事，心里那只鬼，便是这"事后立法追溯"的问题。

如果说，日本人拿这做文章站不住脚，因为他们事前已经同意了接受审判，那么，德国人又怎么说？我不记得当初盟国敦促德国无条件投降的通牒中有这么一条。什么"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等等，似乎确实是在纽伦堡审判前才匆忙制定出来的，以此去审判纳粹战犯，似乎确实是事后立法追溯。

不仅如此，日本右派别的话也很难驳斥：他们不过是效法英法老牌殖民主义的榜样，为何英法干了没事，他们干了就倒霉？这难道不是"强权即公理"？记得 7 年前我和思云在《枫华园》过招，这就是他的主要"理论武器"，只是那时他自觉势孤力单，不敢承认自己认同了那主张，更不敢如现在一般直接剽窃他的恩师们的主张，而是躲在"介绍日本右派言论"的盾牌后而已。

当时我的反驳是，没错，英法确实是老牌侵略者，但人家搞的没有纳粹和日本那么蝎虎，没有干过两国干的那种伤天害理的勾当，起码没犯过种族灭绝的兽行。而日德两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干到了物极必反的地步，以致文明世界再也无法容忍这种兽行，特地成立了国际法庭来审判。

7 年后我还在想这问题，觉得确实如此。从讽刺的意义上来说，德国和日本从反面推动了人类进化，他们把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开创的作法推到了极致，让全人类包括英法在内吃够了苦头，让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再也没有理由为这种攻城略地抢夺财富的罪行开脱，不能不立法禁止之。严格地说，这确实是事后立法追溯，但不这么着又能怎么办？难道坐视那些实行种族灭绝的战争罪犯不受惩罚？这些法律的制定，难道不是打开奥斯维辛死亡营后刺激出来的？在目睹那些惨绝人寰的兽行之后，文明世界如果还不搞"事后立法追溯"，还有什么人类良知可言！

其实日本右派抓住这些事作文章，一点意思都没有，完全是无耻使用双重标准。这事情明摆着：你要么讲道义，要么讲实力（也就是“狼羊律”）。如果相信前者，趁早就给我住嘴：只有丧尽天良者，才会不去谴责平白无故闯入人家家园杀人放火的强盗，反过来谴责抵抗强盗的受害人；如果相信后者，那也趁早给我住嘴，少拿“道义”作文章。您要是相信“世上有强权无公理”，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审判，那又有什么脸去搞道义批判，指责人家不遵循程序正义？有那功夫，不如去卧薪尝胆，秣马厉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卷土重来，作一回胜利者，把你单方面的“公理”强加到受害人头上去。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爱国”积极分子们和思云那种日本“爱国”积极分子完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样是奉行双重标准的无耻之徒：你要是讲道义，因此谴责日本侵略，就不要口出狂言，动不动“核爆东京”，想入非非，胡言乱语，意淫上瘾，进入大做去日本实行三光的春梦的彻底神智错乱状态；你要是信奉狼羊律，认定这世上只有强权没有公理，那就趁早承认中国挨打是活该，少来显摆自己因无能遭受的奇耻大辱。无论是哪一种信仰，我看诸位都只有闭嘴一法。

这世上，哪儿都有愚民愤青，毫不足奇。可叹的还不是中国这种人竟然如此之多，而是政府的外交居然建立在这种“民气”基础上，当真是全国从上到下齐犯失心疯。那个弱智痞子政府折腾半世纪也没有外交的起码概念，一会儿和日本好得穿连裆裤，口口声声“一衣带水”、“世代友谊”、“永不再战”，连鉴真、晁衡（阿倍仲麻侣）那些千年僵尸都要刨出来，为一时的党国政治服务，一会儿又作指鸡骂狗怨妇状，指望靠煽动暴民去帮助自己解决谈判桌上难题，当真是小妇样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

其实我早在 5 年前就说过了，中日是利害冲突千丝万缕的邻邦，两国邦交绝不是容易的事。政府如果真拿国家利益当回事，就该不受一时的主观情绪支配，忽而奢谈友谊忘记利益，忽而又肾上腺发作，如爆牙痞子李外长一般，以在记招会上公开羞辱邻邦的恶言毒语功夫，去掩盖他折冲樽俎的无能。而是应该“又勾结，又斗争”，勾结是为了国家利益，斗争也是为了国家利益。相好时不能轻易以河山为礼物，龃龉时也不能因小愤而误大局。

这都是连市井小民知道的人生常识，我党领导们折腾 50 年，何以就是死也无法掌握？我看网友转贴来的李光耀有关“和平崛起”的讲话，就很值得政治

局去专门学习一个月。如果有朝一日党国领袖到了该同志的水平，则中国也就总算有了个称职的政府了罢。

2005 年 12 月 9 日

译作：《日本最伟大的胜利，英国最惨痛的失败》序

【译按】

前段麻省理工学院的抗日英雄们一场大闹，至今尚让我脸上热辣辣的，虽然当即就写了篇文字指出这种弱者心态，但下来才想起了忘记举出无数反例：历史频道上若放关于纳粹的文献片，必然要提其排犹、虐犹、屠犹的罪行，必然要展示纳粹官方发行的各种侮辱犹太人的宣传画和宣传烂电影等等，最常见的就是一部教导日尔曼公民如何识别那些企图用糖果勾引孩子的长着大鼻子、留着长胡子、穿着长袍子、鬼鬼祟祟如同老鼠一样的犹太异类，等等，可至今未见犹太人去批斗电影主编，并给人家发侮辱恐吓的犯罪信件，可见犹太人实在不成气，也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样在强敌环绕的大漠里建立起家园来的。

奇怪的是不但犹太人没出息，就连法国人也把脑袋藏在裤裆里。还是要请同志们去看历史频道关于纳粹的文献片，其中必有纳粹骑着高头大马，经过凯旋门进入巴黎的胜利阅兵式。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放映次数最高的历史镜头了吧，可怯懦的法国人居然也就忍得下这种对他们民族尊严的肆无忌惮的侮辱。

下面翻译的这篇文字，是当年日本大本营的作战和计划参谋长某大佐辻政信所著《日本最伟大的胜利，英国最惨痛的失败》（Japan's Greatest Victory; Britain's Worst Defeat, Surpedon Publishers, 1997, New York）一书的序言，该书讲的是日军在1942年大举南下马来半岛、攻占新加坡的战役。该役迫降了12万大英帝国官兵（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仆从军”在内），被丘吉尔称为“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失败”。

令人震惊的是，不但该书从头到尾吹嘘日本皇军赫赫武功，附有大量吹嘘日军神武的宣传照片，包括马来亚人民在被日军“解放”后拥上街头、“自发”庆祝昭和天皇万寿节的照片，更是此书在西方的出版过程。此书最先是在1953年在日本出版的，出版后即引起澳大利亚陆军部长豪（ H. V. Howe）的注意，他意识到此书出版的历史意义，当即写信给作者，说：

“我认为，完整和准确地记录历史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而除非盟国的历史家们也能读到负责计划和执行马来亚战役的日本军官的著作，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为了日军的军事行动能被正确地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们，我强烈敦促您将大作翻译成英文。”

在此书翻译成英文后，这位嚎先生又亲自为该书作编辑，而为该书写序（也就是下面翻译的这篇文字）的，同样也是一位身居高位的澳奸：当年任澳大利亚帝国陆军马来亚驻军司令的本尼特中将（Lieutenant-General），也就是作者当年的手下败将！

从这些事实里，我们的同志大概可以领教什么是真正的勇敢，而西方强大的真正原因又在哪里。鬼子和咱们的最大区别，不是物质之差而是心态的强弱，人家并不以为效法鸵鸟把头埋在沙堆里，自己的耻辱和敌人的光荣就能因此消失。不幸的是，在咱们这儿，这懦夫自欺之术却成了从朝廷到响马通用的国技——官家不许百姓骂朝廷，“民运”也不许百姓骂“民运”，以为这么一来便能永葆自己的光辉形象。就是针对这种国术，我才动了翻译此文之念，如果它能把大家的头从沙堆里拔出一微米来，那也就足以让我大喜过望了。

2006年5月11日

序言

每个名副其实的战士都会毫无怨恨地称赞出色的敌手的军事技能。我毫不犹豫地承认，辻政信上校乃是我的敌手中最能干的一个。

在此书中，他毫无保留地将日本在马来亚的胜利归结于其25军前线官兵的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该军在70天内即挺进了6百英里（译按：约为960公里）并攻占了新加坡，取得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胜利之一，完成了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业绩。

但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家却必须承认，这次战役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其作战计划异乎寻常的彻底和相当高的首创精神。本书最不寻常的特点，是作者对其当初研究热带战争技术的记述。他和他的小组过去只有在亚寒带的满洲的

生活经验，为此战却在原始的热带环境下生活和工作了300多天，他们抛弃了一切妨碍参谋军官思维的军事保守主义，发展出了一系列适于丛林战的战术、装甲和装备来。

在历史上第一次，一只军队靠自行车发动了闪电战，以其推进的势不可当与神速震惊世界，将新加坡不可攻陷的神话炸得粉碎：正如辻政信上校强调指出的，新加坡没有后卫，而丘吉尔在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事实。

没有哪个战士会对失败微笑，辻政信上校自然也要为他的祖国战败而痛心疾首，他将这失败归结于缺乏具有灵感的国家领袖。他认为温斯顿爵士（译按，即丘吉尔）的个性具有“禅的神秘主义品味”，盛赞他那种为将国家从绝望的环境中领向胜利所必需的领袖。

日本的崩溃不是因为官兵或人民缺乏斗志，而是因为国民经济的虚弱。正如作者指出的，帝国参谋总部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权衡速战完胜与持久战必然导致失败的两种可能性时，充分考虑了这个因素。

辻政信上校的业绩证明了他不但是一位制定作战计划的大师，而且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战场指挥官，现在他又成了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大作值得祝贺，同样值得祝贺的是驱使他在日本投降后从盟军手中逃出的动机。他在另一本书《地下逃亡》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如同所有国家的许多军人那样，他似乎也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从佛教信仰出发，对战败后果的沉思冥想，使得他认定让祖国重生是他至高无上的责任。在获得军方上级批准后，他逃脱了盟军的抓捕，此后三年一直在亚洲流浪，直到所有的罪名都撤销之后，才能回到日本。现在他是日本国会上院议员（Member of Councillors in the National Diet）。

H·戈登·本内特

中将

澳大利亚帝国陆军马来亚驻军司令，1941－1942

Turramurra, 新南威尔士，1959 年

译作：辻政信：《南进还是北上？》

【译按】

本文是辻政信《日本最伟大的胜利，英国最惨痛的失败》的第一部分的第三章，介绍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大本营为究竟是向北还是向南发动侵略战争进行的战略讨论。我觉得这些介绍虽然是一面之辞，不过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有必要译出来与大家分享。

我觉得本文有几点很有意思，值得注意：

1）日军策划战争的方式很奇怪，并不完全是由高层战略家通盘筹划，而是有大量的中下级参谋人员参与广泛讨论，以此“民主方式”运筹战争，大概是世上只此一家。东条根本不是什么独裁者，而是大众推出来的管家。这是否反映了大和民族的独特性？该民族没有杰出的个人，只有优秀的集体，这种国家是打不赢战争的，在和平时期也不会有什么开创历史新篇章的创造力和发明力。怪不得辻政信要哀叹日本战败的原因是没有丘吉尔那样的领袖。

2）决定根本战略方向竟然如此草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匆忙上马，事前未经深谋远虑的全盘筹划，对战争各期进程，最终战略目标等关键问题完全心中无数，颇有儿戏之感。太平洋战争究竟要打到什么程度才算实现了战略目的，取得“完胜”，如果达不到目的又如何收场等等，似乎完全没有讨论过。

太平洋战争完全是日本人因为无法结束中日战争而不得不铤而走险，进行毫无把握的赌博。倭人不能取胜中土，竟然指望收之南洋，想靠在南洋取得辉煌胜利来吓得中国求和，如此“曲线胜华战略”，当真别致得紧。战略家们怎么就想不到，把英美推成中国盟友后，中国屈服的可能就更渺茫了？

在策划太平洋战争时，日本军人竟把取胜希望寄托在对手丧失斗志上，而当初他们决定在中国冒险时使用的恰是同一思维方式。在中国吃了苦头还不知道总结教训，竟然再度以侥幸心理去冒更大的风险，把全民身家性命赌上去！倭寇之愚，我看也决不下于他们看不上的支那人。他们后来的辉煌战术表现并不能掩盖缺乏远期战略的鼠目寸光。换言之，日本只有战术家，没有战略家；

没有领袖，只有广义的技术人员。或许，这就是它必须“全心全意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缘故？

3）请注意，本文明白无误地向世界宣告，日本根本没有战胜中国的指望。大本营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要挺进到重庆，必需动用20个师团（他们在南洋也只计划投入15个师团，可见征服中国之难），为期3年，而他们的战争资源根本就无法支持这一重荷。连日本军阀都不能不承认，太平洋战争是他们无法在大陆速战速决引发的狗急跳墙。如果没有中国坚持抗战，则也就决不会有偷袭珍珠港，而美国压倒一切的孤立思潮也就无从打破，罗斯福再狡猾也无法撕毁竞选诺言，把美国拖入二战，那么，二战的结局恐怕就要改写了。中国人民对二次大战的辉煌贡献，不是几个日本爱国贼可以一笔抹煞的。

不仅如此，作为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辻政信本人在书中其他地方不得不承认皇军在大陆战场上多次陷入危机。很不幸，这给千方百计矮化中国军民英雄气慨的日本爱国贼林思云辈一记响亮的耳光。积极分子从来比主子积极，走到天边也如此。

此外，某些网人出于对毛子的憎恨，竟然连苏军在诺门罕取得大胜都要否认，也不妨看看辻政信同志本人的自供。还是那句老话，无论政治倾向如何，都不能因为感情便抹煞事实。

本章开头部分谈苏德战争爆发并抱怨德国背信弃义，违反轴心国的反共协议，在日本关东军正在诺门罕与苏军浴血苦战之际，和苏联签订中立条约，拆了日本的台，导致平沼内阁倒台，此后又撕毁中立条约，因而再度背信弃义，云云，因与主题无关，从略。文中夹以我的评注，作为一孔之见供读者参考。

苏德战争爆发后两天，我接到电报，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总部助手。但我们不能半途中断已经开始的演习。这些演习是为了摸索出一个技术方案来，以解决我军长途奔袭，渗入敌后约1000公里（从泰国南部到新加坡）的问题，此外还要考虑到沿线将会遇到猛烈抵抗，所有的桥梁都会被敌人炸毁，道路遭受破坏等情况。如我已经说过的，进行这些演习的调查研究单位乃是步兵、炮兵和装备了汽车和自行车工程兵的合成编组，演习是在尽可能逼真的情况下进行的。

海南岛演习结束后，我乘机回到台北，结束在那儿的研究工作，然后怀着遗憾向自该研究单位建立以来便同甘共苦的打字员、仆人、参谋人员告别。7月14日我到达东京。Hattori大佐真诚地欢迎了我，说：“我一直耐心地等你前来，已经等了相当时间了。”

我不知道在东条将军责备过我之后，为何还要把我召到东京来。我猜大概是要我参加准备北向或是南向的战争，但不知道到底是向北还是向南。

如果和俄国的战争爆发，我在关东军服役多年的经验，特别是在诺门罕的战斗经验将极为有用。另一方面，如果日军南下，则我在过去半年中全心全意从事的热带战争研究也是非常有用的。

我在东京大本营遇到了一个密友Kuman中佐，他坐在办公桌前，看上去极度开心。他告诉我至今尚未讨论到底是北进还是南下，但参谋总部有许多人认为希特勒在深秋即能在俄国取得决定性胜利，如果我们现在不赶快参战，就要错过那班车，也就分不到多少战果了。

德国人即将获胜的前景最后为参谋总部接受。关东军的兵员从40万增加到70万，并改名为关东军特别演习队（Kantokuan）并初步获得了10亿日元战费。

我到达后次日，在吃饭时，我所在的部门人员对苏德战争前景发生了激烈辩论。对总参人员的观点，我至感惊诧，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诺门罕我军遭受了如此沉重的伤亡之后，我们总该知道俄军在远东的实力吧？　在欧洲的苏军肯定没有被击败。即使希特勒有效地进行战争，我相信他也要花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征服俄国。1939年我们正在诺门罕苦战之际，他却背叛日本，未经警告就摧毁了反共同盟，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根本就没有国际道义观念。如果日本要开战，那也应该去追求自己的国家归宿，何必考虑帮着希特勒去打俄国？如果德国赢了，抢走了俄国、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以东，日本或亚洲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内，英国统治的亚洲人口是俄国的十倍。新加坡是通往东南亚的枢钥。夺走它将能解放亚洲被压迫的人民，将为解决支那事变造成强有力的影响。”

我激烈反对发动对苏战争，强烈主张南向攻击。Kumon中佐神色尴尬地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

“中央部（The Central Department）一直在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击败苏联，”他说，“你才来了一两天，不知道情况，最好还是少说话，不然又得被参谋部开除。”他接着说，“那天参谋军官Obi来东京，根据自己在满洲的经验，反对对俄国开战，被第一部长Tanaka将军和人事局局长Tominaga将军痛骂了一顿。”

尽管我对Kumon中校深怀感激，我仍然想：“多谢忠告，不过我根本就不在乎被开除。我本来就不想到参谋总部来。”

此时距Matsoka外长和俄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回国还没多久，参谋总部那些没主见的人不久前还反对对苏开战，如今却急于跟随那些北进派。

自诺门罕战役后，日本对俄国的仇恨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骨髓中，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俄国人，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仅仅因为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抱怨，就站在德国人一边？”

在我看来，我们在决定政策时，必须把眼光放在亚洲并维护良好的国际信誉。俄国看来已经同意将其远东疆界限制于现状范围内。如今她正在其西线绝望苦斗，近期内没有什么攻击东方的危险。

但自满洲事变和支那事变发生以来，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变得紧张了。虽然日本没有遭到苏联进攻的危险，但很明显，我们不久就要遭到英美的挑战。由于美国中断了商务条约，日本再也不能从东印度（芦注：指印度尼西亚）获得石油，美国政府还冻结了日本居民在美国的资金和财产，加剧了经济战。我当时认为，除非我们从满洲撤出，否则和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1939年年底和1940年间，日本政府在尽可能避免和美国作战的同时，下令让陆军部和参谋总部对我国的自然资源作了调查。根据我们的动员计划，调查结果可以总结于下：

1、工业原料诸如铁矿和铝矿可从南部地区获得，但这取决于海运能力，其供应将随着船舶丧失而减低。在战争第三年，我们将遇到有色金属的短缺。液体燃料也如此。此外，严重的船舶损失将造成相应的煤矿进口减少，导致工业的全面衰落。

2、即使我们避免了战争，而且英美停止了反日经济措施，缺乏液体燃料对日本也是致命的。1941年，陆军和海军只存有约1百17万公升航空汽油（约2亿4千万加仑）以及约4百40万公升普通汽油（约9亿7千万加仑）。

以这些发现为基础，参谋总部要求作战处再度作出资源估计，后者的报告如下：

1、若要维持50个陆军师团和全部空军实力，则对苏作战不可能长于一年，因为届时液体燃料必然消耗殆尽。

2、鉴于目前支那事变的进展，还需要四年时间我们才能战胜，但如果想将军事行动推进到重庆，我们就必须动用20个陆军师团作战3年，此前我们的资源必将消耗殆尽。

3、如果我们动用海军和空军的全力和15个陆军师团对英美开战，有可能在第一年年底利用已经在南方国家开发出来的资源。不仅如此，只要能维持海运，我们就能在持久战中坚持下来。海军的有效实力将是决定性因素。

报告最后的结论是："只要海军批准，南进乃是最理想的方向。"

海军军令部的报告被频繁地讨论过，但看来海军内部小圈子中有着强大的绥靖主义影响。海空军总司令山本认为应该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他的观点似乎是："如果我们奉命开战，在头半年或一年内，我们将获得迅速辉煌的胜利，但在第二年年底，美国将增加其实力，那时我们就很难在对等的条件下和对方交战了。"

在长期讨论之后，关于总的情况终于达成协议，海军军令部决定，宁愿开战也不愿坐待痪毙，但坚定地表示，海军同意南进，但明确反对对俄国开战，也反对扩大支那战事规模，进军重庆。事实上，海军军令部说的是："现在是我们还能以对等实力开战的时候，再过两三年，我们就再也没有取胜机会了。"

从那以后，许多人一直争辩说，海军勉强同意开战乃是陆军胁迫的结果，或是因为政府无视海军的意见作出决定开战。看来海军有一部分人想把战争责任赖到陆军头上，但可以肯定的是，海军在政府面前并没有那么听话，也不可能在政策问题上被迫同意陆军以铁腕提出的要求。

陆军和海军总部最后的决定是，除了对英美开战，"在日益紧张的空气中"，没有别的办法确保"国家的存在和国防"。我们不能无视的事实是，当时在欧洲战场上，苏军的抵抗逐渐加强，而德军的进展减慢了。许多主张北进攻击苏联的人，不是依赖自己军队的优越效率，而是相信希特勒的上帝脑袋，

认定斯大林会随时发疯【芦评：辻政信对北进派的攻击，恰好适用于他自己。南下派主张南下，不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对方的怯懦上么？】。

我们当时坦率的观点是，美国人是商人，不可能长期持续一场无利可图的战争【芦评：这只反映了倭人的无知愚蠢，连美国发家靠的就是一战都不知道。连白痴都该明白，在自家国土上进行的战争只能摧毁经济，世上只有毛泽东喜欢这种战争，但在别国国土上打仗则能带来空前的经济繁荣，不但两次大战使得老美成了金元帝国，就连日本和东南亚周边国家的经济起飞也全靠韩战和越战】。如果我们只和英美交战，就能进行持久战。等到在南部取得一些伟大胜利之后，中华民国就会愿意接受大东亚共荣圈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签订无条件和约。俄国就会和它的英美盟友决裂【芦评：当真是越出越奇了！中国独力苦撑时都不屈服，有了盟友后反而会屈服？俄国和英美决裂？！为什么？活得不耐烦了？指望靠持久战熬垮中英美苏，这种奇想也只有日本白痴才会有！】在和中国缔结和约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一百万部队从中国调到满洲国去，那就足以震慑俄国在那个方向的扩张，或是回击苏联人在那儿可能发起的进攻。

有一群聪明人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对该北进还是南下拒不表态。当我们在马来亚获得大胜，占领了马尼拉以及荷属东印度（芦注：指印度尼西亚），攻占了仰光，他们声称自己一直主张南下战略。但今天我们战败了，他们又吹嘘自己的远见卓识，说："我们那时是反战的。"确有可能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反战，但他们缺乏勇气，不敢冒着丧失生命或自由的风险，公开站出来反战。【芦评：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家怕丧命，怕丧在谁手里？不就是尔等军阀手上么？你放下屠刀，人家不就有勇气了么？闹半天，该负责的不是屠刀，而是刀下的沉寂！】

当我们和海军参谋人员一道，在总参办公室中进行"书桌上的演习"时，总参谋长Sugiyama将军问我："你对行动进展速度的估计是什么？"我答道："如果我们在明治万寿节发动进攻（原注：即11月3日的明治天皇的诞辰周年纪念日，明治于1867年登基），我们将在新年攻占马尼拉，在Kigensetsu节（原注：日本第一个天皇在公元前600年2月11日登基的周年纪念——芦按，世上只有倭人这种无耻民族才会不但捏造出什么"万世一系"的天皇在公元前600年前登基的屁话，而且竟然郑重其事地纪念之）攻占新加坡，在陆军节（3月10日）

攻占爪哇，在皇帝诞辰（4月19日。——芦评，怪哉，皇帝有两个生日？倒跟英国现女王一样，大概有一个是加冕周年吧）攻占仰光。后来证明这估计相当接近实际结果。

陆军大臣（the Minister for War，英文意为战争部长）东条参加了会议，沉默并严肃地听取了发言。他反复询问："你们认为对英美战争的结局是什么？"，没有谁能作出信心满满的回答，能说的只是："我们希望在政治和军事战略的协调作用下，战争能尽可能迅速地结束。"在场的所有人都预见到持久战只会以不利结局告终。【芦评：这就忘记上面才说过的话了？尔等决定南下的整个战略考虑，不就是建立在通过抢夺资源，可以进行结局有利的持久战的假设之上么？为了打持久战才去南洋动武，到最终下了决心之后，又认为应该避免持久战了！这不是尚未出师便否定了根本战略么？看来倭国当真是白痴之邦。】

今天反思战败原因，我承认日本在考虑对英美作战时，犯了判断国家资源的错误。我毫不怀疑这是对整个形势的正确看法，但因为我必须实话实说，我宁愿下此结论："在估计德国的真正实力时，日本投入了过高的信心。"

【芦评：真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其愚顽远远超过中国白痴。如果说中国是弱智之邦，则日本是绝对白痴之邦。只有绝对而非相对的白痴才会指望以资源小国之身，靠去南洋抢夺资源，靠海运支持战时经济运转，以持久战拼消耗拼垮中美英苏等大国。而且这一切错误竟然发生在侵华受挫、骑虎难下之后！在中国无法赢得体面和平，保住抢来的领土资源，又不愿意接受失败，乖乖退出满洲和大陆，欲战不能，欲和不甘，当真是进退失据，却不总结其中的沉痛教训，反而去把漏子捅得更大，以一敌三，指望奇迹发生，中美英齐齐丧失斗志，向日本屈服。这种绝对白痴，也配去笑话指责德国！

比起日本白痴们来，希特勒长的当真是上帝脑袋。他从来就没有想过和俄国人拼消耗，从来是指望速战速决，在短期内彻底摧毁苏联武装力量。而日本人一开头打的算盘就是持久战。前者才真正是低估了俄国潜力，在按原定计划全歼了近6百万苏军后，发现对方人海还滚滚而来，这种错误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后者则是犯了失心疯，那奇特思路大概只有爱国成狂的日本爱国贼如林思云辈才能理解。】

研究自古以来的战败史可以看出，很多研究战败原因的作者倾向于对进行战争的方法视而不见。因为战败的耻辱，他们也倾向于忽略或歪曲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过去的历史表明，环境的力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战败国家的态度。在我写作的今天，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并没有去尝试找出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的公正的回答来。

【芦评：他这儿隐晦地说了些什么？无非是两条，评价日本的侵略战争不能以胜败论英雄，而要看到两点：第一，这战争是英美强加给日本的。第二，日本“进行战争的方法”是第一流的。我深信，如果林思云先生看过此书，而且看懂了他这曲里拐弯的话，这两点一定要构成他无数大作的灵感源泉。可惜阿，美国确实对日本进行了经济封锁，但只要日本从中国撤出，这封锁就会停止。以此为理由发动侵略战争，只有无耻的倭人也才有本事说出口。第二，日本“进行战争的方法”不过是小聪明，本章就再明白不过地暴露了倭人鼠目寸光，连常人该有的常识都没有，遑论是职业军人必须具备的战略眼光。】

南洋战争开始后，我们对胜利充满信心，但后来就出现了许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拟定一个占领区的行政管理计划，使之满足持久战的要求【芦按，也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掠夺那些地区，以确保日本的战争机器运转】。一个特殊的两难问题是，我们到底是否应该支持被英国、荷兰和美国控制了几个世纪的东方国家的独立运动。这个问题本该在事前解决，哪怕是面临海军反对也罢。在陆军和海军参谋人员作了许多调查和讨论之后，占领区的军事行政管理实质精神终于确定下来了。所有的管理都在陆军控制之下，包括调整军事行动以及后方服役人员中出现的摩擦。这些行政管理都处于陆军大臣的监督之下。

海军扮演的角色乃是保证攻占岛屿，包括东Borneo的油田，其余一切都处于陆军控制之下。但促进占领区的独立运动则没有考虑，直到后期才想起来，但那时已经太晚，不可能采取什么有效行动了。

【芦评：日本右派以及华裔日本爱国贼的无耻老调，便是他们发动的乃是亚洲民族解放战争。过政信此书从头到尾也是这无耻谰言，可惜白痴毕竟是白痴，绝对白痴更不可能变成相对的。他不但承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赤裸裸的“资源解放战争”，而且承认日本在战争顺利初期根本没考虑推进殖民地独立运动，直到后期战争失利，才想靠这手给英美找点麻烦，与此同时还要无耻地

自吹他们是亚洲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居然也就想不到这两者根本就不可能捏在一起！

吊诡的是，二次大战确实促进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可那不是日本人而是英美人（主要是老美）发动起来的，他们千方百计资助沦陷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日本投降后，麦卡瑟蛮横禁止英军及时前去受降，使得东南亚许多国家地区出现统治真空，被抗日游击队轻易接管，等到英、法、荷等老殖民者们终于回去后，便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统治了。这就是日本右派们“民族解放战争”的真相。不过，考虑到英美现在以“民主解放”为名去伊拉克进行“资源解放战争”，这世上似乎不是只有倭人的脸皮才会这么厚。】

2006 年 6 月 10 日

中东风云

难以涉过的愤怒之河

911 事件发生后，美国全国沸腾，参众两院迅即一致同意授权总统动用武力报复，小布什在全国人民面前信誓旦旦，声言要将这“十字军圣战”（crusade）进行到底。与此同时，国际观察家们却开始窃窃私语，谈论起美国面临的这场战争的难处来。

美国的军事实力举世无双，如果打一场正规战争，恐怕哪个国家也不是对手。问题是美国人要进行的这场“圣战”，不是一般的战争，甚至不能叫作战争。无论美国资源如何充足、科技如何发达、兵力如何强大，在对付恐怖主义的战争中，这些优势都难以发挥，而是在没有航标的水域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趟。恐怕就连五角大楼的专家们，面对着这史无前例的挑战也难以进行沙盘推演。

正规战争的第一个特点是结局明显。交战中如一方被击败，或求和，或投降，战争也就结束了。然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恐怖活动并不是常规的战争目标。最具体、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这“圣战”打到什么地步、什么时候才算赢？举例来说，老美刻下的目标是抓到本拉登，“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布什语）。就算老美如愿以偿，把此公生擒活捉，绳之以法，那又怎么样？莫非这场“圣战”就此胜利结束？难道美国从此就不会再受到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就连我辈外行，也能立刻看出问题决不会如此简单。擒获个别罪犯和攻占敌国的首都是两回事。再破获粉碎几十个恐怖组织，也不能保证恐怖活动就此绝种断根。

第二个特点是敌我对垒分明。国际战争就更加一目了然。整个敌国的领土都是攻击对象。你有什么先进武器，只管往那里面扔就是了。哪怕炸死平民，也不会有谁来追究你的道义立场。以二次世界大战为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盟军轰炸德国汉堡和德累斯顿的造成的巨大伤亡与对文明的破坏是毫无必要的暴行。然而尽管西方自由派知识分子谴责盟军的这些暴行，历史仍把轴心国钉上了耻辱桩。哪怕就是战败国的将领们，也没谁因为下令轰炸对方的城市、击

沉对方的商船而受审。国际社会的共识似乎是：这是战争，而战争是非常事件。误伤平民虽然令人痛心，但是不可避免。除非陆军将领下令屠杀平民，才会因 atrocity 而受审。

最后一个特点是，交战双方在攻击对方前，绝对用不着去费心证明对方是罪犯，而自己是掌握了确凿证据的执法警察。战争中考虑的是战机和双方兵力的对比，不是彼此的法律立场。敌人是具体的和明确的，可不择手段痛打。它和警察行动完全是两回事。

老美的这场“圣战”，恰恰是一个国家针对遍布世界的罪犯和犯罪组织而采取的警察行动，不是国与国的交战。虽然小布什最近在国会的讲话表明，老美并不仅仅是捉拿罪犯和犯罪组织，而是把目标主要放在支持纵容恐怖组织的国家政权，首先是阿富汗，但在我看来，这场斗争的本质仍然是警察行动。孤立和打击痞子国家是必要的辅助手段，但根本任务还是去破获粉碎犯罪组织。

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敌人在哪里？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一个个犯罪组织侦察出来，如同大海捞针。在侦破并剿灭它们之时，还得收集大量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惩罚的合理应当。而要想做到这一点真是难于上青天。对方藏在暗处，蓄谋已久，思虑周密，是经验丰富的跨国犯罪集团。各行动小组一般都是单线联系，事成人亡，难以找到蛛丝马迹。就算是不小心留下了过硬证据，那也是出事以后的事了。受害一方只能亡羊补牢。因此，攻守的主动权不操在老美手上。山姆叔常常是先挨打，然后再思反击。但是，911 事件使得老美再经不起第二次世贸楼的惨剧，否则，布什就得灰溜溜地下台。谁当总统都没好果子吃。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有世界警察的职务，却没有相应的执法权力。就算把全部陆军士兵改成警察，政府也没本事把这些侦察员组成别动队，派往全世界各地去破案或逮捕罪犯。如果罪犯藏在中东国家，你要去捕人，先得给全世界亮出过硬证据，证明人家是罪犯。这就又回到了上面说的那个攻守的主动权问题。不管怎么看，这“圣战”似乎都得是后发制人。不幸的是，老美的国民性决定了他们不习惯于扮演这种老是挨打的角色。

第三个问题是这“圣战”和一切战争不同，不但没有什么明显的胜利诸如中途岛、西西里岛那样的大捷可以鼓舞人心、激起士气，而且旷日持久，花尽水磨功夫还看不出什么明显效果。正在这一点上，民主国家显出了它的弱点。

一般来说，自由国家的民众没有耐心，喜欢速战速决、立见功效。在专制的日本和德国，人民战斗到最后一口气还相信胜利最终属于他们，而在民主的美国，人民打了十年越战，国内丝毫没受战祸，却也厌烦到起来造反，把允诺结束越战的“狡猾的尼基”（Tricky　Nicky）选了上去。

最后一个问题是战争的常规手段在这场圣战中根本就用不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接受的是西点军校的常规战争训练，不是如何抓罪犯。你战略战术再高明，士气再旺盛，武器再先进，也无助于打赢这场战争，因为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目标等你去攻击，没有一条清楚的战线等你去突破。举例来说，刻下老美要进攻阿富汗。就算你用核弹把该国彻底夷平，或是用重兵占领了该国，那又怎么样？本·拉登照样可以鸿飞冥冥，受害的只是无辜的平民。美国的这个弱点是为“战争”的本质决定的，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它会煽起军民的挫折感，使他们在恼羞成怒之余不加思索地使用大规模军事行动来发泄。不用说，大规模军事报复对政客的吸引力更加强烈，因为它“立见功效”，能慰抚愤怒的选民。

由上可知，老美要趟的这潭浑水，实在是凶险之至。最根本的特点，是它不是一场普通意义上的战争，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分散的警察行动，不能靠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达到“战争”目的。军事手段充其量只能照样起到辅助作用，必须审慎地、准确地、有节制地进行，以免在劳师无功的同时不必要地激化国际上的紧张关系。奇怪的是，美国的政治家们似乎没谁看到这一点。自从祸起箫墙，小布什犯了若干策略上的错误。

首先，他极不恰当地将这场世界范围内的警察行动称为“十字军圣战”（crusade）。虽然他用的是这个词的引伸义而不是原义，但毫无疑义要引起中东国家和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反感，容易被人故意曲解。十字军东征是中世纪由教皇号召，由西方基督教国家发起的对穆斯林世界的血腥侵略战争。目前文明世界普遍对此持否定态度，连教皇本人都在几年前跑到中东去为此道歉。布什虽然跑到美国的清真寺去表了态，表示要把一小撮恐怖分子和广大穆斯林区分开来，但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把世界文明与野蛮势力的搏斗变成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使美国与中东国家之间那本来就紧张的关系更加紧张，而这场“圣战”要想取得成功，没有大部分中东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和谅解

是不可思议的。目前美国和某些欧洲国家已经发生了暴民攻击穆民的不幸事件。如果这种风波越演越烈，将导致老美在全世界面前丧失原有的道义立场。

小布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对着全世界人民说他“要本拉登，不管是死是活”。这种说法，当然可以让选民觉得解气，然而却违反了文明世界“无罪推定”的神圣原则。正常的操作程序，应该是在出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后再下通缉令。撇开道义原则不讲，光从策略上来说，这样做也才能保证师出有名，不至于因为日后拿不出证据来，反把自己置于尴尬地位。如今塔列班就吃准了这一点，请老美亮证据。如果老美亮不出证据来就贸然兴师，只会促进阿拉伯世界反美统一战线的形成。

最大的策略错误，还在于华盛顿似乎没有看到这场“圣战”的非战争本质，仍然想以其拿手的强国思考方式来处理这无比复杂的难题，想以正规军队打一场正规战争来迅速解决问题。如果政府真的出此下策，或许会有助于安抚取悦选民于一时，但最终不但不能根除或至少严厉打击世界范围内的恐怖活动，反而遗患无穷。战争难免伤害无辜平民，不但会剥夺世界人民原有的对老美的同情，使美国完成从无辜受害人到施暴者的形象转化，而且刺激阿拉伯世界原来已够浓厚的反美情绪，更会诱惑某些国家如中国情不自禁地加入到这种反美统一战线中去充当领袖，使本来就已紧张的中美关系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当然，通过确立国际反恐游戏规则加上武力威慑，迫使所有国家政权不支持恐怖组织活动，不失为剥夺恐怖分子活动基地的釜底抽薪之计，但我觉得，武力必须主要作为一种威慑手段来加以运用。真要发动国际战争，必须慎之又慎，因为上文已经说过，这样做收效甚微而隐患无穷。

因此，老美如今是面对着一条难以涉过的愤怒之河。有史以来，文明世界还从未面临过如此严峻的挑战。老美必须认识到，这场“圣战”是他们从来没打过的特殊战争，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在牵扯到各大国的微妙关系，决不只是他们一个国家的复仇大业。因此，不管怎样复仇心切，政治家们都必须统筹全局，谋定而后动，切忌出于眼前的党派政治利益考虑而干出哗众取宠的短期行为来。希望中国的政治家们也能老成谋国，不要随便置身于马蜂窝中，否则很可能让备受挫折感折磨的老美把中国当成抓得到的具体发泄对象，让民族蒙受毫无必要的沉重牺牲。

当年小布他爹率领文明世界打伊拉克，开战前，老布的外交功夫做到了家，真正做到了对伊拉克仁至义尽，在国际上彻底孤立了侵略者。如今小布面临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要赢得这场特殊的战争，恐怕需要几个总统的不懈努力。心急吃不得热稀饭，盼小布和各大国的政客们好自为之。

2001 年 9 月 21 日

终于动手了

事一出就知道有这一天。本来，珍珠港事件不过炸死了两千多老美，美国就为此趟进了二战的血河。这次死了六千人，还是死在国家的心脏里，岂有不大举报复的？人家跟咱们不同，咱们几十万印尼侨胞让人宰杀强奸、几百万越南侨胞让人赶下怒海，政府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最拿手的是专杀自己人，有道是“杀人如草不闻声”。而人家是民命重于泰山，政府轻过鸿毛，不管是象作主还是驴当家，有哪个政府敢不作出“从重从快”的强烈反应来？

但真到动起手来，我却又无限懊丧。眼前晃来晃去的，总是那些倒在巡航导弹下的无辜平民。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不该生在那个为连年战祸糟害的世上最贫穷的国家。几十年来，这个国家先是大国冷战选中的棋盘，在他们的“代理战争”中流血流到苍白，在冷战结束后又迅速被美苏抛弃，留下一群狂热相信某种有着三分邪气的好战宗教的疯子们，在那个高山之国贫瘠的土地上来回地血腥拉锯。如今又蒙受从天而降的弹雨的洗礼，唯一的“安慰”，便是那同时降临的食物包裹和漫天纷纷扬扬的传单。

这种“人道主义”真是讽刺。真要体恤久为旱灾所苦的灾民，就不该在苏联垮台后将人家弃之如敝屣，连巴基斯坦也扔下不管，听任人家财政破产。这次如果旗开得胜，把本拉登活捉归案，那一页肯定又算翻过去了。这个贫穷山国又要被强国迅速遗忘，那些炸死炸残的倒楣蛋们又会有谁来管？难道因为出了一群疯子，全体人民就得跟着赔绑？无论是伊斯兰的“圣战”还是基督徒的“圣战”，都要有无辜人民遭殃。在伊斯兰教的“圣战”里，人民从来是被利用的人弹与肉盾，谁爱强奸便强奸，谁爱摧残便摧残。

老美的外交，似乎从来就是撕日历似的一页页地撕。掀起这一页时，下页写的是什么好像从来就没个数，这一页撕下来，也就可以扔进垃圾桶里去了。一个世界领袖如此短视，实在是让人没法相信。

无论是塔列班还是本拉登，哪一个不是老美炮制出来的福伦肯斯坦？当初为了让阿富汗变成老修的越南，布热津斯基伙同中情局制造了这个怪物，连007

杰姆斯·邦德都跟着在银幕上串演了一番英雄事迹。戏演完了，这页日历也就撕下来扔了。不是这次死了六千人，大概谁也不会再想起世上还有那么一个国家。本来，这世界就是从旧金山金门大桥开始，终于纽约曼哈顿。老美之所以在世界面前显得傲慢与轻率，是因为他们的眼睛其实始终只盯着脚下的那片土地，做了世界领袖还是脱不出当年的孤立主义传统。在英语里，这“新大陆”是“新世界”的意思。的确，在普通美国人心目中，美国就是整个世界。

而就是这撕日历的实用主义使老美一次又一次地自搬石头自打脚。当初伊朗反美，老美支持萨达姆去打伊朗。打完了，这一页也就翻过去了，全不顾人家为战争债台高筑，饥寒起盗心，去打富邻居科威特的主意。等到科威特落在老萨手上，老美才从酣梦中吓醒，看到了地球上大部分能源落在一个疯子手上的噩梦般的前景。等到科威特解放了，这一页也就扔进垃圾桶里去了。老布什忙着让子弟兵鞭敲金蹬响，人唱凯歌还，愣是看不见萨达姆用毒气去残杀那些乘机起来反抗他的部落们，听任那痞子国家变成了个治不好的脓疡，不得不多次用空袭使他在具体问题上就范。每这么干一次，老美便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掉一次价，自行描足了那个“世界霸主”的形象。如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说，历史上还少见这种养虎贻患的蠢事。

这一次仍然离不开那“撕日历”的传统作法。小布什的平庸无能，似乎尤胜于乃父。人家塔列班开出来的条件，在普通人看来就是合情合理的：给出证据来，我们就交人。老美和老英给出来的证据，却只是circumstantial evidence，连西方观察家都说那玩意在法庭上根本就站不住脚。在这种情况下老美却使出传统的炮舰外交政策来：要么交人，要么挨打。人家又说可以把本拉登送上伊斯兰教法庭审判，本来这招无赖之极：一个现代法治世界，岂能接受以《可兰经》为法典的审判？但这话却又无法明着说，老美想不出办法来应这一招，便干脆拒绝了事。还未交战，老美便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第一招。战争就算最后打赢了，至少在伊斯兰世界面前，道义上却已输了。

为了打阿富汗，老美老英的日历撕得满天飞，连起码的原则都扔下不顾了。巴基斯坦现政府是政变军人组成的。英联邦不久前才通过决议，停了（suspend） 该国的会员国身份，以谴责该国政府颠覆民主政府的无耻行为。如今老英忙着撕日历，布莱尔飞到伊斯兰堡去，亲手送上大大的一笔重礼。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疯狂进行核竞赛，危及了全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安全，老

美对两国实行了禁运，如今为了抓拉登，忙着讨好两国，赶快解禁。就算是最后如愿以偿，弄出这些后患来日后又如何处理？火烧眉毛，且顾眼下，就永远有火来烧眉毛。只知锅中注水，不知釜底抽薪，就永远断不了哗哗开锅。缺乏战略上的高瞻远瞩，迟早又要用重金买来新的仇人。依我看，未来的反美尖兵中，跑不了巴基斯坦这个现在被收买利用、将来被再度遗忘的工具。而老巴可是有核武器在手的准痞子国家，万一捅出乱子来这麻烦可就大了。

更可笑的是老美为了绥靖回回世界，连以色列都得罪了。以色列饱受恐怖主义之苦，911 事发，朝野舒了一口气，以为这番老美自己尝到滋味，以后会加强对他们的援助，和他们一起进行反恐怖主义圣战。没承想老美忙着去拉拢老以的世仇，让老以总理大为光火，跳出来指责老美是30年代绥靖希特勒的张伯伦。虽然后来老以权衡轻重咽下了这口气，但心里窝着火，又如何会和山姆叔配合？巴勒斯坦问题永远是老美柔软的下腹部，痞子们瞅准机会就要朝那儿猛踢。上次海湾战争，萨痞子就在百忙中向特拉维夫发射飞毛腿，老以顾全大局，硬是忍住了不作反击。这次老美再度动手打回回，巴勒斯坦却天天死人出事。这样闹下去，岂不是要成全了本拉登为全伊斯兰文明而战的“吉哈德”（回回语，“圣战”之意）英雄形象？其实说穿了，有哪个回回国家或组织真的把巴勒斯坦人民放在心上？那不过是拿来打美人的撩阴腿罢了。当年约旦出动正规军攻打巴勒斯坦难民营，下手比谁都狠。那些年巴勒斯坦难民在中东国家辗转流离，走到哪儿都不受欢迎。最后跑到黎巴嫩去，还让长枪党人勾结以色列，在老以的庇护下搞出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伊斯兰的“圣战”，从来就是为捍卫一群下流独裁者打的，但美国一还击，受害的不是那些独裁者和罪犯头目，而是无辜愚昧的人民，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当然，这不是说老美不该动武。不动武，如何能把罪犯擒获归案？但动武前必须先使自己的道义立场无懈可击。至少先得召集文明国家，定出个国际反恐怖主义的大宪章来，规定在类似情况下受害国家有权为了自卫，主动出击摧毁犯罪组织，再亮出过硬的证据来。这样才能师出有名，让偏袒教友的穆斯林世界无话可说。

总之，小布什这次“冲冠一怒为选民”，端的是失着无数。靠空袭是抓不到、炸不死本拉登的，这一点，五毛大楼的将军们心中雪亮。等到对方微弱的空防力量被摧毁，那就是杰姆斯·邦德们大显身手之时了。只是阿国山高地

险，塔列班的英雄们是游击战专家，又占尽了天时地利，英美的特种部队训练再严格，装备再精良，也未见得能势如破竹。再过个把月就是回回们的斋月了，这种时候不能动手杀人，联军一定得停战一月。等斋月过后，便是大雪封山之时，007 们有的是苦头吃。好在这次俄国也在老美这一边，没有大国做可靠后方，想来阿富汗不会变成第二个越南。战争或许会赢，但赢得恐怕不会太容易。

世局如斯，让人心头无比沉重。唯一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没有冲昏头脑，轻率地卷进这场是非去。本来，咱们可以像巴基斯坦一样，趁机发一笔国难财，籍此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再捞上几个大钱给下岗工人花花。不过我也知道当道者没有这点水平，能有现在的表现就足以令人额手称庆了。寄语北京政府：请牢记先总设计师邓公的教导：不要扛大旗，我们扛不动。日后如果老美遇到麻烦，或是回回世界组成反美统一战线时，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加入进去当头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时老美一定要到处拉拢朋友。而咱们最明智的利用形势的办法是去和老美改善关系并捞取物质上的好处。

2001年10月8日

So far so good

打下这个鬼话题目，禁不住想起一则鬼子的黑色幽默：一个人从摩天大楼顶上跳下来自杀，当他通过每层楼的时候，人们听见他喃喃自语：“So far so good, so far so good. ”（到现在为止还算不错）。

战争已经开始四天了，so far so good。当然，这不是跳楼自杀，想起这个笑话，算是一种文字联想吧。不过首先让人欣慰的，是没有炸死多少平民。塔列班声称炸死了70多人，但没说是平民还是军人。就算这个数字可靠，似乎也不算多。毕竟，老阿们已经打了二十多年的内战，战争已经成了生活方式。年轻一代全是在内战中长大的，大概生存能力要比其他地方的人强得多吧。不管怎样，无论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反恐怖“圣战”的角度上看，死的平民越少，不仅对阿穷汉们是个福音，也越对老美有利。林思云先生批评老美动不动“误炸”，其实老美比谁都怕误炸。炸死平民只会在全世界包括美国本国引起抗议，对他们实现战争目标有什么好处？

最有利于老美的还是两件事：第一、本拉登发表录像演讲，将“圣战”目标锁定为全体美国人，直接表明他践踏了先知穆罕默德规定的吉哈德（圣战）原则。阿尔奎塔出来威胁老美，说将劫持更多的客机搞类似事件，等于承认该组织就是911 事件的组织者。第二、56个回回国家的外长，代表十多亿穆民，开了个世界伊斯兰大会，谴责制造 911事件的恐怖主义者，说那是“可耻的”（shameful），表示恐怖主义和伊斯兰世界没有关系。他们还默许老美在阿富汗动武，只是反对老美把战争扩大到别的回回国家去。这说明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正义”也是“我们的正义”。

因此，总的看来，到目前为止，老美的反击还未演成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令人欣慰。

与此同时，小布什还是一如往常的愚蠢，只知讨好选民，尽说些让回回们提心吊胆的屁话。到目前为止，对阿国的空袭在军事上没有太大意义，基本是做给国内人民看的。阿国还没打下来，老美就在谈论战争不限于该国，也可能打到别的包庇恐怖分子的国家去。这些人没学过红宝书，不知道伟大领袖毛主

席的教导："饭要一口一口地吃"。第一只鹿死谁手还在未定之天，就在数还没孵出的小鸡，除了让回回国家人人自危，瓦解好不容易结成的同盟外，什么作用也没有。中国的一个三等谋略家也要比这些人高明些，伟大领袖手下的那帮人就更不用说了。

而且老美又想玩短线思维的传统把戏，居然说什么他们对阿国的战后重建不感兴趣，战争目标就是摧毁那儿的恐怖组织。这说得过去么？当年老美在那儿搞代理战争，弄得阿国一片疮痍，老修垮了便拍屁股走人，听任该国淹没在军阀混战中。欧洲国家南斯拉夫出这种事，北约国家就像自己的亲兄弟给杀了似的赶快去制止。换个第三世界的国家，态度也就完全不同了。这"血浓于水"的亲疏关系永远成立。这也不去说它了。这次出动军队去打人家，打完了难道也就完了？当年尼克松结束越战时还允诺援助人家战后重建，如今的总统却一个比一个年轻英俊上镜头，也一个比一个没水平。

倒是英国首相布莱尔比他的美国本家布什高明得多。这小子一开口就要揭穿本拉登的阴谋，说反恐事业是全人类针对一小撮罪犯的神圣斗争，而拉登企图把他的犯罪活动说成圣战，挑起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冲突。而且，他还多次公开认错，说是以前在阿富汗把老修打跑了就拍屁股走人是不对的。这次"我们决不再走开"。还说什么战后要帮助阿国成立个代表多种族的政府，花个十年八年帮助该国变成安定团结的国家。针对回回世界的恐慌，他还试图修补美国本家信口闯出来的祸，说打完阿国后是否再打别的国家如伊拉克得由联合国决定。

这战后重建、特别是成立代表多民族的政府的允诺特别重要。目下塔列班的死对头，所谓"北部联盟"正趁机从喀布尔北面发起总攻，想借老塔两面作战之便在背后捅刀子。按老美的一贯作风，肯定要跟这些人结成权宜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 等到把老塔搞垮，便再度拍拍屁股走人，管人家天塌地陷。这大概是民主国家的固有毛病。民主国家打仗最怕死人，只要能减轻伤亡，便是和魔鬼结婚也顾不得了。

而这北部联盟正是一群魔鬼，和老塔们也差不到哪儿去。当年其中某部打下了某地，一口气就屠杀了两千多平民，大有"中国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屠城之古风。他们还干过强奸精神病院女病人的事。和这群匪徒结盟，让他们趁机登上权力宝座，一定会重蹈当年扶持塔列班的覆辙。而且，这北部联盟乃是

乌合之众，其中什么民族都有，乌孜别克、哈萨克、塔吉克等等，只是因为塔列班有巴基斯坦支持，占了大部分国土，被迫结成同盟共同对敌而已。这样一群乌合的流氓，只怕老美前脚走，后脚自己内部就要打翻天。再说，阿国是个原始国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行政硬件。多数人除了生下来便会使AK冲锋枪外，似乎根本就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能做文官的人才便使探照灯找，恐怕也难得找出一打来。如果老美这次再治标不治本，杀了本拉登，自有后来人。出于战争需要，目前当然要利用老塔的对立面，但必须看到以后的事，打完了留下来帮人家走上现代国家的轨道。如在科索沃似的，大局底定就缴他们的械，请回家去做良民。

由此观之，布什的英国本家确实比他聪明得多。问题是英国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小喽罗，怎么当得了白宫的家？大不列颠不比当年风光，如今穷得要死，哪来的闲钱去养阿穷汉们？

战斗正未有穷期，而这特殊战争是美国人民从未经历过的。美国让两个大洋夹着，与欧洲、亚洲多事之地远隔万里。上世纪打了两次大战，两次小战（朝鲜、越南），从来是隔岸开火，战火从来没延烧到本土上。当年希特勒绞尽脑汁也没能把炸弹扔到美利坚。如今老美在这反恐圣战却再享受不到当年的地利了。恐怖活动是一种新型的战争方式，打破了前后方的传统概念，让文明国家防不胜防。过去老美只有十来架飞机作本土防空，如今陡增到数百架，华盛顿、纽约上空时时有战斗机巡逻，一发现被劫持客机便立刻击落。饶是如此，前两天弗罗里达却发现了炭疽病人，估计是恐怖分子搞的生物战，害得美国驻各国大使馆赶快储备预防针水。不难设想，如果恐怖分子在纽约地铁之类的地方玩日本奥姆真理教的把戏，会造成多大的灾难。连折刀都能用来害死六千多人，人类的发明又有什么是不可以用来搞mass murder 的？不根除恐怖活动，全人类便永远只有生活在恐惧里，然而眼下美国政治家的本事，似乎跟那个艰难而长远的使命颇不相称。

2001年10月11日

布什将写下美国历史丑恶的一页

今日消息，英美在联合国外交全面挫败，为此撤回决议拟稿。美国向伊拉克发出最后通牒，限萨达姆48小时下台，否则就要武力颠覆他的统治。美国总统小布什一会就要发表电视讲话，估计就是要宣战了。

老美此次在联合国全面挫败，为此打消了获得联合国批准进军伊拉克的念头，表面借口是说法国会使用表决权。其实据观察家们说，英美德决议拟稿在联合国引起极大争论，英美十分孤立。许多外交官员指出，联合国的建立宗旨是反对侵略的，从来没有主张过一国为了自己的安全可以对别国进行先发制人（pre-emptive）的打击。英美这 种主张，起码和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一样危险。

不仅如此，老美的外交手段也非常笨拙。布什手下的官员牛气得不得了，目空一切，根本就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他们口口声声美国安全，却无一字提及全世界秩序，引起了其他成员国的不满。评论家还说，其实就算法国不否决，英美那议案也不会有人支持，根本就不该提出来，云云。

在惨遭外交全面挫败后，布什无颜再对美国选民，看来唯一的下台方式是武装进犯伊拉克。但孙子早说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攻。英美要对伊开战，首先得在道义上站住脚，师出有名才行。然而这一次小布什要干的和当年乃翁干过的完全不一样，首先就在道义上输了理。

十多年前海湾那一战，联合国军是正义之师。其时伊拉克是侵略者，践踏联合国宪章入侵占领了科威特。尽管如此，老布什还是把国际公关做到了十足十，连伊拉克的盟友苏联都拉了过来，在开战前穷尽了一切和平手段，如果不是萨达姆愚蠢，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和平撤出方案，战争也就不至于爆发了。

开战后联军在总司令施瓦茨可夫的出色指挥下，仿效汉尼拔全歼罗马军团的光辉战例，将伊拉克的王牌部队共和国卫队主力全部包围于科威特－伊拉克一线。此时盟军如欲全歼伊军，易如反掌。没有军队，则萨达姆必然垮台。但老布什考虑到萨达姆垮台后将打乱中东均势。而且，如果挥师直捣巴格达，推

翻老萨毫不是问题，但此举一则超出了联合国的授权（联合国决议是解放科威特，并不是去推翻伊拉克政府），再则势必出现占领和战后重建的问题。中东从来是个马蜂窝，外国占领军长期驻扎在那里，一定会有好日子过。正如前国务卿贝克所言，如果当时直取巴格达，恐怕到现在美军还得占领那个地方。而当时美国的全民自信心已经被越战一举摧毁，实在是怕了这种再度陷入泥潭的苦事与蠢事。

正因为此，联军便放虎归山，让已陷入重围的伊军主力狼狈逃回，使老萨得以迅速镇压了库尔德人的武装起义。以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为首的鹰派对此很不满意。许多评论家也在事后说，盟军虽然在海湾战争赢得了战役（battle）却失去了战争（war）。

但在我看来老布什的顾虑非常有道理，而且当年让他缩手的问题照样存在。以英美的武力，要收拾伊拉克不费吹灰之力，然后善后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伊拉克算是中东强国之一，从来和伊朗有矛盾，两者间起到一种互相平衡的作用。唯其如此，70年代英美才一直和伊拉克暗通款曲，给予大量军火援助，让他们去和反美的伊朗斗。如果这个平衡势力不复存在，伊朗势必坐大，而伊朗似乎比伊拉克还仇美，如果伊朗在边境起衅生事，难道又去打伊朗不成？

局部战略均势其实还不是大患，最麻烦的，还是此举将使得美国成了伊斯兰文明的公敌，从而激化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全面冲突，使老美在客观上变成了陷入冲突第一线的反伊斯兰文明尖兵。这冲突和阿以冲突纠结在一起，只怕让美国占领军有作不完的恶梦。当年里根总统派海军陆战队去中东，让人家用自杀炸弹炸死炸伤几百人，吓得灰溜溜地撤了出来。老美是世上最拿人命当回事的国家。如果真去占领了伊拉克，只怕以后类似事件层出不穷，迟早要让选民丧失耐心。

不仅如此，英美入侵还将把美国在当地的盟友置于尴尬境地。就连美国的铁杆老盟友沙特阿拉伯都看出了这点。两个月前该国外长特地对新闻界披露了底线：如果动武是用联合国名义，则他们无话可说，但如果不通过联合国，则他们只能认为是侵略。这番话其实是讲给回回兄弟们听的，好撇清他们和山姆叔的关系。上次海湾战争，埃及、沙特、约旦等国都站在盟军这边，这此英美面临的却只会是回回世界的一致反对。

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英美如果出兵，则完全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本来动武的理由从书面上来就十分可笑，说人家偷造大规模杀伤武器。请问世上还有哪一国，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产量超过美国？当然，同样是大规模杀伤武器，掌握在美国那种国家和伊拉克那种痞子国家完全不同。但问题是伊拉克一直都答应合作，而联合国的检查报告也没有提供明确证据，证明伊拉克确实违反了禁令。就连美国的国务卿贝克都曾经承认“萨达姆是个讨厌人物（nuisance），但不是威胁”。他根本就没有当年希特勒相对于盟国那样的实力，把他比成是希特勒完全是对世人智力的一种嘲弄。

在近现代史上，美国一直代表民主进步的势力，从一战开始，历二战、韩战、越战直到海湾战争，老美打的战争都是正义之战，都是制止邪恶势力对人类文明的侵略和颠覆。进攻阿富汗也还能勉强说成是一种有限度的警察行动，而且阿富汗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主权国家。然而眼下小布什却要在美国历史上写下丑恶的第一页，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去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甚至以最后通牒方式要求一个主权国家的首脑下台。这完全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粗暴践踏，完全在道义上站不住脚。这个弱肉强食的口子一开，世上也就没有什么公正的秩序可言了。

正因为此，全球的反战呼声才一浪高过一浪。前段世界“道义权威”曼德拉公开谴责美国要搞atrocities（暴行），引起了第三世界的强大呼应。老芦在单位的工作信箱里，每天都要接到让我签名反战的信件。就连英国那美国最忠实的小喽罗也陷入了反战示威中，甚至连执政的工党议员都起来造反了，可以想见的是，一旦动武后，电视必然大量报导战争给平民带来的灾难，这些画面务必抵消911事件给文明世界带来的震撼，剥夺世界舆论对美国的同情。如果英美占领期间麻烦不断，两国人民的厌战反战心态必然与日俱增，到时两国政府的日子都决不会好过。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现在学乖了，对此事始终保持低姿态，没和法国、俄国、德国去起哄。前段看报，说中美关系现在处于20年来最好的时期，我看这主要是托回回们的福。但愿老美以后在中东老遇到麻烦，北韩也隔三差五发点导弹什么的，让老美穷于应付，不得不来求咱们政府，则咱们国家庶几有望最后抱住老美的粗毛腿，变成人家的准盟国，以便为中国谋点实惠。

2003年3月17日

也来骂联合国

今天本来很累，回家来根本就不想再写东西，但积习发作，进坛来看了一眼，见有人效郭老才子写《十批判书》，痛骂联合国和其他国家不作美国人的驯服工具。老芦见样学样，也来学打死老虎，推快倒墙，跟着骂上一番。批判的本事咱是没有的，只能海骂一番。可怜缺乏才气，连“十骂”都凑不出来，只好能骂多少算多少了。

联合国啊联合国，你为何要叫这么个名字，却又不看美国老板的眉高眼低行事？须知中共已故外长陈毅说过，“联合国就是美国，美国就是联合国”。本质和功能早就在30多年前给你界定了，联合国却胆敢不是美国，厚颜无耻地冒充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组织！如今世上的大王，除了老美还有谁？人家的生产力占了全世界四分之一，拔根汗毛都比“破落户”法国人的腰杆子粗。这年头世上只有两种人，不是暴发户就是破落户。谁有钱谁就是天王老子，你却胆敢连暴发户都不捧！还有什么指望让你改换门庭、变成白宫的全球办事处？

联合国啊联合国，请问你当初成立的宗旨是什么？世上生出你这个孽种来，似乎也是个美国总统的馊主意。当初罗斯福鉴于国联懦弱，先放纵日本侵略中国，后又被英法晾在一边，由他们单独与纳粹德国作交易，出卖了捷克，以致战祸最终爆发，这才决定建立联合国来制止类似侵略行为发生。可正如英前外相郭伟邦（Robin Cook）在辞职演说中指出的，联合国居然听任以色列入侵阿拉伯国家达三十多年之久。现在更好，眼睁睁看着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去武装侵略一个弱小国家，打一个饱受十三年禁运之苦、国穷民敝、连招架之功都没有的穷国，却说是为了保卫世界安全的pre-emption！请问那到底是要去倒空人家的什么？

据说萨达姆是希特勒，老芦还没见过这么贫弱的希特勒。而且，为何曼德拉谴责布什要搞atrocities（暴行）？那好像是希特勒的专利啊？莫非布什才是希特勒？据说那是国际反恐的十字军圣战，可据民主党议员Byrd说，根本没有

证据表明911事件与萨达姆有关。那可也是美国神仙说的话阿，人家腰包里有的是钱，可不是法国人那些只配鄙视的破落户。

联合国啊联合国，亏你由一百多个国家组成，多数却不过是为个别有钱有势的大户捧屁舔臀的奴才胚子！不但没种通过个决议谴责这种粗暴践踏你的宪章的赤裸裸侵略行为，而且竟然由安南下令撤退联合国的武检人员和驻扎在非军事区的人员。那非军事区的设置的目的，本来是隔离伊拉克和科威特，防止两国再起冲突。如今秘书长居然有那脸让隔离人员撤出，好给侵略军让开大路！敢情那隔离是单向的？伊拉克打科威特是错，英美从科威特出发去打伊拉克就不是错？如果双方的实力对比倒过来，请问你秘书长还敢不敢这么做？

联合国啊联合国，你怎么就下贱到这个地步，看着财大气粗的暴发户扮演《旧约》上的耶和华，从天上扔下硫磺和火，去诛灭那些胆敢对他不敬的人类，连个屁都不敢放！听听这都叫什么吧："shock and awe"。我原来以为，这要人"awe"（敬畏）他乃是上帝的绝活，没想到如今只要有钱有高科技，也就取得了作上帝的资格。所以看来你联合国这么奴颜婢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建议以后乾脆把联合国大厦改成敬畏美国上帝的cathedral。

联合国啊联合国，你为何不在宪章里写明，世上的一个国家有权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到另一个国家头上，使用武力去"解放"之？有史以来还没见过布什那晚讲话的傲慢，居然用解放者的名义要对方投降。既然如此，911又有什么错？那难道不是本拉登之类使用武力把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强加给美国人的一种尝试？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萨达姆是独裁者。可这世上难道独裁者就他一个人？如果美国人以人类解放者自命，请先去解放世上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国，让中国人也"shock and awe"上一番，不要只敢捏无还手之功的软柿子，还要作出盖世维雄的模样来[1]。

2003年3月21日

[1] "盖世维雄"是40年代西方合成的睾丸酮刚进入中国时药店给该药取的商品名称。

海湾冲突话今昔

拙帖《布什将写下美国历史上丑恶的一页》贴出后，蒙少数网友给予极有见地的建设性批评。这当然不是说我就同意批评家们的见解。例如非文人先生指出，老布什当年主张撤军是为了国内大选，此话当然有道理，但我觉得并非主要原因。另外他还说，小布什这次打伊拉克，有点为他爷擦屁股的意思，我也不能同意。据我从报上看来的消息，据说老布什私下并不同意他家少爷的主张。当然话说回来，那也不过是外界谣传而已，作不得数。

要弄清这些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比较一下两次海湾战争时的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民意的异同。回顾那段历史，似乎有助于看清这场即将爆发的战争。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距今已有十多年了。我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基本是来自于当时的阅读和收看电视。因为时间久远，回忆当然不可能准确，错误之处，还请贤达赐教。

一、两次海湾战争爆发前的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民意

正如本拉登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豢养出来的怪物一样，萨达姆也是老美自己酿下的苦酒。我曾在评论911的旧作中指出，老美作为超级大国，却毫无世界领袖应有的远大战略眼光，其外交政策就像撕日历，撕完一张就扔了，今天不想明天的事，永远生活在今天里，套个007电影名：Tomorrow will never come。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拉克后来成了威胁，老美不能辞其咎。

70年代伊朗发生原教旨伊斯兰教（什叶派）革命，成了极度反美国家，一度绑架了美国外交官作为人质。伊拉克以为革命削弱了伊朗，便入侵该国，导致两伊战争爆发。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是鼠目寸光的实用主义，于是便暗助伊拉克，源源不绝地提供军火援助。据西方新闻界透露，就连现在老美要去销毁的伊拉克的生物武器，其中所用的病原微生物，最初也是由美国公司提供的。

两伊战争打了八年，打得伊拉克债台高筑。为了解决经济危机，伊拉克便悍然入侵并吞了科威特。老美原来和伊拉克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但科威特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出产国之一，如果落在伊拉克手中，两国的石油藏量并在一起，便成了足以威胁全世界生存的可怕战略武器。这种情况当然不利于美国（其实也不利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能容忍。

彼时国际形势与现在大为不同，苏联还未垮杆，老美还不是现在这种全球“独一听”。虽然苏美关系因戈氏执政大为缓和，但毕竟还有个制衡的力量在那儿。而伊拉克是老修的长期盟友。因此自始至终，老美最担心的就是苏联的反应。如果老修介入，美国还要动手的话，不说安理会这关过不去，就算是单独去打，有苏联作伊拉克的可靠后方，美国也势必重蹈越战的覆辙。

令人庆幸的是，戈氏铁了心要搞改革，并不想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牺牲刚刚缓和下来的苏美关系。所以他们也表示伊拉克不该入侵科威特，但主张和平解决。总而言之，他们并没有为伊拉克和老美对抗到底的决心。

美国当时的民意和现在也截然不同。越战打了十年，打得山姆大叔五痨七伤，全民自信心扫地以尽，不复有当年肯尼迪总统的“在一切地方保卫自由”的牛气。其时国民中反战情绪很高，生怕又一次陷入泥塘出不来。因此，从总统到普通百姓直到参战军人，头上全都悬着越战那个浓厚的阴影。这一点，光从老布什反复向人民保证：“这次决不会是又一个越南”就能看出来。

其实这越战阴影以前就发作过了，我记得布什的前任里根总统曾派海军陆战队进入中东，结果某晚被死士架载有炸弹的汽车冲进军营，炸死炸伤几百人，全国为之震惊。里根吓得赶快撤军，在国际上大大地丢了一次脸，着实让中东回回们笑话了一通。光从这个事实上来看，也可以看出越战在全民中造成的心理重创给后来的政治家们留下的难题，那就是一定要避免美国重演类似悲剧。

而且，不是战略家或政治家，谁会去关心世界能源由谁控制那种与己无直接关系的事？因此，民间反战情绪非常普遍。我记不得当时的民意测验结果了，但印象里反战者并非少数。

相比之下，如今美国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国外，头号敌人老修业已垮杆，几乎成了个二流国家，对美国已无什么威慑力。在国内，第一次海

湾战争大获全胜，洗雪了超级大国被弹丸小国越南打败的奇耻大辱，老美的自信心由此大振，又变成那个“can do”的牛仔了。

最重要的是，911事件震撼了全国，数千人的死亡激怒了山姆大叔。当初在事件刚爆发时，我就预言中东回回们这次祸闯大了：吃了比珍珠港还大的亏，老美不上天入地地报复才有鬼。因此，上次打阿富汗，几乎所有的人民都支持，这次打萨达姆，大多数人民也支持。因此，小布什根本就没有他爹当年面临的国内政治难题。相反，死了那么多人，到现在连本拉灯的灯毛都没抓到，不去把萨达姆打下来，这总统也真没法跟人民交代。

这就是这次小布什敢于不顾国际舆论反对，单方面扮演上帝角色，悍然以武力胁迫人家总统下台出奔的底气由来。如果小布早生十年代替他爹作总统，他绝对没有现在这个魄力。

要明白这一点，只需回顾一桩历史事实就够了：当初布什已经基本做好了国际统战工作，苏联的底也摸清楚了，专待择吉兴师，不料苏联突然在最后一刻提出一项和平解决的方案来。为了向国内人民交代，布什竟然不通知英国等盟友，派国务卿贝克飞巴格达会晤萨达姆。据他后来回忆，他此行完全是违心之举，完全是出于安抚国内民意的作秀，其实无论是他还是布什都生怕萨达姆答应了苏联的方案。幸亏萨达姆愚蠢至极地一口拒绝了该提案，代老布什解决了国内党派政治难题，也最终堵住了苏联老大哥的嘴，只是换来了西方盟国在背后的埋怨。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当时做出打伊拉克的决定，对老布什来说的确十分艰难。可以说，他的手是让弄出越战来的约翰逊总统在30多年前就给捆住了。

二、两次战争性质的根本区别

如上所述，美国卷入第一次海湾战争，根本就缺乏民意支持。老布什是顶着民意压力硬着头皮干的，正如尼克松不顾大选即将到来，先入侵柬埔寨，后又下令大规模轰炸北越并在海防布雷一样。在民主国家特别是实行美式民主的国家，这种置党派政治考虑于不顾的总统还真是难得。反过来，小布什这次悍然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却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

次战争的性质完全相反，缺乏民意支持的第一次湾战完全是正义之战，而具有民意支持的第二次战争完全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

两千多年前的老子说过：“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我觉得，现代文明国家要从事一场战争，必须在道义上具备两条，第一是战争的正义性，第二是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第一次湾战的正义性我已经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指出过了，那是为了制止萨达姆的侵略，解放被伊拉克野蛮占领并吞的科威特。因此，它不仅得到苏联的默许，得到了西方国家的一致支持（法德根本就没反对，法国还出了兵，德国只是因为纳粹祖宗的孽债未敢派兵，但也完全支持那场战争），甚至也得到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不仅沙特提供领土、领空供盟军使用，埃及总统也在争取阿拉伯国家支持美国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萨达姆完全是孤立的。

不仅如此，老布什虽然决意出兵，但他确实尽了一切努力使用其他手段和平解决危机。联合国先是通过决议谴责伊拉克，而后又决定对伊拉克实行禁运。只是在这一切压力手段无效后，盟军才发动了战争，武力驱逐伊拉克占领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那场战争都是不得不打的。

但这次海湾战争则完全不同。小布什常用30年代英国张伯伦、法国法拉第绥靖姑息希特勒造成的大患为此战辩护。有趣的是，这正是他爹十多年前用过的理由。不过那次说此话还有充分道理——伊拉克确实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尽管第一次受到美国的暗地支持），吞并了科威特。而让侵略者及时受到惩罚以便制止侵略，这正是联合国成立的宗旨，其历史上最辉煌的表现就是武力制止了北韩对南韩的侵略，拯救了半个国家的人民，使他们免受共党的荼毒。但小布什此时讲此话就毫无道理了，倒有点像共产党那种罗织入罪的功夫。

首先，“萨特勒”什么国际罪行都没犯。他当然有入侵科威特的前科。但该罪已经罚过一次，国际社会无理由重复惩罚，否则小布什也可以根据北韩当年跨过38线的历史罪行去解放该国了。这罪不但惩罚过，而且还罚得很重：禁运长达13年，至今尚未解除，给伊拉克的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英美飞机天天横贯该国上空，作监测侦察飞行；联合国的武器检查专家翻箱倒柜地查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老萨虽然不时刁难，但每次受到压力后又往回缩，始终不敢翻脸。相比之下，同为侵略者的北韩金胖子父子何曾受过如此屈辱！

在这方面，老美的单方面宣传严重误导了世界舆论。一般善良人总以为这次战争是国际反恐斗争的一部份，起码以为老美是为911事件复仇。但正如民主党参议员Byrd指出的，迄今为止，根本就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老萨在该事件中有一腿。

当然，老萨是流氓不假，不过我到现在没看见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在其他国家搞过恐怖活动。因为该国领袖的流氓气质，就将他武断地说成是国际恐怖分子的后台，由此再进而形成武力入侵该国推翻他的正当理由。这种手法完全是文革专案组的绝活。如果它能够成立，则老美这辈子什么也不用作，只需忙着去解放一个又一个的流氓国家得了，先从中国做起，接下来是北韩越南，甚至就连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也在待解放之列。这世上，流氓国家的数量要比文明国家多得多，老美真是任重道远，战斗正未有穷期。就算美国总统想把国家改成全世界的流氓管教院，难道纳税人出钱就是请他们去全球实行“严打”、清除全世界的流氓？

事实上，老萨完全就是个跛脚鸭，根本就没有当“特勤”的能力：10多年的禁运几乎摧毁了该国的经济，当年称雄一时的武装力量现在只剩下了个影子，英美的侦察机天天在国土上空巡逻，每个战略要地的详情都存储在五角大楼的电脑中。可以说，世上没有哪个国家被盯得这么紧，研究得这么透彻，开放得如此透明。处于这种最密切监视之下的国家还可以构成对局部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威胁，老芦这种迟钝的脑筋实在是无法想象。

大概因为实在不好意思把911赖在老萨头上，老美开战的主要理由是老萨违反联合国决议偷造大规模杀伤武器。这理由已经为英国前外相罗宾·库克彻底驳倒了，他说：

> “从80年代以来，在美国公司出售给萨达姆炭疽杆菌、英国政府批准出售化工厂和军备之后，（伊拉克）就一直拥有此种杀伤武器了。为何要等到现在，这个问题才突然变得紧急起来，以致我们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去解除那个由我们帮着制造出来的、存在已达20年的军事能力？当驻扎在该国联合国检查人员阻止了萨达姆完成其武器发展计划的野心之后，还有什么必要在本周去诉诸武力？
>
> 仅仅在两周前，汉斯．布利克斯还告诉安理会，要完成余留下来的的解除武装关键任务，只需要几个月。有人说还得12年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我们已经忍无可忍。然而，自从联合国通过242号决议，让以色列撤出占领的外国领土以来，已经过去了30年。对于以色列顽固拒绝遵守此决议，我们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不耐烦来。”

更重要的是，库克还指出，要解除伊拉克的武装，使其失去威胁世界安全的潜在能力，根本就不需要打仗，围堵遏制足矣：

“在过去十年中，（遏制）战略摧毁了比（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摧毁的更多的武器，粉碎了伊拉克的核武器计划，中断了萨达姆的中程和长程导弹计划。伊拉克现在的军事实力，连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时的一半都没有。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因为伊拉克的武力如此虚弱，我们现在才能策划入侵行动。某些主战人士说，以萨达姆部队之虚弱，士气之低下，装备之低劣，只需几天战争便可结束。我们不能一面将自己的战略建立在萨达姆虚弱的基础上，一面又认为他是个威胁，以此证明先发制人打击行动的合理。”

这话说得再清除不过了：主战派之所以能主战，靠的完全是长达十年的围堵遏制有效地削弱了萨达姆的实力，将他部分地解除了武装，使得他再不构成什么威胁了，遑论当“萨特勒”。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主战派还要拒绝承认和平遏制战略的有效，一面利用该战略的成果去打一个虚弱的国家，一面还要说那是为了保证世界安全的先发制人的自卫行动，完全是嘲弄世人的智力。

因此，这场战争打得根本既没有道义理由，也没有现实必要性，它既不是正义的，也不是不得不打的。用参议员Byrd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之所以没能让世界相信这场战争是必要的，只不过是因为它是一场随心所欲的战争罢了。（We cannot convince the world of the necessity of this war for one simple reason. This is a war of choice. ）

其实，老美开战的理由，根本就和国际反恐没什么直接相干，而且也不是什么解除伊拉克的武装。这一点，在美国撤销向安理会的动议后最看得出来。自从外交挫败之后，美国乾脆扔掉了原来的借口，摆明了说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萨达姆父子，解放伊拉克人民。这话从伊拉克人民嘴里说出来是天经地义，从外国领袖嘴里出来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唯一的作用只有一个：让全世

界人民认清：原来小布什把美国健儿送入生死地，只不过是因为他想颠覆一个他不喜欢的外国领袖而已。

三、两次战争目的的根本差别

第一次湾战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严惩侵略者，驱逐或消灭侵略军。这明确的战略目的，决定了它只可能是一场常规意义上的武装冲突，是一种传统战争。这种战争能以传统方法实施，有明确的指标来衡量成败，历时有限，后果可以预期。

这次战争的特点则完全不同。它本来该是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采用特殊手段的持续斗争，不该是什么常轨战争，因为倒萨无助于打击国际恐怖分子的战略目的。然而美国政府却采用了拿手的战争手段来作简化处理。它当然可以达到推翻萨达姆的战役目的，但无助于美国安全。相反，它只会剥夺美国的道义立场，使美国卷入两大文明的冲突中，削弱甚至瓦解国际反恐斗争统一战线。类似的话我早就在一年前说过了，但因为听者藐藐，只好不顾个别读者反感，再来此罗嗦一番。

911事件发生不久，我写了《难以涉过的愤怒之河》（首发于香港《世纪中国》，昨日重贴于本坛），指出反恐斗争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是一种长期的类似警察行动的斗争，战线和敌人都不明确，根本无法用传统的战争手段来获得胜利。我着重指出了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民主国家的弱点以及民主政客容易犯的策略错误：

> “美国的这个弱点是为‘战争’的本质决定的，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它会煽起军民的挫折感，使他们在恼羞成怒之余不加思索地使用大规模军事行动来发泄。不用说，大规模军事报复对政客的吸引力更加强烈，因为它“立见功效”，能慰抚愤怒的选民。
>
> 由上可知，老美要趟的这潭浑水，实在是凶险之至。最根本的特点，是它不是一场普通意义上的战争，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分散的警察行动，不能靠大规模军事行动来达到‘战争’目的。军事手段充其量只能照样起到辅助作用，必须审慎地、准确地、有节制地进行，以免在劳师无功的同时不必要地激化国际上的紧张关系。”

不幸的是，华盛顿似乎没多少政客有这点政治智慧，小布什就是跌进了我一年半前就指出的陷阱：

> “最大的策略错误，还在于华盛顿似乎没有看到这场‘圣战’的非战争本质，仍然想以其拿手的强国思考方式来处理这无比复杂的难题，想以正规军队打一场正规战争来迅速解决问题。如果政府真的出此下策，或许会有助于安抚取悦选民于一时，但最终不但不能根除或至少严厉打击世界范围内的恐怖活动，反而遗患无穷。战争难免伤害无辜平民，不但会剥夺世界人民原有的对老美的同情，使美国完成从无辜受害人到施暴者的形象转化，而且刺激阿拉伯世界原来已够浓厚的反美情绪，更会诱惑某些国家如中国情不自禁地加入到这种反美统一战线中去充当领袖，使本来就已紧张的中美关系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这一点也由老谋深算的参议员Byrd看出来了：

> “我们在9月11日以及世界各地见到的恐怖分子攻击的残暴，是极端分子妄图制止西方价值观念对其文化的日益入侵，而做出的暴烈的绝望的努力。这就是我们与之战斗的对象。它不为国界所限，是一种具有多种面目、多个名字和住址的幻影式的实体。
>
> 但是本政府却将从世贸双楼的灰烬和五角大楼扭曲的金属中滋生出来的全部愤怒、恐惧和痛苦，指向某个实在的、可以看见、痛恨和进攻的恶棍。他当然是个恶棍，不过是个被冤枉了的恶棍。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如果进攻萨达姆. 候赛因，我们很可能将他赶下台去。但那些热心帮助我们进行全球反恐战争的朋友也会让我们吓跑了。”

的确，战争还未打响，美国便在外交战线上先败一局。第一次湾战中支持美国的破落户法、德不必说，就连英国那个最铁杆的小喽罗也内部起火。根据CNN消息，英国下院在投票表决是否参战时，有近三分之一的议员投了反对票，据说那是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布莱尔经历了他从政以来的最大危机，而且，就在儿郎在前方流血拼命的同时，英美两国都爆发了反战示威。昨天伦敦有20多万人上街游行，要求结束战争、布莱尔下台，至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穆斯林国家就更不必说了。可以说，小布什这次在外交战场上是全军尽墨，恰与他爹十多年前的辉煌成就形成鲜明对比。

总之，这次湾战的发动者的根本错误，是看不到或不愿看反恐斗争的目的根本不能用常规战争的手段来实现。上次打阿富汗，美国就犯了这个错误，结果虽然击溃了塔列班，却根本没达到将罪犯擒拿归案的战略目的。小布什不吸取这个教训，竟然以更大的规模重复以前的错误。这种奇特的表现，光用本人的智力低下似乎无法完全解释，似乎只能用党派政治来解释。

要言之，第一次湾战的战略目的和战役目的是一致的，达到战役目的，也就达到了战略目的。第二次湾战却只有推翻萨达姆的战役目的，不但达不到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目的，甚至只会破坏这个目的。这就是为何Byrd说它是错误的战争。它不仅在道义上错了，在策略上也错得一塌糊涂，手段和目的完全是南辕北辙。

四、两次战争的战略实施差别

因为战争目的不同和双方实力对比的巨大消长，两次战争的战略完全不一样。

第一次湾战，盟军的战略目的是消灭或驱逐伊拉克占领军，因此它打的主要是野外运动战。而这次战争目的目的是打死或生擒萨氏父子，就只能采用长途入侵，最后攻入巴格达。

双方实力对比也今非昔比。13年前伊拉克军队装备堪称精良，陆军人数多过盟军，又久经两伊战争的锻炼。如今的伊军实力根本不能和昔日相比。第一次湾战造成的巨大装备损失一直没有得到补充，武检和禁运又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它的武装。因为战败和禁运造成的经济困难，伊军士气也非常之低，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根本不是盟军对手。

正因为这些差别，两次战役实施的方略根本就不一样。13年前盟军行动堪称谨慎，采用了马悲鸣说的“程序化作战”方式，在地面行动开始前狂轰滥炸伊军（即所谓“A day”）。我记得这A day其实是A months，足足炸了个把两个来月，然后地面部队才投入作战。

受“人民战争”思想洗脑的大陆中国人，往往倾向于低估空袭效果，就连老芦本人当时也觉得这一套不会有什么作用，因为地毯式轰炸并未帮助老美赢得越战。但结果证明了我大谬不然，伊拉克并不是第二个越南。

越南必胜、美帝必败的主要原因是有两个共党大国倾全国之力帮着打，那其实是一场代理战争。而且，共党国家组织和控制人民的能力根本就不是一般独裁国家能望其项背的。更何况伊拉克是侵略军，更不可能获得科威特人民的支持。沙漠不是丛林，无法隐蔽装甲部队，也无法修建越共式的地下长城。即使修好也无助于随后展开的常轨战争，因为伊拉克根本就无法用游击战去对付老美的正规战。

有趣的是，当事人双方似乎都受了越战经验的影响。萨达姆牛气十足，满拟让老美再吃一次越战式的苦头。他倒不指望在战场上打败美军，盼望的是给美军造成重大伤亡，然后象当年越共一样，靠美国国内反战使政府瘫痪，最终靠“老美怕死人”这条，用无赖方式赢得这场战争。在美国一方似乎也是心有余悸。我记得当时五角大楼估计，哪怕空袭有效摧毁了对方的火力，美军伤亡仍然将在2万左右。

结果是所有的人都跌破眼镜。空袭基本摧毁了伊军的抵抗力。他们的坦克和重武器被导弹一一摧毁，补给中断，伤亡惨重，士气一蹶不振。一位前共和国卫队士兵在电视上回忆，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空袭从无停止之时，那情景真如同在地狱里一般。

总之，空袭基本摧毁了伊军的抵抗意志和大部份重武器。当盟军最终开始地面行动时，他们遇到的不是顽强的抵抗，而是一波又一波的投降队伍。

双方的战略指挥也立显高下。其时盟军的出发地是沙特阿拉伯。老萨预料，盟军将从沙ー科边境攻入科境，配之以大规模登陆的两栖作战。盟军总司令施瓦次可夫（好像是德裔，怪不得是将才）料敌先机，打了老萨一个冷不防。

老施的战略计划是这样的：以海军陆战队按老萨的预料，正面攻入科威特，作为佯攻，目的是坚定老萨的错觉，把伊军主力吸引在科境内，与此同时，真正的主力分两路从沙特攻入伊拉克境内，在敌后大迂回，包抄伊军，将其包围压缩在科ー伊边界一线歼灭之。

战略计划投入实施后，事态发展却突破了原来的计划。按老施预料，伊军将对入侵科威特的海军陆战队痛加打击。因此事先决定让该部稍微打几下，到顶不住就撤回来。不料该部攻入科境后，遇到的竟然是投降狂潮，于是佯攻成了真攻，节节胜利，直取科威特首都。

老施此时非常着急，生怕“佯攻”进展太快，伊军放弃原来计划，逃回伊拉克境，让他的大包抄计划流产，于是力促突入伊境纵深的部队兼程并进，务必要将伊军主力包围起来。此时老萨似乎终于发现了攻进伊境的美、英、法等多国盟军，于是派精锐部队迎击，英军因故中止行动，但阻击美军的伊军却被美军全歼了。

那大概是有史以来最能显示高科技的威力的坦克集团作战。电视上展现的画面令人（当然只是对男人而言）永生难忘：大漠上黄尘滚滚，两只坦克部队迎面相遇，全速扑向对方，美军坦克一边高速行进一边开炮，弹无虚发，而伊军只有挨打的份：他们的坦克大炮的射程根本就够不着对方。就这样，美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歼灭了对方，连行动都未稍受迟滞。

老萨此时才知大事不妙，下令驻在科境内的伊军火速撤回。于是占领军连夜沿连接伊－科的公路（80号公路）星夜仓惶逃回，却被盟军发现，狂轰滥炸，造成了新闻界所谓的“死亡公路”。

那景象大概出国较早的老同志都还记得，真是惨不忍睹：两千多辆坦克、装甲车和其他车辆统统成了黝黑的废钢铁，死尸狼籍，偶见几行脚印逃进路边的沙漠去——那其实也是死路一条，无非是去跟彭加木同志作伴而已。

照片传到五角大楼，极大地震动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此人有如说是个军人，还不如说是个天生的政治家。他知道那迟早要出现在全球荧光屏上，而那太不像美国人作的事（“non-AmeriCIAn”），必然有损美国的国际形象。于是他向总统建议停火，总统同意后，他打电话给老施，说准备在一两天内停火，问老施有何意见，老施说：“I can live with that.”（此话暗藏机锋。老芦英文一塌糊涂，无能力翻译）。

要停火毫无困难，因为在老萨那边是巴不得的事：他的主力已被盟军包围，库尔德人趁机起来造反，政权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于是他指示部下，什么都可以同意，只需对方同意他们将部队撤回。老施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于是残存的部队便被老萨调回，轻易荡平了内乱，让美国政治家大为后悔。当然，那是后话了。

第二次湾战的战略实施则完全不同，根本就没有A Day。盟军没有事先进行大规模轰炸，而是将空袭和地面行动同步展开。其所以如此，我想原因无非

是两个，第一是盟军深知伊军的实力已经垮得一塌糊涂，第二是最后通牒的时限摆在那里，这么做便仍然能造成突然袭击的意外因素。

这次的战役目的远比上次复杂多重，首先是要长途奔袭巴格达，以便擒拿流氓归案（至于归的是什么案，则只有天晓得），其次是要控制保护伊拉克境内油田，以免对方搞焦土抗战，有损“解放者”的光辉形象。因为现代战争统统是在荧光屏上打的，所以盟军最怕的就是陷入城市巷战。一旦卷了进去，则不但盟军的火力优势无法发挥，遭到重大伤亡，而且务必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伤，使“解放者”成了屠夫，为国内反战活动火上加油。

因为这些考虑，迄今为止，盟军对大城市都采用了“控制而不进入”的战术，巴士拉，纳西利亚等城市都未遭占领，仍然由原来的伊拉克当局统治，只对战略深水港乌姆卡萨不得不作了占领。美军对此作了明确分工：熟悉野战的步兵第三师负责奔袭，而熟悉巷战的陆战队负责secure城市。

然而谁都能看出这战略内在的悖论来：盟军一面避免城市攻防战，最后要打的却又只能是城市攻防战：大军不攻入巴格达，又如何去擒拿老萨？如果他效法希特勒，蓄意在城里死守，则谁也没有他的办法。要解决这个两难，我想唯一的办法是将伊军的主力包围歼灭在城外，然后派特种部队的007们进城去抓老萨。

好在据说老萨跟老毛一样，生怕兵变，从来不许部队进入首都，到现在伊拉克也丝毫未变成要塞，根本就不象要打巷战的样子。现在美军已经渡过了幼发拉底河（为著名古河，人类古文明之一巴比伦文明就是在该河和流过巴格达的底格里斯河流域发祥的，故又称两河文明），距巴格达不过百多英里了。如果美军能成功地将伊军那6、7个师的共和国卫队和特殊卫队包围歼灭，不使残部溃入巴格达，则该城可免战祸。但这个任务看来很艰难。因此，老美想作带着白手套的解放者，难度颇大。

另一个问题是高速挺进、长途奔袭必然拉长补给线与交通线，而后方又留下了未加占领的城市，如果这些地方爆发抵抗，则必然威胁到美军的交通线。如果抽调部队去清剿，则势必造成兵力分散。这些都是外国入侵军队的共同难题，美军也必然会遇到。根据今天发布的战报，伊军身着平民服装，装成欢迎美军的模样，然后突然开火。或是打着白旗诈降，接着又突然开火。可以预期，这种被老美谴责为dirty fight（他们忘了二战时抵抗力量的打法更脏，可那

却被赞为英雄行为）的行动，在未来还会出现，增加英美军伤亡，使对伤亡特别敏感的两国人民失去耐心。

总而言之，我个人觉得，以英美军的实力，要颠覆萨达姆不会太困难，但要想作到原计划者的那么乾净，恐怕不会那么如意。当美军最后突入巴格达时，只怕原来的那双白手套上浸透了血污。

2003年3月23日

美国侵伊战争是为了民主事业么?

刚才匆匆浏览了东海一枭近作《美军犯华?》，真不由得有点暗暗疑心枭爷又多喝了几杯。这种文章都会写出来，未免与你的高人身份有点那个，呵呵。

由不得想起了我党当年备战宣传最爱用的一句话：“我们又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他小人家出生也晚，大概没听见这句话，才会毅然出来当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代人家宣布长程战争计划：

> “美国打伊之后，打朝打伊（朗）是迟早的事，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已承认，美国打了伊以后将收拾伊郎和北朝鲜。”

这可是大新闻阿，我怎么没听见？原话是怎么说的？那“收拾”一词是指什么？遏制封锁，还是动武？如是后者，要动到什么程度？再来两次“解放战争”？

我说，你是把老美想得太好也太豪侠了，真的以为美英攻伊是一场推翻独裁、旨在实现民主的“解放战争”。这种浪漫想法，距真相何止十万八千里！当然这也不怪你，你在国内，当然是布什怎么说你就怎么信。

其实布什那个讲话，道义上不说，光从功利角度来看，在策略上也错之极矣。他居然公开对全世界作出承诺：老美此役不但要推翻萨达姆，而且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新伊拉克。把“民主”和一个伊斯兰国家拉扯在一起，只说明他作为政治家，无知低能到了何种地步。他大概以为自己是上帝，能改变基本上由宗教陶铸出来的阿拉伯的民族性，在那儿建立起一个民主国家来！

鲁迅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当今世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独裁国家，这绝非偶然，而是由那儿腐恶的人文土壤决定的。因此，一个国家不是想实行民主就能实行，还有个条件问题。民主本是西方的发明，要将其移植其他文明世界中去又谈何容易！迄今为止，用暴力强行移植

民主成功的只有日本和德国两例，但这两个国家此前都是法治国家，还在不同程度上实验过民主。这和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毫无可比性。

凡是明辨深思的同志都会注意到，在世上所有的古老文明中，唯有伊斯兰文明的排他性最强，对外来文明的入侵抵抗最暴烈、最顽固。当年国际共运猖獗一时，几乎席卷了全世界的左派知识分子，对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也普遍具有巨大感召力，但从来没在阿拉伯国家引起过什么风波。苏联人用刺刀在阿富汗建立了个共党政权，不旋踵全国就卷入战火。如今小布什大言炎炎，奢谈用刺刀在伊拉克建立民主，真正是当代天方（＝阿拉伯）夜谭！你相信这话有任何可行性之前，请先去连夜攻读《可兰经》，看看那玩意与西方民主有无兼容性再说。

光从这点上来说，小布什那演说就是在撒谎——用一种毫无可行性的诺言蛊惑大众，不是欺骗宣传还能是什么东西？

何况老美一如既往，又在搞目光短浅的马基雅维里式的“统战”。过去他们暗助伊拉克打伊朗，弄出个尾大不掉的伊拉克来；为了打苏联控制的阿富汗，中情局一手制造出个后来让他们吃足苦头的本拉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他们又在搞那套背时把戏！

美国这次牛气这么足，除了强大的兵力外，手上还捏了几张牌：

第一，他们暗地里勾结了萨达姆手下的高官，指望这些人在大兵压境时哗变。而这些高官比萨达姆也好不到哪儿去，根本不是什么“民主领袖”，让许多流亡人士恨得贼死。这当然也不奇怪，伊斯兰国家根本就没有最起码的民主土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上哪儿去找民主领袖？甘地可是英国人教育出来的，而且人家不信伊斯兰教。

第二，他们指望北部的库尔德人配合作战。库尔德人约占伊拉克人口五分之一，因为和主要民族阿拉伯族矛盾尖锐，一直在闹独立，多次武装反抗，现在武力割据了伊拉克北部。他们当然欢迎老美打他们的对头，但这张牌也不是好打的。土耳其境内也有库尔德人，也是土耳其政府的残暴镇压对象。可以想象，战后老美为了犒赏盟友，很可能让库尔德人正式从伊拉克中独立出来，成立自己的国家。如果这样，则土耳其决不会坐视一个持敌对态度的邻国诞生，而其中的主要民族正是自己百般迫害的少数民族。其实也用不着等到战后，现

今土耳其就趁火打劫，派兵进入伊拉克北部。因此，战后伊拉克很可能不是变成又一个黎巴嫩，就是变成另一个科索沃。

第三，他们指望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英雄起来武装反抗巴格达当局。第一次湾战期间，巴士拉的确出现过这种武力暴乱。根据今天CNN的消息，巴士拉什叶派又进行了武装“起义”，只是规模多大还不知道。

但这种“起义”不但和民主毫无关系，而且什叶派比萨达姆当局更恶劣。萨达姆无论如何流氓，他的政权终归还是个世俗政权。而什叶派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一度成为伊朗的国家意识形态。他们主张倒退到远古时代去，搞政教合一，以《古兰经》代替世俗法律进行统治。用这些人来取代萨达姆，真是比支持四人帮去打倒华国锋还荒唐。只怕什叶派当了权，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以汽车炸弹收拾老美那些异教徒。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伊拉克根本就不具备建立民主制度的主客观条件。布什这种欺骗宣传不仅是撒谎，而且坑害了美国。他的演说，本质上是对伊拉克人民作出了一种根本作不到的承诺。这就意味着美军在战后必须占领伊拉克很长时间，帮助重建伊拉克，而美国的存在只会引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反感、猜疑和敌意。

其实，现在阿拉伯世界的仇美情绪就已经如火如荼了。据电视上说，阿拉伯国家普遍认为英美这次完全是“见油起意”的侵略，目的是控制那儿的能源。再在那儿呆下去，只怕多呆一天阿拉伯国家的仇美情绪就要高一丈。老美这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举，完全是为恐怖分子源源输送新血。已有网友指出了，狂热拥战的美国人，其实也就类似于咱们国内的“爱国贼”，只会坑害美国的长远利益。

总而言之，枭爷，你在放言作惊世语之先，可别忘记了一个根本的事实：现今的湾战，其实完全是文明冲突的结果，是阿拉伯文明对入侵的西方文明的暴力反击引起西方的武力报复，根本不是什么民主和独裁的较量。布什之所以打出“民主解放战争”这个旗号来，无非是因为民主是西方的政治宗教而已。就算他是真诚的，以暴力输入民主的尝试也必然遭到失败。美国人不是今天才玩这种把戏，40年代在中国，50年代在南韩，60年代在南越他们都实验过，每次都画虎不成反类犬，反倒促退了那些地方的民主化。

说起来，这也是强势民族必然要跌进去的陷阱，老美和他们的先驱大英殖民者乃至古罗马帝国一样，过份陶醉在自己的成功里，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优越性，以为异族会喜欢以强力送给他们的善意礼物，却忘记了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矛盾，比起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来，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事。

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咱们也和鬼子一样：许多汉族不是以为少数民族落后，对自己的文化的“优越”沾沾自喜，为少数民族“不识好歹”“恩将仇报”忿忿不平么？

另外一个较小的问题是你对美国的情况太不了解了，居然会以为老美知道中国在“与日俱进”，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普通老美对中国的情况是惊人的无知，即使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对中国的知识也只限于“长城”、“天安门大屠杀”、“溺婴”、“妇女受歧视”这么几个有限的词，只知道那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共党国家而已。

正因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如此恶劣，总统竞选人才习惯于用攻击政府“姑息中国”来争取选票，等到当选后才迅速改变态度。这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克林顿，记得他上台前拼命攻击布什姑息中国，可就是他上台后便把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脱了钩。

所以，老美不会去打中国，根本就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中国正在“与时俱进”，而是因为老美最怕死人，所以选民决不会同意去陷进那个广袤无边的泥塘中去，让无数儿郎魂断异域。韩战中北韩飞机被美机追打，逃窜入东北，美机追进中国并轰炸了安东机场，刺激中国出了兵。此后他们便牢记这血的教训，越战时规定北越与中国接壤的几个“省”一律不许炸，飞机也不得进入该区域上空。于是美国飞行员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北越飞机逃进中国，一点办法都没有。

接下来想请教余大郎。我刚才看了你的大作，不敢同意。照你这种说法，似乎中美关系越差便越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化。如此推下去，如果中国作了美国的头号敌人甚至两国断交，中国的民主化想必就更快了。怪不得许多民运人士动辄去国会山绝食，要求美国制裁中国。

这想法或许有道理，但我所不解者，乃是这似乎无法解释中国发生过的事。迄今为止，现代史上中国最黑暗的时代，乃是毛共时代，那时中美连外交

关系都没有，两国完全是事实敌国。您说那时的中国比现在的中国，究竟是离民主远些还是近些？别的不说，起码那阵您得蹲大牢，而现在可以安居美国吧？那时美国什么花样都使出来了，开战、封锁、禁运、围堵（记得还有什么“新月形包围圈”），可为何没让中国屈服而走上民主的康庄大道呢？如果过去这一套不灵，为何现在就会灵光起来了呢？别说中国提供的巨大的发财机会的诱惑，根本就不是华尔街老板们可以抵抗的，就连个小小的北韩，似乎也没因为害怕美国而被迫实行民主化阿？

总而言之，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不仅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所必需，而且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所必需。有志于中国最终实现民主化的同志必须看到这一点，用鲜血和生命来维护中美关系，缔造中美亲善气氛。不此之图，让中美关系恶化甚至破裂，只会逼迫那个独裁政权大幅度左转，彻底关上国门，变成北韩那种不齿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狗屎堆。统治者真要这么办，那大家还不是只有干瞪眼，就像只能对慈父领袖和亲爱领袖干瞪眼一样。再重复一次：我认为，和平演变需要的是中美合作和良性互动的健康大环境，不是对抗。后者只会以激化了的国家民族矛盾冲淡国内矛盾，帮助党内死硬派打“民族主义”这张救命牌。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东回回出来抢了“美国头号敌人”这把本该咱们坐的交椅，真是国人的福音。当然，现今美伊战争可能会给山姆叔的民间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但我已经说过，那根本无足轻重。在中国，塑造民意的是政府，只要国家关系良好，大多数国民对美印象也就差不到哪里去。他们根本就不会去利用现今发达的资信条件进行独立思考，只会官方传媒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听。因此，我敢断言，只要两国国家关系良好，人民也就会普遍对老美及其社会制度怀有天然好感，而这将有利于中国的民主事业。

2003年3月24日

湾战随看随评

一、“君子战”与“流氓战”

今天最大的新闻，乃是伊军某军人驾出租车到某个路卡那儿，向检查过往车辆的美军招手，等到四名美军过去，他便引爆炸弹，五人同归于尽。美国防部发言人称，这是战争罪行，将会在战后受到严惩，云云。

老芦脑筋旧，看不出这算是什么战争罪行。人家又没袭击平民，消灭的是敌人的有生力量。和联军的空袭比起来，差别只在于其导航更准确，而且把自己也贴了进去，颇有点黄继光同志的英雄气慨。

当然，他欺骗了敌人。不过从古兵不厌诈，不欺骗怎么打仗？开军事学院，最主要的一条不就是教军官怎么才能抽冷子打对方个冷不防么？惯打“君子战”的盟军，当年不就为诱骗希特勒错认登陆地点花尽了心思？上次湾战英雄施瓦次可夫，战后不也在电视采访上津津乐道他怎么骗过了傻大木？和尚动得，Q爷动不得？战略上可以搞大规模欺骗，战术上就不行？这不成了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了么？

说起来，这些事最好还是少深究，免得刨出“君子”面具下的骷髅来，大家难堪。

例如上次伊拉克电视台展览战俘，布什气急败坏，大骂对方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可英美电视照样展览过大批战俘，还有种种特写镜头，甚至有美军逼令战俘们跪在地上的。这又怎么说？而且，老美在关塔那摩百般虐待抓来的阿尔魁塔战士，引起世界舆论哗然，美国仍拒绝给人家战俘待遇，硬要说那些人不是战俘，是“罪犯战斗员”。看来这文字把戏也不是中国人的绝活。

前天两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英布指控伊方处决了两名英国战俘。如果此事属实，当然是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不过这杀俘的事，惯打“君子战”的美国同志也干过。

本人看过的一部回忆太平洋战争的电视文献片上，就有好几个当年的美军亲口承认了好几桩杀俘的事。其中有一段回忆最生动：美军某部抓到了几个日本俘虏，送到指挥官那儿去，长官先大发雷霆，说没条件收容，然后又给那献俘军人下了个死命令，让他将战俘押送到上级指挥部那儿去，限15分钟赶回。指挥部离那儿很远，根本就不可能办到，于是那军人便把日本鬼子押了出去，统统毙了，转回来报告长官，任务执行完毕。长官欣慰地点点头，说很好，歪耳蛋（well done. 干得好之意）。

虽然老芦最恨的就是日本人，但理智上还是不能不承认这是战争罪行，却也不见有谁为此被审判。其中道理斯大林同志已经指出过了，“胜利者是不受裁判的”。

说这些犬儒之言，是想告诉出来歌颂 “美国君子战”的天真的东海一枭，世上有正义与非正义之战之分，但没有什么“君子战”“流氓战”之别。凡是战争都是丑恶的，区别只在于程度不同。我一直认为，老美打越共是正义之战，但那绝非君子战，同样是流氓战。别的不说，光拿“橙色剂”来说就是极大的战争罪行。当年老美用飞机撒布该化学物质，毁去了南越成千上万公顷的热带丛林，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难。更严重的是，那玩意造成了大量畸胎，无数无辜越南妇女生下怪物来，却又不死，活着受罪。此外还有大批让烧夷弹烧成鬼怪面容的花季少女。你说那算是什么“君子战”？

我在《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中讲过，这些帐，只能算到发动战争的侵略者头上去。老美虽然干出那些罪行来，但毕竟是日本、北越先发动战争。如果他们不先犯罪，自然后来也就不会有这种事。反击者犯下的战争罪行与侵略者犯的罪有子母关系，不能“一碗水端平”。不过，这原则能用到现今的湾战上来么？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是谁打谁？不是人民打美帝，而是美帝打人民。

话虽如此，实事求是地说，联军当然比伊军文明得多。这一则是人家的人道主义传统使然（过去林思云用英法殖民战争为日军侵略战争辩护，我就指出了两者罪恶在量上的极大差别，这差别就是有无欧洲人文传统造成的），再则也是拜现今高科技之赐。如今传媒如此发达，什么都暴露在电视镜头下，而英美都是民主政府，不能不害怕民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怕人民阿……）。这也就是他们为何不惜重金去制造灵巧炸

弹。上次我和思云争辩，就告诉他其实空袭新南盟的北约国家比对方还怕误炸平民。所以，说起来，民主国家发动的不正义之战，就怎么流氓，也还是要比独裁国家乾净得多。

话再说回来。今天炸不死的老萨上了电视，公开威胁英国，说要派自杀炸弹去伦敦。您说他要是得手了，炸死的全是政府官员或军人。这算是什么呢？君子战还是流氓战？难道人家那不是肉作的ＧＰＳ导航系统控制的灵巧炸弹？

搞“洋三忠于四无限”的同志可能会说，用人作导航系统太流氓。可人家那是自愿的阿。而且，严格地说，凡是上战场的士兵，谁不是人肉炸弹？西方高科技再高，也还没发达到制造出机器人部队来，是不是？就算做出来，用无知觉的机器去杀血肉生灵，在我看似乎还更要流氓些。

这世界真是复杂到超过了我的理解力。弄到最后，是流氓还是君子，似乎最后由科技发达程度来决定，怪哉！

二、“解放战争”遇到“人民战争”

所谓“人民战争”，说的不是人民进行的战争，而是军民不分，军人穿着便服，趁你不防，打了就跑的游击战争。刻下老萨玩的就是这套。刚才说的汽车炸弹就是人民战争的最新发展。

虽然联军不至于干出纳粹德国和日本鬼子干的那种报复平民的罪行来，但这也不免给他们的“解放战争”投下了巨大阴影。根据今天的电视，联军士气受到了极大影响，人人自危，不知道身边的伊拉克人到底是平民还是军人。其实这事日本人早在中国遇到过了，是一切外国占领军的共同难题。采访的一位联军军人说，现在他们只要看见有汽车开过来，如果警告停车不从，立刻就开火。他随即承认，这么作，肯定会有误杀无辜之事发生，不过也顾不得了，因为自己的安全要紧。电视还放出了一名军人爬在楼上，紧张万分地用重机枪跟踪瞄准着远处公路上行驶着的一部外表最寻常不过的破卡车，真有点风声鹤唳之状。

就算联军不会因过度反应杀死平民，如此紧张的军民关系，和宣传中的“解放者”形象也未免差了十万八千里。更何况战事的实际进展，让联军的“解放战争”越来越像一场侵略战争，而这正中萨达姆的下怀。

联军一心一意要打一场“解放战争”。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速战速决，尽可能避免给伊拉克造成人命财产损失。杀的人越多，破坏的财产越多，则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就越差，弄不好反倒结下民族仇恨来。倘如此，则“解放者”的梦是做也别做了。正因为此，联军才除了不得不占领的乌姆卡萨之外，对城市一律围而不打，高速挺进直取巴格达。

这场战事策划，据说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精心之作。此人原是工商巨子，由布什打破常规任命。据说他和前任不同，以文官之身直接过问军事，和军人一起，从头到尾逐个步骤设计了这场战争。或许是出于从商的广告战经验，他一手推出了声势浩大的心理战（也就是宣传战），反复告诉伊拉克人民，联军是他们的解放者，不是来占领他们的国家的。傻大木反正要垮台，犯不上去为他殉葬，等等，等等。为了强调战争的“解放”性质，联军把它称为“赢得民心之战”（the battle to win hearts and minds）。

如果战事真能象老朗设想的那样，联军兵不血刃直下巴格达，则这赢得民心也还是有可能的。但打成现在这个样子，要这么做就难上加难了。

伊拉克是非常缺水的国家，河流严重污染，城市饮水完全靠外来的供水系统。战争一起，供水系统给破坏了，乌姆卡萨和巴士拉全城供水中断已达七天，当地居民所受的苦难可想而知。今日电视上，英军在乌城开仓放水，奋勇抢水的居民对着电视镜头骂不绝口，甚至还有女同志作中东式下流手势。采访记者叹道，本来心理战一再告诉伊拉克人民，推翻了萨达姆就有好日子过，现在萨达姆的统治已经在该城给推翻了，却没有什么好日子过。那话其实够委婉了，苛政再猛，也不会猛过没水喝的日子吧？老萨再流氓也比不过老毛，可在老芦的记忆里，那时咱们什么都定量，喝水还是管饱的。

雪上加霜的是联军因为战事胶着，情急之下猛炸巴格达。今天美国防部宣布，迄今已经下了6000枚灵巧蛋、675枚巡航导弹，而且炸弹已经从2000磅增到4000磅。这些蛋就算枚枚命中，光那巨大的爆炸声和冲击波也就够左右居民喝一壶的。白天黑夜睡不好觉，你让他们怎么去感谢“解放军”？

何况机械电子再发达也会出错，昨天巴格达的一个市场就挨了一蛋，恰好炸在联军指望起来推翻傻大木的什叶派居住区。一位儿子受了重伤的什叶英雄激动地对着电视镜头庄严宣誓，他一定要报仇雪恨，要亲自驾汽车炸弹去炸死美国兵。

英国佬比美国佬狡猾。那误炸事件出后，英国政府随即宣称，萨达姆解除了空防司令的职务，原因是他发射的防空导弹出了问题，误炸了居民区。这么一说，便暗示那祸是伊拉克闯下的。可这话伊拉克人会信么？而且，就算是真的，我怎么听起来反倒觉得老萨还有点爱民如子的风范，比咱们的政府可是强多了。其实，老美自己都承认迄今有七枚巡航蛋下错了地方，下到沙特阿拉伯去了。能错到这种地步，误中一个居民区又有什么稀罕的？

由外国异教徒使用杀人利器去解放一个文明、宗教、风俗、习惯、社会制度、人文传统完全不同的国家，这种怪事也只有不懂政治没文化的前工商巨子想得出来。“解放战争”才打了十天，英国前外相库克今天就公开犯叛国罪，谴责它是“一场血腥的、没有必要的战争”，说布什“不知道他下一步该干什么”，要求政府迅速把部队撤回来。如果“解放军”不迅速找到打败“人民战争”的办法，我看本来意志不是那么坚定的英国人造反的可能会越来越多。

2003年3月30日

拉姆斯菲尔德“穿草鞋”？

大家都知道，此公是现任美国国防部长，权势熏天。前两天他警告叙利亚和伊朗，让这两国不要多事。如此重大外交表态，竟然事先未通过白宫，他以国防部长之身越权信口说出，过后布什却也无话说。

据西方观察家说，布什年轻，毫无外交军事经验，遇事全听国务卿鲍威尔和老拉的，颇有点汉献帝的样子。这其实也是美式民主的毛病。英式民主就决不会选上一个嫩生生的毛头小伙作行政元首。首相上任前，早就在影子内阁里练熟了未来的吃饭武艺。

据谣传，攻伊计划就是老拉一手制定的。制定出来时便有将领反对，说那点兵力根本不行，但老拉置之不理，现在果然遇到麻烦，云云。昨天此公答Fox News记者问时却一口否认。但说谎是政治家的基本功，到底是真是假只有天晓得。

老拉最爱的是“换位思考”，昨天又在答记者问中“穿萨达姆的鞋”，假想他是老萨，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该同志面临的悲惨景象。

911后，林思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写了篇《穿草鞋的文明和穿皮鞋的文明》。老芦虽对马教深恶痛绝，但毕竟知道，世上的谬论其实常常是点滴真理的无限放大，这“阶级分析”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老拉在想象中穿老萨的鞋时，穿的是名牌皮鞋，忘记了老萨穿的其实是草鞋。

美军这次把大规模轰炸，叫做“shock and awe”，这种赤裸裸炫耀武力、恐吓对方的口号都会喊出来，实在是当今世上一绝。

不过这口号是老美专用的，英国人从来没敢用。人家毕竟统治过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知道世上并不是只有皮鞋一种鞋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草鞋、树皮鞋、橡胶鞋乃至没有鞋。所以伊战开始没几天，英国某战略专家便在电视上说，那口号其实没说全，应该是“shock, awe and anger”。他说，老美是拿自己的思想方式去想象第三世界的人和事，这才以为大规模轰炸会吓倒伊拉克人。其实那个国家打了13年的战，在两伊战争中死了上百万人，战争已经成了他们

的生活方式，根本就不会轻易因惊吓过度进入休克状态。巴格达一面挨炸，居民一面照常去上班，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就是证明，云云。

那专家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用武力恐吓，对懦弱民族来说，可能确实会造成极大的震动和敬畏，但毕竟也免不得怨恨之心。对于特别强悍又习惯于战争的民族来说，则引起的主要反应恐怕是愤怒。白宫居然会把“shock and awe”和“解放”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似乎证明了中国人并不是世上最愚昧的民族。 至少这档子事之蠢，似乎比咱们的“大跃进”也不弱。

如果老拉对回回的感性认识有我的一半深刻，或许他的气就不会这么足了。

当年小小芦有过若干回回邻居。“回回”是他们自称，我们用的是辱称“回子”。从小我就知道回回不好惹，打起架来玩命上，心还特别齐。就靠汉族中难得见到的这两点优势，以少胜多在他们是常有的事。可以说，从小回回们就给了我足够的shock and awe。

到下乡时，邻近的村子就是个回民村，目睹的一件事更是让我shock and awe。那村有人犯事给政府抓了。抓走的那天，全村人依依送别一直到村口，父老乡 亲们拉着衣襟，语重心长地叮嘱了一遍又一遍。末了几个小伙子挤上来，说道：

“大哥，你放心地去吧，别牵挂家里。你家两老有我们照料，事无大小我们全包了。十年后你回来，要是自留地长了一棵草，兄弟我把脑袋割给你！”

他们还真说到做到。临到我走时，那犯人家里的重活一直让那几个小伙子承包了，对他的父母比亲生儿子还好。至于缝补洗涮那些事，则完全由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代劳。

那是什么年月？“清理阶级队伍”那最恐怖、最黑暗的岁月！我有个哥们是造反派头头，过去门庭若市，道道地地的“杯中水常满，座上客不空”。后来他给政府抓起来了。抓走那天，我刚好在学校里，目击了一切。但他家人还不知道，于是晚上我便去告诉他父母。只见往昔热闹异常的院子此时门可罗雀。那强烈对比不能不让人因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而悲从中来。次日我去找另外一个同学，见他正在忙着烧和那哥们的合影，让我恶心得什么都说不出来。

另外一个同学的遭遇也是这样。那时我从农村倒流回来，惊闻他父亲给当成特务抓起来了，母亲也给隔离了，家里只剩下个小弟弟。他父亲素性豪爽，

喜欢做孟尝君，家里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但“特务”可是比伤寒、天花的传染性还高，往昔的客人此时自然云落星散。我本来也不敢去招惹，无奈同学来信托孤，只好硬着头皮去他家，指导他弟弟的谋生及求职活动。当我踏进那个寂寞小院时，真是感慨万端，一面心中栗六，生怕这“烈性传染病”由我传到家人头上，一面又为自己颇有燕赵慷慨悲歌古士之风而暗自得意，一面还痛恨那些凉薄小人。

世态如此，自然我就为那回民村发生的一幕由衷地感到shock and awe。我敢说，在那900多万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决没有哪个汉族聚居的村子发生过这种事。咱们不敢！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于是免不得时时说起。不料一次跟一位去边疆插队的老同学说时，他却不屑地说：“少见多怪！那算什么！”跟着就叠两个指头，说出一番话来，让我进入深度休克、极端敬畏的麻木状态。

那也是“九大”刚开过的最黑暗岁月。他下乡的那个地方附近是个回民区。自文革开始，回民的宗教活动就被严厉禁止了。但此时政府闹得更蝎虎，居然命令人家养猪！

此令一下，顿时就激起了民变。带头闹事的全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还到北京上访过，要求恢复宗教信仰自由。这合理要求被中央一口拒绝，还要派工作组进村，收缴民兵枪支。于是当地回民便使用民兵枪支（带头闹事的全是基干民兵一类）并自造武器弹药，武装保卫家乡，不许上级派的工作组进村，让该村成了个事实上的“独立村”（我记得似乎是个大队级别的自然村）。

中央于是决定“剿匪”。头一批攻进村去的，有若干逃避下乡走后门当兵的高干子弟。这些人以为对方不过是小小土八路，大军一到，顿时冰消瓦解，正是侯门子弟立功良机。立了功后，日后自然也就能名正言顺地去党国“挟重器”。

不料进村便中伏，让对方的地道战、麻雀战、地雷战打得一败涂地，死伤惨重、狼狈万状地撤了出来。接连进攻几次都这样。到后来增兵到一个师，仍然就是拿不下那弹丸之地来。让当地军区大大的丢了脸。

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如此窝囊，让中央恼羞成怒，下了军令状，限时解决，否则军法从事。于是解放军只好撕下伪装，使出辣手来了。他们先是广播喊话，下最后通牒让对方投降，否则就要用重炮轰平全村。但对方毫不屈服，

用大队的广播站大喇叭喊道：“你们开炮吧！我们穆斯林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到了时间，全村无一人出来投降，于是重炮怒吼，将该村夷为平地。等到硝烟散尽，大军便蜂拥而入。见地上有个受了重伤的大姑娘，某英勇人民子弟兵便做张做智地背起来，往医院送。那姑娘悠悠醒转，发现伏在亲人解放军的背上，当下毫不迟疑，拉响怀中手榴弹便和亲人同归于尽。据说类似的事出了几起，于是我英勇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便果断下令伤员一律击毙，以免后患。

却说我从深度麻木状态中醒过来后，当下便激动地说：“回回是中华民族中最优秀的种族！咱们要有人家的一半强悍，国家也不至于弄成这鸟样！”

区区一个大队的农民，有本事让一个师的正规军一筹莫展，最后不得不用重炮解决。于今老拉却要用点灵巧蛋、巡航蛋去shock and awe一国的回回！

建议老拉去连夜恶补，看看《三国演义》，学习一下诸葛亮是怎么征服南蛮的。

2003年3月31日

“解放”开始泛出酸味？

战争第21天，全世界电视机屏幕上出现了萨达姆雕像轰然倒下的镜头。别说那些“积极分子”们，就连老芦这坚定的反战派，观看着这一历史性镜头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依稀想起了那年元旦通宵不睡，守在电视机前紧跟罗马尼亚“人民革命”的最新进展。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审讯（不是审判，现在老美还在说他是给暗杀的），随即被处决，给我带来了继老毛之死的第二个人生最大的欢乐时刻。犹记我冲进卧室把妻子推醒，兴奋地告诉她这一大好消息，她迷迷糊糊地问我：“齐奥塞斯库是谁呀？这事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几点啦？这么晚你还不睡？”

可惜后来就从报上看到，罗马尼亚的“人民革命”其实不过是克格勃的作品，是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搬去最顽固的绊脚石而推出来的。生活在西方就有这点好处，人家让你什么都知道。这说起来也有点残忍：人总还是需要浪漫一把，作积极分子那样的浪漫主义者虽然稚态可掬，说起来要比作我这种看破一切的悲观的现实主义者要幸福得多。

从那以后大概又成熟了一截子，所以昨天的兴奋只是短暂的。毕竟我知道，“推翻独裁者”并不等于“民主”。要论推翻独裁者这活计，世上没谁比咱们更拿手了：从古到今咱们推翻过多少个？

就连老美都知道这点。今天的CNN节目中就谈到在伊拉克实现民主的艰难，说那和在战后德国、日本建立民主制度完全不同，后两者都是种族均一、文化均一的国家，而且相当现代化。那学者还回顾了美国在南越的尝试：扶起一个又一个的总统，又因为他们一个比一个腐败而不得不动用中央情报局把他们搞下去。他甚至回忆到理想主义者威尔逊总统，说他曾说过一次大战后世界将变得更民主，但后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云云。

积极分子们的两个错觉，第一是以为民主可以从外部使用强力输入，并不需要什么内部基础。第二个是天真地以为这次战争是民主和专制的搏斗，却不知道老美不过是以此为借口，正如英法将一次世界大战宣布为民主和专制的较

量一样。早在911前，五角大楼就在计划今天这场战争，这在西方早是公开的秘密。它不但跟反恐怖主义没有什么直接相干，也和“民主十字军圣战”拉扯不上。

其实美国在乎的根本不是民主不民主，而是听话不听话。当年中情局可以在智利策划右派军人政变，推翻并暗杀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阿连德，以军人独裁取代民主制度，现今他们在阿拉伯的盟友从埃及总统算起，又有哪一个不是独裁者？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场战争有点像咱们80年代打越南，一个主要目的是“教训”，也就是说，杀鸡训猴，做个样子给其他不听话的独裁者们看看。这重要的一课就是，搞独裁不妨，但得乖乖的听我的话。慈父领袖布总统昨天就在英国说，萨达姆以为他不是来真格的（meant what he said），现在知道了，美国人说话从来算数，云云。这话是说给谁听的，隐含的威胁是什么，便再傻的人也听得出来。

这种武力教训其实后患无穷，这点我早就说过无数遍了。本来我这系列的题目想取为《灾难从今天开始？》，但觉得用了这题目就得写很长的文章，还是在此简单谈谈时事算了。

先说个简单的事实：雕像倒下，最高兴的除了积极分子们外，恐怕要数国防部长拉公。美军攻势一度停顿期间，他的用兵计划备受国内外质疑。现在事态进展总算证明他的计划成功了，这在他当是个人成就的顶峰。类似的，两布也将受益无穷，特别是英布。这英国第N大美男子如今算是可以松口气，度过了他宦海生涯最险恶的一关。斯大林同志早就教导过：“胜利者是不受裁判的。”

但这远远不像柏林墙倒下那样，是举世腾欢的时节。萨达姆不是共党式的独裁者，起码在阿拉伯世界不乏同情者。据CNN今日报导，巴勒斯坦人民的普遍反应是“不敢相信”（disbelief）。在他们看来，老萨是他们的正义事业的最有力 的支持者，给过大量物质援助，而且化了巨额金钱抚恤巴勒斯坦烈属。在西方看来是独裁者罪有应得，在那些人眼中恐怕看来是暗杀，特别是有兴高采烈欢呼此事的以色列报纸在那儿刺激和助长这种感觉。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不光是美国积极分子们的座右铭，也是世上一切积极分子的座右铭，包括回回极端分子在内。

所以，为白宫及其积极分子们看不见的另一面，是雕像虽然倒下了，但说不定在许多回回、特别是在那些没受过老萨荼毒的外国回回心目中，此事反倒成全了萨达姆的“吉哈大”（圣战）悲剧英雄形象。在我这悲观主义者看来，此战免不得要在许多回回心目中播下仇恨的种子，打开了潘朵拉盒子，让山姆叔在未来几十年内收获无穷的灾难。

更何况“解放”从一开头就泛出了酸奶气息。如果听信女政委克拉克那个撒谎专家今天的话，则伊拉克今天完全是丰衣足食的人间乐园。可国际红十字会却宣布由于伊拉克现在处于无政府状态，救援物质没法运进去。他们说这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无政府混乱局面妨碍救援工作，救援物质无法运入又进一步造成无政府状态。巴士拉居民缺乏饮水到了不得不接雨水饮用的地步，而医院的抢救伤员工作早就到了超负荷状态。

尽管美国电视远比欧洲电视“积极”，但客观度相对最高的CNN还是报导了大量“阿里巴巴”（伊拉克人对小偷的称谓，我还是因这次湾战才知道这点的）的抢劫活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是突然出现权力真空的必然结果，正在席卷联军攻占的每个城市，从北部的油都基尔库克直到南部的巴士拉。

无论美军还是英军都对此作壁上观。他们当然有足够的理由拒绝维持秩序：在社会分工严格的西方，军队只是作战队伍，不是维持秩序的警察。而且作为外国占领军，没有当地人的合作，他们就是想管也没这本事。奇怪的是到现在美国指定的临时长官、退休将军嘎纳尔还姗姗不露面，让人猜测他或许是怕步了刚被暗杀的什叶派领袖阿科西的后尘。

此公因老萨迫害，一直流亡英伦，是伦敦看好的未来的伊拉克领袖。英国人大概指望用他来抗衡美国人看中的国大领袖沙拉比。祖国“解放”后，此公便匆匆赶回巴士拉，不料政治生涯还没开始，昨天便在当地的清真寺里让竞争者们暗杀了。英国舆论界为此大哗，指责政府不负责任，在这种安全无保障的动乱时刻贸然让他回去送死，云云。

该同志之死，大概只是冰山一角，暗示着伊拉克未来的政局有多复杂险恶。更何况战争还没有结束（世上最有趣的家伙是伊拉克驻联合国大使，昨天白宫都还在表示“谨慎乐观”，说战争还未结束，他却告诉记者“游戏已经结束”、“战争已经结束”、他和萨达特“没有关系”！），今天又有四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被自杀炸弹炸成重伤。

外国占领军面对这种攻击，必然是过度反应。今天英国记者就在现场报导了美军陆战队的这种过度反应：他们接到情报说老萨和公子躲在某个宫殿里，于是就上那儿去搜索。到那儿后照例在屋顶上布下狙击手，有车辆过来就鸣枪警告，让其停下来。不幸的是司机们往往不明白那意思，反倒加速，意欲迅速离开那是非之地，美军于是便开火射击。那记者当时就目击了一桩此类事件。驾车的人当场殒命（或被打死，反正不是丧生[1]），汽车失去控制撞在街道旁的建筑物上停了下来。根据陆战队的规矩，车停在“无人区”（即没被己方控制的地带），则一律不予检查。记者无法说服军人，只得自己冒险过去看，发现车里坐的是两个女子和一个女孩，那司机是那女孩的母亲，另外一个女子是她姨，似乎也死了。女孩头部中弹，但还没死。

这种事件算是破例地让新闻记者偶然赶上了，才得以报导出来。没报导的类似的事件肯定有的是。这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士兵们的trigger happy——谁不怕让汽车炸弹炸死？当然只有先发制人，宁枉毋纵。说到底，这是五角大楼的错。他们连译员都没配给部队就去贸然攻占一个外国。如果这种情况下有译员，先用阿拉伯语喊话警告，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但据那记者说，无论是美军还是英军，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翻译，以致他们带的译员一到采访现场就被军队借去使用，迟迟不还，用烂为止。

总之，这场“解放”不但不是积极分子们唱出来的如天鹅绒般柔软、似哈密露般滋润的赞美诗，而且后患无穷。

迄今为止，老芦觉得最欣慰的是，最担心的事没有发生——巴格达没有出现当年柏林那种逐街争夺的大规模巷战。如果那种事发生了，无论对伊拉克人民还是对英美来说，都是最大的悲剧。

2003年4月10日

[1] 此话是讽刺那些美国积极分子的，那些人居然积极到连中国媒体报道战事时用了“丧生”字样都不能容忍。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刻下正在伊拉克开展，让全世界人民看得津津有味。老芦看着那些家伙痛分浮财那个热火朝天的劲头，羡慕得哈拉子都快流出来了。让我捧腹大笑的是暴民中竟然有许多人向记者感谢慈父领袖布总统，说全靠他给他们带来了发财机会。当下我就想起旧作《新伊索寓言》中捏造的对联“翻堂客身全靠笨主席，办房中事感谢共妻党”，看来全世界的暴民都差不多，知道饮水思源，感谢解放大军。

今天国防部长老拉的发言更像足了伟大领袖。众所周知，老毛最恨的就是知识分子们抹黑大好形势，看不见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只是一个指头，把大好形势说得一塌糊涂，似乎天要垮下来了，地球也要停止转动了。拉同志真不愧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学生，学他的腔调学得十足十，甚至连“天要垮下来了”这句话都用上了。他痛斥传媒夸大目前的混乱局面，说看见报上八个标题都是“无政府状况”、“骚乱”、“无法无天局面”，这么伟大的一场解放战争，记者们居然看不见光明面，却把一点“不整洁”（untidy）夸大得不成比例，一个被抢的花瓶在电视上反复出现20多次，那儿哪会有那么多花瓶？其实“不整洁”是获得自由的必需代价，云云。

好在美国并不是中国，传媒界可是得罪不起的。当年尼克松竞选失败，临走前侮辱了在场记者，从此闯下了大祸，后来在水门事件中就受了报应。反过来，肯尼迪和传媒界关系很好，于是丑闻都让记者们给包了起来。其实论个人品行，这家伙和“狡猾的尼基”不过是一丘之貉而已。老拉如此胡说八道，只说明此公对美国政治太外行，也丝毫不懂国际公关。新闻界最忌讳的就是他人指责报导失真或有主观偏向。这话对世界上所有的记者的职业骄傲都是一个严重侮辱。

果然，他话音刚落，传媒界便发动反击。美国电视也倒罢了，英国BBC主持人立刻就询问现场记者，说老拉指控他们报导失控局面是“夸张出格”（blown out of proportion），问现场记者情况究竟如何，该记者当然是证实原先的报

导，反过来指责老拉，说他只想让记者报导人民欢庆解放的场面，却见不得他们报导随之而来的混乱，云云。

不仅如此，国防部发言人说骚乱已经在先解放的区域里如巴士拉逐渐平息，这也被BBC质疑，说那可能是因为经过如此彻底（extensive）的洗劫之后，现在已经没什么好抢的了，自然也就抢完为止。而且该台还播放了现场调查，证明巴士拉现在仍然极端（extremely）危险，记者所乘车辆在大白天进城，一停下来暴民就围了上来。 抢劫者不光是成人，而且是孩子们。该城郊区的油田办公室就是被一群“挺能杰儿”抢劫一空后放火烧毁的。

这还不光是传媒界如此说，国际救援组织也警告英美，说根据日内瓦公约，维持社会秩序特别是保证医院等机构不受滋扰是外国占领军的责任。现在这种失控局面，责任应该由他们来负。

连普通民众都看不下去，卫星电视就广播了好几封读者来信，说联军一到就立刻派兵确保油田不受破坏，城市的供水系统却到现在都没修复，就连医院都竟然不加保护，以致让暴徒上那儿去打土豪分田地。这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光从这点就昭然若揭，云云。

这说起来不是侵略军的责任，而是战争计划者们的过错。他们大概以为大军一到，对方土崩瓦解，全民欢庆解放，“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河水发出欢笑，山岗也显得年轻”（调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却不知道高压锅的盖子一旦骤然揭去，第一个反应，就是里面给煎熬着的东西喷到天花板上去。

因为老拉辈的短视，现在伊拉克人民就得吃苦头。今天电视上还放了一个场景：某家平民遭受暴徒打劫，在家的男孩受了极度惊吓，表面上毫无伤痕，送到医院去却什么都说不出来。而医院里的库存已告罄尽，大夫对记者说他们有仓库，但谁也不敢上那儿去取货，因为路上一定会遭到洗劫。

最可怕的是我见许多暴徒都有枪，这也毫不足怪——战争的混乱导致大量武器散失。考虑到伊拉克原有的宗教冲突（苏尼派vs什叶派）和民族纠纷（阿拉伯人vs库尔德人），联军如不迅速收缴民间枪支，及时控制住这种潜在危险，则后果难以想象。

但联军有心无力。他们的兵力实在太单薄了，根本不可能充当警察武装维持秩序。据BBC电视上说，美军对英军在巴士拉的表现深表赞赏，但他们不知

道，因为北爱尔兰问题，英军有许多城市游击战经验。而且巴士拉主要由什叶派居住，可以请长老们出来当维持会，而美军一则没有经验，再则他们控制的巴格达居民很杂，城市又大得多，巴士拉的经验不适用于该地。所以，尽管巴士拉仍然“极端危险”，恐怕巴格达连那种局面都还一时作不到。更别说主要由库尔德部队占领的北部油都吉尔库克了。

有趣的是，局面乱成这个样子，英军却在计划班师，准备在一月内撤回英国。今天已有几名战斗轰炸机飞行员返国。这算是什么事？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似乎是重新起用“伪军”，把老萨的警察、官吏召回来。但据本人在独裁国家的生活经验，越是基层干部民愤就越大。“解放”战争之后居然要使用旧政府人员来帮助维持治安，这“解放”似乎还不如毛共干得漂亮。

今天看老拉同志的表演，我还想起了两件事。据说这“不整洁”是获得自由的必然代价，然而我想起来的却似乎和获得自由没什么相干。

第一件乃是第二次鸦片战争。那次英法联军以原始武器、原始后勤运输能力和少量兵力，即能从万里之外不费吹灰之力直捣北京，让咸丰爷不得不去热河打猎，其赫赫战功，似乎令这次湾战相形失色。而且圆明园那档子事也跟眼下伊拉克发生的像到了极处。看着电视上展开的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京郊农民洗刷“万园之园”的好身手。而且，正如英雄们这次显示出来的，放火总是抢劫的终场曲。本人原来坚信是英法鬼子烧了咱们的圆明园，现在却疑窦丛生。如果拉爷懂点中国史，真想请教他那是不是也是为了获得自由必须付出的“不整洁”。

我知道积极分子们一定会大哗，说我诬蔑神圣解放战争，犯了恶攻罪。不过恕老芦迟钝，我还真看不出这两件事的根本区别来。那时的中国在西方眼中不也是流氓独裁国家么？而英法早已是民主国家。当时的中国流氓到这种地步：居然把英国使节巴夏礼当成战俘抓起来。这种事好像连万恶的老萨都没干过阿？难道英法为此惩罚中国不是应该的？那一点点不整洁，难道不是为了宣扬传播西方文明的合理支出？

第二件乃是我党领导的“解放”战争。那档子事也是先用武力征服，然后便是抢劫大户。当然那事和眼下完全不同。现在伊拉克发生的事要比咱们先进得多，咱们那是有组织的犯罪，由政府以武力作后盾，发动组织暴民洗刷屠杀

大户。现在伊拉克人民可是自发自动起来向独裁政府讨还宿债，完全不受人操纵，是如假包换的人民战争。

指出这个重大区别的目的，是想向积极分子们请教：是不是只要是人民干的事，就只能用敬爱的林副统帅规定的标准来看，“是天然合理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而实现民主，一定得先让人民变成无法无天的暴民，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学会复杂的程序化操作？

2003年4月11日

帝国从世贸双楼的灰烬中诞生？

BBC今日报导，伦敦今日又爆发万人反战示威，其中一位七旬老翁的话特别有意思。他说他是从大英帝国时代过来的，在他看来，美国人今天正在干他们当年干过的事，正在建立一个世界帝国，那其实不值得，反正是要丢掉的。他还说，美国人才是真正的抢劫犯，美国石油公司已经抢劫了伊拉克的油田，而伊拉克的文物也会出现在国际文物市场上，云云。

老美确实占领了伊拉克的油田，但美国公司是否抢了所有权，老芦孤陋寡闻，还真不知道，不过这抢文物倒是冤枉人家了。今天电视节目，让我感慨最深的就是伊拉克国家博物馆被暴民打砸抢后，该馆馆员对着镜头涕泗横流的镜头，他哽咽着说："美国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电视上展现出来的场面真是惨不忍睹：那些精美绝伦的石雕人像一个个掉头折臂，千年国宝就这样毁于一旦。光凭这件事，英美侵略军就得给钉在历史的耻辱桩上。

大陆人常为自己的文明悠久自豪。他们不知道，比咱们古老的文明有的是。埃及文明不必说，巴比伦文明也比华夏文明古老得多，而伊拉克就是该文明的发祥地。伊拉克的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七千年前的文物，那时中华文明还没受孕怀胎呢。中国最早的朝代夏朝不过是四千年之久，而且是否真的存在过尚无直接证据。就算真的存在过，也什么文物都没留下来，可见该文明之幼稚原始。就连商朝也不过是留下了点青铜器。如果不是后来从印度那儿进口了石雕艺术，咱们今天还真没什么拿得出手来炫耀的玩意。

如今伊拉克那些中国没有的国宝竟然轻易毁在暴民手上！为全人类计，这还不如让老美抢走了拿去国际市场上拍卖。不管怎么说，以后全世界学历史、艺术的学生从图片上看到那些国宝，恐怕免不得要看见下面的脚注："毁于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

说起来也是个讽刺，历史未必会记得萨达姆青铜雕像的倾覆，可肯定会记住那些毁灭的石雕。美国是个没文化的国家，只知保护油田，不知保护医院和

文物是情理中事，但老英可是抢文物的专家，怎么他们也会百密一疏，忘了此事？唉唉。

出了这等事，美国指定的临时长官嘎纳尔却还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呆在安全的科威特对记者说，暴乱反正是会平息的，等他走马上任之际就没事了。原来他是在那儿等着事态自动平息，这主意倒也蛮不错，可谓大将风度，而且符合客观真理。如洪哲胜老先生说的，阵痛总会过去。确实如此，等能抢的都抢了，可以破坏的都破坏了，自然也就万籁俱寂。

洪老先生还说，应该相信一个比老萨更好的政权会诞生。对这个可能性我倒不怀疑。

按理说，这场战争可能有两个结局，老美在那儿站住了脚，让该地区始终处在美国控制之下，则取代的政权无论是否民主，总不会有老萨那么糟糕；或者，该国陷入无止境内战，老美疲于救火，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遇到无穷麻烦，最后不得不撤走，扔下一个烂摊子在那儿。但即使是第一种情况发生，那也只会是一个亲美政府。换言之，那无非为老美要建立的中东帝国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尽管大陆骂了几十年的“美帝国主义”（我怀疑现在这些美国积极分子，当年在国内也是骂美国最凶的中国积极分子。倒是老芦从来是落后分子，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如此，而且此生一息尚存，就要作落后分子，决不跟着唱“主旋律”），但客观地说，老美从来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然而现在的迹象表明，美帝国主义正在呼之欲出。

积极分子们为此战辩护的理由无非是两条：第一，这是民主和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决战；第二，这是美国为了防卫自己不被恐怖分子打击而采取的先发制人的自卫行动。

这两条都完全站不住脚。美国当然是先进民主国家，而伊拉克当然是令人憎恶的专制国家，但这并不构成开战理由。我举出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要说明这个问题。

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史。奇怪的是似乎所有的人都忘了，当时中国不过是个被有效冻结了两千年的原始、野蛮、专制的中古国家，而来打中国或欺负中国的国家，哪怕是德国、俄国甚至日本也罢，其文明进化程度都远比中国高。打中国最甚的除了日本外就是英法，可这两个国家都

是民主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做了民主国家就取得天然资格去打专制国家，则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就得改写，而那些反抗侵略的先烈，统统都要变成为专制制度卖命、抗拒代表“历史潮流”的王师的螳臂挡车、负隅顽抗的坏人。这说得过去么？

在非洲、澳洲、美洲，英法的侵略就更有道理了。那些地方原来连国家都没有，完全是一种原始社会（美洲印加帝国例外）。除了抢劫之外，帝国主义侵略也给他们带去了先进文明，这是不容否认的。但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实在是难说得很。突然输入的外来文明打乱了人家的传统生活方式，等到帝国主义一撤走，那些地方就立刻陷入混乱，内战长达几十年。凡是英法统治过的非洲国家除南非外无不如此，证明了强行输入外来文明根本就行不通，这大概是每个客观的人都该承认的历史事实。

更何况稍知民主ＡＢＣ的同志都得承认，现代的“正义”是程序化了的正义。规则高于一切，朴素的正义感与之相比不值一分钱。所以ＯＪ辛普森明明是杀人犯，陪审团宣布他无罪，大家便只能干瞪眼。但在打伊拉克这件事上，老美却彻底践踏了程序正义，违反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在国际上首开无视联合国权威，无视多数成员国意向，在未受对方政府或人民邀请的情况下（例如越战，老美就是应邀而去），就悍然给老萨下48小时最后通牒，然后又开战。这种彻底践踏民主程序的作法，历史上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希特勒当年威胁捷克总统签订出让苏台德地区的慕尼黑协议，否则就要轰炸布拉格的先例。不料这却给打扮成“民主和专制之战”！

那“反恐自卫”说也毫不成立。正如参议员Byrd指出的，迄今并无可信证据，证明老萨卷入了911事件。而且，开战来的现实证明，伊军根本就不堪一击。这种“纸希特勒”会对世界安全造成什么威胁，老芦迟钝，还真是无法想象。至于违反联合国决议私造大规模杀伤武器更证明是捕风捉影之说，到今天联军也没发现有这样的武器存在。今天老萨的科学顾问投诚，再度声明该国遵守了联合国协议，没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武器，他是无罪的，云云。投降后还这么说，应该说他的话可信度是比较高的。毕竟，国家已被占领了，如果撒谎，日后给搜出来，岂不要罪上加罪？

所以，鄙人觉得，这两条都毫不成立，不过是美国要建立帝国的借口而已。

当然，美国人要建立的帝国，不会是英法那种传统殖民帝国，由中央政府派出总督，设立文官政府统治，并由母国殖民，而只会沿袭二战以来美国向外扩张的模式，即在当地建立亲美政权，并设立军事基地，使该地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如同今天的科威特一般。至于那个地方是否实行民主化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听老美的话。鄙人孤陋寡闻，还真不知道科威特解放了13年，如今是否成了民主乐园。

这就是为何美国坚持要包揽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不容联合国插手的根本原因。上次打阿富汗，硝烟散去后，美国即抽身引退，由联合国承包后事，不管好歹，总算在该国建立起来一个由各种政治势力参加的联合政府。事后五角大楼的鹰派们就嚷嚷这事干得不划算，在该国留下了个军事真空。这次动手打伊拉克之前，鹰派头子拉姆斯菲尔德就把话说得非常清楚：伊拉克不是阿富汗，不是科索沃，那个地方太重要了，决不能在战后留下军事真空，云云。

总而言之，美国的战争目的，与其说是解放该国人民，不如说是铁了心要把那地方纳入美国势力范围。这就是鹰派们主张根本不通过联合国、无论有无他国参加联军都要打、而且战后重建由美国一手包揽的根本原因：非如此则无法保证新伊拉克政府对美国的忠诚。那些以为美国人流血打仗是为了解放灾难深重的伊拉克人民，而不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的同志，实在是天真到让人难以相信。

而这一点就正是美国和欧洲的分歧所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前些天发表谈话，说只有由联合国负责重建的新伊拉克政府才有合法性。俄国、德国、法国前两天举行首脑会议也表示了类似意思。就连美国的最忠实的小喽罗英国也如是说。英国反对党一直为此逼英布，可怜英布根本当不了美布的家。上周美布访英，我猜英布一定摇唇鼓舌、想方设法说服美布，最后美布好歹在记者招待会上放了句话：联合国在战后重建中一定会起重大（vital）作用。

这话可就让人随便理解了：如果美国坚持原来打算，只让联合国负责慈善救济活动，你能说那不是vital的么？那可是关系到千万民众的生死的大事，世上还有比这更vital的事么？

迄今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人决不会轻易吐出战果，功成身退，让联合国来负责伊拉克重建。几天前，美国某众议员和英国某下院议员在电视上的讨论，就把美国的态度表示得清清楚楚。那英国议员说，现在法国德国让了步，美国

也该在战后让点步，同意他们提出的由联合国负责重建的动议，而且应该把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拉进来，不能由美国一手包办。然而那美国议员却根本没有什么让步的意愿。他说，法国人最后会让步的，因为他们反对战争，所以跟新政府的关系一定不会好，而法国在那儿有很多的利益，为了这些利益，他们必然会和新政府搞好关系。

因此，看来山姆叔是有恃无恐：反正大家都在那儿有利益，只要我造成既成事实，弄出个亲美政府来，别看你们现在闹腾得欢，到时还不是得一个个跑得脚后跟朝前，忙着来讨好新政府？

我看老美这思路并不错。的确，这世上虽然有个“义大利”，但“义”和“利”比起来Ｐ都不值。法国在战前伊拉克几乎承包了所有的机械工程，德国也是该国的主要贸易夥伴。到时为了钱，还怕你们不就范？前两天CNN就透露，不参加联军的国家可能会失去签订合同机会。澳大利亚这次派了点军队，现在已经在急着嚷嚷，说他们对该国的小麦出口应该不受影响。

所以，如果事态发展尽如老美之意，则新政府首脑必然是老美挑中的角色。虽然不至于一定是傀儡政府，但外交倾斜是绝对不用说的了，该国一定会是科威特那样的铁杆盟国。这也是人之常情：你能上台执政，靠的是全慈父领袖布总统，说话腰杆子能硬到哪儿去？敢为了伊拉克的国家利益和老美顶牛么？

总之，在老芦这cynical 之人看来，让积极分子们兴奋激动到酗酒地步的这档子事，其实和苏联当年“解放”东欧、北韩也差不大离。

当然，要说没有差别也不公道。最重大的差别是：苏联人建立的是一个邪恶帝国，而老美的民主制度和人文传统，决定了它建立的是“善良的”帝国。从普通伊拉克人民的角度来看，成了老美的势力范围虽然伤害民族尊严，但总要比在独夫民贼“光荣领袖”萨同志的统治下幸福得多。这道理本来是明摆着的：香港人宁愿当大英子民而不愿回归就说明了一切。

的确，有时我看看非洲国家那鬼样子，总要怀疑从大英帝国中独立出来，对普通人民到底是福还是祸。不是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有能力用西方发明的那一套管理自己。当年管理印度的英国人不过两千人，就建起亚洲最长、最完备、管理最完善、效率最高的铁路网，今天的印度人却把那铁路网弄得一塌糊涂。

因此，我同意洪老先生的估计，如果老美在伊拉克站住了脚，则该国人民的日子肯定要比以前好过得多，这就像生活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人的日子比“光复”后好过一样。不过，这似乎跟“解放”没什么相干，犯不着把建立一个帝国的努力捧到不该有的高度上去。

客观地说来，要成功建立一个帝国，决不是把伊拉克一国纳入势力范围便够了，起码还得把叙利亚和伊朗都解决了才行。我猜鹰派的计划大概也如此。用国防部长拉姆爷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把脚放到他的鞋子里去”，就可以看出，征服了这三个国家后，中东基本就在美国控制之中。埃及和沙特本来就是亲美的。有了五个亲美国家连成一气，“中东新秩序”也就基本上建立了。那时就再也没有哪个国家为恐怖分子提供人力物力援助。釜底抽薪之后，山姆叔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了。

的确，种种蛛丝马迹，让人不能不猜测这两个国家可能是下一步攻击对象。老拉多次警告两国不要暗助伊拉克，最近又警告叙利亚不得收容逃到该国的伊拉克高官，还说发现了若干叙利亚公民在伊拉克参战，云云。这似乎是为下一步动作作铺垫。等伊拉克彻底解决后，这些事都可以用作方便的动武借口。实在不行还可以把找不到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赖在老叙头上，再来一次pre-emption。

在我看来，这计划确有相当高的可行性。如果说大英能凭那点国力和人力征服了五分之一的地球，那么以今日美国之物力和人力，要武力征服这两国也不是什么难事。

唯一的问题是今非昔比，无论是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精神面貌都不复当年模样。在前者，人道主义已经成了压倒一切的民间意识形态，在后者，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得民族主义成了立国基础。因此，武力建立帝国不是难事，难是难在维持它。论民族性，英国人不但比老美尚武，而且比老美不怕死人得多，但最后还是不能不放弃帝国。老美如此怕死人，我真看不出来百姓能有那个耐力去经受建立并维持帝国的持久战。

2003 年 4 月 13 日

联合国将步国联后尘？

英美政府今天提出，两国将占领并管理伊拉克至少一年。在此期间，由两国负责处理该国出售石油全部所得。联合国在该国的重建中只能起到顾问作用。此前，布什总统还在演说中声明，美国要中东国家实行自由贸易。

原来，这就是为“爱美国贼”们狂热歌颂的“民主解放战争”的真相。

凡是有良心的人大概都记得，当初英美无视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反对，践踏联合国宪章，藐视联合国这个国际民主权威，突破联合国维和部队对伊拉克和科威特的隔离，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入侵伊拉克，唯一的理由就是萨达姆是当代希特勒，违反联合国决议，私造大规模杀伤武器，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所以必须先发制人进行打击。这就是唯一能justify那场战争的借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但老萨那纸裱的希特勒一碰就垮，雄辩地证明该国根本不能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而且到现在为止，什么生物、化学武器都没找到，证明了英美当初不是撒谎欺骗世人，就是为假情报误导。如果慈父领袖布总统真如所宣称的在中东谋求“justice”，就算做不到公开道歉谢罪，起码要停止将该国首脑人物当成罪犯加以通缉的犯法行为。

然而英美就是沉得住那口气。前段布莱尔首相还在下院答复质询时信誓旦旦地保证证据一定能找得到。今天提出那要求时，这个问题却连提都不屑提，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害了健忘症，想不起来当初他们去打人家的理由是什么。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联合国原来的武检负责人多次要求让他们重返伊拉克恢复独立的检查工作，并多次指出英美根本没有理由拒绝国际社会组织的中立、独立的调查，可英美政府就是有那本事置若罔闻。

任何生活在西方文明世界的文明人都知道，但凡事涉两造争执，一定要由独立的第三方来调查裁决。这是西方民主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可如今英美两个民主国家政府却就是不容许这种独立调查。这种行为之反常，哪怕是再铁杆的“爱美国贼”，想来也没本事解释。

老芦毕竟对西方感情深厚，更追法西方忠实于真实的自由主义传统，没有证据，不敢乱猜人家的动机。只不过有点暗自为两国担心：天下人并不都是傻子，如此捂着掖着，难道不怕贻人“作假栽赃”之讥？就算是以后查出了真赃实证，您还怎么指望众人相信呢？如果是专制国家如纳粹德国或苏联干出这种事来还不要紧，您以民主的崇高名义干这种下作事，不是跟伪民运一样砸了民主的牌子么？

可悲的是，英美如此胡作非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就只能敢怒不敢言，真有点古人说的“道路以目”的样子。法国和德国虽然一再提出联合国必须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起到主要作用，不过我看那也只是说说而已。五角大楼那夥鹰派在战前就嚷嚷要踢开联合国闹革命，事实也证明了他们就是有本事不受联合国的限制一意孤行发动侵略战争。好不容易死人流血花钱抢到了战利品，您还要人家乖乖退位让贤，把口中食吐出来不成？世上哪有这种便宜事？

客观地看，老芦不能不下这个结论：英美这次“保家卫国”，以保卫自己的理由打到万里之外的石油第二大国去，干得似乎还不如中共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无私些，虽则两者都是侵略战争。

我有时免不得想，已故美国总统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泉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追本溯源，联合国这国际组织其实是他们的brain-child。过去国际上从无一个统一组织。一战时威尔逊总统有感于国际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提出了一个建立国际民主组织来仲裁国际争端、防止战争的高尚设想。国联因此建立。

可惜从诞生那天起，国联就蒙受了巴黎和会的耻辱，实际上变成了英法肢解德、奥，扩充自己的帝国的工具。更严重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入侵中国东北。国联派出的调查团提交的报告认定，所谓“满洲国”是日本人建立的傀儡政权。国联因此以42票对1票的绝对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谴责日本侵略，要求日本退出中国领土。但日本代表居然在大会上微笑着宣布日本退出国联，随即便傲然步出会场，令全体成员国目瞪口呆。

就这样，在赤裸裸的侵略发生时，国联的大部份成员国却因为自私的考虑，不敢用实际行动制止侵略，只敢在口头上谴责一番。以后英国首相张伯仑和法国总理达拉第更把国联抛在一边，去和希特勒私下作交易，出卖了独立主

权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如此姑息纵容讨好侵略者，最后演成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国联作为一个毫无实际权威的摆设，最终彻底破产。

有鉴于国联的悲剧，罗斯福总统在二战行将结束时提出了建立联合国取代国联、作为国际权威组织保证世界和平的主张。这个美好的设想，深深打动了饱受战祸的全世界人民的心。联合国的成立也真的给人民带来了无限希望。她在旧金山首次开会时，获得在会上第一个致词的殊荣的国家是中国，第二个国家是苏联。那是因为与会各国一致承认中国与法西斯国家斗争历史最长，牺牲最大，苏联次之。光从这点上看，初生的联合国确实洋溢着民主平等之风，它预示着人类可以忘记彼此文明、宗教、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的差异，共存共荣地生活在一起。无怪乎当时报道此事的美国新闻电影以“Unite Nations”那激动人心的口号作为标题。

可惜不久冷战爆发，苏俄赤色帝国的崛起和它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威胁，使得文明保卫者的领袖美国不得不以非常规的手段对付之。因为无法获得共识，联合国便丧失了应有的仲裁权威。好不容易苏联垮台，冷战结束，国际社会总算可以建成一个民主社会了。但不幸的是，本来应该在国际社会中以身作则的民主世界领袖美国却因为强敌的丧失无限膨胀起来，利欲熏心之下，竟然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后尘，尽情轻侮嘲弄国际民主权威，把它变成了瓶花。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美国领袖首先提出了成立国际民主组织的设想，也是美国领袖践踏了这一崇高的理想。美国参议员Byrd曾在反战演说中说，他想起美国国父们的光辉榜样，再看看美国今天的行径，不禁为后世子孙之不肖而潸然泪下。我想，如果他想起从威尔逊总统到杜鲁门总统实现世界民主的努力，竟然被效法日本纳粹的后世不肖子孙毁于一旦，恐怕也难免涕泪涟涟罢。

2003年5月10日

老芦头谈傻大木被抓

网友点名要我谈谈傻大木被抓的事，这事在我看来，唯一的历史意义，就是它帮助布什竞选连任，除此之外，什么意思都没有。

老美老英在中东冒险这档子事，实在干得太蠢——有人要说了：可见逻辑思维也不见得保证人不干蠢事。其实这和逻辑思维没有相干，关键还是新帝国主义家们太傲慢，丝毫不懂世界，连大英当年那些政治家都不如。

入侵伊拉克，英美犯了两条大错：

第一，不知道世界今非昔比，已不再是帝国时代，民族主义已经成了时代新潮流。在第三世界眼中，只有邪恶帝国，没有善良帝国。而今天民主国家的人道主义也成了压倒一切的社会共识，心态和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时代根本不同。要建立海外帝国，两国人民都没有大英当年的国民心理素质。

第二，完全不知道伊斯兰文明的排他性和好战性。以为属于基督教文明的民主制度可以像对日本和西德那样，用强力注入。

有了这两条，英美冒险就必然失败，一定会在那儿死人如麻，最后在国内选民的压力下，不得不狼狈撤出，使当地如阿富汗一样，永远陷入宗教纷争、军阀派系冲突等因素引起的战乱之中。如果为英美扶持的原教旨主义者什叶派占了上风，则很可能出现伊朗过去那种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世界更是没有宁日也。

美国面临的局势之严峻，从布什总统秘密访问伊拉克，为将士打气就可以看出来。这说明形势已经严峻到了非得三军总司令在那儿露面，向国民以及全世界表明巴格达是个安全的地方，牢牢处在美国控制之下的地步了。据我记忆，美国参加过多次海外战争，这么作还是第一次。

抓了傻大木，并没有釜底抽薪，所有的问题照样在那儿。其实伊拉克现在的战事，我看根本就不是老傻能指挥的，大部份是外国去的死士：这就是回回们的可怕处，你惹了一国的回回，就惹了一世界的回回，而且人家还有钱，不愁没有军火接济。宗教洗脑又让死士们坚定地相信，在圣战中捐躯，死后能登

天堂，有77个美丽的处女侍候，这种好事，连老芦这种老男人（＝伪男人）听了都动心。

所以，整个事件的意义，只在于它的戏剧性。这像煞了好来坞的惊险片，简直是精彩离奇之至，一定会在浅薄幼稚的普通老美心目中唤起巨大的英雄感、成就感与自豪感，小布当选看来没问题了。但问题照样在那儿，抓了老傻什么意思都没有。

相反，抓老傻，很可能被阿拉伯人民（科威特除外）看成是对全体回回的极大侮辱。我看卫星电视采访的回国人士，许多人都表示强国如此欺负弱国，屎可忍，尿不可忍。有人还说，就算两国交战，萨达姆也只能算战俘，应该享受人的尊严，岂能当成动物一样在电视上展览，还要让人扳着脑袋看牙口，跟买马似的？巴勒斯坦人民更是悲愤万状。说句公道话，老萨虽然是暴君，所有的回回国家中，就只有他这个首脑最拿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回事，算是唯一的大财东，烈属都是他掏钱出来赡养的。

最后结论是：老傻被抓，形势不变，前途暗淡，麻烦多多。

这当然只是我这票友的瞎说，老芦可没有寒树教授的水晶球。不过这猜测是否正确，马上就能测出来。如果老傻被抓不影响国内抵抗，则抵抗运动一定要发动新攻击来向全世界表明这一点，更何况圣诞快到了，光是为了从心理上打击英美军士气，抵抗运动也一定会在最近发动攻击。所以，未来两周内如果有攻击发生，则说明我的猜测正确，如果万籁俱寂，则说明老芦猜错了，以后不要再让他来写时评。

不过迄今为止，我写的时评，基本上都在事后得到证实，只有伊拉克垮那么快没料到，呵呵。

2003年12月16日

何时趟过血河？

去年12月中旬，傻大木乖乖就擒时，网友要我写评论，我写了篇《老芦头谈傻大木被抓》，其中谈到我对伊拉克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作出具体预言。仿佛为了证明我这个票友的英明，自傻大木被抓后，伊拉克国内的抵抗运动就没停止过一天。昨天更蝎虎，在什叶派集会庆祝该派最圣洁的宗教节日高潮中，巴格达和卡达拉两地市中心同时发生一系列爆炸，甚至遭到迫击炮炮击，炸死170多人。消息传来，举世震惊。

据专家分析，这次袭击，事前经过仔细的计划，执行时得到完美的协调，目的很明确：激化伊拉克本来就极度复杂尖锐的宗教派系纷争。

这一招的确非常毒辣，我看不但收到了预定的效果，而且还引起了民众对外国人特别是美国占领军的仇恨。昨天电视上就报道了有好几个外国人包括西方记者被愤怒的暴民痛打，某个伤员家属还对着电视镜头破口大骂老美，让我看了哭笑不得。

与草根民众毫无接触的“知识”分子们可能无法理解：冤有头，债有主，那多半是阿尔奎塔干的烂事，受害者们怎么会莫名其妙地迁怒到老美头上去？而且，什叶派原来在傻大木治下备受压制，连自由集会的权利都被剥夺多年，是英美联军给他们带来了宗教自由，如今怎么反而骂起恩公来了？

不幸的是，这常常就是民众的自然反应。中国俗话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我不知道还有哪句谚语比这更准确、更客观地反映了人民的天然心态。真话总是难听的，这话尤其如此。

据我多年在民众中的生活经验，如果你要让人民选择“不自由但有秩序”和“自由但动荡不安甚至缺乏生命安全保障”，则大多数人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我在旧作中说过，文革武斗期间其实是共党治下人民享受自由最多的黄金时代，可当时似乎没人珍惜那珍贵的自由，反倒“人心思治”，一个个巴不得回到有支部书记党小组长管辖的“正常时代”去。

英美政客以己度人，以为推倒了暴君便万事大吉。他们根本不知道，其实最可怕的不是暴君的统治，而是推倒了暴君之后，无数迷你暴君冒出头来填补权力真空的混乱场面。而今的阿富汗就处在那种恐怖之中。

咱们的先辈其实已经在满清垮台后领教过了这种滋味。满清是1911年垮台的，直到1949年全国性混乱才算结束。这其间居然有近40年之久。阿富汗和伊拉克要稳定下来，恐怕时间也决不会短。当然伊拉克太重要，不比阿富汗那种毫无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贫国，不会如后者那样被老美轻易遗忘，不过也肯定很要折腾一阵子，因为被“解放”出来的魔鬼实在太多太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百姓痛恨英美占领军就是必然的事。傻大木再混帐，也不可能使每个国民都受到他的迫害。我相信，许多百姓除了缺乏自由和比较贫困之外，并没有受过直接的糟践。英美攻进该国已有一年之久，至今却丝毫未让人家尝到“解放”的甜头，反倒造成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甚至连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您让人家到底感谢您什么？普通百姓总是务实的。“民主”、“自由”的空话怎么也敌不过腰包的充实以及良好的社会治安，更何况您还是外国人兼异教徒！

就算仇外情绪不酿成大规模骚乱，内斗也必然如火如荼。世上最不可调和的冲突常常发生在同教异宗之间，咱们当年仇恨苏修老大哥可是远远超过了痛恨不同教门的美帝。傻大木本人是苏尼派的，该派在伊拉克其实是少数。如今该国要实行民主，当然占大多数的什叶派必然会在政治生活中占优势。这就必然引起原来占上风的苏尼派的嫉恨。再加上国际恐怖组织以恐怖活动进行血淋淋的挑拨离间。得，您就看吧，要想有消停日子是再也休提。

事有凑巧，上周伊拉克的council 通过了该国宪法。根据该法，可兰经只是立法依据之一而非唯一的、至上的依据；未来的国会将有20%的议员是女性公民；库尔德人居住区将实行自治，等等。

这宪法之开明，一望即知是鬼子捉刀炮制出来、强迫代表们通过的。据西方记者透露，老美把各派代表关在房间里，限期让他们达成协议，不签字同意不许走，于是才有这宪法诞生。据说，新政府将于六月前成立，届时英美就要将政权移交给它。

在老芦这cynical 之人看来，这完全是胡来。那宪法的致命之处，恰在它先进到没哪个回回会接受。您就是要搞政教分离，这“可兰经不是立法的至上依

据”的话又岂能随便出口？连老邓走资都只敢暗渡陈仓，从来不敢公开倒毛，何况您倒的还是可兰经？！老毛撑死了也是个凡人，能跟穆罕默德比么？TMD连“政治上正确”的花头都不知道玩！

那“妇女能顶1/5的天”也同样是强奸国情民俗。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在那种下滥国家，您若能初步搭起个法治国家框架来，把男人先初步教育成守法公民就阿弥陀佛了，岂能把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一步搬到那儿去，引起愚民强烈反弹，反倒刺激他们自发地、大规模地、群众性地迫害虐待妇女？

我简直怀疑，老美搞这些名堂，其实是“出口转内销”，做给国内人民看的。上次老美在阿富汗扶了个女部长上去，布什请她访问美国，宾主都体面风光了一场。但没到一年该同志就不得不辞职，还得雇用大批精壮汉子日夜值班保护，否则立刻要被暴民烂兵强奸至死。有了阿富汗的教训，白宫怎么还会孜孜不倦地玩这种“民主花瓶”、“民主橱窗”的把戏？

我早就在旧作中说过，必须首先把人民训练成守法公民，才谈得上实行民主，而这一任务根本就不可能由外国占领军来完成，除非您像大英殖民者一样把人家变成您的殖民地，再把当地杰出的青少年送回本国，从中学开始对人家进行全面洗脑，像印度那样训练出整套文官系统来。

舍此不由，想以刺刀建立民主，以为通过一纸空文众人就会凛遵毋违，简直是痴人说梦！那宪法又不是可兰经。就连可兰经都还会派生出无数种不同解释来，各教派为此打到死去活来，何况是外国异教徒炮制出来的世俗玩意？您凭什么让人家尊重它？难道海地最近闹出来的“尊重”民选总统的笑话还不够说明问题？

话说回来，不这么做，老美还能有什么招？事已如此，骑虎难下，不弄出个“民主政府”的花瓶来，怎么向世界舆论和国内人民交代？原来硬赖人家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现已证明纯属子虚乌有。剩下来的唯一指望，便是把伊拉克建成个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国家。倘如此，则肆意践踏联合国宪章、大举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罪行也就可以洗刷了，只是，有这么容易的事么？这滔滔血河，什么时候才能趟过去？只有天知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错的。如果它说，‘天的一部分有个井大’，这就对了。”不幸的是，在许多老美看来，世界就是只有美国那么大，而全世界人民都在做美国梦。

2004年3月4日

“基地”的又一胜利？

——简评西班牙变局

昨日西班牙大选投票，今日揭晓，工人社会党以微弱多数当选，执政的人民党已经认输，向当选首相发出祝贺。

当选首相萨巴蒂罗今日发表讲话，公开谴责对伊战争是一场灾难，占领伊拉克也是一场灾难，说它起到了刺激恐怖活动的反作用，表示除非联合国接管，他就要兑现竞选诺言，把该国驻在伊拉克的军队在六月底前撤回来，并要求英美两布公开作自我批评。他还特地解释说，他不是向恐怖主义屈服，而是反对单边主义指导下的战争，主张通过欧洲和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来制止恐怖活动。

老萨坐上首相宝座，全靠回回帮忙。此前，民意测验显示执政的人民党胜卷在握。不料上周三（3月11日）首都马德里火车站发生连环爆炸，共有10枚炸弹在三列火车中爆炸，导致201人丧生，1000多人受伤，极大地震动了全国。周五全国各地人民拥上街头，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据统计共有1/4的全国人口参加。星期天大选，执政的右派人民党就此落选。据专家分析，选情的变化是爆炸案造成的。媒体甚至把工人社会党意外获得的选票称为“休克选票”（shock vote）。

依区区愚见，这些临时改变主意另投的公民也未见得就是个个怕了回回，他们的转向似乎也与执政党的愚蠢操作分不开。

爆炸案正好发生在大选投票前夕，其中图谋不问可知。首相阿斯纳尔生怕大选受到影响，硬要把巴斯克地区的分离主义者“埃塔”说成是作案者。但“埃塔”在事出之后便立即出来否认，而且该党被开除的元老也公开对记者发表讲话，说那不是埃塔作案的一贯风格，很像是阿尔奎塔的绝活。这样一来自然引起了人民的不满，纷纷怀疑政府为了政党私利欺骗人民。

在此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在大选前几小时公布最初调查报告，说是爆炸现场留下了“基地”的录像，证明就是那夥烂回回干的烂事。这样更促使民众怀

疑当初首相那话就是想误导他们，相当数量的选民改弦易辙也就是必然的了。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基地”确实达到了原设计目的，用恐怖行动改变了人家民主政治的自然走向。

西班牙政局的骤变，必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引起一连串回声。老美这次去中东冒险，在欧洲只有英国一家支持，战事将近结束时，才又拉进西班牙这个小搭档。但在英美西三个国家中，支持战争的人口比例根本不一样，大部份美国人民都支持这场战事，只有将近一半英国人民支持它，而在西班牙则有90％以上的人民反对。因此，本来首相阿斯纳尔就是在逆大多数人民意愿干事。无论爆炸案是否发生，西班牙的卷入都迟早要因人民的压力而结束，爆炸案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过程罢了。

但不容否定的是，改向投票的人中肯定也有不少“姑息主义者”，这些人正是恐怖分子们的恐吓对象。在我看来，马德里爆炸案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一点：恐怖组织其实是通过影响西班牙政局的这一实例，警告其他国家的民选政府：与老美结盟，你们就得考虑自己的选票问题。

英国政府看来已经明白了这一警告，据BBC今日广播，外相表示，对伊发动战争并未让英国本土变得更不安全，但与此同时他也允诺要强化安全措施，要公民保持警惕，但不必惊慌。这讲话本身就说明英国政府完全听懂了“基地”的话，正在为政权生存而战。

英国大选在即，因为伊拉克境内一直找不到ＷＭＤ，再加上凯利博士自杀案，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已经普遍受到人民质疑。虽然负责调查凯利自杀案的哈顿爵士作了对政府有利的裁决，但他已声明他只负责调查政府是否有篡改情报欺骗人民等舞弊情事，并不负责审查情报机构的工作。显然，这一裁决并不能否定政府当初参与发动侵伊战争属于严重决策错误。如果英国国内也出个西班牙那样的案子，则工党政府能否继续执政正未可知。

美国因为有911的巨创深痛，民间对恐怖活动之痛恨远远超过欧洲人民。因此，这一事件除了直接导致美国丧失一个好不容易拉来的盟友之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似乎没有欧洲国家那么严重。即使如此，小布的外交政策已经受到民主党人的抨击，失去马德里这个盟友，显然对他的竞选连任不利。

这就是恐怖活动最让人痛恨的地方：它不但夺去无辜者的性命，更大的危害是试图以暴力强迫西方放弃文明价值观念，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世界性的恐怖主义泛滥，构成了有史以来民主政治遇到的最大挑战。无庸讳言，对付恐怖活动，极权国家要远比民主国家有效得多。如果人民因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而决定牺牲自由来换取安全，则恐怖主义也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愿这次西班牙民主过程被恐怖活动强行改向，并不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2004年3月15日

种下孽因，必收孽果

去年年初，积极分子们在这儿此坛大喊大叫，为老美出兵摇旗呐喊，大骂法国，甚至骂到联合国头上去。寒树教授先写了著名的《十批判书》，后又亮出了水晶球，预言天兵一到，土寇自然冰消瓦解。只有老芦和寥寥数人敢唱反调。转瞬一年过去，历史证明落后分子永远是对的。这理由其实很简单：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的区别，在于思维时使用的器官不同，前者用肾上腺，后者用大脑。

老芦反战，理由很简单：第一不是出自“道义”这种肾上腺素一类的东西；第二不是因为爱上了回回，情难自已（虽然我个人觉得回回姑娘要比欧美洋妞漂亮得多，特别是以四人一组批量供应，更远较基督教万恶的一夫一妻制优越），只不过是出自功利考虑而已。

这功利考虑人皆有之，五角大楼那些战争贩子虽然把“民主”道义喊得震天响，其实是瞄准人家的石油而去，此所谓“拉姆斯费尔德谋油之心，路人皆知”。当然这也符合我的利益：老美把油谋到了，起码要省下我一大笔油钱。不过，老芦和老拉的区别，是他生就鼠目寸光，而老芦能看到丈八开外。

打伊拉克，借用韩战时美国将军克拉克的话来说，乃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方打的错误的战争”。从头到尾一场冤孽，犯了兵家大忌，也就是取得了战术上的辉煌胜利，却犯了无法弥补的战略错误，赢得了战役，却失去了战争。

连白痴都该知道，打仗的目的，乃是制造和平，不是制造出更多的战争来。可惜伊战恰恰就是这种“战争之母”，一家伙下去，把盖子砸了，放出无数战争瘟神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要打仗不妨，您先得认准谁是敌人，不能放过敌人不打，去打敌人的敌人，反倒帮了敌人的大忙。打阿富汗还能说是认准了目标而

去的，所以老芦当时也没反对。但打伊拉克就是胡来一气，为“基地”帮忙的蠢事了。

战争贩子们动员人民时，把这次战争说成是反恐圣战。这完全是弥天大谎。傻大木除了支援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以大量金钱抚恤遗属之外，根本就没卷入恐怖活动。相反，在他统治期间，恐怖分子根本就无法入境，更没有在境内活动的可能。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他其实是客观上帮助美国在中东堵住恐怖分子的一道堤坝。

这里面的因素是多重的。最主要的有两条：

第一，他是一国之君，“二十年来家国，三百里地山河”，家大业大，“有恒产者有恒心”，行事不能不有所顾忌，比不得那些在野的亡命徒毫无牵挂，可以乱来。他虽然大作反美姿态，但那其实和“民运”人士做戏一样，乃是作给阿拉伯弟兄看的，当不得真。在内心深处，他非常明白惹恼了山姆叔的严重后果。据他的幕僚披露，911事件发生后，他表面上装做兴高采烈，私下却忧心如焚，情知老美要迁怒到他头上来。所以，为了他的江山美人，他绝对不会去卷入对他毫无好处、却会危及他的统治的恐怖活动。利比亚独裁暴君卡达非比他还左一万倍，到后来还不是乖乖与英美合作？

第二，中东虽然全是回回国家，可基本是世俗政权，只有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在70年代爆发所谓伊斯兰革命，变成了原教旨什叶派掌权的最反动的政教合一国家。它的出现，极大地震动了阿拉伯兄弟们。见识过中苏论战的同志们都该知道，世上最无情的斗争从来发生在同教异宗之间。受到伊朗革命最大最直接威胁的还不是西方世界，而是阿拉伯国家。正是为此，阿拉伯世界才一致支持傻大木去打伊朗，指望着把那星星之火压下去，不要烧到自己国家里来。

而这就是使傻大木成了反恐尖兵的政治宗教原因。回回恐怖分子多数是奉行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分子，跟老傻根本就尿不到一起。在老傻治下，伊拉克南部什叶派曾多次暴动，都被他残暴无比地镇压下去。那些残忍手段，西方文明人根本使不出来。所以，如果老美外交策略得法，本来可以“以回制回”，利用老傻那暴君去为他们洗那种他们根本没本事洗的脏衬衫。更何况强龙难压地头蛇，老美武力再强大，外国占领军总是两眼一抹黑，岂有老傻那本事，知道疼处在哪里？

不幸的是老美胡来一气，完全弄反了，打击了该支持的，支持了该打击的。为了倒傻，竟然去和什叶派联盟，把被大魔鬼镇住的无数更恶的魔鬼放了出来。记得当初伊拉克“解放”时，我在电视上看见什叶派游行，记者眉飞色舞地向观众介绍说，这是他们几十年来第一次能上街游行，当时我就忧心忡忡，对着屏幕连呼：“请神容易送神难！”

因此，伊拉克原来是维持中东均势的举足轻重的强国。把老傻的政权颠覆了，必然要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而这真空是外国人（无论武力物力何等强大也罢）填补不了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伊拉克都是捅不得的马蜂窝。而老美竟然就去捅了，果然被叮得鼻青脸肿。先是大批的恐怖分子从国外渗透进来，到处搞爆炸，现在更好，什叶派同志索性揭杆而起了。刚才从电视中得知美军已发布对萨德尔的逮捕令。美国原定于六月底向当地政府移交政权，鉴于目前局势，有人建议延期，但布什总统已明确表示如期进行。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局势如此混乱，伊拉克新政府有什么能力弹压？

面对如此乱局危局，应该怎么办？若干网友主张效法大英帝国，铁腕镇压，让我看了只能苦笑。这些同志不知道，大英帝国的时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早在旧作中说过，当今的时代再也不是帝国时代，原因是两条：

第一，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意识空前高涨，再没哪个国家的人民愿意祖国变成殖民地。

第二，即使是英国那种具有深厚尚武传统的国家，现代国民的精神面貌也与维多利亚时代截然不同，人道主义已经成了主流社会意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全民好战，如今反战的人口比例竟达50％。而且，大英当年的军官们是从小在私立学校中用鞭子训练出来的，其骁勇强悍根本就不是美国少爷兵可以望其项背的。可惜肉刑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废止了，除了比较富于幽默感之外，如今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没太大差别。

更何况大英帝国没老美这么伪善，也就没有那无穷尽的道义束缚。人家到处攻城掠地，从来说明了是为本国利益，从未打出“推翻暴君解放人民”的旗帜来，更没有向当地土著允诺过民主。他们当然在白人为主体的国家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实行民主。但从来没对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许过这种愿。相反，他们的理论是：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民没有治理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自

报奋勇前去作教师，等到遥远的将来学徒满期之日，则也就是他们功成身退之时。不幸的是，还没等学徒期满，大英帝国就让山姆大叔百般捣乱拆台给弄垮了，害得那些没能力治理自己的国家从此陷于无休止的动乱中。

这次美国出兵之先，可是向全世界许下愿：自己是去推翻暴君，把自由还给伊拉克人民。把胸膛都拍紫了，现在弄成这个鬼样子，请问老美又如何向全世界交代？如果再大开杀戒，暴露出“解放者原来是屠民的殖民者”的真面目来，岂不要成过街老鼠？

说到底，这就是老美的愚蠢之处：和当初的英国佬相比，他们少了点种族歧视，多了点浪漫主义。大英从未认为自己的治国方式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从来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以夷制夷，实行的不是“三民主义”而是马基雅维里主义。

而老美从来是长不大的热情少年，总觉得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天下第一流的宝贝，不由分说，拽住对方的领子就往人家嘴里塞，一直闹到里外不是人，灰溜溜滚蛋而后快。哪一次他们的海外冒险不是如此告终？先在中国，后在南韩，稍后在伊朗，以后又在南越，哪一次不是好心变成了驴粪蛋，碰得头破血流夹着尾巴滚回来？难道这次还能例外？摆明了就是那个结局：人家那块地方尚不适合搞民主，你却见不得当地的最适制度，非要去搞民主改革。当初见不得老蒋，后来见不得李承晚，最后又见不得吴庭艳，非要把人家弄下来，换个更糟糕的上去，让自己变成“野心狼”，这才“功成身退”。唉。

更何况如今的世界可不是19世纪。大英当初镇压印度人民起义，干出来的烂事令人发指。他们居然有本事把抓到的起义领袖绑在炮口上，轰成肉酱。法国殖民者也好不到哪儿去，把抓到的越南起义战士一一枭首示众，从郊区一直挂到河内去，延绵几十公里。这种恐怖手段当然有奇效，可在如今这个电视如此普及、民德水平如此之高的时代，又有哪个占领军敢干？

所以，我看阿，老美是骑在虎背上了，进亦忧，退亦忧。最好的出路，也就是赶快拼凑个联合政府出来，匆忙移交权力，效尼克松取得“体面和平”，从那个泥潭里撤出来，把精力真正集中在结成国际反恐战线，打击恐怖组织上。至于是否把伊拉克人民从此扔在无穷尽的战乱中，则似乎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2004年4月6日

“拯救大兵杰西卡”

军曹杰西卡和列兵英格兰算是美国侵伊战争中最轰动世界的女英雌，后者以性虐待伊拉克战俘、诱使和强迫英俊的男囚和她发生性关系而名扬天下。但她的律师向外界披露，她其实是无辜的，干那些烂事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当然，其中真相如何，还得待审判结果来确定。

不过，据西方媒体披露，五角大楼确实有命令让军队对战俘采取严峻措施，以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他们的反抗意志。据说根据伊斯兰教形成的传统心理，强迫囚犯在异性面前暴露性器乃是最大的侮辱。经过这种系统性心理摧残的人，会从此一蹶不振，当然也就不可能再作什么斗士了。

科学如此被人滥用，实在让人胆寒，如果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知道“赛先生”也有丑恶的一面，恐怕也就不会那么来劲了吧。

杰西卡则完全不同，人家可什么烂事丑事都没干。之所以名扬天下，乃是因为她属于第一批被伊拉克俘虏的战俘。记得是四个人一道，因为出了交通事故，被伊拉克方面俘虏。后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在新闻发布会上满面笑容（如果那能称作人类笑容的话）地宣布，幸亏美国军队的英勇援救，军曹杰西卡刚刚从某个伊拉克人所谓的“医院”里被救了出来。

此后便是各种神话，无非是说伊拉克军队如何残暴虐待杰西卡，而伊拉克人民又如何冒死犯难给美军通风报信，最后是闻讯而去的美军如何英勇战斗，攻入那所谓“医院”，把杰西卡救了出来，等等，等等。

以前我一直相信这天方夜谭，不料最近从卫星电视上看了报道，才知道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那报道一开头就展示了杰西卡所住的医院。记者说，这医院和世上任何别的医院完全一样，没有什么“所谓”一说。确实，我看那医院的建筑和设施非常现代化，其水平恐怕国内许多地区级医院都赶不上。要把这种职业化的医院想象成什么盖世太保的集中营，那想象力可起码得是大师水平。

接着记者又采访了负责治疗杰西卡的主治大夫。那大夫说，杰西卡被伊军送进来时昏迷不醒，全身既无枪伤，也无殴伤或其他受刑留下的伤痕，但手臂和大腿都骨折，是典型的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伊军把杰西卡送进医院就走了，并未留下什么卫兵负责监管。

对杰西卡，该医院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医疗照料，把她安排在特殊的床上，这种床医院只有两张，还专门给她配备了一个护士（field nurse，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而整个医院只有两个field nurses），那护士老太太说，我把杰西卡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尽心伺候，根本就没想到她是美国人。主治医生也说，在我心目中，杰西卡是我的病人，和伊拉克病人毫无二致。

等到杰西卡恢复了些，主治大夫就跟她说，愿意秘密地把她送回给美军，但他只能秘密地干，因为要公开干，他就得掉脑袋。我觉得这担忧完全是应该的，因为按国际公法，美国是与伊拉克交战的敌国，将敌军伤员秘密送回给敌军，属于犯了叛国罪的行为，给枪毙了也是应该的。

最难得也最混帐的是，那大夫果然说到做到，派人驾驶救护车去美军设下的路卡联络，请他们派人来接走杰西卡。不料该同志刚把车开到路卡那儿，就被美军不由分说地打死了！

后来美军得到消息，当即大举出动，把医院团团围住。发起攻击前，美军特地通过翻译询问当地居民，里面有无伊拉克驻军或“基地”人员，那人明确无误地告诉老美，那不过是个医院，只有病人和医护人员，既没有军人，更没有“基地”人员。但美军还是如临大敌，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毅然对一家普通医院发起了英勇无比的进攻。

据在场的人回忆，那和好来坞电影一模一样：几声巨响后，大门轰然炸毁，无数“兰博”们如神兵天降，手持钢枪冲了进来，不费吹灰之力便制服了医护人员和所有病人，把他们铐在病床上，然后胜利地把杰西卡抢了出去，迅速运走。那被采访的主治大夫困惑地问：他们有什么必要把那些重病人也铐起来？他们根本就动弹不得！

我看了啼笑皆非之余，觉得那主治大夫还忘记问一个问题，到底有何必要炸医院大门？哪怕是个旅馆都还有一说，可那是24小时都开放的医院阿！而且，采访者也忘记调查一件重要的事：那医院里有没心脏病人？如果有的话，经过这番惊天动地的惊吓后，到底死了人没有？

最无耻的是，尽管美军从头到尾作了录像，但后来在公众媒体上播放的只有被剪辑过的几分钟影片，全是显示士兵如何英勇突入，又如何把杰西卡送上直升飞机的镜头。这些镜头配合同时发布的谎言，使美国公众肾上腺素大量分泌，既使他们惩恶扬善的廉价正义感得到满足，又让他们为英勇无敌的美军成功抢救了自己的同胞而感到无限自豪。

而且，当记者要求五角大楼的接待人员发布（release）现场全程录像时，那位官员却拒绝了，只是说最后会让公众知道那完全的故事（full story）。我想，如果公众不会忘记这事，向政府施加压力，大概这录像是最终会被released的吧。不过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反正欺骗公众已经及时达到了原设计目的。

据五角大楼那位官员说，杰西卡自己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不过，据报道，杰西卡在痊愈以后，曾公开表示不满，指责五角大楼为了宣传的目的炒作该事件，云云。

这就是西方的洗脑与宣传，也就是欺骗公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政府，都有欺骗公众的本能，这就是洗脑和宣传的由来。不过，东西方的根本区别是，在西方，因为有独立的新闻界在，官方欺骗只可能是局部的、一时的，迟早要像“拯救大兵杰西卡”的丑闻一样，被记者揭发出来。说到底，对政府保持独立批判的自由主义传统，正是西方生机所在，也正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而那些积极分子和“民主教徒”秉承咱们的传统，“逢美必赞、逢共必反”，表现得比人家正宗老美还左，则完全是对西方政治文化的败坏、腐蚀与玷污。

2004年6月18日

回回们为何还不动手？

美国大选临近，我原来估计回回们定会在此前在伊拉克大干一番，取得辉煌胜利，籍此影响美国大选，把主战的草包小布什选下去。不料等到现在仍然悄无声息。

倒是俄国车臣大干了一番，虽然那烂事和中东回回毫不相干，可这烂木梢自然要历史地落在他们的双肩上。起码在海外右派华人看来，天下回回是一家，都是该予以灭绝的下流种族。

华裔美国爱国贼在中文网上发泄倒不打紧，反正影响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只是这种屁话说多了，迟早要让将来住在回民省份诸如新疆、宁夏、甘肃等地的汉族同胞为他们偿债。我早就说过，将来中国不乱则已，一乱必然是“边庭流血成海水”，起码居住在新疆的汉族百分之百要被人家彻底灭绝，死前还要受尽各种酷刑折磨。除了汉族式的“心盲”，这大趋势便连真的盲人也看得出来。

有鉴于此，老芦上网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呼吁民族和解，并一再提出：谁要煽动民族仇恨可以，自己先移民到新疆去，否则请闭上嘴。可惜我这“满遗”势单力薄，写一万篇文字也修补不了土法西斯分子“飞云”、“冬冬”、“还乡团副”等人一个烂帖造成的损害。

尤有甚者，安魂曲前天还在此大放厥词，建议我党以铁腕统治新疆。我早就说过：你既然不爱国，就少来搀和中国人的事。要不就请先自己到新疆安家落户。真这么做了，你便是公开号召“八月十五杀鞑子”我也不会管你。

话扯远了，还是来说中东的回回吧。我觉得，比起共产党来，回回恐怖分子真是智力低下的同志，绝对没有共党万分之一的狡猾。

老美在越南打了八年的仗，以世上最先进的超级大国之身，竟然败在土共手下，死人无算，最后还得灰溜溜地撤回来，民族自信心几乎彻底轰毁，一直到海湾战争大获全胜，这浓厚的阴影才总算驱散了。

尽管有中苏两国的支持，越南土共取得这历史性大胜也实在不容易，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斗智斗垮了老美。

越共的战略很简单：捏死老美怕伤亡的七寸，以消耗战造成的人员伤亡，逐渐拖垮老美的斗志。这其间最重要的一点，是国际统战，也就是装出受害弱者的楚楚可怜的模样来，充分利用国际传媒，利用大量照片、影象资料，宣传老美滥杀无辜妇女儿童的罪行，在美国内部发动反战运动，“两路夹攻才能打得赢”。

这战略非常漂亮。 美国人的民族性特点是两条，第一是最在乎本国公民的伤亡；第二是好来坞培养出来的幼稚“侠义心肠”，以为自己是goody，而敌人不管是谁，一律是baddy。整个世界就等着美国人去解放，去拯救，去复兴。

越共充分利用了这两条对症下药，彻底动摇、摧毁了老美的斗志。长期的战争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却丝毫不见什么辉煌战果，人民再也承担不了那沉重的“血债”；另一方面，老美的战争罪行被炒作得满世界都是，什么“橙色剂”毁灭的森林、造出来的畸胎，什么凝固汽油弹烧伤的儿童那惨不忍睹的裸体，什么“雷公式”战斗轰炸机追着扫射奔逃的妇女儿童……直到今天，电视上如果放越战的文献片，那些历史性镜头还会出现。

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普通老美的侠义心肠：闹半天，敢情自己是baddy阿？用先进武器如此屠杀妇孺，算是什么英雄好汉？

于是便连好来坞影星简·方达都跑到越南去，公开发表反战演说。美国后方的反战运动更是如火如荼，过来人大概都记得60年代美国动乱的景象：学生示威，集体烧毁征兵证，占据校园的学生跟国民警卫队发生流血冲突，黑人暴乱……整个国家都分裂了，自美国立国以来，还从未出现过这种悲剧性场面。

于是老美政府别无选择，只有寻求“体面的和平”，为了单方面撤退，居然同意所谓“越南南方共和”的非法武装(大部份是北越渗透进来的)留在南越，等于是把盟友扔给了豺狼，自己却一道烟跑回了太平洋彼岸。

最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正如印度支那沦陷后出现的一系列悲剧证明的那样，老美在越南打的确实是正义战争，确实是如同50年代把南韩从共党的铁蹄下拯救出来的神圣十字军远征。可老共就是有本事把goody涂黑为baddy，把baddy伪装成goody，不但哄信了全世界的左派们，就连普通老美都为自己军队的暴行灰溜溜的。

30多年后回首往事，我不禁越想越佩服越共。论搞阴谋诡计、夺取政权这套，谁都比不过共产党，他们乃是世上最狡猾的同志，不服不行阿。

有趣的是，30多年后的今天，老美又再次在海外用兵，这次则完全没有什么正义性可言，绝对是baddy 的角色。可惜回回们智力太低下，干的那套完全是反越共之道而行之。他们本是弱者，却要装出强者的模样来，口里没有毒牙，却在印堂上贴上“蝮蛇”字样，引来乞丐的打杀。不去想方设法诱导或迫使老美滥杀己方妇孺（这本是共党的拿手好戏，所谓“人民战争”就是专门为此设计的)，却去人家国内滥杀无辜。种种倒行逆施的结果，便是“挨了打的，驮着没挨打的；没挨打的，骑着挨了打的。”（引自法国儿童文学《狐狸列那的故事》）

这或许就是中东回回到现在还不动手的原因吧。如果摊在越共手上，他们早就发动大规模攻势，以此证明侵略战争毫无战果了。

想了想，觉得其实还是不动手好。否则以他们之蠢笨，决不会想到应该在伊拉克动手，锁定攻击军人，只会跑到别的国家去诸如英美西班牙等国境内滥杀无辜，引来天怒人怨，越发把自己变成baddy。

即使如此，小布什的草包政策，完全是取祸之道。回回的愚蠢其实帮不了他多大的忙，顶多只能延长这悲剧而已。

2004年9月6日

“替天行道”乃是最大的恶

那天通过卫星电视看了个BBC讲美国外交政策沿革的专题节目。老英的电视从来比老美的深刻得多，那原因大概一是老英这个民族比较出色（至今争夺美国总统的还是两个英国佬的子孙，你说这气人不气人？）；一是毕竟做了两百年的世界霸主，对世界的研究非常透彻而且成了传统，再就是人家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传统，舆论界很少会出现美国那种一边倒的局面。不管什么事，总有活跃的反对派，而且其声音绝对不会受到主流社会的压制。

这最后一条大概是最重要的一条。我知道的一个美女（美国之女）记者就跑到英国去再没回来，那理由据说是英国有远比美国更充分的言论自由，更少受主流意识形态干扰和压制，虽然收入要比美国低得多。

却说那天的节目介绍了美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是怎样一步步把美国拖进这“反恐圣战”中去的。据说，早在尼克松时代，“新保守主义”便已问世，其大宗师便是美国哲学家施特劳斯（Strauss.　不敢保证是否拼对，因为是听来的，该同志的著作我从未看过）。老施主张，面对共产主义的挑战，美国已经成了捍卫自由世界的堡垒，应该以世界领袖之身主动出击，制造一个正义事业的梦想，以此鼓舞团结全世界人民，颠覆苏联那邪恶帝国。

简言之，根据主持人的介绍，那理论非常像国际共运那套：第一，编造一个高尚理想去糊弄庸众。第二，使用“道德打神鞭”，设置“邪恶假想敌”，将自己说成是正义一方，将对方斥为邪恶，把复杂的国际政治化为简单的道德是非问题。第三，不择手段，特别是使用武力去推翻邪恶假想敌，扮演“解放者”的角色，将自家的价值观强加到全世界人民头上去。

如果这介绍是实，则除了兜售内容不同外，我实在看不出来这种“新保守主义”和国际共运有何区别。就连“新保守主义者”们自己也承认，他们本质上是革命家，不是旧有意义上的保守派。

这派人在里根当家时便得到了a free hand。其最主要的作为，便是阿富汗战争。其时苏联入侵阿富汗，里根决定将阿富汗变成苏联的越南，为此给了CIA

花不完的钱。用这些钱，CIA便在全球招募回回死士，并在巴基斯坦边境训练这些亡命徒，以昂贵的高科技武器肩扛导弹“死叮儿”（Stinger）装备他们，击毁苏军直升飞机无数。

简言之，在某种程度上，阿富汗战争成了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成了全世界回回组成的“国际纵队”和入侵苏军的生死较量。中东国家如埃及、沙特等国不久便发现美国佬在搞什么名堂，于是不声不响地打开牢门，把长期关押的罪犯放了出去，让他们去阿富汗参战，巴不得他们就此光荣牺牲在“吉哈大”（圣战）的战场上。

老美完全知道那些人不过是罪犯，但他们才不管是狼是狗，只要能咬人的就是好东西。于是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便成了美国人开办的第一家全球性质的恐怖活动训练场，如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回回恐怖分子大头目，无一不是那个“学校”毕业的高才生，本拉登就是这样。

后来老修让“死叮儿”叮得实在吃不住劲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便决定撤军，为此跟美国领导商量善后措施，建立个“维持会”，以防苏军突然撤走后出现权力真空，使当地陷入混乱。但这合理要求竟然被老美傲然拒绝——新保守主义者们让胜利冲昏头脑，想让老修也演一出他们在南越演出过的狼狈万状走麦城。

老戈让美国人的短视惊得目瞪口呆，他警告美国领导人，那些回回恐怖分子追求的可不是什么民主，苏军撤走后阿富汗出现的绝不会是民主与和平，只会是没完没了的动乱。可惜美国佬根本听不进去。其实，阿富汗不过是他们随手捡起来打老修的石头，该国是死是活原非他们的兴趣所在。苏军既然撤走，他们随着也就离开了，把该国从此扔进无穷尽的战乱中。

阿富汗战争被所有的人都视为自己的伟大胜利。新保守主义者认定那是他们的“主动攻击”战略的正确性的辉煌证明。此后苏东帝国迅速垮杆，他们更是认为那就是从阿富汗战争开始的链式反应（cascade，直译为“连串瀑布”）。

另一方面，老美亲手训练出来的回回恐怖分子高才生们也认定那是可兰经的胜利，是穆民们击败奉行无神论的超级大国的生动范例。

据电视主持人评论，这两派贪天功为己有都非常可笑。苏联帝国不是让新保守主义的主动出击颠覆了的，而是那帝国的建立本身就违反人情天理，迟早

要因内部缺乏生机而轰然倒塌。回回们自作多情就更无道理，他们很方便地忘记了如潮水一般涌来的美元，更别提那百发百中、文盲都会操作的“死叮儿”了。

却说苏联恶魔既然被圣战者们成功地打跑了，闲下来的勇士们便想去打自己国家的主意。在他们看来，本国统治者被西方文化腐蚀了，背叛了《可兰经》的教导，而任何人只要背叛了可兰，便失去活下去的资格，杀之无碍。这就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颇有点像当初殖民中南美的西班牙人的主张——凡非基督徒都不能算人，杀之无妨。

但即使在阿富汗营地中，恐怖主义也不是压倒主流。主流政治家是一个我没记住名字的同志。该同志也认为西方文化入侵乃万恶之源，以民主最具备欺骗性。但他不主张恐怖活动，而是主张和平改革，走议会道路，通过选举上台，在上台后立刻废除西方民主法治，以《可兰经》代替世俗法律治国。

此后数年中，该派的主张在中东几个国家内大为昌行，据说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国，该派都赢得了大选，有了上台的可能。于是这些国家便面临着一个悖论，实行民主却让反民主的人上了台，这些人的竞选主张就是上台后结束民主，您说该咋办？

希特勒当初上台就是这么回事。他并未欺骗德国人民，上台后干的烂事诸如结束民主政治，实行铁腕独裁等等，乃是他的竞选纲领。很明显，如果让那些回回再演一次这种把戏，则那些国家也要像纳粹德国一样，经历社会的大倒退。

于是该国的领导人便先发制人，取消了选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了那些反民主政治家们。议会道路走不成，便给恐怖分子腾出了用武之地。此后数年，恐怖分子在阿尔及利亚等国大肆活动，滥杀无辜。

根据他们的决不妥协的“斗争哲学”，恐怖回回们便不可避免变成科幻小说中那种互相吞噬甚至自我吞噬的人造怪物：开头他们只是反对统治者，希望以恐怖活动鼓舞人民，起来推翻背叛可兰的腐败统治阶级，后来却发现人民贪生怕死，并不想参加他们的圣战，于是满腔怒火便转移到怯懦的人民头上去，以滥杀无辜来惩罚警戒那些不与他们合作的人。到后来他们便连同党也杀起来了。只要认为自己革命立场最坚定，别人迟早要变成叛徒，遭受无情惩罚。这

过程恰与我党一样，看来天下的暴力集团走的都是同一条路，伪民运似乎也如此。

就这样，他们的路越走越窄：政府无情镇压，人民唾弃，同党相残，当真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就在这时，晴天霹雳一声响，来了救星共和党，911事件发生，白痴总统小布什、美国的汉献帝在那夥“新保守主义者”大司马、大司空的操纵下全力配合，使得他们咸鱼翻身，进入了柳岸花明的度假村。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说里根总统当政时乃是新保守主义者的黄金时代，老人家害了老年痴呆，国事基本由那群智囊糊弄。打赢了阿富汗战争后，他们以为那是施特劳斯思想的伟大胜利。以后苏东帝国迅速毁灭，更证实了他们的错觉，于是那夥人便发明了一个现代神话：苏东邪恶帝国是美国那善良帝国摧毁的，而里根便是伟大舵手。

继任总统乃是老布什，此时傻大木计算错误，悍然入侵了科威特，一夜之间便从美国的亲密战友变成了邪恶假想敌。

众所周知，指导老美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鼠目寸光的实用主义，今天拆东墙补西墙，明天砸锅台补屋顶。911事件那阵我就在《说道》强烈抨击过他们这种传统，谓之曰“撕日历”，撕完一篇就扔掉，从来不想后事。

这说的完全是事实。可以说，如今世界上的重大麻烦，基本上是老美这鼠目寸光的实用主义事先埋下的后患发作。本拉登是老美制造出来的伏伦肯思坦，傻大木又何尝不是？

当初伊朗爆发兰革命，革命者们践踏国际公法，将老美使馆人员扣为人质。老美恨透了伊朗，遂全力支持伊拉克去打人家。后来在伊拉克寻找的什么生化武器，那技术全ＴＭＤ是美国人当初的援助。后来傻大木使用神经毒气，滥杀暴动的库尔德人，那惨绝人寰的罪行震惊了全世界，当时老美Ｐ都不放一个，全当不知道，后来和人家翻脸才把那事翻出来作罪证。

就连英国也干过这种烂事。我记得伊战前武检人员在该国找出某种大炮来，发现制造那炮筒的特殊钢管乃是英国出口的。此事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后来还不是不了了之。

傻大木入侵科威特，完全是因为八年战争严重影响了伊拉克经济。他债台高筑，只好饥寒起盗心，在向科国元首要钱未遂后便悍然入侵那钱柜子。他算定苏美都不会干涉，不料这错误却断送了他的卿卿性命。

老美通过联合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倒确实是制止侵略的正义之战。当家的老布什也不愧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虽然也是共和党，但他的保守主义还是传统那套，即从拿破仑时代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那儿发展起来、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信奉鼓吹的“均势理论”。

这理论主张的不是全面压倒、彻底消灭对方，而是适可而止，维持个“此亦不敢先，彼亦不敢先”的战略平衡，从而实现和平。应该说，这理论很有道理。自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竟然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便接连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导致几乎一亿人丧生。反倒是苏美都成了核大国之后才出现了长期的世界和平。虽然两个阵营在理论上是死敌，其矛盾远远超过了当初德国和其他列强的，但这和平居然维持了半个多世纪还没被打破，这不能不说是均势理论的一种证明。

基于这个考虑，老布什便在逐走傻大木后及时宣布撤军。这么做引起了保守派阵营的强烈反弹。铁娘子撒切尔跳到了云天外去，比倪志钦跳得还高，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们更是大哗。

其实客观说来，老布什此举非常英明，现在就看得更清楚了：

第一，老傻的政权再独裁、再万恶，毕竟是个世俗政权，不是伊朗那种政教合一的最反动政权。在客观上，该国是拦住原教旨主义洪水泛滥入阿拉伯世界的第一道大坝。

第二，老傻也是镇住恐怖分子的暴君。前文已经介绍过，恐怖分子原来的目的是在本国闹革命，其实是阿拉伯世界统治者们的公敌。老傻等人痛恨恐怖分子，比文明世界尤甚。国人乃至被老美宣传愚弄了的世界人民的一个普遍误区，便是以为老傻是恐怖分子，是911事件的黑后台。大陆出来的“民主精英”积极分子们走的更远，甚至把所有的回回都一网打尽，以为凡姓“回”者都姓“恐”，当真是谬之极矣。

第三，老傻本人是教义比较温和的素尼派，而该国最大的教派乃是奉行原教旨的反动的什叶派。全靠老傻铁腕独裁，什叶派才给压了下去。一旦这暴君给除去，则什叶派必然翻起来，后果不堪设想。

第四，老傻内外交困，无比虚弱，只剩下一张嘴，印堂上写了“蝮蛇”字样，口中却毫无毒牙，无从威胁世界和平，根本就不是老美妖魔化宣传编造出来的那个“希特勒”。

第五，回教决定了的人文传统具有强大的排外性和反民主精神，在本质上和西方文明强烈互斥。只要这传统存在一天，世上就绝对不会有真正的“回回民主国家”。想以暴力自外部注入西方民主生活方式，这种病态想象力甚至令“抢走债务”的智力笑话相形见绌。

因此，从维护中东局部均势而言，伊拉克垮掉之后，就失去了一个抗衡伊朗那非阿拉伯回回国家的强国；从维护世界和平而言，傻大木政权的倒塌，意味着伊拉克从此变成了恐怖分子自由来往的天下；从伊拉克本国人民的福祉而言，高压政权骤然垮掉以后，原来被强行压制的宗教冲突和种族冲突必然会爆发出来，使该国步阿富汗后尘，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

所以，最明智的办法，还是“以夷制夷，以毒攻毒”，让独裁者去残暴镇压恐怖分子，而不是把那地头蛇干了，自己以两眼一抹黑的外来异教徒的强龙之身，去干那绅士干不出来的脏活。 如果蠢到干出这种傻事来，最后结果必然是谁都没好处：人民受罪，自己也成了回回们的公敌，让被自己解放了的什叶派恨之入骨。

任何一个客观的读者都可以看出，这就是伊拉克的现状。由此可见，小布什他爹比他聪明多了，他之所以是这种惊天动地的白痴，大概是因为老布什喜欢蠢女人的结果。

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犯的唯一错误，是不该事前号召巴士拉等地的什叶派起来暴动，等人家响应号召揭竿而起之后，他却按兵不动，听任老傻残暴屠杀人家。此乃美国人“病急乱投医”的实用主义的又一证明。

再说新保守主义者受挫之后，便在大选中加强了“道德攻势”。前面已经说过，他们的理论要点，是设置一个道德上的假想敌，以自己代表正义，以对方代表邪恶，将复杂的政治斗争简化为道德上的善恶冲突。

为此，他们必然要寻找道德敌人。以前这假想敌是苏联，苏联垮后，他们的注意力便转向内部，寻找内部的阶级敌人。过来人大概都还记得那阵大选前共和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为右派掌握的媒体工具大规模发动的“道德攻势”，锋芒所及，什么都给攻击过来了：同性恋、吸毒、腐败，等等。

可惜他们走得太远了，吓坏了美国人民包括许多共和党的传统支持者，反让风流总统克林顿轻易上台。此后这小子便理所当然地成了新保守主义者们苦苦寻找的假想敌。

为了把这最大的阶级敌人搞下去，他们什么阴谋诡计都搞过来了。那独立检查官“死打儿”先生接连试图制造冤案：说老克任州长期间利用职权贪污，牟取暴利；大暴他的性丑闻；甚至说他走私毒品。每次都立案侦察，每次都被证明是毫无依据。这其间以那贪污丑闻最可笑，因为事实完全相反。老克缺乏商业才能，弄了个企业赔得一干二净，而政敌们居然就有本事诬赖他贪污！BBC那电视节目采访了当初某位参与其事、现已悔改的前新保守主义积极分子，问他那些人是否知道自己是在诬赖人，他坦率答曰：“They don't care!”（他们不在乎！）

因此，当赖瘟死鸡的丑闻爆出来时，稀拉痢上电视大声疾呼，指出那是右派的阴谋，却也错不到哪里。那死鸡就是让某个恶毒的老太太深谋远虑地操纵了的，这才会把沾满精液的裤子保留下来作为铁证。

可惜弹劾失败了，美国人民再次证明他们对道德问题没太大兴趣。看来这阶级敌人还是得去外部找。正好白痴小布什莫名其妙地以不明票数当选，立刻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者们的傀儡，而傻大木则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新时代的假想敌。

其实，西方媒体早已反复披露，无论911是否爆发，老傻早就成了美国选定的攻击目标，伊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给测量得清清楚楚，攻伊战争早就在五角大楼里沙盘推演过无数次了。911事件不过是布什政府的拙劣借口而已。把罪责赖到毫不相干的老傻头上去，也算得上是世界史上比较下流的一件事吧。

据那节目主持人介绍，回回恐怖分子本已走投无路，无奈只得听从了林思云的建议，认定罪魁祸首在美国，不把美国那中东独裁者们的后台搞垮，他们便永远不会有咸鱼翻身的一天，这才有劫机撞击世贸大楼的壮举。

本来，那赫赫战果也就是撞毁了两座大楼，死了几千无辜者而已，决不可能摧毁美国那“邪恶帝国”。相反，此举令全世界人民对恐怖主义深恶痛绝，恐怖分子在全球成了过街老鼠，就连阿拉伯世界都一致强烈谴责。不料白痴总统布什在新保守主义分子的蛊惑下，当此恐怖事业危急存亡之秋，竟然挺身而出，挽救革命挽救党，“兴灭国，继绝世”，通过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在短短

两年中便成功地让美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完成了从“受害人”到“施暴者”的形象转变。

要评估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之后的一系列荒谬举措，不是这篇杂文的篇幅可以容纳的。我这里只想指出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侵伊战争不但打破了中东的原有均势，在局部制造了一个未来几十年内都不得安宁的动乱源，而且招致了全世界人民对美国的强烈反感，激化了美国和欧洲盟国的矛盾，使回回世界对恐怖主义的普遍态度从憎恨变为同情，为恐怖主义事业注入了无数新血，使大批热血青年响应林思云“革命自有后来人”的神圣号召，毅然投身于摧毁美国那“邪恶帝国”的“圣战”。当真是合美国50州之铁，不能为此错也。

有趣的是，中国政府乃是伊战的最大受益人。911事件爆发后，中国外交官员及时看出了其间对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之处，通过谈判，成功地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等组织列入世界反恐名单，从此得以放手打击新疆分裂主义者而不用担心老美在人权问题上说三道四。这种明智举动，决不是毛共时代自周恩来以下的痞子外交官可以梦见的。

综上所述，“新保守主义”完全是一种祸国殃民的勾当。它和国际共运思潮完全一样，其根本错误乃是采取了一种“道德宇宙观”：将自己视为正义化身，将自己讨厌的人妖魔化为恶魔，把本质上是利害冲突的政治斗争泛化为善恶之争，以抢占道德制高点，使用“主动出击”的强暴战略，去“替天行道”，不择手段，使用暴力去强行推销自己的“善恶“价值观。正如国际共运生动展示的那样，这种作法只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好在美国毕竟是民主国家，它的巧妙设计，极大地限制了某个政治派别强加于人的能量，所以，新保守主义者们造成的灾难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很有限的。我深信美国人民很快便会吸取教训，迅速采取行动纠正之，并唾弃那些积极分子，回到中国圣人孔混乱夫子（Confused Confucius）发明的“中庸之道”上来。

耐人寻味的是，除了老芦之外，海外大陆学人中竟然没谁看出此文讲的那些再浅易明白不过的道理来。相反，所谓“民主精英”，无一不是布什总统的最狂热的拥护者，甚至比那些新保守主义分子还要“左”，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积极分子曹长青。

这决不是偶然的。共党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习惯的就是“替天行道”那套勾当，认定自己是正义化身、“历史潮流”的代表者，而对方是必须加以天诛的恶魔。所以，他们一旦扬弃了当初的邪教之后，必然会以十倍的热情，百倍的疯狂拥抱另一种“替天行道”的邪教，全然意识不到那本身就是最大的恶。这些人如果生在西方中世纪，一定会踊跃报名去做宗教裁判所的酷吏，也一定会是烧死“女巫”的人民战争的急先锋。

2004年10月30-31 日

“战风车”式的“反恐圣战”

西方政客也会欺骗人民是老话题了，我反复多次重复过。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是听不进去，是不想听进去。咱们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跪拜情结”，不崇拜什么人似乎浑身骨节都不自在。

因此之故，那些人当初崇拜伟大领袖，等到实在没法崇拜之时，便改为崇拜龟孙中山，出国后更是拜起了洋神仙，从“窝心疼”（华盛顿）一直崇拜到伟大领袖布总统。

或许就是为此，上次我才贴出《政治家崇拜其实是权力崇拜》，某人便出来说，我那“政治家”没有严格界定。据我这迟钝之人的理解，他的意思大概是我应该把抨击的对象锁定在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家身上。

其实我那“政治家”涵盖了普天下的政治家。在我看来，东西方政治家当然有本质区别，不过这区别乃是制度造成的，并不是他们的个人素质有什么不同。我说了一万次了，要想变成西方人那样的文明公民，第一件基本功就是得跟着人家把政治家视为另类，对政客进行“有罪推定”，睡觉也得睁只眼，提防他们捣鬼欺骗愚弄公众。这就是最起码的民主知识，如果中国大多数公民不具备这种知识，则咱们永远没有进入民主社会的那一天。

这绝非危言耸听。眼下这布总统就是个大骗子，上任以来不知道撒过多少谎，连我这看电视时一耳出一耳进的人都记住了几桩：伊拉克有ＷＭＤ；萨达姆政权的情报机关和阿尔奎塔有联系，乃是911事件的幕后操纵人；萨向非洲国家购买铀矿准备制造原子弹……等等，等等。这些统统证明是谎言，谁说民主国家元首不会欺骗人民？！

小布撒的最大的谎，还是制造出了个“全球恐怖犯罪组织”的神话来，就此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全球反恐圣战的最高统帅，把全世界人民一网打了进去。我这又是从BBC那儿看来的，美国通讯社绝对不会有这种评论。

据那节目说，911事件后，全世界人民受英美误导，相信了有个全球性质的恐怖网络存在，其最高组织便是“阿尔奎塔”（中文翻译似乎是“基地”）。

这谎言乃是美国人发明出来的，连他们自己都给哄信了。当初他们打阿富汗，主要目的就是摧毁这“基地”。

阿富汗给打下来了，美军便在万山丛中找这“基地”，一个山洞一个山洞地找过来，可就是找不到什么人。

老美没用，老英就出来帮忙，说他们有在北爱对付恐怖分子的经验，哪怕恐怖分子入地三尺，也能把贼子们从地下刨出来。可他们折腾来折腾去照样两手空空，不是发现那山洞空空如也，就是只在里面找到了吓得灵魂出窍的牧羊人。最后他们不得不承认，“基地”只是一个很小、很不重要的恐怖组织，其主要头目除本拉登外已经被击毙或是被擒获了。

据那节目介绍说，其实本拉登不是什么大角色。“基地”也不是什么全球恐怖网，乃是个小组织。真正的威胁，不是它进行的恐怖活动或是神通广大的组织能力，而是其精神领袖鼓吹的思想。那家伙的名字我没记住，光知道他已经死了。因此，所谓“全球恐怖组织网”完全是子虚乌有。全球当然有恐怖分子，而且在活动，马德里火车站被炸就是证明，但那些恐怖分子都是零星分散的小组织，并不是FBI想象的那个地下阴谋王国。

可笑的是，英美两布却硬是要捏造出那个庞大的全球王国来。美布比英布走得更远，甚至开始在国内郑重其事地寻找fantasy enemy（幻想中的敌人）。FBI开始全天候监视可疑的美国的回回公民们，怀疑那些人是什么sleep cells。用中文来说大概是“沉底鱼”，平时不活动，关键时刻便发动一次性自杀攻击。

为此，FBI袭击并拘留了许多嫌疑人。开头都以为是大家伙，但最后都因为缺乏证据，不得不悄悄放人。

这其间什么笑话都闹出来了：一夥回回青年形成了个朋友小圈子，其中有人离开美国去了外国后，给其他人发了个E妹，说他要结婚，以后便见不到那些难兄难弟了。FBI截获了这封信，竟然理解为那是暗码，说“结婚”其实是指他要去炸毁美国的某个基地，因为是自杀攻击，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所以才说那话。

还有一出也够逗的。FBI袭击了一群青年回回的住宅，查获了一盘自拍录像带。那录像带录的是一夥回回去迪斯尼公园游玩的情景。FBI竟然破译出来其中的犯罪指令，那理由就是有时镜头录下了毫无意义的内容，诸如地上的方砖，

或是游客扔在地下的拉罐。据专家解释，那其实是恐怖组织给他们的指示，告诉他们需在何处放置炸弹！

我看到这节，忍不住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因为本人也下达过这种秘密指令：我旅游拍的录像带上有许多这种地面情景，那不过是因为我时时粗心大意，在拍了某个景点后忘记关闭摄像机，于是那机器便沿路自动拍摄地上的拉罐、方砖等等，直到我察觉为止。

最有趣的还是FBI从某家回回住宅里的沙发中搜查出来的一个记事本（也就是鬼子说的diary，日寇叫的"手帐"）， 上面画了许多类似飞机或是乌鸦或是小人的奇怪符号。据专家破译，那其实是美国在土耳其军事基地的机场地图，那些飞机或小人的符号就是该cell要攻击的机群。到最后才查出来，那笔记本其实是个疯子的。该人发疯后，成天乱涂乱画，从事疯子热爱的抽象艺术，画后便扔在沙发上。别人没注意去坐那沙发，一来二去就把那本子挤进沙发缝里去了。案发时，那疯子早已死去了！

总而言之，所有给抓起来的嫌犯都毫无犯罪证据。其中唯一谈得上有点依据的，便是几个回回青年闲极无聊，自费跑到阿富汗去受训，其中有一人还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本拉登。但这些人受完训回来就拉倒，什么活动都没进行过。而且，其中有一人在受训期间还因为吃不了苦，不惜自伤以提前退出。如果光根据这些人参加过"三青团暑期训练班"就把人家关进班房，那美国还配叫什么法治国家，还和我党有何两样？

当然从这儿也能看出东西方的本质差别来。我党是"只有错抓，没有错放"，国家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律保护"羊们"不受"大灰狼"的无理迫害，但被错抓的美国回回的人权可是有法律保障的。你要起诉人家，先得过独立的法庭那道关，亮出起码的证据来证明你确有case（能立案）。于是政府别无选择，只好悄悄地撤销了原来的指控，只在身后留下无数黑色幽默笑话。

问题是，这些笑话却起到了神妙的作用。美国帮的同志大概都记得，小布总统曾屡次在公开讲话中，宣布他领导的反恐圣战在国内战线上取得的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胜利：某某州又破获了一个恐怖组织，某某地又抓获了若干恐怖分子，某某市又粉碎了恐怖分子的罪恶计划……当时倾听总统历史性演说的同志，有谁知道他说的要么是摄像机随机拍下的地面垃圾，要么是疯子的乱涂乱

画？哪怕到了真相大白之时，如果不是看过BBC的那个节目，又有谁知道他宣布的战果原来是大笑话？留在公众记忆中的，当然还是他那些伟大胜利。

于是那些荒诞不经的笑话就此成了布总统的化装油彩。说来简直难以相信：他那反恐圣战的伟大统帅的功劳簿，竟然是由个疯子来书写的！更无奈的是，无论东西方，政客似乎从来没有良心发现、主动坦白真相、并向受害人道歉的怪事，于是大多数公众便永远不会发现真相，在他们心目中，那由疯子书写的功劳簿便永远是丹书铁卷。

上篇贴出后，余大郎跟贴露怯，丑诋“西方左派”，似乎根本就不知道“自由主义”和“政治左倾”并非一回事，更不知道英国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自由主义，也就是天性倾向于怀疑权势者的宣传，seeking the truth through facts（此乃“实事求是”的英文翻译，但译文远比原文更佳，说出了自由主义的实质）。

没有这种怀疑精神，则中国人只会像马悲鸣说的那样：“狗腿子走到天边也是狗腿子。”当初在国内当党腿子，出国后又当洋腿子，还要把自己的肉麻恶心劲吹成“热血”、“良心”，当真是前党腿子才干得出来的无耻事。

其实我原来想用phony war （假战争）来描述这全球“反恐圣战”，说它假，不是说那些恐怖活动是假的，而是说根本就没有布什政府描述的那个神通广大的全球恐怖网络，起码至今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你当然可以坚持确有此种网络存在，但既然没有证据，便只能是你的个人信仰而非事实，不好强加于人，逼着人家去入你那邪教。此乃文明人必备的常识，是吧？

产生这种坚定信仰也是很自然的：但凡看过世贸双楼废墟的同志，谁不会怀疑那是个神通广大的全球组织干出来的？且不说马德里的血案了。这种错觉其实是恐怖活动的本质催生的。

王力雄先生曾经准确地指出，恐怖活动乃是投资最少、见效最快最大的破坏行为。世贸双楼那种巨无霸竟然在瞬息之间便轰毁无余。任何人目睹这种场景发生都会感到巨大的暴力震撼，却忘记了那犯罪活动的投入简直不成比例：同时劫持4架飞机并不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需要的只是事前精密策划和几十个带着水果刀的死士。破坏大楼的物质工具是现成的：高速飞行的飞机以及其上装载的大量汽油。

因为投入和“产出”极度不成比例，于是人们便容易受“阴谋论”影响，相信那确实是个“恐怖国际”的杰作。其实以常理度之，这还和国际共运不一样，很难设想全球恐怖组织在某地集中开会，宣布成立个“恐怖主义第一国际”，将全球所有的恐怖分子统统收归旗下。

须知国际共运乃是一个真正的国际运动，那纲领不分种族和国家，只讲究解放劳苦大众，而不管哪个国家，劳苦大众都是大多数。但恐怖分子则各有各的追求，北爱尔兰的恐怖分子们绝对不会去和中东回回联合起来，而车臣的回回暴徒们也未必会热心伊拉克战争，这些人怎么可能来自五洲四洋，为了无数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去？

更重要的是，国际共运真正获得势头，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还是在苏联成立之后。换言之，对国际既有社会秩序的有效威胁还是老大哥以国家实力体现出来的，并不是什么各地的自发革命。回回国家则统统反对恐怖分子，因为其政府就是恐怖分子的真正打击对象。如果没有国家资源作坚强后盾，哪来的财力物力人力去支持那全球恐怖网？就连联络协调彼此之间分散孤立的活动都做不到。

因此，用不着多加思考，就能看出这“全球恐怖网”的神话确实是堂吉诃德奋勇攻击的风车。

如此简单的道理，难道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就会拎不清？非也。伏尔泰说：“哪怕没有上帝，人类也得造一个出来。”对他们来说，哪怕没有敌人，为了美国能够成为全世界的精神领袖，领导全球人民从事共同的事业，也得制造一个出来。现在苏联帝国垮了，扮演这假想敌的责任便历史地落在恐怖分子的肩上。

正如BBC那位观察家评论的，过去政客们的作法，乃是以允诺“伟大社会”的未来梦想团结人民，从中获得巨大的权力，无论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都是如此。可惜过去的一世纪证明这种允诺根本就无法兑现。丧失了这种精神感召力之后，政客们可做的，也就是发明出个邪恶的假想敌来，以“圣战统帅”的新角色出场，从而获得巨大权力。

这就是西方文人和东方文人的区别：东方文人只会捣浆糊，西方文人随便说句话都要我这迟钝者消化半天。我听了那话后先是觉得太过分，后来则越想越有道理，因为最高形态的权力其实不是世俗的、可见的，而是精神上的权

威。作了世俗领袖，远没有作精神领袖有权力，于是世俗领袖自然就压不下那巨大的诱惑，非要想方设法地去变成精神领袖不可。

问题是这么一来却危害了人民的权益。政府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之间就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权力越大，则人民的权利越少，反之亦然。

当然，这反比关系只在一定范围内成立，如果政府权力弱化到无法镇压罪犯活动，则人民也没有什么权利可言了。

美国国父们当初设计新国家时的着眼点正是保障人民的权利，限制政府对之无理侵夺，宪法的基本条条无一不是出于这一宗旨。整个法治系统的设立同样是为此目的。正如托克维尔观察到的，美国司法制度的特点是其“被动性”，也就是“民不举，官不究”，以免执法人员利用权力，不必要地干扰人民的生活。

这种被动性，把权力机构对民间生活的干扰减低到了最低点。哪怕在犯罪活动确已发生时，为了保障人民不受权势者枉法蹂躏，还硬性规定了“无罪推定”的原则及其指导下的公平审判制度。

就是这套健全的法律制度保护了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因民主造成的“多数暴政”的践踏，也是这套制度保证了美国虽然有过“麦卡锡时代”的短暂疯狂，但最终还是纠正了错误，防止“狼”们真正变成中共领袖那种“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可惜由于恐怖活动的威胁，而今美国的这套宝贵生活方式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据BBC那观察家指出，就连“无罪推定”与“司法的被动性”这些基本原则，新保守主义者们都想改变了。他们也承认确实没有证据证明上节说的那些给抓起来的回回进行了什么犯罪活动，但他们认为，如果等有了证据再去抓那些人，那就太晚了，因为巨大的灾难已经造成，正如911事件后当然有铁证证明谁是案犯，可惜那些人已经和其他受害人一道死亡了。有了证据又还有什么用？

如果这理论最终为美国公众接受，那就意味着人民自动放弃了“无罪推定”的人身保护，同意惩罚可以发生于犯罪之先而不是之后，默许统治者可以根据猜疑而不是证据胡乱抓人，这还了得？那岂不步了中国那“唐虞盛世”的后尘，羊们可做的事，就是祈祷狼们去吃别的“刁羊”，那“霹雳手段”千万别使到自己头上来。

我在911事件刚爆发时就指出：恐怖活动对文明世界的最大威胁，不在于它造成了多大的人命和财产损失，而是它构成了对文明世界生活方式的严峻挑战。如果西方国家政府应对不当，则难免要中了恐怖分子的奸计，被迫改变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效法中国式政府，加强对人民的监控，而这才是可怕的前景。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那就是恐怖主义的巨大胜利。

好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传统非常深厚，我相信不是几个恐怖分子加上几个糊涂政客就可以改变的。哪怕美国那个幼稚国家再度失足，进入新的麦卡锡时代，欧洲也不会跟着掉进去。英国的法律制度根本没有美国的完善和严密，但人家有余大郎看不起的强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作补偿。正是这传统在50年代帮助英国抵制了美国式的反共歇斯底里，而BBC那个震聋发聩的电视节目则让我看到了西方自由生活方式的强大活力。

2004年11月6日

阿拉法特之死

最近阿拉法特去世，在全球新闻网上都成了热点，唯独咱们这个论坛反应冷淡，只有个别积极分子欢呼了几声“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可见此人在国人心目中，充其量也就是个“零印象”。

这也不奇怪，老阿在国人心目中，从来就是个恐怖分子，这也不假。他不说是恐怖主义的发明人，起码也把恐怖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最“辉煌”的代表作，便是70年代在西德奥运村劫持杀害以色列运动员，首次震惊文明世界。

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同时又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个恐怖活动的祖师爷竟然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光这奇特吊诡的事实就足以让他永垂史册了。

之所以如此，是老阿并不是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恐怖分子，知道该在何时何处止步。

而这就是他和一般恐怖分子的区别：那些人是以恐怖活动当成政治斗争的唯一手段，而他只把恐怖活动当成争得谈判桌的手段。正因为他有这点见识，才会在90年代终于如愿以偿，争到了和以色列谈判的可能，并因签署和平协议，不但使PLO成了合法组织，使“巴勒斯坦共和国”的民族梦想首次有了现实可能，自己也成了其胚胎的首届民选总统，而且为此获得了诺奖。

也正是因为这点政治智慧，他才在911事件发生后立刻出来谴责幕后策划者，当此群疑满腹之时成功地洗刷了自己的嫌疑，为PLO的公关形象争来了漂亮的一分。

当然他的政治智慧也有局限，最大的错误就是拒绝签署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提出的和平计划。该计划同意交还80％的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后非法侵占的巴勒斯坦土地。此后以色列首相拉宾被刺，保守党上台，便再没这种好事了。如今以色列正在非法侵占的土地上大建移民村，看来以后要想让以色列再提出这种优惠的offer是再也没希望了。

不管怎样，客观地说，老阿应该说是巴勒斯坦的民族英雄。从该民族的角度来看，是他第一次把巴勒斯坦共和国的梦想初步变成了现实。如果不是他毕生的努力，恐怕世人连“巴勒斯坦问题”的概念都没有，而无数被驱赶出世代居住的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只能在舆论视线之外默默受难，默默死去。

令人深思的是，这种历史性民族功绩却是通过为文明人一致不齿的恐怖活动取得的！光这事实本身，就让人深思世上的“是”、“非”观念是何等地经不住推敲。

我已经说过，实验科学研究中常用的确定因果关系的手段之一，就是把那个因素除去。咱们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PLO几十年如一日的恐怖活动，会有后来的停火协议和巴勒斯坦国么？绝队不会！

这道理应该是成年人都能明白的：“爱哭的孩子有糖吃。”老阿正是因为参透了这一点，才把自己的民族事业从原来为世人一致漠视忽略，变为全世界瞩目的中心。恐怖活动其实是他争取世界舆论重视、唤起舆论压力、迫使对方接受自己为对等的谈判代表、承认巴勒斯坦确实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有效手段。一言以蔽之，恐怖活动就是他争“糖”的“哭”。

我知道这一定会引来积极分子的疾风暴雨。那请问，到底您为何痛恨恐怖活动？无非是因为那是滥杀无辜平民的下贱勾当，对伐？有本事冲人家的军队去，是不是？这点我完全同意，911事件刚发生时我就是为此与林思云大战的。所以，我和大家在这点上并无分歧。

有分歧的是老芦看的略比大众远一些，想的稍比积极分子多一些：

既然滥杀无辜平民该谴责，那以色列闯进人家世代居住的家园，强占人家的土地，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或是驱逐出境，或是关进gaza，甚至在贝鲁特把基督教长枪党人放进巴勒斯坦难民营，搞出了震惊全世界的大屠杀，完全把当年希特勒对付他们的那一手施加在比他们更弱的回回身上，那又算什么事阿？

难道这不是恐怖活动？它和PLO干的烂事的唯一区别，便是那是以国家实力作后盾，有计划，有步骤地全力推行的，因而也就更具规模，更有效率，更令无辜民众毫无反抗余地。借用盛雪女士的话来说，那便是“国家恐怖主义”。

纳粹和国际共运都是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发明人。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是外向的，屠杀的是异族，而后者是内向的，专门屠杀自家同胞。以色列干的

烂事，无非是重复纳粹当年那套罢了。深受其害的受害人居然重复当年迫害者的旧伎，和中共的受害人搞毛共那套一样，特别让人怒气填胸。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恐怖活动首先是以色列以国家机器的实力大规模搞起来的，PLO搞的恐怖活动无非是它引出来的回应。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光谴责后者的恐怖活动，方便地忘记前者的大罪，不说是实行双重标准，起码也是崇拜实力的势利。

由此看来，恐怖活动还是要加以区分。本拉登那类丧心病狂，毫无道理烂炸外国城市，滥杀无辜平民，以此实行声东击西、推翻本国政权的莫名其妙的烂“战略”当然应该谴责。但PLO干的恐怖活动和那种烂事有本质不同，应该说是出于自卫性质——你不打进人家的家园去，还会有那些事么？这大概是每个尊重事实的人都应该同意的吧？

这当然不是说PLO就有权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学着去滥杀人家的平民，相反，这种烂事同样应该谴责。只是世界在谴责被逼铤而走险的弱者的时候，恐怕还得深自反省，想想自己是如何以势利、冷漠、姑息逼良为寇的。如果当初阿以战争中，联合国不光是通过空洞决议谴责以色列侵略，要求撤军，而是迅速由强国派出维和部队，以实力威慑以色列撤军，则后来中东也不会成为无休无止的动乱之源。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亲切教导我们：“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套用这句话，似乎可以说全世界恐怖活动的昌行是对西方大国自私自利、对第三世界人民死活漠不关心的一种惩罚。起码，它的出现反应了强国政治家们处理世界事务的方式出了严重问题。

正视这些问题，找出病根来加以彻底根治，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的反恐措施。不去闭门思过，却像白痴小布同志那样，将自己打扮为“正义复仇天使”，幻想用强力压服反抗，就只会为恐怖事业火上加油。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2004年11月14日

伦敦爆炸案揭示的世界反恐斗争难题

昨天伦敦步马德里后尘，发生了连环爆炸案。刚才看了一下BBC中文网，谓至少有50人丧生，700多人受伤。目前尚未有人出来承担责任，警方分析，袭击看起来像是基地组织干的。因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警方和情报部门目前虽假定这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策动的，但不愿作出进一步推测，云云 。

据BBC中东和伊斯兰事务记者罗杰哈迪分析，此次袭击一方面要使参加八国峰会的领导人们感到震惊和难堪；另一方面则是惩罚英国，因为英国在伊拉克和国际反恐战争中都是美国的关键盟国。 如果袭击确为与“基地”有关联的团伙所为，则此次袭击可以视为他们改变战略的明确信号。过去英国是激进伊斯兰组织避难、筹集资金、从事宣传和试图招募新人之地。 但在马德里和伦敦的袭击说明，西欧不再被他们看作有用的后勤基地，已成为新的战场。

我觉得这些专业人士的分析都很有道理。但他们没说的是，此类袭击，其实是给世界反恐斗争出了个难题。

昨天余大郎出来说什么此次袭击让法国德国灰头土脸，因为它证明了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确，也只有这位一辈子不懂政治的政治家才会闹此笑话。

其实就连美国人现在都开始公开怀疑侵伊战争是否明智。CIA原来的本拉登专案组组长最近对媒体公开发表谈话，主张美国应该从速从伊拉克撤军。他认为美国根本就不该入侵该国，现在更该从那儿撤回来，全心全意把注意力集中到世界反恐斗争中去，而不是在攻城略地之后从事于新国家建设，云云。

大众的一个错觉，就是以为美国入侵伊拉克乃是反恐斗争。其实整个满拧了。傻大木政权不但和恐怖组织“基地”毫无关系，而且专门无情镇压入境的恐怖分子。人家是地头蛇，所谓“以回制回”，效果比老美那两眼一抹黑的强龙好到不可胜计，更何况那种极权政权什么法治人道都不讲，什么毒手辣手都能使出来，对那些恐怖分子烂仔们正是极度有效的以毒攻毒剂，比不得民主的老美稍微犯规便闹出惊天动地的丑闻来。所以过去恐怖分子根本连伊拉克都无法入境。

可惜白痴布什总统冒傻气，好日子不过，将911移花接木，栽到毫不相干的老傻头上去，因为垂涎中东石油，不惜欺骗美国人民，把国家拖入战争，去把那镇河妖的宝塔搬了，从此让伊拉克成了任恐怖分子自由往来的乐园，当真是有史以来第一蠢事。

这且不论，攻伊战争反倒为恐怖活动赋予了某种正义性。原来恐怖分子撞毁世贸双楼是毫无理由的丧心病狂大发作，理所当然地引起全球人民的一致谴责。美国本来可以利用这道义制高点，联合全球人民彻底粉碎恐怖组织。但布什“哀兵”不作却去作侵略军，把美国从受害者变成施暴者，引起大多数国家人民的强烈抗议，自行分裂瓦解了本来是团结一致的世界反恐阵营。于是本来是过街老鼠的“基地”突然成了反侵略的殉道者，灭绝人性的恐怖活动反倒具有了某种正义色彩！

“基地”看中了这点，去年炸了马德里，西班牙吓得就此从伊拉克撤军，等于充分肯定基地的恐怖战略确实有效。既然如此，则英国挨炸就是迟早的事了。

但盎格鲁－撒克逊人须比不得拉丁人，完全是倔骡子，根本就不会吃这一套。二战早期法国战败，苏联尚未参战，只有大英独木支撑，当时就连中立的美国外交官在发回本国的形势报告中，都预言英国毫无取胜希望，可英国佬就是死顶下去。伦敦遭到纳粹大规模空袭时，目击的外交官无不为人民表现出来的镇定自若印象至深。所以，指望这种恐怖活动吓得英国政府屈从民意，从伊拉克撤出，只说明恐怖分子对英国民族性毫无了解。

但即使英国不屈服，那又怎么样？据CNN和天空台新闻节目，英美两国内部决策圈似乎有极大的意见分歧。一方主张撤出伊拉克，另一方主张坚持下去。

两派都有充分理由，而这正是难办之处。如果不撤，则肯定还要有大量民众无辜丧生，而且，美国把大量精力花到绥靖伊拉克的难题上去，势必分散削弱追剿基地组织的努力，与欧洲的盟国关系也终难修补。综合看来，对反恐斗争确实不利。

但如果撤了，岂不是变相宣布了基地的伟大胜利，长了那些野蛮烂仔的威风，灭了文明世界的志气？更何况老美前脚走，伊拉克后脚必然变成局部震

源，很可能落在恐怖组织手中，让那些烂仔从此如虎添翼。由此放出来的魔鬼，恐怕再难收回去。

由此可见美国总统职位的重要。一个人是白痴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不自量力，作了美国总统那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由此引出来的灾难，全人类都没办法弥补。

依我看来，这难题实在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主要问题还是，中东那些地方根本就不可能效法西方搞民主，因为那些地方乃是产生恐怖分子的温床，而世上唯一能最有效对付恐怖分子的社会制度就是极权政体，这就是那种地区必须实行极权统治的历史必然性。无视这种必然性就只能受到惩罚。现在的难题是，美国既不可能在当地建立民主政权，又没脸恢复人家的传统最适生活方式，于是反恐斗争便给山姆叔带进了维谷中，不知何时才能挣扎出来。

现在看来当然不能骤然撤走，否则必然导致雪崩反应。但也不可能就这么在伊拉克熬下去。如同当年的约翰逊、尼克松政府一样，“不是东西”政府以及后继政府面临的不是欢庆胜利，而是如何“体面撤退”的问题，也就是只要保住面子就上上大吉，至于留下来的烂摊子怎么收拾，那似乎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等到老美捂着流血的鼻子灰溜溜地撤退后，或许就能集中全力打击基地了罢。最后倒霉的自然是伊拉克人民，那地方恐怕要就此变成阿富汗第二，不过似乎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2005年7月8日

略谈恐怖主义起源以及正确应对战略

一、恐怖主义起源

从历史原因看，回教地区有恐怖主义传统，最著名者有波斯（伊朗）有名的“山中老人”。据说他在山中建成乐园，到城镇里用毒药迷倒加人那样的好色青年，带回乐园，以美酒好肉美女款待之，告诉加人辈该地就是天堂。等加人辈享受惯了好日子，便让他们去谋刺政要，告之曰那是安拉的旨意，事毕之后当自杀，则立刻便能重返天堂。那些人急着回去享福，视死如归，于是暗杀成风，朝中一片恐慌，无人能制此大盗。

现在中东恐怖分子搞的那套，似乎就直接起源于此，不同的只是省去了美女款待一节。我见过电视采访以色列关押的自杀炸弹（当然没炸成），都说上级告知他们死后能升天堂，有 77 个美女侍候。如果我在血气方刚、色心宏大之时，想来也会去干这种好事。

从现实原因来看，这是必然的。恐怖主义之所以昌行，说到底是文明冲突的结果：强大的西方文明入侵了落后的伊斯兰文明国家，从根本上动摇了人家的传统生活方式。孙大炮胡说什么“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把那“世界潮流”解读为“西方文明”就对了。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亡文明”的悲剧。过去文明入侵以坚船利炮为标志，如今则改用糖衣炮弹加好来坞大嘴美人计，而这种和平演变根本就不是可以抵挡的，因为物质主义迎合人类天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已经在《落后文明的尴尬》中说了，对这种帝国主义文明侵略，不同落后文明采取的抵抗方式不同。中国式抵抗一如既往，乃是窝里斗，由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与坚持愚昧野蛮的阿 Q 在内部杀得血肉横飞，而历史航船也就忽左忽右地拐来拐去，“七八年再来一次”。忽而 Q 爷当家，忽而贾爷当家，毛是 Q 爷，邓是贾爷，现在托福仍还是贾爷当家。而无论哪家当家，原有文明特别

是传统生活方式早就亡得干干净净，片甲无存了。只有善于自欺欺人的爱国同志才看不见或死不承认这一无情事实。

因为和基督教文明同源，伊斯兰文明就其实质来说，其侵略性与后者不相上下，具有强大的排他性，因此在抵抗西方文明时特别顽强猛烈。回回乃是捍卫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最顽强的战士，历史上从没哪个回教国家落入国际共运黑手就能说明这一点。因此，方今天下，唯一能和基督教文明厮杀的也就只剩下他们了。

这种文明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只能以一方被消灭结束。但我怀疑伊斯兰文明能被基督教文明消灭。不是东西总统浅薄到以为可以用刺刀把西方生活方式特别是民主强加到人家头上去，其愚蠢堪比咱们的大跃进。因此，我实在看不出这种冲突能在我有生之年结束。

因为入侵者在物质方面占有压倒优势，反击方只能使用恐怖主义这种低投入，高“产出”的方式回击，这就决定了只要两大文明冲突存在一天，恐怖活动就会盛行一天，没有彻底消灭的希望。

二、西方应取的正确战略

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侵略性的，用伟大领袖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一定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到别的国家头上去，过去是使用武力征服，现在则是使用糖衣炮弹，但不管手段如何改变，侵略的本质不变。所以，要西方“停战”根本就不可能。如果停止扩张，西方文明也就如中国文明那样萎谢了，“无限扩张”是写在人家的“文明基因”里的。

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情形下，西方可以采取的正确战略就是效法大英当年在印度和中东搞的那套，尽可能尊重人家的传统生活方式，不要去设法改造人家，更不要做刺激人家的民族自尊心的蠢事诸如以暴力颠覆人家的政权，一定要放弃回回会接受民主制度的梦想，认识到只有专制制度才是那些地方的最适生活方式，实行“以回制回”，收买该地区的统治者，靠他们来铁腕镇压恐怖分子，而不是自己去洗伪君子下不了手的脏衬衫。

这在我看来就是结成“世界反恐统一战线”的唯一正确策略，其要点是把中东国家的专制政府当成首要统战对象，切忌放弃道义制高点，从受害人变成“侵略者”，将“正义”拱手让给对方。而不是东西总统所干的事无一桩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在客观上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不但造成西方联盟内部分裂，美国与中东独裁国家关系恶化，而且直接就是在为恐怖分子招募新血。这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蠢事，只有愚蠢的右派美国佬以及捧屁舔臀的哈美仇共派才看不出来。

不是所有白痴引出来的灾难都可以逆转，不是东西总统侵伊战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实在想不出盟军如何能从那进退两难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不撤军，则英美迟早扛不下去那昂贵的人命支出。而且，坚持下去，上面说的副反应只会加深下去，世界反恐大同盟也就无法组成，民族主义必然成为驱使热血青年源源加入恐怖主义事业的精神感召，这注定是无法打赢的战争；而撤退也会招来灾难，最可怕的前景就是伊拉克沦为前阿富汗那样的恐怖分子基地，恐怖主义从此有了国家规模的资源、财力和人力，那前景当真是不堪设想。

从这个前景来看，把老萨搬倒，实在是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蠢事之一。不是东西只有本事干最简单的活，以推翻弱国政府去显示武功，迎合选民欢心，却没本事去捕风捉影抓民间恐怖分子，犯了我早在 911 爆发不久后就预警过的大忌。如今事情被他弄成这惨不忍睹的烂样，老芦纵有医国手，也实在是为肉食者们想不出什么两全其美之策来。

2005 年 7 月 10 日

恐怖分子正在取得胜利？

刚才去BBC网站上爬了一阵，两条消息颇值得注意。

第一条就是英国警方已经将上次未遂爆炸案的三名嫌犯悉数抓到，另一名已在罗马就擒。至此，该案的所有嫌犯都已被抓获。

第二条就是国会正在讨论立法，已经通过了法案延长了法定拘留期限，而且还在讨论是否准备实行“以言治罪”，将那些在网上煽动（incite）种族仇恨和恐怖活动的同志抓起来。

第二条让我备感震撼，须知英国乃是自由主义的故乡啊。“宽容，你的名字叫英国”，世上再没哪个国家堪在这方面和英国媲美。而今就是这个国家正在考虑剥夺种族主义与恐怖主义者的发言权，大概是总算吃够了他们庇护下来的那些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苦头吧。

这就是悲剧所在。早在911事件发生时，我就指出，恐怖主义的最大威胁，不在于生命财产的损失，而在于对自由世界生活方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恐怖活动在极权国家根本就没有开展的余地，因为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其在自由国家的猖獗，完全是靠钻公民享受高度人权保障的空子。当人民觉得维持自由生活方式代价太高时，就有可能心甘情愿地放弃一部分自由，来换取生命财产的安全，而这就意味着极少数人通过投资极低的方式，强迫大多数人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我为何坚决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其道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早说了。该同志听到美国决定入侵的消息后摇头叹息曰：这一下等于制造出了成千上万的本拉登。

其实他只看到了此举必然煽起中东回回的民族主义激情，从而为恐怖组织输送大量新血，还没看到老芦早就看到而迟迟不敢说出来的话：回回是绝对不会接受外来生活方式的，人家的最适生活方式就是专制制度，而那乃是对付恐怖分子的最有效手段，因此，傻大木那镇恐先锋本该是我美的统战对象，如果

布什总统长了个人脑，他就不该去打击应该团结的而支持应该打击的人，而应该行“以回制回，以回反恐”的正确战略。

如今这烂事闹成了这样子，成了个交互正反馈的恶性循环格局：入侵伊拉克煽起回回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恐怖活动猖獗，恐怖活动猖獗又激起文明世界的同仇敌忾之心，于是进入恶性互动，越演越烈，双方都给锁死在那斗牛里。

恐怖分子去英国下手，实在是选错了地方。英国人须比不得西班牙那种拉丁民族，乃是倔骡子。人家不是只有一张嘴的中国人，更不是中文网上光说不练的假法西斯，民气无比强悍，真是不怕死。根据BBC，伦敦未遂爆炸案发生后，竟然有数十名公民置生死于度外去猛追逃窜的匪徒。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在民气刁猾怯懦的中国发生。

问题是这么一来，反倒给布莱尔的主战政策帮了忙。英国一天不撤军，恐怖活动就不会停止。如此折腾下去，只怕上面说到的隐忧会部分变成现实：即激怒了的人民同意出让部分权利，换来对恐怖活动的有效打击。如此一来，即使恐怖主义给成功地镇压下去了，似乎也不是自由世界的什么胜利。

世贸双楼倒下，世界历史便翻了决定性的一页。傻大木雕像倒下，这世界可能就再不是昨天那个了。

2005年7月30日

小小环球，容不下两家文明

最近中东两件事，让西方文明世界备受冲击，一是巴勒斯坦人民民主选举出了哈马斯，另一件就是漫画事件。

老实说，第二件事让我乐不可支，照例是带有三分幸灾乐祸的那种devilish pleasure。依愚见，此事给倒共与拥共阵营同时出了难题。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倒共阵营从来是凡捧美打回，而拥共阵营则反之。偏偏最近刚刚出了个由“民主大拿”胡平发起的“禁歌运动”，这档子事干得实在见不得人。已有网友指出了，比回回禁漫画还恶劣。您说，这些人如果知道世上有“一重标准”这回事，还有什么脸再去骂回回，捧老美？

同理，拥共阵营如果真知羞耻，既然要支持回回借漫画起哄，指责袁伟时教授侮辱了中国的伟大国父孙中山，那对“禁歌运动”恐怕就无法开口指责了吧？

由此可见，只有超越于政治立场的独知，才能真正实行一重标准。

那哈马斯当选的事也让我很开心。早在英美侵略伊拉克前我就大声疾呼过了：不要以为民主是什么普适的客观规律，在中东根本就行不通，想用刺刀把民主强行移植到那儿去，绝对只会引来灾难。现在好，美国陷在伊拉克无法脱身不说，还弄出了个民主怪胎来伤脑筋。小布什那群顾问，真是蠢到了姥姥家。

这些其实都不是我想说的事，本文想说的，还是网友谈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文字引出来的一点轱辘话，再次说说义和团是怎么回事。

拳乱确实是文明冲击引发的骚乱，但拳匪并不是什么誓死以身家性命捍卫祖传生活方式的英雄，而是趁机打家劫舍的暴民。那些人擅长的乃是“杀二毛子”，也就是咱们精通的“不杀鬼子杀汉奸”的内战内行国术。大乱一场，最后辉煌战果就是抢劫了无数京城富豪，外带在大街上杀了两个手无寸铁、孤独无援的外交官。真有生命危险的地方，人家只会远远地聚众虚张声势，比赛谁的嗓门大。哪怕喝了刀枪不入的符水，真敢玩命冲上去的其实没几个。例如西

什库教堂乃是弹丸之地，根本没有什么重兵把守，但几万拳匪围攻数天数夜，竟然就打不下来。这原因很简单：怕死。东交民巷使馆区就更不用说了。

等到八国联军来时，英雄们便一哄作鸟兽散。真正浴血抵抗联军的，乃是最后壮烈殉国的聂士成将军。这种人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聂将军恨透了拳匪，知道那些暴民只会给国家招来大祸，使馆区更是攻打不得。但慈禧老佛爷既然下了宣战大诏，他自然不便公开反对，只好两面开弓，佯作进攻使馆状敷衍上司，暗地里却用洋枪痛诛拳匪。等到鬼子兵打来了，他就和人家真刀真枪地干，肩起守土之责，直至壮烈牺牲。

最主要的还是，拳匪表现了典型的暴民愤民欺软怕硬的怯懦实质，完全是朝廷昏官放纵出来的。

拳乱始于山东，乃是顽固派官员巡抚毓贤扶持起来的。后来袁世凯简放山东，大杀拳匪，匪徒们乃逃往直隶，又受到当地的守旧派扶持，最后竟然得到老佛爷的批准，这才如燎原之火蔓延北中国。如果没有官方有意扶持，则拳乱根本也就不会兴起。朝廷扶持拳匪的官员，恰恰是最反动守旧的顽固派，和通权达变、主张维新的洋务派针锋相对。即使是用当时的标准看，那场运动也是毫无建设意义的暴民骚乱。

当然，硬要说那是中国人捍卫自家传统生活方式，似乎也能说得过去。不过这种捍卫法，还不如不捍卫，只会“走向反面”。拳乱之后，老佛爷迫于中外压力，第一件事就是下诏明定国是，宣布预备立宪，作出彻底背叛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大步骤。此后中国革命无日无之，最后的结果，乃是传统文明扫地以尽，什么都没留下来。

我早就反复告诉过诸位了，如今世上没有什么“中华文明”的神话。论物质文明，咱们早就“全盘西化”了。论精神文明，全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进口来的。狭义的文化又如何？小说、散文、诗歌、影视、戏剧、音乐、绘画、雕塑……有哪个文学艺术的分支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鬼子，不使用人家发明的形式和技巧？就连中文都成了“引进＋翻译”的杂种。离开外来概念，咱们连日常谈话都无法进行。就连现在实行的专制制度，也不是祖传的旧式帝王制度而是进口来的极权制度，

这些事实，该是任何敢于面对现实的同志都得同意的吧？于今剩下来的，恐怕只有麻将、“食文化”、法轮功以及风水命理等等，连风雅的传统“妓文化”都没有了。敢情凭这点玩意，就敢厚颜称“中华文明”？

今天我转贴来的评论史可法的文字里引用了明末遗民顾炎武的话：

>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光从这话中就能看出，离开了从外国进口的概念，哪怕是准思想家顾炎武也说不清楚最简单的事。因为没有“文明”这个概念，老顾只好改变“天下”这一指代地理方位的词汇的原有涵义，强行作了独家定义，以此来勉强表达他想说的意思。

其实他想说什么，现代人一望即知。那无非是，“亡国”和“亡文明”不同。前者不过是朝代更替，只关系到君臣，与百姓没什么相干。但亡文明则是全民丧失原有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仁义”这类传统价值观，所以全民都有责任起来保卫旧有文明。就这么个简单意思。

事实证明老顾是杞人忧天了。满州入主中原后，吸取了蒙古人的教训，没有毁灭中国的传统文明，而是全盘保留了它。传统文明扫地以尽的丰功伟绩是我党完成的，但也没有引起全民的反抗。

我早在旧作中说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动乱，乃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和回回们如今闹事也没什么不同。不过咱们捍卫文明的方式很特别，乃是窝里斗，对外用嘴巴，对内用拳头。等到决出了拳头最大的第一号流氓，则全民就扁扁地伏。哪怕这流氓彻底铲除了中华传统文明，逼令全民变发易服学俄语，人民也要认定他是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回回们的反击则是恐怖活动，好歹还是对外的吧，似乎比专杀自己人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光彩些。不过依我看，这成功的希望也实在渺茫。现实是，地球村上只能容忍一家文明留下来，所谓“多元化的文明共存共荣”只怕是痴人说梦。

这道理很简单：不管民主同志怎么布道，文明之间很难做到共存共荣，总是强大的一方吃了弱小的一方。而这“强大”与“弱小”的分界，其实是个物质较量。

马教的“唯物史观”虽然毛病百出，但毕竟含有部分真理，那就是，物质进步势必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而这就是西方文明无往不胜的地方。它征服世界，靠的就是物质主义，而这恰好迎合了人类的天性，根本就无从抵挡。

凡是古老文明，无论是传统中国文明还是阿拉伯文明，都强调对物质欲望的抑制，而西方文明自中世纪后便突破了这道德的羁绊，认为满足感官享受并非罪恶，相反，千方百计刺激人民大众的物质欲望与享乐要求的消费主义，在老美心中反倒成了刺激经济繁荣昌盛的基本动力。这一套由老美在二战后推向全球。锋芒所向，便构成了一切其他文明迎刃而解的危机。

要明白这一点，只需看看日本就够了。日本算是应对外来文明挑战最成功的国家，她不仅迅速吸收了外来的强势文明，而且刻意保留传统文明，不但成功化解了两种文明的暴力碰撞，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可如今又怎么样了呢？请问日本到底是更像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再过个把世纪，日本和欧美国家还能有什么差别？

台湾又何尝不是这样？记得有位老美指出，台湾人认同美国生活方式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对大陆的认同，而这主要是经济发达造成的，云云。

经济发达的确是腐蚀原有生活方式的最有效机制。欧洲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自由度越来越高，这改变乃是新的生产方式的需求造成的：经济发展有赖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必然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特别是社会原有的价值观。这两者其实是相互为用的：富裕使得人民获得某种自由，而获得自由的人民在致富之后势必追求更多的发财自由。

经济发展改变价值观的最简单例子，就是人员的流动造成了传统家庭的解体，直接导致了性关系的随意性。英国朋友曾经告诉我，维多利亚时代的性观念也非常保守，和传统中国差不多。但老英现在却盛行杯水主义，比老美还严重。那原因很简单：过去人口不流动，男女社交面太窄，当然就容易从一而终。如今择偶如同进超市，货色充足，客观上造成了“爱情更新换代”的可能。再加上出国或到外地工作很容易，夫妇一旦分居，当然随之而来的也就是离异。

这就是为何中东回回折腾得越来越起劲的原因：他们正面临着传统生活方式特别是价值观被彻底消灭的空前危险。比起过去英国的武力征服来，老美的

糖衣炮弹更可怕。武力征服只能占领土地，并不能改变人心，用老顾的话来说，就是“亡国而非亡天下”。他们如今面临的不是亡国，却是“亡天下”，灾难要大得多。更可怕的是“亡天下”的糖衣炮弹根本就无法抵挡——食色性也，谁有本事抵抗好莱坞的大嘴美人计？谁有本事抵挡西方发明的无穷无尽的物质享受？最可怕的还是，社会越富裕，这种危险就越增加。如果不把美国生活方式彻底驱逐出境，再过一世纪，中东和美国又还会有什么差别？

在我看来，这文明间的冲突根本就无法解决。无论回回们怎么作怪，迟早要倒在这软性征服之下。老美推行的全球一体化，实质就是文明的一体化，到最后什么其他文明都不会留下来，只剩下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浅薄西方文明一家。

2006年2月3日

从华人莫名其妙的仇回思潮说到新式帝国主义

进来看看，觉得很奇怪：本坛痛恨回回的网友，似乎比丹麦被烧毁的使馆人员还悲愤万端些，都什么事哪？再怎么着，回回似乎还没去糟害中国吧？真想不通我们的同志是哪儿来的深仇大恨。就凭这股子无缘无故的恨，共党垮台后中国必定发生民族间的大仇杀。中国人的火气为何这样足？

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恢复神智：回回的极端主义分子，并不代表人家整个伊斯兰教。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文明对人类文明贡献极大，乃是欧洲文明的重大来源之一，这点连鬼佬都不敢否认。这是从建设上来说。从破坏来说，伊斯兰国家给世界带来的灾难，远远不如基督教国家。世界史上的主要侵略战争是后者而非前者发动的，基督教国家最恶劣的罪行，就是把欧洲病原体和奴隶制带到了美洲大陆，害死了几乎两洲人。伊斯兰国家再混帐，也没干过这些烂事吧？

我当然痛恨无端滥杀平民的恐怖分子，否则我也不会在911事件后和出来歌颂罪犯的林思云激辩到翻脸的地步了。但请大家不要攻击到人家整个宗教、整个文明头上去。行不行？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那不过是一小撮人。不管在哪个种族，极端分子总是少数人。诸位乱发泄一通不打紧，请注意点"政治上的正确"，别忘记了中国有大量穆斯林，少给后共时代必然发生的民族大仇杀火上加油，拜托！

看了余大郎的帖子，非常惊讶：此人搞政治终生，竟然毫无起码的政治智慧。

我早就教诲过他多少次了：布什的问题，乃是智力问题。我不光是从道义上谴责英美侵略伊拉克，更不是同情傻大木，而是指出英美犯了极大的无从挽回的策略错误，世界从此将无宁日。余大郎笨到连这点都看不出来，只因为自己的仇回情绪，就连我的反复谆谆教诲都听不进去，实在是不可救药。

再说一遍：布什政府的主要盲区，乃是以为民主可以用暴力强行注入中东国家。合美国50州之铁，不能为此错。

民主乃是人类的功利设计，不是什么"必然要实现的客观规律"。这功利设计是否能建立，建立后是否能工作，完全取决于文明背景。偏偏伊斯兰文明和民主精神根本就不兼容，在所有已知文明中，它又是对外来文明抵抗最烈的一种。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指望靠糖衣炮弹去潜移默化伊斯兰教，使它走上基督教走过的路，逐渐偏离原教旨，和平演变为比较现代、开明的宗教。可布什见不及此，却去一厢情愿地实行“民主强奸”，那就绝对只会强奸出恐怖主义的怪胎来：入侵伊拉克的唯一效果，就是为本来只是一小撮的恐怖分子征募生力军，使得他们的灭绝人性的恐怖活动反倒变成了捍卫本土文明、反对强国侵略的圣战。人类有史以来，还少见这种蠢事。

挑傻大木下手就更是蠢中之蠢。早就说过了，老傻跟恐怖份子什么鸟相干都没有，而且，他比美国人或任何其他西方国家的人还更怕那些人。那些人对他的统治构成的威胁远远超过对西方文明世界的。所以，美国人若真是为了反恐而不是为了打那儿的石油主意，就该利用他去洗脏衬衣，实行“以回制回”。

须知这世上对付恐怖主义最有效的社会制度，乃是国家化了的恐怖主义，也就是共党、纳粹或老傻那种极权国家。那种国家什么毒辣血腥手段都能使出来，正好用来以毒攻毒、镇压恐怖分子。你现在把那种脏政府推翻了，自己去干那些脏工作，又要羞羞答答地装正人君子，还日夜被媒体窥测，动不动就把虐囚的照片贴得满世界都是，这难道不是跟自己过不去？

知道余大郎限于资质无法理解，再举个例子吧：纳粹占领欧洲期间，地下抵抗运动始终不成气候，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你一搞暗杀爆破一类活动，纳粹就枪毙大批人质。这么干上几次，游击队胆气就虚了，也丧失了人民的支持。这就是极权政府在这种事上的优势，民主国家就万万干不出来。

老傻本来就是纳粹、共党一类的铁血独裁者，镇压恐怖分子毫不留情，根本也就不讲什么法律程序、罪犯冤枉与否，而这确实有奇效，正如共党能靠这套长治久安一般——人民总是怕死的。

现在你把他弄倒了，自己去接替他的工作，一方面没他那毒手，又是两眼一抹黑的占领军，根本也就不知道哪些人是顺民，哪些人是外来的国际死士；

一方面却又刺激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仇外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既丧失了原来的镇压能力，又刺激助长了对方的气焰，这天下还能有宁日么？

其实我早在昨天那个帖子里说了，这世界注定要被老美的生活方式征服，这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你喜欢它是这样，不喜欢它也是这样。但这种征服只能是软性的。老美的威力恰在这上头，而不是什么皇皇武功。

可惜布什总统为一群白痴包围，那些人受某个前苏联犹太异议人士写的一本破书的蛊惑，竟然为贪区区小利，为了石油踹进伊拉克的浑水去，当真是愚不可及。

那本书对帝国主义作了新的评价，认为不能一概反对帝国主义。作者主张：帝国主义有两种，一种是苏联、纳粹式的邪恶帝国，另一种乃是罗马帝国、大英帝国那种善良帝国。他认为，时代给美国这个世界领袖的历史使命，乃是去建立所谓的“善良的帝国”。

这话也不是毫无道理。例如大英帝国垮了，你说对许多非洲的前殖民地国家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许多非洲国家自从大英撤走后，从未从事过建设，一直陷在没完没了的内战和灾荒中。没有哪个国家的领袖不贪污。所谓“民族解放事业”，似乎只有对国家领袖有意义。除此之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文明的倒退。这世上，似乎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自治能力，需要某些先进国家去代为治理。这其实就是大英当年的殖民主义理论，我看确实有一定道理。

悲剧在于，二次大战带来了普遍的民族意识觉醒。在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千方百计煽动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此打击对方。英美也对法西斯国家占领区的游击队提供了大量援助。这结果是直接掀起了二战结束后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美国人趁机火上加油，千方百计搞垮了大英帝国，为此花的力气大概超过了殖民地人民自己的努力。

折腾到了今天，白鬼子已经把民族主义的观念牢牢灌输给了一切有色人种包括中国人在内，时钟是再也不可能倒拨回去了。靠武力征服世界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布什总统那干顾问不识此大势，还想重温罗马帝国的残梦，其愚蠢度我看简直与共党有一拼。

不过好在蠢的不光是他们一方，回回恐怖分子也够蠢的。本来美国入侵伊拉克，欧洲人民基本是同情伊拉克一方，坚决反美的。可回回的极端分子似乎铁了心要拆自己的台，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先在马德里、伦敦搞爆炸事件滥

杀平民，现在竟然为个漫画迁怒到人家整个国家头上去，连使馆都烧了。如此推行“绿色恐怖”，完全是向自己的脚背放枪。须知欧洲人除了拉丁人比较怯懦外，北欧、斯拉夫人和英国人都是蛮子，越受威吓越不买帐。上次伦敦地铁爆炸未遂案，竟然有几十人不顾生死，去衔尾猛追逃走的暴徒。所以，回回极端分子这么胡来一气，倒也颇能抵销布什的愚蠢。

2006年2月5 日

“宗教霸权主义”乃是弱者的自卑情结导致的过敏反应

最近这漫画事件，我觉得，最可悲者其实是回回世界。

他们的今天，正是我们的昨天，连手段都一模一样：这攻打享受外交豁免权的使馆的事，1900年咱们不是干过一次了么？唯一的区别似乎只在于他们这次是真的烧了房子，而庚子年间咱们则以百万之众围攻使馆区，最后连人家的毫毛都没碰下来一根。只好使用祖传的意淫术，指望“红灯照”的仙姑们去“发正念”，从天上引来三昧真火，烧毁鬼子的使馆、教堂与火车站。

当然也不能说咱们只精通“发正念”的意淫功夫。1967年外交部造反派夺权后，就胜利地攻进英国临时代办处，把所有享受外交豁免权的官员抓出来下跪戴高帽，连代办霍普金斯都没逃脱。此后又成功地放火烧了代办处的房子，完美实现了义和团、红灯照的英雄英雌先烈们的遗愿。

即使如此，那又怎么样了呢？“扶清灭洋”最后还是成了笑话。11年后我大清就垮了，洋不但没给灭了，反倒是咱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被人家彻底扫荡了。先烈们要毁灭的一切西洋文明产物，似乎只有电报线自动消失了。连前门大街都开了麦当劳、肯德鸡店，您说该让广场上的毛腊肉怎么辗转反侧？

回回们如今折腾的这档子事，难道不是和咱们一模一样？不都是抵制外来文明的入侵，试图在这人欲横流的消费主义统治的世界上，恢复古老的俭朴纯洁生活方式？这又能有什么成功希望？完全是逆天行事。这儿所谓“天”，就是人类好逸恶劳、喜欢物质享受的天性。这玩意是什么戒律也压制不下去的。既然咱们惨败了，他们又岂会成功？

既然强弱胜败一望即知，强者一方又何必大惊小怪，吓成那个样子，认为几个人肉炸弹就跟希特勒一样可怕，绝对不能“绥靖”之？

这“宗教霸权主义”又何尝不如此？

稍知心理学的人都该知道：越是虚弱越不自信，则自尊心也就特别强，对他人是否尊重自己也就越发敏感。而真正的强者根本就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说自己。

真正强大的宗教，是绝不会介意他人的诋毁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垂死之际还祈祷天父怜悯那些嘲弄他的刽子手，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就是最典型的强者的表现。如果耶稣也如同法轮大仙们或是后世不成气的伪劣假冒弟子那样，动辄把“宗教信仰神圣不可侮”当成盔甲穿起来，甚至扬言“诽谤大法遭雷劈”，那历史上无非是又多了一个李大师那样的小丑，还会有今日的基督教么？

如果我们真有个“在天上的父”，那天父也只能是毫不计较子民的对他的态度，不会用刺刀给自己建个智力难民营，把所有怀疑、批评甚至谩骂杜绝在国门之外，不会用暴力吓阻不敬者，更不会用鸡瘟和雷霆一类恐吓手段去招募信徒。对侮辱他的人，他只会像耶稣一样由衷地垂怜和悲悯。

所以，凡是使用语言暴力甚至物理暴力去捍卫自己的宗教者，拜的绝对是假神。凡是作出这种反应的人，非但谈不上什么神圣与光荣，简直就是标准的输家。

这其实就是基督教在历史上走过的弯路，无论是旧教还是新教，都在历史上表现了极端的不宽容。世人只知道罗马教廷迫害布鲁诺和加利略，却不知道哥伯尼的天体理论早就发表了，而罗马教廷一直没理会，后来是马丁·路德那狂热分子把这当成罗马教廷的罪责大肆攻击，这才导致后者为了表明自家坚定的阶级立场而迫害日心说的信奉者。

因此，在历史上，无论是旧教还是新教，其实都是耶稣的叛徒。好在如今这两家教会都改造进步得比较贴近耶稣原来的意思了。

说来有趣，这种脱胎换骨，并非什么神示天启的结果，竟然是在世俗压力下完成的，正应了《尚书》上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信教的鬼子常说：God works in His mysterious way（上帝用他神秘的方式工作）。兴许，世俗压力“对宗教事务的粗暴干扰”，正是上帝让误入歧途的教会改恶从善的手段也未可知。

这结论就是，凡是自我标榜神圣，企图获得某种特殊身份者，必然是输家，和神圣毫无相干，不管是教民，是“民主人士”，是那些动辄强调自己性别的“女权斗士”，是歌颂自家文明如何如何了不起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动辄反对“种族歧视”的有色人种，统统如此，概莫能外。这世上没有什么靠阻止他人亵渎建立的神圣，包括上帝在内。

如果明白了这个最浅近的道理，则我们的同志就该看出，人家回回实在是绝望了，才会去铤而走险，以此极端手段，去捍卫一种注定要被淘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此同时还必须使用天堂的女色去招募死士，实在是可怜之极。把这种垂死挣扎看成是对文明世界的严重威胁，似乎太小题大作了些吧？

这其实也适用于法轮大法。所以，以后我对那些可怜虫，应该稍存几分悲悯之心才是。

2006年2月5日

“愤”：国人唯一的“智能”

最近回回闹事，我不嫌倒共壮士们迟钝，一再殷殷教诲，话说得那么明白，那些人还是至死不悟。

最可笑者乃是余大郎，前些日子还引我为知己，如今却为了这与私交八万竿子打不着的回回，立刻就激起他莫名其妙的深仇大恨，指我为“西方左派自由主义者”，似乎那是“黑10类”一类的阶级敌人，不但贴了无数侮辱我本人人格的烂文字出来口诛笔伐，竟然又捏“恩赐”论的七寸，效法伟大领袖“打倒投降派”，全忘了当初他在天坛拿这作文章，被我将《重释“民主恩赐”论》贴出来，顿时作声不得的尴尬。

由此不能不慨然叹曰：国人于今唯一的“智能”，便是这“愤”字，所以才会有愤青愤中愤老，实现了完美的老中青三结合。余某的网络存在，似乎也只能用这“愤”字概括。怪不得他众多的化名中有一个什么“岗奋”，也就是“刚愤”的意思。

那天某亲共网友说，“反胜为败”乃是民朋的独家功夫。他过于客气了，党朋又何尝不如此？其所以如此，靠的都是这“愤”字诀。党朋以愤显示“民族大义”，但凡遇到台湾问题便要出来愤上一番，对美帝入侵中东当然也如此；而民朋专在内政和回回问题上愤。按那位亲共网友的话来说：“咱们都是愤青，彼此愤来愤去的。”

所以，无论左右仔，如今都只有愤这唯一的“智力活动”。如此愤来愤去，只会将自己愤成孤家寡人，“反胜为败”，民朋就是这么垮的，党朋也将因此失去人心。那道理毫不难懂：人类只有大脑有无穷潜力，不会因为反复刺激而耗竭。一味“弃脑使肾”，专在自己和读者的肾上腺上下功夫，迟早要造成肾上腺急性或慢性衰竭。余大郎日日活在孤愤之中，至今尚未脱阳而死，已经称得上医学奇迹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已经在旧作里指出，这完全是白痴话语：莫非敌人拥护吃饭，我们就要反对吃饭？敌人反对嫖娼，我们就要拥护嫖娼？毛本来该说：“凡是敌人怕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就一定要去做；凡是敌人想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一定不能去做。”简言之：“绝不能干亲痛仇快的事。”而且还得严格界定，这儿所说的“敌人”只能是世俗意义上的“敌人”，例如两国交战的情形，绝不能是共产主义或其他一切宗教意义上的“敌人”。

如今回回恐怖分子当然是文明世界的公敌，这点毫不含糊。所以，上面经过智者修正的最高指示倒绝对适用。可惜从白痴总统小布什到中国的刚愤家们，无一不是专做敌人要我们做的事。

凡是没用肾上腺取代大脑的同志都该看出，恐怖分子的最邪恶的一招，乃是把“文明世界对恐怖活动的憎恨”转化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仇恨”，如此一来，立即就能让本来不见容于本国政权的极少数人的邪恶事业，获得了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强大增援。

反过来，反恐事业就一定要千方百计避免中了对方这奸计，才能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使得恐怖分子极度孤立，剥夺他们的一切道义基础和民意支持。

再说得明白些：反恐乃是所有的文明世界的共同大业，如果将穆斯林世界排除在外，则反恐斗争绝对没有取胜的希望。本拉登到现在没给抓到就最有力地证明，不把穆斯林们争取过来，剥夺“鱼”赖以存活的“水”，则哪怕国力再富强也没什么用。

这就是坚持“政治上正确”的重要意义所在，将恐怖活动与伊斯兰教严格区分开，将一小撮恐怖分子和广大穆斯林严格区分开，这一根本策略乃是保证反恐事业胜利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反恐乃是争取民心的战役。西方民心倒不需要争取，本来就是同仇敌忾了，需要争取的乃是广大穆民的心。

可惜布什白痴总统奉行的却是：“凡是敌人怕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就坚决不做；凡是敌人想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坚决要做”，简直令人怀疑他是不是恐怖分子的内奸。

911刚发生，这白痴就把反恐斗争说成是“十字军圣战”（crusade），简直是故意提醒回回们历史上十字军东征造成的历史仇恨，接着又去打阿富汗。这也倒罢了。最不该的乃是去打伊拉克，从此不但扳倒了镇压恐怖分子最有力的

潜在同盟者，而且制造了中东权力真空，由此引发了几十年内都无望平息的动乱，造成一个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落在恐怖分子手中的潜在巨大危险。

最混帐的还是，此举在全世界回回心目中完全是富国掠夺穷国资源的侵略行为，它愚不可及地把文明世界正义的反恐斗争，化成了无正义可言的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化成了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冲突。

眼下那漫画事件更是恶化了由布什总统一手造成的背时趋势。丹麦报纸编辑犯的大错，就是只懂道义与权利，不懂策略与功利。

报纸当然有批评嘲笑亵渎一切事物包括宗教事物在内的神圣言论自由，正如人民有暴力反抗专制政府的神圣权利一样。但这世上，道义上合理的，并不一定就不是蠢事——您当然有切腹自杀的神圣权利，谁也无权制止，但行使这种权利似乎谈不上什么高瞻远瞩的洞察力，捍卫这神圣权利似乎就更无勇敢可言了，是不是？

如果明白了这一最简单的常识，则立刻就可以看出，从道义上来说，丹麦报纸老编一点错都没有，但却犯了难以饶恕的策略错误。这么干，只会激起穆斯林世界对基督教世界的仇恨，促进他们对恐怖活动的认同。

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以余大郎为代表的刚愤家们，似乎特别注重维持人类以头抢地的神圣“天赋人权”。谁要是出来告诉大家此类行为太蠢，他就要愤然曰：“奴才”、“欺软怕硬”、“绥靖主义”！

这种将别人的智力活动指责为人格堕落的侮辱，老芦不是第一次领教了。我6年多的上网史，就是这种受辱史，那侮辱来自政治上的各家各派，每次的发生机制都一模一样：我出来作功利分析，告诉大家某种情绪或行为太蠢，立即就要遭到“懦夫”、“胆小鬼”、“汉奸”、“特务”、“西方左派”的人格侮辱。

老芦作汉奸，始于6年前反对打台湾，而那反对主要是基于功利分析，告诉大家打台湾只会导致中华帝国崩溃，引来大难。此后我批89学运，重点也是指出策略上的失误，立即就成了共特。过后我反对暴力革命，推出《重释“民主恩赐”论》和其他反革命经典作品，指出在现代条件下主张暴力革命就是用头去撞石狮子，更只会促使社会倒退，马上又变成共特兼奴才，至今还在让林思云、余大郎一干浑人当成“历史问题”整肃。英美入侵伊拉克前后，我反复指

出此举终当铸下无从弥补的大错，马上就成了“芦回回”。前段我出来痛责朱成虎，指出他损害了党国的根本利益，立即又让党朋们骂为懦夫。

有趣的是，在这一切论争中，我从头到尾都只使用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功利分析，从不或起码很少使用道义批判，全都是冷静客观地指出那些已经或将要发生的事件是何等愚蠢，已经或将造成什么重大恶果。而指责我的人无论是民运垃圾及其同情者，还是党卫军，对此的反应方式则完全一模一样，全是居高临下的道义批判，人格侮辱。而他们的“道义”尽管表面上针锋相对，内里完全一样，都是一个“愤”字。

这种普遍现象，我个人认为乃是我党教育的必然结果。我党用狼奶喂养出几代人来，只教会了他们世上没有有缘有故的爱，只有无缘无故的恨，却彻底忽略了智育，于是吃狼奶长大的广大大陆同志就只有一种“智能活动”，那就是无穷无尽的愤恨。政治上各家的区别，只在于那愤恨的包装不同，或为“民主大义”，或为“民族气节”，如此而已。

请同志们去旁听一下西方国会的辩论，或是去看看执政前我党领袖们之间的冷静算计，立刻就可以悟出我党执政造成的全民智力毁灭是何等可怕，最主要的就是它使全民基本丧失了利弊分析的基本智能，使得咱们不但没有西方政客们的水平，就连执政前的共党那两下子都没有。一个民族居然只剩下刚愤必然导致的孤愤这种单一的精神活动，当真是人类可能出现的最大噩梦。

芦子曰：何必曰义？能知趋利避害，斯足也已！

2006年2月8日

我看加沙的是与非

网友要我谈谈加沙的是非，套句某网友心爱的表达：芦说是非，是无是非，是名是非，是越搅越糊涂的一锅稀里糊涂，或曰玉米糊糊，其唯一的意义，只彰显了右派（Conservative）的二重标准。

眼下就有着最现成的例子：杨佳那档子事，您说跟巴勒斯坦人的人肉炸弹有何区别？可同样的事，若是中国人干出来，就是新时代的陈胜吴广，就要获得何清涟女士的激赏，称为“他们的暴徒，我们的英雄”，而若是巴勒斯坦回回干出来，人家就要破口大骂，恨不得以色列加老美动用高科技，彻底消灭了普天下的回回。这能谈得上公平么？

几年前，林思云来此大骂中国抗日战争，说游击队是恐怖分子，违反了国际公法。我大怒，和他打到发昏章第十一，一直骂到他乖乖闭嘴，还余怒至今未歇。

最滑稽的是，林思云有本事一边大骂抵抗他伟大祖国日本非法入侵的中国游击队员违反国际公法，是恐怖分子，一边却又对 911 驾机撞大楼真正的恐怖分子备极歌颂，甚至舍不得管那些人叫恐怖分子，要改称为“劫机犯”，说那些好汉是好莱坞电影中舍身炸陨石的英雄，宣称“革命自有后来人”，号召天下所有的回回沿着他们开辟出来的革命大道迅跑，打倒他痛恨的美帝国主义。

不过他还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只是他没有意识到罢了：如果中国抵抗日本，欧洲抵抗纳粹的游击战争不能称为恐怖活动，那么为何回回抵抗以色列的占领又是恐怖活动了涅？到底什么才能称为恐怖主义？

我记得当年讨论过这问题，我最后的结论（当然没有像现在这样说得这么清楚）是：兵家是诡道，本身就是不择手段的，因此不能以攻击形式论是非，只能以目标论是非，若滥杀无辜平民，那就是恐怖主义，就该谴责；若攻击军事目标，杀害武装军人，就是正常战争行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其是非由侵略与反侵略决定。

这里可有四种组合：

1）被侵略一方攻击侵略方的军事目标，这当然属于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中国抗战基本在此范畴内，天下只有林思云敢说那违反国际公法，连他的右派老师都不敢这么说。

2）侵略一方攻击被侵略方的军事目标，这属于违反国际公法、联合国宪章的侵略战争，天下只有为白痴总统布什辩护的右派敢说那是正义的。

3）被侵略一方攻击侵略方的民事目标，如巴勒斯坦回回干的大部分烂事，以及抗战中的所谓“通州事件”，当时业已投降的伪军听信了中方宣传，以为二十九军大胜，起来“反正”，强奸屠杀当地的日本侨民，激怒了日本朝野，恶化了中日冲突。

4）侵略一方攻击被侵略方的民事目标，如日军滥炸中国城市以及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这是 double 罪行，亦即犯了国际公法规定的战争罪与违反人道罪，此所以连林思云都要抵赖，说那是网友跛脚僧（关于日军滥炸中国城市）和张纯如（关于南京大屠杀）虚构的。

以上四种组合之中，第一、二、四的是非都不难根据现有国际公法和联合国宪章判明，比较困难的是第三种。但从二战先例来看，盟军也曾大肆攻击轴心国的民事目标，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数盟军空袭引起的东京大火、汉堡大火、滥炸德累斯顿以及对广岛、长崎的核攻击。这些罪行都被西方自由主义者（liberal）谴责过，但那毕竟是被侵略引起来的回击，与侵略者的侵略行为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所以似乎可以称为“可以原谅的暴行”（excusable atrocity），否则执行任务的盟军的飞行员也得被揪上法庭了。

以上诸条，不知道右派们是否同意？欢迎反驳。

若诸位同意的话，则对不起，只怕蛤蟆死那伙烂人干的正是可以原谅的暴行，其实和轰炸东京的美军飞行员本质上没什么差别。要说有，也就是前者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后者是“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残垣剩饿鸠”，执行任务的恐怖分子的安全度迥异，而被其杀伤的平民规模有霄壤之别而已。

那位说了：你凭什么说蛤蟆死那伙烂仔（说良心话，我一点不喜欢那伙人，只是实话实说罢了）是反侵略？

凭联合国决议啊！

中东这档子烂事，本是美苏两霸干出来的。巴勒斯坦的确“自古以来就是犹太人的神圣领土”，可惜后来就不是了，犹太人从未在该地建立国家，后来就迁徙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奥斯曼帝国崩解后，中东地区落在英法手里，变成了该两国的“托管地”。英国人同意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张，建议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个犹太国家，从此散居全世界的犹太人便开始移民到那儿去。这就是现在巴勒斯坦地区居住的犹太人的来源。

这我倒认为没什么，考虑到纳粹屠犹的兽行，此举还救下了许多犹太难民。当时欧洲各国很不情愿接纳走投无路的犹太人，反倒是中国还慷慨接受了许多犹太难民。我没有具体数据，但巴勒斯坦起码应该如中国上海一般，接纳了许多逃出虎口的犹太人。

二战后纳粹屠犹的罪行曝光，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开始获得世界舆论的同情。在此大背景下，美苏两霸同意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在他们的操纵下，联合国于 1947 年 11 月间通过有关决议，划定了两国边界。这基本上是美苏两霸搞的，和始作俑者英国反倒没什么相干。相反，英国当局还成了犹太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

但要在阿拉伯人世世代代居住的地区建立一个外来移民国家，自然要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中东迅即变成战场。战略大师斯大林立即看出这是团结回回与老美作对的大好统战机会，当即食言而肥，转过来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中东地区从此化为强国的代理战场，战乱至今未歇。

依愚见，中东事务虽然错综复杂，千头万绪，但是非并不难判别：按最初的联合国通过的地图分界就是了。从这个角度看，以色列通过几次战争，领土急剧扩张，远远超出了当年联合国为该国划定的国界，这当然是众所周知、无庸质疑的侵略行为。联合国此后还多次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从占领地区撤出，但他们一直公然违反这些决议。如网友所言，以色列敢这么做，当然是背后有山姆大叔的支持，而山姆叔之所以要得罪全世界回回，当然是因为国内犹太人的势力太雄厚。

这就是我眼中的加沙的是与非：以色列入侵是因，蛤蟆死的恐怖活动是果。不能因为恐怖活动惹人憎恨，就忘记了那是谁首先引出来的（其实以色列搞恐怖活动远在回回之前，只是话题太长，不想再扯个没完没了）。

这是从道义上看。从功利上看，我个人觉得恐怖活动是两面刃，一方面，它确如那位网友所说，“报复本能起到了平衡种族内强弱差异的作用”。弱者不择手段的报复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了强者，使得后者不敢把事情做绝。如我在旧作中说，如果阿拉法特当年不干出那一系列恐怖活动来，只怕联合国也不会通过那么多的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军，而以色列也不会同意让巴勒斯坦建国。又如另一网友已经指出的那样，杨佳滥杀一气，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威慑恶警，让他们以后作恶时有所顾忌。但在另一方面，恐怖活动必将剥夺中立者的同情心，其实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可能争取到的同情者全赶到对立面去了。

因此，要让恐怖报复起到平衡种族内或种族间的强弱差异的作用，就只能把恐怖活动当成“药引子”，以此作为逼迫对方尊重自己的利益、同意通过谈判达成合理解决办法的过渡性手段，决不能把它当成万应灵丹。

阿拉法特最后也悟出了这简单道理，意识到靠恐怖活动绝无希望建国，解决双方分歧只能通过谈判，于是毅然改弦易辙，通过和谈，换取了以色列从部分占领区撤出，使得巴勒斯坦建国总算有了点现实基础。可惜这明智的道路遭到左右夹击，最后蛤蟆死竟然当选上台。那伙烂仔毫无政治智慧，以为可以使用恐怖手段吓得对方屈服，不分良莠乱杀一气，必然要剥夺全世界的舆论同情，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人为设置障碍。

这就是伊斯兰极端分子与共党分子的高下之别。列宁主义者从来反对个别的恐怖活动，提倡的是革命暴力亦即集体的恐怖活动。其最辉煌的表演就是越战。

我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越共本来是侵略者，可他们却有本事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专在人类对弱者的天然同情心上下功夫，最后把全世界的浅薄 liberal 都争取过去，在全世界特别是美国本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连简・方达都跑到越南去，当着全世界摄像机镜头谴责美帝暴行，为小诚抨击我这深刻 liberal 提供了绝佳弹药：）

反观回回，真是蠢到了极点，丝毫不知道共党的统战功夫，专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三大法宝缺了两个，第二个还羊肉没吃到，空惹一身骚。

我印象最深的是，英美入侵伊拉克之后，英国与欧洲反战声浪都非常之高，随着伊拉克治安恶化，反战运动更是风起云涌，可回回就蠢到在这当口上

先在马德里搞爆炸案，后在伦敦搞爆炸，反倒激起了文明世界的同仇敌忾之心。

说到底，恐怖主义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为它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的界限，不按规则办事，由此对西方生活方式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势必要为有识者唾弃。这就是我为何既能看到杨佳和回回们道义上的正当性，又强烈反对暴徒们无法无天乱来一气。

总而言之，回回的事业是正义的，但也是愚蠢的，因而是不可能胜利的，中东只会永远乱下去，至少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和平希望。

最后说到加沙这事上来，我个人认为，它值得注意的只有三点：

第一，民选的哈马斯政权误国害民的轻举妄动，强烈提示愚昧的人民一旦有了民主，就更加水深火热。已故亨廷顿所谓“第三波”完全是胡说八道。

第二，中国官方与往昔迥异的反应，强烈提示中共正在从过去唯恐天下不乱的革命党，蜕变为唯恐天下大乱的执政党，看出在国际上支持恐怖主义必将在国内引来效法，因此将在中东事务中抛弃对所谓“美国单边主义”的持续谴责，表现出更合作的态度。建议爱国市侩们看清风向，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不要光知道瞎反美，免得惹得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是谁的话，但在网上看也看熟了）。

第三，回回把恐怖活动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令人深思集体恐怖主义（包括民主国家的战争行为与极权国家的常态统治在内）与个人恐怖主义（如回回人肉炸弹）除了功利效果的天壤之别外，到底还有些什么道义上的区别。

2009年1月10日